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四冊目次

易酌十四卷首一卷（清）刁包撰 清雍正十年刁承祖刻本 〇〇一

易小帖五卷（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三四六

增修東萊書説三十五卷首一卷（宋）呂祖謙撰 時瀾增修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九七

易酌十四卷首一卷

（清）刁包撰

清雍正十年刁承祖刻本

易酌十四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字蒙吉、祁州人、前明天啟辛卯舉人。是書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為主。雖亦偶言象數、然皆陳摶李之才之學、非漢以來相傳之法也。原序稱陸隴其官靈壽時、欲為刊板、不果。雍正初、其孫顯祖又以己意附益之。卷首凡例雜卦諸圖及卷中細字稱謹案者、皆顯祖筆。原序又稱此書為經學之津梁、亦舉業之準的。考包在國初、與諸儒往來講學、其著書一本於義理、惟以明道為主、絕不為程試之計。是書推闡易理、亦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羽翼程朱、於宋學之中實深有所得。以為科舉之書、則失包之本意多矣。

刁蒙吉先生著

易酌

孫男承祖步武氏重訂
顯組紹

本衙藏板

刁蒙吉先生易酌序

辰不佞自齔辰從先特進命讀程朱
之書尋致知之學蓋約陽明之良知
而求其所據也嘗方盬古文詩董以誦
讀巻麻趨耳遠癸亥隨
都門始拜少墟先生忠憲叔父得辟呼
而聞性命之旨自先公歸道山禪
猶三十年墮矢人術業大道無聞
然猶暗中景止容城邵陽兩先生兕
執器以隨末絲也乙酉迫功令之官廩
丘南三日以病棄歸丙戌丙下
徵書需次銓部亦力陳痼疾歸奉母

廿載卜裹後年已秋以為學恨晚
矣丁未仲夏始得謁
先生讀諸著述語錄搘義正而力
篤至易斷一書深切著明苞舉西
聖之微言闡揚諸子之未盡與紫
陽後之一大成也夫傳易之說最

叢如取蜴取象象之旨擬之以物
一斤之重擬之以權形而外者也趙
臺注以夷箕子則指為陽氣而
非人漢武荅充國則以旅焚巢為
占敵邵子以明入地中為攝精之
象蓋泥意於蓍策僻傳易開

後穠詭譎之萌芽所以扶經而
抉惑也
先生枕藉卦爻之理不域康節滙
濂洛考亭之說而折衷千古功詎
在諸先儒下哉昔溫公著潛虛
亦未行於世與子雲之太玄法

存其名孰如本經斷傳搘不易
之論啟百代之蒙乎尼父假數
年以學易辰雖衰白亦願假
數年拜手而玩易斷或可彷彿
越以俻繼日之勤乎竊願奉函
丈以相從矣敢云切脯散宜

捐師弟〻子而為友生哉敬為
弁数言

孤竹教下第高輔辰謹序

易酌序

易何昉乎自庖羲一畫始也而康節教學者直遡諸未畫以前夫畫前之易生天生地生人者也舉天地不能出其範圍而易於是乎見矣學畫前之易即心見易學畫後之易即易見心故曰易心畫也由一畫而加之至三百八十有四爻易變易妙有權衡故用酌或仰酌諸天或俯酌諸地或中酌諸人變化生心萬理具備聊以待之神而明之者而未獲一遇也越數千載文王作於前周公繼於後一則酌羲之畫合而為彖有彖下

之辭一則酌羲之畫分而為爻且爻下之辭讀其辭雖奇奧衍洮上智茫不得其解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越數百載天縱孔子而假之年畫酌羲彖酌文爻酌周公用成十翼易由此為古今完書開五經之祖標四書之宗神靈呵護雖

二

秦火不能焚也已嗣是而後言易者無慮數十家若焦延壽若京房若郭璞其表表者然皆相傳為卜筮之書以自神其術數云爾唯韓康伯之註王輔嗣之疏粗知義理惜其旁酌老莊未免影響支離揣摩其皮膚而莫由洞見其腠理

也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越千四百載得伊川程子其人以周元公為師太極圖通書既有以酌其源流以明道為兄家庭間講習討論又有以酌其體用行年七十有三尚冀少進不輕以其書示人竭終身之力破除術數小枝歸乎綱

三

常名教洗滌註疏陋說徵乎日用行習原本孔翼發揮三聖之蘊以教天下來茲於無窮一人而已雖然作者固難知者亦未易孔子而後唯伊川為能作是書唯考亭為能明是書本義翼程為二傳功臣正猶程傳翼孔為十翼功臣也

讀者不察判然視為兩書可謂知言乎
國家以制科取士考其始程之傳朱之
本義蓋嘗並列學宮其既也厭博而就
約避難而趨易於是專主本義程傳不
得而興焉業易者童而習之白首而不
知為何書其所為舉業家言則又彷彿

於不可知之象馳騖於無所用之辭程
之奧旨宏綱棄置有如隔世朱之微言
約義奉行又徒具文易所可見者畫焉
耳易所可讀者辭焉耳若夫義理之存
蓋寥寥也義理亡而簡編存天下豈復有
易哉潔淨精微之教雜言矣包也有憂

之竊以為學易者學畫學象學文功夫
固有次第使非肆力於孔子之翼以求
作易者之心於憂患之中則羲之畫文
之象周公之文僅如也學畫學象學文
者學十翼功夫乃有着落使非肆力於
程子之傳以求贊易者之心於韋編之

外則孔子之翼僅如也夫是以矻矻之窮
年纂輯成書大都以孔子十翼為三聖
之階梯以程子二傳為孔子之階梯或
錄其辭而表章之或述其志而推廣之
而亦間以朱義補程傳所未備而亦間
以諸儒及己意補程朱所未備總之酌

朱以合於程酌程以合於孔酌孔以合
於羲文周公統四聖二賢之易爲一心
之易內省吾心一易之注存也外觀吾
身一易之龍見也極而至於家於國於
天下何莫非一易之洋溢也哉夫然後
學畫後之易可學畫前之易亦無不可
矣

順治庚子孟夏吉

伊祁用六居士刁包蒙吉氏譔

弁言

先王父鄉薦後屏絶帖括業究心性命之學以著述
爲己任其學以四書五經爲經以諸史綱目爲緯以
諸先儒名賢文集語錄爲之組織而經緯淹貫
四十餘年其時又有北平孫少宰北海先生蔚州魏
司寇環極先生江南高學憲彙旃先生書札往來反
覆論辨雖千里不啻同堂又館徵君孫先生五公山
人王先生於家質疑辨難無間晨夕於是所著有四
書翊註斯文正統用六集潛室劄記諸書業已梓後
刊行矣久貯篋中者尚有易酌一編是書也昔年孫
書陸先生尹靈壽時謀付梓而不果子未孫先生謀
于保陽時謀付梓而又不果余向官上元坊人梓匠
輒輳之所梨本稀便焉而以囊羞宦拙踸踔去今每
念先君子終歲編謄不遺餘力未嘗不忍其泯滅也
夫制科取士周易宜爲首經豈非以其潔淨精微成
於四大聖人之手故歟先是程傳朱義并列學宮今則

祧程而宗朱矣迺傳習紛𦂳易書雖純不至甚但其
与简括非好學深思之士不能得其說於言々表
也此所之訛由起也而於程々傳所於朱之義又所
于大全蒙引註疏暨諸先儒々說亦或間出已意以
所于至當據以羲所四聖人之微言奥義俾不至亂
嚮於占筮支離于莊老而止故与理不遺乎數言數
必歸於理引經據史凡一字一句莫不明白曉暢使
學者洞若觀火則經學之津梁亦舉業々準的也家
季紹武取而校讐々六年以來三卒業矣今又取而
重訂之蒙而周易折中暨諸講義之暢達者附於簡
末以備參考間有一得々見為群書所未及者亦僭
爲倂余公務餘暇每以經義相商頗見其用意刻苦
夙夜不遑或亦而先人在天々靈有以默牖其衷也
嘅令余又官江南未必非天假々緣也亟付剞劂以
頒海内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正月上浣之吉

孫男承祖步武氏識於姑
蘇之臬署

凡例

一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故當今　功令周易以本義爲上尊朱子也但朱子以聖人作易所以教人卜筮而開物成務之意故其言簡括而其說理不如程傳之詳又每有程傳備矣而不復着解者在傳洽之士自能怡然以喻若未見程傳者不亦茫然而無所得乎是編酌乎程朱之間反覆推敲以求至當又多錄程傳全文葢欲使學者展卷了然也

一朱子之學本于程子而義之與傳多有異同者則以朱子主占程子主理其旨趣不同故也但程子所言

之理皆修齊治平之道不易精實有補于學者身心故是編多所援引至于宋元諸儒或說經雖無全書而其言之精透易理可以發明傳義所未及者檃爲收入以備覽焉

一漢晉以來談易者無慮數十百家其在于象數者既詭僻穿鑿不可爲訓而掇拾緒餘者又拘泥鄙陋亦不足視夫易之作原起于象數故羲之畫文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翼皆本乎此今若一槩刪除毋乃逐畜而並從人之不留乎唯是勉强牽合者刪之除之或本卦所有或十翼所及者似未可槩以象數斥也

互卦之說原於繫辭故是編間一及之

一六十四卦每卦上下二體凡六爻其中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悔吝之機無不備焉學者不得于爻則求之辭不得乎辭則求之象是故全經之文爛熟于胸中然後融會貫通泝流窮源見其一句一字莫不各有至理燦然流露得其意而神明之其于四聖人之易後思過半矣

一解易者有其說甚不相同而不妨並存者葢羲以後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其說不必盡同而其理無不大同也故无妄曰

不利有攸往爻則曰往吉歸妹曰征凶无攸利傳則曰天地之大義是也然則本義其朱子之易乎程傳其程子之易乎大過上六一爻一謂殺身成仁之君子一謂行險僥倖之小人可謂不同之極致矣雖按之大象似乎朱子之理長然而不妨兩存者其騎墻也者動于理而過者君子也如明之[illegible]東林諸人是已動于欲而過者小人也如漢之宦官閹門諸人是已易不可爲典要故也

一邵子嘗謂畫前有易向固茫如也而今乃知未畫以前易在天地萬物既畫以後易在三百八十四爻既

賾既繫而後易又在彖爻十傳矣而其實無日不在天地萬物也試觀天地間上自朝廷下至里巷與夫人之一身日用飲食何所往而非易乎學者讀紙上之易而忘吾身之易與天地萬物之易非能學易者也唯即以紙上之易推而極之天地萬物之易近而驗之日用飲食之易融會貫通夫而後吾身之動靜語默無所往而非易可以無大過矣

一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故苞羅宏深含蓄靡盡舉古今來世道人心上自朝廷下至街衢里巷愚夫婦至纖悉之事皆總括於其中故述卦述爻求之無不

得其髣髴者向嘗疑乎睽之六三旣云劓且劓矣所者不可復屬何以有終乎每讀此爻極疑思者踰暑說者紛紜於心未有當也偶爾平朝背誦於心若有感者思維再四忽憶昔年所見其人其事依俙目情形按之此爻無不脗合如繪夫乃心曠神怡嘆易之精妙一至此也用敢筆於本條之下以質海內高明且凡以鄙意附入者俱加謹按二字以別之

一潔淨精微之敎難言矣況以余之固陋又非專經誦敢輕一置喙哉獨是心慕是書六年以來心維口誦不啻數十百遍竊謂聖人韋編三絕以後旣有彖傳象傳與繫辭矣而又說之又序之又雜之其故何哉且雜卦一篇正當易之結穴意聖人必有說以處此乎是終日終夜思得其解㕘寢食夫然後乃嘆聖人之敎天下後世者何其深以摯也夫序卦者有序而不紊也始養懼人之執身而無節也故敎之以循序漸進雜卦者雖雜而不亂也終又懼人之執滯而不化也故敎之以變化從心試取而諦之雖前三十卦後三十四卦合上下經之數而其中交互分合都有頭有尾段落分明故旣詳註本講之後又爲橫直二圖及考訂諸圖以附于末云

孫男頤祖紹武氏識於姑

蕉泉署之西軒

讀易法 計十三則

陳希夷曰伏羲畫卦不立文字使人觀其象而已按史
制字自伏羲始則六十四卦之名已具矣文王見其畫
之吉凶而繫以辭如元亨利貞之類所謂彖也六爻之
作班固楊雄皆以爲文王筆焦氏京之謂繫辭傳累舉
庖羲文王而不及周公此其證也但六爻中如王用享
于岐山箕子之明夷皆文王後事則伊川晦菴諸公皆
以爲周公繫爻無疑耳爻者效其六畫之時位而爲之
辭者也孔子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
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
卦傳九雜卦傳十皆所以翊助三聖也

大象者合六畫而共爲一象也小象者分六爻而各爲
一象也程傳主理本義主卜筮如秦焚書易以卜筮得
不焚故也但本義于每爻之下輒云占者筮得此爻則
宜云云恐一爻只作一事用朱子嘗謂程子不能盡其
言者猶無關自識之乎竊意據理解釋俟占時隨人隨
事而變通以取義焉斯學易之善者也

學易者博以程傳約以本義亦可以弗畔矣夫

程傳其至矣乎說易者固有深于程傳者矣或失則鑿
固有淺于程傳者矣或失則支深而不鑿淺而不支舍
本義其誰與歸

陳協能曰朱子本義太淺略非也程傳深矣故本義以
淺出之若又加深焉則涉于晦程傳詳矣故本義以略
出之若又加詳焉則涉于煩淺以翼深略以翼詳正善
用易者也

伏羲之易畫也文王彖之彖者斷羲之畫也然而進乎
畫之義矣文王之易彖也周公爻之爻者效文王之彖
也然而進乎彖之義矣至孔子十翼所以翼畫也所以
翼彖也所以翼爻也然而三聖之義于是乎始有著解
處矣高子曰非孔子而吾烏知易之所語何語哉五經

註于諸儒易註于孔子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明矣
至哉言乎此周易孔義之所以作也余以程傳視孔義
規模氣象固有大聖大賢之分要之程之義無一非孔
之義也高子曰學易者明孔子之易而易可思謂學易
者明程子之義而孔義其庶乎庶乎孔義則庶乎可與
言易矣

朱子曰太極圖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放長一
畫竊意伏羲一畫原是直的直則無圓曲者若个爲物
爲事都貫徹的去未有遺乎其外者也撒開了放長一
畫便是圓的圓則無剩漏古若今爲物爲事都包括的

來未有遺乎其內者也直的也是這一畫圓的也是這
一畫并有兩畫也學易者明乎此庶乎可與言易矣
此心凝聚處即是太極此凝聚之心無有形象依倚即
無極無極而太極也于反觀內照得之易有太極心有
太極也故高子曰天下有非易之心而無非心之易
易有太極心有太極不見吾心之太極則無以見易也
脊文靖曰人之動靜語默寤寐皆易也嘗試反躬而求
之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一寤一寐其對待之易乎所謂
交易為體也動而靜靜而動語而默默而語寤而寐寐
而寤循環無端其流行之易乎所謂變易為用也動靜

必以禮語默必以義寤寐必以敬則太極之理真實在
我而渾身于是乎見易矣
高忠憲曰吾平生不以三公為榮而以潔淨二字為願
然則願學先生者學先生之所願而已先生願潔淨二
字豈非合心與身而為言乎心挂一絲則其心不潔不
淨矣身染一塵則其身不潔不淨矣一絲不挂一塵不
染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舉在吾心身中大然後
可與言潔淨矣即潔淨即精微內觀吾心一易之秘藏
也外觀吾身一易之流行也心也身也易也一而已矣
此之謂真學易此之謂善學高了

渾身是性刻刻要復他滿口是易件件要用他不見易
不可與言性不見性不可與言易故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
興于書立于春秋成于易
善言伏羲之易者莫如文王善言文王之易者莫如周
公善言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者莫如孔子善言孔子之
易者莫如伊川善言伊川之易者莫如晦翁晦翁本義
妙在程子所已言者只還他程傳備矣四字更不著解
也其他則舉業之易淺陋而支離其他則僞流之易穿
鑿而詭僻是奚足與之言易哉前有四聖後有兩賢易

于是乎為完書雖有作者其弗可及也已

刁包蒙吉氏識

周易雜卦圖

昔我孔子假年學易，韋編三絕，然後作為十翼，以教天下後世。而精神之所結聚，心思之所經營，無法不備，無義不該，尤在雜卦一篇。蓋舉修己治人之理，內聖外王之學，悉貫徹流露于字句之間。其中首尾相應，前後相通，分合交互，段落井然，為萬古文章鼻祖。學者熟讀而有得焉，以之修己，以之治人，以之經理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信乎周易為六經之祖，而此篇乃其學緊要入處也。予也管窺蠡測，何敢謂為知易，然而眇能視，亦不廢其明也。既以鄙見所及，詳註本講之下，又為橫直于左，以便省覽焉。

郴州刁顯融識

乾剛坤柔，自坤至困，唯坤自為一卦，其八皆兩卦為一卦，凡十五卦，為小段落，後困。○乾為頭，天无不包故也。後八卦不反對者為尾。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以上經起首八卦

震起也，艮止也。此兩卦與大過頤前後錯綜相對

損益，盛衰之始也。自此其至此凡十卦，以下經兩卦為樞紐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上經兩卦下

萃聚而升不來也。注兩卦工對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上經四卦

兌見而巽伏也。此兩卦與離坎兩卦句法相對合符，以下凡下經六卦與後段錯綜相對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上經四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下經四卦。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

咸速也，恆久也。合上經之數內有下經十二卦。自咸至此凡上經中孚離坎各為一卦，其餘皆兩卦為一卦，亦十五卦，與前段可。○終之以夬，夬亦變而為乾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以上經起首入卦

否泰反其類也。自咸卦至此凡十二卦，以上經兩卦為樞紐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下經兩卦上經兩卦正對

大有眾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下經六卦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上經六卦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咸恆至此凡二十四卦，合下經之數內有上

經十二卦。合而觀之，乾坤首也，大過以下尾也，其中分合變化，照應起伏，等皆井然不紊，學者詳之。

乾坤
比臨屯震損大萃謙噬兌隨剝晉井
師觀蒙艮益畜升豫嗑巽蠱復夷困
咸渙解睽否大大革
恆節蹇家泰壯有鼎
小過
中孚
豐離小需
旅坎履訟
大過
姤漸頤既歸未夬
此八卦上下約逆如犬牙相錯故曰以分爲合

謹按雜卦一篇，乃十翼之結穴，實聖人全副精神所注，大過以下八卦不反對，是乃以分爲合之法，自本義以爲未詳，蔡氏以爲宜改，學者習而不察，遂使聖人喫緊教人處，二千年來，如在雲霧，夫古易者衆矣，

非鑿之使深，則強之使合，不知聖人作易以前民用，不過本天地之理象陰陽動靜而爲八卦，內之外之，經之緯之，順之逆之，莫非變化推遷之用，不假安排，自然而然，故文王之彖，周公之爻，亦皆無所安排，天然脗合，所謂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是也。至我孔子，假年學之，實有所得，于是作爲十翼，示後世以學易之準則，亦非有所安排也，蓋懼人不知文王周公之易，因以不知伏羲之易也，于是有彖傳有象傳，又懼人不知易之所由作，與易之所由繫也，于是有上繫十二章，下繫十二

章，又懼人不知伏羲之卦圖，與文王之卦圖，皆本乎象數之自然，而非聖人之安排也，于是又有說卦十二章，若夫序卦者，有序而不雜也，學之始也，蓋懼人之氣等而無節也，雜卦者，錯綜而有序也，學之成也，蓋懼人之執滯而不化也，故雜卦一篇，其法不備，無義不該，蓋猶中尊言人事而亦首乾坤者，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無一不在天地間也，自比卦以下，凡八卦，而以下者之損益爲樞，其中如憂樂未眞，皆人情之大凡也，終之以困名謂拚也，見陽之不可不扶也，自咸卦以下，亦八卦，皆以上經之否泰

爲樞，其中如久速新故，皆人事之大常也，終之以夬者，謂夬柔也，見陰之不可不抑也，于又分其中爲二小段者，非應說也，亦非安排也，返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之說而分之也，見乎上下兩經，六十四卦中，雖乾卦先經而後傳，自爲一例，不與餘卦同，蓋以其所無對，而天無所不包故也，余又謂乾自爲首者，貞始之乾，健行不息之理也，終之以夬者，夬柔之乾，蓋人合天之學也，其中卦皆反對，所謂以分爲合也，末後八卦不反對，所謂以合爲分也，故此八卦可以結全經，亦可以結此篇，亦可自爲一篇，內外人己，天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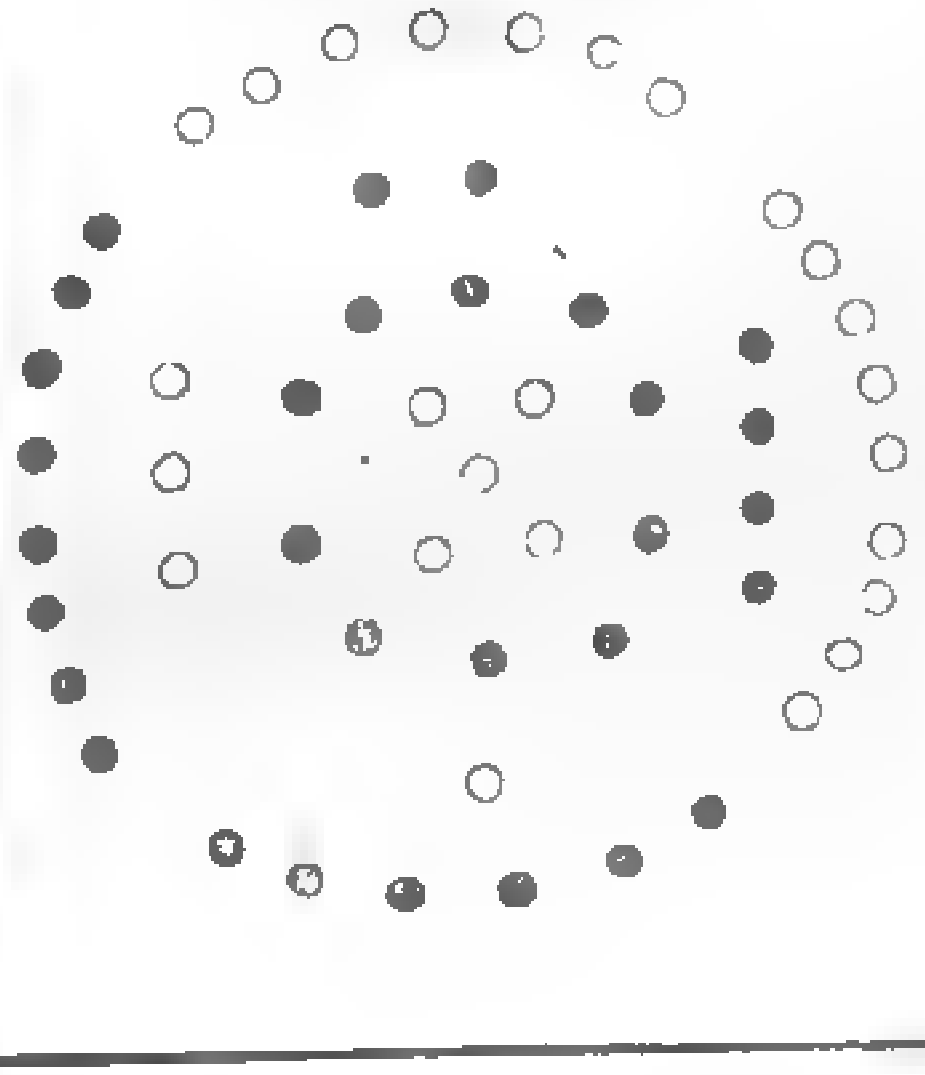
王道。一以貫之。學者熟味而有得焉。當知其不誣也。然則余雖不敢妄附于知易也。而牽强穿鑿。竊所不敢也已。

諸圖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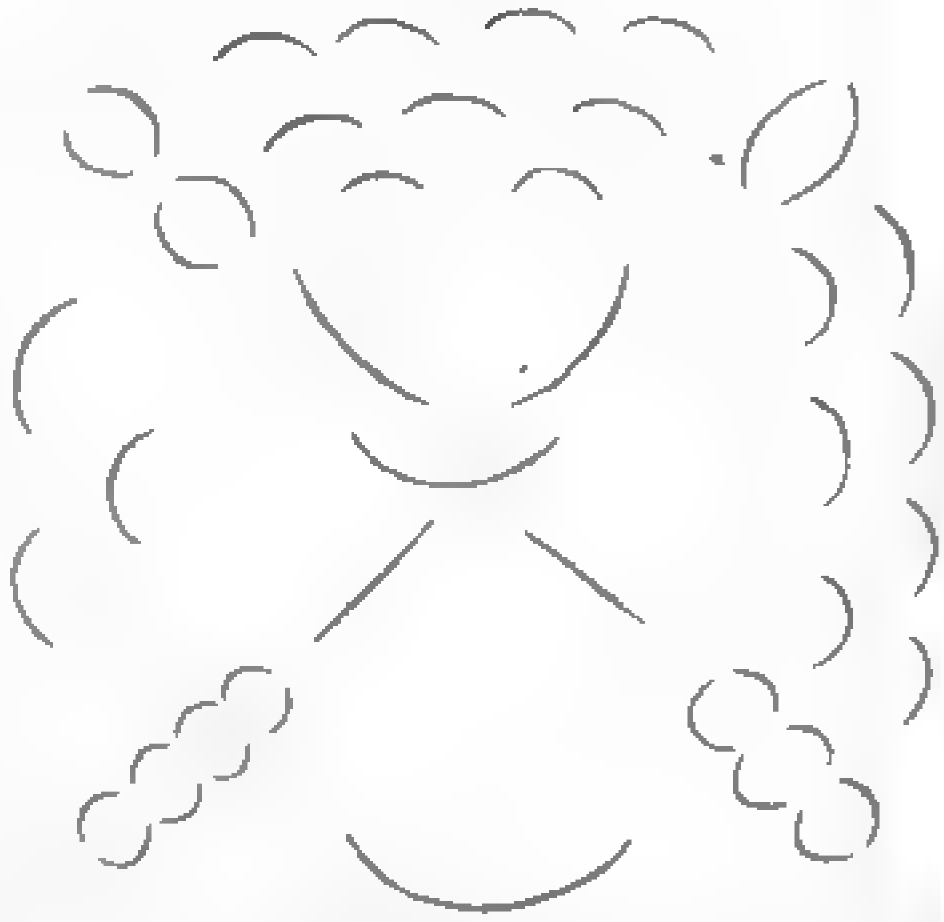
按繫辭有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者聖人作易之原須也周時河圖與天球之易藏于王府秦漢以後雖流傳人間然有象數而無文字儒流不知寶惜後見者希少至于晉魏諸儒遂有謂龍負一片之圖龜負一卷之書者無以示後人之旁紋聚設也不知羲畫卦以前龍馬出于河其背之旋毛成文其數二七在前一六在後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居中皆奇偶相配對待之形也神龜出于洛其背之甲坼成文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五爲腹皆奇偶相間流行之意也聖人見而有彝焉于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又加之而成四象又加之而成八卦又重之而成六十四卦皆天地自然之象興天地自然之聖也以其旋毛之文有如星數故曰圖後世圖繪形象于是乎出焉以其甲坼之文有如字畫故曰書後世六書文字于是乎出焉

河圖

是爲繪畫形象之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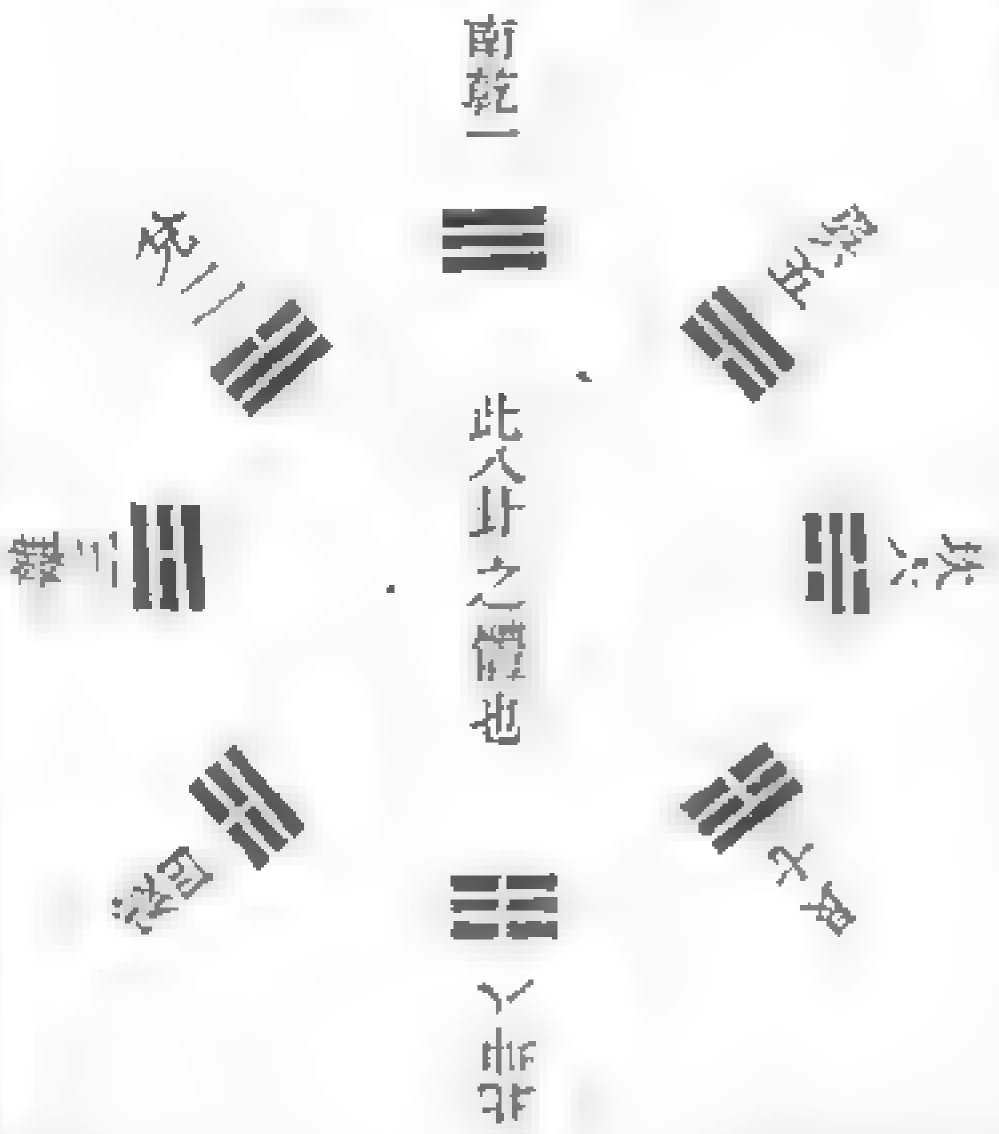


洛書 是爲六書文字之祖



伏羲八卦圖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
水火不射



文王八卦圖

帝出乎震
齊乎巽
相見乎離
致役乎坤
說言乎兌
戰乎乾
勞乎坎
成言乎艮

按伏羲卦圖升乾降坤左順右逆況而圖之其卦書之對待去象之說合皆自然而然陽高多于上陰書多于下故乾坤相對于南北離坎相對于東西兌震相對于東南東北艮巽相對于西南西北卯子日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對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文王卦圖則圖其定位之體以若其交易之用焉陽下而下陰升而上故震兌相對于東西坎離相對乎南北巽艮相身下東南東北坤乾相對于西南西北衍乎口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是也夫震兌始交者也故倒之位次交之極者也故常丁午之位艮巽不交陰陽倘坎也故居中之倘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此逆化之用也

新安貢氏、何氏、晉齋云：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地之逆。天地之運不息，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日生也。蓋循其數而數其已往，是因其故跡，故曰順；凡推其以求其所來，是知于未來，故曰逆。易卦之畫皆推而逆之于未然，所以爲逆數也。圓圖位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而北，自上而下，爲順之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卦，皆北而南，自下而上，爲逆，其序亦然，故曰易逆數也。

按圓圖從子半一陽[illegible]陽以至六陽自右而升，乾始于午[illegible]陰二陰以至六陰自右而降于子，午之中分[illegible]由左而[illegible]方[illegible]陽[illegible]在[illegible]而之圖，五陽乾在上[illegible]陽乾在圖六爻之間[illegible]。

未申之間，六陰坤在亥巳之間，起自東北[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天[illegible]左[illegible]向[illegible]于中方于起[illegible]者地[illegible]也氣在[illegible]而之造于比與之間，其對盡泥合之巧妙如此。

前村程先生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其言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圖之從中起，因不行者。交說卦之第四章，正所以明方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震巽而言之生物也，故其象最在內；雨以潤之，日以烜之，坎離之[illegible]長物也，故次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山澤成之收物也，故又次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天地否泰之覆載包羅也，故最在外也。

卦位之圖

上陰	天	天	陰	北	[illegible]	郊	[redacted]	文	首
五陽	天	人	陽	中	[illegible]	國	王	母	膺
四陰	人	地	義	西	[illegible]	國	公	妻	身
三陽	人	天	仁	南	[illegible]	國	官	夫	股
二陰	地	人	柔	中	[illegible]	國	士	妾	腓
初陽	地	地	剛	東	[illegible]	邦	民	僕	趾
	六畫之位	內外之分	三才之道	男之位					

卦數之圖

鄭子曰有意象有言象有象象有數象數象者七日
八凡三年十年之[illegible]是也一數屬艮乾二數屬離先
二數屬坎象同數屬巽離五數屬乾六數屬巽七數
言吳宅八數屬宅坤九數屬艮十數屬坤○巽先生
[illegible]此以一[illegible]中兮四分十數凡四十分坎得八卦每
[illegible]占五分乾統二步占五陽數于左三女從坤占五
合數于右陽數中于五陰數中于六故右上陽數究
于九陰數兌于卜故在下一附九合十數于左下四
[illegible]八合十數于右上三與七合十數而左升二與八
合十數而右陰皆自然而然若以乾占天五正位于
[illegible]坤占地十進位于下斯雷風以氣附天山澤以形
[illegible]地水火以質居于天地之間又交上坤下三男三
女各順其艮幼之席
剡于左右法象尤者

三十六宮圖

邵子詩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
鈞賦予未爲貧須探
月窟方知物未躡天
根豈識人乾遇巽時
觀月窟地逢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閒來
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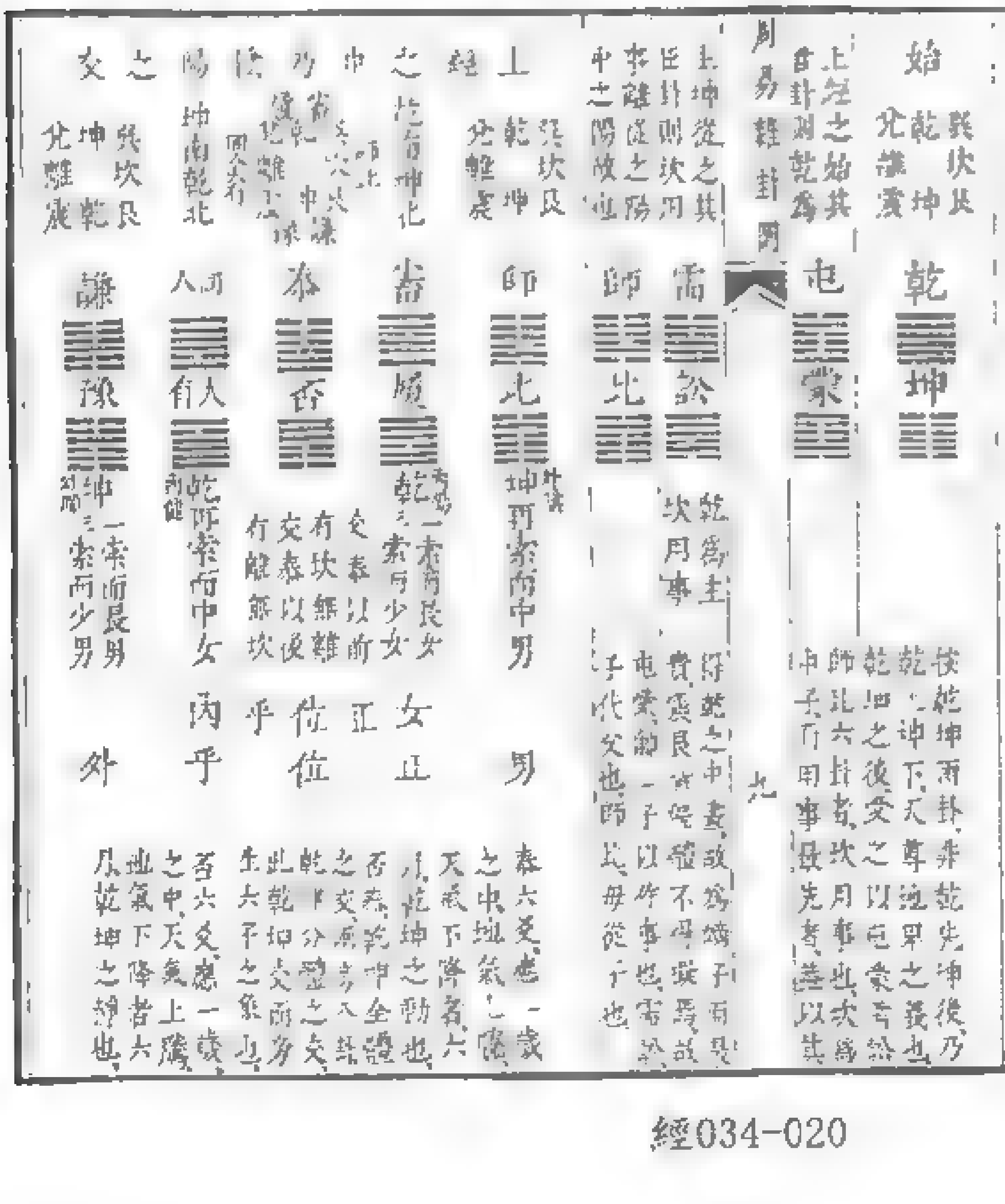
按二十六宮說者謂陽奇一宮陰偶二宮余意不然
實象之畫卦也先畫一奇以象陽爻畫一偶以象陰
及具既成八卦此每卦三畫重而爲六四卦以象
其卦爻合之其[illegible]百八十四爻且衆離傳曰陽卦奇
[illegible]卝傳又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
[illegible]八卜人之適也皆以為陽一陰二剛是陰倍于陽
三[illegible]陽不能可矣下當曰三百八十四爻而曰五百
七[illegible]六爻可也不當曰一君而二民二君而一民而
日[illegible]皆爻司民[illegible]君而[illegible]民可也益陰之二止抵陽
之[illegible]故[illegible]陽爻[illegible]百九十[illegible]皆爻百九十二且乾
與[illegible]對月乾一坤八而成九辰與[illegible]對則震四與五
而[illegible]九坎與離謂則坎六離[illegible]而成九民與兌對則
足七兌二而成大凡四九三十六陰陽各十八而多
家亦也二十六宮或是之謂也高明者辨之

周易上下經分卦考義

按上下篇義作于程子。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
居上。而卦之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之
有坤者居下篇。乃考之上篇有乾者凡十一卦。有
坤者亦十一卦。下篇有乾者四卦。有坤者亦四卦。
且剝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
居下篇。其說曰。剝雖陰盛。而爻則陽極。故居上篇。
大壯雖陽壯。而爻則陰盛。故居下篇。又謂五陰一
陽之卦則一陽為主。故皆在上篇。至五陽一陰之
卦如大有之彖傳明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之矣。乃謂王弼一陰爲主之說非是。咸卦之男下
女。傳有明文。乃以女居男上爲陰盛。凡女居上
者皆在下篇。至于噬嗑又謂男下女非女勝男也
諸如此類未免逐月委曲以求合陰勝陽盛之說
未見諦當故朱子作本義首言卷帙重大故分上
下兩篇蓋不取程子之說也。然而文王所作卦辭
通計六十四卦。凡七百一十五字。連爻辭尚不滿
五千。止四千九百二十二字。謂之卷帙重大可乎。
分而爲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三十卦。下經三
十四卦。何爲而然哉。竊意上下篇之分。在聖人必

有指歸乃反覆求之不得其說庚戌之冬予長沙書肆得朱詳讀之無間晝夜時時有所觸發然其上下篇義亦本于天道人道以爲言乃以上經爲易之數下經爲易之分多言綜卦而暁畫了陰爻陽爻之多寡其于卦之所以分與夫上經之所以三十卦下經之所以三十四卦者俱未深析明年春又得豫章熊氏讀易考原抄本于民間其書不過落落數紙而閎與粹精貫通理數其考據之精核指陳之周密有深當于心者其言卦必先分而後序上經者取陽升而上之義故乾坤坎離爲上經之主卦以其居四正之位而陰畫陽畫皆純正也下經者取陰降而下之義故震巽艮兌爲下經之主卦以其居四隅之位而陰爻陽爻皆偏雜也上經言天道故乾坤交而六子不交乾坤交而萬物化生矣下經言人事故六子皆交六子交而萬事畢舉矣又上經主卦乾爲子而坤從之坎用事而離從之故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有坎無離由是而陽漸衰陰漸長矣故交泰以後乾北坤南坤爲主而離用事矣盈虛消長之理然也下經主卦兌最貴而艮次之蓋下經貴陰又從卦之始加一陽于太陽之上而成乾加一陰于太陽之上而成兌兌次乾而成故貴也至于上經六子不交故但以主卦之體始之終之而得卦三十下經六子皆交故遂以所交之卦始之中之終之而得卦三十有四似皆確不可易者謹節錄爲上下二經卦圖于左以質海內高明焉

周易上經序卦圖



按中一節凡十卦，共六十爻，陽爻三十，陰爻三十，陰陽平也。自乾坤一交而坤遂南來爲主，而離用事矣。觀此可以識盛衰消長之幾也。

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而乾從之，其用事則離而坎從之，以其爲陽中之陰也。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巽○艮○兌○震○　坤爲主　離用事　○○○震○艮　兌巽艮震縱橫插圖，包括于外，參錯于內，以將容而顛覆，乾上爲從，坤南爲主，此所以爲上經之終也

周易經卦圖　一

始　巽坎艮　兌離震　坤乾

坎 離

上經之末，乾坤坎離客從，震艮巽兌之體多于乾坤坎離，而震又多于巽艮，又多于兌，蓋所以坎離陽中之陰而居于內也，陽陷而陰[illegible]終以坎離

周易下經序卦圖

始　巽坎艮　兌離震　坤乾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兌巽包艮震以爲　乾居艮震外乾　坤爲主　離用事　坎居艮震外男　艮震包兌巽以爲

唱咸和恆損益乃下經主卦之[illegible]

上經乾坤之爻居下，下經六子之爻居于前……

下經之中主

夬 姤　兌巽包乾

萃 升　兌巽包坤

困 井　兌巽包坎

革 鼎　兌巽包離

按下經主卦，兌最貴，巽次之，艮震不得擬焉，亦猶坎離之與乾坤也。蓋由卦圖乾居南之正中，兌巽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皆在上方故也。況在下經，又坤南乾北，而亦與鼎于上方乎。

下經之終

震 艮　陽前

漸 歸妹　巽艮震兌之體

周易雜卦圖　二

遂不復有乾坤矣

豐 旅　震艮包離

巽 兌　陰後

渙 節　巽兌包坎

中孚 小過　巽兌震艮之體

既濟 未濟　坎離交而坎在下，一陽生于中也

終　巽坎艮　兌離震　坤乾

按易之卦，凡六十有四。乾坤坎離四正卦爲上經之用，兌巽艮震四隅卦爲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二十有二也。而正卦所用者三十卦居上經，二卦居下經；隅卦所用之三十二卦，盡居下經者，則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也。又考諸卦之體，乾

坤二卦。體全而用也中。故否泰之交。居上經之中是也。坎離二卦。體中而用也全。故坎離之體。居六十四卦之中。既未濟之用。當六十四卦之全也。體全而用中。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聖人之事也。體中而中亦可全。則學知利行。擇善固執。賢人之事也。若夫四隅之卦。其陰陽之體。或偏于上。或偏于下。猶夫致曲之士。得聖人之一體。不全不中。然不儕其功而已千已百。則不中者亦可進于中。不全者亦可幾于全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易者變易也。

周易上下經分卦合卦考

按孫蕭氏謂卦必先分而後合。故于上下經分陰陽主客。非臆說也。蓋六畫之卦。皆三畫之八卦。兩體相合而成者。故六十四卦。凡一百二十八體。三畫之八卦。分卦皆十六體。今考上經之卦。以乾坤坎離為主。故乾坤之體。見于上經者各十二。取尊故也。坎之體八。嫡子用事。得其中正故也。離之體六。陰視陽為進退。減其二者。偶數也。震艮之體各七。客兼主。故視坎減一體。奇數也。巽兌之體各四。視離減二體。亦以偶數兼主也。此上經之分卦也。下經之卦。以兌巽震艮為主。又屬陰。故兌巽最貴見下經者各十二體。震艮各九體。離十體。兼主之陰卦者二。坎八體。兼主之陽卦者一。乾坤各四體此下經之分卦也。至于上經之合卦。乾體十二。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六體（否泰需訟同人大有是也）合客卦者四體（无妄復小畜大畜是也）。坤體十二。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四體（泰否師比是也）。合客卦者六體（蒙復謙豫臨觀是也）。然所合客卦陽多而陰少。又不合兌。上經屬陽。故貴陽也。坎八體。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四體（需訟師比是也）。合客卦者二體（屯蒙是也）。離六體。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二

體（同人大有是也）。合客卦者二體（噬嗑賁是也）。上經六子不交故不合坎。上經貴陽。故不合坤與兌巽也。其客卦則皆有七體。合主卦者五體（无妄復畜豫是也）。合客卦者二體（頤隨是也）。艮有七體。合主卦者五體（大畜謙是也）。合客卦者二體（頤蠱是也）。巽有四體。以二體合主卦（臨觀是也）。以二體合客卦（蠱大過是也）。兌有四體。以二體合主卦（復臨是也）。以二體合客卦（隨大過是也）。然上經貴陽。震陽爻在下。故其合卦也。除合坤外。皆居下卦。艮陽爻在上。故其合卦也。除合坤外。皆居上卦。巽兌亦然。此上經之合卦也。下經兌十一體。除本卦二體。

合主卦者四體。（咸損中孚歸妹是也）合客卦者六體。（夬井困節渙噬嗑是也）客多于主。於益四隅之卦得體之偏。故除正配艮也交合外。止以二體合主卦。其除皆依四正之體以成卦也。兌爲卦亦然。同爲陰卦故也。兌十二體。除本卦二體。以二體交合正配。（恒益是也）以二體合主卦（中孚是也）以六體合客卦。（姤井渙井家人是也）震九體。除本卦二體正配交合。（解益是也）以二體合主卦。（歸妹小過是也）以二體合客卦。（大壯睽是也）其實艮之依正體成卦猶之與兌也。艮九體。除本卦二體。正配交合二體（損咸是也）以二體合主卦。（漸小過是也）以二體合客卦。（賁噬嗑是也）

也其客卦乾四體。合主不合客。（夬姤大壯遯是也）坤四體合除不合陽。（晉明夷萃升是也）下經貴陰故也。坎八體。除正配交合二體。（既濟未濟是也）其餘皆合主不合客。（屯蒙井困是也）離十體。正配交合與坎同。除二體。合坤（蹇解是也）其餘亦合主不合客。（豐旅家人睽是也）坎離二卦合之卦除正配外。不雜陰之合。坤屬陰。其所合之主卦皆陰多于陽。此下經之合卦也。學者按圖求之。當有信其不誣者矣。

易酌卷之一

周易上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顯繼不與祖重訂

曾孫銘銖鋁錦鈞鈴鉒校閱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開卷第一義。便從乾道說起。萬物所由始也。書首堯道統之始。詩首關雎人倫之始。禮記首敬禮之始。春秋首介歲之始首王。人之始古聖立言率用是道也。

乾字。程傳說的好。傳曰。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等處前可續聖經。後人豈能置一辭乎。元亨利貞。自穆姜時已作四德說。孔子引之作文言。其取義亦且盡矣。朱子獨作占辭。謂大亨而利在正固。竊意還他四德。尤害其爲占辭也。存疑云斷卷利在正固之說。却像元亨時仍有未正。尚須勉之以正意。終屬兩截話了。許氏云。六畫純陽。唯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曰元。曰亨。曰利。曰貞。候候乎如慕

天容然發之不得。豈假成哉。一說俱有理。宜存之。大抵乾德。原與諸卦不同。以大字解元字。邱氏蘊、袁傳云。乾元、坤元、胡傳云大君體元。字村調元。㝡與記元日商、調稱元祀、春秋書元年、前劉裒忠建、嘗古國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亦剏始意也。直作大字便說不去。孔子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便是大話。佐。程傳曰。元者萬物之始。便是以孔子解易。又曰。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字俱確不可易。余又謂元是就德之會歸處說。亨是就德之發達處說。利是就德之濟益處說。貞是就德之淵確處說

不過從傳引伸之耳。

初九潛龍勿用

程傳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理最確。讀之知一部易莫非象。則莫非理也。或者乃謂伊川言理而遺象。豈其然哉。又曰。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此語便說盡了。又兼陽氣消長。聖人進退言之。其義始備矣。 自下而上爲第一。故曰初。其畫陽故曰九。陽伏于下。而五陽覆之。故其象爲潛龍。此蓋以存身之地也。若能伸而不能屈。則爲躁動。爲冒進。豈遵養時晦之道乎。故曰勿用。于斯時也。淵務韜戢。斂其鋒而不試。善其藏而不用。則庶乎潛之義矣。其在君道。則爲王事更始之日。在臣道。則孔明卧隆中之時也。推之士農工賈。无不可因時取義者。非特爲有位者言也。 昔元薛居欲太子往陝西經理用事。丁約不爲署行門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此亦可謂知易者。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出乎地之上。則爲田矣。龍離乎潛之地。則爲見矣。德業開望。漸好推廣。欲深自掩藏不得也。故曰利見大人。程傳曰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

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作三層說。又曰。是舜之田漁時也。愚謂雅孔子之東西南北棲棲道路者。足以當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以九居三。重陽也。故曰乾乾。下乾三陽畢具。故曰終日。日陽精也。終日必夕。故曰夕惕若。陽不可以能言。又爻居人位。故曰君子。處重剛不中之地。危甚矣。故曰厲。恐懼修省。固敬自戒。自逸則履危而安矣。故曰厲无咎。胡氏曰。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六卦所以不言乾。而三所以獨

言乾乾也。此說頗見大義。推廣言之，禮之无不敬，詩之臨深履薄，書之蹈虎尾涉春冰，及先儒所云，主敬謹獨，皆此爻之義也。然如此，又恐有好高務約之病。昔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伊川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二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不有伊川此論，幾何不以文中子之言爲至言也哉。嘗試考其生平，似亦未爲知易者，獻策龍門，炫玉求售，潛而勿用之謂何，且隋文帝擬九五，豈飛龍比，而輕身利見，有愧九二大人矣。按古讀夕若厲，至程朱始改正之，以若字絕句，從文言雖危无咎看出，此謂以孔子解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下乾終而上乾始，改革之會也。可以出而有爲矣，必曰或者，謂酌詳審，不以成心執着其間也。四與五比，與初應，躍則爲五之飛，不爲初之潛也。是躍自淵中，相時而進，故无咎。其在君道，則舜禹由匹夫爲天子，其在臣道，則伊尹諸葛，由躬耕而開商祚，扶漢鼎也。

蒙引曰，在字輕看，猶言或躍于淵也，得之矣。按綱目書即天子位者，惟漢之高祖，及光武昭烈，庶幾无咎。若唐宗宋宗，則不免于咎矣，況其他乎。肅宗即位靈武，以繫人下之望，恐亦不得苛責之也。以一卦分言之，則二五人位，故二五皆稱大人，以一卦合言之，則三四人位，故三與四皆不稱龍，同不稱龍，而曰在淵，曰躍，龍之象昭然矣。昭其象而諱其名，或曰避五之嫌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天子之位，正如飛龍在天，一般。楊氏曰，此如舜之謳歌朝覲時也。程傳曰，聖人既得天位，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兼二義說。朱子曰，文言分明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如占就，則利見大人者，謂利其儀型，想望其丰采，亦穩妥。

昔宋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可謂善解易，可謂善對君矣。

上九。亢龍有悔。

在乾爲最上一畫。進無復之矣。故曰上九位高則不免顛危之慮。故曰亢龍有悔。蔡澤曰。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策士之言。竟可作註疏。大抵富貴功名到極盛時。便當靜待退步。堯舜伊周尚矣。三代而後。在君道。則唐高祖之傳位太宗。在臣道。則張子房之從赤松子也。若子胥屬鏤之劍。淮陰菹醢之刑。子孟驂乘之禍。伏波薏苡之謗。皆緣盛滿而不知止。故耳。使明于乾之上九。當知免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王介甫以用九爲用上九。欲繫其辭于上爻之下。程

子非之。以爲六爻皆用九。故傳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則吉也。朱子獨取歐說。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一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竊意筮卦者。六爻不變。或六爻中一爻二爻不變。則用七八。焉言乎用九六不用七八也。此即就卦之六爻言耳。凡陽爻皆以九名。未嘗云七也。凡陰爻皆以六名。未嘗云八也。經固有用之之道焉。獨于乾坤繫之辭者。以其純陽純陰故也。陰陽之道。變則用。不變則不用。用九者用陽之變也。乾變而爲坤。則剛以濟柔。无强項出頭之患。故曰

見羣龍无首吉。如此解。與歐說全異。存之以備參考。

謹按此節解者不一其說。故程子則謂剛德不可爲物先。朱子獨取歐說。而以左傳蔡墨之說明之。來註則獨取介甫之說。非不各有其理。但細按之。均有未諧協者。如蔡墨之說。乾變之坤。則九皆成六。是去其九而不用矣。乃云用九乎。且九之象爲龍。旣已變六。有龍之象俱无矣。豈止无首乎。況天德二字。乃至純乎粹之稱。若云不可爲首。則九五之位乎天德。與大象傳之首出庶物。孔子之言。不幾自相矛盾乎。若以小象之言爲成謂。則文言之天下治。見天則。又何居焉。至來註用介甫之說。謂上九爲亢爻之首。何其元而變剛爲柔。則知進知退。不爲窮取百吉就占塞而宿如有理而質知守謂孫辨窮會以全卦反覆細讀。之用九者曲其九也。如張謂思之以陰乾用之以經緯當端是也。見名九爲易明乾主知發曰見也羣龍者習見飛謂之龍也。无首吉。宜潛否費宜見而見宜飛潛而飛躍時特誠宜如環之无窮。故吉也。孔子識得此意。故小象曰天德不可爲首也。天德者言其至純至粹。即乾之元也。故文言直云乾元用九。不可爲

首者。言羣見發羣渾然于其中。不可指定何者爲首也。大抵天行之健。自所謂於穆不已也。用九无首即所謂純亦不已也。文言又曰乃見天則。言天之不可端倪不可方物。用九者乃見天則之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云。此專以天道明乾義。竊意聖道亦在其中。觀下析言元亨利貞四德。而天與聖人乎分之可見。且稱乾元而以大哉冠之。則元字不當訓大益明矣。余意孔子解彖。但加曰字。言彖辭之意云云也。如此解其義亦明。後大象小象倣此。乾之元。即萬物之元。謂萬物原本于此也。資其氣以成質。資其理以成性。故曰資始。如子之受氣于父也。天以形體言。其浩蕩

无外者都包括在一元裏面故曰統天傳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其義大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則爲雲行者布氣于上也潤則爲雨施者布澤于下也物有區別故曰品言諸品之物也灌輸滋長莫不成色而成象故曰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貞爲終元爲始言終始則亨利在其中矣本義云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故不曰始終而曰終

始也大明者灼見乾道之終始也時而潛時而見時而惕時而躍時而飛時而亢莫不因乾道自然之位而成之聖人无容心也乘如乘馬之乘安坐六龍之上而進退往來自如也御如御車之御遊行自在居然造化之在其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鑪冶千態萬狀莫不幻現其中變變化化循環而无端也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余謂自无而之有曰變自有而之无曰化傳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各正者達蠡鉅細各得其道以自全彼此不相假借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余意卽絪緼化醇之氣也保合者有翕聚而无渙越也傳曰保謂常存合謂常和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張子以太和表道蓋本諸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兼知行言大明終始知之首出庶物也乘六龍以御天行之首出庶物也咸寧者正萬國之性命保和萬國之太和也乃利貞統承上三句爲本義以大哉乾元三句釋乾之元雲行雨施二句釋乾之亨大明終始二句釋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二句釋

乾之利保合太和一句釋乾之貞首出庶物二句釋聖人之利貞其理自確後儒非之過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坤父母也故不取重義若六子則不嫌重矣天稱健地稱坤其說甚多竊意天曰乾不如健字親故曰天行健坤曰順該不得厚字故曰地勢坤用字各當其可也或曰乾坤與乾又與坤故舒其德而特以健稱亦通乾者健而无息之謂也天以乾道成人爾人不能體天之健是謂不肖君子觀于乾乾之象以自强不息云按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若一刻

放下。便與天行不相似了。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務期與天同健而後已。蓋始而法天者久而合天矣。本義云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又語錄云不息秖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此從源頭上着脚。纔是與自强。纔是與不息。纔是君子下手眞工夫。君子以德言。希聖希賢之稱也。以者。法其象以自勵也。六十四卦。凡身心家國天下之務。无不俱備。學者一一身體而力行之。斯可以學易矣。濂溪高先生曰。大象是孔子之易。是孔子特地教人用易之方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一陽初萌于地下。保而護之足矣。可輕用乎。傳曰君子處微未可用。是說理。陽謂九。下謂潛。是說象。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有德无位。何以普施。曰盛德之至。能使人觀感而與起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指出道字。則終日乾乾。雖有可依據矣。反復。終身由之而不盡也。傳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本義曰。重複踐行之意。皆眞實有得之言。故親切如此。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加一進字。則伏處巖穴之志。可以瞥然改矣。傳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說得極有斟酌。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云。造猶作也。作者。創制立法之意。開天闢地手段。從此討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則盈。盈者造物所忌。其能久乎。欲免悔者急思持盈可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六陽皆天德也。天德純剛。用則過。過則折。烏乎可。不爲首者。變其剛而渾然无迹也。傳曰。復用剛而好先則過。本義曰陽剛不可爲物先。其義一也。天德二字兼見爻辭

用九 潛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彖有傳。象有傳。又從而飾之以辭。曰文言。蓋乾坤之蘊。以爲諸卦之凡例也。元者善之長。因句。傳專人事言。本義則兼天人言。其以四德配春夏秋冬。原本孔說。而其義則益精矣。愚謂元者冒萬善而居其先

故曰善之長。亨者萃衆美而集其成。故曰嘉之會。利
者隨時宜而調其適。故曰義之和。貞者斂枝葉而植
其根。故曰事之幹。本義云。幹者木之身。而枝葉所依
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

君子大公无我。與乾元同體。則萬物皆在覆育之中
故足以長人。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以體乾言也。朱
子以為不然。而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
體便都是仁也。尤為親切。美其所會。則周旋中規折

旋中矩。必有可畏可象者矣。故足以合禮。利已足以
害義。則利物可知。功德普被。罔不合天理當人情。又
安有乖逆之患。故足以和義。圓通足以敗事。則貞固
可知。明于經而堅確守之。不少移易。斯義建不拔。故
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君子行之。則君子之四德也。
天此乾。君子亦此乾。故不曰天元亨利貞。而曰乾元
亨利貞也。或曰君子體仁四句。分仁義禮智言之也。
首句先言仁。二句三句結言禮義。四句併不及智。何

也。曰胡氏春秋傳云。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
由內而達諸外。然後為人之冠冕。故先言之。禮以簡
身。非美其所會則不合。義以方外。非實有利益于物
則不和。故後言之。時貞固雖屬知。而于信義尤切。朱
子云。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王氏亦云。腎有兩。龜蛇
亦兩也。蓋信而不智。則為尾生孝巳之信。智而不信
則為蘇秦張儀之智。智以信成。故不得專言智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傳以九為聖賢之在側陋。蓋有聖人之德。而韜光創
宗以晦身者也。不易乎世。不與時浮沉也。不成乎名
不求聞達也。傳守其身。不隨世而變。雖其行不求知
于時。二語最確。而則遯世不悔。故无悶。遯世不悔。祇
要求一箇是。而昧昧者莫之見也。不隨俗。不廷譽。此
當然之理。而旁觀者不以為是。這箇无悶較上句又
深一層。樂行憂違。從來作出處說。恐非潛德矣。徐氏
鄒氏之說。俱有理而未確。竊意二句緊跟上意說。一
則曰无悶。再則曰无悶。不亦樂乎。樂天知命。故不憂
不憂者。不戚戚于貧賤也。行即人生行樂耳之行。違

即天與水違行之旋迸與行反。行其樂而違其憂，如孔子之樂以忘憂，及顏子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也。此其胸中確有以自得處，不以富貴功名動心，所以爲潛龍也。傳見可而動，知難而退，不作出處呆講，極有斟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九居二，中也，非正也。曰正中者，正當中位也。傳曰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若作中正則非矣。德之

中。庸言行見之言，不爲立異，唯求勿欺此心而已。行不爲過高，唯求勿斁此心而已。此庸字即中庸之庸，傳訓作常，信常謹說，故曰造次必于是也。信也謹也皆所以存誠也，而必云閑邪者，心慮之發微有不正即遏絕之，謹幾之學也。程子云閑其邪者，在于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說在日用上，教人好下手也。言行之誠足以移風易俗，故曰善世。有其善衰嫉善，故不伐。德之被物者无迹，故曰博。渾然不露痕迹，故曰化。化即大而化之之化。上句善世而不有其善，下句德博而不有其德，是一律說。傳云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則化當作感化之化。上句從善世歸到德上去，下句從德博又歸到善世上去，便是交互說。非君位有備君德，故其所以與九五同稱大人與。臨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生誠，坤畫--，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二字始于庖羲心畫有實天地自然之理也，不可不知。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累句爲啟進德修業言，十句謂進德忠信所以進德也，傳不着解，故加內積二字。朱子曰，積字說的好，本義于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亦是就裏面說，蓋以德者得之于心也。總是要能盡篤實，則得于心者自然日新月盛而不能已矣。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甑焚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厮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何謂脩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傳云擇言篤志，擇言解修辭，固當，篤志解

立誠未甚穎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
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祗是修飾言辭爲心
只是爲僞也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
自己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
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朱
子所謂說的來洞洞流轉者此也或問立誠不在制
行上說而專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
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
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故本義曰見于事者无一言
之不實便是兼制行說又曰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

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汩沒動
盪立不住了又曰修辭立誠祗了平日語默之際以
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
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祗觀發言之乎
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合程子之
言熟讀之始盡修辭立誠之意學者宜書紳書壁不
可作訓詁看過愚嘗謂我輩欠忘要做箇人究竟做
不起來都被胡言亂語誤了修辭有二義言語躁妄
宜慎重者則當修省言語閑冗沒關係者則當修治
必如朱子所云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者而後可

言立誠也昔司馬溫公告劉元城以誠曰自不妄
語始元城檃括七年而後成其有得于修辭立誠之
道乎橫渠解此句直作著書立言說亦是一理前曰
修業修者聲頭振飾之意後曰居業居者安享其成
也修是爲那居的張本居是從那修裏來有用功成
功之分知至至之傳以爲致知所謂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知終終之傳以爲力行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朱子大意亦分屬知行愚意知至知終統以知言
也至之終之統以行言也知至是知到下手處至之
便是下手了知終是知到盡頭處終之便是盡頭了

看到那裏就做到那裏即知以爲行知甫及之而任
便能守之也幾非知後之幾即顏氏之于其庶幾乎
之庶可與幾即可與進德也能集義能精義而後能
存義存義者萬理具備惟所用之也可與存義即可
以居業也本義明以進德修業分屬兩段矣且曰至
之乃行也何又以前段專屬知後段專屬行乎從下
卦論之三居上則君子進德修業于上豈有驕爲者
乎從上卦論之三在下則君子進德修業于下豈有
憂爲者乎无時不進德修業故雖以剛居剛而无咎
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在淵下也躍則上矣跡似无常而心有常非枉道以
從人也在下退也上則進矣跡似无恒而心有恒非
絕類以自異也夙昔進德修業原非獨善一身而已
正欲及時圖治使天下共沐其德共庇其業也大公
无我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物覩句是主上六句及下二句俱是客末句則
總結之也同聲相應以儔伍之唱和言也下至鷄犬
之類亦然孟子雞鳴狗吠達乎四境同聲相應也同
氣相求以臭味之投合言也下至磁鐵之類亦然吳
氏曰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水潤下
故流濕火炎上故就燥其性然也龍興致雲虎嘯生
風其聲然也聖人作而飛在天矣萬物覩言人皆利
見之也所謂望日瞻雲也傳云本乎天者如日月星
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本義主康節說以人爲動
物覩上草木爲植物親下上從上之類下從下之類
也不如傳更確萬物以類相從聖人之于人亦類也
但出乎其類耳故興起于上而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故貴居最上故高在卦之外故无位无民自四
以下皆從五故无輔孤而躁動安得占是以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前曰陽在下重在藏陽此但曰下則越次躐等非所
宜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作用舍之舍或作傳舍之舍言若羇旅然非其
正位也亦通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者言體之于身非但稟之于心也傳曰進德修
業益以德業爲事以進修爲行甚確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設身以處其地而審度之非冒進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以天道治天下恭己无爲而化馳若神故曰上治近

見訂詁正同此辭傳曰上之治也本義曰居上以治下俱不說開爲是避天下治也一句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而不變則禍患隨之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亨利貞之德統于元故曰乾元用九則剛而能柔經綸天下胥本諸此豈曰小補之哉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淵而潛之以厚其積豁而發之以列其鋒何用之敢云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一鄉一國沒箇人物便覺黯然無色九二天下一人豈不令世界光榮精彩許多傳與本義俱就敎化說亦是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當九二之時而不乾乾陽若則厲矣故與時偕行進進而不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時當改革天運爲之一新矣潛而不躍其何以自效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初曰隱德二曰中德三四曰進德皆天德也而位不足以稱之惟五在天乃可曰位乎天德德與位兩相稱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也者與之偕行則可與之偕極則不可極則亢而悔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者過乎剛柔者不及乎剛用九則剛柔適宜天然恰好之品節由此乃昭然共見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元亨利貞彖傳逐段說文言開口便四句說至此貳兩句說又一句說愈說愈約矣若曰乾者元而亨者也亦自分明必合元于乾而加始字以見元德無不統該萬物資之以始即資之以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傳云以性情言謂之乾乾之性情如何在利貞上見得本義所謂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是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形形色色光輝發越莫非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元而亨亨而利者也不言所利貞也蕩蕩乎無能名

之意也。不言所利者，傳云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本
義引或人之言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說得最明
曉。王註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二語獨到，明道
定性書用之，後儒用其意者，皆以為本于程，而不知
本于王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傳曰：此一節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也。方以大矣哉
結上，又以大哉起下。總是極口贊嘆之辭。從說故剛
而健本義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
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分疏甚明。又曰：純

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恐不似贊語，竊謂
純者純一无駁雜也。粹者粹美无渣滓也。精者至純
至粹，而一无瘕迹也。若夫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極
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者也。二語僅甚，勝傳六德之
說矣。下面就作易聖人說。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爻者效也。效乾道而發揮于六爻之中，旁引曲喻，以
盡其義類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若此者，豈徒託諸空言乎？時乘潛龍，則有潛的道理，
時乘見龍，則有見的道理，推而至于惕躍飛亢，莫不
皆然。變化化，與天同運，如雲之行，滙淪磅礴，如雨
之施優渥沾足，功德普被，而天下久安長治矣。六爻
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乘六龍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
功用着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
也。說得慿地詳明。本義曰：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
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只加三閒字，便自
醒發，說得慿地約要。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成德者也，得之心，必徵之事，豈有不可見諸行
事之日哉。但時方處潛，未能見，故未能成其所以行。
傳曰：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焦氏云：或世道
未亨，或君聘未至，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又從進德修業內推本言之。學以窮古今之理，而
滙其歸，故曰聚。問以剖疑似之關，而析其幾，故曰辨。
學問而有自矜之意，則其德業狹矣。須寬以居之，浩
浩乎其莫不容納也。學問而有自私之意，則其德業

薄矣。須仁以行之。肫肫乎其莫非胞與也。二臣位乾
二非臣也。故再言君德以明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以下乾之上。承上乾。故重剛。非二五。故不中。非五
則上不飛于天。非二。則下不見于田。時之危也。其矣
因乾乾之時惕而爲乾乾之心。故雖危不危而无咎
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以上乾之下。承下乾。故重剛。重字非衍也。不中不
見不飛與三同。而又曰中不在人何也。三人位下體
二地。猶可惕而安。四人位。居三上。焦氏所謂立于頭
上空虛之處也。視三之危倍甚矣。故可以躍而稱或
或者。遲回未決之辭也。故曰疑。无咎。昔漢文帝爲代
藩。入正大統。嘗有疑于諸大臣矣。賴宋昌之言。卒踐
飛龍之位。其事正與此爻同。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夫九五之大人。爲萬物所利見者。豈等當功用所可
擬乎。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之德也。大人覆載萬
物而不有其德。與天地合矣。以此句爲主。下三句俱
從天地說出日月。天地之德所明也。大人无私照。而
光被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四時。天地之德所行也。
大人无私時。而運周萬物。與四時合其序矣。鬼神奉
天地之德。福善禍淫者也。大人彰善癉惡。使萬物趨
吉而避凶。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先天而天弗違。謂創
制立法。功參造化也。後天而奉天時。謂繼志述事。功
侔造化也。天弗違而地在其中。而人與鬼神可類推

而知矣。蓋大者理而已矣。人則秉賦此理者也。鬼神
則往來屈伸此理者也。此一節正學聚問辨之極功
而聖作物覩之實事也。本義曰。人與天地鬼神。本无
二理。特蔽于有物之私。是以牿于形體而不能相通
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
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若。謂知理如是
奉而行之。皆切實有至理。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
身有進必有退。位有存必有亡。人之道也。物有得必

有喪天之道也。存謂見在，亡謂逝去，亢也者窮于上而不知反于下。知進而不知退也。極爲九而不知變爲六。知存而不知亡也。知自高貴而不知其无位无民无輔，知得而不知喪也。昧于天人之道，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言進退存亡，不復言得喪者，得喪在天，進退存亡在我也。蓋其在我者以聽于天，故不失其正也。正，貞也。乾之德以元始，以貞終也。本義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

說的聖人心事出。又曰：其惟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妙絕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而繼之以坤者，陽倡陰和，无孤立孤行之理也。乾爲龍，坤爲馬，御天行地之分也。乾爲馬，坤爲牝馬，陽奇陰偶之義也。君子有攸往，傳直取象傳之辭加之，朱子以爲秖是虛句，引起下文來，極是。傳義皆以先迷後得爲句，主利爲句，竊意易凡利言者，皆貞也。求有言主利者，以利爲主，豈可訓乎。後儒以先迷爲句，後得主利爲句。極有理。蓋陰爲和不爲倡，先陽則有迷錯之愆，後陽則得所主而利矣。又陽明陰晦，先陽則背明任晦，故迷。後陽則舍晦投明，故得主。孔疏原有此解，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尤爲確證。程朱乃謂主字下脫利字，蛇足矣。西南陰方，得朋則喪主，而衆陰无以成功。東北陽方，喪朋則得主而從之，乃可與乾合德。陰以從陽爲貞，安其貞而不變，吉可知已。此說所從來甚遠。註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子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曰：以人事言之，象

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傳曰：離喪其朋類，乃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此理自不可易。愚意陰必從陽，大地不易之正理，亦常理也。今不從陽而從陰，是反正反常，豈所許于坤德乎。孔氏曰：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方，是重陰柔，故非吉也。

涉後得主，以孔子文言爲據，其說自不可易。折中云：得朋喪朋，上與上文得主相對。蓋事主者但知有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而宜于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于是而得朋，正所以終上之事。是得朋即得主也。惟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成之候，稟令歸功，已无私焉。而又何朋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其說最爲融暢。學者所宜潛心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傳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如此說纔見聖人下筆之妙或曰至者行而到之之謂不直訓極蓋乾道恁樣大坤便都能到的故以至哉贊之游氏曰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坤元即乾元非有二元也萬物皆發育于此故曰資生猶子之成形于母也乃順天而承之受其所施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翕受故厚厚故萬物載焉乾德无疆而坤合之所以配乾也此以上總釋元義也自坤之靜翕者言之則爲含爲弘含以言乎其蘊藉也弘以言乎其假廓也自坤之動闢者言之則爲光爲大光以言乎其昭著也大以言乎其普被也傳曰以四者形容地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品物咸亨則亦嘉之會矣此以上釋亨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馬而牝自坤道成叉以其柔順而健行故曰地類傳曰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是則柔順所利之貞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此以上釋利貞之義兼釋君子有攸往也前言坤德合乾德至此又言君子之德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迷則失承天之道後順則得承天之常柔順不柔順之分也西南得朋與類行也推類是與未可以爲常道也東北喪朋震坎艮也離失羣類乃因陽而成生育之功得道有常故終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者安守常道也守常道之吉德合无疆也地之應天者如是君子之應地者亦如是三言无疆從天說到地上來從地說到君子身上來言有序而意加切矣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殊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此得朋善喻也而喪朋之慶可知已。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傳曰地勢坤取其順厚之象本義高下相因无窮雖是說順而厚亦

在其中矣。君子觀其象而以厚德載物，包括无外者其體也。曲成多方者其用也。恩不市，功不居，非道非義不較者其量也。是故誠信其德則爲忠厚，沉默其德則爲長厚，惻怨其德則爲仁厚，皆所以在宥羣生，與胞與之擔而一身肩荷之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初象霜，二陰象堅冰，六陰象。方一陰始生，便知五陰都要漸次到的，故曰履霜堅冰至。杜釁消萌之道，不可不講也。按坤初六，在姤爲五月，一陰始生，便有疑意，以其由發散而翕聚也。此時陰氣在下，催逼上陽氣來，故天道越炎熱了。然驗之井泉則已寒，故雖堅冰之時甚遠，而聖人見微知著，早有以處之。若云初凍則坤之十月矣，豈待智者而知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者，陰氣凝結之始也。馴致，沿習因循之意。世泄泄沓沓，釀成大惡而不悟也。春秋公子翬請殺桓公，履霜之漸也。隱公不悟，以及鍾巫之禍。唐高宗命武氏蓄髮，履霜之漸也。房褚諸公不悟，以及誅滅唐室之禍。可无槩與。本義云：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陰陽二義須如此分合說到終竟，纔是聖人作易之旨。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五爻俱未盡善，惟六二中正，故地道專歸焉。此一卦之主爻也。直者，生理暢達，无所屈抑也。方者，生質已定，无所移易也。大者，生氣沛然，充塞兩間，无所限量也。直方大則无不利矣。然皆出于自然，无所用力也。傳曰：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于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此皆學易者所當知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中正，動以中故直，動以正故方，言直方則大在其中矣。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以美利利天

下不習所利地道其著于此乎。初爻言道戒其馴。上
爻言道戒其窮。二之道盡善。故贊其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陽也。陽明有章象。六陰也。陰闇有含章象。三不中
正。本非可貞也。韜晦章美。故可貞耳。居上卦之下。從
王象。居下卦之終。无成有終象。不居成功。自含章來。
克終臣職。自可貞來。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恐人之過于隱黙以自全也。故曰含章可貞。非
不發也。以時發耳。樹立建明。務當其可而已。或從王

事而无成。有終者。則其知足稱也。光故所照者遠大。
故所包者廣。一切才藝功名渾忘了。又安有專擅之
患哉。張乖崖曰。事君者。忠不言巳能。勤不言巳勞。亦
无成有終之義也。傳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並及下
文。他卦皆然。此義宜知。又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
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非
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又曰。惟其知
之光大。故能含晦。呂氏曰。此語極有意味。尋常人欲
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
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巳知未光大。胸
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雖强欲抑遏。終
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封閉。終必泛溢。若瓶
大水少。自不泛溢。都不須費力。伯恭可謂善讀程傳
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虛能受。囊象也。陰而又陰。閉塞不開。括囊象也。此
時有咎不可。有譽亦不可。咎則為人所指摘。譽則為
人所忌嫉也。括囊者。收斂韜藏。如結囊口而不出。庶
幾可免于二者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象不言无譽者。文也。慎懼則无妄動。慎密則无疏漏。
全身遠害之道也。朱子宜去宜隱二義極好。不然隱
忍忌諱。為啞為聾。非易教矣。按四重陰不中。俱宜就
時位言。故傳曰。上下閉隔。以立危疑之地也。既曰括
結也。懼所以防惕以警心戒知也。
六五黃裳元吉。
傳羿莽媧武之言。朱子非之。謂爻中原无此意。焦氏
引周官注及詩綠衣黃裳之喻。謂言黃裳于坤六五。
則知為妨九五之配矣。坤爻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
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臣。又嫌于敵乾。故象

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臣之辨如此。此說極有證據。但爻中亦未見此意。李氏以九五爲堯舜。以六五爲皋夔稷契。乾坤二卦相應。其理極是。恐亦未切五意。惟馮氏云。百官總已以聽三代之常制人臣而行君事。何世无之。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而後成社稷之功。此說頗爲得之。其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乎。黃屬土。坤之色。裳在下。坤之位。攝飛龍之位。安牝馬之貞。元德元勲。何吉如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文也。在上卦之中。故居高能下。彰施其美如是也。按本義引子服惠伯告南蒯之言以爲占法。竊意未然。爻辭居中守下。則有大善之吉。若反中謀上。凶可知已。正欲以謹守爲臣之分也。惠伯不能申明言外之意。使南蒯體會爻辭而用之。乃與言忠信之事曰不可以占險。曰筮雖當未也。講是非不講禍福。豈足以動小人之心哉。无惑乎王之不聽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極而居最上之地。與陽爲敵矣。能无戰乎。不曰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胡氏所謂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是也。戰于卦外。故曰野。陰慘之象。故曰血。兩敗俱傷。故曰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其道窮。正與馴致其道相應。方其時便逆料有今日之禍矣。陰盛而至于窮極。殺運所由興也。漢今那挾獻帝介走蒙塵互相攻殺。皆類此爻。胡氏曰。初曰堅冰至者。防其戰之萌于其始。上曰龍戰于野者。著堅冰之至于其終也。照應甚好。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蓋合一卦六爻而用之也。用

者。用其變也。坤變而爲乾。則健行不息。故曰利永貞胡氏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知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陰雖小。其始也。變而陽。以大終也。乾之體首出者也。其用却云无首。坤之體。安貞者也。其用却云永貞。明于乾坤之體用者。其他可觸類而通之矣。溪按用九之變陰前卦疏之詳矣此節之大旨說者俱以變陽爲大終大以變陽爲大終豈變陰者亦可曰小終乎竊意乾知大始故所重在元所云无首與不可爲首者即中庸所謂既无虛假自无間斷誠所謂不貞易起頭是也總要打今到變字上去由作成物故所重在貞所云永貞大終者即其在物而成變

霜之戒在二而有直方之利在三則守含章之貞在
四則爲括囊之愼在五則有黃裳之吉在上則无龍
戰之傷所謂永貞而大其終者也蓋人終者即艮之
上九以厚終也之意總要打合到厚字上去纔是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順天故至柔順天而動則健矣故剛其體隤然故至靜生生之德固有變遷故方傳曰剛動故應乾不違靜方故生物有常此釋牝馬之貞也

後得主而有常

後則得乾爲主而以大終故有常此釋利義也主下不必添利字疏云陰主退若在事之後不爲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恒理故云有常此就極其的當

含萬物而化光

柔靜故含生意歛藏于內也剛方故化生意輝煌發越于外也此釋亨義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贊坤道之順引起下句耳承天時行正其所以順也如承天春夏之時則有生長之道承天秋冬之時則有收藏之道不先時亦不後時也此釋坤之元也本義曰復釋順承天之義正指坤元言胡氏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

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此說從本義來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蒙引非之不亦過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示初六以謹微之道也天下事莫不積于微而成于著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者禍福之原也是故亂臣賊子其罪固不容誅矣揆厥由來要亦君父養成之春秋之法在于端本清源殆以此耳使辨之早而愼所積以防其漸則有慶无殃何堅冰之足慮哉順依本義作愼極是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所謂直者在人心爲肅然端一處蓋其正也所謂方者在人心爲截然裁制處蓋其義也君子以六二爲德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梁溪先生曰知直方之妙涉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攪和便不能直方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方則愈直妙處與不容言也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先生析理精微

多此類敬內義外本義但贊程傳之備而不易着解程傳于上句但加主字蓋主一无適以爲體而无一念之紆曲也于下句但加守字蓋隨時制宜以爲用而无一事之不合也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見敬以直內非以敬直內義以方外非以義方外也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則見義本于敬而不可以內外岐其視也敬義旣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明道所謂敬義夾持上達天德自此也敬以直內德盛于內矣內不孤也若形之外者不能是是非非一切順理而行到恰好處則外孤義以方外德盛于

外矣外不孤也若存之內者无常惺惺法使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內孤孤者狹小之意內外不孤此直方之所以爲大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行无留難而左宜右有也又何疑乎不疑而又何習乎學乾者須從九三入學坤者須從六二入故聖人于兩爻之辭詳復詳切如此讀易者不能于此身體力行之尤爲費易矣蒙引云讀易之乾而得進修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之進修非坤之敬義則九以爲之具也已其曰忠信則敬之謂也其曰修辭立誠即義之謂也今就其言思之忠信者凡事要盡心凡事要辨實去做這便是小心无敢慢的意思豈非敬之謂乎修辭立誠者凡事皆如其日閒不心安理得自然處處做的妥當豈非敬之謂乎一爻之義正宜如此閉合方爲得解

謹按理學家皆云存誠主敬今此二義兩于易之乾坤則易者其理學之宗于當思之乾之畫奇故[illegible]則亦可至圓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節以地道明臣道而並及妻道也陰雖有美含之不敢見其美也以從王事弗敢成不敢居其美也此臣道也臣道法地妻道亦然語曰婦人无才便是德否則牝鷄司晨惟家之索已地也妻也臣也分則三而道則一也末復專言地道舉大者以例其餘也地本以成爲道而无其成唯有代乾終事而已曰代仍是弗敢有之意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蓋言謹也。

上二句是客。下二句是主。天地變化草木蕃。陽明之象也。天地閉賢人隱。蒕陰之象也。括囊无咎无譽。其以身之隱。應天地之閉乎。蓋言愼也。防閑之意遠。養言謹也。韜斂之功勝。

君子黃中通理。

三與五俱陰包陽。故有章美之象。二不中。故含。五中。故積內而炳外也。君子之德。黃握居中。環應之樞。而表裏精粗洞達无礙。極渾厚者。又極精明也。

正位居體。

陰居陽位非正。然坤爲土。土居中央。不以四時易位則正矣。觀河圖洛書可見。正位者處五之尊而不以爲嫌也。然爲裳不爲衣。謙抑遜順。安居爲下之體。位彌高者體彌卑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通理。則美在其中。非有表著之迹也。正位居體則美形諸外矣。暢于四支。德潤身。粹面盎背也。發于事業。道經世。懋勳庸績也。美至此何以加諸。然得力却自敬義來。六五六二。非有兩君子也。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盛極。儼然以陽自居。幾莫辨其大與小矣。故疑。疑則不安其位。故戰。時方六陰。人以爲无陽矣。作易者嫌于无而稱龍。尊陽也。如魯昭公出奔。春秋必書公所在。唐武后僭號。綱目必書帝在房州是也。名器不可假。陰欲離類以擬于陽。得乎。類未離。故稱血。著陰禍也。玄黃者兩敗俱傷。天地失其色矣。故雜。然雜者時也。勢也。不雜者其理也。天畢竟玄。地畢竟黃。所以正名定分。裒萬古不易之經也。聖人抑陰扶陽之意如此。

謹按乾坤二卦。爲易學之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生出。故孔子繫易。于此特加詳焉。然而乾又自爲一例。坤雖加詳。猶與餘卦一例。蓋乾爲天。爲君。其尊无對。莫敢與之敵體故也。至于周公爻辭特加用九用六于兩卦之後。前于本節之下。辨之已詳然特論其理也。若就占筮變爻而論。則介甫之說來氏宗之。不爲无見。蓋六爻之位。按之人身。則初爲趾而上爲首。比之无首。與既未濟之濡首。皆其較著者也。故以上九爲羣龍之首。亢而有悔。則不可爲首明

矣。若變而為柔。則一變而夬。再變而大壯。三變而泰。四變而臨。五變而復。其卦皆吉。余向謂用九必變者此也。若六則疑于陽。且戰矣。况變而為剛。則一變而剝。再變而觀。三變而否。四變而遯。五變而姤。其卦皆不吉。余向謂用六不變者此也。

孫男顯祖註

易酌卷之一終

易酌卷之二

周易上經

孫男顯祖重訂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曾孫銓鈞等校閱

䷂ 震下坎上

君道以濟世安民為事。屯建侯作之君也。師道以輔世長民為事。業求我作之師也。君道立而生養遂。師道立而教化行。此屯蒙之義所以繼乾坤而起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傳曰。天下屯難未亨泰。以其時言也。本義曰。如中穿地始出而未申。以其象言也。蓋乾坤之後。繼之以屯是就混沌初闢時說乾坤四德。屯亦云云何也。屯者人道之始也。上天下地而人鼎立乎其中。故其始原與乾坤合德也。震具有為之才。可以濟世安民。故大亨。然爲遇坎。故利貞也。時方屯而在險中。非堅守正道。鮮克有濟也。勿用有攸往。非不往也。不輕往耳。震好動故戒之。欲其安詳審顧也。利建侯。本義直作立君說甚是。伊川序春秋曰天生萬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須是立起君來為乾坤主。然後可以濟屯而收出險之功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傳以雲雷之象爲始交。不如本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爲是。蓋震屯下體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曰剛柔始交。坎屯上體也。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曰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震動也。坎陷而險也。震坎合而爲屯。是動乎險中也。在險能動。便有濟屯的本領。故大亨。然非貞則陷。亦何以亨且大哉。故大亨之道。必在于貞固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震象。雨。坎象。雷雨之動滿盈。疏連上句爲義。曰震

釋亨也。本義獨連下句爲義。曰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此解雷雨滿盈。即天造草昧之象也。天造。解天運未盡。造者初開之意。書曰草竊。是亂意。故傳曰草亂无倫序。冥昧不明。本義因之。建侯不寧。進一步說爲是。蓋草昧易而文明。非建侯不爲功。然非曰侯。建而遂弛其擔也。未建侯之先。天心人望。迫之矣。故須正其位號以凝命。既建侯之後。天經地義屬之矣。故須竭其股肱以効忠不寧者。卧薪嘗膽之義也。傳曰雖建侯。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本義曰。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俱是進一步說。蒙引發明本義曰。如更始諸將。一立了更始。便只日夜縱情于聲色。識者知其不終。亦引証極好。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氣四合。變化之象也。雷震百里。鼓動之象也。造化之功用。從此著。亦君子法其象以經綸。所以變化鼓動一世。而爲君子之功用也。按經綸者治絲之義。經引之。即今之治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治綢絲也。牽而引之使不斷。綸而理之使不亂也。蒙引曰。此與經綸天下之大經解不同。經綸天下之大經。以五倫云。

此只就濟屯上說。所謂治亂民猶亂繩也。析理精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剛居剛易于動。故說者多以磐桓爲戒辭。呂東萊曰。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驟。此正所謂自勝之强也。此正所謂剛也。性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爲戒乎。此說甚確。傳曰。初以陽在下。不能便往濟屯。故磐桓。本義曰。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磐桓。皆以象言也。傳曰。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

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此處屯者守身格言也。如楊雄際王莽之屯而不能守正。荀彧際曹操之屯而不能守正。傳所謂失其義者。夫剛明既足有為。居貞又復有守。行為有守。人君之度。故利建以為侯也。初為成卦之主。爻之磐桓。即卦之勿用有攸往也。爻之利居貞。即卦之居貞也。爻之利建侯即卦所利建之侯也。但卦言利建侯。指已建人。爻言利建侯。指人建己。辭同而意異。不可不知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雖磐桓。非日獨善其身而已也。蓋將以兼善天下。

人行其濟世安民之正志。傳曰有濟屯之志。釋正意。又曰有濟屯之用。釋行正意也。此二句釋磐桓利居貞。陽貴陰賤。一陽處二陰之下。以貴下賤也。下賤則謙讓君子。萬民服也。民心所服。即天命所歸。此二句釋利建侯。又曰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下賤也。貴指才德中類說。若以位言。便于立君有礙。故傳又特申此一轉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柔順中正。上與五為正應。乃為二陰所隔。下與初比受其逼脅。是以屯難邅回。傳曰。如。助辭也。乘馬欲從正應。而又班如不能進。有所牽肘故也。疏引子夏傳云。班如。謂相牽不進也。較傳義分布更顯亮。傳曰。二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非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正應謂五。寇謂初。註疏原如此解。朱子以為費力。但云匪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觀此卦兩言婚媾。一在四。以與初為正應也。一在二。以與五為正應也。女子。謂二也。

中正。故貞。待五之婚媾。而以初為寇。故不字。伊川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遲之又久。乃至十年。復正應而始字矣。傳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正須曉的。

謹按易言匪冠婚媾者三。屯二賁四睽上也。本義程傳說各不可。故折中欲學者擇而取之。竊嘗細味傳義未嘗不合。但其說不甚暢耳。蓋此卦之義。當屯難之時。二為初剛所逼。故有遑回不進之象。然陰陽所卞也。故在初以為求婚媾而匪寇。初非二之應也。故二以為寇而不與為婚媾。爻辭自明。象尊亦顯君。賁之六四則謂其往應初九。與此卦之六四同。睽之上九謂與六三始離而終合。謂其張弧欲射者匪寇也。乃因其為己之婚媾故耳。遇雨則合矣。取象于馬。說見明夷二爻下。卦如者凡馬按班拼對皆發揚餘。

行故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受制于寇，愆期不行，六二之患難也。揆厥所由，以其居初之上，乘剛故耳。傳曰十年，數之終也。本義曰，數窮理極，數窮則變，理極則通，嘗讀春秋傳曰，天道十年一周，人事十年一變，所謂屯極而通之時也。反其常道，斯免于難，而與五爲婚媾矣。難于初者其變也，反于五者其常也。有變必有常，此天道之不易者也。甄濟正應在唐，而不以安寇之剛，失不字之貞，管寧正應在漢，而不以曹寇之剛，失不字之貞，其善處屯者乎。厥後唐反常而甄字之，漢不反常，管卒于魏，亦所遇有幸有不幸焉耳。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其體本柔，其位不中不正，又上无正應，无一足恃，徒以居剛妄動，希圖非分，祇取敗耳。故爲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傳曰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朱子曰，鹿，陽物也，指五言。昔人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然則三之逐鹿明以九五自擬，而不能得賢人相助爲理，其有幸乎。徒勞罔功，如項羽更始劉盆子之類是也。傳曰，君子見事之幾微，蓋秉幾先之哲，權衡其間，惟有舍而勿即一着，庶免于難，不然，或承之羞耳。如范增知豎子不足與謀，未能見幾而作，卒以憂危，其亦可咎哉。

謹按朱子語類謂沙隨程將唐人郭京以爲鹿當作麓云得之王輔嗣與韓康伯易訂近見來註亦以作麓爲是竊意此其中爻上當爲是二乃其初正當以山之足所謂麓也易之取象或者以此若以爲鹿則象傳從禽一句成贅語矣學易者擇取之可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心貪乎禽也。蒙引所謂禽荒，所謂以身殉物是也。旣遇獲禽，君子不爲，故決然舍去，安肯目昧而往，以致羞吝且蹈窮困之災也。按初九宜建侯而不宜舍也，六三宜舍而不宜建侯也，建侯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近君之位，无濟屯之才，故亦有乘馬班如之象。然已之才不足，而求賢以自助，亦濟屯之善道也。傳曰，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此說，又爲居公卿之位而短于才者開一法門。如畢士安之于寇準，盧懷慎之于姚崇宋璟，以至李吉甫使裴垍疏三十人薦于朝，數月之間選

用略盡皆可謂求婚媾而往者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賢而往。共濟國事。不獲己之短。不沒人之長。非有過人之識不能也。故曰明。居得濟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象正言之。許其明。傳反言之。戒其闇。皆所以為六四之頁勸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可以濟屯矣。乃上下為二陰所蔽。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屯。有君无臣。故為屯其膏之象。本義曰。五坎體。有

膏潤而不得施。此以象言也。傳曰。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此以理言也。大貞凶。傳以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証之。謂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小貞吉。傳以盤庚周宣証之。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胡傳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蓋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至昭公遜齊一傳。又全引九五爻象明之。此說正用程傳。蓋春秋與易互相發明。其理不可易也。　按魯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无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請罪。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于是叔孫氏孟氏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謀出奔齊。卒以客死。　高貴鄉公魏主曹髦也。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謂群臣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曰。行之決矣。遂拔劍

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太子舍人成濟以賈充命。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以上二君。所謂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徇以舉小謀之其及也宜矣。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者是也。大貞凶之謂也。　按盤庚承商九世之亂。諸侯莫朝。乃修先王之法則。以成德自勉。讀盤庚三篇。雖其民怨誹逆命。終不之怒。惟引咎自責。益開衆信。此商之不亡而復興也。周宣承厲王之亂。天下不復宗周。乃更失理。布德教懷遠士。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以上二君。傳所謂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以道

馴致爲之不暴者是也。小貞吉之謂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所以施也，施所以光也。屯則有施之具无施之實所以未光。張中溪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陷于坎中。爲二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最切象意。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以陰柔處屯之終。險之極。又下无正應。退无所依。進无所往。故爲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蓋言其屯極而莫可誰何也。竊意此爻唐之文宗頗爲似之。援周赧漢獻以自比。泣下沾襟。正是此象。又嘗因是

而有感于蘇武李陵也。武在沙漠。衛律等多方降之不少屈。所謂女子貞不字也。越十九年歸漢。以爲典屬國。所謂十年乃字也。陵降則字于沙漠矣。屢思歸漢而未能也。所謂乘馬班如也。每對武泣數行下。所謂泣血漣如也。二子皆濟屯之才。一爲六二流芳百代。一爲上六。貽臭萬年。何可不慎所字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聖人无棄人。曰何可長也者。慨嘆之辭。教之自守出路。不可徒爲无益之泣也。東萊屯極而通之說。當矣

傳曰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梁溪所謂无之而不可見易者。正謂是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山上水下。則下爲上所蔽。內險外止。則內爲外所遏。蒙之象也。混沌未鑿。情識未開。儘自充拓得去。故有亨道焉。屯言元蒙不言元何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而卽爲蒙。蒙次也。故言亨而不言元也。蒙亨。就卦之全體言。以下則指九二也。二蓋從以中正自守。故

无求于五。五才德未成。下與二爲正應。故俯就求之。傳云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上。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伊川于易。言如是。行亦如是。故徵命爲講官。三辭而後就職。既就職。不請俸不求封。唯力爭坐講之禮。衆朝以爲迂闊。以爲倨傲。而不知匪我求童蒙先生言用易也。傳曰。筮占決也。本乎初心。純一无他。故告之。再三則非其初矣。瀆慢不敬。彼无以受之。而此何以施之。故不告也。利貞者養蒙之道。利在以正。

正固蒙者本色也。發蒙之道。即以蒙發之。豈有他哉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艮在上爲山。坎在下爲險。此卦象也。坎險而艮止。此卦德也。蒙則其名。蹄昧不明則其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云。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時。中謂處得其中也。本義云。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也。

二說俱確。宜參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之志應于二也。五求二。非二求五。何以言應。見二雖未有以招之。然實有以感之也。呂東萊曰。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不善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近。寡從少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此說最得

聖人與人爲善之心。九二剛中。以剛中者。以全體開示之所謂无隱也。再三瀆。蒙之瀆也。若不問其誠否而告之。非惟不能信受。益滋厭聒。我又瀆蒙矣。蒙不可瀆。故不告也。貞者正也。罔念作狂。只是不正。克念作聖。只是正。利貞者。利以正作聖也。然非蒙則无以養之。傳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于蒙。學之至善也。大抵孩心未喪。是學者大基本。從此培植起來。自會長進。有志聖人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所淵源者深矣。盈科放海之勢。其足于此。而不能自遏。故爲蒙。君子觀其象而以之。訓果其行。勇往直前。更无退避。如水之動。晝夜不舍也。涵育其德。燕閒鎔鑄。更无躁急。如山之靜。艮止不遷也。源流合而體用兼該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暗居下。民之蒙而待發者也。或開發。或啓發。皆所以正蒙也。發蒙之道云何。利用刑人。即書作教刑之刑。正所謂夏楚二物是也。傳曰。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

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此理極好。蓋心為斧斤所伐。則身為桎梏所縛。昏蒙之極。自囚自束。如桎之在足。梏之在手。惟刑罰得中。然後斯民有所措手足矣。本義不然。但云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蓋明刑勑法。又就中放寬一步。刑威中具有德威也。此理亦好。當與傳並行。不可偏廢。以從各言一意。用刑。則革面不革心。非發蒙之道。為可羞吝也。

謹按是爻之義傳與義雖俱有理而各不同若王氏介甫與王氏宗傳則謂此箇只是一反一正口氣如師出以律失律凶之兆折中若有取焉竊謂以上諸義理雖長焉與欠亂逆若以用說為句桎梏連下文蒙明顯矣蓋初之蒙所謂民之當當者也故用發以刑眞之奠之而有不從者則利用刑人所謂桎作教用以也蓋用以弼教凡以使人說其舊染之意蒙也用說者罰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亦敬數在寬之意也不然而束縛之拘迫之如加桎梏以徙則民无所措手足或革面不革心或苟免而无恥客道也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蓋謂發蒙之所以利用刑人者欲正其法使人知畏而已不必過于嚴急也節但之見存之以質高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曰。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于化也。數語發蒙意盡矣。又恐人誤認正法二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得此一轉。其理益明。又為末世用法者下一針砭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中。上下五爻。不分陰與陽。皆在含蓋之中。有包蒙象。發蒙養蒙。猶與蒙為二。包則直合羣蒙為一體。而發之養之易易矣。故吉也。四爻皆陰。有婦象。二以陽受陰。有納婦象。婦人陰柔昏暗。蒙之極也。納婦者。采及芻蕘工瞽之意。納與包。當有別。包者量足以容物也。在宥之德大。納者謙足以受益也。好善之德優。德懋懋功。臣克國。猶子克家也。五居尊。有父象。二承五。有子象。下任上事。而躬中之德。時措咸宜。有子克家象。鐘鼎之勳。直視為箕裘之業者。言是家常本分事。不敢自有其功也。傳曰。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以君道釋納婦之義也。二臣位。宜以臣道之發蒙者言之。孔明集衆思廣忠益。亦庶乎包蒙納婦之吉矣。輔弱盡瘁。成鼎足之業。則子克家

也。昭烈順與其六五之童蒙乎。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二五之分言之。上剛也。下柔也。以二五之德言之。下剛也。上柔也。又五求二。故柔二匠求五。故剛剛柔接言情也。情發乎志。志相應故情相接。自古未有上下之情否隔不通而能成治家之功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去上九正應尚遠。而下比九二。見其得時。爲羣陰所歸。遂舍正應從之。勿用取女拒之而不納也。金夫傳作多金之夫是也。見金夫不有躬。只是見富貴人動了心。遂不自愛惜。廢禮而失身也。以身徇金夫。唯利是從。而不知其无所利也。

視屯二女子守不字之貞。當愧死矣。五爻皆言蒙。此獨不言蒙者。以其蒙心盡喪也。按蔡子英元進士也。太祖授之官。固辭曰。臣事君猶女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可謂見躬而不見金夫者也。危素授官未幾。即以余闕愧之。其勿用取女之明鑑乎。馮道以五朝爲金夫。范質以宋爲金夫。皆不有其躬者也。嘗試譬之。有二女于此。其一善以禮自防。日切感帨吠尨之懼。其一鑽穴隙相窺。取女者宜何從焉。吾知必取其守身者。而舍其失身者。勿用取女。人有同心。而當局則迷。謂之何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不順當如傳作邪僻之行說。若依本義作愼。則五曰順以巽。上曰上下順。皆言順。曷獨于此遂通用古字也。

六四困蒙吝。

以陰居陰。上下又皆陰。又无正應。蒙而困者也。困蒙者。正如桎梏在身而不能說。故可羞。張中溪曰。隆師親友。則困知與學知生知一也。抑思上遠上九。下遠

九二。雖欲隆而親之得乎。夫亦尊師訪友焉可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虛陽實。遠實者遠于陽剛之賢而无所資也。四之上爲五。五陰也。而近上九。四之下爲三。三陰也。而近九二。四與五三陰所同也。遠于陽所獨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求剛明之賢。作以天下之蒙而已不與。吉可知也。傳與本義俱以童爲純一未發而資于人。蓋元初面目。未或彫喪。所謂赤子之心不失。而可以爲大人者也。太甲成王及漢昭帝。殆其選乎。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謂從善弗咈巽謂卑以自牧也傳曰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何等確實。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居高過剛不中故不能包蒙而其象爲擊蒙也擊者搏擊之意恐涉亢暴故戒之云不利爲寇利禦寇也傳曰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是也肆爲貪暴乃爲寇也若秦皇漢武窮兵誅伐是也明其道則朝廷之待叛臣中國之待四

夷君子之待小人皆可以類推矣朱子云作用兵詭恐只當得一事用竊意未然按綱目書法曰某入寇曰遣某將兵擊之讀爻辭自當作用兵說但用將不妨隨事變通耳本義別立說以爲擊蒙之道攻治太深取必太過則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則雖過于嚴密乃爲得宜試從其意推之外誘者聲色貨利之私也捍之使不入也眞純者粹然至善之性也全之使不虧也是以外誘爲寇以捍爲禦以全爲眞純爲正蒙也又曰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此理極好與傳亦不相悖　按書有苗弗率帝命禹徂征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此舜之禦寇也　按書三叔監紂子武庚故曰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當時或致辟或囚或降不一其罰傳統曰誅者如窜蔡放殛殺不一其刑孟子統曰誅不仁是也大義滅親周公之禦寇也　按秦始皇聽盧生之讖命蒙恬將兵三十萬北伐生事邊陲所謂爲寇也　按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所謂爲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不苛其下上順下也下不逆其上下順上也上下

交顧擊蒙者亦庶乎可以包蒙矣　乾父也坤母也震長子也故爲一卦之主而建侯坎次子也故爲卦之主而克家艮少子也故稱童蒙以家事付之次子而安享其成焉至于乾之吉君坤之吉臣屯蒙之吉婚媾婦女則又无不詳且盡也生人之道于是乎盡矣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下乾三陽其勢自足以進上遇坎險故停待不前需之象也五居尊位爲需之主以陽剛中正之德信其

民。故有孚。孚者至誠之積于中者也。中不孚，則形之外者。史暗昧，暗昧將到處成碍矣。惟有孚，然後由光明以至于亨通也。孚而光，子思所謂誠則明也。光而亨，廉溪所謂明則通也。至此則得正而吉可知。得正則涉大川若履平地，无不利矣。時方險，人恒遷就以求濟，不知正者濟險之具也。只是一箇正，任他陷他不得。蓋需以孚爲主，孚字貫到底，有則俱有也。傳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需其得正則吉者乎。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不進，非不進也。有所需而不輕進也。須即詩卬須我友之須。坎在前故險，險在前故須也。柔而不剛，願而不健，則陷于險矣。乾三陽，坎一陽，皆剛健而卓有樹立，故不陷也。陷則困窮，不陷何困窮之有。夫子贊之，必云其義者，剛健之德，原從集義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以其位，又以其德也。九五天位，代天出治，而以正中行之，故坐收有孚之效也。大川坎也，利涉，乾也。往有功，乾往而有出坎之功也。或出險而能不隨波，或入險而能不濡足。所謂一任中流自在行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于天，雨澤將降之時也。所待者陰陽和洽耳。故其象爲需。君子才德既成，待時而出，正與雲行而雨未施一般。故飲食宴樂以需之。見其寬裕自得，不馳心于功名也。傳曰，懷抱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洽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此理甚確。本義云无所復爲，恐淪閑曠一流矣。高子曰，夫飲食者道腴也，宴樂者道真也。足于已而旋

及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將醉飽之矣。從大象說到五爻，極親切有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一陽在下，去險尚遠，故爲需于郊之象。郊者曠遠之地也。傳曰，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此是戒辭。本義曰，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則初自能恒，无庸戒矣。或謂此爻，如太公居東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者，亦近似。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者平坦易行之地。需于郊，故不犯所難行也。利用恒无咎者，未失其安守之常道也。傳曰：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此爻守身者所當知。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視需于郊者異矣。小有言，傳義俱以為言語之傷，災害之小者。余意未然。小字繫貼言字說，謂二以剛陽之才，居柔守中，雖有小瑕，而不能以大惡相告也。然究不能累其中正之體，故終吉。或謂此爻如郭有道不為危言激論以取禍是也。余謂陳太丘送張讓之喪亦似之。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寬平自如，不以人言動心也。雖小有言，終當自覗而消釋矣。傳曰：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逼近坎水，故為泥。需于泥視需于沙者又異矣。故不特受言語之傷，而致寇難之至也。蓋三剛而不中，

又處二陽之上，有進而逼險之象，故如此。或謂此爻為陳蕃竇武及范滂等之互相標榜，皆以不敬慎而敗也，亦近似。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曰：災者，患難之總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以其險，故曰災；以其在目之外，故曰災在外。災在外而我之所以致寇者，以在內爻不曰寇至而曰致寇至，責有攸歸矣。故象斷之曰自我也。春秋書齊國書帥師伐我，胡傳曰：不書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三言自我，蓋亦欲省致寇之由而躬自治。敬慎者擇地而蹈，不敢失足于外也。以此禦寇，得致勝之象矣，又何敗。乾之三言惕，需之三言敬慎，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于不敗猶不敗于泥者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為血卦，故四稱血。本義云：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此說極確。傳曰：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許曰：凡稱血者陰陽

相傷者也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也穴者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進四不能拒見侵則避順以聽命者也故曰需于血出自穴也傳註正同亦皆有理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或曰順五命以聽三陽之進也蓋四以柔居柔惟不剛暴與物无競是以順而聽之不敢生事召禍也凡陰難之來若以平心和氣處之亦可保无虞矣余嘗有說云血者殺傷之地四近君此君爻之陰所當安意以需之也若規避逃匿爲穴中之藏則非臣子矣

出自穴者挺身以赴臨難无苟免也四陰雖柔然上懷人君酧酒飽德之恩下有三陽爲友以名節相砥礪是以爾爾夫子贊之曰順以聽也即順受其正之意蓋上不負中正之君而下不愧陽明之友也如此則此爻當是方孝孺景清鐵鉉一流人其說特異然亦有理姑存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一陽位天位而不陷于二陰又下三陽漸次上進爲同德之援治成而人人樂其樂矣故爲需于酒食之象酒食宴樂之具徐氏曰優游宴衆與天下相安于太平醉飽之福也向來如此說固好近又仔細看來宜重講貞吉二字若二字只于上句帶言之便无關係胡氏曰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于飲食男女也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極得聖人立言之旨依前說則宋太宗賜天下大酺三日庶幾此爻之義依後說則禹惡旨酒宋仁宗夜半思食燒羊肉旣傳命而亟止之曰恐後遂以爲例也可謂需于酒食貞吉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象不曰需于酒食而直曰酒食貞吉益見聖人意在得酒食之正矣傳曰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酒食之需必有道焉而可不正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居險之終无所復需矣故不曰需于穴而曰入于穴穴者陰闇不明之象也其何以出之上與九三爲正應三合下二陽需極必進可不召致而來若曰能敬之尚可資其力以出穴也故終吉傳曰陰止下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上六既需得其

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胡氏炳文曰。入于穴。險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召客之辭。三人。乾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險之極。无復有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无復能需。惟入于險而已。故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傳曰。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註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未大失者。大抵天下事。雖當極險時。若能小心謹慎。尊禮好人。亦自救濟得一半。故即有失而未至于大也。

董按小象言不當位者極多。然皆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上六以陰居陰。而亦云不當位者。蓋上當需極而進之時。乃陰柔不能自進。而反入于穴。故云云也。然雖不當位。而猶能盡慎。故未至大失。觀于此爻。可以知處橫逆之有道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古人制字。從言從公。使是垂戒无情之意。故徐氏曰。不公則爲誣爲詐。非訟也。卦中六爻雖訟而終必以不訟爲吉。訟則凶矣。此聖人所以无訟爲上理也。坎一陽中實有孚象。上下二陰夾之。有窒象。又爲加憂有惕象。信在中而窒塞不通。故訟。訟而憂懼不安則得中而吉也。此卦變之象也。終極其事。悍然无所忌憚。非惕也。蓋窒而喪其孚。故凶。此上九過剛之象也。利見大人。以其孚而免于窒惕。此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也。不利涉大川者。不向安穩路上走。變幻叵測。行險以求勝也。此乾乘坎之象也。本義云。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故不利稍甚。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乾在上則爲剛。不能容乎其下。坎在下爲險。不肯安乎其上。傳曰。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說得甚是分曉。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剛來得中。猶之卦變之說。程朱互異。竊思卦變之說。于易理既无所發明。質之聖人畫卦之初。恐亦未必及此。不如勿泥其說爲是。蓋彖傳之意。謂文王所謂

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其剛來而得中。其象云云也。終則成其訟矣。訟成則有害身累名亡國殞家之凶。可乎哉。傳曰成謂窮盡其事也。此戒辭也。大人中正故可尚而利見之。此勉辭也。虞芮質成其尚文王之中正乎。鼠牙雀角其尚召伯之中正乎。入于淵者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之意。蓋冒險與訟與陷身深淵者无異。此危辭也。所以開其窒惕而動其惕心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本不相違也。緣天道上行。亢而不能下。水勢下行溺而不能上。二體背異訟所由興也。君子觀于訟之象。而欲絕其端。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天下事。初間慎重後來省多少氣力。初間分明後來省多少葛藤。此始之所以不可不謀也。傳曰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劵之類是也。夫亦盡其大較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以陰柔居下位。才弱則不能訟。位下則不敢訟。故不永所事者。纔鬪乎便求罷休也。胡氏炳文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雖形乎口而不盡其辭也。此與需之小有言不同需之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有言。

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分別最是。蒙引以爲无與同過矣。終吉者。以其不終訟也。若終訟則終凶矣。初與上之分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訟永則長矣。訟長則成矣。故不可也。不可長卽不可成。但不可成者誨其終也。不可長者戒其始也。雖小有言。一辨而明。豈真有不可解之仇怨哉。蓋上有剛陽之正應。故事甫起而旋解。終得吉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與五兩剛相敵。訟所不免。然居柔得中。故未幾逃避。不敢遂非。其情固有可恕者矣。不克訟。卽春秋所謂弗克納晉之之辭也。與四不克訟同。但剛柔異地。故去就異宜耳。不克訟歸而逋者。明乎尊卑之義歸而逋逃以自全也。葉氏曰。隱兩柔之中。有逋象是矣。三百戶。邑之小者。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以寡約自處。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者異矣。傳曰。若處强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傳義有所謂非辭眚又辭不善者。亦自有說。蓋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是主訟者也。聽訟首罪主謀。故本義曰本欲訟。胡氏曰。誅其心而言之。九二剛中。未有不

善者。獨訟則不善。以其所處之時異耳。又學易者不
可不知。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竄字。正釋歸逋意。項氏曰。上二句俱是爻辭証矣。下二句又原其所以歸逋之故也。若曰竄其身者。嫌于以下訟上。而汲汲避患也。若不問上下。恃剛妄動。則患之至也。如拾掇而從之。又安能无眚哉。此二之所以不爲也。春秋元咺構訟。上下之分亡矣。則又九二之罪人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傳曰。二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數語盡六三之情狀矣。本義守舊居正四字宜玩。蓋守舊則无所覬于人。居正則无敢肆于己。訟何由興。故雖處危地而終吉也。或從王事无成。本義以爲或以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是戒人不可從王事也。殊與象傳不合。程傳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頗似有理。學者酌之。

謹按二三爻以剛居柔。或以柔居剛。皆不當位。爻辭皆言何也。蓋聖人貴无訟。二不克訟。三不爲訟。故善之也。然二爲成卦之主。又以剛應剛。宜其健訟矣。乃以內求得中。故不克。蓋剛者孚之象。陷于二陰之中窒之象。居柔故惕。不克訟故吉也。至邑人三百戶无眚句。謂處約可以免災。說本王弼。雖傳義皆用之。而終不敢信其然者。蓋二爲上位。安得有邑。猶曰有之。且不免武仲之要君矣。況謂三百戶爲小邑。彼十室之邑。又何稱焉。竊意剛來而得中。謂剛來推柔而得中。爲王卽今之訟師謀主也。夫邑有此人。皆相習于告訐之風。故多眚。今旣逋竄。則是惕于九五之剛明而逃遁遠去矣。邑无此等人。則无眚訟健訟者矣。所以无眚也。至于三。難居卿大夫之位。而守舊居正。非爲訟者。特與上之終訟者爲正應。未免爲所株連。故厲。然而終吉者。以其爲從上之事。非成之于己也。故象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若曰以其食舊德而從上。故終得吉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本心祇是食舊德。或從王事。則非其舊矣。无成者。仍无改于其德也。蓋一切聽命于上。而不敢有所違悖。故終得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本義曰。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象。義何約也。傳曰。四以陽剛而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旣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卽就于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卽命爲復也。方不順

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傳之曲折周至。又如此。此傳之博。本義之約。所以不可偏廢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剛而不中。能无失乎。復即命。渝安貞。則改過遷善。以柔濟之。又何失之有焉。

九五。訟元吉。

傳義俱以元爲聽訟得乎。亦是近見高子說此爻獨

以爲使民无訟。此不易之論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不克訟。凡在九五字下者。皆无訟。故以元吉歸之。蓋人君之職。莫大于體元。體元之事。莫大于无訟。故惟无訟而後可稱元吉也。傳曰。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愚謂。吉大而盡善者。使民无訟之謂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二語精甚。然未說到无訟處。无訟之中正。則所謂中心无爲以守至正。而大畏民志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過剛。處訟之終。健訟之兇人也。窮極其訟。不勝不已。三在其下。又柔不能自明。其強力可以取勝。故有錫命受服之象。因上受服。公論所不容也。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旋得旋失。曾何足恃。所謂枉做小人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者章身者也。以訟受服。適足彰其身之內愧耳。醜惡殊甚。而況敬之乎。不褫尚不足敬。而況終朝三褫乎。蒙引以此爻爲不義侯之類。蓋謂蒼頭子密。因彭

寵夫婦之首。以獻光武。而錫命受服也。

謹按蒼頭子密以奴而賊其主。誰明受服。不賴此爻。書閣歐陽文忠全集。見彼時包孝肅彈劾某官去其人而稱其缺。文忠劄奏云。包某素性剛直。故時人以其吹兒黃河淪。今日之于某官。本无利其美缺之心。然劾去其人而承接其任。受之不辭。无以服朝野之心。失之。乞收回成命。以全其直云云。頗與此爻相似。故及之。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訟卦司刑者之事。師卦司兵者之事。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本義曰。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

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全用傳義而統括之。精甚。師獨言貞何也。不得已而用非先務。說不得元。死生存亡係焉。說不得亨。貪功兵家大忌。說不得利。只是要貞。孟子曰仁之爲言正也。卽師貞之說也。傳曰丈人。尊嚴之稱。本義曰。長老之稱。蓋老成持重之人也。傳以司馬穰苴淮陰侯當之。謂才猷謀爲。衆所尊信畏服。便是丈人。不必夙居崇高也。余意尚父之暮年興周。方叔之元老壯猷。趙充國之无踰老臣。尤爲近之。傳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萬二千五百人爲師。故曰衆。兵家有不厭詐之說。故用奇用間。往往以詭道行之。聖人談兵只用正。故貞之一字。古今兵法要畧也。然此言行兵之道耳。若夫出兵之義。則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然後可以言貞也。以字。朱子取春秋能左右之曰以解之。極確。謂五陰俱爲一陽所以也。五衆也。陰不正也。統歸一陽則衆正矣。可以王。謂爲天下所歸往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不應。李廣所以无成功。九二剛而得中道。六五應之。上下同心。所謂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也。行險而不順。春秋所以无義戰。兵凶戰危。坎之險也。以濟世安民爲主。坤之順也。所謂奉天討罪。爲匹夫匹婦復仇也。在王者如傷之心。視民如毒然。謂鋒鏑之苦。供億之煩。騷擾之難堪也。然上以爲毒。下以爲雲霓。民共翕然嚮往之矣。其民從其衆正。故吉且无咎也。傳曰。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无咎也。說的甚分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由地中行。兵自民間出。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兵農分而爲二。于師之義何居。君子觀其象。而一意撫噢咻吾民。在无事爲比閭族黨。在有事爲伍兩卒徒。容保其民。正所以蓄聚其衆也。如地中之水。平時安瀾自若。一旦盛長。波濤洶湧。便有沛然莫可遏之勢。此古寓兵于農之法。有不戰。戰必勝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二爲師主。初受其節制。故有師出以律之象。蓋指師言也。律字指號令節制說。如甘誓之攻左攻右。牧誓之步伐止齊。周公司馬法之坐作進退。皆師出以

律之明驗也。三代而後，周亞夫細柳之軍，亦庶幾矣。
若棘門霸上之兒戲，何律之有。不特此也，淮陰稱善
將，漢高祖直入卧內，奪其印符，可謂以律乎。故否臧
凶，傳謂制師无法，雖幸而不敗，亦是凶道，正指此類。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爻曰師出以律，不言吉而吉在其中矣。故象只還他
本文爻曰否臧凶，言失律者，雖臧亦凶矣。象則直言
其凶，更不問其臧否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

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
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
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
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
則吉也。然則人臣而兵柄在握，夫亦可以審所處矣。
蓋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
于三也。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然則人君
而以兵權授其臣，夫亦可以審所處矣。又曰。他卦九
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
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于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
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勝者，
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如此道理，凡事君者皆當知
之，能明其義，則韓信當以功名終，李光弼不以慙憤
死，下至李懷光、僕固懷恩之徒，皆免于赤族之禍矣。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從君之寵任得來，故以事權隆以異等，故
有所憑藉以成功。不然，雖剛中爲德，无專征之權，豈
其有成功之吉乎。爻言王，象稱天，春秋繫王于天之
意，所以尊王也。王三錫命，雖云功懋懋賞，然其意實
從萬邦起見，蓋因有君臣，而後奏敉寧之績，錫命者

懷九二，正所以懷萬邦也。懷即父母懷抱之懷，惟其
置萬邦於懷中而不釋去，是以優禮功臣如此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本義師徒撓敗，輿尸而歸，固自兒成，然不如傳義爲
長。傳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
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
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二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
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按輿字，如輿論輿情
輿人等，皆作衆字。尸字，如詩誰其尸之，春秋傳予尸
之，皆取主義。益信衆主之說，確不可易也。按唐命御

史監軍。自武后華去。可以爲後世法。迫明皇。肅代德憲。皆踏此弊。甚至以中人監之。裴度奏罷監軍使。然後能成淮西之功。輿尸之凶。可无戒與。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權不歸一。无所統屬。故无功。訂詁云。无功釋凶。若如輿尸血刃之說。則大有罪矣。豈止无功已哉。

六四。師左次。无咎。

春秋紀兵次者數矣。惟次于陘爲善。左次无咎善之也。傳曰。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勝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

退。乃所當也。故无咎。此足盡六四之義矣。又曰。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易義精妙。不曰聖人之知。而曰聖人之仁。厥旨微矣。不可不深長思也。魏司馬懿善于用兵。其與武侯對壘。乃甘受巾幗而不辭。亦庶幾左次无咎矣。城濮之役。楚衆欲止。子玉不可。遂致敗績以殺其身。使明于六四之義。豈至是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二句本左傳。上句是客。下句是主。本義解象傳用下句。是用主不用客也。傳博而義約。如此類者多矣。愚謂進能觀變則有得也。退能守常則无失也。不求有得。只求无失。兵法所謂知彼知己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本義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其義精矣。傳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興師之道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任將之道也。師之道。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爲

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蓋不軌之徒。騷擾我土地。吞噬我人民。正如封豕長蛇之逼處乎此也。聲罪致討。安得有咎。執言。奉辭也。如尙書甘誓徂征之類。胡傳曰。彼有罪可聲。此有言可執。蓋本諸此。三代而後。如項羽放弒義帝。漢高祖有言可執矣而數其十罪。不能用此爲首。可謂執言乎。隋煬帝子弒父。臣弒君。唐高祖有言可執矣。而狃于習見。不能明正其罪。可謂執言乎。吾獨有取于漢諸葛武侯出師二表。唐駱賓王討武氏一檄也。辭嚴義正。凜凜與日月爭光。事雖有成否。而均之无咎也。長子卽衆所

謂丈人也。胡氏曰。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妙甚。師師。古所謂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者也。弟子少年新進之徒。如趙括輩是也。二句言任將授師之道。當專其權于長子。而不可令弟子從旁掣制之也。衆主貞亦凶。如失律臧亦凶也。按註釋此爻。有云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已。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師。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正。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固其宜也。精甚。

謹按田有禽。當與田无禽。田獲三品倂看。作田獵之田爲是。蓋田有禽者。謂兵不輕動。師出有功也。利執言者。謂兵以義動。師出有名也。若作禽獸入田害稼而後擬取之。不唯其義項綱。且西伯之戡黎。成湯之伐葛。豈有兵先求犯已而後應之乎。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謂　也。以中行。以剛中之德行也。弟子輿尸。詞三也。付託匪人。故曰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所謂論功行賞之時也。故曰大君有命。命之爲諸侯則開國也。命之爲卿大夫則承家也。承受也。本義曰。坤爲土。故爲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此說與傳正同。師使貪使詐之謂也。傳又曰。小人平且易致驕盈。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此聖人之深戒遠慮也。然亦可爲用小人之明鑑矣。但英彭之敗。實則高祖寡恩。今責其亂邦。未爲至論。愚謂後世犯是戒者。如韓侂胄定策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也。趙汝愚知其爲小人而用之。卒致反噬。以基宋室之亂。李勣佐命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也。唐太宗不知其爲小人而用之。卒媾武后以基唐室之亂。皆不明乎上六之義故耳。傳曰。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此又補爻義之所未備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命。以功之大小。爲賞之厚薄。爵之崇卑也。功而曰正。矣第軍功。无所偏私。小人而用之開國承家。將有非分之圖。釀亂必矣。懷萬邦者戒之哉。　按六爻中。凡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无所不備。故讀武七書者。不如讀師一卦也。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地中有水蓄聚之象。故其卦名師。地上有水附麗之象。故其卦名比。師以一陽統五陰。而在上卦之下。故為將帥象。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在下卦之上。故為君象。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如此解原字筮字甚當。元謂德之克長克君也。永謂德之有始有卒也。貞謂德之勿二勿三也。上之所以為人比者以此。人之所以求上而比之者亦以此。故无咎。傳曰。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本義曰。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方字皆作虛字看。獨疏以為不寧之方。亦可不必。五具元永貞之德。四方于是借庇蔭焉。蓋陰不得陽則不寧。求五所以求寧也。若復遲回觀望。不汲汲求比。而自外大同。凶之道也。如公孫述隗囂張士誠之類是也。傳以夫為剛立之稱。而引左傳于南夫也以証之。曰雖夫猶凶。况柔弱者乎。朱子云。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來更添出一個陽來。則必凶。而引古人袁紹劉馥劉繇諸人。以見兩雄不並棲之義。均有至理。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朱子以比吉也三字為衍文。又用王昭素之說。以為也字羨。唯傳看解曰。比者吉之道也。余向來謂彖再言比吉而加也字。是咏嘆意。近見訂詁正合。以與漸之進也同例。甚是。比輔也。下順從也。俱進一步說。輔者贊勳之意。輔所以比也。下順從者。使臂使指之意。

下順從所以輔也。輔釋比。下順釋比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唯九五足以當之。以其陽剛而得中道也。傳曰。以陽剛居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所謂盡比道之善者也。又曰。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是以一陽為上。五陰為下。上下交相應也。本義曰。上下謂五陰。則是以五陰共應一陽。本義尤確。後夫凶。指上六一陰言。以其居崇高之地故也。徒知上六不可以下應五。不知六陰不可以不順應陽。易道窮則變。故曰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水坤地。地上有水。親比而无間之象也。先王觀其

象以建萬國親諸侯。何氏曰天下不可以一人統。不可以一人治。民方比我。而我无以比之則疎。必躬比之亦疎。于是衆建萬國以為諸侯。而又制朝覲會同之禮。以親之。俾各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如是視天下猶一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正是衆引六字一串說之意。余意兩平說亦无妨。如分茅胙土。以諸侯分統之。建萬國所以建諸侯也。推心置腹。以萬國分理之。親諸侯所以親萬國也。二句之義。正相比也。本義曰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如此互說。比義始盡。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如此義方得聖人經世大用。封建之法。始于羲皇。成于堯舜。而三代因之。故不言君子而言先王也。栁子厚封建論不免以私心窺聖人。惟胡氏一篇最得聖人公天下之心。然欲施諸後世。實難措手。朱子本紀云。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此則至當之論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此言可為始比者之鑑。又曰。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中心較然不欺乃无咎六陰也。陰虛有出象。初陽也。陽實有盈象。誠意充滿于中。而外无一毫文飾。則不止于无咎矣。有他吉。指五也。五與初非正應。且尊卑懸絕。故曰他。他吉而曰終來者。言目前之吉未可期。固當操券于異日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不復加一辭。只點出初六字。以見吉其終者當孚其始也。衆引曰。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出。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如此。

冠準十七舉進士。或勸其增年。準曰。吾始進身。其可欺耶。此比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卦之內。故曰比之自內。傳曰。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己。蓋學修務盡其在我。求為可知。而不患莫己知。故得正而吉也。二與五為正應。以中正之道相比。故其象如此。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身心間漫无感召之理。而希世取寵。則自失矣。比之自內者。修身待聘。故曰不自失也。傳曰。士之修己乃

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士之居家者。可以自審矣。

六三。比之匪人。

三陰柔不中正。與上六爲應。上无首而三比之。故曰比之匪人。不言悔吝者。不待言也。

謹按三與上爲正應。皆陰柔邪曲。相爲比昵。雖上有顯比之君。寔然不顧。所以有比匪之傷也。若謂承乘皆陰。而以二四爲匪。易恐隨時取義。恐亦无此義例也。故㮣不敢錄。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字。向來俱作悲傷之傷。余意作損傷之傷爲是。比者所以求益而遠損也。既押非類。所損多矣。曰不亦傷乎。謂多少咨嗟慨嘆之意。然則悲傷亦在其中矣。荀彧之比曹操。蔡邕之比董卓。柳宗元之比王伾。王安石之比呂惠卿。皆其類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在卦之外。故曰外比之。四不應初而比五。胡氏所謂承之與比。而无適莫是也。以其柔而得正者。比其剛而得中者。其相切劘爲何如也。故得正而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上也。賢君在上。順從而輔之。故比有外與內。而貞吉同也。馬伏波遇光武而効盡。劉誠意見明太祖而推誠。其六四之義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傳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凡人君親比天下大道理。統括畧盡。又曰。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以三驅喻九五比道之正。何等分曉。本義求者不拒數語。祇是從傳意約之。非有加也。邑人不誡吉。程朱互有異同。竊意詩云商邑翼翼。則邑爲都邑之邑。語云千室之邑。則邑爲里邑之邑。邑之人。蓋不誡而朝夕相比者也。王者開誠布公。與天下相忘。原无心與之比。然天下沐顯比之德

而仰其光。正如同邑之人无煩告誡。有留无去。自然親比而吉也。如此亦可通。姑存之。

謹按折中以本義係朱子未修改之書。故其講論多有與語類不同者。大抵此爻之意。是以田獵喻王者皡皡之氣象。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誡。違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親。乃所以爲親之至也。由前者若不知有王者之尊。乃所以爲尊之至也。顯比之世。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所謂人順人化。不見其迹者。又如此。此義獨爲瑰暢。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傳曰。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

從位說到道上。見正中者。以其位實以其德也。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二字一上一下。便如此分別。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此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順逆二字。如此說纔明。又上一陰乘陽而背之。故曰逆。逆者舍之。下四陰。承陽而比之。故曰順。順者取之。失前禽。祇舍逆而取順在其中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爻自下而上。下爲足。上爲首。居最上之地。不能首俱以從陽。故爲比之无首之象。所謂後夫凶也。乾上九无首吉。戒高亢也。比上六无首凶。戒孤睽也。无首同而吉凶異。因時取義也。傳曰。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始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天下多矣。可作取友箴。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有初鮮終。恒情也。況无首乎。吾不知其所終矣。本義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精甚。蒙引云。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明

皇。其始也勵精爲治。非不元善也。而不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招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有黄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道未能稱人之比也。此說甚爲得當。

易酌卷之三

周易上經

孫男承顯祖晝訂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曾孫銓鈞等校閲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巽陰也。下乾陽也。陽大陰小。以一陰畜五陽。以小畜大也。故曰小畜。傳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此義甚微。然大段是臣畜君。但未可

指定。若云君畜臣。則陽畜陰矣。未是。諸儒又云。小人畜君子。觀彖開口便曰小畜亨。彖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若小人畜君子。彖及傳恐不如此說。畜字傳義皆訓止。止則聚聚則通。不止不聚。不塞不通。小畜之亨。陽亨也。然陰有力焉。密雲不雨。一陰之所布濩也。雲行雨宜施矣而不雨者。自我西郊故也。東南陽方。陽倡陰則雨。西北陰方。陰倡陽則不雨。自我謂四也。本義以為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自我。蓋引咎責躬愧其不能和二氣而布德澤于天下也。極得文王心事。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傳曰。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成卦之義備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內健外巽。健而能巽。卦體亦卦德也。剛中謂二五各以剛居中也。故其志得行。行其剛中之志。故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陽尚往而陰未能下降也。自我西郊。一陰

之施未能畜五陽而成雨也。志行雨施。雨行字相應言陽之志行而陰之施未行也。此畜之所以小而未能成大也。以彖言上句。在下句釋之。密雲所以不雨者。自我西郊故也。彖傳言下句之義。在上句該之。唯其尚往。所以施未行也。文義不同。各有當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竊意未是能畜而不能久。是暫畜非小畜也。傳曰。巽畜乾。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畢竟傳義為確。傳又曰。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

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技藝之事。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可見學者宜在道義上畜積。若役役于文章技藝。則其自處也小矣。然大象之意。則謂君子于小畜之象合當如此用。未可便謂小畜君子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陽爻乾體。本在上之物。進而上升。其來本正路也。故曰復自道。自由也。由乎道。則非旁蹊曲徑可擬。故无咎而吉也。傳曰。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未善。亦不害于不如

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余謂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意同而辭則加切矣。故不但无咎。而又以吉許之。初與四為正應。今不應四而復自道。所以无咎且吉也。胡氏在下而畜于陰。勢也。其不為陰所畜而復于上者理也。爻與卦義各有取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其路之當行則曰道。以其行之合宜則曰義。行乎道即合乎義。故无咎不待言而直云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以為二牽五。本義以為二牽初。然初曰復。二即曰牽復。本義更確。二陽合力。一道同升。有連絡推挽之象。故曰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而曰牽。得无有狥情昵比之失乎。然二剛而得中。與初同復而不失其道者也。故本義曰亦者承上爻義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曰。九三剛而不中。迫近于陰。而非其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

約傳義更精。又曰然以志剛。故不能平而與之爭。又為夫婦反目之象。較傳更進一步矣。傳曰。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如唐高宗之武后。肅宗之張后。宋光宗之　后是矣。若曰四本有孚而三不中正。遂至反目。則如莊公于莊姜之類。亦一說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倡于陰。无可奈何而必曰不能正室者。咎陽不咎陰。端本澄源之意也。故本義但云說輻反目。三自為也。不復贅一辭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傳以四處近君之位爲畜君者。故有孚謂孚五也。末又云。以人君之威嚴而細微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前後統就君臣立義。其間一段云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此却是渾說。蓋傳義謂先孚五而後得諸陽之助也。自是正論。本義居柔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只

渾說亦精。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曰。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血去須如此備出。又曰。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似此諸陽之從爲餘意。胡雙湖曰。二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畜而止之。必爲所傷。然以出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血去惕出而无咎矣。較傳尤爲分曉。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傳義皆不及陽剛意。只云居中處尊。居中所以孚也。處尊所以富也。傳曰。五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如此渾說爲是。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雖曰鄰之象。而有孚攣如之義在其中矣。非有孚則不同心。豈能同力。而又何以畜乾也。九五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雖有孚攣如之象。而鄰之義亦在其中矣。非富以其鄰。則勢不能有爲。而何以兼乎上下也。合二句言。蓋九五至誠之道。能合上一陽。助四共畜三陽

也。以字仍作春秋以某師之以爲是。

謹按。折中云。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謂小畜者也。九五者君位也。能富其德以受臣下之畜者也。四曰有孚。是積誠以格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上下有孚而後畜道成矣。故四曰上合志者。指五也。五曰以其鄰者。指四也。四與五相近。故曰鄰。又鄰即臣也。書曰臣哉鄰哉是也。富者積誠之富也。積誠之滿。至于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矣。故象傳曰不獨富也。以誠感誠之謂也。大抵上下之間。不一心則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鄰。不虛心則亦不能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鄰。所取象者。本于陽實陰虛。而其義也。此爻之義爲之大快。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富而獨。則不以其鄰矣。故傳曰有孚攣如。蓋其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數語自好。下

難厄及爻傳君子小人正人羣邪等語。俱不必用。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巽之極而畜之終也。彖曰密雲不雨。今則既雨而和矣。彖傳曰尚往。今則既處。无所往而止矣。既和而止。畜道所由成也。傳曰。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于成也。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本義因之。但加尊尚陰德一句備矣。傳根此即申戒義。竊意既雨既處。尚德載。二句无可戒者。下三句纔是戒辭。傳曰婦。謂四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又曰婦制其夫。臣制其君。恐不必用。月亦陰

也。月既望則盈。盈則虧矣。幾望者將盈未盈。宜有以待之。此時若更有所征則凶矣。凡行役在路者皆曰征。本義以彖為文王演易之事。則此爻指文王說極妥。蓋周公曲體文王之遇之心而繫辭也。尚德載。即文王之陰行善也。月幾望。即文王之三分有二也。如此則戒意不必分陰分陽。只就一人說。但以分言。則曰婦曰月。以德言。則曰君子。若貞厲。若幾望。若征凶。皆狀文王以服事殷之心也。先儒云。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其謂此乎。蒙引載朱子語類。以為如伊尹之畜太甲。周公之畜成王似矣。又曰武后之畜高宗則非也。武后如何說的尚德載。

彖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積即坤文言積善積不善之積。言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積久然後既雨既處而成畜道也。疑即坤陰疑于陽之疑。陰疑于陽。君子畏懼之不暇而敢征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何以云禮也。人非禮則手足无所措。如何行的去。故以禮為履。程傳解履曰踐。曰藉。本義曰躡而進之。

履步履也。詩曰履我即兮。又曰率履不越。則藉與躡亦无大異。要是兌依乾行耳。兌之德為說。必和以澤。兌之象為澤。必虛以受。奉乾作前導。步亦步。趨亦趨。此所以蹈危地而无害也。然則禮也者。其化凶關頭戢暴之善物乎。譬如萊兵。虎狼也。而孔子却之。只是簡禮。

彖曰。履。柔履剛也。

乾剛也。兌柔也。剛上而柔下。剛先而柔後。兌履乾。柔履剛也。以下奉上。以後從先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說也。不言而說諸心也。說以應乾則事事合乎天則矣。天之所佑。物不能災。故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剛而得中得正。履至尊之位而无所疚病也。內省不疚。如青天白日則光明矣。傳云德盛而輝光是也。吳氏以位之顯著言。恐未確。此傳于象辭外。又特發此段議論。與周公之爻。各有取爾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乾天也。高而在上。兌澤也。卑而在下。所謂天高地下而禮制行也。故其象為履。君子觀于履之象。而知尊卑失序。貴賤異位。民志所由惶惑淆亂而莫知適從也。是以創制立法。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至朋友之交。莫不有尊卑貴賤之等焉。上下辨矣。辨則安其分而无非望之覬。故其志定也。曲禮曰。禮所以定嫌疑。決猶豫。明是非也。正此意也。傳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

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然則治天下之道。以定民志為先。定民志。非辨別上下之分不可也。故本義但云程傳備矣。不能復贅一辭。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一陽之初。未緣染于世俗。故有素履之象。淡而不飾。質而不華。潔而不緇。不犯所忌。故往而无咎也。傳曰。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而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此可為進身者儆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行志願。言以素心為素履。不隨俗俯仰也。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故有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象。道者平康正直者也。不由其道而往。則舉足盡荊棘。

由其道則坦坦矣。以履道二字爲主。履道故坦坦。坦坦故幽。幽故貞故吉。皆相因而至者也。傳義却不然。曰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重在幽人上。尤是不必深山窮谷之士也。只不以巖廊損其山林之致。便是。蓋九二臣位故也。然則李泌白衣其廊廟之幽人乎。种放終南其山林之顯者乎。是未可以出處論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恬正自守。不以富貴紛華動其心。故曰中不自亂也

傳曰。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

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利欲二字尤說出病根。徐進齋曰。初二皆陽剛而說體。故有素履幽人之戒。又皆无應于上。故初九曰獨行願也。二曰中不自亂也。說的甚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而志在躁動。如盲者然。却自以爲能視。如跛躄然。却自以爲能履。不量力而妄爲必履危地。履危地則禍患必矣。故有履虎尾咥人凶之象。又如武人剛猛躁暴。絶无人君之度者也。以之南面立見其敗矣。本義秦政項籍之喻極確。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不足以有明也。而謂能視乎。適見其眇而已。不足以與行也。而謂能履乎。適見其跛而已。柔居剛位。所履不正。咥人之凶。自取之也。才弱志剛。妄動輕舉。徒速禍耳。其何以爲大君乎。唐文宗昭宗志非不剛。卒履虎尾而遭咥人之凶。无他。志有餘而才不足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所乘者。剛躁不中之人也。所承者。剛夬自用之君也。動輒得咎。故有履虎尾之象。然以剛居柔。深懷畏

懼。故有愬愬之象。愬愬者。書所謂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若蹈虎尾。思患而預防之。故有不咥人之亨而終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曰。志在于行。不處也。此處字卽作安處之處。故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行而不處。卽乾德與志剛者異矣。故有愬愬之吉。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中正。无不吉者。象傳之言善矣。爻獨以夬履貞厲爲戒何也。上乾下兌。有剛明之才。而无骨鯁之臣

是以有此戒。蓋兼聽並觀君道也。如書云朕志先定。可謂夬矣。而必云詢謀僉同。古人之不自用如此。九五乾剛獨攬。而下以說順承之。故惟所欲爲。羣臣下告莫已若。本義所謂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是也。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位。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可作人君座右箴。

又曰。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正當者。正當尊位也。位不當也。咎其不及。位正當也。咎其過。過猶不及也。本義傷于所恃四字宜玩。蓋才剛位尊。皆所恃之具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考祥者。恒委其權于鬼神。假其靈于蓍龜。而不覩所履若何。非考祥之道也。上九履之終。視履之終以爲考祥之券。吉其旋則善而吉也。正蒙云。周旋不舍爲周旋者。周而不舍之意。謂完全周備。无所虧欠也。以當身之懿矣。卜造化之正祥。其理因不忒也。傳曰。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大小也。考者宜識此意。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元吉在上。令終有俶也。大有慶。福履成之也。慶解吉。大解元也。傳曰。人之行貴乎有終。在上正有終者。

䷊ 乾下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上坤下乾。坤陰也。陰小。往而居外。故曰小往。乾陽也。陽大。來而居內。故曰大來。往所當往。來所當來。朝廷清明。太和在宇宙間矣。故曰吉而且亨也。傳曰。陰陽

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于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如此說泰。義始備。嘗試反而求之一身。人欲者吾心之小人也。天理者吾心之君子也。人欲外往。天理內來。則心泰而身亦泰矣。未有不吉亨者也。傳又曰。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吉亨則可包矣。此意亦須識得。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訢合无間也。上效天之降而交乎下。下效地之升而交乎上。君臣道合。同心一德也。當是時陽明用事而陰闇退矣。剛直吐氣而柔媚屈矣。衆正盈朝而僉壬易志矣。內不必其親而近之也。雖疏逖有腹心之寄。外不必其黜而遠之也。雖咫尺有釜鬵之形。要是君子得志小人失勢云爾。君子小人不並立。此長則彼消。自然之理也。如堯舜之世。朝无倖位。野

无遺賢。雖四凶何所售其奸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陰陽合和。則清寧康阜。所以爲泰也。后主泰運。故觀其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道。即天地之宜也。以其理言故曰道。以其理之當然言故曰宜。四時自能行。聖人爲治曆以明之。春夏秋冬。截然有限而不可爽。所以裁而成之也。百物自能生。聖人爲利用以享之。作訛成易。秩然有序而不可亂。所以裁成之也。若此者皆天地之道合當如此。裁成其道。正所以輔相其宜也。輔相參贊化育之謂也。裁成輔相其功在天地。其德則在民也。在天地爲裁成輔相。在民則爲左右也。左右民。扶持保護而俾之安生也。非然者。斯民之顚仆也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一陽在下。當泰之時。上進其志也。然三陽同體。進則相連。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同類相牽援。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說的甚分曉。本義依郭璞洞林。下卦俱讀至彙

字絕句。極是。自古正人在朝。未有孤立无徒而能成天下之事者也。故賢者進而有爲。必援引善良布列庶位。聲應氣求。以共濟斯民。故曰征吉。征謂仕進。非徒曰出行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以天下生民爲念。而无內顧之私。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陽剛中正。治世之才。王者之佐也。上有六五爲正應。君明臣良。咸有一德。可以行其所學矣。故治泰之道專屬之。傳曰。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易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惰于因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隱微。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旣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

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旣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牽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又辭奇崛特甚。傳却說的如此顯切。凡治天下者。皆不可不知此道也。余又嘗從其意推之。包荒以言乎其量也。川澤納汚。山藪藏疾。必如書所稱有容德乃大。爾毋忿疾于頑而後可以包含荒穢也。荒者荒遜荒野之謂。此而可包。則无不包矣。若呂蒙正不問參政之誚。婁師德不較唾面之羞之類是也。用馮河。以言乎其膽也。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觀其處英宗之變。攝刺客之心。何等鎮定。他若富鄭公葬冊之使

寇萊公澶淵之役。亦庶幾矣。或云恂恂長者。而使之濟深越險難矣哉。非也。薛文清云。能忍人所不能忍之忤逆。斯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功。包荒馮河。固非兩截人也。量與膽合。而識不足以燭微。算不足以周遠。未善也。故云不遐遺。時方安阜。輒爲憂盛危明之計。近在目前。便爲百年必世之謀。旁觀者以爲迂濶而遠于事情耳。不知明哲先見。老成苦心。固有不可少者。若李文靖預料神仙土木之事。狄梁公早薦柬之諸公之賢。此道得也。使非大公至正。破情面而出之其可乎。從來救寧世界。大半爲情面二字壞盡。士

大夫相習成風。寧喪名節。欺君父。誣國家。而必不肯破其情面。非徇私阿黨。則懼勢畏威。此朋亡之道。所以不可不講也。先輩若吳復菴之彈座師。趙鶴儕之黜姻親。抑亦不愧古人矣。因者全才全德。以此配合中行之義。庶爲得之。故曰得尚于中行。傳以尚爲配如尚主之尚。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爻首句至末句。以該中二句之義。而遡所由來曰以光大也。光明則无不燭之理。廣大則无不盡之道。朱子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

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濶的。如何做得如此。纔說的以字義出。傳曰。四者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便不見以字義。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傳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于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一句須如此暢發。始盡。蓋三所居者陽終而陰始之時也。泰極則否。正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一般。若安享太平之福。而无道以斡旋之可乎。故曰艱貞无咎。傳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二句極確。蓋泰之時。人易狃于宴安。故必以艱苦自處。不敢自暇自逸也。人易習于圓通。故必以貞固自守。不敢爲浮爲沉也。如是則可以无咎矣。勿恤其孚。傳云。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本義因之。其理自確。胡氏云。孚與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艱貞則无憂其必至矣。王氏云。孚

即不戒以孚之孚。勿恤者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也。二說俱好。宜並存之。大抵屈伸往來之理。雖然信其固然。持盈保泰之道。要當盡其在我。故艱貞者。不惟无咎而又有福也。于食有福。謂食泰之福也。善處泰者。其福可食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于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有家有國而處隆盛者。皆當服膺此理。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或作无平不陂。或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今作无往不復。從程傳也。天地際。謂三正當陰陽交際之會也

陽際陰將復于上。陰際陽將復于下。此天地常理。宜早用爲戒而從中維挽之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過中。陰得位而用事也。陰主利。其所以急疾而不能待者。不富故也。如象辭不富絕句。以五以上。以其鄰也。三陰不待告戒而同心欲去不富之位以求富也。歐陽云。小人所同者利。蓋此之謂也。傳云。不富非爲利。本義云不待富。與此全別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小人之心。在顯名。九在厚實。翩翩不富。三陰皆失實也。失實則求得實矣。故不戒以孚。蓋其心所深願。不言可喻者也。　陰皆虛質之象。故爻曰不富。象曰失實。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引帝乙皆歷歷有據。觀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則以爲微子之父帝乙猶確。傳曰。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自註疏皆作此解。但傳尤爲詳明耳。本義云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余未敢信。如傳說。然有關係。君臣之禮。夫婦之禮。皆于是乎見之。按春秋書王姬歸于齊。胡傳云。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違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後世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陰陽之位逆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古者優禮大臣。賓之師之。坐而論道。往往成泰交焉。自秦而後。君日尊臣日卑。體貌益衰。情志益隔。欲望天下之泰難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祉元吉。由五與二中德相合。而行其心所樂爲。非由于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上六泰之終而陰之極。小人據尊位。社稷將覆。故爲城復于隍之象。傳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

果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及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其義甚明，勿用師向來根城復于隍說，言不可勞民動衆也。務見時勢孔亟，當局者築城鑿池，反慮口從長怨，否而无救于敗亡，犯此戒也。本義云：不可力爭。似就行師說。傳曰：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如此說更妥。又曰：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尤爲顯切。蓋人心未去，則辰告定命，必

復貞吉。泰之上非其時矣。雖責以大義，其如衆不用、命何哉？故可羞吝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曰：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此因爻辭不全，故特發之也。按象傳例，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一句皆該在城復于隍內，而以其命亂也一句總結之。命即告命，或以命爲政令，恐未是。傳曰：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還是作告命說。命亂謂政命錯亂，无序，故名義雖正，而人不信，爲可羞也。如唐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幸奉天，頗類此爻。然自邑告命，卒完舊物，天下事豈果不可爲哉？爻言吝而不言凶，或亦不絕人與復之路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在上不能下降，地在下不能上升，故爲否。傳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于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本義因之，余意否之時，宵小出而用事，故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二句一氣讀，言匪人爲正人之患害也。君子得

志，則以類止族邪爲事，不利小人。小人得志，則以黨同伐異爲事，不利君子。正如氷炭之不相容也。從來君子待小人，只是一箇公心，即有時處置小人，只是一箇恕心。小人則不然，蘇心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必欲一網打盡而後快。象辭辟難之說，正爲此也。陽自內居外，陰來而居內，固不待言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則是天地之氣不交，而萬物

无由發育。滯塞不通也。上下之情不交。離心離德而天下无邦也。无邦者。詩所云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也。陰闇盛而陽明衰矣。諂諛者得計而直方者无色矣。驕人好好而勞人草草矣。小人之道在朝廷。君子之道在山林。此長則彼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泰吉后。否不吉后。天下无君也。時勢不可爲矣。天地閉。賢人隱。安得不見幾而作乎。儉德本義作斂。左傳云儉者德之共。書云愼乃儉德。依古作儉德爲是。大抵高尚之心。人皆有之。只爲耐不的貧賤。甘不得淡

薄。失節末路者多矣。故辟難須用儉德。看自古隱逸一流人。那箇不是咬菜根的。即或家當豐厚。亦有一種淸苦意思在。不然更可榮以祿矣。君子之受祿。行其義也。天地不交。君臣之義安在。所謂祿者豈眞祿。所謂榮者豈眞榮哉。是故高爵厚祿。人之所榮。而君子之所辱也。欲舉以相浼。得乎。三代而後。管幼安。陶淵明。陳希夷。劉靜修。鄭思肖。其表表者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傳曰。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象。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與泰初俱作君子說。本義獨指小人說。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蓋陽之進。行則正。故曰征吉。勉之也。陰之進。正乃可行。故曰貞吉。戒之也。聖人一字之權衡如此。丘氏曰。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初六以貞字屬小人。所以爲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也。說的甚好。

謹按折中亦以作君子說爲是。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拔茅貞吉。以其志在君。而无復身家之念也。志在君則貞。志在身家則不貞。故進身之始。宜辨志。蒙引曰。味貞吉志在君之辭。方知自古小人敗人家國者。都是志不在君也。只知有其身之富貴而已。最中病痛。

玩志在君也一語。愈覺作君子說。其理甚長。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中正。而能包含承受君子之象。或陽慕其名而假以爲重。或陰利其實而借以益非。此亦小人秉彝之良。不可埋沒處。故曰吉。大人若以包承之故。曲徇情而與方苞合。則與時俱否矣。惟安守窮阨。矢志靡

他。身之否。正道之亨也。蒙引曰。蔡邕之于董卓。張浚初年之于汪黄。亦爲其所包承也。薛文淸不諂王振。斯否亨之大人矣。故從政名言有曰。不可以小人包承而易其心。盖自道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小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雖多方攀援。到底介介自守。不因之而改節易操。故曰不亂羣。本義曰。不亂于小人之羣也。傳曰。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此意正須補出。

六三。包羞。

陰柔不居正而當否時。志在害正。其中懷有不可告人者。故爲包羞之象。傳謂邪濫。極小人之情。恐太重。本義但云志于傷善而未能。又云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以陰柔居下卦之上。无德以堪之。故曰位不當也。位不當。故仰愧俯怍而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而陽用事矣。以濟否之才而在高位。不患其无爲。患其過于有爲。而來專擅之嫌也。故傳曰。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于君命。威柄一歸于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于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此言則歸君。盡人事以挽回造化大道理。須如此發揮始盡。本義作天命之命。便不見盡人事意了。試嘗考之春秋。毛伯奉命天子而不稱使。所以示後世當國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宋華元楚子反平。而春秋貶之。謂其以情實私相告語。而其君不預知。非人臣之義也。皆可以

証有命无咎之義。楊龜山曰。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詔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命不出于君。而下不應。故與疇類皆陷于禍也。正從傳義得來。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君命而无咎。則興衰撥亂。莫或尼之者。故曰志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轉否爲泰。此其人矣。大人

卽否亨之大人。昔以否而亨者，今以休否而吉，將不同也。休者休息，卽許可小休之休。然又有其亡之戒何也。傳曰。否旣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在繫辭發揮兩盡，似添不得。在傳解釋詳明，又似減不得，細玩自見。昔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所謂其亡其亡者乎。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則繫于苞桑矣。又曰。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余謂此爲人臣言也。若以人君言之，晉武帝志息于平吳，唐莊宗肆于滅梁，皆緣不知此戒耳。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之所以休否而吉者，以剛中之德，居至尊之位，正相當也。傳曰。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否之終，三陰退聽，三陽得權，故有傾否之象。傾如水之傾于地，言不復留遺也。否則變泰，則落否極泰來。故發極落下，天地循環之理則然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則傾，否傾則不長矣。否自不長，居否者何可使之長也。所以示人轉否爲泰，不宜付之无可奈何也。傳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也，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否泰相生，雖云天運，大抵泰則安肆逸豫之心生，而萬事廢矣，安得不否。否則艱苦奮勵之心生，而爲事理矣，安得不泰。若徒言天運而不言人事，豈聖人作易之意乎。立國立身，莫不皆然。

䷌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之義與比類，比一陽而五陰從之，有仰而附之象，故曰比。同人一陰而五陽與之，有俯而就之象，故曰同人，亦見尊陽卑陰之意。又二五俱居人位，二五相應，上下相同，故曰同人。乾天也，天之所覆，廣以大；離火也，火之所燭，高以遠。故有同人于野之象。廓然大同，无遠弗屆，乎可如也。傳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不繫所私也。人心不同如面，故動輒齟齬。大同者以天下爲一體，天下莫不同之，又何險阻之不可

濟乎。渉彼涇舟。烝彼檝之。故利涉大川也。然非以大公至正之道處之。雖人人窮應。亦黨與之私。而非胞與之公矣。故曰利君子貞。貞則所同者道義。而非比昵之私情矣。傳曰。小人唯用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葢其心不正也。此等語皆當書紳自警。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六居二。得柔之正位也。以一陰處二陽之間。得中也。上應九五。應乎乾也。同此中正之德。故曰同人。此成卦之義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卦雖成于二。其所以致亨利涉者。實剛健之德爲之。乾行也。內文明則所見者正而无以眩之。外剛健則所守者正而无以奪之。以中正之道相應。則所感者正。而无以岐之。故曰君子正也。惟正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本无不同也。只爲偏以私。故滯礙不能相通耳。君子大居正。以天下之志爲志。而无所偏私。何不通之有。曰天下。則盡乎人矣。曰通天下之志。則盡乎人而同之矣。傳曰。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

通于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皆至語。宜朱子甚善而亟稱之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傳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族類辨物。類族辨物。程朱說大異。試從程說推之。葢統人物而言也。以人之類言之。士有士類。農有農類。以物之類言之。牛有牛類。馬有馬類。此之謂類辨。以人之族言之。張爲張族。王爲王族。以物之

族言之。毛爲毛族。羽爲羽族。此之謂族辨。各以其族類辨物之異同也。又嘗從朱說推之。類族爲人。辨物爲物。類其族之源流以正名分。秩然其不可亂也。辨其物之差等以別名器。凜然其不可假也。一說意不同而理亦相通。總之萬物分殊。若一切以渾厚處之。則紛紜而不可窮詰矣。其何以同之哉。故精明然後能渾厚也。是君子大同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九居同人之初。未有私主。又上无繫應。故爲同人于門之象。門者內外之限也。于門則在外與斯人爲徒。

傳所謂博而公也。故无咎。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按又誰咎也。與節卦不同。加一出字。其義益明。傳曰。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無所偏黨。誰其咎之。節卦之又誰咎也。已不得咎人。同人之又誰咎也。人不得咎已。固未可以一例而論之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二柔五剛。中正相應。豈不甚善。但二當同人之時。五陽皆與焉。今獨繫于五而應之。故爲同人于宗之象。傳曰。宗黨也。同人于宗。是同乎門以內。而不能同乎門以外。故可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加一道字。言二同五。其道原自中正。但狹小而不廣大。故于道爲吝。傳曰。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此易之隨時取義。亦須說破。然吝亦有二義。或曰羞吝。恥辱之義。或曰鄙嗇之義。此則言私非言羞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二與五正應。三以與二比鄰之故。恃其剛暴。欲強同之。而畏爲五所攻。伏戎于林莽之中。將出其不意。據而有之也。升其高陵。徘徊顧望。畏首畏尾之意。三在下卦之上。故曰高陵。三歲不興。興與伏對。言終于伏而不敢興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以五因勁敵也。三歲不興。行將安之乎。三蓋屈于勢力而罷兵。與四以義退者異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傳以爲攻五。本義以爲攻二。看來四與二。爲三所隔。如一墉矣。故爲乘墉以攻之象。乘二。攻二也。其所以弗克。則是以五之故。弗克。五與二爲正應。陵下則犯上。故曰弗克攻。以上下之分。故弗克攻而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則目中不見有五矣。揆之于義。爲未安。故曰義弗克也。弗克而吉者。非困于力。困于義也。困于義而反之。爲則。則者。義之準則。不可踰越者也。胡傳引此爻解趙盾納捷菑之事。與其改過也。文過以遂非則凶。改過以遷善則吉。由九四以剛居柔故耳。若九三以剛居剛。則迷而不反矣。三四不言同人。以其有戰爭之象。非同人之道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九五剛健中正同人者也若能以兼容併包為度三四雖强皆可擾而馴之矣乃騁而同之致二伏戎四乘墉兵端兆矣是以至于用師也先爲三四所隔而未遇則號咷後克其相隔者而相遇則笑啼笑皆以二發非中節之喜怒也傳曰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于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最得先後情狀二五相遇亦豈易者蓋大師以勝之而然也甲胄從事異乎玉帛相先者矣傳曰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

私暱應于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二之在下尚以同于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至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二也一可以貫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繫辭備矣非傳合周公孔子之旨如此兩兩解釋恐讀者亦不解其義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剛中下同二之柔中其理直也理直而不獲伸故號咷也克者力勝之辭所謂强弗友剛克也遇者相遇克者亦相克也曰相克者以敵國之禮待之也五私二而失大同之道故其辭如此春秋周王以諸侯伐鄭王不稱天正此意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上九居卦之外下无應與故爲同人于郊之象郊與野似相類然于野者取曠遠意无一不可同之人于郊者取荒僻意无一可同之人也義之相去遠矣凡

人始同而終不同有末路之悔无所同故无所悔也或曰苟賁一流人是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爻言无悔者以其无可同之勢而諒之象言志未得者以其有可同之理而惜之也象有不專解爻辭而別發一義者此類是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五陽大矣皆爲一陰所有故曰大有五陽所有亦大矣皆以其有爲一陰之有故曰大有傳曰大有盛大

豈有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傳所謂才，即彖傳所謂德也。以用言故曰才，以體言故曰德。有體有用，大有之義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大有與同人，俱五陽一陰之卦。同人一陰在下卦之中，大有一陰在上卦之中。故同人云得位，大有則云得尊位。同人云得中，大有則云得大中。同人云應乎乾，一陰勝五陽也。大有云上下應，五陽同應一陰也。

其位異，則成卦之義亦異矣。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剛健而不文明，或以冥行決事。文明而不剛健，或以狐疑失事。健以致其決，明以斷其幾，此言卦內外之德也。以下則指六五。傳曰。六五之君應乎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是，是以元亨也。開口既曰卦之德，至此又曰其德如此，兩德字正須分別。又曰。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之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說的如此斟酌，恐人誤認大有之義恒致驕肆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又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只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于成也。

興而後有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須如此剖斷，纔盡元亨之義。本義一槩作大亨，恐未是。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火乾天，離在乾上，火在天上也。合萬物在光照之中，故爲大有。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有善而无惡者性也，有善而有惡者習也。上焉者无以端其習而復其性，則大有之盛不可得而保矣。是故離以辨之，乾以治之。惡者逆天者也。天討有罪，

利用遏。遏者抑而止之也。善者本天者也。天命有德
利用揚。揚者表而章之也。此二者皆所以代天工而
本若天道也。故曰順天休命。休解見即紹我周王見
休之休。古之人旌別淑慝。表宅里。殊井疆。其斯之謂
與。本義云。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于其間矣。
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精絕。又云
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添此一條。最有益于身心
薛文清曰。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
之。又發明朱子之義曰。如去人欲存天理。即遏惡揚
善也。其理益明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註疏以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傳獨云。處
卑无應與。未涉于害。甚確之說也。本義從之。余意九
居大有之初。上无繫應。在已无驕盈之失。在人无猜
忌之嫌。故有无交害之象。言不相為害也。已于人无
患。人于已无負。夫何咎。使視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
則匪咎者又有咎也。故須克艱其心而後可。艱者无
害而防如交害。譬所謂其難其慎也。戒謹恐懼。庶乎
可以保其匪咎之初矣。傳曰。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
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富

有本非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
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
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此正可為富有者作箴。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時。居初九之位。而能艱其心以處之。故无
交害也。此爻卑而在下。立是非毀譽之外。或以為逸
民是也。意邵康節足以當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二剛而得中。上有六五之君推誠委任。而才德足以
勝之。故有大車以載之象。陽志上進。可以任重而行

遠。故有攸往之象。无咎而不言吉者。人臣之義不居
功。惟求寡過云爾。三四亦然。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積者重疊層累之意。載雖重而无損敗之患。大車之
能勝厥任也。九二能勝大有之任。正復如是。此宰相
之位也。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者當之。厥後則孔明
其人也。昔劉誠意論相曰。胡惟庸小犢。足以覆轅而
破犁矣。正從此爻反言之。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下體而高居人上。公侯之象也。公用亨于天子。傳

作亨本義作亨謂古亨享烹三字併作亨字通用又云三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此理甚確蓋公侯懋德而親膺天子之寵命也須合朝享宴享二禮。而其義始盡小人才弱力薄无德以堪之故弗克也本義解經不用傳却于近思錄引之。蓋其義固有不可廢者傳曰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之。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

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凡爲公侯者曷可不知此義。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亨于天子在君子爲利在小人爲害或大有爲小人之害或小人大有爲國家之害象特出此一字以示戒欲小人度德量力不邀非分之福也此藩封之位也太公封于齊及形弓諸侯可以當之傳曰。自古諸侯皆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藩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爲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強爲不順是小人害也又傳備矣象傳又如此發揮其理益暢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四過中。上近柔中之君有僭逼之嫌。而能以剛居柔不居其大盛故爲匪其彭之象彭字考之詩凡四見皆取盛之義故程傳本義因之。鄭氏云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偕進其盛多益彭彭矣匪其彭則深自貶損不以盛多自處所以免于咎也其說甚明无煩別解

象曰匪其彭明辨晳也

物理盛衰相爲倚伏非明炳幾先豈能處大有爲之世而不有其大耶傳曰有明辨之智本義曰晳明貌皆以離之初而言也此大臣之立功于外者周公避東土遜碩膚而赤舃几几可以當之厥後則郭子儀其人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柔順虛中推赤心置人腹中有孚象下應九二之賢而二以剛中載之有交孚象且非特九二也三用亨四匪彭上履信皆交孚于一人者也交孚者上

下相親愛之意然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仁而不武非迪吉之道也故須用威德威惟畏其吉盡可知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交孚者上下之志也无以發之孚何自而交乎惟一人以不欺為主而上下各輸其志其所以感發激發者至矣威不立而以剛立則慢易而无戒備之心偷安苟且豈足與有為哉此威如之所以吉也孚者五所有故正言以解之威者五所少故反言以釋之聖人文義固有當也此爻周成康漢文帝足以當之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處大有之極而无位是功成身退超然于富貴功名之外者故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造物忌盈而欲然不居則為所眷注可知已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與初爻俱不另作解但以卦名加爻辭之上而連言之其義自見在繫辭固詳言之矣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周公言天孔子兼言人非人心固无以卜天意也傳曰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于五朱子曰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收煞愚謂繫辭發周公之意程傳發明孔子之意皆缺一不可者此者傳之謂也張子房為帝者師而託為辟穀從赤松子遊足以當之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上坤地下艮山也山高大而居地之下卑屈之義故其象為謙舉其名不待釋其義而即以亨許之謙與此一例也傳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凡人之情始未嘗不勉為謙與久則把持不住漸至于高所以鮮

終也君子指九三以孤陽處五陰之中小心退抑惟恐失之終其身如一日故曰有終傳曰君子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以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于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傳言君子併及小人反言以足其義也昔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問其功課曰只降伏的一箇矜字曰何謂也曰仔細簡點起來病痛盡在這裏王陽明曰傲者衆惡之魁也知傲為惡之魁則知謙為善之首矣知傲為凶德則

知謙爲亨道矣。學者時時佩服上蔡、陽明之言，然後
可以語謙德。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之所以亨者何也？天以下濟爲道，天之謙也。傳曰：
濟當爲際，謂下交也。竊意濟以天施言，不必作際。發
育萬物，光顯著明，則亨矣。地以卑爲道，地之謙也。卑
以順承天施言，其氣上行而交于天，則亨矣。天本高，
故以下濟爲謙，其亨于光明見之。光明因艮體也。地
以卑爲謙，其亨于上行見之，非卑固不能上行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以氣言，如日月寒暑。盈者減損之，謙者增加之，
虧盈而益謙也。地道以形言，如山川淺谷。盈者傾壞
之，謙者流注之，變盈而流謙也。鬼神以理言，盈者降
之殃，謙者降之祥，害盈而福謙也。傳曰：鬼神謂造化
之迹。以理之不掩言。朱子曰：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
化之柄。以理之不爽言也。人道以情言，盈者惱而疾
之，謙者愛而敬之，惡盈而好謙也。傳曰：謙者，人之至
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尊而光，卑而
不可踰。傳曰：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
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尊卑以德言。本義曰：
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
過。尊卑以位言。傳以德言，是與繫辭一例看，極是。義
以位言，則尊而光，卽天道下濟而光明，卑而不可踰，
卽地道卑而上行，其理固確。君子有終，正所以合德
于天地也。如禹之謙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尊而光乎。如顏子之
謙，曰：願无伐善，无施勞。克己而天下歸仁，其卑而不
可踰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傳曰：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
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乎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
象皆然，觀文可見。本義因之。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二
句，余嘗有答友人說頗詳，今錄之。其說曰：謙之大象
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是就君子身上說，而其謙德
則已施而人受之也。朱子曰：人多見在己者高，在人
者卑。謙者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此亦不
是衆人已說。人多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此泛就衆
人言也。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纔就君子說。然抑己
之高，自然卑以下人，卑以下人，正是抑己之高處。這

是一律話。非謂抑己之高屬己。卑以下人屬人也。來論裒多屬己。益寡屬人。諸家亦會有說。但多寡分屬人己。則是在己實實的高了。却要用力制這高的念頭。在人實實的卑了。却要用力制這卑的念頭。此所謂導其源而塞其流也。顏子以能問于不能。畢竟是見能者在人而不能者在己故也。以多問于寡。竟是見多者在人。而寡者在己故也。若實實見己之能而見人之不能。却故意向不能者開口。實實見己之多而見人之寡。却故意向寡者開口。則是僞也。則是安排作弄也。其何以爲顏子哉。然則君子之謙從可知

矣。畢竟在己者常見寡。在人者常見多。而後可以言謙德也。來論云。在己則有其德而不居其德。有其功而不居其功。以名裒多是也。在人則德而目以爲德。功而目以爲功。如此只是還他本分。何名爲益寡乎。此言甚當。與程傳高者下之。卑者上之。抑高舉下。損有餘益不足之義正同。但其意未甚顯耳。竊嘗推而明之。卦體上坤下艮。外順內止也。內止而外不順。則有傲志有矜色。外順而內不止。則爲象恭爲色莊。非所謂君子之道也。君子裒多。裒己之多也。損其有餘。如山高而降之使下。益寡。益己之寡也。嘗其不足

如地卑而升之使上。皆所以法地中有山之象也。至于稱物平施。却就人說。言稱人而施得其平也。平者多寡適中之謂。凡吾人尊卑上下親疎遠近。那一個不該我謙。然就中都有恰好道理在。如孔子與上大夫言便誾誾如。與下大夫言便侃侃如。豈不是稱物的樣子。可見君子裒多益寡。只是要恭近于禮的意思。不失之驕。不失之諂。謙到恰好處便了。嘗欲之春秋。春秋書魯隱公盟莒人于浮來。胡傳曰。屈己乘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舍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謂垂太卑而可諭非謙德矣。然則康侯非特善春秋。又

善易。即此可以識其大段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六之謙。體居初之卑位。但曰謙未足以盡其盛德也。故曰謙謙。謙謙君子。猶云溫溫恭人也。此卑而不可踰之君子也。凡事處後而罔敢爭先。則有餘地。故雖冒險難而无失也。險難无失。則平易之地。可无所往而不吉矣。或謂用涉與利涉不同。蓋利近自然。用者尚費氣力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字傳作處。以詩云自牧歸荑也。質郎二公本注疏

什養。亦好。益謙德不夙養于平日。則於高好勝之心。未能自持。謙而又謙。君子之所養可知已。故曰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

或以鳴謙爲自鳴其謙。恐于謙德有礙。本義以謙有聞自好。傳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于中。謙德充積于中。故發于外。見于聲音顔色。故曰鳴謙。此理似更確。又曰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曰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朱子作戒辭。又爲娍媚一流人下箴。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貞吉。益得其中心之誠然者。非勉強而爲之也。得于中者故鳴于外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爲成卦之主。故爻仍用卦辭。以吉代亨而加勞字。註疏作勤勞之勞。程朱本繫辭作功勞爲是。傳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名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竊意周公之先。尤有禹。抑洪水而平天下。禹之勞也。輔幼主而寧王室。周公之勞也。一不矜伐。一遜碩膚。勞謙君子有終吉。舍二聖其誰與歸。傳又曰。旣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竊意此爻當以勞謙君子爲句。觀象傳可見。正與初六謙謙君子例同。无用復加一轉也。故傳又曰。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如此一氣說纔足。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萬民謂五陰。服者服其功高天下而不有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傳曰。

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于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爲善之故也。繫辭內盡周公之義。傳又曲盡孔子之義。學易者不須另作解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无不利撝謙。傳作一句讀。本義作兩句讀。尤精。其曰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既盡六四之義。又曰。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尤爲確爰。傳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余嘗有說云。上承六五之柔謙。則无猜无嫌。近君之利也。下乘九三之勞謙

則不驕不伐。近臣之利也。故曰无不利。然又恐其謙之過中而流于拘蕙曲謹也。則謙之義未盡。故須發揮散布之。曰撝謙。上有謙德之君。則以責難陳善爲恭敬。下有勞謙之臣。則以推賢讓能爲事功。此理亦通。姑存之。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謙之則也。不違則者。施得其平。无過不及之謂也。傳曰。中于法則。又曰。謂得其宜。言合于天理之當然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六處中。不富之象。居尊位而執謙德。不富以其鄰之象。傳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爲能聚人。五以居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天下所歸心。故不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然專用文德而无武功。則負固不服者何以待之。故利用侵伐。胡氏春秋傳云。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侵伐利。則无不利矣。傳曰。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于過。故發此義。最爲詳盡。胡雲峰曰。謙之一字。自舜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可見五用侵伐。謙之益。非滿之損也。然則周公之意。蓋

與益同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周公慮人君以姑息養奸也。故曰利用侵伐。孔子慮人君以貪功生事也。故曰征不服。不服而後征之。豈得已哉。二聖之意。益交相足也。昔漢文帝謙讓未遑。四海歸心。豈非不富以其鄰者乎。及匈奴犯邊。則出而分軍。欲親征之。可謂利用侵伐。征不服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傳云。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發于聲音。見于顏色。似自鳴其謙矣。本義仍如二之謙德有聞。而加

極字。其說自妥。蓋上六處順之極。居謙之終。下與九三同德相應。謙无以加矣。故亦有聞也。利用行師征邑國。傳以謂剛武自治其私。不義云。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无位无才力。如何可征邑國。故棠引解云。位指君位似矣。亦未顯也。訂詁云。上于六位爲最高。比于九五君位。有上公象。坤爲邑國。曰邑。所邑之在國中者。古諸侯各自爲國。其大夫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如墮費郈之類是。上公所征。止于國邑。毋敢使伐。亦謙之象。鄒汝光云。舜干格苗。六五以之。周墨降崇。上六以之。如此說其義始明。不可易矣。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均一鳴謙也。在二則曰中心得。以其自然而无所勉强者言之也。在上則曰志未得。以其欲然而不自滿足者言之也。想以釋其謙德也。如是而猶有歉然以我爲謙而不與較也。遂敢于不順。則行師以征之。爻曰利。象曰可。可正所以許其利也。

易附卷之四

周易上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承祖 顯祖 重訂
曾孫 鎔 鈞 等正字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上動而下順。外動而內順。非和樂不至此。故爲豫。孟子云。庶豫。又云一遊一豫。皆此豫也。傳曰。豫者安和悅樂之義。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

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張中溪曰。坤下震上爲豫。地以靜鎮。建侯也。然謙有坤无震。不言行師乎。雷以威動。行師也。然屯有震无坤。不言建侯乎。先儒推廣豫字之義。曰逸豫。曰備豫。曰飾豫。各有取爾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九四一剛。五陰同應。故曰剛應。剛有應。則上進之志行矣。坤順也。震動也。坤遇震。順以動也。順以動則樂。所謂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豫順以動。天地之道不過如此。而況建侯行師。豈能

有外爲者乎。傳曰。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由順動之道而極推之。天地以順動。而日月代明。雖陰陽有薄蝕之患。而分抄莫之或爽也。而四時錯行焉。雖陰陽有愆伏之災。而寒暑莫之或易也。此天地之豫也。聖人法天地而立道。則德化翔洽。刑罰清簡。有以省爲清者。天下无冤民也。有以措爲清者。天下无犯令也。聖人順天地。萬民順聖人。中心悅而誠

服也。此聖人之豫也。豫之時義。可以範圍天地聖人。而天地聖人不能盡。豫之時義大矣哉。傳曰。旣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硏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學易者不能優柔涵泳。則无以識其理矣。又曰。豫以下十一卦。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諸儒言十二卦者。以隨言義。亦以其類也。訂詁云。易有時有用有義。時其所遭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寓也。六十四卦時而巳矣。事若淺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

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哉。欲人謹之也。孔仲達云。此嘆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嘆之以示情。使後世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吳幼清云。凡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乃或以時義爲時與義。時用爲時與用。失之矣。合觀其義始盡。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傳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卽正蒙所

謂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爲雷霆也。又曰。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吳本義所謂先王作樂。旣象其聲。又取其義者。俱精其。取義卽取至和之義也。余意雷行天者也。而曰出地。反其所自始也。樂反其所自始。故君子觀于雷出地奮之象。而作樂薦上帝以配祖考。正反始之象也。奮者振動迅厲而後能開通和暢。故爲豫。樂記曰。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樂正豫象也。王者成則有樂則有樂。所以褒崇其德而播之音律也。月令云。雩上帝用盛樂。盛者殷薦之意。薦上帝以配祖考。卽禮所謂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言薦上帝而配以祖考也蒙引云以字作而字看又云薦上帝配祖考二句平說恐非是

初六鳴豫凶

初六以陰柔居下而與九四爲應恃其強援自鳴得意所謂燕雀處堂煦煦相樂不知棟宇之將焚者也傳曰不中不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不勝其豫至發于聲音輕淺如是必至于凶也均一鳴也鳴謙則吉鳴豫則凶謙自謙豫自恣也本義曰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意爻辭除九四與卦同

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卦爻取義之不同如此不可不知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曰窮謂滿極言其志得意滿不復更留餘地也如柳韋等之附王叔文自以爲伊周管葛潘陸等之附可馬彰自號二十四友可謂鳴豫矣卒罹貶竄誅死之禍不亦凶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傳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故曰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二當豫之時而以中正自守上無應與故爲介于石之象介如石者特立獨行不與世俗爲緣也蓋逸豫場中人皆見爲可樂二獨見爲可惡是以飄然遐舉刻不容停也處豫而不爲豫所累故得正而吉傳曰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于諂下交不至于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于過而不已交于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于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于幾微故不至于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也獨言吉者見之于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旣堅則不惑而能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本義曰其德安

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傳備矣，本義又發此一段道理，正不可少。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正中也。

象言中正，見其認的真，拋的下，惟无偏私故也。一有偏私，將戀戀而不能舍矣。有中正之德，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若西漢之疏廣、疏受，東漢之梅福、逢萌，俱可以當之。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本義盱豫二字平說，謂上視于四而下溺于豫也。竊意四豫之主，上視于四，即盱豫也。當與冥豫例看，不必分說。蓋三以不中不正之人，逼近九四。盱，張目以視，猶諺云睜眼看着他一般。焦氏云：仰其鼻息，惟恐失之之象，極得趨勢附利情狀。然以不中不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遲有悔，註作進退皆悔，不如本義速悔義爲是。故悔者悔其盱也，悔其盱則翻然而改。如六二之不終日，庶幾可免于悔矣。若復遲疑不決，悔之來將何時而已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居不中正之位，故失身權貴，自貽厥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爲成卦之主，豫之所以得名者也，故曰由豫。以一陽之豫，爲五陰之豫，故曰大有得。四居大臣之位，上近柔弱之君，二以正人不來親附，初與三皆便怙恩恃寵之心，危疑之地也。惟是无猜无嫌，不以人之遠已也而疏之，不以人之附已也而親之，開誠布公，曉然相信于上下之間，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朋類謂五陰也，以四德陽而位陰故也。傳曰：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理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常主于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于豫者也。故惟戒之以至誠勿疑。大臣任天下之道盡于此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志在豫而一世之豫皆由之，故曰志大行也。六爻惟二不言豫，四則和豫之豫，其餘皆逸豫之豫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五以柔居尊，而當豫之時，荒淫晏安，不能自強，又權臣竊命，上下皆歸之，是腹心之疾，莫之能瘳也。故有貞疾之象。貞疾，猶言痼疾也。疾雖痼而恆不死者，名號攸存，寄空名于九鼎之上也。傳以漢魏末世之君當之，愚謂東周、南宋，威權之去久矣，然而能久存者，如人羸弱之極，元氣尚在，固可以苟延歲月耳，此証似更確切。訂詁云：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于沉溺，况天下事權皆已入九四之手，衆心不附，主勢孤立，亦危矣哉。必戰兢畏惕，以正自守，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恆而不死。所謂生于憂患者也。孟子謂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其此爻之謂乎。此說與傳解全異，然理有可通，故姑存之。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于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于四言大臣任天下事之義，于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何可不知。

彙按：折要引王氏宗傳曰：當逸豫之時，恣驕侈之欲，宜其死于安樂也。然賴九四之剛，恃以拂弼于己，故得恒不死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則六五之得九四，法家拂士也，故雖當豫之時，不得以縱其所欲，惟不得以縱其所欲，則恒不死宜也。夫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以正自守也，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不得豫者，見制于人也，六五是也。故豫之六爻，惟六二、六五不言豫。此說與訂詁意合。上以九四為拂士，而不以為權臣，凡為理文寓警個來此爻之義，與象傳覺一理人不成之意深切，當開兩解者，謂五之敗權去已，四之勢仿均適成援下脅曾操一流人，未免解四說據了，益四為成卦之主，本爻不言其失，之疾以象為乘剛二字，便可為權臣究矣。蓋聖人示戒之意，全為六五而起，以其柔而居尊，全靠九四實心任事，以致天下之豫，必競業自存，常如有疾，乃可免于危亡也。古來如太甲之于伊尹，成王之于周公，尚已。他如劉禪之闇弱，得一孔明盡瘁鞠躬，君无逼已之嫌，臣无震主之禍，以保西蜀之豫者四十年。迨孔明殁而耽豫之人進，而學之凶有以立至也。此爻之義，似亦可備一說，故存之以俟高明。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下乘九四之剛。柔懦不足以勝之，太阿倒持而授之柄也。居上卦之中，以名器繫屬遠近，是以未至于滅亡也。訂詁曰：乘剛而有衰弱之疾，自度无以御其下，是故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貞疾之謂也。依前說須如此作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註曰極豫盡樂故至于冥豫成也傳曰在豫之終故爲冥豫已成也當以冥豫成爲句本義曰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當以成有渝爲句要之二讀皆通按蓋本義之理甚長當從本義之說爲是上六以陰柔當豫之極迷而不悟者也故曰冥豫豫旣成假乍不可拔矣但天下无不可改過之人故渝則无咎无咎者恕其舊惡許之更新也傳曰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當言渝之无咎不義凶之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昏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不速渝則遂非而怙終也初鳴豫病在輕薄其前途尙爲有望也而直斥其凶絕之也絕之所以激其始也上冥豫病在昏昧其末路正自无多也而遂許其无咎勉之也勉之所以善其終也然則聖人汲汲援引之心其欲使天下无棄人乎

按楚莊王聽伍舉之諫而罷淫樂齊威王因淳于髡之諷而行誅賞漢武帝晚年詔曰朕自卽位以來所爲多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此三君者皆所謂成有渝者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執物自是不肯舍己以從人生人之大病也隨者降心抑志相從如轉圜故其道大亨傳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如此始可盡隨之義或者指君民說謬矣陽動陰說易至說隨故又利在得正无徇情无阿黨而后可无咎不然則不免于咎矣于亨之道何居本義云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故掌引反覆致辨愚意隨之道由內以及外者也下體震剛隨柔也上體兌柔隨剛也剛柔互相隨也若剛不下柔柔雖欲隨之其可得乎故卦以隨物爲主而物隨自在其中象傳只是推極言之非有二義也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以卦變釋之傳主乾坤二卦變本義主困噬嗑未濟三卦變皆以剛隨柔之義也竊意傳似更顯傳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故曰剛來而下柔也以卦體釋之震動兌說下動而上說內動而外說男動而女說動而可說所以隨也

謹按卦變之說諸家不一于氏宗傳曰也儒或了卦變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往來上下之義乎最得易象之本旨足以破卦變之支離、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如此則大亨矣訂詁于此斷句以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爲一句頗有理彖從言貞象傳便發出時字貞以言乎其體也時以言乎其用也聖人合天下之用以爲體天下分聖人之體以爲用聖人隨天下之時天下隨聖人之時千變萬化无有紀極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

傳曰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于此也故贊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如此說與豫等諸卦不同極是本義從王肅本天下隨時時字作之字隨時之義時字在之字下竊恐未是。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傳云澤隨雷動本義云雷藏澤中觀君子不以之動作而以之休息本義更確大抵天地之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雷之道不蟄伏則不能震動人之道不休息則不能明作其理一也又震一陽之始曰出象兌一陰之終曰入象自震而兌嚮晦象嚮晦則當與萬物同寂故君子宴安休息所爲養其神以待用也蒙引云曰入而息也不可說深訂詁云動亦定靜亦定此心寂然似失之深或云雷春夏用事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兌爲正秋又爲澤震伏兌下故曰澤中有雷其義益顯明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初以一陽爲震之主而隨卦由之以成有官象剛來柔下變而動有渝象苟弗正亦爲不善變矣故須得正而吉一陽而上兩陰畫偶中空有門象出而交于門則有功也此教人尋師訪友撤藩籬剖門戶往取麗澤之益也傳門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說破世情歸諸正道爲教深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從得其正。則官无曠而一變至道。故吉也。出門交有
功。以公義相取。不失之私且狹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二與五爲正應相去却遠。而近與初比。初在下。小子
也五在上丈夫也小子少不更事之稱丈夫特立獨
行之稱係小子則失丈夫。雖中正曾无足恃。豈非以
其陰柔不能固守而戒之與。傳曰二有中正之德。非
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此義須知之不
可說壞六二。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
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
當專一也。最爲明盡。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三不中正。與初同體而比鄰九四。四在上。丈夫也。可
係而不可失也。初在下。小子也。可舍而不可係也。係
丈夫失小子。觀六二有間矣。而无應更无隨之者。三
係四。故四隨三。隨故推三所欲者求必得也。程傳本
義俱以隨爲三。愚獨以隨爲四何也。其中三陰爻俱
言係不言隨。隨獨于陽爻言之。故知其爲四也。且九
四隨有獲。正承此隨字接去。雖然。求之有道。不以其
道得之。是希世取寵之徒也。故曰利居貞。二以陰居
陽不正。四以陽居陰亦不正。慮其不正。故以正教之
也。傳曰。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
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
又曰。四不可非理枉道以隨于上。苟取愛說以遂所
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
于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俱
格言可作隨字箴。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初雖在下而有官。聲氣甚廣。二又陰邪多求。與之同
體未易舍也。今乃斷然舍去。志可則也。曰志舍下。嘉
其取舍之正也。本義曰。非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
嫌。故戒以居貞也。讀隨二三兩爻。知學者不可以不
求友。又見居者不可以不擇鄰也。二中正資質原是
好的。又有正應。是好師友堪相唱和者。只緣處的地
位不好。是以比匪有戒。三不中正。資質原是不好的。
又无正應。那得好師友與之相唱和。只緣處的地位
甚好。是以仰止有資。然則求友者何可以不卜居乎
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傳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已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衆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于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

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說理至此无容贅一辭矣然余嘗有數語云内積忠信之心坦然推誠而不敢有孚也外合聖賢之道確然循理而不過在道也躬微見遠不惑于崇高而以察察自矜无所往而不宜以明也何過咎之有此全從傳得來然亦可爲大臣行實特存之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隨有獲近于樹黨摟之于義非所宜也故凶有孚在道所以從義非明哲不至此故功有獨歸焉傳以伊尹周公孔明當之而未及郭子儀既以孚且明許之矣至在道二字微有斟酌知言哉愚謂狄梁公桃李盡在公門隨有獲也履危疑貞凶也然薦賢以扶于天性爲言有孚在道也卒收明哲之功有以哉蒙引以蕭何當之非其倫矣何君臣間以詐御譎明則有之曰孚曰道則未也

九五孚于嘉吉

居尊得正而中實下應六二信之篤任之當孚于嘉也物之美好曰嘉人之嘉猶亦曰嘉一德交孚盡善盡美吉可知也蒙引以舜武之五臣十亂成湯之于伊尹成康之于周召當之是矣又云漢高之于三傑

夫三傑或囚或醢或去而云孚于嘉乎過矣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貞嘉于中正孚于嘉者九五六二均處中正之位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卄疏俱以拘係至乃從爲句維之王用亨于西山爲句至傳始改正之以拘係之爲句乃從維之爲句蓋上以陰柔處隨之極傳所謂極其隨者也故有拘係從維之象拘係束縛之意從維維紉之意極言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也王用亨于西山傳作亨曰昔太王

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道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于此上居隨極固爲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爲善也施于他則過矣此理極好本義作祭亨之亨謂誠意之極可通神明神亦隨之而况人乎尤爲現成要之二義俱不可少太王而后劉元德迎于曹兵弃江南避之從者數萬人曹兵急或欲棄之元德曰百姓不忍舍我我何忍舍百姓庶幾此爻之義矣

謹按折衷云卦之初剛下于二爻則九五之剛亦下于上象也而諸儒說兩爻義皆不及此故于九五孚嘉以爲應六二猶可而于上六拘係明說能今无據據矣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則有有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隨是也九五近上六則有比限之義大過咸夬兌是也然九五上六相上不正之私情必于兌體取之者爲其以相說而動易入于不正也偏此卦雖亦兌體而卦以剛下柔爲義則九近上六有相隨之義非不正也故于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剛于兌之孚于剝也于上六則不曰係小子亦不曰係丈夫而但曰拘係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其所係者王也凡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謂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享于山川上帝也非謂其爻爲王也畜賢人考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然則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无有大于用賢者爾此爻與蠱上義正反對當待之時則拘係而不去當蠱之時則高尚而不事各小宜而已矣此豈廉于蘇而彼豈遐于世哉彼之爾家之說假學明暢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窮解極言上之隨極至而无以復加也

折中云上窮則有高亢之意在人如絕世離羣往而不返者是也卦之陰爻皆云係至上六獨曰拘係之故夫子發明其義以爲因上六之不易係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上艮艮止也下巽巽順也順而止非蠱順而止所以致蠱也蠱訓蟲訓皿如蟲生器皿中欲不洗刷蕩滌一番不得也壞極則當生新否極則當泰來故爲元亨此以蠱之時言也傳曰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恐費一轉天運當興人事宜力安當守故以

與幸于起替興衰不亦難乎須是冒險阻歷艱難乃克有濟故曰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說甚多要以傳爲的傳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于此究其所以然也后甲謂后于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于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后世也后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

誠慮淺而事近故勞于救世而亂不萊功未及成而
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
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
也有所更變也又從其意推之天下事知敗壞何因
便知補救何術如秦以暴虐亡故漢濟之以寬大隋
以驕奢亡故唐濟之以恭儉此先甲三日之說也天
下事知釁孽何萌便知斬伐何自如宋慮藩鎮爲禍
則以杯酒釋兵權太祖慮宦官爲禍則戒內臣不得
干預外事此後甲三日之說也本義云先甲三日辛
也謂自新以圖前事也后甲三日丁也謂丁寧以善

後事也其理自好但非辛字丁字本意未詳是否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傳云剛上柔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下巽
上止止于巽順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朱子甚
非之云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成蠱此二句乃致蠱
之由非治蠱之道其說本趙德莊愚按是蓋艮剛在上
而不下交巽柔居下而不上交兩情乖拂又在下者
一味柔懦卑巽无所規正在上者一味剛愎懶惰无
所作爲天下事安得不壞此其所以爲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

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下本无事是被人壞却到那壞盡時却有元亨的
道理何也亂者治之始也祇如此解去爲是朱子既
非伊川治蠱之說又曰治蠱至于元亨恐不必不曰
往有功而曰往有事言自此一往與一世更始大費
氣力正不得委之无事也先甲原始後甲要終大學
云事有終始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言始終而必
言終始者終則有始正如貞下起元天之行也治蠱
者法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可矣天行即乾行健而无
息之謂乾蓋人事以回造化也若祇作天運循環說

恐非聖人先甲后甲之旨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爲山所御則散于物故爲壞而有事之象君子觀
其象以從事莫大于明德新民新民者必有以振之
振民者振其宴安之氣而鼓舞作興之也明德者必
有以育之育德者育其彝秉之性而涵育薰陶之也
李氏云風能鼓爲號令故曰振民然有長養之功獨
无取于育德乎山能養成材力故曰育德然有樹立
之槩獨无取于振民乎或曰先言振民後言育德德
指民說育德正所以振民也蓋蠱屬人而君子治之

故育德就氏以爲是。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治蠱專說子道。亦先王以孝治天下意。孝者所以事君也。傳曰。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以父子爲言。瓜山潘氏曰。本義爲長。如程說則惟初爻可通。不能通于他爻也。其說極是。本義曰。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愚意幹者植立之意。亦旋轉之意。幹蠱者補救其缺失。彌縫其罅漏也。有子如昔人云某有子矣。如戴記云。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考无咎。如周公

告蔡仲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是也。時稱考以父沒言也。禮父沒稱考。父沒而子幼弱。一切家事悉付之時勢孔艱。故曰厲。體巽而能作事。故曰厲終吉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字指子說。鄭氏云。子改父道。事若不順。而意則順。是矣。張氏云。不承其事而承其意則非也。人子之道事乃父攸行。而乃改其所爲者。意在承當父事。而潛移默革。不彰其咎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柔中。有以剛幹柔之義。故曰子幹母蠱也。一部易都是利貞。貞者事之幹也。幹母獨曰不可貞何也。權也。傳曰。夫子之于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于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已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于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于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佐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第能使之爲成

王而已。守成不失其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皇堯舜之事也。從子道說至臣道。无不曲盡。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道以貞爲中。曰不可貞。能无過不及之失乎。蓋善處母子之間。正須如此。所謂權而不失其經也。一處巽之中。故有此象。繫辭有曰。巽以行權。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剛居剛。剛而過矣。所謂家之諍子是也。凡事爭之太過。本心雖竟未安。故有小小之悔。然使其父不陷于不義。不得罪于鄉黨州里。故无大咎也。傳曰。在

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曰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本義曰過剛不中。故有小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曰无大咎。猶似有小咎。象直斷曰終无咎者。以陽剛之道事親。視愛父以姑息陷之不義者。相去遠矣。終許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四以陰居陰。寬假苟安。坐視其父之敗壞而不爲意者也。故有裕父之蠱之象。寬裕以處蠱。將日深。往則徒貽厥父羞而已。不可謂有子也。故見吝。此主本義一直說。傳曰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尤爲婉曲。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往未得者。往不能以有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以九二言則五爲母。二爲子。以六五言則五爲君。二爲臣。所謂隨爻取義也。張子曰雖天子必有父。故六

五亦曰幹父之蠱。五繼世之君也。其子父之蠱。非以一人幹之。以羣賢幹之也。幹蠱之功雖自二成之。幹蠱之名則自五收之也。故曰用譽。言用其人以致譽也。詩所謂令聞令望是已。傳曰太甲成王。皆以其臣而用譽者也。余謂三代而后。若漢昭帝之用霍光。亦庶幾矣。彼其君臣蓋能幹武帝之蠱也。棠引引宋仁宗而及韓范富歐陽之臣。爲喻亦確。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上承柔中之君。故五能光顯前人而有善繼善述之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蠱之終。居最高最上之位。而下无係應。无所事者也。故曰不事王侯。然既曰不事。又曰高尚其事者。見上自有其事。而王侯非其事也。是故不以朝廷爲事。而以山林爲事。不以富貴功名爲事。而以綱常名教爲事。所謂王侯遇之失其貴者也。范文正記嚴子陵祠堂。而引此爻曰先生以之。知古哉。傳曰士之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足止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

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愚謂第一段其謂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于渭濱之時乎。第二段其謂張良疏廣之類乎。第三段其謂徐穉子申屠蟠之類乎。第四段其謂嚴陵周黨之類乎。分四類而古今高尚之士，无有遺焉者矣。又曰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蓋謂象而指懷抱道德一流言，故于伊尹太公之外，又益以曾子子思之徒也。大抵上九一爻，為朝廷標節義，為艸野維風俗。凡一代興亡之際，少這等人物不得。是真能幹君父之蠱者。若以爻辭不言幹蠱，而視為无所事事之人，則失之矣。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爻言事，象復言志者，亦孟子以尚志為事之意也。鉄硯軒曰：卓乎百世之師矣。○文交山云：臣事君，子事父。此卦五爻言父子，而君臣在其中矣。上九一爻言君臣，而父子又在其中矣。且也上父母，初言无父之子，上言不事之臣。其義何詳備也。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者大也。二陽漸進，有盛長之勢，故大也。傳曰：以上臨下。或曰：監臨之臨是也。如君父之臨臣子，上官之臨僚屬，長吏之臨兆姓，尊長之臨卑幼，皆臨也。本義云：臨，進而凌逼于物。凌逼二字下得重，恐于元亨利貞有礙。且卦體喜悅和順，似與凌逼相反。若如孟子所云治人治于人之分，則凌逼于物反似陽為陰所逼矣。家傳六爻本此義，蒙引多援故實以証之，恐添足。自乾以下，坤屯隨臨无妄萃凡七卦，皆曰元亨利貞。除坤卦皆一陽居下，蓋陽德初動，漸當亨通。然未有不利在貞正者也。二陽方長于下，駸駸有莫遏之勢矣。聖人即戒之曰：至于八月有凶，發聖危明之心，思患預防之道也。傳曰：大率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

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于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將至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處盛滿者不可不知此義。

彖曰。臨，剛浸而長。

剛浸而長。浸者積漸之意。日增而月益也。以初二兩爻言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

內兌說外坤順說而順以上下兩體言也。二爲卦主。
以剛在下卦之中。而五以柔中在上應之。剛中而應。
以二五兩爻言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剛浸長而說順剛中而應柔中。以大亨正也。傳大亨
以正。專承剛中而應來。似不如全承爲是。傳曰。大亨
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止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
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然則人非剛正和順豈
能仰合天道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至于八月有凶亦以天道卜之也。月數至八時日未
爲不久。以慮患之心言之。則凜乎如在目前。故曰消
不久也。傳作周正八月。本義周正夏正兩存其說。而
曰文王作卦辭時。或只用周正紀之。似矣。然周正建
子。恐是武王大定天下。改正朔后纔如此。商正建丑。
文王作卦時。尙是商之臣子。豈有遽用周正之理。隆
山李氏曰臨者建丑之月。二陽浸長逼四陰至于八
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
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
不當自復數。以觀爻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

此說極有理。傳義皆當折衷于此。按傳又廣其說云
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
時。聖人爲之戒。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無不
至消極則亢凶也。爲敎切矣。

注按隆山李氏之說。于理順而折衷獨主楚氏之說。謂陽數窮于九則退而生少陰之八。陰數極于六則進而生少陽之七。故曰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此義亦覺有理。故略存諸家之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敎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坤地兌澤。澤上之地爲岸。岸臨水最切近。于此故有
以上臨下之象。君子觀其象而以移風易俗爲臨。則
敎思无窮。沾濡浹洽。法澤之潤也。无疹滯也。以仁育

義正爲臨。則容保无疆。含弘廣大。法地之容澤无畛
域也。言敎而必曰思。見君子懇款有術。而非僅口耳
之謂也。言容而必曰保。見君子撫循有道。而非僅器
量之宏也。

初九。咸臨。貞吉。

傳咸作感。自王弼已知此說。本義以爲牽強。改作皆
與徧意謂徧臨四陰也。恐不見初與四。二與五相應
正意。竊意咸如咸卦之咸。感之以无心也。初與四爲
應而感以无心。故得正而吉也。傳于此爻貞吉。又益
以貞固守之則吉。益主感臨說。德感之說其理甚長。

故折衷亦指此說。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以陽居陽正也。四以陰居陰亦正也。正感正應。初之志行于四矣。故曰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柔中之君。剛柔互濟。感應咸宜。故不特吉而且利。不特利而且无所不利也。无心之感。其感神矣。傳曰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于所施爲无不利也。分別最是。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本義未詳。緣作者與偏意。故此句難解。傳曰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其義亦詳矣。又從其說推之。二所以吉无不利者。未嘗順承五命也。書所謂予違汝弼。汝无面從。正此意也。獻可替否。人臣之義。故必商酌從宜。而不敢以唯諾塞責。若曰无可否。惟命是從。昔人所謂阿諛順旨者也。爲悔爲吝爲凶。又安得吉无不利哉。所以然者。五順體。若二復用順取說。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也。剛中者當不如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旣憂之。无咎。

六三陰邪不中正。徒以美言好語說人。故曰甘臨。此以順爲正者也。二剛處說之中。故雖在下位。而能不順上之命。三柔處說之極。故雖在上位。而反順下之命。在二以不順命爲利。在三以順命爲不利。其理正同。且二陽秉剛德。厭絶三。所爲故无攸利。然志在說人。反爲人所不說。意興消沮。當轉說而憂矣。憂則不

甘。不甘則无復柔媚故態。故无咎。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旣憂之。咎不長也。

以一爻言之。三以陰居陽。以二爻言之。三以一陰居二陽之上。位不當也。旣憂之。則改過遷善。始雖有咎而終无咎。故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應初。初剛正。四柔正。兩正相接。情意懇摯。故曰至臨。又四居坤兌之閒。地澤相臨。莫切至于此者。故其象如此。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不乘陽而應陽、位當也。傳曰、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說的最為周到。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剛中之賢、此知人善任使者也、故曰知臨。人君以用人為德、用人以得賢為要。五得二而用之。此統馭天下之道在是矣、故曰大君之宜吉。傳曰、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于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為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可作臨天下箴。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凡事以適宜為中、五不自用其中、而用二之中。君道合當如是、所以為宜也。南軒引舜作用中于民說、恐非是。傳曰、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道、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于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哉。畢竟此說為確。

上六、敦臨、吉无咎。

上六臨之終、亦坤之終、坤以厚德載物、故曰敦臨。與敦艮敦復之敦同、皆層累到至極處也。傳曰、上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于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說敦字經有着落。又曰、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于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意、臨无過極、故止為厚意。此得聖人作經之旨。要之上六陰也、陰本虛、故曰敦臨、所以實其虛。初二陽也、陽本實、曰咸臨、所以虛其實。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可以觀易教矣。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志存內、志在初與二也。以實德相砥礪、故有敦臨之吉也。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名、由內外言之、二陽臨四陰、內臨外、剛臨柔也。由上下言之、四陰臨二陽、上臨下、柔臨剛也。陽與陰交相臨也。然以二陽為主、四應初、五應二、分應二陽也。三上无應、合應二陽也。朱子以六三為小人臨君子、良是。蒙引本其說、遂以初二為君子臨小人、非矣。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臨觀皆二陽四陰之卦、臨卦二陽浸長、消四陰、則以二陽臨四陰為義。雖四陰居上臨下、无不倚而合志

于二陽也觀卦四陰浸長消二陽則以四陰觀二陽爲義雖一陽一變即剥正爲八月之卦而四陰莫不仰而觀德焉扶陽抑陰之意深矣觀者其義則爲一世之具瞻傳本指盥之之說訂盥爲祭上之始盥手酌鬱鬯于地求神之時言薦爲獻腥獻熟之時言始事嚴肅既薦則誠意懈怠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也朱子以爲承先儒之誤言如此說則是先王之祭初間猶有誠意到後來便不成禮矣盥只是潔意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也說亦未勁又云此是假設來說不薦者言常持得這

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此理甚好恐意作灌地求神說言盥之時全副精神都凝聚在這裏若薦則借物以將吾敬而敬之誠于中者形于外矣著見于外便在外面觀此聖人所以取象于盥而不薦也此說蓋從程朱之言折衷之

謹按此卦象辭尤甚難解而衆論紛紜不能一致者大要其理皆是其說不暢只索其解于字句之間故耳試由諸家之說推之盥者誠之聚于內也薦者誠之見于外也盥而不薦者誠積于中不待著見于外也有孚顒若者自然誠意感孚顒然而仰望之也故象傳釋之曰下觀而化也即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中庸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意蓋此卦以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之義以陽之體實而用虛故藏于此而字于彼也觀以之明峻德而教民於變雍之正南面而四方從欲則見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傳曰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或曰統指二陽以其居高處尊爲四陰所仰也亦是正解順而巽指上下兩體也五居上卦之中而又以陽居陽中正也以大中至正之德觀示天下所謂皇建其有極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而化觀其中正之德巽而順之而不知誰之爲之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天道至神故曰神道溫涼寒燠歷終古代謝如一故曰四時不忒觀四時運行無有差忒而天之神道見矣聖人以天之神道爲教張弛闔闢一符造化之自然也傳曰全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其義大矣本義曰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其義精矣又朱子曰以

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親故象辭下觀。大象觀民
及六之觀觀字皆平聲餘皆去聲。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遍庶物爲遊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以省方巡其地也觀民問其風也隨五方風氣而陳常藝極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禮別奢如曹教之以儉儉如魏教之以禮是也古者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賈以視民之好惡其爲設教地乎傳曰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也本義因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爲觀主四陰同觀之。初以陰柔居下位。去五甚遠昏昧无所見。故曰童觀。傳曰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如此暢發爲是小人下民也見不出閭里識不越農桑。日用而不知其本色耳故不足謂之過咎若有位君子自當度越小人寡見謏聞愧厭名多矣豈不可羞吝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傳以小人道爲小人之道。蓋小人與君子不全道故特地寬他一步寬小人所以責君子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初與二皆初爻象陰柔正同。然在初陽位則爲男。在二陰位則爲女。二與五爲正應。居內而觀外者也。三四隔之其明不能及遠故曰闚觀傳曰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利女貞依本義作女子之正說蓋女子不出門庭子爲自守其正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丈夫爲女子之事巾幗之辱鬚眉之羞也可醜甚焉蒙引援司馬子長。邵堯夫。及蘇子由上韓太尉書以論士君子當遊歷四方以廣見聞亦有理。

六三。觀我生進退。

傳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從坤體取義甚精又三居上下之間比上體則可以進。居下體則可以退使非觀我生而進退其能咸宜乎。觀我生傳云動作施爲本義云我之所行也亦是傳意疑于生字未確。余嘗有說云我生謂天命之性也可以進則進而天命之性卽經術之具可以退則退。而天命之性卽卷懷之寶非有道者未易幾也此說向已削去近讀文清

先生語錄云。聖賢相傳之道。不外天命之性。嘗此說亦可通。姑存之。又本義云觀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蒙引詳解之曰。如使吾之學成德立。言之于君者君我用。行之于民者民我從。是我所行之通也。反是是我所行之塞也。此說本朱子語錄。然于本義不觀九五句悖矣。泰義曰。如其行之善而通也。雖進可也。其未善而塞也。雖退可也。如此解較是。

謹按先儒云。六三似濂雖關則觀己所學之疑信以爲進退。其理甚合。蓋三居多凶之地。觀五則當于四。觀上路爲下。退而上又貴所无位。故必觀其所學而后進。非暴躁進非石處。如此說于象傳未失道句亦有關會。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者義路禮門守身之階梯。觀我生進退根乎性。安乎命。酌乎時宜。故于道未有失也。此本余前說作解。

按諸儒或曰未失觀之道。或曰未失進退之道。二說俱通。但此爻以出處之詳審言也。進退不失道。則諸說可知矣。後說較優。　近思我生之說。又有進者。我生者何。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觀我生之進合乎仁。合乎義。合乎禮智信。則可以進矣。觀我之進。不合乎仁。不合乎義。不合乎禮智信。則可以退矣。進退以天所命我之五常爲衡。故曰未失道也。此亦從文清之說推之。似更[illegible]。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傳曰。觀莫明于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于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于君。以施澤天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謂之賓。如此發揮爻義。始盡。余謂士修之家。獻之天子之庭。以分言則君臣也。以義言則賓主也。故貢士之典。必曰賓興。所以表上之貴。而勵其自重之節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傳曰。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輝。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

謂尙志。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此理極好。但尙下叅志字。又尙賓與指四說恐未是。余謂賓指四則尙賓宜指五。言四所以觀國之光者。以五能尊德樂道而崇尙夫王家之賓也。如此說較妥。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在上爲大觀之主。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也。然必反躬省察。果足以爲觀于天下。不愧陽剛中正之君子。而后可以无咎也。傳曰天下之俗皆君子。未免强入觀民意。恐非是。若依天命之性說。則觀我生。觀其所命于天者也。命于天者純粹至善。故必爲君子

而后无忝所生也。君子聖賢之通稱。全乎仁義禮智信之德者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與民同生。民不爲君子。皆我生之咎也。而况大觀在上。爲民作君作師者乎。故象雖曰觀我。而觀民在其中矣。未有遺棄斯民而爲我者。即未有遺棄斯民而爲觀者。故蒙引云。觀民也。亦即是觀我生句內意極是。傳曰。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于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本義曰。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俱進一步說。未安。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以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辭與九五仝。本義曰。但以我爲其。不有賓主之異耳。陳氏曰。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此二義俱精。朱子又曰。觀我生是自觀。如從後考的語。觀其生亦是自觀。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說。易中其字。不指别人。如乘其墉之類。俱確甚。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傳曰。雖不在位。然以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于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于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此意可使從古高尙一流人。爽然自失。本義未可忘戒懼。只是商意。按上九與九五同觀。孔子釋九五之象則曰觀民。以五居尊位。故也。居尊位則仁義禮智信之德與民共之。兼善天下。其志得矣。更何未平之有。釋上九之象則曰志未平。以上居无位之地。故也。居无位之地。則仁義禮智信之德。僅以盡其在我而已。獨善其

身豈萬物一體之志故曰志未平也如此說似更有理。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上下二陽而中虛爲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閒于其中爲頤中有物之象物爲口作梗人爲天下作梗須除去之。乃得和合无閒。大亨之道也故曰噬嗑亨若去其閒而合之。非刑獄不可故利用獄傳曰。不去利用刑而曰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于察獄也昔人以獄爲福堂蓋安置之以詳察其情僞防閑之以漸俟其悔悟也。大凡治獄者。明足以照。而威不足以斷。則有寬縱養奸之弊威足以斷。而明不足以照。則有胃昧殘民之失兩體交濟治獄之道盡矣。傳曰。凡天下至于一國一家至于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閒也无閒則和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閒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閒于其閒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閒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閒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竊此則應事接

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俱在是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者口也頤之爲體。其中虛足以受其齒剛足以斷。

有物閒隔齧而后合故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彖辭言亨。傳加而字便有用力意非優游无事所可坐致亨通也。剛柔分如本義均停之意亦是但三剛三柔之卦何多。不應于此與節卦獨言剛柔分也傳曰。剛爻與柔爻相閒。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此須將六爻三分而各數之。亦未甚得竊意分對合看剛柔分連動而明看震剛離柔。剛分在下。柔分在上。此以二體言也震下離上。在下者必動在上者必明。此以二德言也但有分而无合。則不可以章矣震雷離電相須並見。此以二象言也傳曰。雷電合而章言威照並用也司詁曰漢五侯僭逼罪狀顯著成帝徒自觀。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楊之死成帝非不斷也然皆死非其罪。則電不與雷合矣此理甚好柔得中而上行。本義作卦變說言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中

也傳曰六五以柔得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此當主時位說爻曰以柔居五爲不當位而利于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于嚴暴過柔則失于寛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須如此分析纔是三代而后若漢文帝者鄧通之獄不撓大臣之法薄昭之獄不徇戚畹之情其亦庶乎柔中而利用獄者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本義作電雷從蔡邕石經本爲是或曰雷電與天地交一例非也電光發則雷聲繼之應合而无間故爲噬嗑之象先王觀此象而辨析其刑以示民使之懍然知避法電之明也整飭其法以防民使之凜然知畏法雷之威也明罰勑法尙未說到用處與折獄致刑不同則以豐者震在明前噬嗑者明在震前故也傳曰法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一語最精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子夏曰此戒治獄者不可不謹其微也焦氏遂謂六爻皆言治獄看上九如何說的去且中四爻俱取噬字爲義初上則否故知初上无位則受刑之人中四爻爲用刑之人也程朱之說不可易矣○陽居震之初震動也動則多咎書所謂非終乃惟眚者也宜薄示懲創用木械加于足如納屨然故曰屨校滅趾繫辭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傳曰言懲之于小與初故得无咎也按震爲足下畫爲趾初剛橫亘于震足之下足械沒其趾之象又足械之制用圍其脛而已下不及足也若然則滅趾祗是遮沒其趾併非滅傷其趾之謂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防微以杜其漸創始以善其終傳曰屨校而滅其趾則知懲戒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蓋禁止其行使不進于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二應五之位以中正治獄者也居中得正刑人而人服之故取噬膚爲象如噬齧人之肌膚最爲易入其入之深至沒其鼻傳曰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又曰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竊意中正體也嚴刑以待剛強中正之用也故義不相妨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初剛強而二乘之若併併在皮膚間用力不爲得也故用刑深嚴至于滅鼻傳曰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而正不待言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三陰柔不於正而居下之上有治獄之權无治獄之德者也本義云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喻人之倔強難馴也遇毒喻倔強者怨懟悖逆而反噬之也刑人而人不服至使有以藉口而興舋心能无差吝乎然在彼有應治之罪在此有治獄之

責以分以理固自應爾何咎之有。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在周公不欲寬假小人而屈朝廷之法故薄責其失而曰无咎在孔子不欲苛繩下民而發源本之治故推原其失而曰位不當此交相發明者也一存居尊之體一明反求之道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傳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按腊肉肉藏骨柔中有剛喻人之外善柔而內剛狠也六三柔居剛故所噬如之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喻人外爲馴而內陰險也九四剛居柔故所噬如之得金矢本義引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爲解似有証據但百姓曲直未分一例以此責之束百矢亦已難矣而況鈞金三十斤豈易辦乎是開富人以賄賂之門而貧乏者雖有奇冤終不獲伸也恐虞書所謂金作贖刑者不如此則周禮亦何可盡信乎詩云以凡解金矢似與噬乾胏句全不相蒙斷不可用是也傳曰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故曰得金矢此說極有理宜用之又曰九四剛而明

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于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其說尤爲確要愚謂艱者其難其慎不敢自恃其剛直也貞者不脆不阿不敢自弛其剛直也故吉雙湖胡氏曰以全體言九四爲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卦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爲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初上者也非言其位則梗在其中爻言其才則剛是以噬其取義故不同也亦可謂善言易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離爲明居離之初其明未宣者也故有利艱貞之戒蓋以四之體言也傳曰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則以四之位言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五以中正居尊位爲噬嗑之主者也噬乾肉視腊雖難而視腊胏則易矣傳曰五乘在上之勢以刑于下其勢易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然五雖處中位剛而體本柔故又以貞厲戒之貞者固守其正无偏无黨厲者

兢惕靡寧哀矜惻怛之心也以此噬嗑故得无咎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象傳言不當位象傳言得當蓋位雖不當而所以處其位者則得當也傳曰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意極言金勝于腊指用刑說者遠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

地居其亢陽過其極者所謂怙終不悛非眚乃惟終者也以木械其頸而滅其耳怙終賊刑也凶可知已繫辭云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蓋稔校不懲故至何校滅趾不戒故至滅耳也鄭康成曰離爲槁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亦通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傳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于極古人制刑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誡聰之不明也本義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說理甚好但于聰不明二字俱未甚顯竊意滅趾曰不行滅耳宜曰不聽乃云聰不明者何也聰字緊跟耳字言耳本聰而蔽塞自昧故至于此如此說較親

賁亨小利有攸往

物之合者必聚聚而不以文行之則因陋俚塞之弊生焉傳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賁飾也文物彩章著見于外故有亨義以此處剛柔故繁縟人情不爲无益故小利有攸往利往加小見非全美也聖人爲言賁飾便有溫篤之虞用字斟酌如此按家語孔子筮得此卦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之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吉兆也吾

闘用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呂覽有說。亦是此類。故解者以黄白不純色爲賁。此理近似。但以彖傳觀之。恐未是孔子語。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義亨字疑衍。傳曰。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疏曰。不直言賁而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亦是或作通脉語。曰賁之所以亨者何也。亦通天下萬事萬物。那箇不從乾坤中來。傳云。凡卦之變。皆乾坤是也。益此卦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

離。文明之象也。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乾之中爻往文于艮之上也。何等顯易。然一卦之變。其成賁義。而象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剛是質也。柔虛文也。柔來文剛。質爲主而文輔之。幾于彬彬矣。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是文爲主而質爲輔也。本義云。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甚是分疏。註曰。柔來文剛。居中得正。是以亨。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亦通。　剛一柔互交而成文者。卦之變也。于此得天文焉。日星羅列。雲漢昭回。

舉在其中矣。只如此承上文說爲是。本義依王弼加剛柔交錯四字。似亦不必。

文明以止。人文也。

明而止者。卦之德也。于此得人文焉。止字傳作處于文明。本義謂各得其分。言截然有分限以相守也。傳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最宜詳玩。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是特觀日月星辰之錯列。陰陽

寒暑之代謝。而知四時之遷改哉。欽若昊天。授曆明時。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皆察之之事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如視聽言動。人也。聖哲謀肅乂。則爲人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也。親義序別信。則爲人文。政教行。風俗美。則天下之化成矣。此聖人用賁之道也。

謹按卦變之說。諸家紛紛。由來已久。竊意聖人畫卦之時。不過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剛柔往來之義已具。何嘗曰某卦變某卦。某卦自某卦來。如先之作意安排也。至于自兩卦變。自三卦變。其說尤爲支離。且卦變之說。于易之義理。无所發明。不如除去爲愈。或有說此卦彖傳爲卦變確証者。瑯折衷云。剛上文柔而曰分者。本于內之謂。是以爲節文之則。乃是由中而分出者。故曰分也。此說可以破卦變之謬。學

者宜詳察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義主明不及遠。以庶政爲事之小。折獄爲事之大。恐未確。傳曰。山者艸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彩。爲賁飾之象。然明得山。止而不過。亦有不輕用明之象。君子觀其象。于凡百庶司之政。一一辦理而修明之。如火之照山也。蓋庶政非文不明也。若夫折獄則不敢。何也。曰折獄者當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此解最確。或曰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

曰文綱。弄法者曰舞文。治獄之多寃。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敢心誤之也。君子之无敢折獄。法火之止乎麗也。此又從程傳推開說其奸。然則庶政用賁。折獄用艮止。君子之善用賁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初九剛德明體。剛則不屈于勢。明則不惑于利。賁飾在下。有賁其趾之象。舍車弗乘。而甘心徒行。止所以賁其趾也。傳曰。舍車而徒之義。兼于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于二。而遠應于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

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何等明透。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上君子進退出處。務合乎義。義弗乘者。所謂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以徒步爲賁。不以高車駟馬爲賁。豈非義則榮。不義則辱乎。傳曰。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本義曰。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俱係明言。

六二。賁其須。

卦之賁成于二三。二賁之主也。然陰柔中正而无應。勢

必有所附麗。然後可以彰其美。二居剛得正。亦无應而適與之比。以德以位。皆有附麗之理。故爲賁其須之象。須附頤而動。如二附三而動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三在二之上。二以須爲象者。附上而動。與之興也。以有爲也。從其文觀之。二賁三。從其質觀之。三賁二。之所以賁者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三居離之上。體極其文明者也。而二四又交賁之。故曰賁如。如辭助也。一陽居二陰之間。坎體。故曰濡如

二陰共比一陽濡于文則不能固守其剛然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彼此以正相切劘則潤澤之濡不爲陷溺之濡矣故曰永貞吉傳曰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其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于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尤爲曲盡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文人所以召侮者以其不正也否則既節難終也常守其正二陰奉事之不暇誰敢侮乎傳曰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二語可書以自儆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此爻畢竟主傳爲的本義假覺未安傳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曰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非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于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閒隔耳

詳按此爻傳義俱覺未安折衷云程傳沿註疏本義又沿程傳皆以爲初四相賁而爲二三所隔故未得其賁而皤然也然朱子語類以爲尤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說矣故以後諸儒皆以皤白爲崇素反質之義定與卦意爲合又云易中重言如者皆兩端不定之辭此爻言當賁之時既欲尙乎文飾而下應初剛又心崇乎質者故兩端未能自決家傳謂之疑者此也白馬翰如指初九也巳有皤如之心故知白馬翰如而來者匪寇也乃巳之婚媾也按六四爲艮止之初又係陰爻不動故白馬句指初九最是可使羣疑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正應既遠又有從中隔之者故傳意皆以爲所當之位爲可疑蓋其不能相賁也然以其正應終得相賁故无怨尤

謹按六四以柔居柔其位甚當故曰當位而又曰疑者則指要所云當賁之時外既尙乎文飾心又崇乎質素有未能自決之象如此講疑字方爲合如傳義之說則當字宜讀爲平聲與他卦說不當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五君位而本義以爲丘園之象恐不類敦本尙實亦不稱六五德位且于有喜何干程傳之說尤覺曲難從不若先儒作聘賢說爲確蓋上陽剛而處外又艮爲山乃賢人隱丘園之象六五賁其廬而束帛將之可謂致敬以有禮矣戔戔照說文云戔積則吝字說不去宜照本義淺小意看蓋六五柔中以正意相將不在禮文之繁縟也其儀則薄其情則渥故雖吝嗇而終吉張衡東京賦云聘丘園之耿介旋束帛之戔

茏，則其說由來遠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徵聘賢士，帝王盛典，且爲朝廷得人以成賁之功，其可喜何如也。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居賁之極，亦居止之極，賁極而能止，故爲白賁。在丘園之士，一被朝廷徵聘，恒易以文彩相飾，上九純任質素，不着一點浮華，故无咎。蓋光被上國，不改丘園之色也。傳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于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正，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本義曰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二義俱精。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賁極而止者，上之位，亦上之志也。繁文縟禮，一切掃除，只從本色做去，則其志得矣。蓋號華園靡者，非其志，而崇雅還淳者，乃其志也。傳曰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

易酌卷之四終

易酌卷之五

周易上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繇興祖校讐　曾孫錦鈐綸等正字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五陰進而一陽孤存于上，爲君子者幾无以自容矣，故不利有攸往，非絕世也。傳謂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至矣。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訓落，即七月剝棗之剝。柔變剛，傳曰柔長而剛變也。姤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于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此以五陰變五陽言。本義曰柔進于陽，變剛爲柔，亦與傳同，而蒙引以剛上九方盛長而剝消于陰，誤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陰爲小人，必將聚勢合黨以爲善良憂，動輒得咎。所以不利有攸往也。坤順艮止，卦之德也，非象則无由

見德故傳曰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觀而體之言以卦之德為身之德也或以五消觀成剝故曰觀象謬矣天運流行理不可易君子進退出處與造化合符而不以己意參之故傳曰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說的最明盡剝之時順其消而止以待息順其虛而止以待盈故不輕往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着于地傾塌之象故為剝為人上者觀其象而知上剝自下下食厚德上乃獲免于剝也故以厚下

法坤之博厚也安宅法艮之安止也傳曰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未引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結之最透唐太宗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而借喻于割股啖腹正合剝象之意豈惟君哉凡官長之臨民將帥之治軍皆是也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

卦一陽五陰上實下虛有床象在剝之初有剝床以足象蓋身以床為安剝床者剝身之漸也剝床以足則正人无以安其身故曰蔑貞凶或曰剝足未至蔑貞非也辟如掊擊人者及其身未必動及其足則自然僵仆而可以惟所欲為矣此小人害正險着何云未至蔑貞乎凶字以六三例看是指君子說看來還作戒小人之辭為是

象曰剝床以足以滅下也

剝床以足則本先撥矣故曰以蔑下也大象厚下而後安居爻初剝下而居不安可知也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

辨在床之下足之上傳云分隔上下床之幹也剝至此則床益陊立不起而中正失位矣則有蔑貞之凶貞益蔑凶益甚也

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傳云陽未有與本義云陰未有與當以傳為是君子豈无徒只因小人道長雖君子一流人下焉者易操改節背君子而甘心小人之黨上焉者全身遠害謝君子以不犯小人之怒徒類孤矣若使合志同方之上齊心禦之猶或可免于害也此聖人戒小人又或以警君子也

六三剝之无咎

三居剛應剛以一陰處羣陰之中而不為所染益觀乎陰非我族類而左袒善良故雖當剝之時而能无

咎也。傳曰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方衆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于斯時也難言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此義甚好，但于貞則吉，不貞則凶其理有礙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與上下四陰相失，則與上九一陽相得。傳曰東漢之呂強是也。余謂唐張說聽宋璟之言而不附二張，宋石工鐫司馬光黨人碑而不書安民二字，亦其人矣

六四剝床以膚凶。

初之剝以足，二之剝以辨，四則直及其膚，陰愈盛而剝愈盛，凶可知已。傳曰貞道至此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本義云陰禍切身，可見君子當是時擇心不可以不危，慮患不可以不深矣。

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剝及其膚，大異乎床之足與辨矣，故曰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傳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不更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其義固確，竊意六三應陽者也，故不與羣陰爲黨。六五比陽者也，故亦率衆陰以承陽，象中自具此義，聖人特因而著之耳。五君位以其爲衆陰之主，故不言君而言王后，五統衆陰，如后統衆妾之象，五陰共承一陽，如后以衆妾進御而荷寵愛之象。禮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王后別其等級順序以進御于君，如貫魚然魚陰物，宮人陰人，以之者后也，寵之者君也。五陰俱獲其利，故曰无不利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陰對陽則有尤者，其始也。五能改過自新，率其剝陽者而助陽，則爲之錄其功，以宥其過，故曰終无尤也然則人果善終，雖有尤，皆可勿論。此聖人勸勉小人

正以保全君子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猶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于上，則復生于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

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陽之義備矣余謂果有核核有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曰未食而曰不食天益特留此種以爲生生之元也又曰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中心願載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此指檜曹二風言按檜之終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曹之終篇曰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皆亂極思治之詩也或曰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共承上九一陽如人之在車上也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可

變爲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尤以益覆其下故曰小人剝廬也朱子曰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嘗試求其故者如秦之李斯趙高漢之梁冀唐之李林甫楊國忠宋之蔡京童貫賈似道韓侂胄皆其番也胡雲峰曰牀上之籍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剝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輿所以載者也君子得之不自利而公諸人民皆賴之以載故曰民所載也言君子乘時而駕綏安一世也此與舊說少異似猶有理小人當剝之始以滅消君子爲事及其終也遂至剝廬欲求一容身之地不可得而又何可用哉蘇君禹發明陰陽之理而推之于吾心曰理爲陽欲爲陰未有不培吾心之君子而能培世道之君子未有不去吾心之小人而能去世道之小人此理不可不知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泰則繼之以否危之也危其否所以保泰也剝則繼之以復喜之也喜其復所以救剝也前陽爲陰浸而失位今一陽動于五陰之下還反本位故曰復萬物生生之氣由玆始故爲亨傳亨訓盛此時一陽甚微恐未至盛處只訓通爲是傳曰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于內入也長進于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于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于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或曰出者剛長也入者剛反也又曰无疾即臨卦剛浸而長

之浸言陽生有漸而不遽也。頗有理。朱子云。陽无驟生。又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卽是此意。以一身言。善念始萌。須循序積累而後可。不然恐有進銳之患。以朝廷言。正人始進。須漸次整頓而後可。不然恐有激變之憂。大象安靜以養微陽。亦此意也。孤陽无朋。豈能便勝羣陰。須待諸陽以漸而來。乃能勝羣陰而發育萬物。故曰朋來无咎。以一身言。要刻厲做人。須得良朋好友。乃有長進。李延平晩得朱元晦曰。昔于羅先生得入處。後无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此寄于朋來无咎之義也。以朝廷言。要得勸做事。須衆正戮力同心。乃有功效。如東漢竇李諸公。羣賢在外。不能收攬入內。只有張奐一人。又爲羣小用。此不審于朋來无咎之義也。陰陽迭爲消長。往來循環不已。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其解頗多。傳義俱取自姤至復之說。姤陽之始消也。自五月姤一陰生。至于十一月一陽生。歷七爻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詩所云一之日二之日也。在天時則陽氣發越。生生不窮。在人則陽道昌明。進進不已。故利有攸往也。

愚按七日之說。折中獨主陸氏。其爲有理。可見臨卦。

彖曰。復亨。剛反。

剛窮上而反下。故亨。反卽復意。但自其回頭言之。曰反。自其還元言之。曰復。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震動于下。而坤以順行于上。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出入朋來。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傳曰。卦才。本義曰。卦德。其義一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二氣如環而行。數不可易也。一陽應候而來。數不能違也。蓋消長相因。天運自然之理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剝曰小人長。陰長也。故不利有攸往。復曰剛長。君子長也。故利有攸往。剝順以止。而復順以行。亦其義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非天地之心。復乃見天地之心。見字要看。傳曰。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至哉言乎。自古未有說至此者。從此理會。兼取邵朱二詩讀之。復之義无餘蘊矣。邵子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

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朱子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戸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讀二詩豈特見庖羲哉併文王周公孔子皆見之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故以冬至之日閉關使商旅不行后不省視四方既曰先王又曰后后謂後王也蓋先王之制如此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言不省

方蓋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月令云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正是此意如萌芽方生須用培養如胚胎方成須用保護大抵收斂閉藏凡事不肯輕洩此于象特舉其大者而言耳按至日震一陽象闔戸又一陽橫亘于下閉關象震爲大塗曰衆商旅象關閉矣不行象震爲君后象坤爲土方象君不居五而居初潛居深宮不省方象

愚按今考來註每卦皆如此取象深爲有理宜詳之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傳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剛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于悔大善而吉也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故以元吉爲大善而吉无祗悔不至于悔也本義因之。又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于悔乃不遠復也解繫辭最爲詳明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修身必先正心復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之心爲心而身安有不修者乎修如修我墻屋之修去其疵累還吾粹精之本體也程子曰學問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一語極精

六二休復吉

學以親仁爲要得仁者而親之則日躋于美善故曰休復吉胡雲峯曰遯貴遠遠莫遠于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曰嘉遯遯之美者也德貴不遠初九曰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復之美者也里仁爲美亦此意與引喻甚確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克己復禮爲仁。不遠復復于仁也。傳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于仁。二能親而下之。益以初之修身者修其身。故美而吉也。
六二頻復厲无咎。
二陰躁不中正。而處動之極。故爲頻復。傳曰復之頻復而不能固者也。既曰頻復。則必頻失。故言厲以儆之。雖曰頻失猶幸頻復。故言无咎以勸之。在常人或以屢失而掩其復。在聖人則以屢復而恕其失。皆所以開遷善之門也。高順嘗諫呂布曰舉動不肯諦思

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愼毋恃改過爲盛德而漫无忌。私勝己之力。此又六三之藥石。不可不知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點出義字。義者宜也。屢失則不宜。屢復則宜。知義則漸進于仁矣。故雖厲而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以四爲中。取上下各二陰爲義。所謂時中也。傳言矣本義似尤精。本義云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不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此傳何等醒豁。何等精透。接後世如徐庶身陷曹操。而終身不畫一謀。忘乎漢也。庶幾中行獨復者矣。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所從者陽剛君子也。故曰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五居坤之中。體載有厚德者也。故爲敦厚復善之象。傳曰。敦本善。誠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蓋五居君

位。與六二緊應。任有厚于復。故爻辭如此。蒙引好善尊德等語。俱未見胡氏以爲善行之固。以爲成德之敦。亦是也。不當借初來相形。謂无勝初也。蒙引既發明此義。而又曰无悔尤勝无祗悔。相矛盾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傳義考俱訓成。余意中謂五。考即考復考辭之考。占內自省者動不失中。故无悔也。若合六二之中而共考之則亨吉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爻辭未有如是之詳且凶者以本心喪失故无施而可也傳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本義因之徐進齋曰坤絶既无下仁之美剛遠則失遷善之機陰重已有難開之象柔終安坐改過之勇迷復之義備矣傳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兼兩意說極是朱子獨作過誤恐未的書眚災肆赦亦是兩意

傳曰迷道不復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于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于道何時而可行也此以行師治國對言固是余意師必明紀律明賞罰而後可行迷復者冥昧而不自覺必有覆軍之禍故曰大敗兵敗則及其國國敗則及其君至于十年不克征不克征謂不能行師也正見終有大敗終而不返安有雪恥之日了如此一律說亦通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爻有國君之辭故象曰反君道或謂不速上說非是

傳曰復則合道既迷于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義乃迷于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于復者皆反道而凶也既從反道說到君上去又從君

道廣推之何等周密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卦上乾下震故傳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二句便盡卦義又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從天說來无妄的源頭纔明了又曰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如此說到人身上來卦義乃有着落又曰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如此說終是无妄的匪正又曰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此則因象傳无妄之往一句發也朱子發明无邪心而不合正理一句以爲賢知之過又曰佛氏亦豈有邪心哉又兼動靜言何其詳以盡也非朱子不能發明程子之義也由此推之申生之死于父子路之死于衛皆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也理學素用莊敬持養功夫若應事接物有一不恰好處便犯此卦的戒了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傳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本義曰。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于初也。或曰乾爲外卦。震之剛自乾來亦通。初九爲成卦之主。而居內之第一爻。故曰爲主于內。卦之主正无妄之主也。以卦德言之。震動乾健。是其動剛健。內外皆无妄也。以卦體言之。五剛健中正。二柔順中正。二五相應。上下皆无妄也。所謂元亨者。以大亨之道。祇是以正。此非人

私智所能爲也。天之命也。天命即天道。所謂天道无妄而已。本義曰。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只一直說傳則曰。所謂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如此經說的无妄之往。意出胡氏附會本義以此句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何有誣矣。天命只是无妄。无妄而又往。則逆天之命矣。天尚不佑。其何以行之哉。聖人之言。特加婉曲。曰行矣哉。仍是何之矣語氣。无妄匪正。特言耳。何以便云天命不佑。張南軒云。一念纔不是。便致上帝震怒。正此意也。在常人一念之正。則誘而進之。如頻復而許以无咎之義是也。在聖人一念之不正。則危而懼之。如匪正而戒以不佑之天是也。易之教人至矣。

謹按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說者不一卦變謂訟卦九二來居于初若然則是自內來非自外來矣其說則不于食其給若王氏曰八何氏之說雖不甚相遠而孫九義意與象氏當言分綜者正詞折衷獨取諸氏之說以謂在卦爲震行最初之書在人爲吾心得人以初之理見所以爲无妄也天理卦中外繫我者先特卦象言之見有化來之它極是窮意名卦但言曰來上下已耳其獨言自外來者何居益象言不利有攸往以其自外來也得了所謂動以人者是也初吉往貞以其爲主了者也理了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夫　剛也外來則不行爲主則往吉易之不可爲此要如此其教人之意亦深切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行于天下。則萬物蕤然震動。无復私邪之萌。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程朱俱說到各正性命處。其意深矣。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時。使四時之行无妄也。育萬物使萬物之生无妄也。時曰茂對。言盛其精神。有與天時相匹敵者矣。萬物曰育。則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暨鳥獸魚鼈咸若也。蓋雷未行。先王事天以靜。則有閉關卻行之事。雷既行。先王事天以動。則有對時育物之功。故程子曰。先王无事不順天時也。

初九。无妄往吉。

九乾體初震始居內而爲无妄之主者也无妄誠也至誠能動故曰往吉蓋正而匪眚利有攸往與卦辭異矣卦言往不利以其既无妄而又有往出于无妄之外也爻言往吉卽以其无妄往生于无妄之內也程傳立義精矣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无妄者已也往而吉則人物皆无妄矣故曰得志也傳曰以之修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治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盡之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坊計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不知何所本而與此相反也傳分三層說甚晦難解朱子謂耕穫菑畬因事都不做本義云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較傳固爲現成但余不事事而利有攸往豈不起人徼倖之心非聖人立教之意也又云如聖人之无爲而治如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若然則是聖人之无爲而治果非一无所爲同于老氏之无爲矣學者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豈遂不修天爵耶于理未確訂詁曰不方耕而卽望其有穫也不方菑而卽望其成畬也此解甚好但方字卽字未是不方耕而卽望其穫豈既耕而可望其穫耶不方菑而卽望其畬豈既菑而可望其畬耶余謂二柔順中正盡其在我與五爲應而不責報不耕穫者不以耕而望其穫也不菑畬者不以菑而望其畬也此卽先事後得之意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後之六四本義引董子之言爲作易之聖人言也此又引董子之言則爲六二言也夫有春之耕則有秋之穫有一歲之菑則有三歲之畬此情理之必然者也二雖不以耕而望穫然耕矣豈有不穫者二雖不以菑而望畬然菑矣豈有不畬者

故利有攸往特加則字言不如此卽如此所謂无妄之福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傳曰未者非必之辭言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也只此二句足矣本義曰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亦好余向謂爻辭卽君子謀道不謀食之意象辭卽孔明所謂臣死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之意亦是一說姑存之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傳以爲有得必有失訂詁以三不宜應上爲行人則

得牛。爲邑人則失牛。非也。唯本義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二語極好、但其說未暢耳。余意凡其事而有其害曰无妄之災。此一句爲主、下三句總解此句。或繫之牛。謂上九也。上與三爲正應、故繫其牛于三之邑也。然相去甚遠、行人因利乘便而牽之以去。與三固无與也。上以牛在其邑。又疑其陰邪不中正、故捕而詰之。此所謂无妄之災也。在三則諺所謂人偷牛。他拔橛、在上則律所謂誣捕平人爲盜也。故上九曰行有眚。然六三災雖无妄。實素行不正有以取之。此亦聖人惡居下流之意與。

謹按易之取象皆以人卦之象爲主。即如此卦六三乃坤之三爻也。坤爲子母牛。故以牛取象。然變爲震之二爻。爻動之極。故又爲繫而爻失之象。且三與二皆陰。二柔得中正。故有无妄之眚。一以柔居剛不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驗之人事莫不皆然。聖人作易所爲取與因之人情物理无不總括而兼貫之也。又此爻內大畜之六四。然大畜六四乃坤之初爻也。故亦曰牛。互爲童牛。變艮爲止。故又爲加牿之象。易之取象明顯如此。必欲刻而求之。謂某爲繩。某爲鼻。某爲手。某爲邑。某爲盜。且于本卦互卦之外搜及旁卦。斷蕆以求合。未免雕鑿。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爻外不加一語。但取其辭以重述之。言外便見得从生无妄意。聖人註經之妙如此。

九四。可貞。无咎。

凡卦莫不以相應爲善。无妄獨不取應義。以有所繫應則妄也。故二應五則疾。三應上則災。惟四與初无應。故初吉而四无咎也。四以陽剛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可猶當也。言當堅確守之。不少移易。則无咎也。或曰可貞者。恐其未必貞也。故決之。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傳義有俱訓守。言固守其剛健之本體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不煩藥石攻治。行當自愈。而有喜矣。

疾則憂。疾愈故喜也。傳曰。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然則至誠无妄。其正療病之善藥乎。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傳曰。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而生疾矣。故曰不可試。試謂少嘗之也。本義全用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天地間原有恰好道理。在過當反不是。上居无妄之極。不可以有行也。行則過乎正而有眚。何利之有。卦

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正謂此也。張中溪曰。漢武漠北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蒙引曰。尾生孝巳之行也。俱有理。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本義云。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行則傳所謂窮極而爲災害也。二義合參之始得。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均一乾也。畜之以巽。陰畜陽也。畜之以艮。陽畜陽也故有小畜大畜之分。以畜聚言。則其蘊大。以畜止言

則其力大。以畜養言。則其德大。傳曰。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大畜而不以正。或馳于詞章。或染于功利。或溺于虛无。傳所謂異端偏學是也。畜雖大亦奚以爲。故曰利貞。利貞者。正已以正天下也。其天位享天祿。則不食于家。然後可以行其所學也。故曰不家食吉。畜極而流。其大也行與天下共之。可以拯溺可以濟險。故曰利涉大川。傳曰。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此義須知。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謂乾體。篤實輝光謂艮體。日新其德。兼兩體言進進不已也。若踏常襲故。則其畜日竭而不大矣。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本義以剛上爲卦變。謂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傳則謂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而二柔奉之。爲尚賢之象。此理自好。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艮上乾下也。乾天下之至健。而艮能止之。非大正不能。大正指上九一陽言。按爻義本取二柔畜剛。象傳獨歸功一陽。而二柔之小不與焉。其義深矣。

不家食吉。養賢也。

不家食吉。謂朝廷隆大烹之奉以養賢。而賢者出而有爲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者。傳謂六五君位。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以發明卦才也。或曰此取上下兩卦體和應。不當指一爻言。亦通。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包地外。如何在山中。故本義曰。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也。惟天爲大。而爲山所畜。至大之象也。君子觀大畜之象。而從事于學問。所謂道問學以尊

德性也。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數語可作畜德箴。愚謂前言往行。德之資也。多識前言往行。畜之功也。此正多聞多見一証也。陽明之徒。毋謂聞見爲心累。欲掃而去之。是天不在山中。而德不在言行中也。无實修而言虛悟。與大畜之君子哉。是故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畜德。玩物喪志。俗學也。鄭康成張茂先一流是也。畜其德而不多識前言往行。躭空守寂。禪學也。楊慈湖王龍溪一流是也。

初九。有厲利已。

初陽剛又乾體而居下。利于進者也。然上應四而爲其所畜。四在上得位。有不可犯之勢。初若不量而進其能免于厲乎。故不利進而利已也。傳曰。大畜艮止畜乾。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在他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此義正須識得。

謹按程子云。凡卦皆從乾坤二卦變來的如此。其初九乃乾之初九也。在潛而勿用之地。又爲六四所畜。故利于已則不犯災。九二爲六五所畜。雖在困而德施不能。皆爲輿說輹之象。三則健極而進。久畜上之畜極而通。故爲良馬馳逐之象。且艮爲徑路。爲門闕。上又爲天衢。故利有攸往。此皆卦中所具之象。不待按索于錯卦綜卦而得者。茲以无妄上三爻推之亦然。因黎明時思索此爻。並及无妄上九象傳。何以全用乾卦上九爻言之。句益信程子之言。益確有所見云。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災也。已則不犯矣。故利。

九二。輿說輹。

二之受畜于五。與初之受畜于四同。則有厲亦同。但二居中得正。故不須以厲戒之。而自已爲輿說輹之象。輿說輹。安止不前也。按輹與輻不同。輻車輪之轑凡三十六條者也。輹車上伏兎。蓋所以承輻者也。故小畜之說輻。蓋爲陰所止。所說者重。久住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蓋自止而不進。所說者微。暫止而可旋起者也。如此分別。纔是。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說輹者。見幾而无覬望兩可之心。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傳說極是。或作中心之中。非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健極而進。上畜極而通。俱有不可禦之勢。且兩剛同體。不相畜而相應。進不留行。故爲良馬馳逐之象。言其速行也。傳曰。雖其進之勢速。不可恃其才之健

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如此說始妥。註言不憂險阨則貞字說不去。或以艱貞對說亦未是。有馬則有輿。有輿則有衛。都是相因物事。閑習車輿。範我馳驅也。閑習防衛。用戒不虞也。曰字宜如程朱作日月之日。或云如字。讀作嘆辭繫矣。日閑輿衛。其堅貞之寔乎。利有攸往。其日閑輿衛之效乎。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四畜初則志不合。五畜二則志不合。上不畜三而應三。故曰合志。合志者同心一德之謂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凡遏惡者。禁之于已然則難爲力。防之于未然則易爲功。四畜初防于未然。故有大善之吉也。初以一陽居最下之位。故曰童牛。傳以童牛爲始角。本義以童牛爲未角。若未角恐无所施其牿矣。況本義明云牿者楅衡施橫木于牛角以防觸者乎。固知傳說爲是。傳解爻既明。又曰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于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于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推廣之義大矣。

謹按此爻之義。傳義言牿精矣。若言象猶未允協也。何也。以牿爲楅衡。而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夫童牛未角。橫木施于何處。有可觸亦不過防其觸耳。非能禁之使不得觸。其角使不得長也。于畜止之義未甚切當。且細味此爻彖辭大象爻辭。似不當言畜止也。畜養意亦不可少。其在周書費誓篇曰。今惟淫舍牿牛馬。註曰。牿閑牧也。夫以之生畜閑之易易也。童牛而加閑。要易爲力矣。此則于畜止畜養義皆可相通。且于禁于未然之理亦不相悖。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上不勞禁制。下不傷刑誅。而惡人馴習。坐獲大善之吉。上治于此再見矣。故可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二陽已壯。而畜之較初之用力難矣。故以豕牙取象。牙者剛躁之物也。然物類皆都有要領在。傳所謂物有總攝。事有機會是也。六五柔中居尊。能直尋受病根因。一刀斬斷。則剛躁自止。故以豶豕取象。蓋豕去其勢。則牙无所肆其毒矣。但觀四之畜初已落第二着。故言吉而不言元也。傳曰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罰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

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于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刑威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此治天下之大道也不可不知

謹按此爻以豕牙取象程傳遂謂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務去其勢也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以喻治民者不尚嚴刑而修政教其理自好而于物理未之家也求註解牙字極是乃以致爲騰謂是走彖又引方井笑丑錯卦以明之未免扭捏牽強活藩不通井聖人達取諸物近取諸身自然而然无周安卦之義矣竊意豕牙雖剛不閑齒人養豕之家不閑牝牡俱皆豶之豈爲其牙而然乎則牙之非齒牙也豶可知矣埤雅云牙者豶豬豕之牝也畜豕性猛突而又善逸豕而稍則不逸而易養且豢豕以杙江淮之間所在有之聖人取象大約本此畜近而易見故也且于畜止畜養二義相通乎不尚嚴刑之理亦不相疼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心革惡從善風俗革薄從忠人君之慶亦天下之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傳本胡先生之說曰何字衍本義作何荷語曰何其通達之甚也因有理可詰云何僞也負也與詩何天之休何荷是何義何又引王延壽賦荷天衢以元亨句爲証言上九畜極而通局鴻任重以翱翔于天路而不爲羈物之所制也其說更暢益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又艮爲徑路有天衢象傳曰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濶无有蔽阻也本義豁達无礙亦是此意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傳以象有何字爲設問辭此本註說非也不如直作負荷意爲是蓋道即道德之道得諸心曰德達諸外曰道德大畜故道大行也彖所謂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者正指此爻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卦體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此本義全用程傳也傳言頤道之正兼養德養身養人養于人數義始盡蓋養身而不以正則爲口腹之養德而不以正則爲異老之學養人而不以正則有素餐之譏養于人而不以正則有餔啜之羞故頤曰貞吉蓋言一卦之義也頤自求口實蓋言觀人觀己之道正則吉不正則凶也不言善惡吉凶欲學者詳審而究圖之也傳爲指出發明聖人言外之意耳傳又有養生養形養德養人之說曰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是要靜飲食衣服以養形也是要儉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是要敬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是要恕靜儉敬恕四字學者缺一不可。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頤貞吉養得其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之道于人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之道于己也觀下句言自則上句當屬人頤氏曰養人指上九言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孔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看極是朱子不作養

人說故本義云觀其所養之道及其對門人則已有程傳似勝之說矣又以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証程傳之確因知本義亦有未訂正者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推養之義天地養萬物養以正也養以正故萬物育焉聖人養萬民亦猶天地之養萬物也若只從百姓做起焉得人人而養之故須用賢圖治賢之未成也廪稍養之于學校賢之既成也爵祿養之于朝廷或育養或培養然後人才出政教立而膏澤下于民矣。養賢正所以養萬民也是謂德配天地養之于在[illegible]

之時大矣哉統贊天地與聖人之功也。傳曰。或云義。或云用。或云時。以其大者言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此皆確不可易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以卦義言之。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以卦形言之。外實內虛頤口之象君子觀其象而得養身之道焉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傳約體二字極盡。如何易的故本義但以切務發之。而又由一身之言語推之于號令政教由一身之飲食推之于貨賓財用。養德養天下之道皆具爲其旨深矣不然以謹勅爲

慎以儉嗇爲節未足以盡大象之義也或引諺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二語而言因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故君子慎之飲食一入而不可復出故君子節之言語飲食動象曰慎曰節止象其理自好愚謂慎言語立誠之學也節飲食無欲之學也昔溫公告劉安世以誠曰自不妄語始安世服括七年而後[illegible]若仲素初見龜山告以飢者甘食渴者甘飲人能无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无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云更下心害上一着猶有仲素一生

服膺此語此二事可爲愼言語節飲食者一大榜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戴記以龜爲四靈之一故曰靈龜龜咽息不食非待養于人者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是貴也舍此而朶動其頤于內則爲垂涎之狀矣傳曰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爾謂初外之也我謂四愧之也假設之辭正教誨之道也象引云此爻如東漢之華歆最妙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之才剛健明智者也剛不能自立而屈于欲焉得

剛明不能自照而失其正焉得明不明不剛而役于口腹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故曰亦不足貴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居上養下不可易之經也傳曰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其義備矣二在初之上而求養于初顚倒而拂其常經矣程朱俱一串說下惟胡雲峯以拂經爲違正應亦是下既不能養將轉而之于上則爲丘頤丘指上九也上在外而高有丘象不相應豈能相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傳曰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又曰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凶也可謂曲盡矣

蘊按項氏曰頤卦惟有二陽上九在上謂之由頤爲所養之主初九在下亦是爲自養之賢靈龜息而在下初九之象也朶頤在上有下垂上九之象也上九爲卦之主故稱我朶頤陰從我而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无所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保有貴而不自珍宜其凶也折衷取之以爲可備一說今即此爻及遜爻細味之項氏之說其理甚長何也以此爻爲求養于初而以于丘爲上九頗多一轉不若從來氏之說以顚爲項謂上九居艮之極上乃山顚之象亦自有理蓋養道宜靜不宜動初可自養而爲動之主是失其只貴而求貴于起乘者也故不足貴而爲凶六二中正而亦凶者蓋違正應而往求于上是

趨炎附勢奔走權貴以求養者故失類而征凶也六二與上本爲正應其求養于上宜矣然六二陰柔不正居多內之位而爲動之極恃其正應必有其所求而求者故于養之道大悖而終无所利也四與上非其上應而顚頤吉何也來氏云艮爲虎故取象于虎天下之物自養于內者莫如龜求養于外者莫如虎頤自養于內內卦初舍之故凶也求養于外外卦上施之故吉蓋虎見物將搏之必先伏其身而注視之故有眈眈之象眈眈者視之專也其欲逐逐者欲之物東轉則目隨之東西轉則目隨之西也可名大臣之于下應初九之賢而養于上而施及于下蓋賢人爲民者也可謂祿及下有施之光者也五上可爻傳爻有偏明辭後然不發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行失類傳專指上九言本義則兼言之曰初上皆非其類也玩象辭六二征凶則顚頤拂經全斷言在其

中矣。本義爲是。

六二。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之道唯正則吉。得頤之正。求養養人。則合于義。自養則成其德。故所養皆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于頤之正道。是以凶也。本義云。旣拂于頤。雖正亦凶。六三不中正。恐无庸此一轉。主傳爲是。勿用言爲時所棄。十年數之終。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何利之有。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者養正之道也。拂于正。則大悖于道矣。是以遷延至于十年之久。而不見用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居大臣之位。陰柔不足以濟。而求養人之道于初。顛頤也。二與初非應而志在自養。故顛而凶。四與初正應而志在養人。故顛而吉。所居之位異。而公私不同也。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一句最難解。朱子亦以爲理會不得。只是敷衍解去。程傳立威嚴之說。近矣。不如作下賢說。按荀九家易艮爲虎。故四以虎視。象虎垂首下視。更不回轉。眈眈其視。極狀任賢勿貳。唯恐失之之意。本義所謂下而專也。逐逐其欲。極狀心乎愛矣。久而不渝之意。本義所謂求而繼也。用賢以養人。當而且久。故可以无咎也。傳曰。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于臣。以上位而賴養于下。皆養德也。吉凶之辨。昭然矣。又下三爻震體主動。故凶。上三爻艮體主止。故吉。以此見處頤之時。宜靜不宜動。明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居上位而无德以施于人。无色甚矣。得初陽剛之賢。共濟其事。則膏澤下于民。榮施不旣多乎。此顛頤所以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五與二正應也。拂二以求養于上。拂經矣。然上九以陽德居師傅之位。五能順而從之。正也。堅守正道。坐享上九之成功。故不可涉大川耳。不利涉大川。莫說壞了。傳曰。能持循于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朱子曰。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守常則吉。涉險阻則不可也。毛氏曰。无事猶可以分和。厥欲有所爲則難以濟矣。皆非也。五操養人之權。不自用而歸諸上九。所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也。養賢者无煩勞力爲養

民之事豈必冒險而往乎故曰不可涉大川也涉大川者上九之事非六五之事也故上九一爻曰利涉大川且五不言頤而上曰由頤其說益明矣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傳曰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于上九之賢以養天下益衆因以聽惟所欲爲而不復從中制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以六五之君柔順而從上九之臣是上九當天下之任天下皆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任大責重使非懍懍常懷危懼能勝厥任乎故曰厲吉伊尹抱納溝之

耻周公膺待旦之勤用是道也以陽剛之才處業之隆居上位而養天下舉凡風波險阻六五所不可涉者以一身涉之而裕如故曰利涉大川昔寇萊公澶淵之役可謂利涉大川矣所少者厲之一字故小人乘間而入而天下不得邀大慶焉非知易者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養天下而不有其功斯民庶幾乎含哺而鼓腹矣故曰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傳云聖賢道德功業大過于人凡事之大過于常者皆是也非有過于理也朱子語類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合道爲非相似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爲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爲小過之事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合當如此做便是不過于理此朱子所以有功于程子也四陽居中過盛上下二陰皆弱故爲棟橈之象益棟取其勝重四陽聚于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取象于棟謂任重也棟橈似不利有

攸往矣然陰弱陽強正小人衰君子盛之時故利有攸往而亨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不曰過之大而曰大者過大者陽也大者過陽倍于陰故過也

棟橈本末弱也

初本也上末也上下俱陰不堪四陽之任故曰弱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四陽過剛而二五却得中處不失中道卦之體也下巽上兌巽順和說而行卦之德也中道而巽說則可

以抑過剛之獎而扶本末之弱。故利有攸往，亨義即在其內。盖利有攸往，乃其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傳贊大過之時之大，而曰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世之大德，皆大過之時之事也。愚謂有絕世之大德而後能樹不世之大功，有不世之大功而後能勝非常之大事。三者又有相因之序焉。是故有其時而无其事者，賢也；有其事而无其時者，妄也。堯舜揖讓，湯武征誅，君道之大過也。孔子、孟子皆立明狄梁公反周爲唐，臣道之大過也。程子所謂常事之大者，非有過于理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兌爲澤，澤在下者也；巽爲木，木在上者也。今澤在木上，則澤滅木，大過之象也。然木雖沒于澤，而植立不撲者自在。故君子觀其象而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焉。獨立不懼者，卓爾自立，不以利害禍福爲念，孟子之不動心是也。遯世无悶者，確乎自信，不以是非毀譽爲心，孔子之不怨天不尤人是也。兩者皆大過之行也。或以上句屬用巽木象，周公當之；下句屬兌，兌說象，顔子當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以陰柔而居巽之初，有藉用白茅之象。初所應者四之剛，錯諸地可也，而必藉以茅，示不敢褻也。藉用茅可也，而必藉以白茅，示不敢飾也。過于敬慎，故可以无咎也。繫辭：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只閱此便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茅象，在下藉象。柔在下，藉用白茅象。或曰此示人以取象之義是也。傳曰：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

敬慎之道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當大過之時，以陽居陰，則過而不過；以陽居陽，則過矣。故二四皆吉，而三五皆凶也。他卦以相應爲義，此獨以相比爲義。九本剛，而居中用柔，下比初陰，陰陽相濟，故不至于大過也。陽過則枯，故爲枯楊。初以柔濟之，過而不至于極，故生稊。根發于下則幹榮于上矣。又九二以剛居柔之上，老夫也。初以柔順承其下，女妻也。老夫得其女妻，以言乎婚姻之時則過矣；以言乎男女之正則非過也。能成生育之功，故曰无不

利无不利。繫根老夫女妻來與下爻无咎无譽一例。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以相與者。九二老陽。初六少陰。唱和之情。過其常分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皆棟象也。四在三之上。故隆而不橈。三在四之下。故橈而不隆。所處之位異也。三以剛居剛。過剛則折。故有棟橈之象。傳曰以過甚之剛。動則違于中和。而拂眾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重。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或曰三巽體而應于上。豈无

用柔之象乎。或曰三居過剛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說至此纔曲盡。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三以剛自居而過剛。既不受輔于人。與上為應。又以柔居柔。不能輔人。故曰不可以有輔也。如項羽剛愎自用。殺人如何輔他。雖匹夫才愈上。亦與之同受橈敗之凶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以剛居柔。能勝厥任。故有棟隆之象。若更有他志。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于柔。為可吝也。傳曰。吝為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于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為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于初。為剛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為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于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說至此纔曲盡。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傳曰不橈曲以就下。謂不下繫于初也。或曰不橈正貼隆字。隆則高立不墮。故曰不橈乎下。然不若傳意渾全。能盡一爻之意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者也。然陽過之極。下无應助。而比過極之陰。故有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之象。按訂詁以枯楊為九五。生華為上六。焉厚齋曰。依上爻則九五宜為陽。而今以上六為枯楊老婦。九五反為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為夫。在陰爻為婦。不拘于陰陽之爻也。從來解未到此。无咎。傳云无罪咎。胡氏曰。陰欲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只用傳一句更妙。

謹按二與五皆陽。皆以枯楊取象。而有得妻得夫之不同。故說者遂異。不知易之取象不拘一定。隨時取

義而已如此卦以相比爲義二之比初陽老而陰少何也初爲生而方稺之陰二乃長而已甚之陽陽在上而陰在下故有生梯之象而爲老人得女妻也五乃之比上陰老而陽少何也上爲極而將盡之陰五乃盈而正盛之陽陽在下而陰在上故有生華之象而爲老婦得士夫也夫夫雖老而得女妻則是人倫之緒娶女則初婚年齒總有不齊而以男求女得婚之正有生育之功故无不利而過以相與也若婦已老而得士夫則是婦方衰寡士悅綺綦配合雖各遂願而以女欲男當就木之年後修容以媚悅已絶生育之望徒安節以負後人故不久而可醜也讀者可拘文牽義以解易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朝榮夕瘁其能久乎傳曰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未說可醜意出余意可醜言配合非偶也先儒謂二五兩爻備極人倫之變竊以其意

推之老夫得女妻未嫁而夫則再娶也曰无不利于以見男子有再娶之義爲嗣續計也老婦得士夫未娶而婦則再嫁也曰可醜于以見婦人无再嫁之理程子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則事君者亦可以此意通之矣又九二■爲主而柔輔之則利九五柔爲主而剛輔之則醜于以見剛唱柔隨剛先柔後之序學易者逐卦如此推去其理亦可盡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以上六爲殺身成仁如東漢諸賢之類其說原本註疏註云志在救時疏云猶龍逢比干竊意上以陰柔之質而處過極之時與位如何便會殺身成仁益以爻曰无咎象曰不可咎故有此說程傳則以爲小人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无所過咎又云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其理似乎較勝

折衷云此爻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之說固非程傳爲長然又有一說以爲大過之極事无可爲者上六柔爲處事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爲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竇足以推波動顛扶救將之道見上六居无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用之也此說亦可並存於此因□卦之象以取理程傳內本爻之象以取象本義則會全卦大象及爻象之辭以取理雖各有取義然因大象澤滅木及此爻以滅頂取象大步有截項其內必矣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何咎之有故當大過之世則其依違兩可模稜甚矣猶不如□□□□

不顧身者之爲愈也總謂上六陰柔之質才弱不足以濟卜甫切舒寬公之卧未要人戟皆鄙者雖不得與于不而之主而一段忠愛之心正有不可泯滅者則亦獨立不與之謂也且象傳言本末皆弱則上之過于與其初之過于慎正自相等因有未可厚非者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言過涉之凶不可得而咎之也

蒙引過涉而至于滅頂雖不量其淺深以取覆溺然有知難之節而无苟免之羞則聖人之不咎亦原心之論也

負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曰坎坎而又坎故曰習坎傳

曰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而義大也。項平菴曰：坎卦在離震艮兌巽之先。故加習字，以示五子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祗一爻故也。一說俱好。一陽中實，故曰有孚。蓋渾然一團實理也。維心亨，即以有孚之心亨也。傳曰：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亨也。或曰：身雖陷而心不可陷，故亨。大凡遭際之阨，悔歸造物。造物所以使我不能亨者身而已，不能使我心不亨也。心亨則造物失其權矣。行有尚，即以心之亨行也。不行則在

險中，行則出險。自下而上，故曰行有尚。傳謂有可嘉尚，以言乎其亨之徵也。心亨而行亦亨也。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于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于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貫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在人爲精，以晝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晝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寔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寔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此又發傳所未備，凡爲學者皆不可不知此理。

彖曰：習坎，重險也。

一坎一險，習坎者重險也，謂兩險相重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字斷通貫下兩句。一陽動于中，流也；陷于二陰而不能出，不盈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行險而不失其信也。上句釋坎字之義，下句釋有孚之義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傳曰：坎中寔，水流下，皆爲信義有孚也。以剛中，謂二五之德剛而得中也。往有功，謂有出險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仰而觀象于天，无形之險也；俯而觀象于地，有形之

險也王公有國者建立城郭疏通溝池以安民人以
固社稷法天地之險爲人險也險之時有恐大作用
故極言而賛之也傳曰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
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
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如此始盡用險之
義按春秋書城虎牢而不繫于鄭胡傳曰譏鄭之失
險也其得王公守國之義乎觀文王彖辭常言處險
之道使險者失其險以二陽有中實之象而推之也
孔子彖傳旣明處險之道又進言用險之方使險者
得其險以四陰有陷險之象而推之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下坎一至上坎再至故曰水洊至言相仍而至也流
而不息亦漸而不驟故觀其象而以常久其德行熟
習其敎事傳曰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
有常余謂常德行者无進銳而退速无有初而鮮終
歷畢世如一日如水之過而復續也傳曰夫發政行
敎必使民熟于聽聞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
告未諭遽責其從雖嚴刑而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
之洊習余謂習敎事者不輟其所已能不驟其所未
至往復以漢訓浸灌以歲月如水之盈科而後進也

本義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言治已
則已重習使已熟而安之治人則人重習使人熟而
安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初居重險之下習坎也然陰柔不能自拔又上无應
援故有入于坎窞之象窞坎之險處郎[illegible]云跌坑也
陷溺益深其凶可知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失其所行之正道則淪于下流故凶也學者得道則
吉貧賤流放邦占地步失道則凶富貴榮華都是坎
窞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以一陽爲二陰所陷是坎有險也然剛而得中所
求亦足自濟求至如初益深入于坎窞故曰求小得
言所得无多也傳曰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
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求小得以其未出險中也出險則所得也大矣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三處下坎之上陰邪而不中正來于下則有同體之

坎陷其前也。往于上則有全體之坎陷其後、故曰來之坎坎。進退皆險、不遑寧處、險且枕也。枕、程朱俱謂倚著不安之意、竊疑乘其上有覆壓之象、故曰枕。枕于上、則益陷于下、故入于坎窞、與初六无異。勿用、戒辭、言无庸如此來往爲也、夫亦別求濟險之道、而靜以俟之可矣。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之坎坎、終不能出險也、何功之有。卦所謂往有功者豈若是。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處上坎之下。柔而得正。上比九五之君。故言處險之道。樽酒簋貳用缶。與漢君臣豆羹飯盛同。納約自牖。與遇主于巷意同。如是則雖在險難之時。終可保无咎也。傳曰。燕享之禮。不尙浮飾。惟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用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說自確。註疏皆與此同。討詁云。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益用缶通項上處言樽簋之器皆瓦也。詩曰陳饋八簋。易損卦二簋可用享。皆確有証據。本義獨用晁氏之說。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謂一二爲副益之意。言薄禮而益以誠心也。夫上既云樽酒矣。下簋字如何解。且缶本瓦器。而以爲誠心。可乎。至象辭說不去。又謂釋文本无貳字。是改易經文也。過矣。畢竟伊川之說爲是。納約自牖。傳曰。納約謂進結于君之道。牖開通之意。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且如君心蔽于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于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

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强功者。率多取忤。而温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其如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于齊。此其蔽于私愛也。大臣

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于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矣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此可爲萬世事君立教者法矣竊謂前朝劉瑾之誅借觸于宦寺嚴嵩之敗借觸于巫蠱其亦納約自牖之義乎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樽酒簋貳該全義剛謂五柔謂四君臣交際有明良

氣象故禮薄器朴可以獻旁引曲喻可以道也傳曰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寔而已語雖淺近至理存焉漢高祖唐太宗皆有愧色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九五處重險之中一陰在上是未能出險也故曰坎不盈不盈未平也既平則盈矣盈則可以出險而无咎傳曰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于險然下无助也二陷于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于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曰有中德而未大傳曰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大則盈而險難可平矣又曰險難之時非夫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謹按此爻之辭與夫象辭諸家之說俱不能暢其義折衷以程傳未於盈科出險之義與象傳異指且有失矣然而俞氏何氏之說亦未得明白曉暢也當合一卦之象爻傳及諸家之說反覆參訂竊意坎之所以不盈者以其流也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是也然而有源之水不舍晝夜雖不見其盈未始不至于乎也平則可以出險矣所謂行有尚而往有功者也何咎之有蓋水即不可盈盈則揚溢是盡又焉咎矣故不盈而止則无咎也中未大者以五有中德不倚然以自大以明不盈之意也當險難之時濟業自矣

賢小心所以克成濟險之功而有孚心亨而行有尚也如此說方與象傳之指不悖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六居卦之終理當出險乃以柔暗而乘五剛是有意陷易而沈溺不反其罹于罪內宜矣故有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之象徽纆皆索也三股曰徽兩股曰纆所以拘攣罪人也叢棘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又今之囹圄以棘刺圍墻故曰叢棘寘者囚禁于其中也傳曰陰柔而陷之深其不出宜矣故曰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

折衷云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衍是謂得道則其困苦幽凶止于三歲矣聖人之敎人動心忍

性以習于險者雖罪惡已成而猶不忍棄絕者如此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道者濟險之道也卦所謂有孚維心亨是也失其道則失其孚而心不亨无所不至矣故陷于獄至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傳曰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與十年乃字是也極爲明曉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一陰麗于二陽之中故曰離離本别離之離卦獨以有所也麗與明二義言古人用字各有取爾也凡物以有所麗而亨然非得其正不可學術不正麗之則不免于誣人名義不正麗之則不免于失身故離利貞亨傳曰有形必有麗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盡之矣夫麗于正者順于正也欲順于正非涵育薰陶則无以成其德故取畜牝牛爲義坤爲牛離一陰坤之中畫也故曰牝牛夫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順德須養而後成故曰畜牝牛吉畜者抑其炎上之躁性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離時麗也邱建安曰五爲天位故離上有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氣者也二爲地位故離下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者也其解最妙亦舉大者以例其餘也重明謂上下兩體也麗乎正謂二五兩爻也君臣同明而又大居正則可以化天下而成文明之治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上曰麗乎正下曰麗乎中正言二五麗乎正者以其麗乎中故正也麗乎中正而曰柔者指兩陰畫也爲畜牝牛張本也此句雖釋利貞卻亦起下故加是以二字項氏曰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言牝牛本柔唯畜之然後有中正之吉也傳曰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于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于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中正二字須如此詳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傳曰明兩朱子云明兩作以水洊至例之故本義云

作。起也。其解甚確。水潤下故曰至。火炎上故曰作。明而又明繼明之象也。象傳言君臣。故曰重明。大象言父子。故曰繼明。後先輝映之意。照四方。即書所謂光被四表也。易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傳曰。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如堯欽明。而舜又文明。文丕顯而武又丕承。至矣。周云成康。斤斤其明。其亦庶幾乎。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初居離最下之地。故曰履。以陽居陽。恃剛妄動。又明體而炎上。易至躁進。故有錯然之象。錯然者紛紜交錯。无所純一也。敬則主一无適。小心而畏慎焉。故可使錯然者漸次就理而无咎也。易動而靜。易躁而恬。傳曰。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處之道也。傳解敬字。只是謹守其分。而不敢進意。余意即作主敬說亦是。

折衷云。履錯然者。當應物之初也。敬者。養明德之本也。人心之德。敬則明。不敬則昏。于應物之初而知敬。其即于咎者鮮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則有咎矣。敬者所以避而遠之。謹身寡過之道也。傳曰。居明而剛。故知難而能避。不剛明則妄動矣。

此理亦好。祗是不惹事意。

六二。黃離。元吉。

二黃即坤之中爻。故坤六五曰黃裳元吉。離六二曰黃離元吉。彼居君位而順。此居君位而明也。離黃中央土之正色。月令土无偏屬。以其統備四時之德也。其文足潤色。而明能光照。故曰元吉。所謂柔麗乎中正故亨。畜牝牛吉。正謂此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黃離得至中之道。故元吉也。不偏之謂中。中者正也。故言中而不及正。傳曰不云正者。離以中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離初爻曰初象。二爻曰中象。三爻曰昃象。傳曰。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曰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而為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為嗟憂。乃為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為其凶

也此處死生之道也然而知命之學具此矣人亦何可爲日暮途窮之悲哉。昔韓持國常嘆今日又暮矣。程子曰此常理往來如是何嘆爲。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矣。曰如何能勿去。曰不能則去可矣。程子此言正可與此爻相發。

折衷以梁氏之說獨得爻義今按梁氏以三居下離之終乃日昃之時也夫持滿定傾非中正之君子不能三處日之久而過剛不中其志荒矣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佚常也哀樂失常能无凶乎君子值此之時則思患之心與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是故不暇于歌矣而亦何至于嗟乎此則不字則字皆有着落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日昃之離其能久乎宜有以自處矣愚謂以一日之日計之日何可久也以千歲之日計之日何不可久也。知日昃之離不可久而早爲不朽地焉將天地與之同久又豈至有大耋之嗟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四居上離之下後明始繼之時也如人元氣纔成正宜悠悠溫養而四以陽居陰剛猛而不中正有凌逼于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言鹵莽滅裂而來也天下事從容詳審則可以奏功輕率躁易則易于賈禍而況相繼之始乎

折衷云離明德也繼明者所謂有緝熙于光明其明不息也與繼世之義全无交爲先儒有以則兩爲德世者故程傳用說九四爻義于經意似遠今擬不錄窮皆以來註推之火性炎上三之舊火氣熄間之意火又發五得中居尊旣不敢上犯于五爻不能下囿于三上下皆无所容而爍厚之勢則猛暴烈有不可遏者不能自焚故必至于焚如死如灰棄如而后已也如者語辭水性潤下坎之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此來而下者也火性炎上離之九四在上卦之下故亦曰來此來而上者也來而下必至坎窞而後已來而上必至死棄而后已其義最爲疏暢有理故特錄之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焚死棄故无容身之地也。

愚謂言不能以順德養其明而猛烈燥暴上旣不能見容于四下又不能見容于三故始之突如其來者卒至于焚死棄而后已焉是皆昏暴之有以自取而欲容身无所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柔居尊中而不正逼于上下之二陽故有出涕沱若戚嗟若之象。出涕沱若，涕泗如雨之滂沱也。戚嗟若，悲戚而愁嘆也。極狀其畏懼憂慮，不能爲情之甚也。此與大耋之嗟何以異？然一凶而一吉者，彼以貪生惰死爲心，此以憂深慮遠爲意也。傳曰，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也。爲戒深矣。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居不當位而吉者，以其操心危慮患深。故得麗

于王公之正位也蒙引以離王公在憂懼之後信然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按離爲戈兵爲甲冑故上稱王用出征爻居卦上關外之象也王謂五用出征用上九也上九恭行天罰敵王所愾故王嘉之如嘉乃丕績之嘉也傳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益以有嘉爲句也訂詁亦如之朱子獨連折首爲句恐未自然折首折取其魁首殲厥渠魁也執獲不及醜類脅從罔治也兵以義動而刑以仁施无咎可知若株連蔓引則非王者之師矣傳曰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折首獲匪其醜則无殘暴之咎也尤爲明曉本義云剛明及遠兵用而刑不濫精甚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用出征非窮兵黷武也以正邦耳正邦者使邪國之人共麗于正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孟子云征之爲言正也皆正邦之義也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正指此也

易酌卷之五終

易酌卷之六

周易下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瀛編輯

孫男典祖校梓

曾孫錦等正字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上經首乾坤。天地一大夫婦也。下經首咸恒。夫婦一小天地也。傳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本義曰。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俱指甚。天地以交感而泰。不感則否。人心以交感而通。不感則睽。傳曰。凡君臣上下。以及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于正也。不以正。則入于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天下感應之大端。盡此矣。請自其正者言之。如君以禮使臣。臣以道事君。而不爲媚說。君臣之利貞也。父以義訓子。子以道諭親。而不爲順從。父子之

利貞也。夫婦相敬如賓。而不爲狎褻。夫婦之利貞也。推之萬物。莫不皆然。然于夫婦爲猶切。故曰取女吉。傳統承彖傳說。然所重只在貞字。六禮不備。貞女不行。男以正感。女以正應。故吉也。以尊卑言。君尊臣卑。男尊女卑。以先後言。君先求于臣。男先求于女。觀取女之吉。則人臣守身之義可知矣。自古未有炫玉求售而適吉者。

彖曰。咸。感也。

有心恐涉偏私。非寂然不動之理。故彖以咸代感。无心恐涉寂滅。非感而遂通之道。故彖傳以感解咸。先儒云。互明其旨是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兌女故曰柔上。艮男故曰剛下。傳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指乾坤二體言也。非六畫皆剛柔相應。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謂情意和合也。又乾感坤而坤應之成兌。坤與乾也。坤感乾而乾應之成艮。乾與坤也。龜山曰。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艮男居兌女之下。故曰男下女。所謂男先求于女也。親迎御輪前導。皆此意也。柔上剛下。二氣

感應以相與解亨。卦體也。止而說解利貞。卦德也。男
下女解取女吉。卦象也。各有所指。是以二字。則總結
之耳。下又因男女交感而推之天地聖人。无非此理
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所以感萬者氣焉耳。而傳曰天地之理。聖人所
以感人心者誠焉耳。而傳曰聖人之用。于天地則曰
二氣交感。于聖人則主誠以感億兆之心。直從源頭
本領處說萬物化生翕然不變成形成色也。人心和

平。後志不應无侮无拂也。觀其所感。緊承上二句來。
極是。家引非之過矣。感者情也。所以感者性也。性微
而情顯。益就流行發見之真切篤摯處言也。明乎感
通之理。天地萬物豈有近情乎。傳曰知道者默而觀
之可也。此語尤爲可思。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朱子主傳說以爲水潤土燥。二氣感通有虛受之義。
其理甚確。但未見山字義。余謂山高澤下。山上有澤
高而能下。虛受之象也。朱子又云。兌上缺有澤口之
象。下一陽畫有澤底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

二陰畫中虛。便是滲水之象。說象尤爲顯切。君子觀
其象。而以虛受人。虛者實之反也。實則有來必拒。虛
則无物不容。傳曰。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
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
道也。最爲簡盡。蒙引曰。納其言而酌其是非。悉其事
而裁其當否。未免添足。以虛受人。只主善所當受者
言。爲是。

初六。咸其拇。

本義云。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二句雖好。宜細看。感就人身取象。而以心爲主。非獨

心不可動。身亦不可動也。初居最下。宜安分內求。而
曰咸其拇。則是未能不動也。拇足大指也。指動而足
不動。其能有行乎。傳曰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
于人。故不言吉凶。又曰。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
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皆格言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四在卦外。而初與爲正應。咸其拇。則是志也。動于九
四矣。動者志。豐之弗問可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居下體之中。故曰咸其腓。腓在拇之上。故曰二當其

處腓足肚也行則先動有躁進之象二與五爲正應苟不待五之感而輕身以先所謂无媒自嫁者也凶可知矣但二本中正所應又中正若安汝止而不輕動破凶爲吉无難耳方戒之以躁妄自失隨處之以安靜自處聖人之誨人至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雖者抑揚之辭也旣凶矣又能迪吉者豈必矯逆而爲之哉陰性本靜在順其性而不改中正本色則无失身之害而吉矣聖人非欲其絶所感也但當待時而動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三以剛居剛非隨人之才也居艮體之上非隨人之位也而曰咸其股股在身之中下猶三在卦之中下也故以爲象執其隨者意以隨人爲主而胸中漫无操持也以是而往无面目對正人君子故可羞吝也傳以爲二隨上本義以爲三隨二與初蓋股本隨足而動者也本義更確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不處猶言不居也初與二皆陰其不處也宜也三陽亦踵而從之不自愛甚矣曰亦者若因二陰不足道如三亦爾爾乎蓋深致憐惜之意也志在隨人可謂甘居下流不自振拔者矣或曰陽在上而下隨二陰故曰所執下也亦好後世若張禹孔光輩皆素行修謹身列上位而一阿王氏一媚董賢其九三之謂乎蒙引以王莽之楊雄朱全忠之張文蔚薛貽矩爲喻而又引高季迪鶴媒詩嗟爾高潔非凡禽胡爲狗食移此心可謂生平夙負聞望而失節末路者之明鑒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當心位咸之主也而不言咸其心欲其以无心感也以九居四非正又兌體居陰而應初故以貞吉勉

之而又戒以不貞之悔也傳曰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也非正而固亦安能虛中无我哉二說正互相發耳余謂貞則一一則靜虛動直而吉吉則悔无不亡矣傳曰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旣主于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其理甚確朱子又云往來不是心中憧憧然往來如所云往來于懷也這个只是對那日

往則月來底說那个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是加私意。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其理甚醒矣。此爻是心學之要，故孔子繫辭極言之，程傳又句句發明，朱子又反覆數千言，皆不可不熟讀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偏害正，私害公，貞吉悔亡，只是廓然大公，故未感于偏私之害也。憧憧往來，則其志偏而私矣，偏則不光大。私則不光明，故曰未光大也。蓋所以感天下者，傳曰，以私感則其道狹，言朋則從而非朋則不從也，極好。恐只說的未大

九五，咸其脢，无悔

五爻皆感動，獨此爻不動而靜，又无取焉何也，能動而不能靜，則有用无體，非感也，能靜而不能動，則有體无用，非感也，九五居說體之中而得正，宜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今在心之上，口之下。故曰咸其脢，脢背肉也，背心而動，漠然无所感者也，此所謂勿求于心，若後世之禪學是也，寂滅自甘。豈曰无可悔哉，无所悔耳，傳解爻辭云，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至象辭則云，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為其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感于私如此，是費一轉，朱子云，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周流如此，是此義也，至本義又云，志末謂不能感物，則與武王之說才背矣，二說俱似未確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者身之本，脢者身之末。舍其本而末是志，塊然不靈，故不能感物也，又脢在背後，故曰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用其一足矣，而必三用者，言其諄復不憚煩也，上以陰柔為說之主，居咸之極，又兌為口舌，故有此象，不言凶咎者，不待言也，胡傳云，信在言先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徒區區口舌間何為乎，傳曰，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于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于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說的詳明。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焉者不務修德而徒恃詔令，下焉者不務積誠而尚虛文辭，故曰滕口說，无實事而有空談，三代後感

入者多坐此病。本義曰，滕騰通用。張中溪曰。蘇秦張
儀之徒。縱横其說。即滕口說也。引証亦確。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以感通之情言之，則取乎少男少女。少者情之最摯
者也。以尊卑之分言之，則取乎長男長女。長者分之
最肅者也。然而不肅其分，亦无以篤其情，攝其和而
流也。此恒所以久成也。其與乾坤分上下經何也。
乾坤之道，非夫婦則萬物何由化生。中庸曰，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正此理也。震上

象男尊。巽下。象女卑。男尊正位乎外。女卑正位乎內
此夫婦不易之常道，所爲終身如一日者也。順其常
道而不變，自然亨通而无過咎矣。然所利者在貞。貞
者震上巽下之正理也。一失其正，或狎褻或乖離，則
不足以成亨。而咎有所不免矣。利有攸往，自貞來，一
利无往不利矣。或曰以成卦言之，所以成卦者震巽
也。震巽者，陰陽之始也。陰自巽生，至坤極矣。一陽生
于下而爲震，陽自震生，至乾極矣。一陰生于下而爲
巽。陰陽嗣續，如環无端。惟其往而不息，所以能恒也。
如使積而不往，則兩閒之氣化或幾乎息矣。此理甚
好。程云變而後能常。朱云常而後能變。兩說正可參
看。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

恒，常也。常則久矣。故言久而不言常也。古字作恆，其
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今作恒，謂其立心如一日。義
各有取也。傳合四者統名曰卦才。本義則分體分象
分德。剛上柔下，卦體也。雷風相與，卦象也。巽而動，剛
柔皆應，卦德也。剛上而柔下，以卦變言之。傳主乾坤
說，謂乾之初上居于四，坤之初下居于初。剛爻上而

柔爻下也。本義則別有所引云，恒自豐來。剛上居二，
柔下居初也。以傳爲主。本義亦宜參看。若直以其體
言之，震上故曰剛上，巽下故曰柔下。此二體之常也。
雷動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曰相與。此二氣
之常也。下巽上震，順而動也。逆動非可久之道，順動
乃可久也。初柔與四剛相應，二剛與五柔相應，三剛
與六柔相應。六爻應的恰好。剛柔皆應也。剛柔一不
相應，非可久之道。皆應乃可久也。此四者所以成恒
之義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亨无咎。而利在貞正者。久于其道也。道字卽指貞字說。貞。正也。道謂當然之正理。久于其道。謂當然之正理也。天地亘古亘今只此當然之正理。其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天地且然。況于人乎。由始而終。終无所往矣。終則有始。有始則无終。是以行之久而无不利也。易所謂貞下起元。中庸所謂物之終始。皆此義也。或曰巽終于地。一陽生而震始矣。震終于乾。一陰生而巽始矣。傳曰。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

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于常也。本義曰。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二義皆不可不知。傳曰。極言常道。本義曰。極言恒久之道。非有異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又云。日月陰陽之精氣耳。惟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而不已。此

本義所不容贅一辭者。蒙引云。日月只是附麗于天不必說到往來盈縮處。且以天與日月行度參差不齊言之。誤矣。行度雖有不齊。而究未始不同歸。從古豈有不順天時之日月哉。若只就附麗說。則日月只是个塊然的物事。恐亦不能久照矣。又云。四時變化不必說得天。豈寒往暑來。暑往寒來。能外大理而自成一變化乎。若陰陽五行而不及太極變化。如何成的。是皆不詳程傳之過也。日月四時。以得天而久。聖人則以久而得天。久于其道者。與日月合其照。與四時合其變化也。天下化成。則得天而贊其化育矣。天

地萬物。見于所感。又見于所恒何也。感以見其情之真也。恒以見其情之正也。正則久矣。自天地貞觀。日月貞明。以及飛潛動植之類。都是常常如此。稍變異則為反常矣。故曰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可與子在川上章參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曰。立于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二語最確故本義不着解。再詳諸儒。或引雜卦傳震起巽伏。及象傳剛上柔下而為之說。曰陽震動而起則宜上。陰巽伏而入則宜下。一物各居其方而不易。其在人事

長男常震動于外而无所牽于內長女常巽順于內而无所與于外是皆立不易方之象故君子觀其象以立不易方其說甚顯余謂方與圓對確不可易之理也立不易方樹起兩脚踮定兩脚不因人推移也所謂岳峙中天八風不動者與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爲正應故曰貞初巽性善入而居最下之地故曰浚恒浚卽浚井之浚深之也四震體而陽性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乃初不度勢之從違奢望而過求之故凶而无所

利也本義辭意全用傳但解貞字不同傳謂堅執常理本義謂雖正亦凶本義更妥傳曰世之責望故素而致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旣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皆明言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居恒之始而所求于四者太深嫌疑所由生禍患所由起也能无凶乎程子以劉蕡當之余謂賈誼亦然或曰京房亦其類也

謹按賈誼洛陽少年耳開口便痛哭流涕就要更張改革非浚恒而何

九二悔亡

二以陽居陰非正也宜有悔矣然所處者中而五之應中咸有一德悔所以亡也易有不費一辭但數其當而定吉凶者此類是也傳曰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人能識輕重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朱子解之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時乎不中卽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未有恰好處故未必中也又曰一件物事自以爲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饑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

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不責善非伊川不能發明中正二字如此分曉非晦翁不能發明伊川之意如此分曉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居中而應未必中應中而居未必中皆非可久之道也居中應中故曰能久中也傳曰人能恒久于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又進一步說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三以陽居陽其位正矣然過剛失中志從上六不能久處其位是躁動不恒之人也所謂士也罔極二三

其德者與。傳云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本義云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所自來也。貞吝。傳云固守不恒以爲恒。本義云正而不恒。爲可羞吝。本義尤醒。說卦云巽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止九三之謂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无容身之地。卽孔子所謂不可作巫醫是也。傳曰當處之地。旣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言三以陽爻居陽位。當處之地也。乃不能恒處而從上六。處非其據矣。故不能恒也。蒙引引華歆諸人。皆始負重名而

末節貽臭千古。可謂確論。

九四。田无禽。

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用力于其所不當爲之事。徒勞而无功也。故爲田无禽之象。或以禽爲初。曰初伏而下。四亢而上。故不能相有也。亦通。傳曰。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雖久何益。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无爲貴恒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傳解爻辭。旣曰以田爲喩矣。至解象辭又泛言處非其位。雖久无所得。然後申言之曰。以田爲喩。故曰安得禽也。可見九四爻辭。只是喩言。不是正意。未可執定說。馮厚齋曰。久非其位。處不當位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應二。以柔中應剛中也。其德可久。正而固矣。故有恒其德貞之象。但不爲倡而爲隨。婦人之占。非夫子之道也。婦人无才便是德。所謂以順從爲正者也。故吉。若夫子而唯唯聽命。則失其髮倡本色矣。故凶。傳曰。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此易所

以貴于知時識變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傳曰。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于從一。此句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之義也。夫子以制義爲事。則裁決由心。斷制自我。若惟婦是從。所謂牝鷄司晨。惟家之索矣。安得不凶。後世若晉惠帝唐高宗光宗隋文帝及肅宗。皆以從婦而凶。可謂前車已。

上六。振恒。凶。

本義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

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爻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此全用傳也。傳又曰。振恒以震為恒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此義亦不可少。備錄之。蓋紛更變亂。靡有已極。立見其敗也。故凶。

謹按有明方正學之輔建文。殆此爻之謂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爻言凶。象復言大无功者。蓋振恒在上。喜功生事。欲以奧倖非常。而不知其究竟一无成立也。所以灰躁動者之心也。若王安石之新法是已。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方長。四陽向消。此君子見幾而作之時也。故其卦為遯。以遠避為遯。遯其迹也。以晦藏為遯。遯其用也。傳曰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又曰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或曰。身之屈。道之亨也。余意全身遠害。不惟道亨。身亦亨矣。小利貞。朱子不主程說。謂陰柔小人。勉之以正也。其說甚辨。細看來。當以程傳為是。傳云。陰柔方長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易中小利有攸往。小貞吉。小過小亨。都如此看。且臨遯之對。大壯遯之反。皆曰利貞。遯加小字。其非為小人誡也明矣。又二陰進而為否。則曰不利君子貞。二陰未至于否。則小小利貞。以此互推。其義自明。蓋伊川之說本註疏。不可易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亨不若解只用而字轉下。言遯不期亨而自亨也。聖人解經之簡易如是。傳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尚未著解。二陰長于下。四陽未消于上。獨不可致力乎。五以剛陽之德當中

正之位。而下應六二之中正。有君有臣。何遂不可有為也。傳曰。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于遯藏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極是。朱子以知時而遯為與時行。恐與剛當位而應句不伴矣。

小利貞。浸而長也。

其斷然以小為小人者。全用象傳浸而長一句。竊意浸而長。故小利貞。以小人卜君子也。若羣陰暴長。則天下事不可為矣。惟積漸而來。故尚可隄防而挽回之。就中幹撥權斡旋妙用。莫可名言。故極言之而

贊其大。曰時曰義。言因時制宜。不得拘拘。辭也。傳曰。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于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于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于漢晉是也。此理甚好。朱子已引入近思錄。至于解經。獨不用何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但云處之爲難。孔子不云乎。果哉末之難矣。如何見的時義之大。且上句戒小人之長。而下句忽贊

君子之遯。于文義恐亦未協。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山下起而止。天上進而遠。故爲遯避之象。君子觀其象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蓋疾惡太甚。激成水火之形。故不惡。持身稍疎。便來衆多之口。故嚴。尤悻悻不能容之意。有凜凜不可犯之節。君子之待小人。類如斯也。觀孔子之于陽貨。孟子之于王驩。則可見矣。傳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此理正從平日才發得來。象引又進一步。豈傳所謂矜莊威嚴專爲小人設乎。多事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傳以爲遯而不往。本義以爲不往而遯。其說不同。從傳爲是。初陰末而居遯最後之地。尾之象也。在上者先遯矣。躡踵其後。亦將无及。故有遯尾之厲。然處亂世者。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往既有厲。則亦何必以遠去鳴高。勿往可耳。勿往非甘心亂世也。朱子晦處靜俟四字極好。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厲似不免于災矣。不往則不災。何災之有。古之人。身

處微賤。不立異。不苟同。歛德以自善者。是或一道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二不言遯。本義云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非也。初不必遯。二不可遯。二不能遯。聖人皆以小利貞之道望之。傳曰。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于五。五以中正親合于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係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此與本義註疏全別。余謂莫之勝說。卽遯不潤矣。不啻若自其口出之意。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固志者。固其上下相應之志。而不可解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一陽下比二陰。係戀之而不能脫迹遠去。腹心之患也。故曰疾。害良之憂也。故曰厲。然豈付之无可奈何已乎。若以臣妾之道畜之。猶可獲吉而免于疾厲也。不以公義放罷其身。姑以私恩結納其心。正所謂小利貞也。或曰艮爲閽寺。臣妾象。臣妾卽指二陰。傳曰。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

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者。一陽爲二陰所困也。按左傳華元對子反曰憊矣。病困之意。肥之反也。不可大事。程朱俱云。當不得大事。余意云只可畜以臣妾。不可任以大事也。厚其祿賜。終不假之事權。則小人无所肆其姦。而君子獲安矣。昔朱子勸趙汝愚處置韓侂胄一事。正是此義。惜乎不能聽。任以大事。遂使疾入膏肓。不可救藥。惜哉。若九三者。可謂憂之深而處之當矣。馮厚齋曰。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憂之治之。其所以爲君子慮者。不其周乎。正得此意。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應初六。式相好也。情愛綢繆。而能繼之以義。克之以禮。飄然遠遯。惟陽剛之君子爲然。若小人者。貪戀而不能割。濡忍而不能決。昔人所謂駑馬戀棧豆也。否只作不字看。不必說到不善處。言君子能之。而小人則不能也。傳曰。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又曰。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于正也。俱精甚。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象不贅一語。就本文咏嘆一番。若曰彼小人者。何若而不爲君子乎。蓋所以憐惜之。亦所以屬望之也。

九五。嘉遯。貞吉。

當遯之時。雖九五。不以君位言。然則當位而應。與時行。正非以藏形匿影爲遯也。或廊廟而饒山林之致。或丘園而繫朝野之望。此其遯。或可嘉美。得正而吉也。若張子房之從遊赤松。李鄴公之白衣掌樞。其近之矣。傳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九

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爲嘉也在象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尙有濟遯之意于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須如此發明其義始備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曰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此推本言之也胡氏曰二以陰應陽其志當同五以陽應陰其志當正此分別言之也二說皆當知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三陽不與陰繫則于陰應獨上居乾之終遯之極在卦外而去陰最遠者也故可以超然自得稱肥遯焉傳以肥爲充大寬裕本義但加自得二字余謂肥者優游洋溢之意粹面盎背疾憊之反也安往而不利哉傳曰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滞之爲善又曰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肥矣俱精甚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凡出處之際一有所疑則徘徊觀望而不果故无所疑而後肥遯无不利也无所疑者胸中洞達了徹毫不芥帶于人情世故也若嚴子陵加足帝腹殆其人與同時兩生亦庶幾矣

䷡ 震上乾下

大壯利貞

按二月卦初爲少二爲壯三爲究六畫則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六爲究此卦陽長至四自下升上自內達外如人之血氣方剛故爲大壯鄭康成曰大壯者氣力浸強之名也大壯而不出于正則強項好勝者之爲血氣之壯非義理之壯也故其道利在貞正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曰大壯似歸重壯字而大字意輕曰大者壯也則知陰爲小陽爲大陽道盛長乃爲大壯所以表衆陽之氣征此以卦體言也乾剛也震動也剛以動有莫禦莫遏之勢故壯此以卦德言也皆所以釋卦之名義也以下釋利貞未言天地則本義所謂極言之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所以利貞者以大者要壯還要正也非正則雖大无所用之矣豈特人情爲然哉即天地之情亦然无私覆无私載天地之正也无不覆无不載天地之大也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曰情傳曰天地之道常久

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分析最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威靈赫奕。大壯之象也。君子覩其象以自强。有動容周旋中禮者焉。禮者天理之節文也。非禮弗履原是恂恂儒雅事。如何看的驚天動地。另絶人欲渾全天理。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學者一念警策轉念便放鬆了。一時振㧞踰時便放倒了。到底是个衆儒人。須是發起憤來。如雷轟中天一般。纔說的非禮弗履絶說的大壯。舍此而言壯。縱使力拔山氣

蓋世。亦爭小矣。然則大壯者其惟顔子乎。夫子告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則非禮弗履。仁者之事也。而象辭却以爲勇者之事。傳引自勝之謂强。及中庸强哉矯兩段解之。而曰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其義精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以陽剛乾體而在下。壯于趾之象也。藏鋒斂鍔在下之道。況三剛在前。尤宜退避畜養以俟時者。乃貿貿然用壯而進。不審時度勢輕試其鋒凶也必矣。傳曰。以剛處壯強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此解甚當或以孚爲罔未免矯強。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其孚窮。信其必窮困而不爽也。

九二。貞吉。

傳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其剛柔得中。不過于壯。得貞正而吉也。與九四辭同而意異。一許之一戒之。傳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本義俱作

戒辭。與九四一例看。蓋就占者言。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得中道則无過動。无冒進。所以貞正而吉也。傳曰。中則不失正。況陽剛而乾體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剛居剛。過剛不中者也。當大壯之時。小人卑而在下。則恃其強陽暴戾。以陵轢物。拍君子尊而在上。則任其驕倨慢易蔑視天下事。无足以當其盻。經其心者。傳曰。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于事而无所忌憚

也。本義視有如无。只是傳意貞厲。傳曰貞固守此則危道也。本義雖正亦危。較傳尤酌。蓋此句兼承君子小人說。君子小人皆非正者。特反言以見意耳。羝羊喜觸藩籬。當其前則必觸之。未有不羸困其角者。君子小人之用罔用壯。何以異于是。傳曰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于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又曰二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于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學易者亦知此義。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全用上句下句去用字而以也字結之。蓋嗟嘆之辭也。若曰小人不足責。君子亦自昧爾爾乎。傳從本文解去亦是。本義直加敗困字恐不必。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宜有悔也。然當大壯之時。不極其剛。若能如九二之貞吉。則可以亡其悔矣。蓋君子道長之時。何可以不正也。三以四爲藩。四剛故羸角。四以二陰爲藩。陰柔。故藩決不復羸困也。輿恃輹以行。輹壯則輿利。任重道遠。无不可者。故曰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尙往者前无阻礙。可以上進不已也。朱子曰。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前遇三四。二陽隔之也。九四卻有可進之象。前遇二陰開之也。因念自古有才勝于德。學不中正而遭時遇主。積著殊常者。九四之類也。趙普呂夷簡是也。亦有才德兼美居中得正而扼于時勢。不獲大行其志者。九二之類也。李綱宗澤是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傳以羊爲下四陽。爲其羣行而喜觸。故取象也。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无所用其剛。故曰喪羊于易。柔勝剛。故无悔。本義獨指五言。謂以柔居中。不能抵觸。似非本色。洋疏尤晦。總不如程說爲長。蓋以剛御剛。則有摧折之勢。以柔御剛則有降伏之理。況羊性柔而剛強在角。不善用之。則角足以爲害。善用之。其性可馴也。然則和易樂易。其絜羣陽之善道乎。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陰柔居尊位。位不當也。焦弱侯曰。在他卦爲不宜。在大壯之時。以陽居陽。則凶禍立至。故九二九四。皆曰貞吉。蓋不以當位爲正。而以剛柔相濟爲正也。此

說正得傳意。傳曰。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衆居尊位故也。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析理微矣。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上以陰柔處震之極。壯之終。不能安處而用壯。如羝羊之角挂于藩上。退則勢有所不可。進則力有所不能。求縛困頓。莫可如何。无所往而利矣。傳曰。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

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不必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直從源本說出。艱則吉。傳作艱困。朱子作艱難。其義一也。始恃其壯。必有輕率慢易之心。及歷身進退。然後知行之惟艱。而靜以待之。道而能安。是以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大凡進退之際。須從容詳審。乃可无半途之悔。不詳雖未至于用罔。然疎畧而短于計。何以善後。无怪乎其進退維谷也。艱則必詳。吉則无咎。故曰不長。可以退。可以進。利有攸往矣。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當壯極之時而進。光明盛大。不可掩抑。故晉者明盛之義也。爲卦坤下離上。坤臣道。日君象。下坤進而上瞻離日。有諸侯朝見天子之象。離日進麗天中。下照坤土。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康侯。安民之侯。猶考工記所稱寧侯也。花來言侯以震。晉言侯以坤。坤有土有民。故有侯象。民功曰康。書所謂康功是也。朱子以用錫馬之用爲虛字。蒙引塈引王用出征等用字爲一例。且曰用字下可貼箇得字。細看未當。不如徐氏

曰。言諸侯有安民之功。故用此以受君之錫予而被其親禮。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曰錫馬。繞曰也。書文侯之命曰。馬四匹。曰蕃庶。則不止四匹也。晝日三接。言寵遇之隆。接見无時也。或引周官三享三問三勞。及覲禮三升。爲證。却不必。

象曰。晉。進也。

晉。進也。日進于明盛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離乘坤也。此卦象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

離也。此卦德也。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上進而居尊位也。本義云。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此卦變也。君明而以柔居之。其離之中虛乎。臣順而麗于君。其地道之无成。而代有終乎。君臣道合。相得益章。是以康侯膺此殊常之寵異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方升而未已。晋之象也。君子觀晋之象。以自昭明德。光瑩如日。有不容纖翳之或留者焉。傳曰。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己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兼人己說。愚謂昭明德于己。非自不能詣其極。

昭明德于人。非自不能滿其量。明德由己。而由人乎哉。大學皆自明也。本此。

初六。晋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焦氏。初柔體。自抑而如摧。傳云。于始進而吉。遂其進不遂其進。惟得正則吉也。二說不同。俱有理。然不如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爲礭得正而吉。宜見信矣。若猶未也。則寬裕以處。无覬倖之心。无怨尤之意。可无咎也。傳曰。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于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分自守。雍容寬裕。无急于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

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于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名言宜服。

象曰。晋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進而見摧。以獨行正道。不能降志從俗也。若俛仰取容。豈至見摧乎。裕无咎。爲未受官守之命者言也。若已受命。一日立乎位。則一日業乎其官。苟不見信。而優游闒茸。以廢厥職。咎孰大焉。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故爲初六特寬一步。正所以嚴其責于受命者耳。此全用傳意。至于末云。事非一概。久速惟時。亦容有爲之兆者。一段。尤宜補出。

六二。晋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焦氏以仕進之日。无識者恒志得意滿。以取敗。二柔體中正。自欽而如愁。胡氏曰。五下互坎。爲加憂。二欲進而前有坎險。又爲艮止所沮。故有憂愁之象。二說俱好。凡入官者以不克勝任爲憂。此小心畏愼之道也。必能拮据王事。得正而吉矣。傳曰。二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有大明之君。必當以同德相求。加之寵祿。故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祖母二字難解。本義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亦未必然。且依傳解去。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居中得正。令德也。令德天必相之。介福之錫。豈偶然哉。

六三。衆允。悔亡。

以陰居陽。位不中正。宜有悔也。然當坤之終。順之極。罔孚者罔不孚矣。焦氏云。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地上。率衆柔與之俱進。孰莫不率從也。欲獲上而不能信友則動輒齟齬。今二陰曉然共信。詢謀僉同。是以有進而无悔也。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得此一難。六三之義始進。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行正所謂順而麗乎大明也。本其志言之。以見三陰有同心耳。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以九居四。不中不正。竊據高位。故爲鼫鼠之象。鼫鼠卽詩所謂碩鼠也。貪冒无厭。畏首畏尾。雖正亦厲。況不正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德不乘位。非所據而據焉。欲不危得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柔居尊位。宜有悔也。然大明在上。而下皆剛德順附。故其悔可亡。失得勿恤。傳說太深。宜如本義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爲離當晉之時而志柔。易爲功利所累。惟盡其在我。一切置之度外。而无容心焉。則往吉而无不利矣。柔進而上行。故其吉如此。

謹按卦中以象辭言康侯之晉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此爻當康侯而爲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于象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如此。則象辭之義自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蕩滌盡患。君子之志也。說理極爲透亮。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者。究之有得无失。故曰有慶。非特悔亡而已。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以九居上。于剛爲極。于進爲終。前无餘地。窮于所之矣。故有晉其角之象。角剛而在上之物也。維用伐邑。向來從傳作自治說。仔細看來。經明言伐邑。而云自治非也。還當如朱子墮費墮郈之類爲是。蓋伐大國則不可。若伐私邑。尚可進而用其剛以制勝也。但厲

吉无咎。不當如程朱雖危而吉且无咎說。宜云必恢
惕厲危懼之心。乃可以吉而无咎也。須此一轉。其義
乃通。夫以上治下。以大治小。亦未爲失正。但用極剛
治小邑。終非理勢所宜。故雖貞而吝也。始許之旣鄙
之。聖人固不以過剛爲善耳。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未免于強凌弱。衆暴寡。故于晉之道爲未
光也。以離日照四方。宜乎无思不服。奈何僅用諸一
邑也哉。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晉者。以其明進也。進而不已。則其明傷矣。故爲明夷。
明夷與晉反。傳曰。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
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
也。時不同而君子所以處之亦必有道矣。傳曰。當明
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艱字只就時
說。非是。他卦皆曰利貞。此獨曰利艱貞。利以艱爲貞
也。艱者辛苦備嘗之謂。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離爲日。明也。在坤之下。故曰明入地中。此卦象也。出
乎地則明。入乎地則晦。晦則夷矣。此卦所由名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卦離。離有文明之德。外卦坤。坤有柔順之德。此以
卦德釋卦辭也。囚于羑里。大難也。若有所覆蔽然。故
曰蒙。文王得全卦之義。以脫紂之禍。故曰文王以之。
文王緝熙敬止。內文明也。徽柔懿恭。外柔順也。如陰
行善之類。皆是柔順處。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利艱貞。藏其明而不露也。傳曰。箕子當紂之時。身
處其國內。切近其難。非也。內難。謂骨肉至親也。本義
云。謂爲紂近親。如六五之近上六是也。正其志。正其
自靖自獻之志也。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以免紂之
禍。故曰箕子以之。文王箕子皆晦其明者也。而艱貞
之利在箕子爲尤甚。故傳有獨歸焉。胡氏曰。此一時
也。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禹洛
書之疇。雖非象傳本義。不可不一及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明入地中。晦于外而明于內也。君子覩明夷之象。以
臨莅大衆。不用明而用晦。用晦者不以苛察炫燿爲
明。而以沉靜翰戢爲明。所謂若愚之大智。不億不逆

之先覺也。三代而後。明君以綜覈爲能。術吏以鉤距爲智。其于明夷之象何居。傳曰。君子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屛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何等詳盡。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斷句。二爻亦然。居明夷之初。去上雖遠。而傷從此始矣。離爲飛鳥。九陽明上升。故有飛象。避矰繳者高飛。而此下飛。昏暗在上。飛者宜下不宜上也。振翼不敢。戢翼不能。故有垂其翼之象。君子于行。見幾而作也。三日不食。甘心窮餓也。夫事有其幾矣。未有其形也。有其兆矣。未有其象也。而已望望然去之。個中情定。有難以告語者。故有所適。則主人驚訝而議論之。是以有言也。傳曰。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于

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急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袁閎于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遠引曲譬。明快之極。余意梅福。逢萌。徐穉。龔勝。亦其表表者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象傳點出義字。即肖二義。弗乘之義。蓋義之所在。雖得生失死。弗恤也。夷齊恥食周粟。餓死首陽。太公曰。義士也。誠然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體明而中虛。故雖有所傷。而終賴救濟以免也。傳及諸家之辨甚悉。俱以爲夷于左股。幸傷之未甚切也。余謂經意不如是。足者所以行。股既在脛足之上。夷之則害于行矣。害于行。故須用馬拯之。又須用壯馬拯之。馬不壯。則左股既夷。亦安能以有行哉。若夫

言左者只是前右後左陽右陰左之意非謂傷之不甚切也傷不甚切而拯之又安用壯馬哉如此說似上下一意。

謹按人恃足以行股在足之上夷其股則不能行矣文王囚羑里之象也左者雖居東爲左六四爲左腹亦然觀伏羲卦圓自見用拯馬壯者散宜生等以珍玩美女贖之不惟釋其囚且使得專征伐故云吉也又按卦象乾爲馬震與坎亦爲馬故爻之取象于馬者如屯也賁也大畜也明夷也睽也渙也中孚也其中惟屯之二爻與大畜之九三渙之初六皆本卦有乾或震或坎故也若賁之六四則以中爻自三至五爲震震爲馵足爲的顙白顛也故云白馬明夷二至四爲坎中孚二至四爲震睽之初九變而爲坎上應九四亦爲中爻之坎非其正應故云喪馬若夫屯之六二上六皆乘剛者也故云乘馬明夷之六二渙之初六皆比剛者也故云拯馬屯之六四應乎初故亦云乘馬中孚之六四絕乎初故云馬匹亡周公之取象皆本卦所有其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以柔居柔順也中正則也順乎中正之法則故能虛心以聽于人而人多助之雖晦君在上无所施其暴而吉也傳旣明則本義不着解諸如此類甚多蒙引以其未之及也又以順則扭合到用拯馬壯上去其不切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應上六一至明之極一至暗之極不能立者也又以剛居剛故有南狩得其大首之象南向明之方于南以明除暗也狩田獵之事曹操曰與將軍會獵于吳古人以征伐爲狩此其証也得其大首殲厥渠魁也指上六言不可疾貞傳曰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有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于旣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本義即指南狩說謂不可以急而引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興于羑里爲戒辭如此則作遵養時晦意看如武王十三年之前无非與紂一悟蓋遲之又久不得已而後爲之故曰不可疾貞理宜並存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南狩非富天下志在順天應人耳天與人歸故曰志大得也不言功而言志若曰非希絕世之功只慰救民之志耳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傳以爲陰邪小人詭遇矣朱子非之其說甚詳而以左腹爲幽隱之處以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爲得意于遠之義其義更確此本義所以有功于程傳也其曰離體爲至明之德坤體爲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

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
闇地而尚淺。故猶可得意于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
而已近。故爲內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
矣。故爲自傷其明以至于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
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闇君也。此發傳所未
發。皆一字不可易者。胡氏曰。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
離而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
乎坤也。邱氏曰。傷人之明者上也。六四深入其腹。而
得其傷明之心。故曰獲明夷之心。與上同體。知上之
闇不可輔。舍而去之。以就九三之明。此微子去紂而

歸武王。書所謂吾家耄遜于荒。我不顧行遯者也。合
二說而後本義之義始盡。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獲心意者。獲明夷之心意。而知其終不可悟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五以中正居至闇之地。故不作君位說。而以上六陰
闇傷明之極者當之。五切近上六。所謂內難也。傳曰
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
可以免于難。故曰箕子之明夷也。言當以箕子處明
夷之道爲法也。箕子處明夷之道。能正其志。所謂貞
也。五陰柔。故利在箕子之貞也。言利貞而不言利艱
貞。朱子曰。以箕子則其艱可見。故不必更言是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雖在坤之中。而不失離之體。是以晦其明而明
益著。如之何其可息也。不可息。茲其所以貞也與。觀
周孔之言。箕子所爲者。視微子比干猶難矣。後世文
人至以朝鮮之封爲逆諸明夷。何謬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以陰居坤之極。卦之終。五爻之明。盡爲所夷矣。本
義加德字。恐不必。其曰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

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故曰不明晦。二句獨精。胡氏
又益之曰。爻設爲此象。以爲後世人主之大戒。人之
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而遂隕絕厥命。則亦何益之
有哉。如紂者亦可鑒矣。可謂能暢本義之說。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威加一世。何赫赫也。此本義以位言之說
也。傳曰。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尤切。後入于地。求
爲匹夫而不可得矣。惟失則故也。傳謂失明之道。竊
意則。卽有物有則之則。秉彝之性也。順之則爲文王。
失之則爲紂。可不慎與。胡氏曰。以商周之事槩論之。

上一爻極闇爲紂之昏象五近晦爲箕子之囚奴四與上同體避闇就明爲微子之遯去。三與上應以明燭暗爲武王之伐紂二在人臣之位藏明于暗爲文王之羑里初暗稍遠見傷即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細閱六爻果有此象非臆說也

易酌卷之六

易酌卷之七

周易下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承顯雁重訂

曾孫錄鑰等校閱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爲卦巽上離下。巽齊也。離明也。明於內而齊於外。家人之義備矣。故卦名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二語可作治家箴。一家之人尊卑長幼。莫不利貞。獨曰女者。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婦人正。則家道正矣。又卦以巽離得名。巽長女。離中女。故文王因其象而發之曰。利女貞。正二四而言也。試徵諸詩書。周南以關雎始。以麟趾終。召南以鵲巢始。以騶虞終。其間所言。多指女貞之義。堯典言治天下之道。在堯則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在舜則曰觀厥刑於二女。皆家以利女貞。蔽家人之義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六二以陰居陰。女正位乎內也。九五以陽居陽。男正位乎外也。天地以陰陽剛柔爲義。男陽也。陽居外。法

天之剛。男位正矣。女陰也。陰居內法地之柔。女位正矣。故曰。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君。程母云。子弟不才。皆因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故其居家甚嚴。教成明道伊川兩兄弟。二人同稱。蓋此義耳。此義不明。姑息勝而家道壞矣。人知以父母之道治國。而不知以君長之道治家。大抵朝廷之道。恒慮其過嚴。故曰元后民之父母。家庭之間。恒慮其過寬。故曰父母家之嚴君。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如此

則嚴君作兩字說。朱子曰。所尊嚴之君長也。只作一字說爲是。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如何叫做父子。如何叫做兄弟。如何叫做夫婦。顧名思義。各正其位。家道有不正乎。指出道字。言道則正不道則不正也。個個如此。便是好人。家家如此。便是好世道。蓋天下雖大。无不有家之人。天下之道正。則天下之家定矣。三代而後。漢唐諸君。求有庶幾斯道者。　文王只作利女貞。孔子則繇女而推之於男。繇

男女而推之於父母。又繇父母而推之於父子兄弟夫婦。皆利貞也。蓋文王所取者。二體之義。孔子則兼取六爻之義。義无窮而不能有加於象。明乎此者。可以言易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離內卦。火也。巽外卦。風也。火方熾。如有聲然。風也。故曰風自火出。此言外本於內。繇內可以及外也。君子觀其象。得正家之道焉。家自身正。身自言行正也。其言質而可據。謂之物。无虛僞誕妄也。其行貞而可久謂之恒。无奇詭變易也。言行合內外之道。然未有不

正言行於內。而能正言行於外者。一身之言有物。則一家之言靡不有物。一身之行有恒。則一家之行靡不有恒。身正而家正矣。傳曰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九以剛明之才。處正家之始。能防閑有家者也。閑者界限節制之意。嚴而不激。和而不流。使一家之人罔敢放肆偷惰者。如是則其悔亡矣。傳曰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

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不云无悔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傳曰：志未變，正志未流散變動也。及是時而閑之，則施以恩而知感，誨以義而知畏，故易為力而悔亡。志既變而閑之，則頑梗難化，必有悔也。慎厥終，惟其始，吾於治家亦云。漢萬石君，其庶幾斯義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傳解此爻似晦。本義曰：六二陰柔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按為得之。无攸遂，春秋所謂婦人无遂事也。以順從為正，不敢專擅自遂以行其意也。在中饋，不干預外事，詩所謂惟酒食是議也，孟母所謂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也。家言利女貞，六二當之，故吉也。家中凡祭祀飲食，必婦女躬親之，不委其事於庖人。今富貴家便以庖廚為恥，豈貞吉之道乎？或曰：離為火，巽坎變兌，皆有飲食象，故稱饋。鼎火烹飪於外，曰享帝養賢；家人之火烹飪於內，曰在中饋，亦有理。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巽，傳指六二。張氏曰：六二能正而吉者，以其能順從九五之正應而卑巽之也。進乎傳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三居內卦之上，家之主也。然以陽居陽，過剛不中，故治家嚴急，有嗃嗃之象。傳云：嗃嗃與嗷嗷相類。說文云：嚴酷貌。大抵義勝恩，威克愛，家之人必有難堪者矣，故悔于嚴厲。傳曰：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于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又曰：卦非有嘻嘻之象，但對嗃嗃而言，故王回疑九三重剛，无嘻笑理，然則爻何以及之？或曰：介二、四兩柔之間故也，得之矣。嗃嗃曰家人，嘻嘻曰婦子，便見溺于私愛之意。傳曰：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致敗家之凶。然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者，未失正家之道也。節，正家之閑。失家節，則蕩檢踰閑，而不可為訓矣。所謂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也。

六四：富家，大吉。

承乘應皆陽，而四以陰受之，以虛受實，故有富家大吉之象。張氏引記所謂家之肥者解四之富，極有理。但本義云：陽主義，陰主利，四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

富其家者也。似與記之言肥者不同。余謂四非以金帛寶玉為富也。曰富家者，言家道隆盛云爾。二在下之婦也，四在上，則主家之婦。主家有人，則家道隆盛固其理也。然而記所謂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者，固在其中。不然，亦何以稱隆盛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在位者以巽順在高位。一家之母也。二之貞吉曰順以巽，四之大吉曰順在位。合觀因无所謂婦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五君位，故曰王。有剛健中正之德，下應六二之柔順

中正，治家之至善者也。故為王假有家之象。程朱以假為至。傳曰。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為本。五恭己于外，二正家于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本義曰如假于太廟之假，俱是感格意。詩所謂奏假无言也。一家之人，蒸蒸向化。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之，又何煩憂恤而吉哉。按本義發傳為假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本義不假一辭。尊述傳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二語是一語者，固盡交相愛之義矣。余意推開說尤著。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莫不交勉于正，而後謂之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所繇成也。故極言治家之道。接物首要推誠，雖異姓且然，況骨肉乎。故有家須有孚。信足以孚之，而威不足以畏之，則易慢生焉。嗃嗃之漸也。故孚如又須威如，二者合，正家之道具此矣。傳曰。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為善。不繇至誠，已且不能常定也，況欲使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為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

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于卦終言之。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傳曰。治家之道，以正身為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于己，則人怨而不服。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本義曰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二義俱精絕。余嘗從其義推之曰。夫子又恐其嚴于人而寬于己，自治之功疎，人將疑而不信

也。故謂威如之吉。非威人也。自威而已。自威之道。在于反躬責己。故曰。反身之謂也。反之于身。言得无有不物乎。不物。則不威。反之于身。行得无有不恒乎。不恒。則不威。是故言有物。行有恒。然後身行威也。本義又以卦畫推之曰。上父。初母。五二夫。四二婦。五兄。三弟。无爲詳盡。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也。違也。人情不相屬。人事不相謀。未可以言吉也。然豈遂束手漫不事事乎。旋轉大業。固是做不去。

若隨其才分之所至。尋常小事。整頓起來。爲大事張本。何可以獲吉也。此濟睽之道也。或以與役動衆爲大事。以飲食衣服爲小事。殊未切。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傳曰。彖先釋睽義。次言卦才。終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只數語已盡大段。離。火也。火性炎上。故動而愈上。兌。澤也。澤性潤下。故動而愈下。是火與澤睽也。離中女。兌少女。二女幼而同處。長則各願有家。不同行。故不同志也。是中女與少女睽也。此以卦象釋睽之義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兌。說也。而麗離之下。麗乎明也。此卦德也。六五。柔也而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此卦變也。本義曰。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得中正之道。而下應九二。應乎剛也。此卦體也。此三者皆是有爲。是以小事吉也。傳曰。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此理須此一轉始明。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傳曰。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此皆確不可易者。余向有解盡去

之。獨存數語云。以睽之體言之。則曰小事吉。以睽之用言之。則曰大矣哉。聖人參贊化育之功。均可證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其性違異而不能相同。睽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得守身處世之道焉。于人无爭。世无忤。渾然大同矣。至道義所在。則有招不來。麾不去者。歸不能隨俗俯仰。以取容也。是故同者其心也。心无偏黨。何人何己。異者其志也。志无阿附。獨往獨來。君子其善用睽乎。在彖則言異而同。在象則言同而異。交相發明也。傳曰。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于世俗所同者。則有異而獨異。蓋于秉彝則同矣。于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其理精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與四非正應。當睽之時。宜有悔也。然同是陽爻。同在下。同德則相助。同類則相憐。終當自合。故其悔可亡。而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也。初資四以行。四者初之馬也。始以非應喪之。旣以同類復之。理有固然。无庸趨逐爲也。蓋同類不相應。忌之則反致疑。綏之則當相信。修德以俟自至。此招來同類之道也。惡人非我族類。何可見者。本義曰。如孔子之于陽貨也。傳曰。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讐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讐敵爲臣民者。繇弗絶也。其義甚大。不可不知。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絶之辭。非必欲見之也。此義不明。恐爲同惡者借口矣。

謹按。四在中爻爲坎。爲心之馬也。初動于下。四動于上。故爲喪馬之象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爻曰。无咎。象曰。辟咎。似只爲全身遠害地耳。傳曰。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之道。以道相合。惡人將化爲善人矣。此說最得聖人婆心。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臣而五君。九剛而六柔。正應也。在睽孤之時。居中左右者少。從旁間阻者多。固執常道。鮮一克遇。故不曰。遇主于堂于陛。而曰于巷。婉曲以行其忠愛也。何咎之有。傳曰。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于會遇與之合也。

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可謂曲盡遇巷之義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傳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謂失道也。如此發明不失道之義。大見格君本領。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車牛合而後行。三陰柔不能立。又居二剛之間。見輿

曳。二曳于後也。其牛掣。四掣于前也。其人天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程云傷于四。竊意四特掣之耳。傳曰。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恐未至于刑之也。朱云。傷于上九。謂上九以六三正應。緊于二四。猜很方深。故不免刑傷。如是則于義已絕。又何以有終乎。或曰其人指四。言四欲奪三。而上不肯容。故刑之。四被刑。故三與九无初而有終也。无初者始爲二陽阻隔而不得前。有終者。究以正應得合也于理似順宜從之

謹按序卦家道窮必乖故睽次家人兌爲少女爲口且六三在兌上而爲悅之主又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蓋少女中之强悍自遂言咲無忌而卻不失其正者也然當睽之時正應既乖外侮必至二與四之曳與掣所由來歟而曰輿與牛者蓋本卦中爻三至五爲坎坎爲輿又在三之前曳之象也二至四爲離離爲牝牛又在二之後掣之象也其人者六三也兌爲悅之古言笑不謹本非不正一曰盡此妻序皆且之乎天者呼天睽汙物且者將欲之辭例者辭爲戈兵則之象也即今之婦人爲彈暴所學成門別以可者也見者上九見之也上惡既來則曳者避而掣者去矣故爲無何有終而象曰遇剛也若以天爲先有以則爲故負則睽者不可復猶何以有終兵至上九本有正應而乃云惡者蓋以睽而處豕極明備交掎見而難合過察而ノ戈也見系矢爭見其汚且也或鬼一東見其怪甚・乜張之孤弓念伏發之也後說之張轉念又窮之也備其有此轉念是以尾宮婚媾遇雨則吉掣徒亡前睽者終合矣坎爲系爲前弦木爲弧告卦中自具之象也辭見如是不知可備高明之傳覽否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以六居三。上下二陽。或曳之。或掣之。緣所處之位不當也。遇上九之剛。則曳者卻步。掣者束手矣。以二四故无初。以上九故有終也。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當睽之時。居二陰之間。孤立无助者也。故曰睽孤。以類相求。而得初九之應。遇元夫也。夫者男子之美稱。謂九也。元謂初也。元夫男子之首稱也。傳曰。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

處睽之至善者也故曰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交孚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誠信交相孚合也又曰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厲无咎傳云雖處危地而无咎本義云當睽時必危厲乃得无咎朱義爲長蓋惜元夫之孚而无惕厲之心鮮克有濟故戒之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爻言无咎象又進一步說言但无咎而已二陽濟睽之志可以行矣孤則志不得行此見濟睽者必資同德之助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柔當睽之時而尊居五位之上宜有悔也然下有剛中之賢爲應而匡共之收得人之効矣故其悔可亡也厥宗九二也二以五爲主五以二爲宗交致其尊親之意也膚之爲物柔也噬之爲用剛也以剛濟柔故爲噬膚之象傳曰噬膚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繇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深矣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爻言无咎象不復及而以有慶贊之陰陽相合明良而喜起矣不特无咎也傳曰人君雖已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使以其道深入于已則可以有爲是往而有福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此爻與六三俱險怪之其傳以其居卦之終爲睽極陽剛居上爲剛極在離之上爲用明之極曰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語語可爲處親黨藥石見豕負塗疑三之汚我也載鬼一車疑三之祟我也傳曰鬼本无形以无爲有妄之極也先張弧而欲射之疑其寇也後說弧而弗射信其爲也弦木爲弧本出睽象其所以先張後說者何也始見爲寇既而知其匪寇實婚媾也以爲婚媾則睽極而合矣又曰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

升高高極矣動則下也旣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旣極二之所處者正理夫凡失道旣極則必反正理故上于二始疑而終必合也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于二始疑而終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吉往者自此以往猶言今而後也愚謂此言陰陽調暢上將沛其霧澤于二也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一疑則无所不疑信則无所不信百端眩惑罔不冰消而霧釋故曰羣疑亡也天下事眞的到底假不得與曳牛掣原非覩望不前髡髮截鼻豈其睽隔自我欠當悟其寃也假的到底眞不得見豕負塗清質芳躅自在載鬼一車捕風捉影何憑欠當悟其幻也陰而狠明而察未免妄生事端事過意平不覺自悔其无謂矣畢竟還是剛明之力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合坎艮二體坎北方艮東北方也東北之卦卻不利東北利西南何也出乎蹇則利安乎蹇則不利也西南坤方坤順也出乎蹇故順順故利東北艮方艮山也山險也安乎蹇故險險故不利夫利乎易不利險阻在安常處順之世且然況蹇難之時乎蹇難非平流所克濟必得經濟大手段爲之傳所謂聖賢之人也然又必因聖賢之志故曰貞吉傳曰凡處難者必在乎守貞正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固其守入于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處蹇者各宜用其言以自勵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蹇足難進之象故曰蹇難也傳曰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須如此分別纔是若一例看則失之矣何氏云濟蹇者以往爲尙處蹇者以止爲尙極好所謂利西南不利東北者皆言往也傳郤以見險能止之德美之能止而後能進也坎居上險象艮居下止象外坎內艮見險而能止矣知者美其能觀變俟時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利西南謂九五也乾畫往五而居上卦之中不以坎險爲可畏而以其身入險濟焉則將有出險之望此

西南之所以利也。或曰坎本坤所變，得中者得坤卦之中也，亦有理。此以卦變言也。不利東北，艮九三也。三爲艮體之主，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其道窮矣。此東北之所以不利也。其惟二五同心共濟而後可。五爲大人，三利見之二五同功，五尤多功，故往有功也。二五皆卦主，陽剛當位。其他若二若四若上，亦皆當位。初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皆正邦象也。邦正則不終于蹇矣。此以卦體言也。傳曰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乎易之道，繇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此理

合下便用的着，非空言者。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以高爲險，水以深爲險。山上有水，險而又險，蹇難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反身修德。君子之身，天地萬物一體之身也。天地萬物缺陷，皆吾身缺陷，敢自棄與。是故天運艱難，不敢委之天也。反于身而得事天之道焉。修其天之所以降衷者而已。惟皇降衷，厥有恒性。得之天者，失之己，可乎。人情險阻，不敢責之人也。反于身而得事人之道焉。修其人之所以同然者而已。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同于人者，異于己，可乎。不反身則德无繇修。不修德則身无庸反。善用此卦之象者孟子也。故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大象之謂與。傳曰九遇艱蹇，必自省于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无歉于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君子修德以俟時而已。此等語都是合下用的。

初九，往蹇來譽。

以陰柔居蹇之初，力未能拔蹇，不量力而進，則益入于深險矣。故曰往蹇。傳曰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朱子亟稱此二句，以爲諸家之說有病，惟此无告病。

信然哉。來而不往，知幾識時，人將稱道之勿置，故曰來譽。象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來譽之謂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者，言出處之際，名節攸關，宜安分守正，以待天下之清也。嘗以管寧、華歆二子觀之，寧歆見金，一擲而不顧，一顧而不取，相去幾何，乃歆之往也，不免亂臣賊子之誅，而寧之來，遂巍然爲百世師。宜待乎，不宜待乎。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爲九五之臣，王臣也。名曰王臣，則不得有其躬矣。

不有其躬。故可往而不來也。蹇蹇猶言乾乾。坎坎也。匪躬之故。猶驅從王也。不言吉者。傳云陰柔之才。不足以濟蹇也。本義引孔明之言曰。鞠躬盡力而已。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可謂得王臣之心矣。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云。事雖不濟。亦可无尤。此說仍本傳意。余欲下一轉語云。而況事成乎。有志王臣。固自有濟理耳。

九三。往蹇來反。

傳於他卦。以剛居剛。必曰過剛不中。于九三則曰以剛居正。何也。以其當蹇時。居艮體之上。故雖過剛而

不失其正也。三正應在上。上柔不足恃。獨以剛往。其能濟蹇乎。故曰往蹇。去而復反。故曰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陰居九三之下。不能自立。思得强有力者爲之援。三來反。則適慰其心。故曰內喜之也。春秋書季子來歸。以其爲國人所喜也。正此義。

六四。往蹇來連。

四居近君之位。義可以不往也。但時方蹇難。徒往祇益之蹇耳。來而連三以往。則有濟也。連卽拔茅連茹之連。謂同心共濟也。如晉室衰微。溫嶠諸公。必連陶

侃以往。乃克有濟。此來連之義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當位實。傳作六四說。諸家俱云九三陽剛而實。六四陰柔而虛。連三之剛。濟四之柔。連三之實。濟四之虛。資其所有餘。助其所不足也。如此說。其義更長。

九五。大蹇朋來。

五君位。正在坎中。聚天下之蹇。統歸諸一身。是天下之大蹇也。然下有柔順中正之臣爲之應。君子道長。衆正彙征。與反連碩之輩。翕然麟集。是得朋來之助也。此雖不言吉。而吉在其中矣。傳獨以爻不言吉。少

之。曰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陽剛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繇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于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繇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多不足。屯否之類是也。蓋臣賢于君。則

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此理亦好。特存之。又曰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竊意李王之時。卒小縱橫。君若發施。晉中宗差勝赧獻。可謂有剛健中正之德乎。李君尙矣。允跡顗狂。導黨逆持兩端。未足語于柔順中正也。或有臣无君。或有君无臣。以當大蹇朋來。未也。若漢之鄧禹馮異。唐之房玄齡杜如晦。其才未有大過人者。只是柔順中正。遭時遇主。遂成濟蹇之功。非其驗與。或曰然則獨不言吉者何。曰當蹇難之時。聖人敎人以先

事後得。先難後獲之義也。大難方始。遽有計功謀利之心。鮮不敗乃事者。自古然矣。此與傳全異。亦存之。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傳曰以其中正之節也。恐未確。竊意五與二。剛柔中節同矣。推之四與上。以柔居柔。三以剛居剛。亦有互中節者。句詁云。爻雖不言吉。而象曰以中節也。亦可謂吉辭矣。蓋二以柔居柔。五以剛居剛。各中其剛柔之節也。以二之柔。濟五之剛。以五之剛。濟二之柔。互中其剛柔之節也。如此說于朋來又切。又發明的吉義出。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居蹇之極。體猶在坎。苟不思所以濟蹇之術。强欲逃之于蹇外。君何行如之。故往則蹇而來則碩也。蹇之來。行寬大自如意。陽實而陰虛。故四連三則曰實。陽大而陰小。故上應三則曰碩。本義云來就九五。恐未是。獨此爻言吉者。他卦皆在蹇中。惟上六蹇極當通故也。大人指九五。彖辭利見大人。原指九二言。爻以歸之上六何也。三上正應。上之利見。即隨三而利見也。蓋其才柔本不足濟。唯內應九三碩大之陽。與之共戮力以佐五。則可以出蹇矣。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謂九三也。對外卦而言。若指五。五外。恐不得以內言矣。貴謂九五也。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天爵人爵並懋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大難芟夷。宜昭示寬仁大度。與天下更始。所謂開國之初。規模宏遠也。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

安之。故利于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寛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寛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

意也。渠魁剪除，餘黨解散，可相安无事矣。此時正宜以不遠復之道，悔其前而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法度也。宋子曰：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正此意。有攸往夙吉，謂有害可除，利可興，宜先事圖之。蓋機會之來，間不容髮，稍緩之，則滋蔓難圖矣。故須早爲之所也。唐五王剷大內難，留武三思于不問，不旋踵而國敗家亡。不講于夙吉之義故也。傳曰：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皆憂深慮遠之言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坎險震動，險以動也。震外坎內，動而免乎險也。出乎險，故爲解。此以卦德言也。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西南平易之方也。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故曰往得衆也。本義云：坤爲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此以卦變言也。傳以得中爲修復先王之治，大中不易之道也。若如前說，則當以格君心爲中道矣。夙則不失事

機之會，故往有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天地嚴凝之氣，閉藏則爲冬爲雪。天地溫厚之氣，發散則爲雷爲雨。雷以動之，雨以潤之，而百物生焉。是天地爲物之功，皆從解而成也。徐氏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果草木皆甲坼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流行，充周普遍。解之時其大矣哉。此段甚爲明透。傳曰：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于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

德也。此又推廣言之。不可不知。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天地以生物爲心。雷雨作。天地之解也。君子以生人爲心。赦過宥罪。君子之解也。君子法天之威而用刑。法天之澤而恤刑。過出无心。罪下有可寬。而不苛。是亦利西南之道。而廣之刑獄也。蹇之未解。負罪引慝。以責乎己。則有反身修德之功。蹇之旣解。泣罪解網。以恕乎人。則有赦過宥罪之典。武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赦過宥罪。仍是反身修德之意。不然姑息養奸。豈君子之道乎。

初六无咎。

天下无事。才柔位卑。足以自安。且上有九四正應。故无咎也。傳曰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于九四解中着解妙甚。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居其下而應乎上。居其柔而應乎剛。初柔四剛。交際得宜。故曰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傳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于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致用其情。然尤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而治之初。其變尙易。二旣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繇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本義于九二宜曰。程傳備矣。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于小人。以非類目之。以一網盡之。疑于嫉惡道嚴。而不知邪正无兩立之勢。道理恰好如是耳。故曰得中道也。王曾之去丁謂。韓琦之去任守忠。庶幾此道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三以陰柔而居下體之上。故有負且乘之象。負者。擔負小人之事也。乘者。車乘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處非其據。盜思奪之伐之。故曰致寇至。傳曰

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本義曰。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詳味程朱之意。其所以爲小人謀者亦至矣。蒙引負乘之喻。言劉禽子而未及更始。言鄧通而未及董賢。固爲未盡。若夫辯周于狄鄭繁之非六三。則確論也。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且乘。在小人以爲榮。而聖人醜之。厭其貪富貴之心也。又言寇。象言戎。寇小而戎大。言備不可虛也。戎

自己致。不得歸咎于人。繫辭三使自反也。傳曰。聖人又于繫辭明其致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得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者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妖冶其容。是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余謂盜必開于朝廷。而後盛于郊圻。必起于冠裳。而後熾于奸宄。聖人反覆咎其自取也。若曰使朝无倖位。爵无惡德。則盜賊之禍无自而生矣。雖然名之曰盜。人人得而治之。何足貴乎小人竊據高位。惡知其非有也。聖人以危言動之。猶冀其避賢安位。以免于盜也。易之誨人其至矣。此亦有理。姑存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四居近君之位。大臣也。大臣事君以人。用舍進退之間。天下人才所視以爲消長者也。若親比小人。則端人正士。將疑而去之矣。安石用呂惠卿而羣賢解體。

其効也。解而拇。解去也。拇足大指。在下之象。初六也。初與四應之。不以正。去邪勿疑。然後任賢勿貳。解去在下之陰。合志同方之衆。所以接踵而至。繇是翕然相信。无復猜嫌覬望之心矣。或曰朋指二。謂其與四同德也。亦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以陽居陰也。居陰恐其溺于陰。故必解而拇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傳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

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其義甚明。一陰何須慮其未必能解去也。故須有孚于小人。程朱但以孚爲驗。傳云孚見驗也。本義曰。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爲驗也。其說自確。余向來以孚爲信。師朋至斯孚之孚。言君子有解之吉。不惟見信于君子。而亦見信于小人也。雖小人亦心服而去。无怏怏之意。故曰有孚。孔明之去寥立李平是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之所解者小人也。小人解。則奉身而退矣。君子

又何解之有。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隼謂六三。以小人竊高。故曰隼。以其竊據高位。故曰高墉之上。射之獲之者。上六也。繫辭明以上六爲藏器待時之君子。故傳曰處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乃家引亦以爲隼。謬矣。其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絕句則是也。无不利謂動而不括。傳曰夫子于繫辭復申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藏器之物在墉上。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于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于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繇是也。本義云繫辭備矣。余亦云程傳備矣。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至終不悛悖逆之甚者也。射之所以解之。解逆爲順。則出乎蹇而天下平矣。是爻也。周公東征足以當之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發損下益上之義。凡數屑其義備矣。諸家多以本義剝民奉君爲象。詳味象辭。全无此義。只是取他好處。蓋下本乾體。乾陽也。陽實有餘之象。上本坤體。坤陰也。陰虛不足之象。損有餘。益不足。此蓋以大公爲心。无爾我形骸之隔。故曰有孚。有孚謂至誠而人信之也。至誠而人信之。故大善元吉。无有過咎。以守則正。以往則利也。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當損之時，削去煩文縟節，獨以誠信相與，豈獨事人
爲吉哉，雖事神可矣。易之用，問辭，言果何所用乎，二
簋可用享，答辭，言如是用享則可矣。詩曰陳饋八簋。
享用二簋，言薄也。傳云享祀也。徐氏曰，燕享之享。亦
通。但易享于帝享于西山之類，皆取享祀之義。程傳
爲是。益享之道不貴用物，而貴用孚。禮雖薄而以至
誠孚于神，自當來格來歆，故曰，可用享也。傳曰，損減
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又曰，損者
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
之本，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

天下之害，无不繇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于宮室。酒
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
于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爲
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
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如此說損字，得未曾
有。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卦之所以名損者，損乾三之剛畫上益坤三之柔畫
損下益上也。損下益上者，在百姓爲好義急公，在臣
子爲致身報國，以下奉上，當然之理也。故曰其道上
行。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有孚數句，只加一而字，其義便明，聖人解經之簡
易如此。傳曰，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
損道之盡善也。然文質相輔而行，若一意向節省，路
上走，則有吝嗇之弊，固陋之譏。夫子指出時字，言有
時應爾，非所以爲訓也。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也。若國
儉則示之以禮矣。傳曰，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
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

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
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
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无別。文之與實，
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遺實，乃
當損之時也。以下節節推去，言豈特二簋之用有時
哉，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損
益盈虛有時。此胡氏之說甚善。蓋損之益之，補偏救
弊，唯其時而已。損則必虛，益則必盈，盈則宜損，虛則
宜益，推遷變化，如環无端，唯其時而已矣。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澤以損而深。山以澤之損而高。損之象也。君子觀損之象。以自損其忿與欲。損忿則必懲之。損欲則必窒之。書曰必有忍乃有濟。懲忿之說也。懲不獨戒于後。須早早調伏他。如山之覆壓我。思所以脫之。如山障之蔽我。思所以除之。則可以言懲矣。書曰以義制事。以理制心。窒欲之說也。窒不獨塞于初。須時時防閑他。如澤之陷溺人。惟恐其墜也。如澤之汚穢人。惟恐其浼也。則可以言窒矣。本義曰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可謂要言不煩。昔薛敬軒自謂用功念年。克不得一怒字。程明道自謂從茂叔二十年後。見獵而有喜心。聖賢于忿欲之際。不肯容易放過如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居下。四居上。損初之剛。益四之柔。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傳云所益于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本義云。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本義爲是。四有疾。初爲正應。疾痛相關者也。緩則于心有所未安。故速往救之。而後无咎。凡任事者。當審其器之可與否。若自許太過。則後有難繼之悔。故必斟酌衡量而爲之。未可貿貿從事也。傳曰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本義曰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其義俱確。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初應上而與之合志。則視上之疾。猶己之疾。然非速往損之。其有濟乎。本義曰尚上通。則尚上一義。傳既曰尚上也。又曰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則尚上似二義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初往而就四則无咎。以剛居剛故也。居剛而濟柔。故志可合。二往而就五則有凶。以剛居柔故也。居柔而狗柔。則近于容悅矣。故利在堅守自守。而戒妄進也。

志切益上而微自貶損枉己者。豈能直人乎。砥礪廉隅。固或輕身以先。弗損爲益。其益大矣。愛吾鼎即以愛吾君也。傳曰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當損之時。莫著于中德。中以爲志。則不失其正矣。不失其正。則可以上益六五矣。又何征焉。蒙引以桐江一線。繫漢九鼎爲喻。極好。蓋初以事人爲義。必進而合上之志。乃所以益上。二以自重爲義。惟退而貞己之志。即所以益上。位不同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乾三陽。三人行之象也。損其九三。以益上六。三人行。則損一人之象也。一陽上而居坤六。陽行而得陰友。一陰下居乾三。陰行而得陽友。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象也。以六爻言之。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皆以一陰一陽相與而成一也。二人行則損一人。二也。一人行則得其友。二也。大而天地。小而男女。其所以化育生成萬物者。唯二而已。傳曰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陽行則必有陰。一陰行則必有陽。不易之理也。三則陰陽雜亂。而疑其所與。欲不損其一得乎。損之所以命名而取義。觀此爻則可見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凡人以陰陽下爲无疾。偏陰則有過柔之疾。偏陽則有過剛之疾。六四以陰居柔。其疾也。與初爲應。而以陽剛損之。損其疾也。損其疾。則剛柔旣濟。故有喜。得損剛益柔之時。故无咎。蓋救人之疾。莫若速。不速則誣人。故初曰遄往。瘳己之疾。亦莫若速。不速則過而憚改。故四曰使遄。初惟遄乃不誣。四惟遄乃不負初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以亦爲發語辭。曰固可喜也。或曰无疾固可喜。有

疾而能速損。則復于无疾。亦可喜也。如此纔說的亦字出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謙受益。五以柔順虛中之德。下應二之剛陽。可謂謙以自損矣。其受益頗有量耶。據程傳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句。弗克違句。朱子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句。看益六二象辭曰或益之。上九曰莫益之。則三字當爲一句。十朋之三字。恐不成句。按班志十朋之龜。其說歷歷可據。本義蓋考諸此。今當斟酌程朱之間。或益之句。十朋之龜弗克違句。十朋之龜從朱說。元龜也。食

貨云。元龜十朋。但不取其實而取其虛。弗克違仍從程說。傳云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筮不能違也。如此則不以十朋為衆。衆意即在或益之句內。或者莫定其為何人之辭。言衆也。古者卜筮以龜為主。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即弗克違之意。元吉謂莫吉于此也。向來如此看。因有理。再玩本義之意。以十朋之龜為大寶。或益之。言不知其所從來也。弗克違。言雖欲辭之而不得也。其說猶確。

謹按本義之解。直捷了當。无可疑者。從之為是。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自上祐。從來俱作惟天眷德說。焦氏云上即上爻之上。損卦損　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因自有理。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損益之。程以為弗損人。朱以為弗損己。本義云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己然後可以益人也。此義極精。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即有孚之效也。得臣无家。傳曰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其說甚確。焦氏云上九以陽剛當損極。變而為益。然但以三益五。非損己之有也。故曰弗損益之。此說正與上祐句應。弗損似有咎。弗損益之則无咎矣。受三之益而不私乎己。此大正之道。吉而往无不利也。得臣无家者。上九遇能受益之君。為得其所。臣盡推所有以益之。不復自有其家也。

謹按卦以損下益上為義。則上九乃成卦之主。而受益之極者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之辭。與象略同。內弗損益之時。與九二異。蓋九二之弗損。謂損己益之謂益人。此爻之弗損損人益之謂益己。辭同而指異也。夫弗損于人而有益于己。非仁義之至者不能也。仁義之化成。則民不遺親後君。而樂乎以下奉上。不私其有。所謂利臣无家也。王道至此。其志不亦大行矣乎。故象曰大得志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傳曰君子之志。唯在益于人而已。不損己而益人。便是大行其志。焦氏云。大得志者。九三來于上卦。非徒然也。方在下位。欲益五而不能。今位乎上。則益君之志可以大得矣。此及前說與程朱異。然皆有理。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損益等耳。損下益上。則不曰益而曰損。在上者。可无剝其脂膏之懼乎。損上益下。則不曰損而曰益。在下者。可无負其高厚之恩乎。卦中自然有此象。便自然有此理。非臆出也。益與利字異而義同故也。卦言利

往者不吉利涉吉利涉者不吉利往此獨兼言之也
當益之時无所往而不爲益焉故曰利有攸往雖履
危蹈險莫不以益道濟之故曰利涉大川上句以處
常言下句以處變言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卦之所以名益者上損乾〻之陽畫下益坤三之陰
畫損上益下也上君象下民象君施膏澤于民民不
勝身家之感故其說无疆也无疆卽罔極之意乾上
坤下自乾之上而下于坤之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
此四句以卦體言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利有攸往指二五兩爻言二以中正應五五以中正
應二君臣相慶攸往无不利也利涉大川指震巽兩
體言木道傳以爲益字之誤朱子作木爲是巽陰木
震陽木也以木道涉川故行无不利也此四句兼卦
體卦象言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
時偕行

益之爲卦下震上巽動而巽也動而以卑巽入之者
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者也是以日進无
疆進進而不已也蒙引云程傳巽字解順字不盡依
理而做文做得潜心懇到方爲巽也說的是天施地
生其益无方傳以天道資始地道資生萬物各正性
命之理言之本義則曰亦上文卦體之義也上體本
乾以一陽益下而爲震天之施也下體本乾以一陰
應上而爲巽地之生也合同而化物无不被其益寧
有方所可限量乎无疆言悠久也无方言廣大也在
損道時字凡三出有不勝其叮嚀者在益道則統以
一言贊之曰與時偕行而已天之施以時施也地之
化以時生也益之道與天地合德故曰與時偕行也

益道无不行之時時无不益之道損猶有時而不損
益則无時而不益也傳曰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
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有交助之勢益之象也君子觀益之象以自益
見善則以遷爲益有過則以改爲益善在人見之則
有如不及之心遷者步其武也從善如登故曰遷過
在己知之則有罔卽安之心改者易其轍也謝過以
質故曰改遷曰則遷改曰則改言乎其迅速而果決
也迅速如風稍緩焉則濡滯而不能遷矣果決如雷。

猶憚為則隱忍而不能改矣。遷善則過日寡。改過則善日積。二者相資以行。而其要尤在改過。改過所以遷善也。陽明曰。人非堯舜。孰能无過。此亦相沿之論。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无過。即非所以為堯舜矣。不曰人心惟危乎。成湯改過不吝。孔子曰可以无大過矣。自古大聖人未有不繇斯道者。況其下乎。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又曰仲由喜聞過。令名无窮焉。是故改過而後可以遷善。遷善而後可以為君子。昔人置赤白二豆于篩中。以為善惡之驗。久之遂有淳而无惡也。其法益之象者與。若先難功過務者實駁

行。固君子之徒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本陰也。損四之陽以益之。遂為震主。受四之益大矣。受大益而不思所以大報之可乎。故曰。利用為大作。利用正所以用益之道也。為大作者。大有作為。倘曰作大益天下之事也。然非盡善盡美。不可。四損已以益初。元德也。初元象。以元功報元德而後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陰柔不堪大作者。初之本色也。損四作成。易柔為剛而後可以大作。然則獲肩重任。非下也上也。若曰非四何以有今日乎。故必大善而後可以塞咎也。此與傳義少異。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己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柔順虛其中以求益。與損六五同。故或益之亦與六五同。但損五元吉。而二則曰永貞吉者。君臣之分殊。而剛柔之位異也。傳曰。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王用享

于帝吉。本義只向占上說。亦是。但不如傳義為將得。六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義有不通乎。求益于人。有不應乎。祭祀天子之事。故曰王用也。或曰。王用謂九五。九五用六二以享帝。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頗有理。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以外為五。謂五為正應。故來益之。則外為外卦之外。本義云。或者衆无定主之辭。傳云衆人自外來益之。則外只就衆人說。但傳又加一轉云。或曰自外來也所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

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如此說尤爲渾全。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三當益之時。居下之上。可長民牧民之責者也。程傳作救荒說。極是。朱子非之。謂當時无守令。恐難如此說。竊意易之爲書。把千萬年情事。都豫先說在裏面。豈當時所有而後言乎。本義云益之以警戒震動之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其義固好。然與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二句。便判然兩義矣。看此卦初便說做大事。五便說布大德。二說享帝。四說遷國。俱是大事。傳明此爻爲救荒。何疑。大凡事君之道。專擅其所

最忌也。獨于患難非常之事。不妨權宜爲之。自他人視之。以爲有專擅之咎。而不知爲上爲民何咎之有。傳曰。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于中道。則誠意通于上。而上信與之矣。苟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待告公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于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

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則果于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直說的恁地通快。須如此。其義始曲盡矣。昔汲黯發倉粟賑河內。還報武帝而不之罪。王竑趣撫兩淮。不待奏報。大發官儲賑饑民。併及河南山東流亡者。上聞之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吾百姓矣。彭韶知紹興府。民饑開倉賑之。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民。此皆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之驗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衆人畏忌之事。以身當之而不辭。故曰固有之也。傳曰。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于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說的最分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以二體言之。皆不中。曰中行者。戒之也。以一卦言之。皆中。曰中行者。勉之也。任其一偏而不設中于乃心。其可行乎。不可行。其可告乎。行以中道。則告公而見從矣。四與初。互遷而成益。故言遷國之事。利用

者盤庚所謂視民利用遷也。依字本義作𠂢之東遷
晉鄭焉依之依。此爲弱小者言也。若盛時開國遷都
之事。則不然矣。傳云依附于上亦未的。愚謂立國必
有所依。失所依則遷。遷國者爲宗廟社稷百官萬民
所憑依而遷也。故曰利用爲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盤庚曰亦唯爾故以丕從厥志言。志在益民也。以益
民之志告公。公曰是吾志也。其有弗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

正。當益之時爲益之主。而世沛其膏澤者也。有孚惠
心。上有至誠愛人之心也。元后作民父母。豈待問而
知其元吉哉。夫所以勿問而知其元吉者何也。在上
存之爲心者。在下被之爲德。有孚惠心正以其德孚
也。有孚惠我德。正以其心孚也。上下相孚之至也。傳
曰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又曰有孚惠我德。人君
至誠益于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
澤爲恩澤也。其理自好。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聖人以孚惠爲吉。以有孚惠心爲元吉。故象不復言
元吉。但于勿問加之矣二字。正所以深信之也。五何
志。以益天下爲志。惠我德則樂樂利利。而九五益天
下之志大得矣。大得謂无遺憾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傳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剛處益之
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如此
識上九之義。如徇若貪得。凡所務貨不已者也。欲怨
樹敵。故有莫益之而或擊之之象。夫莫益而或擊之
其內甚矣。則以立心无恒故也。反覆變詐。惟利是問。
不復知有常理正道也。勿恒非特不恒。言有意禁絕

其恒心也。傳曰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
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
仇怨。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
奪不厭。聖賢之深戒也。名言可作名言箴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傳曰云莫益之者。非有偏己之辭也。本義曰猶從其
求益之偏辭而言也。但未甚醒。余謂求益不已。不見
已不益人。只見人不益己。云莫益之者。不責己而尤
人。一偏之辭也。其心不恒。故其辭不正也。公論不與。
羣起而攻之。故曰自外來。實自內召也。求益者盍亦

愼所爲也傳曰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處巳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交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或曰巽卦謂近利市三倍上處巽極乃求益之甚者巽又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正所謂立心勿恒而好利者之常態也亦有理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爲卦上兌下乾五陽共決一陰故爲夬方小人道長之時機事不密則害成故須鎭靜沉默未敢揚于王庭未敢號于衆也今以五陽決一陰消長之勢懸絶矣討罪之擧昭然暴白于大廷之上无庸陰謀爲也又必至誠孚號召同人諭以戒愼恐懼之意其謀之也周其防之也備惟恐一念疎若緩並遭反噬之禍也漢王允之于郭李唐五王之于武三思宋趙汝愚之于韓侂胄皆未達孚號有厲之義者也無瑕者可以戮人若自治不嚴則小人得以藉口自邑者私邑也告亦號之之意使吾黨之人莫不恪守法令不以疵累罰之也五剛合勢所少者非威武也以强力爲武以謀殺爲威豈朝廷之福乎漢唐之討小人始于肘掖之間輒以甲兵從事遂至亡家覆國皆未達不利即戎之義者也五陽雖盛而居其下往而後達其極也一陰雖衰而據其上往而後除其本也故曰利有攸往此皆攀做而得之然傳至淡至精畢竟有不可少者如解首句云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

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消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尙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如解中二句云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以衆陽之盛決于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于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

者强武之事。不利卽戎謂不宜尙壯武也。卽從也。從戎尙武也。如解末、句云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尙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尙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但名言可作經國訏謨。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夬決去之義。合五陽之剛決、陰之柔也。乾體健兌體說。健則決。說則和。无剛狠好勝之意。有煦妁乎中之德。故曰決而和也。此與他卦以卦德釋卦名義不同。故本義曰釋卦名義而贊其德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一柔乘五剛之上。是以一小人乘衆君子之上而陵之。其罪大矣。孚而討之。與衆共棄也。當是時君子之操心其危矣。至誠以警戒之。乃可免于危而益道光顯也。鬪智角力。小人所尙、意內修不與較、日之長則其技窮。故曰所尙乃窮也。五陽同進。剛長也。而未終。進而除去一陰。則夬往爲乾。剛之長乃克有終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決而潰潰而上于天。夬之象也。決于上。注溉于下。澤之施也。君子象之以施祿及下。受祿于天則有天祿。班祿于朝則有工祿。君子之施可謂祿乎。布德施仁。而下爲者廣被其休。是卽君子之祿也。居官則以政教爲膏澤。居鄕則以立達爲施濟。未有君子而戢觀斯人者。居德則忌。依傳約立防禁之說未安。王弼作明忌。或云居止。或云居積。其說甚多。竊意澤從天而下者也。然未嘗自以爲功。豈非天之大德不居者君子象之。以居德則忌。若行慶施惠。而揚揚有德色焉。則所忌也。忌卽忌諱忌憚之忌。謂畏而不敢當也。

按訂詁云。君子雖有以施德于天下。苟自居其德。不推功于衆。則未免爲羣陽所忌。當夬之時。一陰猶存五陽自當協力以決之。不宜自相乖異也。其說甚好。或以爲大象傳例无反辭。故本義以爲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乾體陽位。當夬之時。不以在下自安者也。故有壯于前趾之象。一陰在高位。初居四陽之下而欲決之其能勝乎。往而能決則爲勝。往而不能決則爲不勝曰爲咎者。咎其所自爲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意往勝。爻曰往不勝。抑之也。爻曰往不勝。抑之于既往之後。象曰不勝往。抑之于未往之前也。未往而已知其不勝往何咎矣。當尊卑懸絕之時。而以直言賈禍。如此類者豈少哉。京房劉蕡是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與惕厲以自警。則有先事之防。呼號以自助。則有同德之應。雖莫夜與戎。其如有備无患何哉。從來小人之謀君子。每于倉卒不及隄防之際。乘隙而動。君子則有以思患而預防之。故雖莫夜有戎。勿用憂恤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得乾道之中也。中則不至剛而過激小人之變。不至柔而不及。召小人之侮。即小人亦歎服而去。不敢加害也。或曰如周亞夫軍中夜驚。堅臥不動是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三過剛而不中。慮以輕淺敗事。故有壯于頄之象。夬小人而見于顏面之間。使彼先事而爲之備。必敗之道也。故曰有凶。周顗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想當時是甚顏面。不旋踵而身亡。壯頄之凶也。然三與上爲正應。爲所用不可也。若陽用而陰圖之。以行其權。何不可者。君子果能以決陰爲志。斷然不疑。夬夬而又夬群。合衆陽獨行而與上遇。疑有失身之咎。遇雨而見沾濡。爲衆陽所慍怒。疑有敗羣之咎。然志在決陰。得貞勝之理。无咎也。傳本胡安定而互易爻辭。朱子以爲不必是也。本義云溫嶠之于王敦。小註又益以王允之于董卓。顏杲卿之于安祿山。皆確喩也。余謂王陽明之擒宸濠。亦善用此爻者。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象加終字。言始而汚其身以有爲。雖同類不能无異

議。况其他乎。既而一陰退聽。心事昭然。亦可信終而諒其始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四居大臣之位。與上六同左右君側者也。以陽剛負君子之望。欲坐觀而不與衆陽同進。則有所未安。臀无膚也。以陰巽畏小人之禍。欲直前而爲衆陽之先。則有所不敢。其行次且也。次則春秋次于郎之次。牽羊本義從許愼之之說。云讓而先之。張橫渠亦如此說。竊思四居三陽之上。若不與同進。而安處其後。又是其行次且矣。傳曰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

言若能自强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其義甚礙又曰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尤爲格言竊從其意推之蓋三陽合志同心居四之下正望大臣爲倡首則其事濟矣牽連衆陽以進于五上不負君下不愧諸君子故其悔可亡也其如遲疑不決聞忠謀而不見信用何哉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以剛居柔位不當也位不當故且前且却无見義之勇剛則有聰德居柔則爲物欲所蔽聰不明也聰不明故自暴自棄无納忠之誠漢張禹之于王氏類此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夬陰之上也而切比上六一陰有莧陸之象莧陸程云一物朱雖云兩物而本義從之曰今馬齒莧是也看來只是一物象一陰也按郭璞莧䓕葉皆高大而見故字從見九五剛中居高而柔生于上莧陸之象也如此說則陸字有着落感陰氣之多者暴則難乾脆則易折若能夬之又夬伸衆陽之公義絕一陰之私情則合于中行之道而无咎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本義不能益一辭但曰程傳備矣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于此示人之意深矣觀此則知五與陰比但迫于衆陽而後決之其中有不可告人者故聖人爲此誅心之論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傳曰无用號咷本義云无所呼號本義爲是蓋上卦兌體兌爲口故彖曰孚號二曰惕號上則无所號也五陽明同進一陰无所容欲號五而五迫于公義不可奪也欲號三而三之應之者實所以圖之也欲號羣陰而黨類已盡矣其誰應之方權奸肆志之日一呼百應唯命是從一旦禍發勢窮去之惟恐不速豈復有患難與共者哉无號終有凶曲盡小人末後一着情狀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處一陰將終之地而當五陽並進之時无長久理若知其不可長而轉陰爲陽則與君子同體矣此象所以但因爻辭一致嘆惜之意也

謹按此卦以五陽共決一陰宜若甚易之哉而象傳爻象每多戒備之辭又若甚難者何也諸家之說未深當于心當取象爲爻象再四思維竊意一陰居上其在外戒易決之深前用之陽國忠之流是也其在權有則漢之常壬居之張易之武二忠之流是也決之不得羸豕孚蹢躅故貴乎健而悅決而和也揚于王庭小人之彼勢赫決也故曰柔乘五剛也乘者衰而上之之謂乎號有觸言人小有爲小人所信任而聽其呼號者如以九三之陽曰爲之正應當不可範然事于而人詠之故曰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抑戎言衆正同心其齊不激其怨不犯其鋒彼之无陰可乘故曰所尚乃窮者陽日盛陰日衰一旦決而盡之故曰剛長乃終也當陰之方盛不畏力而決之爲壯盛之初九者曹操之剝董卓是也王允剛于九二之義甘敬奉石內實國之中翊橫紫理所不及爲惕甚而有戎勿恤者也相喬李丹非知有内父狄梁公其引子之夬史者于張誼逆生中其若盛有極者乎見九三之人較也九四當人臣之何以陽居未道移得罕故有众且之家衆日接之以行故有亦下之家然事諍亦得悔亡此咏祿明人成事者也九五一爻罪明皇馬鬼之變觀六室有痛忠是以當之華見名陰也牛見者陛亡始有假事請終恐不犯私愛其中行見告之突十八之丙重中被誅以之昔蔡閑之不免李郭之淵亂文允犯居世臣忘之戒也

易附卷之七終

易附卷之八

周易下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顯祖重訂
曾孫銓鈞等校閱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傳以一陰始生漸有盛長之勢爲女壯本義以一陰當五陽爲女壯本義較勝蓋一陰雖漸長未見其壯也惟出而當五陽則暴悍剛狠之意具見于此矣故曰女壯壯者男子之事非婦人之宜也觀家人一卦

以女貞盡之女之不貞家道所繇敗也故曰勿用取女傳曰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又曰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此春秋慮禍于微防患於早之意也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陽始生則幸之曰復復者固然之事也一陰始生則危之曰姤姤者卒然之遭也本義云姤遇也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

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
之甚也其義更詳於傳此釋卦名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取女所以偕老爲保家長久之計今一陰雖微已有
凌逼五陽之勢豈可長久乎故勿用取女也此釋卦
辭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以卦辭言之本是个不好的遇雖然以卦體言之天
非地則不成地非天則不生天地相遇而品物有光
輝發越之盛矣章卽文章之章謂有文彩可著見也

或曰姤者乾之末坤之始天地相遇象也以四時言
之月至姤辰爲午爲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品
物咸章象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剛遇中正從來但指二五本義獨指九五蓋以五中
且正二中而非正也以陽剛之德遇中正之位故其
道可以大行於天下也此釋卦才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之時義承上四句而贊之此例甚多本義獨云幾
微之際聖人所謹專爲一陰處也大抵彖辭原是不
好的傳既釋之却又看出一段絕好道理來是孔子
之易而非文王之易也傳辭原是極好的本義又看
出一个不好消息來是朱子之易而非孔子之易也
若必且釋彖辭則必以程傳爲主傳曰天地不相遇
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
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
皆甚大也如此說大之義始無餘蘊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之所以鼓舞萬物者風也風其天之誥命乎后之
所以鼓舞萬民者誥命也誥命其后之風乎故后觀

于天下有風之象而以施命誥四方也施象天合象
巽誥四方象風行天下是上下所以相遇者也按誥
誥之體三代尚矣後世遂以事視之且言是而行非
或朝令而夕改奉天之謂何然漢唐間亦有誥辭懇
篤而父老扶杖卒士投戈者其猶庶幾乎姤之象乎
傳曰誥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
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敕法閉關育物
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下之道
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
之通稱此義安可不知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云繫於金柅小人自繫也看來還作君子繫之爲是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于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其所以防之者至矣又曰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擲也陰

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無能爲矣其所以慮之者深矣防之至慮之深則小人終爲金柅所繫而不得肆其蹢躅之勢矣自古小人用事之始類似爲無能爲者及其權勢旣成則束手而莫可誰何寇準之於丁謂是也使明於初六之義則小人終於羸豕而已。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牽者挽拽之意卽所謂繫也繫於金柅挽拽柔道使不得進也如此看似於牽意爲切。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意似未甚瞭竊意初與四爲正應四本初之主也初旣比二而爲其所乘則二爲主四爲賓矣魚陰美之物象小人包而有之者苞裹之使不逸於外也制馭小人防爲君子之害何咎之有然制馭之道利主不利賓何也主去初近賓去初遠也九二剛中身任制陰之責不委其事於四故曰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象提出義字蓋戒惡防奸義當爲則爲之若自己不做第他人做則非義矣故賓在上而不相及也此與

舊解全別。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焦氏云姤之九三卽夬之九四非也夬四宜進而從陽居不安行不進柔之象也故曰无大咎以剛居剛見一陰在下而不肯坐視臀无膚也欲制在下之陰而不得其道其行次且也與陰爲敵常懷危厲之心雖未能如二之无咎亦可以无大咎矣[illegible]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如此說更妥。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二之次且與夬四之次且同三之行與夬四之行實不同蓋其行也未能繫於金柅牽制柔道而亦未爲柔道所牽制也兩牽字正同。

九四包无魚起凶。

四與初爲正應初則四之有也今既遇於二則失其所有矣故爲包无魚之象傳曰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繇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

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此義甚遠然則象雖言民凡爲君臣夫婦朋友者皆不可不知此義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不曰民遠已而曰已遠民責有攸歸矣或曰象辭易發一意非也均是陰也以德言曰小人消陽者也不可近也以位言曰民從陽者也槩以爲陰而遠之失却上下一體道理矣此學易者所以貴乎知變通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傳作求賢說似晦本義曰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其義精矣余更有說焉詩云綿綿瓜瓞瓜之爲物滋蔓不已象小人以甘美之資爲援引之勢也杞高陰大包者覆冒其上曰不能蔽雨露不能潤則瓜何以蔓此防閑小人之善道也含章者明足以燭而不露術足以用而不洩覆冒之中寓有裁制之意也如是則瓜不蔓而自潰天隕

之矣瓜墜落曰隕以陽消陰而無其迹疑非人力所爲故曰有隕自天也如此解似通。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英氣最害事五有中正之德故渾然不露圭角含章也命者所得於天之理也志不舍命虛心積慮不敢踰越乎大理有隕自天其志一之動氣乎冥冥中有相之者矣。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傳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象人之相遇繇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

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吝。固可吝也。此義甚精。獨以无咎為尤所歸咎。恐未確。竊意吝者无所遇也。吝而無咎者。无所遇而尚未能消陽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當姤之時。憤世嫉俗。甘心孤孑。窮於上而致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為卦兌上坤下。兌為說。說者情之聚也。坤為衆。衆者勢之聚也。情與勢合。所遇與聚矣。故其卦為萃。觀彖傳。无亨字。其爲羨文无疑。或尚若解非也。假字訓至

未盡。當作感格意。如詩奏假无言之格。易王假有家為感格。況王假有廟乎。傳曰。萃。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又曰。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如此始盡彖義。

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來。當萃之時。百物豐備。二簋不可以用享。故須用大牲。始可以將假廟之誠。稱假廟之典而吉也。利有攸往。承利見大人來。見大人則事事皆享。物物皆正。故往无不利也。此王者受命而興。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事。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而利有攸往者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卦之所以為萃者。以其聚也。萃之所以為聚者。以其

順以說。剛中而應也。萃者下坤順。上兌說。順以說也。此卦體也。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剛中而應也。此卦德也。君臣聚會。和順而悅豫。故於義為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王假有廟。王者萃祖考之神。以萃天下人之心。所以極致孝享之誠。致孝。謂盡志。致享。謂盡物也。傳曰。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此語宜玩。利見大人亨。九五六二。相聚以中正也。傳曰。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聚以正。雖釋上句。

而擇利貞之意固在其中矣不言利貞省文也萃之時貴豐不貴儉用大牲吉所以對越天命也萃之時宜進不宜退利有攸往所以踐發天命也奉而不違故曰順順天命謂順天理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曰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本義曰極言其理而贊之天地萬物固無理外之情也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

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說理頗精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者水之聚地者澤之聚澤上於地萃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萃兵以萃民則有除戎器戒不虞之道焉國家雖安忘戰必危故戎禁亂之所繇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爲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治戎爲无所用而廢之者必有亂患蓋承平日久類有鈍兵朽甲之弊除者除其鈍朽而一新之也書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皆有備无患之道也秦平六國而銷鋒鏑晉平吳而撤武備不旋踵而滅亡豈非忘不虞之戒乎師之大象曰澤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萃之大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二象大意畧同但彼以師之故而議萃此則以萃之故而議師耳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爲正應有孚者也不幸二陰同處所與者蠢柔懦无立之幾故有不終其孚乃亂乃萃之象乃亂者狐疑惶惑而不能自立也乃萃者因利乘便而不能自拔也若號於四之正應以踐有孚之約則一握

笑之矣傳曰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爲笑也然笑者小人之私心號者君子之公義若能不以私心奪公義留多日於勿恤斷然應四之剛陽而不失其正改過遷善无咎之道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象復原其志而戒之蓋謂此處把持不定則无如羣陰何矣若陡然立起志那有此事傳曰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格言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傳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此義亦須雖的。傳以引爲牽引之引。曰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失其萃矣。此理甚好。余向作援引之引。蓋二與五爲正應。同雖二陰之間。未能卓有樹立。故必援引之。有君臣道合之慶。吉而无咎也。如登高者氣易竭。力易盡。稍提攜之。則一往而前矣。二之柔順中正。孚於五之剛健中正。同心一德者也。

相信以心。不以迹。相交以質。不以文。猶禴薄之物。可以交於神明。故曰孚乃利用禴。禴夏祭。非尚聲。與二義可用享之意同。如此亦說的去。然不如傳婉切懇至。又推的闊。傳曰。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于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者。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本義只就祭說。故雖云伊川說好而无取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正而柔。一爲二陰所變易。雖引之其能前乎。中未變者。柔而能守其中正之本體。故无有孚不終之號也。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類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須此一難。文義始盡。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三陰柔不中正。四居其上。欲與之萃而非正應。二處其下。欲與之萃而二應五。萃如者。徒有嗟如而已。上下莫之與。何利之有。若往而應上。當以同類相憐。不復如二與四之見拒矣。不得於此而得之於彼。无咎之道也。傳曰。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無常。在人識之。此義極盡。且雖非正應。句有斟酌。本義云。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理雖精而正應二字未的。故胡氏曰。恐誤是也。小吝者。始棄其應而不往。必待二四不相容。乃反而求之也。能无愧

乎人情攀援勢利。輒遭擯斥之辱。及其窮无所歸。然後爲貧賤之交。縱使憐而收之。必有慚恧不自安者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曰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本義往從於上一句。是解爻未解象。故全无巽義。蒙引以爲此說長於所謂上能巽受之者。吾不知之矣。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非正。上比五而得君之萃。則擬於擅權。下比羣陰而得民之萃。則疑於樹黨。故必大吉而後无咎也。傳曰大爲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繇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反言之。其義始明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大吉无咎。何以云位不當也。位不當則所爲未必能盡善。故戒之。戒之實勉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五以陽剛居尊位。爲萃之主。萃有位。何咎之有。朱子云有位而无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此理固是。傳獨兼德位說。曰王者有位有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修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如此說猶有至理。又曰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而其悔亡矣。何等透徹。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象專舉爻上句。傳以尚有匪孚。稱之爲志未光。張本也。志未光則悔。悔必元永貞而後亡。是象傳一句統解爻辭也。蓋王者以萬類同歸爲志。不曰人〻志未能孚於我。而曰我之志未能光於人。教人以反躬責己之道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傳以上爲陰柔之小人。曲盡情狀。本義云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憂戚如是。而後可以无咎也。本

義較勝。蓋上六居說之極。說極生悲。固理之常。然說極而能悲。則知危知懼。所謂善補過者。故宜无咎。且三居順體之上。以嗟而无咎。上居說體之上。以齎咨涕洟而无咎。其理正同。項氏曰。齎咨兌口之歎。涕洟兌澤之流。甚切卦義。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者。居卦之上。未敢晏然自安。故有悲傷。雖其之象。設心如是。未有久而不萃者也。傳曰。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顛沛躁

擾。甚至涕洟。爲可羞也。未者非據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其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此與本義全別。然可爲困窮之戒。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爲卦下巽上坤。巽爲木。下一陰象根。上二陽象幹。自根達幹。自小而大。自卑而高也。大象所謂積小以高大也。坤三陰在上。順受二陽之升。故有亨通之理。以其自根發達起來。故曰元亨。用見大人。指九二。陽爲大。二人位。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用見者六。五用柔中之德。以見也。勿恤南征吉。俱指九二。二、五志同道合。一見如故。勿恤不憂其不遇也。南征。程朱俱云前進也。潘夢旂曰。向陽之方。極是。巽居東南。坤居西南。柔本三而升爲四。以離體升也。萬物相見於離故南征吉。

象曰。柔以時升。

傳曰。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謂時當升也。本義曰。升自解來。柔進居四。李隆山曰。陰陽二氣。迭爲升降。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下。三陰反居上。故曰柔以時升。三說俱有理。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巽而順以卦體言。內巽而外順也。剛中而應以卦德言。二有剛中之德。而五應之也。如此則得其可升之時矣。是以大亨也。卦主坤言。故曰元。彖主剛中言。故曰大。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用見大人勿恤。君明臣良。相得益章。有慶也。傳曰。凡升之道必繇大人。升於位則繇王公。升於道必繇聖賢。此義更大。亦須知之。南征則遂得其升。而行其志是以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蘐按升者上進之象也巽木在地中生而不巳由萌芽而甲折而條枚而森茂參天升之義也伏處之賢出而爲朝家樑棟亦升也所謂用見大人勿恤也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所謂南征吉也伏羲卦圖乾南坤北巽木由地而生出乎坤則入乎乾南征之象也初六一爻爲成卦之主乃巽木之根根深葉茂欣欣向榮柔以時升也二三陽剛木之幹也外卦二陰不唯无以累其生意且有以助其生機故剛中而應是以大亨也應工師之求勝棟室之任故曰有慶而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積小以高大坤順也故曰順德順德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積小以高大巽爲高故也六爻之義皆於卦之內外兩體及上下中爻之象求之是過半矣

蒙引云地中生木。不可說成地上生木。蓋地中生木者。取巽居於坤之下而言。如木使生意於地之中。而

後發達於地之上。所謂其根深者其末茂也。極好。君子觀其象以自升。升須是要順。逆則退矣。本義依王肅本作愼。德未是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如何易的。吾心之德。原與天地萬物同體。只因物欲錮蔽。使自家卑小了。積小者。敬小愼微也。昭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自一念之小合天理。積而至於念念皆合天理。則高大矣。自一事之小合天理。積而至於事事皆合天理。則高大矣。天理日升。人欲日降。反觀心德。依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何高大如之。傳曰。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繇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格言可破頓悟之說。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一陰爲巽之主。上无正應。非能升者也。幸比九二剛中之德。信而任之。附以同升。則其吉大矣。允者心肯意肯。誠信而服從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居初之上。故曰上合志者。一德同心。以慰生平至順也。歐陽永叔之於韓魏公類此。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有剛中之德。誠信以孚於五。五孚中亦交孚焉。如是乃可殷薦繁蘋如祭者之薄其物以格神也。至誠相與。簡朴篤至。何咎之有。所謂南征吉正謂此也。乃字宜玩。曰孚乃利用禴。若未孚而用。則不利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象復進一步說。言二孚於五。非特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剛柔相濟。澤及天下。凡有喜也。傳曰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九三升虛邑。

三一升則爲坤矣。坤爲邑陰虛。故曰虛邑。以陽剛之才。居正而體又巽。故有此象。所謂如入无人之境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一往直前。无所阻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本義作亨。謂登祭於山之象。只是要就占說。傳作亨。曰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如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此說極有理。又曰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惟文王乎。此轉尤爲曲盡。或以王爲文王。以亨爲享。以亨於岐山爲克謙侯度。惟祭境內之山川。終不敢越分而修禋祀。亦通。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以柔居柔而坤體。順之至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這个樣子。周公引來作証。而孔子以順事釋之。殆欲其師文王乎。傳曰上順乎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傳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按程朱俱以升階爲五。傳曰階所繇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繇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又從九二推開說曰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此理固不可易。本義特約言之耳。或曰指九二言。坤爲土。三偶畫如之。自下而高。有階象。二之升五。如升階然。然此人君升進賢臣。與共天下之象也。此理亦好。余向來有說云。人主倚任賢人。猶升之有階也。无階而憑一手一足之力。其能升乎。九二以剛中應五。五之階。五之所以吉也。使非信篤任專。正固不貳。雖有階。吾得而升諸。故必貞而後能吉。貞吉而後能升階也。此亦明晰。姑存之。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五以二爲階而有所憑依以往。二爲五之階而有所扶翼以進。上下相資躋一世於升平之域。五之志乃大得也。或曰志大得指九二升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以陰處升之極。貿貿於迷途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冥升猶言冥行也。若以貿貿於迷途者。還而孜孜于正路。則不息之貞也。所謂惟狂克念作聖矣。傳曰君子于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于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于進德。則何善如之。其義甚精。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處極上而不知止。其心將以求益也。孰知陰本虛。日就消亡。豈有加益之理乎。傳曰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惟從事于不息之貞。則日息而富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義云。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意。兌在上爲澤。坎在下爲水。澤在水上。則其澤竭矣。此其所以爲困也。內坎外兌。是處險而能說也。故曰困亨。傳所謂以卦才言是也。困而能亨則貞矣。貞非小人所能也。故于大人有專屬焉。大人者不以貧賤憂慮易志。不以艱危險阻動心。是以吉而無咎也。時方不利。宜緘默以自守。若嘐嘐然求信于人。其誰信之。兌爲口。故有尚口之戒。

象曰。困。剛揜也。

以二體合言之。坎剛爲兌柔所揜。以二體分言之。下一剛爲二柔所揜。上二剛爲一柔所揜。卦以困名。謂此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剛陽君子。爲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陷于險中。是人情所憂虞難堪者也。而以說體處之。怡然自得。險以說也。險以說。則雖困而道亨。身困而心亨。知命樂天。困而不失其所亨也。非君子能之乎。傳曰君子大人通稱。或曰所字斷句。卽艮止其所之所。不如連亨字讀爲是。貞所以爲大人之吉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謂九二九五也。兌上六有言而不信于坎。坎兌相失。尚口乃窮也。以口舌免困。祇益之困耳。何如反躬修德之爲愈也。文王因羑里而演易。孔子厄陳蔡而弦歌。周公居東土而赤舄几几。皆困

而不失其所亨者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在水下則有水。水在澤下則无水。本義曰。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命可困志不可困。以致命遂志。傳云推致其命。本義云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其義更確。蓋時勢既不可爲。則命與志。無兩全之理。命全而志喪。志全而命喪。致以遂之。即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也。凡人平居矢志時。鮮不願爲忠臣義士者。及禍患切身。便貪生怖死。把生平志願。都灰燼了。如范質王溥輩。可勝歎哉。

若是社稷念重身家念輕。君父念重妻子念輕。臨時須辦得一死。不至搖尾乞憐。靦顏人世矣。儒行云。儒有劫之以衆。阻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又曰可殺也而不可辱也。此致命遂志之謂也。文天祥方孝孺其表表者與。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以陰柔處困之下。其才既不足以自濟其困。四爲正應。揜于上六。自治不暇。其力又不足以濟初六之困。如木无枝葉。失所庇蔭。居其下則不安也。故曰臀困于株木。臀即臀无膚之臀。在坎下。幽谷之象。故曰入于幽谷。三歲之久。不見正應。則是上下交困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不明。故无所覿也。猶云黑洞洞底。如何出的去。明則日進于崇高。不明則日入于卑暗。理固然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本義云。困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謂醉飽過宜也。郭氏云。困于家。无飲食宴樂之奉。二說迥異。然不如傳意爲長。需之九五。需于酒食。困之九二。困于酒食。皆以在坎中也。需就養人說。困二亦宜就養人說。傳曰君子之所欲。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

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酒食也。先代亂離之世。以世有醉人爲瑞。豈非困于酒食之一驗與。二以剛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同德相應。必能造廬而請。故曰朱紱方來。朱紱上者之服。蔽膝也。服蔽膝而來。便有造膝意。方來者謂其來方自此始也。利用享祀。傳所謂以至誠通神明是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以事人者事神也。利用享祀欲以事神者事人也。潔誠齋一。莫過于享祀。故九二利用之。傳曰自昔賢哲。困于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無咎。傳云無所歸咎

也。本義云。若征行則非其時。凶于義爲无咎也。反覆求之。旣云凶矣。何以无咎。旣云行非其時則非矣。又何以于義无咎。畢竟未安。主伸爲是征凶者。君不來而自往。无媒。是以凶也。將誰咎乎。當困之時。慮其以急于濟困之心。而不遑自愛。故戒之也。

謹按困之五兩爻。注皆牽多異同。竊意孔明之高卧南陽。淡泊明志。困于酒食也。不求聞達。而昭烈三顧于草廬中。朱紱方來也。言聽計從。有魚水之契。利用享祀也。鞠躬盡瘁。食少而事繁。征凶也。然而命已矣。致矣。志已遂矣。又何咎之有哉。方昭烈之在江夏也。前有孫權。後有曹操。剝則也。孔明如吳。答而不返。困于赤紱也。徐自南屏而歸。乃徐有說也。享得荆州以爲基業。利用祭祀也。又按爻辭所有。皆于中自具之象。故困之九二。卽需之九五。所以皆取酒食爲象。初終以剛健不陷而吉。此以剛揜而困。是其義自一。

也。兌爲口。舌爲頤。爲毁折。五爲上六所揜。刖之象也。中爻一至四爲離。爲戈兵。四爲二所揜。在五之下。刖之象也。坎爲赤。中爻五至二爲巽。爲繩。赤紱朱紱之象也。坎爲豕。兌爲羊。離爲牛。牲牢畢具。享祀祭祀之象也。以此類推。則易之取象。无俟外求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象舉爻首句以該下。故曰中有慶也。五剛中而折節下賢。二之慶也。二剛中而推誠事主。五之慶也。上下交盡其道。困于酒食者。行當需于酒食矣。是以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一陰柔不中正。上承四。不能降心以相從。而力犯之。四于石也。石堅不可勝之物。而與爲難可乎。下乘二。不能屈體以相附。而直據之。據于蒺藜也。蒺藜刺不可近之物。而憑其上。可乎。進退兩窮。反而求之。无容身之地矣。一坎體男也。上兌體女也。故上者三之妻。然非正應。又爲二剛所隔。何可見也。故有入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宮謂三也。詩所謂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者。凶可知也。本義云。繫辭備矣。傳釋之尤爲明盡。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二剛也。三乘其上。如藉刺然。故曰困于蒺藜也。不祥者。犯上凌下。不善之積。有餘殃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來徐徐。謂四也。蒙引以爲初誤矣。易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故知其爲四也。四與初爲正應。思有以拯其困而未能。初比于二。疑其遂有之矣。故遲回觀望而不敢直前。二阻之也。一坎爲輿。有車象。剛而堅強。有金車象。故曰困于金車。四困二而失初。誠爲可羞。但初之應四。正也。比二。非正也。久則去其不正者。以歸于正。故有終也。傳曰。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于世矣。讀至此使我毛骨俱悚。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在下者初。志在下志在于拯初也。志在拯初而隔于二。故徐徐其來也。以剛居柔爲不當位。然正應在初有與也。有與則有終矣。

九二。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傳云上下皆掩于陰。以卦之全體言也。本義云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此專指五言。蔽于一陰則傷於上。截鼻之象。下逼于一剛則傷于下。刖足之象。困于赤紱謂二也。二以五爲朱紱。五以二爲赤紱。君臣異服也。五與二同德而不相應。不得與于冠裳之會。故曰困于赤紱。時方不利。急之則重困。緩之則亨困。故曰乃

徐有說。本義云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約言之則其義盡矣。傳曰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博古之而其義益暢矣。利用祭祀。與利用享祀同一。至誠感格之意。但有君臣之分。享祀人臣所以祭宗廟也。故屬二。祭祀大子所以禮百神也。故屬五。傳曰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其義備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下見傷。未得遂其濟困之志也。以中直之道。得中直之賢。庶幾喜起之風矣。傳曰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義差緩。祭則受福。在鬼神固然。而況于人乎。又曰。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亨天下之困。而亨受其福慶也。明且備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以陰柔處困極之地。纏綿而不解。高危而不安。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困極則必變矣。曰者自怨自艾之辭。若曰勿做事。輒不强人意。輒覺愧歎難堪。如是好念頭。凡人履錯蹈愆。而晏然不知其非。則難

與言矣。知其動輒得悔。是有悔也。有悔則必改過。改過則必遷善。以是而征。其吉可知。二在困之中。是宜安困。故曰征凶。上在困之終。是宜出困。故曰征吉。傳曰。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葛藟之困。是他解脫不來。割斷不去。故曰未當。言自已處置未善。不管他人事。便見悔意。動悔有悔。悔其所行。則不行其所悔。故行而吉也。行謂去而出于困

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卦體上坎下巽。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朱子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蓋巽乎水而上水句難解。依傳木器汲水之說爲是。或云。與羸其瓶句不合。某當康成云。巽木桔槔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也。如此則巽木瓶无之說。兩得之矣。自古建邦設都。或以民利遷。或以易代遷。邑可改也。若

井則无遷而之他之理。井不可改也。或曰。坎自坤變。坤爲邑。故曰改邑不改井。亦通。汲之而不竭。无喪也。存之而不盈。无得也。人人給其所求。往來井井也。本義云。往者來者。皆井其井。醒其張中溪曰。下本乾體。上本坤體。剛往居五。柔來居初。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水于下。往來井井也。于象尤切。傳曰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于理尤確。繘。綆也。汲水索也。巽爲繩。故爲繘象。水幾至上而未出井。謂水謂坎中畫。未至坎上畫則汲未出井口。亦與未施繘于井者同耳。羸敗其瓶。象二三之水已竇在汲井之瓶。而下一畫偶。猶瓶底傷損而水下漏。則終不能貯水矣。有喪无得。徒往來而无以井其井。濟物之功廢矣。故凶。胡氏曰。澤无水爲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爲井言。汔至三句爲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瓶。人之于性。知之行之有未盡者。其猶是乎。此理不可不知。

董按改邑不改井說者不一折中獨謂所在之邑井无異其卯土道之行家不異及內不味谷是也爲吉取求每爻象反覆詳朱退尋毀字來然益坎之中交在九二則爲困在九五則爲井繩一水耳一上一下而困與井不同所謂改邑不改井川渭王上之行雖有時而道變宜民而三氣五常有代如所損盡可知也九袁无得則經國體野王道之可久也往求井井則養效給者王道之可大也所謂井養而不窮也然井之澤雖可遠施而取之无其汲之無人亦不能或淸人利物之功故泛至以下又以汲井之事言之君子觀其象內以勞民勸相明于井之義也井泥不食舊井尤禽如紀綱法度廢弛已久不可施行也然而尚可漢也井谷射鮒井中旁空爲谷小魚往衰如射也甕敝漏者昔于貢見之父抱甕而汲則羸不汲器也敝漏則不可汲矣言王政之施敝竇有以而又行之先具也然而尚可甃也九三渫其泥受可食矣而不食者今未繘井故也是以求王明不受幅也六困髮其谷而鮒上矣其无答者可以往來井井故也九五之寒泉冽六之勿幕則羃可遠施家給人足井養而不窮矣此則從坎以啟風動時雍之意故无

吉而大成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巽木入于坎水之下。而汲水以上。故曰巽乎水而上水。莊子所謂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是也。濟人利物。无有窮已。井養而不窮也。以卦象得卦名義也。而卦之德亦在其中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程朱俱指二五。或專指九五爲是。坤之邑。變爲坎之井。則井在卦體之中也。天下之水。至冬而盡者。惟井泉。以其獨得天一之眞性也。二句已該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故彖傳不復出。汔至亦未繘井。是不如行潦之酌可以濯溉濯饎也。何功之有。羸其瓶。則不惟不得水。併其瓶而喪之。不亦凶乎。傳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本義云。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其勉學者之意深矣。然則始終成敗之際。可勿愼與。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承水而上。以養人于不窮。井之義也。君子觀其象而布德于民。勞卽愛之能无勞乎之勞。如水以濟物

爲功。使非往來井井。水能自上而給人之養乎。勞民之意正如此。勸者敎之誨之。誘掖之。以勉其進也。相者輔之翼之。左右之。以振其德也。皆所以勞民也。若口勞徠而勸之相助。則相爲虛字。須添實字始得。非也。胡氏曰。井以喻性。勞民勸相。養其生併養其性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初以陰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泥則汚而不可食矣。凡水之可食者。禽鳥亦資其潤。人旣不井其井。卽禽鳥亦莫往莫來矣。故曰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者。處乎下而水不能上也。時舍者。爲時所棄置。而莫之用也。學者才柔志卑。溺于下流。于世无涓滴之益者。抑亦可以自愓矣。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二。陽剛之才。爻辭井不好。何也。井以下而能上爲義。上无正應而比于下。失井之義矣。井之完美者无谷。枯井廢井則有谷。有谷則水旁出而注于鮒。凡頊用之矣。鮒。鰕蟇之屬。或曰。甕汲水器。卽瓶。非也。甕。庋水器。與瓶異。器雖小。分井中之餘潤。亦足以利用。敝而滲漏。有日就枯竭而已。凶咎不待言矣。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上无應。故曰无與。无與則无以巽乎水而上水矣。故井谷射鮒也。如人資質之美。才分之高。儘足以上達。但无誘掖之提攜之者。遂與下流爲伍。馳騖于旁途。敗壞流溢。而不知自愛其器也。可慨甚矣。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三剛正處下之上。其井渫矣。渫即渫初之泥。使皎然清潔也。而乃不食。與舊井同。負此君美。能无惻然不安之心乎。或曰知已興嗟。與論稱屈也。汲而用之。井養不窮。其如上无明王何。若遇王明。則受福矣。傳曰。

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合三者而受福之義始備。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言心惻。象言行惻。傳未着解。本義云行道之人皆以爲惻。甚妙。賢者不見用。則秉彝好德之良。有同心焉。故曰。行惻也。爻言王明。象加求字。焦氏云爻脫求字。古求者二。以不求求之。非也。炫玉求售。非九三本色矣。然則何以云求。曰非三求之。惻者求之也。惻于心。則思求王明以慰其心。求王明。正所以求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四以柔居柔。其才不足有爲。尤濟物之功者也。然守正不回。上承九五。而效一臂之力。分固應爾。故曰井甃无咎。甃者砌累其井。使谷不伏于旁。鮒不生于下。拔敝補漏。所繇與九二異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象復以修釋甃。言甃者修之以至于新。缺者修之以至于全。整飭戢治之謂也。才力柔弱。故不事頓悟。事漸進。學之以積累爲功者乎。九二以才勝而敗。六四以學勝而成。天分之遜。羨于人事也。項平庵曰。泥與甃皆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爲泥。六四

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爲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誠之功。故爲修井之象。邱建安曰。二在內卦。渫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不潔。不甃則泥者易污。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二說甚妙。不可不知。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坎之中。所謂改邑不改井者謂此也。以陽居陽爲坎。居正北分爲寒。甘潔而清涼。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故曰井冽寒泉食。不言吉者。三渫之。四甃之。上收之。五中正无爲。坐享成功而已。傳曰。井以上出爲

成功未至于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吉元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九二中矣而非正。九三正矣而非中。全中正之德以食于人者其惟九五乎。故曰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與諸卦不同。以最上爲美。先儒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以木之才成水之用。正與卦體合。勿幕者恐其所取即往來井井之意。同井共井。故坎口開而勿用蔽覆也。若視爲一人一家之私。則幕之矣。此王道大公氣象與文王之囿一般。有孚。傳謂有常而不變也。本

義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傳更確。博施而有常。故有大喜之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至是不渫而清。不甃而完。寒冽之美與天下共之。澤被萃生矣。故曰大成也。李氏曰初與二在井之地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渫而四甃。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二才之位取義也。其說甚妧。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上兌爲水。水下降而滅火。下離爲火。火上升而涸水。相尅故相革也。此本彖傳程朱之說詳矣。或曰兌爲金。離爲火。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也。于理亦通。玩彖傳却无此意。凡民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當始爲改作之日。鮮不疑且惑者。及其除而引興。然後自悔其見不及此。而曉然相信也。故曰已日乃孚。事方始而未孚。所固然也。若遂爲衆論所奪則終不能革矣。事既已而乃孚。所必然也。若終爲衆心所疑。則非所當革矣。故已日乃孚。所以爲革也。革體內文明外和說。以乾之四德屬之。四德者大通而利在正固也。

正固則无紛更移易之悔。故曰悔亡。傳曰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此名言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本義曰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爭也。引喻最確。相息須兼滅與生二義。傳曰物止而後有生。本義曰滅息而後生息也兌少女。離中女。二女同居也。中少二女各有志。故不相得而革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

乃亡。
已日。已革之日也。孚。信也。傳曰。人心不信。雖强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離。明也。內有文明之德。則大亨以正。而其革也當乎天理。兌。說也。外有和說之德。則大亨以正。而其革也當乎人情。天理人情。各得其至當。何悔之有。傳曰。新舊之悔皆亡。最盡。天下事有恰好的道理。曰當。當者。時措咸宜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卽以天地聖人言之。能外是乎。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退。革也。天地陰陽。推遷變易。而春夏秋冬。合著其生之收藏之用。互革而成四時也。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湯革夏正。武革商正。易代受命也。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湯之順天。承擬綏爲方。湯之應人。承予弗順天厥罪。惟均。武之順天。承綏厥士女。武之應人。平天地聖人。无不革者。天地聖人之革。无不時者。時之未革。天地聖人。不能先時之將革。天地聖人不能後。革之時大矣哉。革而當其可之謂時。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勢不兩立。革之象也。君子觀革之象。以治曆法。而明四時之序。卽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之意。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曆之數也。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曆之理也。治曆明時之道。讀月令大畧可見。蓋曆不亂其序則治。求其故而定千歲之日。行所无事也。有兌象。時不失其中則明。晦朔弦望。分至啓閉。燦若觀火也。有離象。傳曰。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最簡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傳言。變革之道有三。曰時。曰位。曰才。九以時則初也。初宜待。以位則下也。下宜守。以才則明而剛也。剛明宜躁。故曰鞏用黃牛之革。鞏。拘束也。本義云。鞏。固也。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象。黃。中色。牛。順物。以中順自守。而不妄動。則其分也。革爲皮。與卦名雖同而義異。傳曰。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不可有爲。以時位才俱不可也。在益之初曰利用大作。在革之初曰不可有爲。學易者明乎此。則知進退

之道矣。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于君。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而有咎也。

知此說其義始備。卦言已日乃孚。已革之日乃孚也。

爻言已日乃革。已孚之日乃革也。或曰有君臣之分亦是。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所謂征吉也。謂煥然與天下更始。行有嘉美之功也。又何咎。徐氏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此義不可不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于革者也。在下而躁于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也。貞厲二字平看。諸家之說皆與征凶一例看。言征則凶而貞則厲也。唯革言三就。則征不凶貞不厲而有孚矣。其理俱通。革言謂以改革之論相籌度也。諸論衆說。參稽公論。至再至三而僉同焉。卦所謂乃孚者。三有之矣。有孚者至誠之道見信于中外上下也。或曰三上正應。上兌爲口。言象。三至上歷三爻。三就象亦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曰又何之。猶俗語更何往也。本義曰。言已審。俱極詳審。余謂又何之。言革而當。无庸輾圖再計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于九四極贊之至。數層蓋離兌交代。正改命之時。剛柔同偏。正改命之才。而又近承九五。當改命之任。故美善與他卦九四不同。悔亡。象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也。有孚改命吉。象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傳曰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此義須知。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

矣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信也況不當乎三代而後漢霍光廢昏立明庶幾改命之吉矣以其匡扶社稷之志有足信故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大人德威惟畏故象虎虎變傳所謂遇變化事理明著如虎之文采本義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皆有至理可稽傳又曰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上

下但易一字便成至妙之理按乾九五占龍堯舜其猶龍乎革九五占虎湯武其猶虎乎書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詩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占而孚即數以推理也大人之革至當而人信之故不須此即理以孚數也易之言蓋進乎詩書矣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道德功業煥爲文章有光輝發越之盛故曰其文炳也天下之孚不待言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處革之中革道成矣君子斐然成章故曰豹變小人屈已聽命故曰革面君子小人以德言非以位言也傳曰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引喻最確又曰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爲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征凶單承小人革面句說又曰革至于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後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其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自古招亡納叛不旋踵而背去者多矣皆繇不能居貞故也又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

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面二字如此分疏其義始明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豹同文但虎之文疎而著故曰炳豹之文密而理故曰蔚大小不同也小人革面順而不復逆從而不敢違束于法也本義云上六之才不足以有行也一似革面未爲上治傳曰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似上治只是革面竊意革道既成豈宜復留餘地傳義皆未盡也君子豹變中庸所謂明著動變也是至誠而化的學問小人革面語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太公守法不必更論其所以然也如此看則征凶兼承君子小人說君子

之文至豹變无以加若更有所往則過飾矣小人之道至順從无以加若更有所往則過刻矣惟自守其固然之正道則上而彬彬有大雅之士下而綽綽无梗化之民革道成矣故吉也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六十四卦惟大有與鼎直稱元亨而不別贅一辭蓋鼎者有天下之重器故其才可以致元亨也元亨者體无不備用无不周大善而亨通也吉字羡讀彖傳自明矣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先王制器尚象鼎器也故以象擇之分二體而言上離中虛下巽有足以承之鼎之象也合全體而言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橫亙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傳曰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巽木離火利資爲用可以成亨飪之功利濟羣生也然豈徒口腹之奉哉聖人報本反始則有享帝之禮郊特牲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故帝之享但曰亨養賢致民則有享賢之禮大饗尚腆

修而已矣大饗有二重席而酢焉多儀備物故聖賢之養則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下體巽爲內順于理也上體離離爲目中虛爲耳外而耳目聰明也此以其象言也傳云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本義云卦自巽來陰進居五則以其變言也五柔居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得中而應乎剛也此以其德言也有才有德以居尊位而又下應剛中之賢是以元亨或曰大吉无不利爻屬上九而彖傳以五爲元

亨者。五爲卦主。巽鼎者雖上九之鉉。而非有六五之黃耳。則鉉無所施。故以元亨贊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爲爨。則木上有水爲汲。卽鼎象。益知井象矣。水火不濟則鼎之用不凝。位不正則命之理不凝。其義一也。傳云端正其居。處安重其命令。朱子以爲未然。此言人君臨朝。須莊重如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也。說得極好。但大象如施命誥四方之類。則必稱后若如胸翁說。當不稱君子矣。竊意位卽素其位。

順在位。不出其位之位。正者正其所居之位也。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傳義精矣。命卽維天之命。永言配命。顧諟明命之命。凝卽至道不凝之凝。翕而聚之也。謂正位以凝其所賦于天之理也。如此說當與朱義併存。

謹按此說當以朱義爲足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居鼎下有趾象。上應四。則趾向上。口向下。有顚象方是時。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宜有以易之。趾顚則鼎覆。鼎覆則否出。否出則利矣。六陰而卑妾象。初剛六柔。得妾象。傳以子爲主。謂良妾能輔助其主也。本義直作子。謂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繇是也。爻本因一象又得一象。故繇是二字極精。至于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二語尤確。宜與俞氏。用爻不正故稱妾。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此又暢朱子之說矣。

象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顚鼎覆悖道也。象曰未悖。已引起利出否義矣。利出否。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象曰從貴。又結出應四義矣。四近君。居大臣之位。故貴也。然春秋母以子

貴之義。同在其中。聖人解經之妙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

二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然上應六五而密比初陰。陰從陽者。必利其實而卽之。我九二自我也。仇謂初。傳云。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本義直作怨仇。謂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于惡而爲仇。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之匹也。其義益明矣。顚趾也。顚趾則雖而欲卽我而不能。然亦二之剛中自守。有以遏其密比之勢也。吉可知矣。

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傳曰鼎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若不自貴重將玷其
實而喪所有矣。愼所之愛吾鼎也。謂不暱于初。而上
從六五之正應也我仇有疾兼下句說。初有疾而我
門則有尤不我能卽何過尤之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六五鼎耳也。爲鼎之主。三越五應上。是革去其耳。无
所恃以爲鼎移之具矣。凡物皆行以足獨鼎之舉措
在耳。故行以耳。耳旣革其能行乎。故曰塞。傳曰膏甘
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
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本

義云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
之食。本義猶醒二懷才抱德而不見用猶雉膏在鼎
而不見食也。與井渫不食意同。雖然三與五非應而
同功剛柔有相濟之理。方且陰陽和暢而爲雨也而
則行之塞者可通。雉膏之不食者見食矣。方雨句。虧
悔終吉句。言始有不足之悔而終有相遇之吉也。傳
曰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
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語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孟子曰義之于君臣

也。鼎耳革君臣之義廢矣。故曰失其義也。蒙引不主
不仕无義說曰越五應上自失其義无所取義也。固
自有理。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
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
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
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于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
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又按
初顚趾而四應之故爲鼎折足之象足折則所謂享

上帝。養聖賢之實覆矣。故曰覆公餗。餗糝也。八珍之
膳。鼎之實也。三爲公位。公餗。公所食之餗也。形渥傳
作赧汗。言可羞愧之甚也。固是。本義從晁氏之說作
形渥。鄭註以爲夷三族謬矣。豈周公時已制始皇之
刑。仰家引辨之極是。舊以爲沾濡貌。朱子語錄亦引
沾濕滓身之說則渥卽詩旣優旣渥之渥。謂鼎實覆
溢也。當以此說爲的外誤其內。內污其身。凶可知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任用匪人敗乃公事。上无以信君。下无以信民。而內
亦无以自信。盟心之謂何。故曰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居上體之中受鉉以舉鼎者也故爲耳坤正色本黃離得坤中畫故爲黃耳金鉉程朱俱指九二以玉鉉屬上故以金鉉屬二但二在耳之下恐未能勝厥任也指上九爲是詁訓云鼎豈有二鉉哉玉不可以爲鉉以金鉉而飾以玉也得之矣在五以已之柔視上之剛則爲金鉉在上九自視畫剛位柔則爲玉鉉各有取爾也五質陰柔恐不勝堅剛之鉉故又有正固之戒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以爲實者五以九二之實爲實也二五正應一有實而五舉之正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一陽橫亘於鼎耳之上爲鉉象陽而居陰有温潤以栗之德爲玉鉉象處鼎之終巽木離火畢達其用鼎于是乎告成功矣是以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鼎之亨飪以剛柔適中爲度玉鉉在上佐黃耳之鼎左提右挈而无不宜故曰剛柔節也書所謂以鹽梅作和羹燮理陰陽者殆其人與

易酌卷之九

周易下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繼顯祖校讐　曾孫鐙鈞等正字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一震卦也或說的凜然可畏使人有不致自安之意或說的安然无事使人有吾何畏彼之意讀者當自得之震者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傳曰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

動而進懼而修有亡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如此說其義始備震之來也虩虩然傳以爲顧慮不安之貌口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旋顧慮不自寧也本義恐懼驚顧不出傳意傳以笑言啞啞爲言笑和適之貌而必日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是虩虩正所以啞啞也梁溪先生曰坦坦蕩蕩從兢兢業業得來正是此理震爲雷雷之震驚聞百里人固懼而自失唯祭祀者不然也以鬯實升俎匕以灌地降神祭祀之事也祭祀之事以一心對越神明雖雷轟於前而罔聞故不喪匕鬯也傳曰臨大震懼能安而不

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昔先生渡江，舟幾覆，舟中人皆號呼。先生獨安坐自若。旣渡，或問之，對曰：必存誠敬耳。此止其驗也。朱子曰：古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謹按乙巳之夏，家兄率上元子代收瓜坪官田麥租，同時渡江，舟未及半，而風浪大作，舟爲傾側，不寔水自窓中浸入者再，從行皆無人色，予自若也。已而抵燕子磯，有老吏袁某請曰：適間事，且不問，獨不動聲色何也？予曰：人之可自主者，惟此心耳。今日舟中，予乃若輩之心也。若不自持，汝等必大驚擾，舵工擢而失手，立見顚覆矣。且茫茫大江，兩岸相距皆七八里，徒驚擾，無益也。不如安坐不動，若輩猶可恃以無恐耳。其人首肯歎。未敢竊比程先生，然而其事寔類，故及之。

彖曰：震亨。

本義曰：震有亨道，不待言也。震來虩虩一句，釋震字。笑言啞啞一句，釋亨字。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二句，又總釋震亨。故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豈徒多懼已哉？知過而有令圖，天佑之矣。故曰恐致福也。笑言啞啞，豈徒自若已哉？循理而無過舉，畏天者也。故曰後有則也。都是進一步說。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本義謂出可以守句上，宜有不喪匕鬯四字。

遠者驚，邇者懼，雷之震天之威也。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乎中，分疏最確。不喪匕鬯句，脫。如傳說，或曰出卽鬯字之誤，非也。本義曰：出謂繼世而主祭。是就君說。傳曰：以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還是就長子說。按易乾爲人君之象，震爲長子之象，主器莫若長子，序卦有明文矣。疏曰：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當以此說爲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內外兩體俱震，重襲之義，故曰洊雷。聞雷之洊而恐惧者，恂慄也。君子非特恐惧而已，有修省之定功焉。恐惧是修省的本體，修省是恐懼的工夫。外考諸應事接物之際，得無有含糊不堪問己者；內考諸處心積慮之微，得無有暗昧不堪告人者。與惕惕常若上無以對天地，下無以對鄉里，遠無以對聖賢，近無以對妻子，其嚴乎。傳曰：君子畏天之威，則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尤爲醒切。又曰：不惟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余又從而進之曰：不獨驚懼，

雖遇歡悅之事。亦然。禍之來也。固恐其有以召之。福之來也。又懼其无以當之。那一件可輕易放過。昔人所謂洊雷震也。曾子日事三省之功。而其所自述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得洊雷之義者乎。人知其善用詩。而不知其善用易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爲成卦之主。可該全體。故爻辭與卦辭同。只加後字。言畏懼于前。乃能安樂于後也。爻之吉。卽卦之亨也。然重申再告。不憚諄復。无非示人以恐懼修省之意耳。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焦氏云。福由恐致。然福非外至也。意思安閒。笑言啞啞而已。啞啞又非侈然自放也。循其法則。不失常度而已。聖人之所謂福者如此。笑言啞啞。卽在震來虩虩中。震驚百里。虩虩也。不喪匕鬯。笑言啞啞也。原不可分先後。至象傳與初爻加一後字。又是一意。蓋非恐懼无以致安樂。所以足前言之所未備。互相發也。其說甚好。存之。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二以柔順中正居初之上。初一陽上進。其鋒不可當。岌岌乎殆矣。故曰震來厲。程傳億作度。本義未詳。余謂十萬曰億。極言數之多也。億喪貝。言大喪其貨貝也。近閱訂詁。已先得我心矣。從來避患者。恒戀戀於所有。故未能割去。必貨貝无所愛。然後能全身遠害也。如張子房不愛萬金之貲是也。躋于九陵。升于九重之高陵也。勿逐。卽書勿敢越逐之逐。既喪而有悔心焉。則逐之矣。二中正自守。无容心于其間。物極數過。則有復反之理。七日得。言可計日而取也。傳云。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故曰七日。或曰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亦通。

謹按。億大也。觀六五象曰。大无喪。可見。二至九四爲艮。陵之象也。在初九之上。九陵之象也。喪貝而躋至遠不顧也。七日而可得。去殊復還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二所以厲者。下乘初九之剛故也。乘剛而不早爲之所。難以免矣。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三不中正。遇震而不能自立者也。蘇蘇。傳云。緩散自失之狀。本義因之。竊意震懼之極。生氣僅存。如所云絕而復蘇是也。陰不正而陽正。去三以就四。反正之道。故无過眚也。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陰被震

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迯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此說甚妙。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爲不當居不當行則當矣。

九四震遂泥。

四與初同爲震之主。初動而二陰辟易其震爲有權四動而重陰掣肘。其震爲无威遂泥者陷于四陰之中。而不能自拔也遂。即春秋遂伐楚遂入越之遂言其竟陷于泥也傳曰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本義因之。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有光明之才。震動有光顯之勢。徒以處柔而不中正。遂爲四陰所制。曖昧无色。故曰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六五當震之時往則上以柔居動之極。來則四以剛爲動之主。往來无安止之地危厲亦甚矣然以柔居剛。而有中德中則不失其正。故无喪而有事也有事者居中用中之事也傳曰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于正也。蓋中則不違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六五可見學易者不可不知此理。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行危。下行亦危危行也。其事在固守其中。故无喪二喪貝五无喪中德同而初四之剛異也傳以无喪爲大竊意大即春秋書大无大去之大。尤云全也蓋也所以釋億字之義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上以陰柔處動之極。志氣消索殆盡故曰震索索。心驚而目眩。瞻盼虛怯故曰視矍矍以索索矍矍之狀

而欲有行其凶必矣震四也遠上。不于其躬也。近五。于其鄰也禍患猶未切身。及此而能恐懼修省。則鄰之震不至爲躬之震矣故无咎。三者上之婚媾也无應故有言傳曰。六居震之上。始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傳作中道本義作中心蓋中心有未安也。故見于外者爾爾。以陰柔之才。當震極之地。雖凶而无咎者。因震鄰之恐。用以自戒故也不能虩虩于始。而能虩虩于終。震極則知變耳。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子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讀一艮卦。以貌空守寂為艮，便入禪學矣。故言止即言行，言靜必言動，只要事事到恰好處，便是艮卦之義。艮其背，傳云：止于所不見也。朱子以為誤極狠之謂身，動物也，唯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其義甚精，然程傳之理，終不可廢，故又引入近思錄中。昔唐太宗除笞背法，以為人之五臟皆附于背，然則背也者，无思无為而為當體之總會，故曰所也。止于是，所謂于止知其所止也。內見有己，未免有盤結處，不獲其身，內不見有己也。外見有人，未免有瞻顧處，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有人也。人己兩忘而止于至善，故无咎也。艮其背，行其庭，雖對說，然以艮其背句為主，蓋卦義一字盡之矣。故彖傳先發此句之義，而後以二句總結之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本義曰：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豈塊然不動之謂哉。時可以止則止，止之時止也；時可以行則行，行之時亦止也。行動也，止靜也。行止以身言，動靜兼心言也。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也。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動靜合義理，乃為不失其時。如此時字，始有著落。或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稱光明。二說正互相發。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其止，所以止當背也。或曰背字之誤，不必傳曰。止而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理。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其義甚精。又曰：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

其義甚大。上下二體，如兩山分峙而立，相背不相向，故相敵不相與也。如各人做各人職事，各人盡各人道理。无雷同依附之迹。是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相並，故曰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重艮之象而屹乎如山，无越思焉。思不出位，即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如居富貴之位，便思富貴的道理，稍有越思，虧卻本分事情矣。以至貧賤夷狄患難，莫不皆然。蓋一念倏忽便是廢思，一念紛擾便是思出其位。

位以言乎其分也。若夫以體言，則曰背；以理言，則曰所思其位，正以止其所也。止其所正，以艮其背也。傳曰：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此義又進一層。蓋卦爻俱從身說，大象又歸本于心，故不出其位，而必曰以思。昔人所稱山中宰相，彿思耳。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居艮之最下，趾之象也。趾主行，艮其趾，止而不行也。與壯于前趾者異矣，故曰无咎。陰柔之才，慮其止于始而未能止于終也，故又戒以永貞之利。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以陰居陽，非得正也。方艮之初，行則不正，止則正。止而不敢妄動，猶未至于失正也。未失正，故既以无咎許之，而又以永貞望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二與五非正應，失其上矣。三以成艮之主，橫亘其上，是二之上，不在五而在三也。二之進退，不能自主，而聽于三。猶腓之進退，不能自主，而聽于股也。故為艮其腓之象。三過剛不中，二柔順不能改于其德，其勉而隨之也，豈得已哉。其心當有鬱鬱不樂者，形迹之

間，似淅浮沉，其心則瞭然可諒也。或曰傳云不拯而唯隨也，唯字本的當，信然。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云：三止于上，未肯退而聽乎二，可見不拯其隨。咎不在二而在三也。爻既為二原情，象復為三著罪，是皆春秋筆意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三以剛居剛，陽橫亘中間，有艮其限之象。上下四陰皆為隔絕，有列其夤之象。限，腰胯也。分而為上下，則脈絡不相流通；夤，脊骨也，列而為左右，則營衛不

相繋屬矣。全體痞結。心居中无所依附。如焚如灼。故曰厲薰心。傳曰。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象但用危字易厲字。慨嘆一番。言剛而絕物。流毒遂至此也。絕物者。適所以自絕耳。

六四。艮其身。无咎。

傳云。四居大臣之位。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看爻辭云无咎。殊无不足之意。本義以陰居陰。時止則止

之說。亦未確。張氏云。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心不可見。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故无咎。此說得之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爻曰艮其身。象傳恐人誤認身爲正面。故以止諸躬釋之。僂身爲躬。說文寫從呂。從身呂。背脊也。蓋止諸躬。卽艮其背也。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象辭進一步說以補爻辭之所未備。與文王卦辭正合。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五。君位。發號施令。使天下各止其所者也。其位適當輔處。故以輔言。輔頰之兩旁骨。背後可得而見者。見其兩輔之不動。則知其口之不言矣。咸其輔。尙口也。艮其輔。塞兌也。義正相反。愼默簡重。有不言。言必中節矣。故曰有序。言有序者。有倫次。有條理。德音秩秩也。輕發躁出。則有起羞之悔。艮而有序。其悔亡矣。本義云。悔謂以陰居陽。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傳依本文解曰。言以得中爲正。止之于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本義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則只以居上卦之中言之。

上九。敦艮。吉。

五爻皆取象于身。至上九在艮山之極。爲成艮之主。非但无咎悔亡而已也。故不從人身取象。而曰敦艮吉。傳曰。人之止難于久。故節或移于晩。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也。故六爻之德。唯此爲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敦艮之吉。節以久而益貞。守以久而益堅。事以久而益勵。故曰以厚終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巽長女在外未成婦也艮少男在內未親迎也故其義爲漸本義云爲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最精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初終二爻雖不當位然陽上陰下亦得尊卑之正位也故曰女歸吉也女歸必以漸也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故以嫁爲歸詩之子于歸春秋王姬歸于齊无貴賤

一也傳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于朝人之進于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而禮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

女之歸故專以此取義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故女歸之利在貞也在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不貞則奔可乎傳曰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義而爲之戒者有其事以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指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當利于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于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學易須如此分疏始得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之字衍衍之字則與晉无異矣傳註于之字俱有解固是若如本義作漸字更確女歸吉女以漸歸故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進得位以卦變言本義曰自渙而來九進居二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傳曰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蓋下體本坤陽進居上而爲艮上體本乾陰進居下而爲巽進得陰陽之正位故往有巽艮之功也進以正諸家多泛說非是宜緊

根上句來進得位則男正位乎外女正乎內矣進以正也進以正則夫夫婦婦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天下平矣故曰可以正邦也進以正卽進得位可以正邦卽往有功也此釋利貞之義也

其位剛得中也

剛得中指九五言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傳曰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此釋卦體也訂詁云但取畫之陰陽更不論卦之男女也此義亦宜知

止而巽動不窮也

艮止于內。而巽以行之。動而不竭故不窮也。傳曰。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

此釋卦德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語曰。十年之計樹木。非積有歲年。未遽高也。故山上有木爲漸進之象。君子觀其象以居賢德。法艮之止也。善俗法巽之入也。本義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此兩平說。傳曰。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已且然。敎化之于人。不以漸

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此兩截說。竊意串說亦是。韓退之曰。陽子居于晉之鄙。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善俗之說也。君子以移風易俗爲已任。俗而善。雖小人共勉爲君子。俗而不善。雖君子漸墜爲小人。然非居賢德。不可居者安止而不遷也。本之躬行。積久而後效見。所以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凡漸之義也。然夬曰居德則忌。何也。夬之象。以德及人。而不自有。漸之象自有其德而後及人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從來有序者必稱鴈行。以其不失次也。親迎者。必先奠雁。以其不亂羣也。漸進之義。從夫之道。皆于是乎見之。故六爻皆取鴻象。或曰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亦漸之象也。初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漸于干之象也。干。水涯也。漸于干。踆貿以俟時耳。小子未更事之稱。見巳然不見未然。危懼有言。愛鴻也。非知鴻也。然鴻固无咎也。傳曰。君子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非能燭理故有言。蓋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漸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其義甚精。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小子之厲。以爲未得所安耳。不知始雖翅垂。終當翼振。于守身之義爲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吉。

二柔順中正。上得九五之君爲之應。其進安且裕矣。故有漸于磐之象。傳曰。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進至是不復如干之厲而有言矣。宴息得所。飮啄自如。吉可知也。

象曰。飮食衎衎。不素飽也。

傳曰。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未喩。使伴食輩得以藉口。故以不素飽釋之。言其以伐檀之君子。爲和樂之大人也。楊誠齋曰。食君之祿。又豈素飡云乎。亦欲置國家于磐石之安。納人民于和衎之樂而已。故傳說之志在中興有商。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爲。絶好名理。昔王曾大魁天下。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庶幾此爻之義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傳云。安處平地。則得漸道。本義云。鴻水鳥。陸非所安也。本義爲是。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處非其據。故有漸于陸之象。三四相比。不相應。非耦也。三比四則夫征不復。如魯公孫敖從紀氏。楚子反從夏姬之類。四比三則婦孕不育。如楚鬭伯比不育穀於兎之類。鴻失匹則不再配。三四夫婦如此。愧漸陸之鴻多矣。非理相從者寇也。比則不利。禦則利。三以過剛之才。當艮止之極。故以禦寇勉之。傳曰。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胡氏曰。當合卦爻辭觀之。卦辭女歸吉者。以三四兩爻也。爻辭夫婦凶者。亦三四兩爻也。卦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爻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者爲正。不當相應之位者爲邪。四女无歸三男之禮也。特相比而相得。爲私情之相合耳。易之取義不同如此。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傳以爲好醜之醜。疏曰。醜類是也。言三與初二。雖有陰陽之殊。同體艮卦。故謂之羣醜也。外比則內離矣。四无媒而合。失夫婦之正道也。今其敢有乎。從寇道也。禦寇順也。三與二協力同心。以禦失道之寇。則醜

類合矣。故曰順相保也。順保即守望相助之意。傳曰。君子之于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守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于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或曰雁羣不亂。飛則列陣相保。亦有禦寇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焦氏云。乘剛不安之說。殊无干涉。非也。鴻蹼連不能握枝。漸于木。不安甚矣。柔而乘剛之象也。或得橫平之桷處之。則轉危爲安而无咎矣。蒙引曰。或得者。言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辭也。最得或字之義。傳曰。四居

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四在巽體之下而又以陰居陰順以巽也順以巽故得桷也傳曰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是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漸于陵之象也陵視于陸于磐高矣而遠于水亦非安也二漸磐在江河之濱與五正應而爲三四所隔故有此象也傳曰三比二四

北五皆隔其交者也婦謂二二爲五之婦也中遭隔絶獨陰不成其能孕乎焦氏云歷三位而後至故有三歲不孕之象然三四以邪比二五以正應邪不勝正故曰終莫之勝也傳曰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在四則以邪止爲安危在五又以邪正爲勝負而卽以邪正爲吉凶也學易者可以觀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相應其所願也若爲三四所勝則失願矣豈知天道人心終有反正之理乎故信其必得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傳曰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逵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朱義云以韻讀之良是五爻皆以進而止上則翱翔大空故有漸于逵之象處漸之終巽之極雖无位而有用也其羽可用爲儀吉本義云儀羽旄旌纛之飾也按羽之用雖取其綵翠取其白鴻取其知時上九之儀取其秩序非取其文明也傳曰在人則超邁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于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傳義甚確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傳云可用爲儀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觀鴻之飛從容閒適後先秩然莫之或紊所謂其儀不忒者也不亂言其儀度非言其志意也本義解爻辭切鴻恐未切上九解象辭切上九恐未切鴻不如傳說的完美自古高尚之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然或一意恬寂如長沮桀溺之流其羽不可用爲儀也或一意放曠如竹林七賢之流其羽不可用爲儀也超然物外以禮自守容止可觀進退可法瑟僩赫喧儼然爲一代之師表焉此

大賢以上之事。非凶人達士。所可幾及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亦女歸也。而義各不同。蓋漸與歸妹。相對而相反之卦也。漸巽上艮下。少男下長女。而長女歸于少男也。故曰女歸。剛先求于柔。陽先求于陰。是以貞吉无不利。歸妹。震上兌下。少女悅長男。而長男歸于少女也。故曰歸妹。柔先求于剛。陰先求于陽。是以征凶无攸利。男感而女應則正。女感而男應則邪。此漸歸妹之分也。不以理而以欲。不以道而以情。將傷身敗德。故曰征凶。失尊卑之序。拂剛柔之常。无所往而可也。故曰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卦本不好。聖人却說出許大道理來。此乃言男女交感之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物无獨生而獨成者。故男有室。女有家。天地之常經。是乃其大義也。震長男。天交于地之始。兌少女。地交于天之終。天地不交。則人類滅絶。萬物何由而興乎。是故天地之道。寄諸男女。男女之道。合乎天地也。古往今來。繩繩相續。人所以始而終。終而復始者。以歸妹故也。猶禮云大昏萬世之嗣也。本義云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固自切貼。

說以動。所歸妹也。

女悅而男動。悅以動也。所歸妹。言所歸在妹也。歸者妹寔主之。而長男不與焉。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中四爻俱陰上陽下。初上二爻亦如之。位不當也。三乘二。五乘四。柔乘剛也。從未有男子制于婦人之手。而家道克有成者。傳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禮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道。狥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悅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于上。而澤水爲之搖漾。猶女悅以從男之象。故爲歸妹。君子觀其象。而知始合不以正。必有中道棄捐之悔。氓之蚩蚩所爲作也。傳曰。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敝壞謂離隙。歸妹悅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

之悅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
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其義醒矣。再由
夫婦之道推之。天地間自進身交友。以至應事接物。
其歸誦有自。其破敗有因。須早見而預圖之。如器然。
安頓的好。則久而不敝矣。防于未然。非救于已然。知
其敝。所以永其終也。以先事之哲。爲善後之圖。惟是
絕私情。而篤公義。毋若少女長男。以悅而動則可耳。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初有陽剛之德。女之賢明者也。在下而无正應。故爲
娣之象。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以姪娣。所以廣

繼嗣也。焦氏云。娣之爲言第也。言以次第御于君也。
婦人從人。娣又從其從人者。雖有賢德。不敢直行其
意。如跛者之能履也。跛不能自行。依人以行。娣不能
自行。依君以行。如是而行。分固應爾。吉之道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恆。本義云。有常久之德。或曰。好娣之從。古今常理
曰以恆。謂以常禮而行也。其說甚好。相承。非一人之
言也。與諸姪娣。同承順主君之命而行耳。曰以恆。曰
相承。便有定命不猶之意。小星所爲作也。此爻衛戴
嬀足以當之。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剛而能中。正室之象。進乎娣矣。娣跛能履。承一也。
二眇能視。承五也。五爲正應。而質反陰柔。其配不良。
能成內助之功乎。故不能遠照。而瑜其明以自安也。
五陰柔不正。動于悅者。二不能爲容悅。惟以幽靜之
德。固守正道。故曰利幽人之貞。傳曰。二之才如是。而
言利貞者。利言宜于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爲之戒也。
本義云。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俱極明備。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傳曰。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

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此卽柏
舟之詩。所謂我心匪石。不可轉。我心匪席。不可卷者
也。豈不以配之不良。而改其德也。此爻衛莊姜足以
當之。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朱俱作待。謂不正之女。人莫之取。故有所待也。或
按天官書須賤妾也。亦通。三陰柔不中正。而偃然居
二之上。所謂狐媚專寵者也。反歸謂宜出而歸之。使
如初之卑巽善下以安娣媵之分可耳。歸。卽春秋歸
之歸。與歸妹不同。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未當。謂以陰居陽也。柔乘剛。賤陵貴之象也。此如仕者不自貴重。而以事是君爲容悅之類。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四以陽居陰。似不當位。然處柔婦人之道。而居上尊貴之體。蓋賢明之女。自守以待佳偶。雖抱摽梅之嘆。而不汲汲也。以其无正應。故曰愆期。以其有女德。故曰遲歸有時。如孟光之待梁鴻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象復指出志字。而志可知之志。謂其心確有以自守。

未嘗衒仰取容也。學者抱道擇主。而不輕以身許人。其九四之謂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朱子以帝乙歸妹與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俱當時占得此爻。余未敢信。五以中正居尊位。下應九二。爲上姬下嫁之象。以婚姻之禮。制自帝乙。故推本言之。小君德冠後宮。不與諸娣爭飾。故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漢馬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至朝謁。望見后袍衣疎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君之袂。不如娣之袂良。馬后有焉。王后配月。月幾望吉。傳云。德謙盛而不盈也。本義云。后德之盛。无以加此。玩幾字。傳尤確。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二句直述爻辭。下始解之。五柔德。而居中位。故以其貴尙者行之。所貴尙者在德。不在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孔子曰。婚禮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主。是故女德不可以奉祭祀。則无取焉。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傳云。女歸之无終者也。本義云。約婚而不終者

也。傳主祭祀說。筐卽詩維筐及筥之筐。謂諸侯大夫妻誠敬以奉祭祀之器也。承筐而无蘋藻之實。則女无以奉祭祀矣。按禮。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亦然。割取血以祭也。士刲羊无血。无以奉祭祀矣。夫婦共承宗廟。无以奉祭祀。則于義當離。是夫婦之不終者也。故无所往而利。本義主婚姻說。女承士之筐。而无幣帛之實。故士不能具酒食以召鄕黨僚友。刲羊无血也。所以爲約婚不終之象。二說俱有理。宜倂存之。
胡氏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上與三皆陰虛无應。故有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之象。

謹按前說主本祭祀于義較長，蓋夫婦之道以奉祭祀爲重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象單解承筐句即女之无寔以該士之无血也或曰卦爲歸妹設故言女而不及士。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卦是極好的爻辭却不甚好以其盛極而衰也朱子曰人君于豐之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无傾側滿溢之患若纔有纖毫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豐者事事完全物物美備若天助其成者然

盛大之勢故自具有亨義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也合天下之人民物力統歸一人惟王者可以至此故曰王假之也其勢方隆則其爲憂方大上體震震有憂象故戒之曰勿憂勿憂與勿恤不同言其勿徒憂也下體離離南方之卦有日中象故曰宜日中盛到極處須常常如日中時候保護純好不然或過或不及皆非所宜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或曰豐盈或曰豐盛或曰豐厚豐之爲義不一皆可以大字括之離明震動相資爲用故豐也。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王假之尚大也傳曰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蒙引云居得爲之位操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時凡百如意所爲不期侈而自侈也故曰尚大也尚大所以有憂道也此說亦通勿憂宜日中日所以照也日中所以普天下而无遺照也有遺照則幽蘖萌于其間矣故必因照如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而後可此釋卦辭也大意已完下又因日中一言而推極之本義所謂又發明卦辭外意是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日中則昃如日之升則不昃月盈則食如月之弦則不食天地盈則與時消天地虛則與時息是天地不能違時也而況于人與鬼神乎人與鬼神有盛有衰亦與時消息而已然而言天地又言鬼神何也天地者鬼神之所以爲體也鬼神者天地之所以爲用也造化之迹如風雨露雷之類皆是也徹上徹下莫不在理數倚伏之中傳曰爲此誡者欲其守中不至過盛也本義曰言不可過中也明乎此而持盈保泰之

道思過半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皆至。雷電交作也。威照並行。故為豐之象。君子觀其象以折獄致刑。傳曰。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施威于姦惡。惟斷乃成。數語最精。蓋獄以離折。雷之照也。洞若觀火也。刑以震致。雷之威也。德威惟畏也。在此有確然曲中之情。曰折。謂屈服也。在彼有固然應得之罪。曰致。謂自取也。噬嗑之明罰敕法。則曰先王。立法者也。原其情而制律以示之。使勿犯也。豐之折獄致刑。則曰君子。奉法者也。得其情而按律以治之。使勿枉也。然則二卦之分。一以明在上。一以明在下故也。旅明在上。而亦云君子何也。傳曰。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其義明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初與四皆陽。兩剛非應者也。在豐則不然。蓋居明之初。震居動之初。明與動合則有用。分則无爲。故初遇四。遇其配主也。以下並上也。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雖旬而无咎也。旬。均也。盈數也。明之盈者動資之。動之盈者明資之。何咎之有。傳曰。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絕好名理。往有尚者。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而有可嘉尚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傳曰。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

謹按。胡氏以旬爲十日。謂數之窮。一謂日之象。似亦有理。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傳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乃才不足耳。旣其應之才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旣不能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本義云。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或曰。如樂廣之客。見杯中蛇影。遂致疾。蓋因疑而得疾也。亦通。胡氏曰。日中豈有見斗之理。卽睽載鬼一車之意。正與疑疾合。然則釋其疑。不往而遂已乎。有道焉。積至誠以動之。發其蔀而孚其疑可也。發有感發啟發二

意感發所以化之也，啟發所以開之也。媾其時而使之明，振其柔而使之強，事君之善道，故吉也。傳曰：占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余謂孔明允當此爻，管仲未也。必也周公之于成王乎。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柔暗之君，皆內志不立，信以發志者，不戒勿欺，盟天地，質鬼神，而謂不足感動其志乎。此格心本領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程朱本作沛，所謂幡幔也。焦氏云：公羊傳作棘，曰沛蓋子沛，澤多而禽獸至，沛亦蔀之義也。沬，子夏以為小星，薛氏謂斗之輔星，故傳曰：星之微小无名數者也。二說俱有理。豐其沛，日中見沬，蔽益近而昏益甚矣。三與上六為應故也。三剛正處離之上，其才足以有為，上陰柔无位，動終而止，蔽則甚矣。如人之折其右肱也。在體上能食穀以右手，右便于左，折其右肱，欲効一臂之力，不亦難乎。然上之咎，非三之咎也。故原情而恕之。傳作无所歸咎，恐不必。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凡成大事者，以明為主，明有所蔽，則不能及遠。欲濟大事，其可得乎。肱倚以為用，斷折則无可用之理，其終也已。終不可，言永為上所棄絕也。士之懷才抱德，未獲一售，而束手坐困者，此類是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與六二同，二應五，四承五也。四居大臣之位，近柔暗之君，雖為動主，而明无所資，況不中不正乎。傳曰：豐其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幸與初同德相應，若資之以為用，戮力格心，俾益非淺也。下曰配，不以揭上為嫌；上曰夷，不以亢下為畀。同稱主者，各為一卦之主也。可以開其暗，故曰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不中正而在高位，非所宜也，故曰不當位。臣以陽居陰，君以陰居陰，幽暗未光明也，故曰幽不明。何是象也，不于六二釋之，而于九四釋之何也。二之昏暗在五，且有發蒙振聵之功，有功无過，故嵩釋有孚發若一句，曰不中正。五之昏暗當平分焉，功過各不相掩，故詳釋之。其義精矣。傳云：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似以

吉行爲句。看來遇其夷主吉。爻辭也。行也當爲一句
震體也。震行則遇離之初。明動相資。故吉也。更有商
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位不當也。謀可。又於此三
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爲得人。庶
幾遇其夷主者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或以章爲因。曰五柔居體下。求四剛。陰陽交錯成章
也。其亦通。但六二文明中正。柔之主也。又能以誠
意事君。誠則形。著則發。而章美。蘊藏蘊蓄。潤色
太平。此物此志也。五能招拔之。俾賁然來思。則庶尹

集于身。而名與彰于外矣。故吉也。傳曰。章美之才。主
二而言。然初與二。因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庶征
矣。如此說。始无遺意。前說又本其意而廣之。曰。下因
爻二應五曰比五。初則應四。以從五爲性。三爲上所
排擯。无由自進。于五今五既來章。則上六之妹有
所不行。且將收之于廢棄之餘。而□□其一。傳之用所
不啻薦。惟上下求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
斯脫。吉孰如之。其義益暢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人君爲天下造福。故曰有慶也。天下蒙其福。則有譽

不行吉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傳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
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
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太之任。在乎得時。而
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義備矣。豐其屋。以所
處太高。蔀其家。以所居不明。闚。闚視也。闃。寂也。闚
其戶闚其无人。以昏暗而亢。自絕于人。而人莫之與
也。三雖正應。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見。則亦終莫之
見矣。凶可知也。或曰。自三至上歷三位。故曰三歲。傳

曰不覿。謂上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
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

謹按朱氏謂權臣失寵被廢之後。多有此氣象。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天際翔。朱子云。言其屋。如翬斯飛。而大至于天際。自
藏。傳不闚其无人。說謂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
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本義就上六說。謂障蔽也。
言上六尊大之極。藏匿之深。自視太尊。人莫敢近。豈
人之絕彼哉。彼自絕乎人耳。如此說更確。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傳曰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本義因之或曰山止不遷有旅館象火行不居有旅人象亦好旅无大過大行之理故曰小亨傳曰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貞因卦所自有也本義曰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則似或疏以卦德卦體觀之柔中矣而順剛內止矣而又外明卦固具有貞義傳說止與象傳合本義又云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名言宜服家引本其意而廣之曰言亦必

忠信行亦必篤敬必仁于僮僕必義于同侶必禮以律身必智以照物其義益備矣梁溪先生論居揭陽嚴立課程靜坐讀書相資爲用以小學近思錄教來學者可謂得旅之時義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于強有力者蓋離從乾變坤之一柔得上卦之中而順乎乾之二剛自不至以卑而取辱以高而招禍矣此釋小亨義徐氏又曰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則似以止居己以明處人非卦德矣內艮止外離明言靜專自守而外洞乎物情也此釋貞吉之義
旅之時義大矣哉
時義之大程朱只云難處夫難處者時也難盡者義也二義須兼言之考鼓記或旅于館或旅于途或絜身而去或畏難而行或奉命而往或語或默或步或趨或進或退或存或亡俱有因時從義之道正可發明大字之義吳氏謂旅非商旅之旅自天子諸侯大夫以至于聖賢皆有旅故一一援其人以實之蒙引獨以天子之旅爲未然曰天王出居于鄭變例也故

周公繫六五爻辭不取君象正以天子无旅故也若然則魯昭公之在楚唐中宗之在房州獨非變例乎即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亦自變例若得君行道焉用是栖栖者爲哉大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有旅皆有旅則皆有其時義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曰慎刑如山不留如火似未盡又語錄云不于旅事非也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久則淹滯得之矣蓋明而不慎則必剛愎以輕民命慎而不明則必冒昧以殘民生明慎用刑

而留獄。則或以姑息養奸惡。或以役衆誤害良。君子所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不留獄亦有二義。尤惡大憝。立置重典。不至以遲延貽意外之變。一眚小過槩從寛政。不至以滯滯傷好生之恩。或曰留獄猶云恶案。非留于獄中也。亦通。

律擬擬惡留于獄
卜犯名然之勢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初以陰柔處旅之下。如商賈一流。銖銖于道路。計較于錙銖。固瑣瑣矣。若夫役役客邸。俛仰苟容。搖尾以乞憐。亦瑣瑣也。鄙猥瑣細。何足道哉。災之來也。斯其

所自取耳。災謂侮辱患害也。傳曰。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其意甚明。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象復本其志而責之。凡人莫先于立志。志立則雖處窮途落寞之中。而屹然自若。初六之災。由其志氣窮蹙也。志窮卽災。非別有災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二以柔順之德。居中得正。卽次也。有次舍可居。則无假館之勞。承三之剛。懷資也。有財貨可畜。則无稱貸之苦。乘初之柔。得童僕也。有童僕之貞良可任。則小大一心。奉命惟謹。无防欺御詐之事。處旅之善。進退綽綽。有餘裕者也。傳曰。柔晦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又曰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于災厲則已善矣。如此始无遺意。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象多以上句該下。亦有以下句該上者。得童僕貞之類是也。卽次懷資而又得童僕之貞。雖厮役皆以正道相感。則主人因而寡過矣。何尤之有。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傳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過剛不中。故全與二反。居下體之上。近離則焚其次。无置身之地。與二之卽次者異矣。去初遠則喪其童僕貞。无奔走服役之人。與二之得童僕貞者異矣。羈旅之人。所恃依者童僕耳。失其心。則舟中敵國爲可危也。此本傳說。貞字連上句爲義。與六二得童僕貞一例看。極是。本義則貞字連下句爲義。謂九三雖貞而厲也。亦通。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其次。則併其資而盡之。困于窮途而不能前。亦以傷矣。傳曰。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本

義更不增減一字。蓋君臣主義，主僕亦然，在平時且當與下以寬，而況旅乎。剛而寡恩，喪其義，故亡其童僕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四以剛居柔，又在上體之下，得處旅之道也，故曰旅于處。按詩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則處與旅不同，只是止息之義。得其資斧，當如傳作兩件看。陽寔爲資，有所利賴也；剛斷爲斧，有所防護也。或曰資當作齎，或曰資當作齊，或曰只是資用之斧，俱非也。資自是懷

其資之資；四負剛明之才，得君行道，其心也；徒旅于處而已，雖得資斧，四何快于是。我四自謂也。傳曰：四以剛明之才，爲五所與，爲初所應，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爲善，然四非正位，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其說最爲顯切，本義全用之，特約其辭耳。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近君，宜居大臣之位，而乃旅處中，未得位也。未得位三字，承上一句起下二句，故下但直述爻辭，非若諸象傳之各自爲解也。若曰惟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未快也。夫得資斧而心猶未快，況甫出門而

瑣瑣乎。然則四之心，視初之志，相去遠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傳曰：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于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此理最見成，但雉文明之物，而亡之便是死雉，何以有譽命？朱子不取其說，以爲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故以一矢亡作亡矢。謂所喪不多也。寫意雖得，而矢將焉往？若云矢雉俱亡，不應有譽命矣。訂詁云：亡即出亡之亡。離火炎上，故有出亡象。雉者文明之物，射者君子之事，射雉者

謂取則于文明之道，如以雉爲質的然。離從乾變，六五合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明，處得中道，以斯德在羈旅之中，終必有譽命逮之。雖挾一矢而出亡，旅不久矣。此說斟酌程朱之間，又得終字意，固自有理。又曰：王者无旅，旅則失位，故此爻不取君位象。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余謂唐自元宗以至肅、德、僖、昭皆嘗蒙塵，而卒不失舊物，可不謂旅乎。此論正不可少。

按：此爻說者雖俱有理，但五不取君位，謂天子无旅，似非通論。蓋易中有无其事而有其象者，況寔有其事者乎。試取來氏集註約言之：離雉之象也，錯坎矢之象也，變乾居一，雉飛矢亡之象也，中爻兌巽，兌

悅也，又爲口，以口悅人，譽之象也。巽以申命，命之象也，以用也。五得中乎外，而順乎四之剛，又應二之中。止，如明皇之幸蜀，肅宗之即位靈武，德宗之幸奉天，皆旅也，可謂譽矣。後得李郭諸臣，恢復故物，終得其譽，又得命令于天下，如建中之詔是也。此說于義似長，併小象上逮二字，亦有着落，因錄存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傳解上逮云：上下與之，是多却一字。朱子云：不得如伊川說是也，但曰譽命聞于上，恐亦未安。訂詁曰：逮及也，以臣言，則譽命者君所予；以君言，則譽命者天所予，皆從上而及者也。其說亦通。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離爲飛鳥，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故取鳥象。

離爲科，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有焚巢象。鳥焚其巢，則失其安而无所止矣。特加旅人二字，所以別于鳥也。旅人始以高亢鳴得意，先笑也；失安莫與，求旅于次，旅于處不可得，後號咷也。牛順物，任重致遠，旅所必賴也。輕率躁慢，則喪其順而无以爲力矣。困于旅，故內也。離爲牝牛，又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故曰喪牛于易。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義者宜也，旅之義，宜下不宜上。以旅在上，高亢而不保其居，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也。凡事若一番畏難意思，則始迷尚期終悟。一味輕易，視天下事无足以入其心者，聽之不聰，其終也已，又安望其有聞知乎？謂終身无覺悟之期也。或曰：浪迹天涯，悠忽度日，終不能有聞于世也，亦通。梁溪曰：夫子去魯十有四年，與二三子棲遲容與，其進德修業，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贊易於旅之時義。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曰：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于陽，所以爲巽也。本義又加入字曰：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

象爲風，亦取入義，其義愈詳矣。陽大陰小，以其從陽也，故亨；以其從陽者陰也，故曰小亨。二陰上從二陽，初往二，四往五，无不利者，故曰利有攸往。初見九二之大人，四見九五之大人，皆能以陽剛之德濟陰柔之偏，而入于中正之域也，故曰利見大人。

象曰：重巽以申命。

合兩巽爲卦，故曰重巽。傳曰：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故本義曰：釋卦義也。申，重復也。丁寧反覆之意，非謂有兩命也。讀書盤庚及多士多方之誥，則可見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陽性以中正爲志。剛而巽乎中正。其志行矣。本義指九五。以二中而未正也。鄭氏曰。九二巽乎中者也。重巽則兼五言之。故曰巽乎中正。而志行。如此則分曉矣。又曰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兼四言之。故曰柔皆順乎剛。尤分曉。蓋順乎剛則不至柔媚而爲諂。剛順乎中正。則不至偏急而爲邪。此巽之所以爲巽。而小亨。有攸往。利見大人者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曰。隨者相繼之義。本義因之。蓋巽爲風。風以繼風彼曰隨風。重巽之象也。君子觀重巽之象。以重申其命。而又必行其所命之事。不徒託諸空言也。李氏曰天下有風。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不之象。故君子之出命也。必至再至三以先戒之。然後其事可行于天下也。文告勤懇。而非出乎上以加諸民。雖家諭戶曉。祇故事耳。厲精圖治。而不能使兩大臣始丕應俟志而發號施令。何爲也哉。必如君子之德風。而後可以申命行事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巽爲進退。爲不果。初以陰柔而居最下。故有此象。然利在武人之貞者。所以鼓勵其志。使之有進而无退也。本義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句最精。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進退兩念交戰于胸中。而不能自決。志疑也。把狐疑念頭。整頓起來。不使汚壞卑萎了。志治也。志治則確然自信而无所疑矣。傳曰。治謂修立也。修者不汚之謂。立者不卑之謂。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二以陽居陰。而在重巽之下。過于巽者也。故曰巽在

牀下。古尊者坐于牀上。卑者俯伏拜跪于牀下。正其義也。用史巫紛若。何殊難理會。向來以程朱爲未安。遍求諸家之說。畢竟傳義較勝。傳曰。史巫者通誠意于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于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由此言之。如古之人有盛德及人。而人皆代爲祈禱之類。蓋至誠感人而因以格神也。用史巫者。史巫爲二用。非二用之也。本義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亦太確。余向有說云。史用以占卜者也。巫用以禱祀者也。紛若者。史不已而巫。巫不已而史。極言其小心愼畏不安

之甚也。誠敬如此。可通神明。是以吉而无咎也。亦通
存之。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傳曰。二能使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此說確不可易。

九三。頻巽。吝。

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者也。因處巽時。而勉強以下人。非其本心。然巽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頻巽而頻失。爲可吝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傳曰。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蓋巽者本非其志。故窮困而不能常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陰柔无援。承乘皆剛。宜有悔也。以陰居陰。在上體而能下。故悔可亡。田獲三品。傳云徧及上下也。朱子以爲幸强。但直作卜田之吉占。恐未然。焦氏云三品指下三爻。四居五下巽順而盡事君之禮。故初六九二九三。莫不巽順之。如田獵而有三品之獲也。此說亦通。三品之說舊矣。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君之庖。又有三殺之說。詩車攻篇自左膘達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爲中殺。左髀達右𩩲爲下殺。此即就田時所獲言之。猶切。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四居柔得正。所謂範我馳驅者。故有田獵之功。豈與詭遇獲禽等乎。以陰柔之才。而遇上下之剛。獲免于悔幸矣。乃不惟无悔。而且有功。傳曰天下事苟善處則悔或可以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自出也。以剛健之德。居中正之位。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故貞。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矣。五非有悔。而居巽體。巽爲疑卦。故戒之。以其不善而變也。故无初。以其變而善也。故有終。所謂剛惟厥終也。本義曰。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尤爲明切。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傳曰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本義云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

曰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二義俱不可少。然先庚後庚反覆告人以欲變之意。不一而足。所謂重巽以申命也。以此創制變法。必獲美善之道。吉可知已。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二曰得中未正也。五曰位正中則无偏无黨无過无不及。命令之出。合天理而當人心矣。故吉有獨歸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以剛居柔。而處巽之極。過于巽者也。故與二同象。失其所安矣。資斧在旅作兩件看。在巽作一件看。蓋

旅之時以懷其資爲善。故二物併需。巽之時只取斷義。喪其資用之斧。失其所以斷也。上九本剛。非不能斷者。特以巽極而喪之耳。故只作一物。易不可爲典要也。貞凶。傳曰在正道爲凶是也。本義曰雖正亦凶。亦說的去。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巽上而在牀下。窮而反下也。故曰上窮。正乎凶也。本釋貞凶二字。本義直云必凶。恐未是。傳曰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如此方是釋辭。且得乎字也字意出。楊氏曰上九位極人臣。愛其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以極其巽順阿奧以保其所有。若然則漢張禹唐魏元忠蓋其人矣。

謹按此卦語多難解。稽考諸家之說。明白曉暢者絕少。竊嘗臆揣之。其所謂牀者。象其形也。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牀之象也。重巽在牀之象也。九二比上于人。而上无正應。效比于創巽。在牀下之象也。中爻上離爲龜。史所掌也。下兌爲巫。巫所用也。二[illegible]陽剛任巽爲不果。紛若之吉。教以決斷。當發不窮于下而返于上。則得中而无咎也。九三亦无正應。且巽方盡巽後求。故頻巽而窮吝也。六四以柔居來在中爻之兌。悅以入之。故田獲而有功也。品之說。依本義爲見求氏之說。雖卦象皆有與諸下皆家益非則所獲者。故不可從。九五无初有終。亦以二非此應而能相入之意。上九居巽之極。下應九三。亦巽在牀下之象。巽爲近利市三倍。資之象也。極則必變。上變六成坎。坎爲盜。喪其資斧之象也。變六雖成上應。但坎爲盜。又水亦就下之物。所以正乎內也。一隅之見。不知有當萬一否。存之以質明經者。

易酌卷之九

易酌卷之十

周易下經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易承祖重訂　曾孫銓鈞等校閱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說去言為兌。兌者。不言之說。猶感去心為咸。咸者无心之感也。凡人情逆而亢則不說。順而入則說。陰弱陽故陽說陰也。初伏二陽之下。既升二陽之上。陰下而陽上之也。陰陽相說。如天地交泰。然固自有亨理也。使不以其正。則猶私阿好。豈愛人以德之意乎。惟貞則相切以道。相劘以義。發乎情。止乎道義。故利也。

彖曰。兌。說也。

兌之義。以說得名也。而兌相重。內外忻合无間。故說也。不言亨者。言說而亨在其中矣。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二五居中。剛也。三上居外。柔也。外雖柔說。內實剛健。說以利貞也。外柔內剛。大正之道。反是則色厲而內荏矣。此以上釋卦辭。此以下則承利貞之意而極言之也。天與人所說者。正而已矣。說而能正。是以順天理應人心也。或曰上為天位。上兌之說。順乎天也。三為人位。下兌之說。應乎人也。然與革之順天應人不同。彼以受命言。而此以陰陽相說言也。傳曰。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也。君子之道其說於民。不徒使民感。而偏能使民忘。有事而先民。所以勞之也。而民不見勞。如子弟之趨恐後。有難而民犯。所以死之也。而民不恤死。雖踵頂之捐弗恤。民至此可謂勸矣。然而勸民之與民勸。相去固自遠也。

說道之大。其在於使民自相勸矣哉。勸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之意。謂信其上而交相勸勵也。傳曰。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潤物者也。兩澤附麗。互相滋潤。兌之象也。君子觀其象而得求益之道。則以朋友講習。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者。莫若朋友講習。講者取古今之前言往行。相與討究其所以然。致知之事也。習者取古今之嘉言善行。相與踐履其所以然。力行之事也。厲論以時習為悅。此益以朋友講學之事。與人為善。悅而樂矣。蒙

引云習只是講而又講屬知不屬行誤矣會講時如
嚴立課程及大家勉勵爲希聖希賢之事皆習也溪
溪與吳子往相對靜坐坐必七日講乎習乎程明道
曰朋友講習更莫若相觀而善功夫多是行字重於
知也顧涇陽嘗作麗澤說有曰自古未有關門閉戶
獨自做成的聖賢自古聖賢亦未有離羣絕類孤立
无與的學問講是研窮討論功夫習是持循佩服功
夫此可作大象註疏

初九和兌吉
傳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此從象

說本義余用之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說之正也陽
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
說如是所以吉也此從理說更自少一句不得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邪正混投則形迹之間開人以瞰猜疑所由生
耳初遠三而近二親君子遠小人故行无可疑而人
人飲其和也傳曰象以其處說在下而非中正故云
行未疑也若得中正則无是吉也說以中正爲本爻
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此義尤不可不知

九二孚兌吉悔亡
三陰柔小人也二承而比之宜有悔然以剛中之德
上應剛中之君能孚五而不爲三所惑故孚兌吉而
悔亡也本義曰剛中爲孚居陰爲悔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比小人似爲可疑然剛實居中其志有確然自信者
矣故二五同德相悅非小人所得而易之也初行无
可疑故信不待言二志有可信故疑不遑恤位不同
耳

六三來兌凶
三陰柔不中正上无所應而來就二陽以求說說不

以道者也故曰來兌凶來謂自上而下就初與二也
初剛正二剛中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安得不凶傳曰
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
也失道下行也確甚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以陰居陽也志行俱喪逢人乞憐傳所謂
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謹按弘齋之書嘗謂之諂類皆來兌之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上承九五下比六三一中正一柔邪兩者之相去遠

矣。質剛故欲從五，位柔故欲從三，反覆擬議，未能歸一，故註疏以疾爲三，以介爲隔，謂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截而隔之。於義亦通。傳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其義甚確。如此則當作介於石之介。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楊誠齋曰，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其是痛快。

九五，孚于剝，有厲。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在朝宜以喜起爲說，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何也。傳曰，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又曰，以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諸家多援此爲懼，不復著解，以其義同曲盡也。蓋陰能消陽曰剝，以五之陽而孚上六之陰，則必以上之陰而剝九五之陽，損盛德而虧至治，故有厲也。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孚于剝，以五所處者正，當說體之中位，而密比上六，有相說之道，故設此戒也。以明太祖之剛明，而孚於胡惟庸，肅宗之剛明，而孚嚴嵩，非其驗與。

謹按明皇之于李林甫，德宗之于盧杞，亦孚剝之類也。

上六，引兌。

上處兌之主，居說之極，不引其君以當道，而引其君以容悅者也。故曰引兌。引兌與來兌不同，來者移己之身以就人者也，引者移人之心以就己也。蓋其才諝智力，大有動於人者，使人不覺墮其術中也。不言凶者，傳曰，未見其所說者善惡也。本義曰，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余謂五言厲，指上六，故上六不復言凶。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者牽引誘引之意曰未光言其心事之暗昧也。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爲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也兌說之極必舒緩放肆故宜有以散之散其偷安之氣則嚴肅收斂故亨也王假有廟中渙義利涉大川中孚義利貞則總中渙亨之義也假廟之說頗多或以巽爲隱爲伏坎亦爲隱伏取幽隱之義有鬼神象其說近似然亦未確所以朱子說這處都見不

得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朱氏廣其義曰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聖人將以聚之故以宗廟爲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无事矣治渙之道也利涉大川只本義巽木坎水舟楫之象二語最精利貞承上二句說祭祀不以正如魯用郊禘季氏旅泰山之類則有非分之瀆涉川不以正行險以徼倖也故利貞當作戒辭。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渙亨以卦變言也傳曰渙之成渙繇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近五居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本義主漸卦變有之別作一義可耳。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在中本義以爲廟中傳以爲攝其心之中張南軒以爲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竊意王謂九五在中謂以剛居中也以剛中之德對越神明所謂不薦之孚无言之假故能與祖考相爲感假也如此看中字節

三儒之說併存可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乘木有功乘巽木涉坎水必有濟渙之功也胡氏曰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一皆以木言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其義最明。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解散離披渙之象也先王觀其象而以享於帝立廟不曰王者以享帝立廟而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享於帝爲先王言也立廟不獨爲先王言也享帝於郊王者之事帝以主宰言曰帝尊之也立廟

有差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先王所以創制立法也。繇天地而推及祖宗。繇祖宗而推及人人之祖宗。所以廣孝思而一天下之心。萃天下之渙也。唐時大臣有不立廟者。朝廷爲立廟以愧之。後世此義廢而萃渙之道闕如矣。奈何欲望先王之治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

以陰柔居渙之初。才不足以濟渙也。但渙之方始。拯救頗易爲力。且上比九二剛中之才。若倚之以拯其渙。如得壯馬。然任重致遠。罔不濟矣。故吉也。傳曰。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順謂順乎九二。以陰從陽。以柔從剛。故曰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二當渙之時而在險中。能无悔乎。悔則舍危就安。其所願也。机。木之有足。可憑以爲安者也。奔。即奔而殿之奔。謂反而趨走也。以剛中之才。反就初而安之。如机然。出險而得憑倚之具。故悔可亡也。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願得其舍危就安之願也。願者悔之反。悔亡則願得矣。二與初本非應。而剛柔有相濟之理。初以二之剛爲馬。二以初之柔爲机。其用各有攸當也。使非相比而相求。則二徒立无依。初又何以行之哉。

六三。渙其躬。无悔。

傳曰。三在渙時。止於其身无悔而已。恐未安。本義云。陰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則可无悔。此說較長。凡人情所以益入於險中者。以形骸爲之障也。撤去其障則大同矣。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以上爲外。志在應上。見有上不見有身也。无我之謂也。三當渙時。視諸爻獨有正應。故以克己之道勉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傳曰。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誤矣。朱子曰。如此說。只禁其渙。非渙其羣也。伯然見以獨取老蘇之說曰。羣者。聖人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此說極好。自古朝廷之治。但敗於朋黨。東漢黨錮之禍。朝野互相標榜。以

至唐之牛李宋之朔洛蜀皆羣也四居柔得正處大臣之位與五咸有一德爲能剖破其藩籬渾一其門戶所謂天下爲公者何吉如之緣是小羣往則大羣來如有丘然丘者巍然高大之意所謂舜合二十二人爲羣武王合三千人爲羣也此豈尋常之見所及乎句詁云指下二陰而言二陰以四爲同類方可以私心窺四謂四必俯而與我相繫援也今乃望之巽巽若高山此豈其夷輩思慮之所及哉巽風爲散渙之主六四爲巽卦之主卦之所以成渙者在此一爻朱子謂六四一爻未見有大好處今其辭恁地浩大皆不可曉蓋錄其不詳於卦主之義故也此說頗有理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人自爲羣必有暗昧未光者矣必有偏私未大者矣渙其羣无涉于暗昧偏私之意思光明正大元吉豈偶然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容比六四柔正之臣合力同心以濟渙者也然居巽中有號令四方之象故曰渙汗其大號人君合天下爲一體號令未出疾痛相關有不容頃刻待者號令既出舉一世否塞鬱隔之患愁苦呻吟之情莫不消釋而解散之如汗出於毛髮腠理之微達於肌膚筋骸之會无微不徹无遠不破也大號謂大政教大誥誡也渙王居朱子作散其居積而辨程傳之誤非也五與四渙字俱兩用之上渙字俱作解散不知伊川說下渙字只輕輕點過言處渙如是則有丘則王居无咎也王居謂居王者之位爲稱伊川說正與象合必如本義象傳正位二字說不去矣傳於四爻曰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於五爻曰在四已言元吉五唯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二爻義相須時之宜也此義亦須曉得

愚按此爻來氏集說似此諸家之說爲長蓋天下當渙之時土崩瓦解非早正位號无以繫屬人心故漢光武之洛陽唐肅宗之靈武宋高宗之江南皆王居之无咎者也近若明之景泰初亦无咎後則貪位蒞戎爲有咎耳九五陽剛中正得六四柔順公正之臣合力同心以濟渙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光復舊物訖一王宗其號可不謂大其居又何咎之有故孔子恐人不明王居一字之義故小象解之曰王位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位者居重馭輕所謂恭己正南面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程朱俱作血去惕出。與小畜六四同。至象辭解不去。程云脫去字。朱云節去字非也。渙其血當爲一句。去逖出當爲一句。此與三應。三坎終爲血卦。上若應之則入險中。不免於沾濡矣。故曰渙其血。又云去逖出者。上居渙之極。遠出渙外。故不特言出。又言逖出。去之遠也。余意如此。諸家亦有作此解者。似確不可易。鑑按折中之解正合此意。讀易者辨之。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害字解血字。遠字解逖字。正自分明。奈何還就小畜而强以逖爲惕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渙者散亂而无統。故須用節。節則有次第。有界限。无過分踰量之爲。故亨。若夫矯激以爲名。枯寂以爲高。節而苦矣。非所以爲訓也。是可固守一隅之見而不進之大中乎。如二氏之流。絕而聲色。薄而滋味。棄而倫理。徒自苦耳。雖貞亦奚以爲。他若季札之讓。而孔子貶之。陳仲子之廉。而孟子非之。皆苦節不可貞之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所以亨者。三剛三柔。各分其一以相濟。二五皆剛而得中也。此以卦體言也。分者謂分乾三之剛於五。以濟坤之柔。分坤五之柔於三。以濟乾之剛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適中則甘。過中則苦。甘則不窮。苦則窮。道固然也。

故本義云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兌說坎險。說以行險也。傳曰。人於斯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其說甚當。朱子亟稱之。九五居尊當位也。在澤上故曰以節。居坎中而得正位中正也。蓄極而流。故曰以通。此以卦體卦德言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以下又因節道而推極言之。天地之道。寒極則以暑節之。暑極則以寒節之。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不忒。而歲功成矣。聖人法天地之節。立限制軌度。如春夏秋冬之不可易。則不至傷財而害民也。周官大學俱不諱言財。財者民間之大利大害也。苟非節則侈埤奢麗。民不堪命。節以儉德自安。而出入无藝。酌盈

无道。亦必匱之術也。惟多寡疾舒之間。各中其節。則家給人足。而无蕭索困憊之憂矣。或以傷財害民平說曰量入爲出。不傷財也。時使薄斂。不害民也。亦好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水。其容受有限。節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節數度則制之。以節德行則議之。其曰制數度者何也考諸禮。宮室衣服器用。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有以小爲貴者。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尊卑之序。貴賤之等。截然不可踰越。斟酌損益。以歸於至當

所謂制也。其曰議德行者何也。如伊尹而以清爲德行。柳下惠而以任爲德行。伯夷而以和爲德行。皆非矣。是故宋襄之仁。申生之孝。子路之死。以語於德行均未也。後世大節虧喪。而欲以他長自解免。郎有清白之德。卓異之行。豈足稱乎。商量審度。以合於大中所謂議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傳以初爲不能節。本義曰初陽剛得正。能節而止者也。本義爲是。然處卦之下。居節之初。所宜養晦也。往則有二剛以蔽之。應則有四陰以陷之。可輕出乎。不出戶庭。庶免於咎。欲其韜藏隱默以自全也。戶庭戶外之庭。指九二。二陽奇。故有戶象。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一通一塞。惟義所在。通則出。塞則不出。若時方否塞而強欲通之。是不知也。爻教以守身之義。象許以保身之哲。交相發也。傳曰。尾生之信。亦至不去。不知通塞也。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此義尤不出戶庭者所當知。

謹按此爻所該者廣。不可泥於繫辭。專指言語一節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二以剛中之德。居臣位。上應陽剛中正之君。出而制數度議德行。與有責焉。且二柔當其前。无遮隔之者與初九異矣。乃閉門守拙。无志於時。所謂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故凶門庭。門內之庭。指六三。六四耦。故有門象。傳曰。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本義曰。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此義亦須知之。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立節者不可以不知時。時方有爲。而以陰柔自安。上

負其君下負所學失時甚矣故曰極傳曰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失其所宜也尤爲顯切梁溪先生曰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兩爻人時所用得着如事之當做者不做便是不出門庭之凶矣事不當做而做便是出戶庭而咎矣須如此乃可云善用易也

謹按此爻在禹稷之位執顏子之行故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大過之上六傳作无所歸咎本義直云无咎萃之上

六傳作无所歸咎本義直云无咎獨於此爻主程說曰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焦氏仍以无咎爲許之之辭非矣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乘剛臨險安得无咎

本義曰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是也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咎其所自取耳傳明云又誰咎也則无咎自是无所歸咎若曲爲之辭是不以孔子解易矣

六四安節亨

四居柔居上當水澤之交最先受節順其自然而无所勉強者也故曰安節安則亨矣傳曰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爲不陵節在禮爲節文在財爲樽節在物爲符節在臣爲名節在君師爲節制唯其時物耳其義最爲明備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九五道謂剛中正之道四以柔承之故安節而亨也傳曰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當位以節中正以通九五當之其制度之悅心如芻

豢之悅口也故曰甘節吉甘者嘉美而无艱苦之謂以此節天下往制數度則悅而守之往議德行則悅而從之其可嘉尚爲何如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居得中位則發而皆中節矣故人之於五有同好猶口之於味有同嗜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居節之極險之終過於節而已甚者也故曰苦節凡處己以不情强人以難堪皆是也曰凶曰悔亡者聖人既以凶懼之而又以悔望之也從來苦節一流

類能堅忍刻厲，直行其意而不顧，使一旦悟其過，若而悔心生焉，則化凶爲吉，一轉念間耳。醫家所謂不足之症難治，有餘之症易治也。傳曰：悔損過從中之謂節之悔亡，與他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此解最確。本義依例作悔亡，而以禮奢寧儉之意解之，恐未是。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爻辭即本象辭，故象傳亦即用象傳義，不厭重。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之爲言實也。中孚一卦兼取中虛中實二義。傳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豪曰：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則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非伊川不能說的如此確當，非晦翁不能解的如此分曉。豚魚吉，只宜就感格上說。從來一人一念之誠而致禽獸馴擾者多矣，況至誠乎。蒙引云：不曰感豚魚而曰豚魚吉，承中孚云也。中孚便有以孚於物矣。說的好。或云江豚有信，或云飼之以物則應期而集，俱不必。信以涉險，雖在波濤洶湧之中，如履平地，故曰利涉大川。然須以貞正爲本，孚而不以正，如宗魯効忠於主人，死被惡名，郭解徇死於死黨，生陷大戮，其何利之有焉。謹按：尾生之抱柱而死，苟息之不食其言，亦是此類。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以全體言之，三四在內，柔也，中虛之象。以二體言之，二五居中，剛也，中實之象。虛者所以受信，實者所以爲信，皆中孚之義也。此以卦體言也。下兌說也，說則孚其上；上巽順也，順則孚其下。上下交孚，不言而喻，乃可以感化乎萬邦也。傳曰：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此以卦德言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豚魚冥昧无知之物，信及此則无有不信者，故吉也。信及豚魚，卽仁及草木，誠動金石之意。上巽木也，下兌澤也。乘巽木於澤水之上，濟川之象。三四二柔，虛舟之象。以虛舟濟川，則渡水不溺，歷險不驚，豈有覆沒之患哉。此以卦象言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天之所以爲天者，信而已矣。无爽時，故信也。正而已

矣。无私覆。故正也。信而正。則與天合體。故曰乃應乎
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之性善入。木虛而能順承之。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使生者不寃。緩死。使死者不憾。生死交孚也。曰議曰緩。使有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民心洽。然後可以言中孚。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緩死。極於惻而已。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或曰議獄兌象。緩死巽象。或曰无惡大姦。不

在是與。故因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此又從象外說理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初以陽剛之才。上與四爲正應。審度其可從而從之。所謂因不失其親。吉之道也。若舍正應而之他。二三其德。非所以爲安矣。故曰有他不燕。傳曰。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亦是一義。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趨向之邪正視乎其志。志惑於他。則變動其初心。當中孚之初。无他端之惑。志固未有所變易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二有中實之德。五亦有中實之德。同德相應。二四中虛无一陰隔其間。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以繫辭證之。上二句屬言。言者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故以鶴鳴子和爲象。鶴陽鳥。鳴謂九也。在陰居二也。子和五也。同聲相應。篤父子之親也。下二句屬行。行者君子之樞機。所以動天地也。故以好爵共靡爲象。向來以爵爲人爵。故我指五。五君位。以好爵與二共之也。看來作天爵爲是。蓋二不以朝廷之崇高

爲榮。而以性命之賦畀爲榮。故曰好爵。本義懿德之說精矣。靡舊作縻。謂繫戀而不能忘也。余以縻只如字。即雖不有初之死矢靡他之靡。言吾與爾念茲在茲。他无所之也。初九戒有他。一靡之。正无他也。无他則燕矣。同德相愛。忘君臣之分也。忘君臣之分。故直稱爾我。而不以爲嫌。竊以下二句觀之。二臣而五君也。以上二句觀之。二父而五子矣。可乎。朱子曰九二不可曉。意蓋謂此也。意者周公以父子。爲君臣。故言之无所諱如此乎。傳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只渾說道理。更不分疏父子君臣。亦是一義。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二五俱剛而得中。故曰中心願。不出乎中心。欲僞爲響應難矣。根於心發於聲。其天籟之自鳴乎。象單釋一句。而全爻包括在內。蓋全爻固可以中心願三字盡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三與上爲正應匹也。非敵也。然上居上體之上。其位

已窮。三居下體之上。其說已極。此愈說彼愈疑。猜嫌積而仇隙生。故曰得敵。柔而不正。一剛而不中。能相容乎。惟得敵則有進退勝敗之勢。或鼓而前。或罷而後。或敗而泣。或勝而歌。皆用兵之象也。體均力敵互有勝負。言不相孚之甚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與上以樹敵。故其象如此。朱子云。中孚乃疊畫之離。離爲飛鳥。故諸爻多言鳥。離爲兵戈。故此爻專言敵。此可以証得敵之說之不誣矣

謹按中爻。下震鼓之象也。上艮罷之象也。兌爲口爲憂。歌之象也。巽爲不果。泣之象也。爻辭一字一句。无非指中所有者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四居近君之位。佐五以孚天下者也。故有月幾望之象。傳曰。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此人臣持盈戒滿。功懋而不自居之象。故曰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爲上行。故以馬爲象。四志在孚五而不下係於初。馬匹亡也。此人臣精白一德。不交私不內黨之象。何咎

之有。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九之類。而上孚于五。可謂乃心王室者矣。事君者不獨非我族類宜絕之。即屬在同類。而溺于情誼不能避遠嫌疑。非无咎之道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尊位。下應九二剛中之臣。君臣同德。以孚天下者也。故曰有孚攣如。攣而曰如。似有所束縛拘係者。然固結不可解之象也。昭示大信一道同風。何咎之有。傳曰。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

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是推開說。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德不稱位。故曰位不當。五以陽居陽而中且正。德稱其位。故曰位正當也。棠引正當二字分看未是。他爻不言孚。獨五言孚。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九五當之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巽爲鷄。鷄曰翰音。出曲禮。或曰鷄鳴必振其羽。故曰翰音。鳴必信於日。亦物之中孚者也。然處巽之最上。无位而不知變。爲登於天之象。故雖正亦凶。傳曰信

之終。信終則衰。忠篤內喪。華美外颺。故云翰音登天。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誠於中者可久。飾於外者不可。譏上之志唯欲求人之知。而邀人之應。高自標榜。終與空俱銷。故曰何可長也。孟子曰聲聞過情。如溝澮皆盈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上九之謂矣。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爲卦二陽在內。四陰在外。陰過乎陽也。陰爲小。故曰小過。雖過其常。未至於太甚。故有可亨之理。然所利在正。不正則不亨矣。傳曰。不失時宜之謂正。言其時須小過而後能亨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就卦才說。言尋常小事還做的。非常大事便做不得。傳曰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此與彖辭解似不同。飛鳥遺之音。傳謂遺之不遠也。本義謂致鳥遺音之應。竊意卦體內實外虛。飛鳥之象。然鳥飛於上而音則遺於下。過而不甚。鳴而舍下。此處小過之道也。故下卽承之曰不宜上宜下。上二陰

在陽之上。乘陽也。乘陽非正也。故不宜上。下二陰在陽之下。承陽也。承陽正也。故不宜上宜下。總之順於理而已。過而順理。其吉大矣。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此句只用虛字輕輕遞過。而亨義卻在過以利貞內。蓋當過而過。順時以偕行。故亨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當其可之謂時。如觀過知仁。及君子過其行之過。道固應爾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二五皆柔得中也。小事而以柔中之道處之則允濟。是以吉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剛居三四。爲上下四陰所逼。失位而不中也。失位則權不足以乘。失中則德不足以恃。雖陽剛无所恃其才。大事其有濟乎。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之全體言之。中二剛爲鳥身。上下四柔爲翼。有

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使是不宜上宜下。不宜上宜下便大吉。三句一連讀。上則乘剛爲逆。下則承剛爲順。去逆就順。所以大吉也。陽爲大。陰順陽故大吉。然則當小過之時者。明逆順之理而已。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艮止震動。止而動則過。動而止則小過。蓋雷不在天上而在山上。其聲不至大壯。故爲小過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行過乎恭謙抑之過。出於中心之无敢慢。非諂也。所謂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也。喪過乎哀。憂戚之過。出於中心之无敢忘。非毁也。所謂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用過乎儉。節省之過。出於中心之无敢侈。非固也。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三者小過。皆仁人君子之心。若太過則爲足恭。爲滅性。爲偪而野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以陰柔居艮之下。止體也。乖翅戢翼。其所宜耳。乃上應九四。則不安於止而妄動矣。躁易迅疾。莫能自止。故爲飛鳥之象。烏飛而不遺其音。上而不下。逆而不順者也。故凶。以凶言自取凶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悉其所之。无回翔審顧之意。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三。父也。四尊於三則爲祖。二陽在上之象也。五以陰居尊則爲妣。與二同德相應。二若進而應五。須越四而過之。是過其祖。遇其妣也。過而遇。過而後遇。是爲上柔。非柔順中正之道矣。大以陰言謂之妣。以尊言則謂之君。二以陽不可過。則不及六五而安六二本位。是不及其君也。不及其君者。不敢過其君。順而不

逆適得其爲臣之分故門過其臣无咎守正而得中故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臣而過則有非分之嫌可乎本義云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過恭過哀過儉過之小者也小者有時而可過也臣過其君過之大者也大者无時而可過也聖人嚴於君臣之大分如此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朱子謂小過義不可曉。弗過防之四字爲一句弗過過之弗過過之皆兩字絕句胡氏曰小過乃陰過之

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言陽弗能過也此說足以破朱子之疑矣當小人道長之時三居剛得正勢不兩立故備戒不可不嚴若一有疎虞而從之則彼或得以害正而凶矣訂詁從與戕作兩義看曰若不逆其詐而顯從之則必貽累於後曰柳子厚是也或不容其惡而戕伐之則必反噬於目前陳蕃竇武是也二者皆致凶之道如此看亦好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初之凶曰不可如何三之凶曰如何從來俱一例看傳曰言其甚也訂詁曰謂凶不可測余向有說云初以陰而役於不正之陽故其殊難爲力因而曰以決辭也不可如何言審者亦无能爲也三以陽而惑於不正之陰故正殊易爲功戕而曰或疑詞也如何言當商量而思所以解免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以剛居柔在已不失君子之德在外不激小人之怒无咎之道也弗過謂陰盛之時陽弗能過惟有遇之而已遇者以形迹相羈縻也二處二陰之上故當拒絕四處二陰之下故當委曲位不同也雖然遇可也往則不可遇者彼來而我遇之也是謂邂逅以无

心往者我往而彼遇之也是謂貶損以求容貞不貞之分也是故輕身以先則生平盡喪爲可危懼所當戒飭以自保全也勿用永貞緊根往厲以戒來言勿爲陰用惟有終守其貞而已彼來我不拒彼不來我亦不往此用陰而不爲陰用之道也若夫貞正之道豈可須臾離乎此亦當如弗過防之等例兩字絕句不然卦曰利貞坤用六曰利永貞此獨曰勿用永貞非所以爲斷爻雖程朱之說未敢信

謹按易以稱貞未嘗有不貞曰貞吉本吉曰不貞貞曰利永貞言永貞吉曰二不貞无咎以此曰勿用永貞之必其艱以不可固守其常也何也變而不失其常是以君子有致命之志之時若謂小過之時不

可執字常道恐世之材已猶人睦
俗俯仰者。得以藉口。故不敢信。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即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一陽在二陰之下。處的地位不好。是以弗過而遇之也。長字傳作上聲。本義疑而闕之。竊意以勢言之。一陽不可以勝二陰。以理言之。二陰不可以勝一陽。陰雖遇陽。終難長久。是以戒其往而再守也。仍作平聲為是。若云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豈能長而盛也。恐非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五陰在三四二陽之上。亦欲畜三四而成雨。然五雖有唱。三四終不為和。陰氣凝而上結。可以為雲。陽氣不散而下流。不可以為雨。故為密雲不雨之象。自我西郊。解在小畜卦中。公謂五也。弋而取之者。六二也。二以陰處陰。又在山之中。虛故曰在穴。但言在穴。而不言穴中之物。見其空无所得也。傳曰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醒齋。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只云太高未盡。傳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其義始盡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所謂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視初六之逆而不順。殆有甚焉。傳云不與理遇。動皆過之。恐未的。本義引或曰之說。遇過恐亦當作過遇。義同九四失之遠矣。上六一爻。正與九四相反。四陽弗能過陰而反遇之。曲以全身也。上陰弗能遇陽。而反過之。遂以招禍也。飛鳥離之。程朱俱云遠過之象。或云離麗於矰繳亦通。災自天降。眚繇人

作。天人交怒。凶莫甚焉。傳不兩乎說。曰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唯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如此分輕重極是。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已亢者。上而又上。履盛滿而不知止。是以弗與陽遇。反越而過之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火炎上者也。而降在下。水潤下者也。而升在上。如人之一身。水火既濟則元氣充而百病不作矣。共在世

道亦然。養身名身既壯。則恃其壯而沉溺起。持世者世既治。則恃其治而宴安生。故本義云此卦及六爻。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既濟亨小。言大事都亨過去了。只是小小的亨通。傳分別亨小小亨。固有義。本義直作小亨。觀彖傳曰小者亨。而不曰亨者小。則朱子之說是矣。利貞指六爻言。六爻之位本工。利在固守之而已。初吉指六二。以其在方濟之時也。終亂指上六。以其在既濟之終也。盛極而衰至。泰極而否來。理固然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本義以爲濟下脫小字。諸儒以爲亨小下脫小字。諸儒說是。張中溪曰。爻有六位。三陰得位而三陽下之。故曰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上陰位。皆以六居之。剛柔各正其位。无不當也。卦所以利貞也。泰卦六爻雖相應而五處非其位。唯既濟不惟六爻相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故先儒論六十四卦。无如既濟最正。

初吉柔得中也。

初吉者。二以文明柔順之德居中上應。故能成既濟之功而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終亂者上居濟之終。不進而止。其道窮極也。張中溪曰。終亂而象曰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繇生也。最得孔子發文王未發之意。傳曰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說理至此。始爾完矣。昔唐虞之世君臣相與咨警詔誡之意至今尚[illegible]況下此者乎。若自謂已台已安而不復憂勤惕厲唯曰不足。國家之亂日可俟也。昔武帝唐明皇其前事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坎上離下。水火相資爲用。既濟之象。君子觀其象而知既濟非有患也。然患從此生矣。无虞則不戒。其固然也。唯是未然而爲已然之防。其慮之也周。其備之也豫。杜覆滔蕩。无復事矣。如火然。其性炎上。其勢燎原。若凜居火之戒。務徙薪之計。豫儲水以防之。豈有患乎。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无患。此之謂也。自古明聖開國。其貽謀經始之道纖悉必具。不留餘地以俟後人。以至興家立業之主亦然。无他。其思之者无遺策。而防之者能先事故也。患坎險象。思防離明

象。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初以陽剛之才。上與六四爲正應。而火體。當既濟之初必有銳於進者。故以曳其輪。濡其尾戒之。程朱俱云不進也。不進則止。止則顧矣。竊意當作進而不輕進說。車涉水處有傾側之患。曳其輪。則進回安重而不遽進。狐涉水處有沾濡之患。濡其尾。則彷徨審顧而不冒進。乎其前後量其淺深。无咎之道也。象引云非與曳輪濡尾。亦言其懍懍之心有若此者。釋之矣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指出義宜。義者宜也。方既濟之時。而慎重如此。隨時合宜。故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與五同德相應。得君行道其宜也。然當既濟之時五溺於上下二陰。无復求賢之志。傳曰。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尙怠於終。况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爲婦。禮婦人出門。必擁蔽其面。車則用茀。五不來。二不往。則茀无所用之。故曰喪其茀。勿逐者。閑靜自守不既損以從物也。七日者自二數之六。位一周則爲七。一五正應窮則必通。終當遇合。故曰七日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象復推本所以而言之。言茀雖喪。應期而得。如持左券。以其有剛中之道也。道在二。不終窮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其威力足以遠及。故有高宗伐鬼方之象。或曰三近坎體。鬼方象。離爲戎兵。伐象鬼方卽詩所謂氐羌也。高宗當殷道之盛。與仁義之師。必待三年而後克者。見用兵之難也。然則兵非

萬不得已。其可輕用乎。小人勿用。卽就伐國說用小人或招怨啓侮以辱國。不利莫大焉。蓋小人原无可用之時。至於兵凶戰危。尤萬萬不可假手者。張中溪曰。小人譯敵。皆爲陰類。戎敵之禍遠。小人之禍近。故作易者於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如師之上既濟之三是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憊卽華元告子反曰。嘻憊矣之憊。言疲困之甚也。憊商高宗之伐鬼方也。憊而後克。唐太宗之伐高麗也。憊而罔克。觀此可以爲窮兵黷武之戒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四以柔居柔所謂小心愼密其人也在濟時而長坎
須用舟舟有罅漏須用備本義不別作解但述傳之
言曰繻當作濡衣袽以塞舟之罅漏終日戒則範夕
惕无頃刻之或怠也皆所以思患而預防之也胡氏
曰乘舟者不可以无繻而忘衣袽亦不可謂衣袽已
備遂恝然不知戒水寖至而不知則雖有衣袽不及
施矣如此始盡聖人慮患之意傳曰不言吉方免於
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此意亦須
曉的。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所理貴信防患貴疑凡事信其无患則變生意外疑
其不測則變弭意中聖賢兢業不敢自暇自逸用是
道耳蓋疑非猶豫不定之謂而畏懼不安之謂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爻之義殊難解陽實陰虛爻曰實受其福而五之
實不若二之虛陽大陰小象曰吉大來也而五之大
不若二之小畢竟未安反覆求之宜取東鄰西鄰取
義東陽謂五也五所鄰者二陰祭意雖誠二陰蓄乏
不能自達故物盛而誠衰西陰謂二也二所鄰者二
陽祭物雖薄二陽助之可以共達其誠意故誠盛而
物著此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之說
也註疏至積德說似有理然於爻義固无着落。
謹按此爻之義說者不一由中谿取嘉氏姚氏之說其理固是而東鄰西鄰俱未有着來氏據文王圓圖謂震兌東西正對乃水火之象也亦屬牽強竊意似義開圖則東坎爲非東西者之象乎離爲戈兵爲牛非殺牛之象乎坎爲水爲隱伏非禴祭之象乎故離雖文明而中虛次離意情有實且得位而當時又以誠將之雖薄祭亦受福矣如此則小象大字亦有着落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象只加時字而一爻全辭俱明蓋五當二陰爲鄰之
時二當二陽爲鄰之時時不同故二之禴祭實受其

福而五殺牛反不與焉處既濟之時亦可以愼擇鄰
矣傳曰理无極而不反已至於極雖善處亦无如之
何豈非聖人立教之意本義云當文王與紂之事亦
未見以文爲六二可也以紂爲九五可乎近閱訂詁
云西周侯國與商天子稱鄰恐非周公語余意正合
上六濡其首厲。
上六以陰柔處既濟之終既有止則亂之憂又將陰
極將與波俱沒矣故爲濡其首之象濡其首則厲矣
濡其首只就上六說傳曰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本義
如狐涉水三字非是。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濡其首。身且不保。其能久乎。其道窮也。上六當之矣。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天下事到盡頭處。便窮而无所往矣。以其不復留餘地也。未濟者。凡事有餘地。可以生生而不窮。故直稱亨。而不若旣濟之小亨也。小狐汔濟。本義云汔幾也。其說固確。傳作仡仡勇夫之仡。曰狐之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愼。故勇於濟。汔當作仡。壯勇之狀。此正如少年新進之徒。闇昧未深。勇於有爲。而不免半途之廢。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若在老成謀深慮遠。當不至是。故不曰狐。而必曰小狐。如此方說的小字幾出。濡其尾則不能濟矣。又何利之有焉。觀恃强用壯之无成事。則知審時量力之无敗理矣。

謹按折中云。小狐當從程傳之解。汔濟當從本義之解。要之是敎人敬愼之意。自始濟以至于將濟。不可一思而忘敬愼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之所以亨者。六五以柔而得居上卦之中也。行中而應剛。故其才可以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小狐汔濟。指九二。雖勇於往。而在坎中焉。未能濟而出也。氣虛中衰。力求可濟。而濡尾。則氣衰力竭矣。終之不續。其能誕登彼岸乎。六居陽位。陽居陰位。位不當也。然三剛三柔。皆相應。有相濟之理。而未濟者終必濟矣。此未濟之所以亨也。傳曰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朱子曰。張敬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伊川謂是。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嘗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上離下坎。火升而上。水降而下。兩不相資。未濟之象。君子觀其象。而知水火之爲物。不辨其方而居之。則火上水下。失位而不相濟。辨其方而居之。則水上火下。得位而相濟。非未濟之物。居旣濟之方。不可不愼也。由二體而推之八卦。由八卦而推之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而推之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物可辨。有方可居。象豈獨爲坎離言乎。是故愼此以修身。則一

身之陰陽濟而元和在四體。慎此以治世。則一世之陰陽濟。而太和在兩間。此君子調燮參贊之事。非獨分別名物。酌定方位而已也。此易卦之終。聖人說作易的大用出來。不得作尋常看過。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初。與既濟之初。同一濡其尾也。彼无咎而此吝者。彼以陽剛之才而離體。明於既濟之時。能進而不輕進。故无咎。此以陰柔之才。而坎體。溺於未濟之時。不能進而冒進。故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曰。不量其才力而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亦是以初六履坎而失離也。竊意與不知節句一例看爲是。或云極者界至之謂。界之所至。淺深分焉。不知淺深之界。是以冒進而濡尾也。如此說似有理。諸說紛紛可盡廢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二以陽剛之才。上應柔順之君。若輕試漫嘗。則有僭逼之嫌。失正甚矣。故其才力雖足以濟而不速濟。與既濟之初九同一鄭重。爲曳其輪之象。然取義微有不同。在彼則遲回安重之至。在此則謙退遜順之至

也。是以得正而吉。傳曰。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美。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其所以得正而吉者。居中位以行其正也。傳所謂中則正矣。謂此類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陰柔不中。居險之極。未能出險者也。未出險而欲徙步以濟。其有幸乎。故曰征凶。然坎終而離始。一進

步則與九四合。又得陽剛之才爲正應。援引其上。有同舟共濟之勢。故曰利涉大川。是陸行不利。舟行則利也。本義疑利字上脫不字。諸儒從之。非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或謂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象傳獨於六三發之者。以陰柔居險極也。三之險一耳。不善用之。則有征行之凶。善用之。則有涉川之利。其所以處險者異也。履險者。可坐失應援。而甘心未濟哉。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四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出乎險。入乎明。可以濟

天下之未濟者矣。但所居者柔。宜有不正之悔。須正固以守之。乃吉而亡其悔也。不然豈能濟乎。當未濟之時。任濟世之責。使非躬冒大難。建立殊勳。而欲以邀大國之賞。難矣。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傳云震動也。胡氏曰震懼也。臨時而懼。於內不利此孔門兵法也。本義曰以不正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爲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其義甚精。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四何志。上以五爲志。下以初爲志也。承六五之光。付

託宜効。應初六之濡拯。故宜急堅守正道。立功異域乃得行其濟時之志。而安上全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傳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故四曰悔亡。則戒之之辭。五曰无悔。則許之之辭。一字之間。固自有別也。離體文明。故曰君子之光。言盛德之輝煌發越也。有孚傳以爲有功實稱之。本義以爲信實不妄。俱有理。竊意只作五孚於二爲是。五柔中下得九二剛中之賢爲之應。則剛柔相濟。是吉而又吉也。傳曰上云吉以貞也。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時可濟也。分疏最明。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傳曰暉者光之散也。本義因之。言君子積充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或引管輅之言曰。日中爲光。朝日爲暉。中則日在上。朝則日在下。在上之光。以在下之暉而獲吉也。亦通。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剛能斷義。可謂備上九之義矣。以其處未濟之極而无位。不得與二四兩剛。同輔六五之君。惟有孚於飲酒而已。寄懷於酒。確然自信。无一毫世故累其中。若陶淵明邵康節其人也。樂天知命。何咎之有。使沉溺不反。至於濡首。則有孚而失其是。非守身之道矣。若稽阮劉畢諸公是也。蒙引云是字是一大事件。一部易書。只教人不失是而已。且不但易也。傳曰人之處難。知其无可奈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失是之謂也。如

此說當是魏公子信陵一流。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指出節字，其不爲酒困之意乎。曰節制，曰節度，謂有限量而不可踰也。怡情肆志，无復限量，豈知節者哉。聖人以中道望之，亦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之意也。本義必以濡其首爲狐，而謂小象不可曉，過矣。易變易也，濡其首爲狐，濡其首便不必作狐矣，觀傳可見。既濟之上六濡其首爲水，未濟之上九濡其首爲酒，便不必作水矣，觀象傳可見，若之何其以例論哉。

謹按：易之分上下經也，諸家說者不一，然皆有所牽强安排，未能自然而然，故于心不大服，今竊意易者

向道之書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故純之有上下也陽陰之謂也上經𡚶陽故首乾之純陽丙坤之純陰從之合而卦之爻六陽六陰陽統陰也所言者天道故乾坤交而六于不交夫乾坤交則萬物化生矣然泰否兩後陽之盛者滿趨于爻雖將終有大者過徐燈之將咸而作明也自是而坎離則陽皆而陰矣于中矣下經爲陰故首成而次恆皆二陰居外而天陽中處皆合兩小之爻亦六会六陽陰包陽也所純者人其茂六子皆交大六子交而爲事畢與矣然損益而後於之極者亦特漸反離將終而小者亦道篇之上㣺人過之息也自是而既齊未濟則於過而鬱生于廿爻穴陽相牛知環死陽此上下經之大較也若夫試六丨門卦合謂之則乾人坤龜餘卦皆色指于其中可坎爲中男坎貴用其故乾坤而後也宗則坎上次卦師處艮而資業既亦卜濟亦坎上坎下交雖火以成功所謂能始之能終之姤子而承離者也讀易者不可不知也

孫男顯祖謹註後

易酌卷之十一

繫辭上傳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顯承祖重訂

曾孫銓鈞等校閱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朱子曰：天尊地界，上一截皆說易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又曰：把下面一截說做未畫之前也不妨。看來只就未畫前說爲是，言有天地便自然有這易的道理，至下設卦觀象章，始是說易書也。細玩程說，但未說到作易處，如云尊界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

是謂乾健坤順，性情確不可易也。尊界既判，貴賤之位分矣，是謂分貴分賤，纔成制世界，如君臣上下之類是也。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是謂陽常動，陰常靜，動者以其剛故也，靜者以其柔故也。動靜之不爽，正剛柔之不易，斷者判然分別之意也。程子以方爲事，故本義云方謂事情所向，余謂方即東西南北四方也，方必有所宜，隨其所宜爲類，方以類聚

也。有體質者謂之物。物必有所與。隨其所與為羣。大羣小羣。門戶攸分。物以羣分也。有類有羣。則善惡邪正。從此出焉。善者吉。惡者凶。正者吉。邪者凶。吉凶所由生也。此正為占決張本。不必就指卦爻占決之辭說。在天成象。非特日月星辰也。凡有氣者皆是。在地成形。非特山川動植也。凡有質者皆是。程子曰。變化之跡見矣。玩跡字。是謂天施地生。了无凝滯處。此正為蓍策張本。不必就指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說。

此以上統言造化之體。而易之體于是乎見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是故二字雖起下。要亦承上。朱專就易說。故只起下。若就乾道說則承上矣。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向來都依本義作易卦變化說。玩程子云陰陽之文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只是就乾坤說。主程為確。此以上統言造化之用。而易之用于是乎見矣。竊意剛柔相摩。一陰一陽。交際為功也。八卦相盪。四陰四陽。互易為用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震動。故曰鼓。風雨和洽。故曰潤。禮作奮之以風而風兼雨。易作潤之以風雨。而兼風。若單以奮言雨。以潤言風則不得矣。日月運行。即所謂日往月來。月往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一寒一暑。即所謂寒往暑來。暑往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也。本義云此變化之成象者。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索坤而為震坎艮。得乾之健氣。故成男。坤索乾而為巽離兌。得坤之順氣。故成女。此專就人說。而推之于物。為是。若兼人物說。恐草木禽獸不得言男女也。

本義云此變化之成形者。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備四德。萬事萬物莫不託始于此。故曰大始。知。謂知州知縣之知。有主宰意。坤亦以四德奉行天道。故曰作成。言起而翊贊之。以變化既成萬物也。本義云此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其說便與程合矣。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統坤。故曰知。坤承乾。故曰能。乾只是一個健。生出物來。更无留難。故為以易而知。坤只是一個順。非于乾外另有作為。故為以簡而能。此四句揔言乾坤之德也。自此至末。則言人能易簡。便與乾坤合德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云：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俱精甚不可移易。嘗從其意推之，能明白坦夷，如乾之易，則一望而見，故易知。此易字是容易之易，與上易字不同。此知字是知見之知，與上知字亦不同。人能要約直截，如坤之簡，則不煩勞而人易從。從謂倚庇附和之人也。易知則人以心相照，與姓如骨肉，故有親；易從則人以身相託，効力如指臂，故有功。有親則於誠納款，足以長永而不已，故可久；有功則樹勳底績，足以恢拓而不窮，故可大。可久則行道而有得于心，故曰德，所謂足乎己无待于外也。可大則規模宏遠，足以被物，故曰業，所謂二不朽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使人皆可學而至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學者莫要于窮理。博言之則精粗表裏，无之可或遺也。約言之則易簡二字盡之，卽精以該粗，卽裏以該表，一以貫萬之道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簡二字，緊根易知易從二句來。天下理得，卽賢人可大可久之德業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鼎立原是本分事。只因人把造化所以與我者斲喪了，仰愧俯怍，遂无以自立于天地間。若是完完全全，无少虧欠，則三極在握，攙是頂天立地漢子，成位乎中，胡不可者。本義云：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方言德業可以希賢，卽曰成位乎其中，是不獨希聖，且希天矣。然則人可以爲乾，可以爲坤，而不可以爲聖人乎。學易者勉之。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明作易緣由，使學者朝夕佩服而不忘也。卦成于六畫，設之者伏羲耳。先儒云：卦者掛也，懸掛物象以示人也。卦設則有可觀之象，象者彷彿影似之謂也。然象隱而難據，未若辭顯而可憑。是故文王觀六十四卦之象而繫之彖辭，周公觀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而繫之爻辭，然後吉凶曉然，而天下萬世知所趨避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易只是陰陽。陽剛陰柔，二畫互相推盪，而變變化化。

浩乎其不窮矣。或曰推如手之推。變化謂變新化舊。
柔推去剛則剛變而化柔。剛推去柔則柔變而化剛。
蓋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說的
最分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世人遭遇順境。則曰吉。遭遇逆境則曰凶。聖人曰不
然。失得而已矣。得則吉之象。失則凶之象。吉凶惟所
自取耳。此即所謂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也。悔吝句
與吉凶句不平對。吉凶判然不兩立。悔吝則居可吉
可凶之間。朱子曰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

凶。悔吝皆自憂慮乎中。虞度乎外。兩念得來。蓋徒悔
而已。則悔亦爲吝。若真知羞焉。則吝亦爲悔。此憂虞
所以未爲失得而悔吝所以未至吉凶也。此聖人言
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之義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人不知變化。有不知進退者乎。變化之義微矣。可借
進退形之。剛化柔進極而退之象。柔變剛退極而進
之象。知進退則知變化矣。進退猶言消息也。人不知
剛柔。有不知晝夜者乎。剛柔之義微矣。可借晝夜形
之。剛屬陽晝象。柔屬陰夜象。剛柔之動而靜。靜而動。
如晝夜之循環无端也。剛以柔濟。柔以剛濟。如晝之
必夜。夜之必晝也。知晝夜則知剛柔矣。晝夜猶言盈
虛也。此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義也。六爻初二地
也。三四人也。五上天也。天地人以其質言之曰三才。以
其理言之曰三極。渾言之三才統體一太極也。分言
之三才各具一太極也。其理隨六爻變化。蓋極至而
蔑以加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統天地人而濩其全如此。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
其序也。行止進退。以易爲準。次第秩然。其可循也。蔡
氏曰。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
是也。或單指卦言未是。所樂而玩者。其辭也。心口形
神。以易爲歸。語意淵然。其无盡也。橫渠曰。每讀每有
益。所以可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居字與上居字不同。上居字以身之所處言。此居
字以靜對動言也。靜而无爲。則觀卦爻之象。而玩其

吉凶之辭，抽繹聖人之旨趣，學易而會諸心也。動而有事，則觀卦爻之變，而玩其吉凶之占，服膺聖人之訓廸，而體諸身也。一動一靜，奉若易道，即奉若天道，此天之所以陰扶黙相，而時措咸宜也。有吉而无凶，併无悔吝，又焉有不利者哉。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亦釋彖辭爻辭之大旨，見人人可與能也。彖辭謂文王所作者，以言乎其斷也。統言一卦之象，而斷其吉凶也。爻辭謂周公所作者，以言乎其變也。分言一

節之變，而支其剛柔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言乎其得，則宜迪之；凶言乎其失，則宜救之。豈曰言之已乎。悔吝之心，人恒有之，但患不及察耳。既云小疵，則非人過，旁觀者恕之可也。雖非大過，終是小疵，當局者恕之可乎。言及此，如睹憂虞之象焉。各本有能易吝而悔，易凶而吉，則无咎矣。補其罅漏者而得全，補其錯誤者而歸正，善哉能自新也已。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

位，六爻之位，陽貴陰賤，以爻位次第之也。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爲天子父，爲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爲貴也。是專以上下言，不以陰陽言也。卦者六畫之卦，陽大陰小，以卦象更定之也。楊氏曰：齊不是整齊，如分辯之義。竊意作整齊亦是。言大大小小，整頓齊一，而不亂也。卦爻吉者則有吉之辭，卦爻凶者則有凶之辭，玩其辭而辨析

較然矣。

謹按不分辨何以整齊，既整齊便自有分辨，二義原不可偏廢。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吉凶未定，得失未成，知悔吝之爲疵，而總總有憂心焉。此非克自樹立，介然有守不可也，故曰存乎介。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于此憂之，則不至于悔吝矣。非吉則凶，非得則失，知无咎之爲難，而虩虩有懼心焉。此非深自愧怍，翻然大悟不可也，故曰存乎悔。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卯大徃小來之小。陰也凶卦也。大卯小徃大來之大。陽也吉卦也。卦之吉者。則其辭平易可觀。使人有玩慕不能置之心焉。卦之凶者。則其辭危險可畏。使人有惶恐不自寧之意焉。蓋得失異道。吉凶殊途。毫釐千里之差也。各繫以辭。所為指點路頭。使不迷于所之耳。聖人之憂患來世至矣哉。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言天地許大道理。都包括在易中。聖人用之以

周盡天下古今物事也。權衡家輕重停匀如數則曰準。易與天地準。言分量齊一也。彌即河水彌彌之彌。言彌綸充盈。无罅隙。无滲漏也。綸者細密周匝。條理井然也。出乎天地之外而无際。入乎天地之內而无間。故曰彌綸天地之道。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仰以觀于天文。日月星辰之類。其燦然者矣。燦然者其明也。其所以燦然者。則未嘗不幽。俯以察于地理。山川動植之類。其秩然者矣。秩然者其明也。其所以秩然者。則未嘗不幽。明者其象也。幽者其理也。象不出乎理。理不出乎陰陽。陰陽不出乎易。可觀察而知其故也。本義云天文則有晝夜上下。謂晝明夜幽。上明下幽也。地理則有南北高深。謂南明北幽。高明深幽也。尤確。仙釋之家。脫離生死之外。既不能原其始。功利之徒。醉生夢死之中。又不能反其終。知其說者或鮮矣。原者推原之意。探本窮源也。反者還反之意。歸根復命也。能原始而知其所以生。有全而生之者。必能反終而知其所以死。有全而歸之者。生死者其

命也。所以生死者其理也。命不離乎理。理不離乎陰陽。陰陽不離乎易。可原反而知其說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告以原始反終之說乎。以鬼神為有者。談玄說怪。說誕妄而不可信。以鬼神為无者。直欲一筆勾倒。反滋世人之疑。知其情狀者或鮮矣。精陰也。氣陽也。精氣凝結為物。魄陰也。魂陽也。魂魄升降為變。為物為變者其數也。所以為物為變者其理也。數不外乎理。理不外乎陰陽。陰陽不外乎易。可考而知其情狀也。楊誠齋曰。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

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說的甚分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有祖宗。莫不有祀。自天地山川風雲雷雨社稷。以至大聖大賢。忠孝節義之類。莫不有祀。子曰敬鬼神而遠之。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記者又曰子不語神。神與怪與力與亂都是有的。若是无他。何用說不語。蓋聰明正直而爲神。因其理也。若邪魅則亦有之。昔者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神人雜揉。至顓頊絕地天通。无相侵瀆。然後神人不雜。各安其位。蓋大抵身心正大。則鬼不爲祟。世道休明。則鬼不爲厲。自古如此。彰彰可考。故曰國

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若以中庸所謂鬼神者言之。誠則有。不誠則无。以世俗所謂鬼神者言之。正則无。不正則有。然則鬼神之有无。其在人乎。學者只是誠正二字。治心治身的工夫。便是事鬼事神的道理。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正此意也。禮記孔子答宰我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張橫渠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朱子曰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歸也。合三說而鬼神之義始備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本義云。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仁。旣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分疏極明驗。蓋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載。聖人之易无所不包。與天地相似也

不違。言不相違戾也。配合无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之違。萬物之陰陽消息。聖人以易旁燭之而不遺。知周萬物也。是與天相似也。天下之吉凶禍福。聖人以易開示之而不爽。道濟天下也。是與地相似也。不過言不相踰越也。千歧萬轍。期于適中而止。變而不失其常。權而不離乎經。旁行不流也。天者何。理是也。念念循乎天理。樂天也。命者何。數是也。事事明乎天數知命也。斯所謂知周萬物也。以理御數。則造化在手。又何憂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土也。安者素位而行。隨其所遇。安然若固有之也。敦如中庸敦化敦厚。

易敎復敎艮敎臨之敎敦乎仁。則人欲淨盡。純是一團天理。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能愛也。斯所謂道濟天下也。本義云。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爲表裏如此。蒙引遂以仁爲裏。愛爲表。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安土敦乎仁。全乎心之德也。所以能愛能愛全乎愛之理也。故其仁益敦。此相爲表裏之說也。韓退之以博愛爲仁。正不識表裏之義。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渾淪无端。聖人隨時隨處。做出模樣來。使

不至卧而難窮。如型範一般。故曰範。天地之化。紛紜不齊。聖人隨事隨物。一切包括起來。使不至濟而无統。如匡郭一般。故曰圍。且如溫凉寒燠。天地之化也非聖人範圍之。不知如何是春。如何是夏。如何是秋冬。能无過乎。春夏秋冬。天地之化也。非聖人範圍之不知春如何生。夏如何長。秋冬如何收。如何藏。能无過乎。推類言之。亦安可枚舉也。蓋不過與上不過不同。謂聖人有以備天地之過也。曲成萬物。自五倫之大。以至動靜語默。及一牛一馬一草一木之類。皆有以成就之。固不詳悉者不遺也。朱子曰範圍如大德敎化。曲成如小德川流。竊意範圍如語大天下莫能載。曲成如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千古萬年。可以晝夜二字盡之。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之故。生死之說鬼神之情狀。无不知之矣。通知。一併知之也。蒙引云不曰天地之道。亦不曰陰陽之道。而必曰晝夜之道晝夜循環者也。聖人之道。動靜无端。陰陽合德。上下與天地同流。故知晝又知夜。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說的甚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神矣。神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豈有方所可拘乎。妙萬物而不測。易也。易變動不拘。不可爲典要。豈有形體可據乎。或曰神上

天地言。非也。張子曰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神妙乎易。故周易謂之神易。易无體。程子何以曰其體則謂之易也。余謂以无極而太極言之。故曰其體則謂之易。以太極本无極言之。故曰其體。則謂之易。以太極本无極言之。故曰易无體。朱子曰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個道理。此章本義分三截看。自易與天地準。至知鬼神之情狀。爲聖人窮理之事。自與天地相似。至故能愛。爲聖人盡性之事。自範圍天地至易无體。爲聖人至命之事。確不可易。又曰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此句尤當理會

之就聖人說非是。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言陰陽之道。聖人神其用于易而不可測也。本義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說的極有斟酌。即程子所謂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言其一陰而又一陽。循環不已也。此道字即指太極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先陰後陽。本義所謂道具于陰。而行乎陽者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之成之兩之字。俱就道說。繼此一陰一陽之道于天則謂善。謂上帝所降之衷也。成此一陰一陽之道于人則為性。謂下民所有之恒也。張莲元曰繼善也者。氣方行而未著于物。正在天人相接之際。故曰繼善。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成性也者。理已立而初受于人。正在性命各正之時。故曰成性。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也。有包善而後有繼善。有繼善而後有成性。其說甚確。此見函陰負陽者成其此道。自天命之初而已然矣。有善而後有性。有性而謂无善可乎。故曰孟子性善之說本此。此言天地之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屬陽。但見一陽而不見一陰。則能動而不能靜。知屬陰。但見一陰而不見一陽。則能靜而不能動。執其一偏而不悟其大全。所謂賢知之過也。百姓行不著。習不察。日用陰陽。而不知陰陽之道。所謂愚不肖之不及也。竊意仁者見之謂之仁。如墨氏兼愛。佛氏慈悲說法之類。皆是也。知者見之謂之知。如楊氏為我。老氏明民愚民之類。皆是也。君子之道所以不明不

行者職是故耳。故曰鮮矣。此言氣質之性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仁藏用。向來就天地說非也。宜緊根上君子之道鮮句來。言體道者雖鮮。而道之功用固不可誣也。按文法似宜云顯諸用藏諸仁。而必云顯仁藏用者。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无間也。本義云。顯自內而外也。以仁固在內者耳。藏自外而內也。以用固在外者耳。訓詁云仁謂造化之心。用謂造化之功。亦好。畢竟不如本義仁謂造化之功。用謂機緘之妙。二語意

味深長。朱子又云，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俱甚確。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本義不若解，但引程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一語最盡。其說天地便是說道，不當如諸儒說指天地說。鼓兼鼓動鼓鑄二意。盛德大業至矣哉，是總承上三句而贊嘆之。藏諸用，便是充盛之德；顯諸仁，便是廣大之業。不與聖人同憂，便是盛德大業之極至而无以加處。朱子曰，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是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大業，是從顯仁藏用看出。富有日新，又從盛德大業看出一步進一步。富有者无物不有，以體言；日新者无時不然，以功言。本義只引張子大而无外，久而无窮，一語便盡，不再加一字也。此以上都是說道而易在其中。此以下都是說易而道在其中矣。

生生之謂易。

訂詁云，道雖无變，聖人能以其有變，體道之无變，而易于是乎作焉。此句過接極好。陰生陽，陽生陰，陰陽无始。靜生動，動生靜，動靜无端。交易變易。生生而不窮也。此其所以爲易也。本義云理與書皆然，蓋說書便是理，理因不在書外。其揆一也。蒙引以爲朱子專言理，不兼書言，非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乾坤俱指卦說。若泛言健順之理則失之矣。疏云，謂畫卦成乾之象，擬乾之健，故謂卦爲乾也。謂畫卦效坤之法，擬坤之順，故謂卦爲坤也。說的是。本義云，效呈也，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也。說的駒了。看來效法亦只是乃順承天之意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極數或云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之數，或云七八

九六之數，俱通。由數而推之，預知來物，須假靈乎蓍策，故謂之占。因卦之變而通乎事之變，所謂聖人通變于未窮也。個中大有斡旋在，故曰通變之謂事。若斤斤焉趨吉避凶而已，則不可以言變通矣。焦氏云，徒知占而不知事，一切俛首以聽于數，則文王當遘于羑里，孔子亦殲于桓魋矣。何貴于易哉。說的卻好。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本義只引兩在故不測，一語便明。張子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則其自註也。斯謂一而兩，兩而一者也。夫道一而已矣，以爲在陰而又在陽。

以爲在陽而又在陰。无在无不在。非人力所得而與也。易其神矣乎。知神則知易矣。首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以陰陽不測之謂神。首尾互相照應。而中間段段分陰分陽。須要識的。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章極贊易之廣大。而歸之易簡也。夫易廣矣大矣句是綱。下三句是目。遠而无以禦之。則其遠无際。邇而有以止之。則靜而正。靜不雜揉也。正不偏倚也。謂

无爲而居中坂息也。不義卽物而理在。尚未甚顯。天地間萬事萬物。何可窮盡。然都包括在易理而備者完完全全。无餘剩无滲漏也。此三句皆明易之廣大也。下二節又申言之。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尊卑乾坤者。六十四卦皆從乾坤來。[illegible]之父母也。以象言之。乾畫奇而健。固有靜專動直之象。坤畫偶而順。固有靜翕動闢之象。以理言之。物之未生。乾道渾淪未判。故專一。既生物。則有一往莫遏之勢。故直遂。物之未生。坤道歛藏未散。故翕聚。既生物。則有四應不窮之功。故開闢。靜專動直。大哉乾元。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大生。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靜翕動闢。至哉坤元。萬物所以資生也。故曰廣生。言坤順无疆也。學者誠在自己身上看。須是專一。纔能直遂。若平居无確然不貳之志。臨事必多回互。多撓折。能直遂乎。須是翕聚。纔能發散。若平居无渾然不露之藏。臨事必多騖突。多沾滯。能發散乎。天人只是一理。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

常行乎地之中。地能容受的。天許多。此廣大之所以分也。其解尤確。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坤指易卦說。故接大生廣生句。而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陰陽之義。又從廣大而推言之也。變謂陰陽老少之變。變而不窮謂之通。如四時之錯行也。日陽精。月陰精。日月光華。而陰陽之義无不普照。如日月之代明也。本義以三句爲配天地。以末句爲配人事。配人事正配天地之本也。蓋易簡者所以廣大。所以變

通。所以盡陰陽之義也。易簡之善配至德。所以配天地。所以配四時。所以配日月也。配者合而有助。如孟子配義與道之配。與天地合其大。與四時合其變。與日月合其明。參贊化育之事也。與聖人合其德。謂作聖之功。必自易簡始也。首章言易爲賢人之德。簡爲賢人之業。至此推而極之。則爲至德。至德者極至而无以復加。聖人之德也。故此句結上三句。又總結一章。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贊易之至。因乎天地之自然。而其實則成性之書也。上章云至德。故此章直歸易而贊嘆之。易之所以極至而无以加者何。聖人之德由易崇。聖人之業由易廣也。胡氏指定作易聖人說。恐亦未必。德由易崇而崇德。則致知之事。知崇者知識超邁日進乎高明也。業由易廣而廣業則力行之事。禮卑者踐履篤實。日守其卑下也。知崇有上達意。禮卑有下學意。崇非好高。吾之知原與天同崇。天崇而卑之。是不及乎易也。故崇效天。卑非過下。吾之禮原與地同卑。地卑

而亢之。是過乎易也。故卑法地。本義云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二語最確。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易理便洋溢其中。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雖然易之崇非問知于天也。印性之炯炯有覺者是易。之卑非問禮于地也。印性之秩秩有條者是。崇德廣業者。不必問易于天地。但問易于天命之性而已。天地間許多事物。原是我性分內事。只被私欲遮隔。所以做道義不出。若存而又存。以至于不已。則虛者能通。靈者能應。于變萬化。都是這裡開闢出來。故曰道義之門。然則天地設位而易其門。易位天地而性其門。性者易之源頭也。天地者易之法象也。知崇禮卑者易之功夫也。學易者日從事于秉彛之則降衷之恒。庶幾得其門而入矣。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明卦爻立象繫辭之意。用之者要不外乎言動二端。去疑。指前段聖人爲伏羲。後段聖人爲周公。是遺卻文王矣可乎。前聖人須兼伏羲文王說。賾字依朱子

作雜亂說爲是。以探賾探隱句觀之。則賾隱二字。須有分别。不可作深遠說。聖人仰觀俯察見其雜亂而莫可窮詰也。于是畫卦。彷彿出模樣來。如奇便是乾的形容。偶便是坤的形容。宜于某物者。卽以某物象之如龍馬之類。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動指陰陽變動。及人身動作云爲說。朱子云凡一念之動亦是。恐太深。本義云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二語甚確大抵會如都會之會。衆理皆萃聚于此。通如通衢之通。衆理皆往來于此。典禮謂經常不易之理。行其典禮。直要做到恰好處。聖門所謂約之以禮是也。修乎典禮者。以吉辭繫之。悖乎典禮者。以凶辭繫之。以修悖爲吉凶也。效天下之動而爲之。是故謂之爻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象者雖言天下之至賾。然至賾之中。有至一者存焉。物宜所在。不可厭惡也。爻者雖言天下之至動。然至動之中。有至靜者存焉。典禮所在。不可紊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云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是兼言動說。項氏以擬言屬象。以議動屬爻。誣矣。擬而後言。只是比擬于易而言。謂多寡煩簡中節也。議而後動。只是商議于易而動。謂久速仕止當時也。曰无妄發身无妄動。兢兢焉惟恐失之。豈曰循行數墨已乎。經權合宜。正自小心謹慎中來。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擬議本乎易變化生乎心。卽心卽易。而言動之間。罔不成爻成象矣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行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擬言議動。學易之道。故以下七爻。皆以言行之愼者明之。中孚九二。爻義言誠能動物也。離卻言行。則誠于何處見得。故上截專說言。下截說兼言行。居其室在陰也。出其言善。鶴鳴也。千里之外應之。子和也。誠則善。不誠則不善。善則應。不善則違。言如此。行可知矣。出身發邇。言行不越居室。而加民見遠。則已行乎

千里矣。所以有應有違也。樞謂戶樞，有轉移之意。機謂弩牙，有撥動之意。發而應則榮，違則辱，故曰榮辱之主也。動天地尊就善說，以其爲君子之言行也。蒙引兼惡說非矣。世人把言行作等閒放過，聖人說的恁地有關係，擬議其義，敢不愼乃言行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行不同也。或默或語，言不同也。所謂同人者，豈必言行是同哉，同心可耳。二人九五六二也。斷金言物莫能間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臭味相投，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如是更何號咷之不可笑哉。朱子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卻恁地解擬議九五爻義，則同人者不可不同心也。按宋司馬光、韓鎮二公，平生出處語默，若合符節，同爲一代純忠。其斷金之利乎。且共期身後作傳，克踐其言，與如蘭之臭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載物莫如地，錯諸地亦已安矣，而又藉之，不亦小心戒謹之甚乎。茅之物本薄，而錯地之物藉之以不敗，是物輕而用重也。可謂善用物矣。愼斯術也以往，推開說天下事莫不敗于忽而成于愼，使事事物物，皆以此道處之，又安有他虞哉。擬議大過初六爻義，則用物者不可不愼厥術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者所以立功也。功則勞有成績矣。不伐，不自以爲勞也。不德，不自以爲功也。此非厚之至者不能也。楊氏云，人之謙傲，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說的好。以功下人，言推之人而已，不與。正是其不伐不德處，厚之至者蓋語此也。德之厚者必盛，德之盛者必恭。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兩者自分開不得。然而德須說個盛盛而後可言德也，禮須說個恭恭而後可言禮也。術義以欲字釋言字，恐未的。以上數句，都發明謙字，故末以謙字總結之。 謙也者，本乎德而徵乎禮。天道益之，地道流之，鬼神福之，人道好之，故能保守其位而勿失也。從來負氣傲物，憑其技以加人者，身名俱喪，位之存焉者

寡矣擬議謙九三爻義不可不進德而學禮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爻見文言故本義云重出蓋謙之德聖人既稱道之不置亢之悔聖人復惮惜之无已擬議上九爻義則驕盈滿者不可不知止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不出户庭身之節也聖人報說口之節蓋身之節莫

大于口守口如扃户庭庶不至于階之亂矣自古口舌招禍者不可勝數君不密則失臣唐高宗昭宗是也臣不密則失身漢陳蕃竇承是也事而曰幾圖之于未然也一或洩露使小人得先事而爲之備則禍立至矣其能有成乎君子之謀大事定大難也雖骨肉不得與聞厥有以哉擬議節初九爻義不可不慎密其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誨盗冶容誨淫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作易者知盗謂其明于盗之源也无其才无其德而有其位孟子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五代六朝之君以盗招盗皆將誰歸偷竊神器不旋踵而亡滅豈非其明驗歟擬議解六三爻義不可不度德量力而妄爲非分之獲也蓋易所謂盗與春秋所謂盗俱聖人特筆也余謂春秋書盗爲盗臣賊子輩清其源惟作春秋者知之易繫盗爲沽名竊位輩正其本惟作易者知之學者知春秋之盗然後可以知易之盗知易之盗然後可以知春秋之盗也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明數學源流可以揲蓍求卦之法得之非人力所能爲也先儒以此爲河圖之數焦氏不取其說仔細看來正自同條共貫非无據而云然也伏羲氏繼天而王則河圖之文以畫八卦豈可誣乎天陽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天地陰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地以五行言之水火木金土五數備矣然水居北方壬癸也火居南方丙丁也木居東方甲乙也金居西方庚辛也土居中央戊己也即五數而

十數在其中矣。只此十個數。日雖庸夫孺子能知之。
然兩儀在裡面。所謂極乎易。極神奇。極顯淺。極與妙
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三五七九。天之五奇數也。二四六八十。地之五偶數也。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如甲陽與乙陰相得。丙陽與丁陰相得。戊陽與己陰相得。庚陽與辛陰相得。壬陽與癸陰相得也。有合者

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如甲陽與己陰有合。乙陰與庚陽有合。丙陽與辛陰有合。丁陰與壬陽有合。戊陽與癸陰有合也。天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則爲二十有五。地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則爲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兼該而備舉矣。五行之變化。四時之變化。萬物之變化。皆天地之數爲之也。鬼神之屈伸往來。皆天地之數爲之也。變化以數成。鬼神以數行。數之時義大矣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天地之數生于五。五者數之祖也。數之祖所以衍數。而非所衍之數也。故虛其中央金木水火土而獨稱五十。所謂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也。五十之中。復虛其一 不用。以象太極混沌未分之始。一者其體也。四十有九者其用也。天下未有无體而有用者。合四十有九之策。信手平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左手象天。右手象地也。掛懸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併歸而爲一也。舊法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間。焦氏云掛小指間。則與扐同矣。既有中

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三扐。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閏矣。豈理也哉。其法取一蓍懸于前。與左右蓍折立爲三。今從之。象三者。天非地不成。地非天不生。天地非人不立。謂人成位乎其中。與天地鼎立而爲三也。焦氏所謂兩者三者。无不象之。非特象兩儀三才也。則其說舛矣。揲運數之也。揲之以四者。謂先置右手之策于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處。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

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以象一閏。右手者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以象再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爲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爲再閏。再扐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再扐爲五節。節象一節，三節之扐，象三歲一閏；五節之再扐，象五歲再閏。是爲第一變也。旣再扐而象再閏，然後

置前掛扐之蓍于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策，籌也，卽蓍之莖數也。策法初變，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六，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六。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爲三百六十，則當一期之日數。期，周歲也。日行天一歲一周，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堯典云"期三百六旬有六日"是也。今畧其餘，舉成數言之耳。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易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曰當萬物之數者，取其盈數言之，非謂萬物盡于是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營，四度經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焦氏引王景孟之說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是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九。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爲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分所以成乎四營也。此說可謂發晦庵所未發。三變而成一爻。一卦六爻。合十有八變而成也。八卦三畫之卦。小成謂

九變而內卦成于下也。又九變而外卦成于上。則大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引其義以窮竟。觸其類以旁通。則一卦可伸爲六十四卦。凡物之大小精粗。事之經權常變。數之進退分合。理之微顯久暫。未有出其範圍者。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伸觸類。是占得這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爲圜爲君爲父之類是也。本義又主四千九十六卦之說。與諸家同。竊意前說猶勝。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凡一言一動。皆道也。何形影之可據。揲蓍之法。皆所占筮有辭可會。有象可推。莫不教人以恰好路徑。如周行之彰明較著也。故曰顯道。德行卽行道而有得乎身心者。步步趨趨。次之乎神。絶人爲而符天則。若有靈爻可護其間。故曰神德行。凡人須言事起。尊卑判矣。茲則幽明相感。宜如賓主相交。神人一體。居然與之酬酢也。凡人須言神佑功用終矣。茲則神不能言者代之言。神不能爲者代之爲。神人合德。是助神而非借助于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變化卽陰陽老少盈虛消息自然之妙也。明乎其道。則乾坤在手。造化生心。雖陰陽之兩在不測者。可以直窺于象先矣。故深加贊嘆曰其知神之所爲乎。噫揲蓍之法具在。雖三尺童子能知之。但其道甚大。果能明天而察地。然後可以象兩儀也。果能效天而法地。然後可以象三才也。果能喜怒哀樂。配溫涼寒燠之節。然後可以象四時也。果能裒多益寡。得稱物平施之宜。然後可象一閏再閏也。是故古者重其事。于太卜之官。蓋揲蓍者聖人之事。次則學聖人之事也。不然心不正。意不誠。幽明路隔。而欲微倖于冥冥不

可知之中。我知其難也。雖爻象臚列。秖滋之惑耳。學易者共知之。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章承上章揲蓍求卦之法。而推明其用也。以辭變象占四句爲主。至精一節明尚辭尚占。至變一節明尚變尚象。至神一節則明辭變象占皆出于自然。而非可以智計力索也。極深研幾一節。又明其所以至精所以至變所以至神者。而以首句總結之也。易之道。而聖人之道指出四件。舉其大端而言耳。訂詁云。此章與第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相應。第八章云。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則已言象矣。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則已言辭矣。第九章云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已言變矣。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已言占矣。故此章合四者而言之。而推本乎神焉。以見聖人之道。所以不與讖緯術數同歸者也。此義正須曉的。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

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說的甚好。戴記云。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決嫌疑。定猶豫也。原兼龜說。朱子曰。易占不用龜。只是文勢如此。兹蒙引云。如魏文侯卜相之卜。非以龜卜也。訂詁云。人知易可以筮。而不知易亦可以卜。故聖人舉以卜筮者。龜通言。即卦字亦從卜。但揲法傳而龜法不傳耳。此說發朱子所未發。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學聖人者也。所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者也。爲有所作也。行有所往也。蒙引以出身加民爲行。恐與爲字无異。問焉而以言。謂揲蓍告神之辭也。本義云以之發言處事。與以言者尚其辭之言同。則告神意只在問字內。亦是。受命者易受人之命。如嚮謂應之速也。朱子前云易不用龜。至此直作龜說。程子亦然。如嚮程朱俱作響。謂如響應聲也。程子又擬諸祭祀之享言。鬼神之理在彼。而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于嚮字尤切。或曰嚮向也。嚮明而治之嚮。言如彼此相

繫辭上傳　易酌卷之十一

向之近面受命親切也亦道何遠何近何深何幽何微底現前較然如數一二也言知來而必問物者假有形體之可指也至精言易理極其精微而無以復加也耿氏所謂天地之鑑萬物之照是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

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其義精矣項氏又本朱之義析之可詁又從項氏之義推之其說曰參伍錯綜皆古語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人夫欲更議是也錯雜也綜三蒼云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屈抑制經令得開合也占法有數有變每三揲爲三變而得一爻所謂參也每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奇有再扐爲五小變所謂五也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有三少者三多者有一少兩多者有一多兩少者其數不齊蓋取掛扐之餘數所謂錯也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蓋取過揲之正數所謂綜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理之此錯綜其數也此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折以爲內外兩卦之象變者象之未定象者變之已成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夫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故以動者尚其變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制器者尚其象變謂蓍卦之變非天下之極貫轉不滯其誰能及

于此其義益分曉矣。

謹按來註于六十四卦專言錯綜而以卦之正對者爲錯反對者爲綜未嘗不顯但累言參伍而以爲揲蓍之變于心終覺未安今細玩傳意四字本无低昂繇謂參者累之加之之謂也如自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皆三畫而成之是也錯者左之右之之謂也如乾之與坤震之與巽坎之與離艮之與兌以及六十四卦皆有既儷是也錯者交之雜之之謂也如八卦各加于本卦之上而成六畫之卦又爲加于各卦之上而成六十四卦是也綜者上之下之之謂也如屯蒙需訟之一反一覆又成一卦是也夫兩儀止陰陽耳四象則有太少之分八卦則有乾坤六子之分无非陰陽變化而成者故曰參伍以變八卦既成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則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故乾一之與坤八兌二之與艮七離三之與坎六震四之與巽五皆秩然不紊遞相加而參差上下其數亦不齊矣故曰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者謂太極巳判天地定位而山澤水火風雷燦然具陳于其中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謂六爻相雜剛

交相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是也。此小本聖人之繫辭而无所安排者，姑存之以質高明。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云。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也。寂然不動，程子所謂指體而言者，而本義以爲感之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所謂指用而言者。而本義以爲寂之用。所謂體用一源也。故曰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此語尤宜體認。蓋未占之時，象在畫，辭在策，如鑑之空，而谷之虛也。故曰寂然不動。及其占而感之，如鑑之照形，而谷之應聲，沛然通達乎天下之事，而昭揭其所以然之理也。故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而无不思，无爲而无不爲，非天下之至神者能之乎。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淵奧而不可窺者深也。聖人以易極之，極者窮究到底也。此本辭占一邊說，所謂至精者也。隱現而不可據者幾也。聖人以易研之，研者勘審到底也。此本象一邊說，所謂至變者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吳氏曰。唯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爲占，[illegible]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人之心志。唯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務，究的明切。朱子曰。人心閉塞，若道理淺，如何開通的他。故以通志爲開務，對下面成務言。極是本義云。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神者妙不可測，故不疾而自能速，不行而自能至。此二句正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處。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以辭變象占，皆變化之道，而神所爲也。非聖人則无以神，非易則无以聖，故易者聖者也，而其道則神矣。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先設問答之辭，以三兩言該盡易道，下數節層層剔發。只是推明第一段，故曰如斯而已者也。物多蒙昧，易有以開之。開物所以明道也。務多虧欠，易有以成

之成物所以行道也。明且行天下之道所以兼該具衆。向无能外也。故曰冒。本義云。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蓋爲明曉物開而天下之志通矣。務成而天下之業定矣。冒天下之道。而天下之疑斷矣。道固所以解疑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卦未定其變无方。故曰圓而神。蓍已定其理不易。故曰方以知。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獻于前。故曰易以貢。蓍與卦曰德。以利物言也。六爻曰義。以合宜言也。朱子云。神字知字下得重。貢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竊意上二句方圓字轉。故神知字下得重。下句易字重。故貢字下得輕。聖人下字輕重意或在此乎。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與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章全重在兩句。兩句又全重在以此兩個字。程子曰。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

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常有得之。又曰聖人以此退藏于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要須玩索其言。皆引而不發。竊意蓍卦爻三句。正爲下一句張本。恐人在象數上用。不知在心性上用也。聖人制出這個物事來。如禮樂一般。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筮云筮云。占驗云乎哉。只六十四卦。生自乾坤二卦。乾坤二卦。畫出齋敬二字。聖人心裏。時時刻刻。如那揲蓍求卦一段。以此洗滌洗濯其心。教

他絜絜淨淨。无纖毫私欲來汚染他。如是那有一步蹉跌。那有一步滲漏。纔會退藏于密。此所謂无思无爲寂然不動也。全體皆易。不爲自家。故曰吉凶與民同患。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正此意。天地旣不能同憂。民又不能自憂。聖人爲物一體。把別人事都當自己事做。同休共戚。患民之凶也。若不悔過。那得吉時。設法教他趨吉。患民之吉也。若不小心。便成凶了。設法教他避凶。但云洗心。不說到同患處。便是自私自利。但云同患。不從那洗心裏來。便是无源无本。蓋洗心則虛。虛則明。同患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而神

知出焉。知來者燭之于未然也。藏往者當之于已然也。不藏往，何由知來。不知來，何所藏往。都是一貫事。此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其說欠明。[illegible]此哉。與夫易何爲者也。一側看。設問以起下文也。神武不殺本義云，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又云，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无卜筮而知吉凶也。說的極好。讀此知晦庵非教人專靠卜筮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陰陽剛柔。天之道也。聖人則之。綱常倫理。民之故也。

聖人察之。明天而天之神物由是興焉。蓍龜等天之靈氣以爲物。故曰神。察民而民之用由是前焉。神物導天之秘密以爲民用。故曰前。上節既言得理者不假于物。此節復言假物者，所以明聖人欲使民用吉化凶。用凶適吉而已哉。蓋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也。本義云，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二語精絕。戴記云，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又曰，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又曰，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雖不言戒而戒在其中矣。齋戒可易言乎。聖人念念齋戒，時時齋戒，聖人之德所以神明也。聖人使用之者莫不齋戒，而民之德亦神明矣。不然于物无咳。于嗜欲无止。而徒四十九策。七十二鑽，神既厭矣，其我告猶乎。故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此三句聖人吃緊教人處。學易者不可不知也。

是故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戶闔則靜。靜屬陰。故曰坤。戶闢則動。動屬陽。故曰乾。先坤後乾者。陰陽之義也。歸藏首坤正如此。將而闔

時而闢。行動而不居之義。故曰變。朝往暮來。此往彼來。有達而无碍之義。故曰通。以其可見也，故曰象。以其有形也，故曰器。制而用之，則有截然不易之格式。故曰法。天下用之。古今用之。而不知誰之爲。故曰神。一戶耳。正人所行不著。習不察者。而乾坤之大道。陰陽之妙理具焉。此一節蓋聖人偶舉小微者以見易也。觸類旁通，天下何物何事非易也哉。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生生者易也。易之所以生生者，則有太極焉。北辰者天之極也。棟者屋之極也。易之極則无形體可按，而

渾然獨至者也。理至而氣生，兩儀立矣。以理言之，則
乾健坤順也。以數言之，則陽奇陰偶也。一生兩也。兩
生四則有象。以理言之，則水火木金也。土分旺四季
又地已該土。故但言四象也。以數言之，則太陽太陰
少陽少陰也。四生八則爲卦。以理以數言之，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內外異體。上下異位。動
靜異時。剛柔異象。吉凶所由分也。吉者業之成。聖人
有以開其始而籌其終。凶者業之廢。聖人有以扶其
危而定其傾。頹墜續底。有自來矣。故曰吉凶生大業。
此一節明聖人作易之次第也。

是故法象莫大於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一易也。非易而天地之法象
隱矣。變通莫大乎四時。四時一易也。非易而四時之
變通窮矣。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一易也。非易
而日月之著明晦矣。易之功在造化者然也。巍巍乎
崇高可以則天者莫大乎富貴。富貴爲易正位者也。
有創獲之智。有制作之手。爲天下利用者莫大乎聖
人。聖人爲易成能者也。凡人疑則多沮而易怠。決則
發憤而日強。疑信所以分勇怯也。探索鉤致。无幽不
燭。无遠不到。別白吉凶。使人知所趨避。則一往直前
矣。詩曰亹亹文王。又曰勉勉我王。皆勤力之意。故本
義云亹亹猶勉勉也。如此者莫大乎蓍龜。蓍龜爲易
效靈者也。易之功在人事者然也。此一節明聖人作
易之功用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神物蓍也。則之而得揲蓍求卦之法。神之所爲也。變
化陰陽也。效之而得消長進退之道。天地之變化也。
天垂象日月也。循度失度。吉凶見矣。詩曰日月告凶
是也。象之以爲吉凶。日月之著明也。河圖洛書之說
其來備矣。自朱子極力表章。人始有所信之。後儒又
紛紛焉。觀孔子之言。河圖與洛書所刻。是伏羲時具
有之矣。又何以云洛書錫禹耶。此不可曉。姑闕之。此
一節明聖人作易之源由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

以斷也。

先儒云。會于象者深懸之以示人使人尋味抽繹。超然默會于語言之表。可獨喻可共喻不可告人也。徒以象而已。知者明之。愚者昧焉。聖人又從而爲之繫不啻耳提面命也。定之以吉凶。所在發前衷自看出蓋聖人以隱懸語偏斷者確有定案。使天下後世不惑于疑似二三之途也。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此易之所以爲易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此大有上九爻也。本義以爲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信然。以助字釋祐字。見天爲人用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天者天顧之矣。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人者人信之矣。上九居六五之上。五爻孚信也。上履之。謙退而思順焉。又不尚寵而尚賢。秉彝之好深矣。惟天眷德。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右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極言易之意。與言。而歸本于德行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語有之矣。信斯語也。則聖人之意終无以表白于天下矣。曾其然乎。言不足以盡意固矣。然言之所會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象者何。奇偶一畫是也。聖人吉凶同患之意。有言可得而傳者。有言不可得而傳者。懸象以示之。固瞭然如在目前。有聖人之意畢見矣。古今之人情世故。變幻多端。有真者必有僞者。猶卦之中有陰陽淑慝也。自八卦衍而爲六十四。

繼情僞紛紜。不能逃先事之燭照矣。此二句指伏羲以下二句則指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伏羲畫卦未有文字。乃隨其卦之大小。象之得失憂虞。繫之辭以盡其言。蓋言理以待虛事。後世即有能言者莫以加矣。變即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即其所占之事而行相通于无窮。即進變之謂事也。下文所謂化裁推行是也。如是則其用愈廣。凡爲天下利者无不盡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无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而然。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

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程子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見是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是以造化言也。朱子曰：只作易書看亦得。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後儒本其意推之，以乾坤其易之縕一段為立象盡意。曰凡奇皆乾，凡偶皆坤。有乾坤兩象而變化生，所謂盡情偽、盡言、盡利、盡神而斷易者，于此具矣。縕者，衣中所著之絮也。易得乾坤而成易，猶衣得絮而成衣。離乾坤无易，故曰乾坤易之縕也。成列者，一陰一陽各得也。乾一陽畫對坤一陰畫，成其奇偶之列。而奇偶之交互相易，以成六十四卦者，立乎其中，蓋易之所以為易者，乾九坤六之變易也。如使乾坤毀其列，謂有其一无其一，則无以見奇偶交互相易之用。夫相易之用既不可見，則乾无以辨其為陽，坤无以辨其為坤，而乾坤奇偶之畫亦將自此滅息，而不能有所生生矣。此說最盡朱子之意。然天地大化，亦不外是，則程子之言不可不理會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而上形下二句，明道說的極好。朱子又發明　齊乃如聖人言語，一字移易不得。若云无形謂之道，有形謂之器，或云在上謂之道，在下謂之器，便成兩片物事。蓋道器只是一件。道非器不見，器非道不成。如耳目器也，能視聽便是道；手足器也，能持行便是道。眼前物事，那一件不是器，都有理在，便都是道。推而至于禮樂政刑，亦莫不然。佛老只是講道，都遺了器。天下豈有器外之道乎。後世君相只理會的器，見道者或寡矣。如禮只在儀文上求，樂只在聲音上求，全不照管心性。天下豈有道外之器乎。余謂班馬之文，李杜之詩，只是形而下者，以語于見道則未也。且如古今道理大段在五經四子裏面，今人窮終身之力去讀了，只要應舉做官，因忘先輩科第也是道，後人經書也是器，世道安得不壞。所可嘆也哉。化者不滯于器也，裁者分別節制之意。凡事立個界分，凡物著個度數，此之謂變。而不窮者，不執于道也。行者展布設施之意。因乎此以達乎彼，謀乎始以善乎終，此之謂通。而不倦樂此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者道。變以宜天下之民，開物成務，是故謂之事業。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下推出以起下文。而必加夫象二字。聖人繫卦下之辭。爻下之辭。不過為象作註脚耳。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謂卦象。窮盡天下紛紜錯雜事情。故曰極天下之賾。謂極至而不留地也。辭謂爻辭。親切懇到。使人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天下之動。謂鼓舞作興之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前以化而裁之發明變字。故曰謂之變。蓋化而裁之。乃可以語于變也。此以化而裁之歸本變字。故曰存乎變。蓋變乃能化而裁之也。推而行之與上句同。神而明之。謂明其卦辭通變之道。如神之知也。苟非其人可乎。然人非徒明之而已。又必成之。非徒成其道于己而已。又必信其道于人。此豈區區辭說之間哉。必有酬酢佑神之德行而後可。德者心之存也。行者身之發也。存諸心。發諸身。無非易者。然後可以幾于

德行也。學易者欲盡書之言與意。亦惟自盡其德行已耳。上繫傳十二章。說盡天地鬼神陰陽之奧。而統以德行結之。然則德行者。其學易之綱領乎。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顯承洄重訂
曾孫鈞銓等校閱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首言象爻變動而下則統歸之于動動又統歸之于正蓋易之爲書无非教人以正動也然非聖人之德得聖人之位不能合德天地大居正以善天下之動也故末以聖人結之本義云成列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語錄又云舉橫圖以該圓圖也故云之類蒙謂卦之形體只就六子說訂詁云如說卦所列乾爲天又爲首又爲馬之類是亦有理八卦以三畫言因其三畫而各加三畫于其上則爲六畫之卦凡卦六十有四凡爻三百八十有四一爻各具一義也蒙引云八卦成列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六爻必有六爻後分卦之上下體而言纔可言上三爻下三爻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以氣言曰陰陽以體言曰剛柔剛柔相推剛推柔柔推剛也蒙引發明往來交錯之義曰剛推柔則柔來而剛往柔推剛則剛來而柔往是作推出之推余意推者推而去也剛推柔則剛來而柔往柔推剛則柔來而剛往一義固自不同蒙引本朱子變只就卦爻上說不指卜筮說若作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誠是聖人于逐卦逐爻之下各繫之辭以命告其吉凶吉者宜動而趨凶者宜動而避其理具載于此也訂詁與余正合本義則指占者所值當之爻象說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而此上一爻乃其動者也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又以不變之爻爲主而此一不變之爻乃其動者也其說詳見啓蒙不可不知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向來只作事爲說吉以善惡爲吉凶也與訂詁合本義只就卦爻動說爲是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言九六二體確不可易也故曰立本立木爲植立其本根也自此而彼或剛變而通于柔或柔變而通于剛惟其時而已時宜剛則剛時宜柔則柔卽孔子聖之時時者春秋傳所謂輕重之權

衡。曲直之純疊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以貞爲正而常。又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此說似未安余向來云吉凶倚伏。秉正者勝。貞者固守其正而不妄動也不妄動則吉者永吉。凶者獲免于凶故曰貞勝者也。近見韓註。與訂詁俱如此說。註云。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殆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于吉凶者。其惟貞者乎。老子云。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此說甚有理不知朱子何

故置之。訂詁云吉凶者悔吝之積也。然必正者勝不正者負。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也。　訂易經。皆利于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故爲聖人之書。惟正則勝不論吉凶也。術家獨言禍福。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京房郭璞是也。此說本引用先儒之言。却亦甚當。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道者。天地日月之正理也。天地常守正理。故爲物不貳而爲萬古所見。故日月常守正理。故容光必照。而爲萬古所瞻仰。天地日月不外一正而況人乎。是故天下之動。惟有守正一條路。因二以一。因三以三者也。豈能舍是而別爲吉凶哉。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乾健故確然確然者。不可易之謂也。不可易則易矣。坤順故隤然隤然者。不自用之謂也。不自用則簡矣。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也者。效易簡之理以爻也象也者。像易簡之理以示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

辭。

爻象動乎蓍卦之內吉凶見乎蓍卦之外。易而簡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功莫盛焉。業莫大焉。于卦之變通見之。聖人憂天下與來世之情勤以懇矣。周以到矣。于卦辭爻辭見之。易而簡也以上反覆發揮爻象道理。歸其功業于聖人。下則就聖人而指其建功立業之實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以生生爲大德。而聖人則之。聖人之德。即天地

之德也。故不復言德而但言位。聖人之在位與否。天下視以爲安危治亂。故曰大寶。蓋聖人不自寶而天下寶之也。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古本人作仁。亦是。然不如非衆罔與守邦之說爲當。右上句說位。下句便說守位之人。上句說人。下句便說聚人之財。上句說財。下句便由理財而進之。聖人之立言有序如此。財者百貨總名。人非財不聚。得其心斯得民矣。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理財者處置停當。使官民各得其分而不相侵。則百物者庶衆多。而天下得其養矣。正辭作辨別是非。亦是精意。有名正言順而一。歸諸大道之意。上自朝廷誥令。以迄經生之業。里巷之歌。莫不粹然一出于正。則天下得其敎矣。故朱子曰。敎化便在裏面爲非。如不忠不孝不睦之類。禁者以刑罰制馭之。而外內使知懼也。蒙引旣疑正辭禁民爲非。不必俱從理財說。而旋又力辨其是誤矣。義字統承上三者說。蓋因時致用。與民宜之也。此皆聖人所以生天下。而布其大德者也。功業豈有量哉。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歷舉古帝開天闢地之手。未有出易卦之範圍者也。伏羲因立庖廚敎民餵食。故曰包羲氏。代天御極。欲作易以前民用。仰則觀象于天。如日月星辰晝夜雷風之類。俯則觀法于地。如山林川澤之類。蒙引云。法者指南北高深不可紊動者。爲犯下文鳥獸及物字。殊是。以其輕清上浮。故曰象。以其重濁下結。故曰法。觀羽毛齒革之屬。各有文以章身。與地之東西南北高下原濕各有所宜。此依正文解去。本義引王昭素之說曰。諸本地上多有天字。近取諸身。如四體百骸五性七情之類。遠取諸物。如飛潛動植。大小美惡之類。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于是括其理于八卦。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該盡六十四卦。凡知覺運動之靈。呼吸闔闢之微。與不同徵同開。以通神明之德。无微不入也。凡紛賾錯雜之態。變互出沒之狀。莫不畢似罔遺。以類萬物之情。无顯不出也。蓋自六十四卦成。而萬世制作不能外焉矣。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姑舉其大者言之。庖犧其開之者也。神農黃帝堯舜其承之者也。民非食不生。包犧氏曰。彼鳥獸之肉。可取而食也。緝麻以爲繩。而大者網。小者罟。獵獸于山林。以佃也。取漁于川澤。以漁也。蓋取諸離云。離。麗也。以一陰麗二陽之間。如兩目相承而物麗其中也。蓋發語辭。朱子及諸家俱作疑辭。訂詁云。彷彿之辭。其意正同。大抵聖人從一卦中。悟出一段道理。遂做成天大事來。豈是偶合的。孔子作大象正是如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肉食久必厭。厭則食艸木之實。神農曰盡若粒食之爲愈也。于是制耒耜之器焉。耜。犂首也。以木之銳者爲之。故利用。耒。犂柄也。以木之曲者爲之。故利用揉。耒以耕之。耨以耘之。致民知稼穡之利。而八口之家无飢。而八方之民鼓腹。天下之益有大于此者乎。取其象上下皆木也。取其德上入下動也。取其名裨益宏多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禽魚椒粟。民之食也。絹帛耒耜。民之用也。諸貨具矣。然其此者或不能無乎彼。具彼者或不能無乎此。不足者无所資。有餘者无所用。何利之有焉。于是日中爲市。當萬物相見之時而爲市。市得其所也。天下之民。致之得其所。天下之貨。聚之得其所。交易而退。藏之得其所。以各得其所一句。承上文而總結之。噬嗑以雷電成卦。電之明。有以助乎雷之震。雷之動。有以助乎電之光。有交易之象焉。故取其德則上明下動也。取其名則噬市嗑合也。取其義則物莫之間而頤得其養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犧農之時。知所以養之矣。敎則未也。使无以通變於未窮。則逸居而无敎。倦怠之習生矣。黃帝堯舜。不執前此之已然。而開後此之未然。鼓舞作興。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且也過化存神。使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者。故曰宜。宜者相安于神化之中也。易之理于斯可見矣。窮則變。變者革故鼎新也。變則通。通者窮神知化也。不變不通。則有行不去時。其能久乎。通而後无弊。无弊而後能行遠也。窮變通久。天之道也。

體天之道。荷天之休。又何疑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然其所以窮變通久者。于何知之。于其垂衣裳而天下治者知之。衣元而裳纁衣奇而裳偶。所謂觀古人之象。作會宗彝藻火粉米。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者是也。文明之象既著。而上下之辨截然。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之分。凛凛乎其不可越也。盖取諸乾坤云。取其名。則天高地下。天尊地卑也。取其象則天以雲漢爲章。地以山川爲章也。取其德則乾健而不息。坤順而无爲也。蒙引云。人但知數聖人之垂衣裳。而不知垂衣裳所以興禮義也。禮義由衣

裳而興。學者當自會之。甚矣聖人之神化也。衣裳之化。神矣哉。至今外國有冠裳之制者。便亦畧有禮義之風。易治之俗。上國所以遇之者。亦自爲一等。其餘則不然。以是觀之。益見聖人神化之妙。衣裳功用之大。此理不可不知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渙。

人文宣著。遠邇嚮風矣。不有以濟之。阻隔何自而通乎。于是刳木以虛其中而爲舟。削木以銳其末而爲楫。舟楫通而涉河航海如平地焉。致遠以利天下。本義疑衍。竊意有此句文義始完。且无遠弗届之意也。渙以巽坎成卦。巽木在坎水之上。故取之。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卽其觧也。

謹按濟不通。橫渡也。致遠。長涉也。以利天下。通承上文。盖合二句。而舟楫之利始全。何衍之有。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

舟行而險阻攸賴。陸行而跋涉可虞矣。于是分别百獸。猛而不可制者驅之。柔而不可用者畜之。其可以服而乘之者。則牛馬也。服者馴擾之意。乘者駕御之意。牛稱其力。故曰引重。馬稱其德。故曰致遠。下馳驅而上佚安。隨之德也。東西南北。惟人是從。隨之象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

水陸无阻。往來自若。奸宄不逞之徒。因而生心焉。重門以禦其外。則无刧奪之憂。擊柝以警其內。則无竊發之虞。暴客所以斂迹也。豫則凡事豫則立之豫。盖杜釁于萌。防患于早之意。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

斷木震象也。掘地艮象也。杵銳其末而可以舂。故曰上動。臼空其中而足以容。故曰下止。小過之象也。始也茹艸木之實。旣而進之以菽粟。旣而進之以杵臼。人欲何極。曰精以細。聖人有憂之。故以小過見意焉。

然則澤被生民，不敢為天下居功，而卑為天下分過。聖人之用心，固如是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能守而不能戰，所以待暴客者有遺策矣。故門柝之外，仍以弧矢待之，足食而不足兵，所以濟萬民者无完策矣。故杵臼之後，復以弧矢濟之，國家長技，赫赫之聲，君子之器，皆是出焉，其德威之長乎。大同之世，利用禮樂，未服之人，利用征伐，猶天道有春夏，不可无秋冬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前數者，所以衛天下之生者至矣，乃上古為巢下者為營窟，風雨之來，能无飄搖濕漏之患乎。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高堂廣廈，窮奢茅屋之制與焉，有棟以承椽其上，屋蓋也，有宇以覆冒其下，屋檐也。風雨攸除。取之凡而已矣。大壯者，規模宏闊，基圖鞏固之意。如人之元氣大壯，則疾病不能入，人之宮室大壯，則風雨不能侵，其義一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養其生而无以送其死，遺憾多矣。古之葬者，雖云厚乎，然被之以薪，无衣衾之美，葬之中野，无窆窀之儀，不封不樹，无望祭之所，喪期无數，无辟踴之節。聖人固以為不及也，于是易之以棺椁，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在其中矣。事死如事生，棺椁其死者之宮室乎。昊天罔極之恩雖報，仁人孝子之心无窮，故極致其窮而不留餘地，以待後人，大過之義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俗朴，不文而明，不約而信，故結繩足以為

治。後世風氣日開，欺詐日生，故聖人易之以書契。徐氏曰：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此百官所以无曠職，萬民所以无遁情也。書得居實，當者建官，惟有百官所以察萬民者也。百官治則萬民察矣。夬者君子決小人之卦也，書契之造正所以決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滿而許多物事，不以書契繞結之，此其所以為制治之源也。與前十三卦推之，古今制作，其不能踰乎六十四卦也審矣。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承上章制器尙象之事而言也聖人作易都是畫個模樣出來易者象也象也者有似而形容之像此者也

彖者材也。

有彖則有材彖者斷象之材者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有象則有動爻也者效象之動者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材有剛柔動有善惡故象有吉凶吉凶之生悔吝所由著也故過則吉吉生而悔著也爻過則凶凶生而吝著也然則易豈能吉凶人哉吉凶固所自取耳觀象玩辭者常以悔而吉不以吝而凶則幾矣。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章皆明陽卦陰卦之義以扶陽而抑陰也震坎艮陽卦也陽卦宜多陽矣然皆一陽二陰則陰多于陽巽離兌陰卦也陰卦宜多陰矣然皆一陰二陽則陽多于陰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此何以故陽卦陽一陰二以其得乾卦之奇爻也奇爲主故多陰陰卦陰一陽二以其得坤卦之偶爻也偶爲主故多陽奇偶以言乎其主者耳

謹按陽卦奇陰卦偶向來多取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之說其實非也何也八卦之義也每二畫爲一卦故陽畫奇一畫爲一爻陰畫偶二畫止爲一爻重而爲六十四卦其得三百八十四爻若如五畫四畫之說則宜爲五百七十六爻矣且下文亦直曰一君而二民二君而一民矣烏乎可益陽卦奇者陽卦以奇爲主也陰卦偶者陰卦以偶爲主也如此則與下文亦相應矣故更正之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有數則有理故又轉而問其德行陽有陽之德行陰有陰之德行陽爲君君尊也陰爲民民卑也一陽爲主而羣陰附之是以尊制卑則得其所以爲德行矣故曰君子之道也一陰爲主而羣陽附之是以卑制尊則失其所以爲德行矣故曰小人之道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理固如此豈惟君若民哉以父子言之父陽而子陰一父二子則可一子二父則不可以夫婦言之夫陽而婦陰一夫二婦則可一婦二夫則不可无他陽可以統陰陰不可以統陽故也予益因是而有感焉伯夷叔齊一君而二民也君子之道也范質王溥二君而一民也小人之道也低回古今能不

三爻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聖賢道理須是活看如慎思之思之弗得弗措也學而不思則罔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君子有九思周公思兼三王仰而思之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思慮如何廢的至此一則曰天下何思何慮再則曰天下何思何慮蓋不成九四憧憧往來之思而言也思者心之懸想凝注也慮者心之經營籌度也

或以思屬心慮屬事非是天下只是一个感應一感一應都有自然一定之理亦奚以計較安排為哉蓋理本不異雖千蹊萬徑不害其為同也理本不二雖千思萬想不失其為一也不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者言塗雖殊原是同歸的殊塗慮雖百原是一致的百慮本義云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看他自不倒說自此至何以思慮為哉是解繫辭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是解爻辭大抵何思何慮只是个因物付物非冥然寂滅之謂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試看日月往來循環不已日月何思何慮哉而明同歸而明一致焉生而不匱也寒暑往來流行不息寒暑何思何慮哉而歲同歸而歲一致焉成而不忒也日往則日屈而月信月往則月屈而日信寒往則寒屈而暑信暑往則暑屈而寒信往來屈信何思何慮哉而明生歲成之利同歸一致焉生成而不易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試以物理言之尺蠖能屈而後能信屈者信之地也龍蛇能蟄而後能存蟄者存身之本也物理屈信相感之利如此也試以聖學言之精義者在昔析理潛其心于窮妙不測之天屈而入也乃所以出而致其泛應曲當之用其屈也茲其所以為信也與利用者張弛合宜置其身于優游自得之天信而出也乃所以入而崇其日新月盛之德其信也茲其所以為屈也與聖學屈信相感之利如此也蘇子瞻云精義窮理也入神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豈

徒然哉將以致用也此解甚好竊意精義入神屬巳致用則及人矣橫渠所謂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屬人發利人不利巳而後其身乃安也安身崇德則成巳矣橫渠所謂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故本義云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過此以往信乎拈來頭頭是道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窮神知化本義引橫渠之言曰氣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无容後贅蓋窮神卽至誠知神知化卽知天地之化育所謂與造化

脗合无間也合精義利用未或知三段統而歸窮神知化合窮神知化統而歸諸德之盛盛視崇有加崇以言乎其積累也盛以言乎其充裕也與日月同明與寒暑同運與尺蠖龍蛇同屈信无思而无乎不思无慮而无乎不慮又奚以計較安排爲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九四之剛强有石之象石堅不可動者也而乃力勝之非所困而困也故名必辱下承九二之剛强有蒺蔾之象蒺蔾險不可卽者也而乃身依之非所據而據也故身必危辱且危皆自取也自作孽不可活故聖人危言以悚之也或以妻爲上六言正應終不得應也亦通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有其器而无其人與无器同有其人而无其器與无人同有其器有其人矣而又藏器于身自珍也待時

而動應人也自古舉大事者動多阻礙是以鮮有成功成器而動者不然是故解之上六蓋如取諸寄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恥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无恥不恥不仁羞惡之心亡矣必有違天逆理之事不畏不義忌憚之意蔑矣必有敗名喪檢之行不見利不勸須是要占便宜不威不懲須是要用刑罰小懲之使之知恥而知畏則大誡其不仁不義之行將轉禍

而爲福矣。周公之辭其懲之乎。孔子之辭。其勸之乎。玩噬嗑初九之義。則知聖人之愛小人也。不殊乎其愛君子矣。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積善者求不愧屋漏足矣。曷言乎成名也。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過情之名。君子所不居也。賓實之名。君子所不避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符爲一得自矜片長自諱者。更進一

步矣。從來積惡者。只是徐身起見耳。然愛身者。實所以滅身也。況到滅身處。彼軀形骸戀性命者。能无懼惕不寧之意乎。以成名誘積善者。以滅身惕積惡者。聖人勸懲之意深矣。凡善與惡。莫不積後成者。積小成大。小人之不積善而積惡也。豈其始遂甘居下流使天下之惡皆歸乎。彼其視小善以爲不足以成吾名也。未免悠忽放過。視小惡以爲不足以滅吾身也。未免隱忍恕過。豈知不爲小善。便是惡。不去小惡便是大。萌蘖不翦。遂成尋丈。涓滴不塞。遂成江河。是以罪大惡極。身罹憲網。雖欲改絃易轍。其道无由。玩噬嗑上六之義。慄之于終。曷若慎之于始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危也亡也亂也。凶之道也。安也存也治也。吉之道也。至吉却從至凶得來。天下事有相反實以相成者。此類是也。君子知危之安其位也。故以安忘危乎。知亡之保其存也。敢以存忘亡乎。知亂之有其治也。敢以治忘亂乎。堯舜之咨警。湯之慄慄危懼。文之翼翼臨保。武之在在箴銘。用是道也。安身而保其家國。豈倖

致哉。否之九五。可謂久安長治之良策矣。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德薄位尊。如鄭綮作宰相之類。知小謀大。如張浚恢復中原之類。力小任重。如趙括將兵四十萬之類。禍過其分。用違其才。折足覆餗之凶。其能免乎。玩鼎之九四。受事者其亦度德量力。幸毋以人國徒倖也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朱子曰。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于流也。又曰。上交易諂，下交易瀆，知幾者念頭纔萌動便遏絶的去，是謹獨意思。說的極好，至見幾而作須就梅福逢萌。 流人說則幾字便有兩意，知幾之幾是辨析于幾微之間，而不過的意思，然人情亦在其中。故先之以上下之交見幾之幾，是看破人情世故的意思，而當身亦在其中。故繼之以介石之貞，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是說守的定。由于見的正，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是說見的正，由于守的定。

兩者蓋交相成也。知幾其神乎，即入神窮神之神。幾者動之微，正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也。疏云。此幾在吉之先，豫前已見，故曰吉之先見者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无復有凶，故特云吉也。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无也。此說與余意合。本義引漢書吉之之間加凶字，恐不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正吉之先見者也。作則貞，貞則吉，將安俟乎。俟則不免乎諂且瀆矣。嘗見一等人審時度勢，明明曉的不好，只是濡忍不能斷，此夏桂州所以有晴天不肯去，只待雨淋頭之謗也。介于石者，不然。楊誠齋云。石至靜而无欲，此吾極好，无欲則私邪无所蔽，所以見幾，无欲則美好无所繫，所以見幾而作，又何濡滯淹留之有哉。不諂不瀆是知幾受用處，介于石却是知幾的根子。此豫六二一爻，子所以反覆其義而申言以信之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兩件說，晦菴作四件說，都好。余意以知微爲去，知微而知動之微也。知微故知彰，知柔知剛，无所不知，斯知如神之哲，而天下所儀刑而具瞻者也。故曰萬夫之望。首贊知幾而歸之君子，末贊君子而歸之知幾，此皆聖人發明爻外之意，并僭僭作註疏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云。殆，危也。不如作虛字看。如始不可復之殆。庶幾，近意。如本義作近道爲是。若作知幾之幾，恐費解。有不善，有已而非體者也。凡在視聽言動之間者皆是。發即覺，覺即止。所謂時時見天地之心也。是故復之初九，顏子當之。不善不行，觀聖人之无不善有間矣。必曰元吉者，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蒙引云。誠者天之道也。无妄之謂也。復則不妄矣。不遠復之

謂也。猶未達一間也。說的好。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
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一大男女。絪縕者，氣之交也。氣交而其化醲，只
厚。萬物化醇也。男女一小天地。構精者，形之交也。形
交而其化繁，以衍。萬物化生也。三人損一則兩，一人
得友則兩。張子所謂兩則化也。天地男女之象也。致
一猶言專一也。絪縕構精之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又于損六三見之。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
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動在身之表也。凡事向妥當處做，則不險。凡路向平
穩處走，則不蹶。動之術也。語者心之聲也。其心平易
則語无詖僻。其心顯易，則語无晦賊。其心和易樂易
則語无乖悖躁妄。語之術也。求者交之道也。許之以
意氣，則豪傑之交定。盟之以道義，則聖賢之交定。交
之術也。若人不安而危，則傾險之習，民將避之。其誰
親我。不易而懼，則變幻之口，民將當之。其誰和我。交

不定而求，下人則勢利之行，民將拒之。其誰許我。人
情不相得，則必相尤，府中皆敵國。何以繫之。益之上
九，可爲立心勿恒者之明鑒矣。項氏曰，上不與衆與
之與，下不與取與之與。正宜如此分別。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
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言乾坤爲易之門，而易又民之門。所以濟其行
也。朱子云，乾坤便是易，門只就闔闢說來。竊意乾
坤之理，易由此出。學易者由此入，故曰門。如此說更

顯。乾坤只是陰陽，陰陽只是物。以其形而下者言也。
若夫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曰德。陰陽合德，而剛柔形
見，故曰體。剛則陽之體，柔則陰之體也。雷風山澤水
火，造化之迹，皆天地之撰也。而實易之撰。本義曰，撰
事也。體者統而備之也。動順高下燥溼，造化之性，皆
神明之德也。而實易之德。通者洞而徹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卦之所以得名者，雖乾坤六子之變錯綜雜，煥而皆
有秩然不亂之次第。詳考世類，蓋有衰世之意，行乎
其間矣。惜爲日滋，變詐百出，其防之也周，故其形之

也盡。夫亦不得已焉耳。本義云。衰世指文王與紂之
時。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
辭。則備矣。
聖人上觀千世。下觀千世。豈有不彰之往。不察之來
哉。往者事之已然也。如陰陽消長之類。易皆著而明
之。來者事之未然也。如吉凶悔吝之類。易皆前而知
之。上繫曰藏往。此曰彰往。藏以言乎其德。彰以言乎
其形也。上繫曰知來。此曰察來。知以言乎其體。察以
言乎其用也。其象顯然可見。不亦顯乎。而必究其源

本。微顯也。其理杳乎无朕。不亦幽乎。而必示諸現前。
闡幽也。開拓也。言推廣其意也。本意云。而微顯恐當
作微顯而闡是。又云開而之而亦疑有誤。信然。君臣
上下之分。莫不定其位置。當名也。禽獸草木之屬。莫
不析其意義。辨物也。是非歸于大道。正言也。吉凶雖
有定案。斷辭也。天下古今事物。莫不兼該具舉。則備
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
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或以事名。或以物名。其稱小。配乎天地。合乎陰陽。其
取類大。寫意无窮。其旨遠。立言有章。其辭文。其言周
折宛轉而合于中。不可以淺見窺也。其事宏博浩大
而織于隱。不可以躁心嘗也。民无所據則疑。疑則徘
徊岐路。而不能自析。其何以行之哉。聖人爲之指示
而接引之。本其得失以定其吉凶。明其報以正其感
也。吳臨川云。自夫易以下至此。皆論文王彖辭。而不
及爻辭。竊意彖辭爻辭合說爲是。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只是偶然有得這幾卦

有這个道理。所以就這裏說去。若更添一卦也不妨。
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後世拘于象數之學者。以爲九
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
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因爲處憂患底卦。則屯蹇
非處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
卑也而亢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
之使遠。本明也而必至于晦。此等議論。學經者不可
不知。然據胡雲峯之說推之。九卦上下前後對待恰
好。直是一針不雜。又似非偶然者。宜詳之。伏羲之畫。
无文字可考。只是卜之書。自文王彖卦辭。以反身

修德之道而易書始著明而興起故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子曰仁者不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无一朝之患此都言作易者其有憂患程子曰用處各別是也大抵憂患之心自內出者不可有自外來者不能无作易者蓋不徒爲一身之憂患計而爲天下來世之憂患計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訂詁云九卦雖云處憂患其實聖學莫備于此德者

行道而有得于身也入道者先從復禮始禮聖人之成法卑如地者也人之欲无窮不範之以禮則蕩逸所由費故履爲德基基者積累之所始如築土下址也然心不自下雖勉而由禮弗終也故次之以謙謙給損謙受益故爲德之柄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爲把柄也說的甚好蒙引云履所以爲德之基者蓋人之修德必以力行實踐爲先而所行之際必有箇上下尊卑親疎隆殺之禮文以爲憑藉依據之地故張子教人以禮而入即此意也說的更明切又云繼以復禮之本若凡人之修德必先有以制其外然後有以養其中故必先以履與謙謙者必飾把持于其外然後善端可得而復于內不然外之不洛內亦隨亡矣此論本伊川四箴來可爲陸王輩石訂詁云至于復而學始有根底還得其本心矣猶不能保其長存而不失也故次之以恒恒者守其變而常且久也至于恒而根柢乃堅固心始不動矣德既固矣焉用損或以欲牽或以見淆皆蝕吾德者也不減損則其所謂爲德者竟非德矣本无者日損而德始修治故曰損德之修也德既修矣然以粹白自足而不務深

造无乃猶有遺於遷善改過則本有之道心日長故曰益德之裕也若常憂損而懷德易凡不從困中過如金不經鍛鍊不可爲鎖鏵木不經琢磨不可成宮室必因而德始辨爲遭非常之變而所造因以日精曰微故曰辨非自他人觀之也此一句乃三陳九卦之本旨說的甚好使處困者讀之躍然蒙引獨本朱義則以自驗其力一句作困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意說曰困而亨何以驗吾學力之已至困而不亨可以驗吾學力之未至若困窮動他不得則无喪无得常求貞固所謂可以立矣然後能巽順于理而用權以制事變也固自有理訂詁之說又異是曰至是而德

可以濟天下矣。必規爲之。曰亦不足。是故居至靜以待天下之動。若井之在地。而往來井井。靜而不勞。施而不匱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天下之事无窮。截辨有所不備。父師有所不傳。當機審宜。間不容髮。非天下之最善制者孰能定。而非最精心以巽順于理者孰能制。故以巽爲德之制終焉。說的无有曲折。此初陳九卦之德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禮也。禮之用和爲貴。和則疑于平易。非其至者。然皆孫乎天理之極至。故曰和而至。謙退處而其道則尊。謙遜處而其道則光。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復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其端甚微。然不爲羣陰所淆亂。一點靈光。无物不照。小而辨于物也。閱歷久。極天下之賾。賾則雜。雜則人或厭之。但處雜揉之中。而不失其常。何厭之有。私欲淨盡而後天理見。然私欲豈能猝除。勉強艱苦甚矣。久之天理益溢。人欲廓清。則易易耳。以至治人理物。莫不皆然。充長寬裕。即日新月盛之意。然順其自然。如天施地生。豈有所安排造作爲哉。故不設。困者窮于身不窮于心。窮于世不窮于道。故通。改邑不改井。居其所也。然隨取隨足。推陳易新。故曰遷。稱者衡量比擬。務期至當。宜有形迹之可見矣。然渾然不露形迹。故曰巽稱而隱。此又陳九卦之才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所以行也。行合乎禮。則无所乖拂。故曰以和行。此就律身之禮所以鳴謙也。謙者卑以自牧。動中天則。故曰以制禮。復者于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自

見天地之心。故曰以自知。德二三則不恒矣。恒者內外不二。始終不二。故曰以一德。懲忿窒欲。則不至于忘親而溺利。故遠害。改過遷善。則必至崇德而廣業。故興利。蒙引云。益則日進于高明。希賢而希聖矣。何利如之。未必是立言之意。說的却好。困者易于招怨。惟責己而不責人。故怨是用希。本義少所怨尤。似就不怨天不尤人說。井以辨義。故是是非非。皆有以裁酌而歸于至當。所謂定生慧也。巽者優柔婉曲。而變化生焉。可與權矣。權者八卦所以成其終。聖人所以大其用也。文王兜于羑里。其巽以行權乎。狄梁公之

于武后庶幾近之。九以字如大象之以合其德與才。
而見諸本領也。此三陳九卦之用也。以處憂患。裕如
已。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

此章言易之道與學易之方。待其人而後行也。易之
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二句是主腦。自變動不
居至惟變所適。明爲道也屢遷一句。自其出入以度
至如臨父母。明爲書也不可遠一句。下則言易雖不

可爲典要。學易者則有典常。須其人何如耳。不可遠
焦氏竑。子臣弟友。視聽言動。說亦好。然不遠也。非不
可遠也。尋常日用。无非易者不可遠。只作須臾不可
離之意。爲是道无定位。故曰屢遷變動不居。節屢遷
之意。陰陽流行于爻之六位。故曰周流六虛。不曰六
位而曰六虛者。謂體設本无也。上爻降而在下。下爻
陞而在上。上下无常也。剛爻易而爲柔。柔亦易而爲
剛。剛柔相易也。不能定局。子故曰不可爲典要。惟其
畫之變而趣之。正見其不可爲典要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然易之用雖變。而其體則常有度焉。凡出入者必以
之。言進退往來。皆當以易爲法則也。出而在外。或在
官或在旅。入而在內。或在家或在室。皆使知懼焉。懼
其不以度也。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中凡凶咎危厲等處。莫不一一剖破。是明于憂患
也。而必言其所以致此之由。是明于憂患與故也。雖
无師以教之。无保以輔之。如臨父母。若生我鞠我之
在前。尊而且親。匪但師保也。愛敬之至。懼之至也。易
之書可遠也。父母可遠乎。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其初也率其卦辭爻辭之指。率者步步踐履之意。揆
而度其方之所向。如震東兌西離南坎北之類。揆者
斤斤稱量之意。其既也。辭不率而意自達。方不揆而
道自中。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故曰有典常。初字既字
正須着解。苟非神明默成之人。率其辭以度其理。而
見諸行事。雖有典常。其能自達于事爲之間乎。遠其
書所以遠其道也。道不虛行。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之意。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詳明六爻成卦之象使學易者一尋而味之也原始謂初推卦之緣由也要終謂上定卦之指歸也合始終而乃成一卦之體故曰以爲質也六爻錯綜相間故曰雜隨其六位之時以爲陰陽二物之變聖人何容心哉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初爻本也質未成故難知上爻末也質已定故易知初辭知其辭尚在擬議之間學易知始終本末統具諸此惟有成其終而已。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中爻謂二三四五中間四爻也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此互體之說見于左傳漢儒多用之朱子亦云不可廢物如雷風水火之類德如健順動止之類雜者交互之意撰如撰文之撰謂德之見于制作者也不曰辨吉與凶而曰辨是與非是非固所以吉凶也既考正卦之體又詳互卦之體然後卦之辭完全周到而无復虧欠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歎美辭承上文言是辨之也備則存亡吉凶瞭然如指諸掌矣居可知言不煩經營而安然坐照也卦之大用散于六爻卦之全體則統于一卦不必逐爻研尋但觀文王卦下之辭而已得其十之五六矣此可爲知者道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陰有陰之功二與四同也而遠近之位則異其善不同言不同善也二多譽則善四多懼則不善四之多懼以其近也二之多譽以其遠耶遠則情有不達力有不伸何利之有然柔之道不利遠而二之柔則利遠其所以多譽而无咎者則以其用中故耳。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陽有陽之功三與五同也而貴賤之位則異三以賤而位下體之上則有過上之嫌故多凶五以貴而位

上體之中則得居上之體故多功貴賤之差等固如是也焦氏云柔危剛勝或指五言或指三言或兼言之皆有未通然其說似亦无加于二者竊意聖人言語要看得活其仰論語其然之其門其曰耶盖疑而嘆其不然使學者會于言外也三之所以危而多凶者其以柔耶剛故也五之所以勝而多功者其以剛耶中故也危不以柔勝不以剛中而已矣貴者中賤者不中何怪乎多凶多功之異耶朱子云此章多不可曉且如此解去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訂詁云上章析論初上二五三四此章統六爻言之而以爻畫之序三分焉亦易書中一義也又云廣大者體統渾淪也悉備者條理詳密也卽蒙引統言析言之義說的好自三畫言之上一畫爲天中一畫爲人下一畫爲地自六畫言之上二畫爲天中二畫爲人下二畫爲地三才之道已在三畫內備了聖人又重之爲六畫是兩三才也然畢竟只是三才之道合陰陽而乃成天道合仁義而乃成人道合剛柔而乃成地道也說文一手持二是爲兼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載人能參天地故曰才以上發明廣大悉備之義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說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个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者交變之義也爻或上或下或貴或賤或遠或近各有差等不可亂也故謂之物物卽陰陽二物也物錯綜成象經緯成章斐然可觀故曰文文謂玄黃相間也本義云不當謂爻不當位非常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爻當于理雖不當位亦吉爻不當于理雖當位亦凶所謂文不當者言不盡當于理也故有吉有凶從所趨避何如耳胡雲峰云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原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說的好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

此章原易所由興而以危字括之原學易者所由无

然而以懼字括之正聖人傳心要訣也。凡事須親經歷過。纔說的痛切。文王之易是已。非殷之末世。不足以見周之盛德。非周之盛德。不可以處殷之末世。此千載奇遇。而當年危心要道。則畢寓之易也。孔子周之臣而殷後也。斥紂之名而不諱。稱文之號而不抑。其仁者之好惡。而春秋之筆法乎。此說本誠齋楊氏而進之。愚可以當末世。則當平世不待言矣。可以事紂。則事人不待言矣。文王固已之憂患而思來世之憂患。其深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危。或云辭即彖辭爻辭。皆文王所作。若文王止作彖辭。則彖辭未見所謂

危者。惟爻辭則多有之。謂爻辭非文王所作可乎。此頗有理。姑存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本義云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一語甚精。乎也傾也。是孰使之哉。危者、易者使之也。訂詁云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柴氏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即易之道也。都說的好。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古今不能外此理。故曰其道甚大。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凡古今所有之物。皆易所有。故曰百物不廢。向來都如此說極是。蒙引獨以物爲事。緊承上二句來。言危必平。易必傾。凡事不能外此道也。訂詁又詳之曰近而語默動靜之得失。遠而天下國家之興亡。靡不由此。應若景響。无能違者。如此說尤有理。不可不知。

懼以終始。

懼其終而猶夫始。乾乾惕若之道也。危而同易。平而如傾。若臨深。若履薄。若蹈虎尾。愈末致躋息即安也。所謂因其辭之危而承以心之懼也。蒙引云懼易懼之也。其辭危。故爲懼以終始。使人始終一懼。而不敢有慢易之心也。此說亦好。

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其要无咎。要字。朱子兼有二說。或作去聲則爲要約。或作平聲則爲要歸。一說俱通。只期无咎。不求有譽。文王之心而易之道也。古今極難極苦局子。都被聖人做過。其道俱在。後世處、憂患而束手莫措者。不知易故耳。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上繫之首章。以易簡終。下繫之末章。以易簡始。上繫

之末章以德行終下繫之末章以德行始前後正相關通知險知阻正所謂危且懼也上則反覆乎易之情而推之于人下則究極乎人之情而決之于蓍龜知人知吉一以貫之皆學易之能事也謂乾說坤都就聖人而有乾坤之德者說故蒙引云天下至健天下至順與天下至理天下至誠相似本義且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二語極確又下轉語云然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然后備出憂患來健而知險則以自高臨下擬之順而知阻則以自下趨上擬之最為切當又云雖易而

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補此一段其義始完蒙引又從雖字既字看出朱子用字之精云雖易而能知險是轉摺語既簡而又知阻是直承語極有深意今意二句一律說亦不妨蓋易與簡相反簡亦與阻相反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知險阻必不向險阻地上走知險阻須辨別處險阻的道理所以能說諸心所謂理與心會也所以能研諸慮所謂事因慮審也理與心會合理便是不合理便非判斷出是非來故能定天下之吉凶事因慮審凡事研磨到精細處做出許大事業來故能成天下之亹亹皆乾坤之德行也本義四句俱分陽分陰向嘗疑之仔細看來固是如云開物是陽成務是陰致知是陽力行是陰說諸心定吉凶是開物事屬陽研諸慮成亹亹是成務事屬陰就中各有輕清重濁意此從周子通書推出亦從張程推事之未定者屬陽事之已定者屬陰推出說的極精密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在天道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云謂所言也為謂所行也吉事有祥的見于變化云為之間也蒙引云此祥字不可兼休咎為上有吉字極是又云獨言吉事有祥則凶事可知矣愚謂以此例彼也訂詁獨謂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也聖人作易正以迪人于吉故獨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義說的好象事知器其事理之已定者也根變化云為說占事知來其事應之未然者也根吉事有祥說本義貼合自是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徹上徹下之理天地不能以告
人也聖人作易以成之功奪造化參明謀之人商答
其得失也聖人之察諸人情也明謀之見下並其吉
凶也聖人之合謀天理也知器知來聖人獨擅其能
矣易既作則雖日用不知之百姓亦得分聖人之能
以爲能故曰與也天地之能聖人成之百姓之能聖
人與之作易之功大矣哉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使人嘿會于言意之表也此先
天之易也爻也者效其象而爲之辭者也彖也者斷

其象而爲之辭者也彖顯而情隱繫之辭焉則情顯
于象矣從象之正切懇至處言之故曰以情言也此
後天之易也一卦之中或剛多而柔少或柔多而剛
少雜居而得失分則吉凶見矣周子云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此吉凶所由分也此二句承八卦以象告句
推而言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
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
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易道變動以開物成務之利所以歆之勸之也情卽

下而相攻相取相感之類其情吉則辭遷而吉其情
凶則辭遷而凶吉凶无定在也此二句承爻象以情
言句推而言之也是故以下又就吉凶以情遷句推
而言之攻非攻伐之攻攻治之攻也愛相攻而吉生
惡相攻而凶生或遠與遠相取或近與近相取或遠
與近相取或近與遠相取取之不當而悔吝生情相
感而利生僞相感而害生此三句概言六爻之情也
下又以易之情總括之吳氏云不相得謂惡相攻僞
相感近不相取則爻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爲相得矣
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

參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條然此
據近之比爻言爾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
條總之爲十八條矣此說本項氏可謂深得聖人立
言之旨學易者欲知易之數不可不知易之理天下
固无理外之數也欲知易之理不可不知易之情天
下固无情外之理也此章曲盡易之情所以曲盡易之
理也知此者豈獨知易哉卽知人之情與辭當不外是
故下以六辭明之知其辭則得其情矣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
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項氏曰。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有愧于心。則
有愧于言。故曰其辭慙。中能自信。則其言有根據。一
致而同歸也。惟恍惚莫定。必兩可其說。如枝葉之岐
出然。故曰其辭枝。吉人安詳慎重之人也。非禮勿言。
擬之而後言。則其辭自然簡易要約而不煩。故曰其
辭寡。躁人輕浮淺露之人也。其中无所有。而曉曉自
謂有餘。其中有所有。而刺刺不能少待。故曰其辭多。
揚善之言。可望而知。可述而誌。何誣之有。惟志在誣
陷善類。或揚譽其長。而陰摘其短。或託言在彼。而竊
意在此。游移而莫可捉摸。故曰其辭游。卓乎有守。則

理直者氣自壯。而其辭乃沛然常伸矣。失其守者。自
家無所操執。是以發于辭者。撓屈而不能自伸也。故
曰其辭屈。項氏與王失國。辭屈于晉。吳之失對。辭屈
于孟子。二譬極好。因人以考其辭。天下无遁辭矣。因
辭以察其情。天下无遁情矣。此一段又說易之情與
辭推而言之也。諸儒因本義言爻之辭亦循是一句
強取經辭附合之非是。蒙引云。不可就易上取貼是
也。

右第十二章

易酌卷之十二

易酌卷之十三

說卦傳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濂編輯
孫男承顯祖重訂
曾孫錄綸等校閱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章及次章明作易原說。通極乎道德性命。使學者
進而求之也。聖人兼伏羲文王周公言。莫幽于神明。
莫神明于易。故聖人作易。爲能幽贊于神明也。幽贊
神明所以贊天地也。天地以神草應之。爲酬酢佑神
之具。則蓍生焉。又所以贊易也。焦氏以生蓍爲創立
用蓍之法。遠矣。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天兩地。其說甚多。畢竟以朱子爲的。本義云。天圓
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
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
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
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范氏曰。
參天兩地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必
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此與丘氏一畫三分之說。俱

有理。宜知之。

謹按參天兩地之說朱註最爲諦當其言曰周公之爻定陽九陰六者非老變而少不變之說也乃參天兩地而倚數也參兩之說亦非陽之象圓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徑一而圍四之說也蓋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二三四五者五行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數也生數五行之發端故可以起數成數五行之結果故不可以起數參之者三之也天一天三天五之三位也兩之者二之也地二地四之二位也倚者依也天一依天三天五而爲九地二依地四而爲六也若以書數論之均之爲三參之則三箇二兩之則兩箇三矣推之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總不出參之兩之之先此皆自然之妙非聖人之安排也若夫七八亦乾坤之策但二五爲七三四爲七是一地一天不得謂參兩三四爲八一二五爲八是一地二天亦不得謂之參兩此周公之爻所以皆用九六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坤一變爲震。再變爲坎爲艮。陰之變也。乾一變爲巽。再變爲離爲兌。陽之變也。聖人觀陰陽之變。而八卦而六十四卦于是乎立矣。其數陽則爲剛畫。其數陰則爲柔畫。聖人取剛柔之義。一一發明之。而三百八十四爻于是乎生焉。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无所乖戾也。順无所拂逆也。其規模之大。直與三才之道。兩儀之德。脗合无間。和順于道德也。此統言其體也。理條理也。其節目之詳。事事物物。莫不秩然各得其宜。理于義也。此析言其用也。天命之謂性。性其隱微難見者乎。然而天地萬物之理。則燦然可見也。窮其可見。以盡其不可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莫之致而至矣。此爲作易者言。非爲學者言也。本義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最爲要切。蒙引而以蓍當之。恐未盡。程子云。三事一時幷了。元无次序。張子云此說失于太快。其間煞有事。豈有一時幷了。看來張子之說爲是。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聖人作易。全是把性命裏面的道理寫出來。故曰順性命之理。順字。蒙引以發揮解之。未確。似有還他固有意。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性命之理者何。陰陽剛柔仁義也。每一才便包兩端物事。陰陽以氣言。天道所以立。天之性命之理也。剛柔以質言。地道所以立。地之性命之理也。仁義以德言。人道所以立。人之性命之理也。其實天亦有質與德。地亦有德與氣。人亦有氣與質。各舉其重者而爲言耳。仁主生故屬陽。義主成故屬陰。仁主方故屬剛

義主圓。故屬柔。六者同體而異名者也。朱子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楊子云。謂君子于仁也柔。于義也剛。此又是一義。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此理又不可不知。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陰陽剛柔仁義皆曰與。言其交相爲用也。不相爲用。便不成三才。必兼而兩之。故卦自三畫倍而爲六畫。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二四上爲陰位。初三五爲陽位。自下至上。陰陽各半。故曰

分。迭用剛柔以爻言。九陽位。剛居之。柔亦居之。六陰位。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爲用。故曰迭分者爲經。迭者爲緯。經緯錯綜。而文章燦然出焉。皆所以順性命之理也。總而言之。陽也剛也仁也。陰也柔也義也。雖不言仁義。而仁義在其中矣。人道所以與天地並立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年前。閱易签引黄東發歸熙甫之言反覆辨析。以先天後天爲邵子之易。非伏羲文王之易也。亦似有理。遂從之。近反覆本義。又見蒙引逐端發明。始知其說。果有不可易者。按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是横圖。乃作易之根源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此伏羲規而圓之。以象渾天之形。備陰陽消息之數。所謂先天之學也。項氏曰。天地以上下而對。水火以東西而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所謂天地之間。无獨必有對者也。發明先天之易。可謂簡盡。以其義釋之。乾上坤下。尊卑之位。有一定而不可易者。艮山兌澤。一高一下。水脉灌輸。而其氣實相通。通之爲言

貫也。震雷巽風。一迅一烈。氣勢翕合。而其形實相薄。薄之爲言逼也。坎水離火。一寒一熱。宜若相息滅。而下燃上沸。以成旣濟之功。乃不相射。不相射者。言不如射者之相射害也。八卦相錯者。陰陽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蒙引云。如乾之未交。止于乾也。交于坤兌則成泰成夬矣。交于離震。則爲大有爲大壯矣。交于巽艮。則爲大畜小畜也云云。坤之未交。止于坤也。交于乾兌。爲否也爲萃也。交于坎艮。則比也剝也云云。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但見乾坤坎離相爲上下。震兌巽艮。互爲錯綜。而成六十四卦

之相交耳。最爲明曉。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數往知來一段。何來但云易藏往知來。已往者順而數之。未來者逆而度之。逆也者迎其先而知之也。曰占事知來。曰遂知來物。曰以前民用。皆逆之謂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豈謂易有數往之順數哉。如此看亦通。近反覆本義。則獨用邵子之說。蒙引又因陳氏之說而益詳之。謂圓圖從中起。左方起震一陽。而歷離兌二陽。以至于乾三陽。錄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

數昨日。數往者順也。右方自巽一陰。而歷坎艮二陰。以至于坤三陰。錄是五而六。六而七。七而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猶是今日而逆計來日。知來者逆也。夫據此圖而言。則一順一逆。固如此矣。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一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卽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以至于坤八者也。本義發邵子之蘊。蒙引又發本義之蘊。其理最爲明曉。然後弱侯諸公无所置喙矣。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上章錄乾坤而推之六子。互相爲用也。此章錄六子而歸之乾坤。還相爲本也。蒙引釋本義云。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者。謂其卦位之相對同也。非謂卦位同。析義精矣。萬物之性。不鼓盪則不關。雷爲之也。不吹噓則不和。風爲之也。此物之所以生也。萬物之性。不灌漑則不滋。雨爲之也。不暴照則不榮。日爲之也。此物之所以長也。萬物之性。不凝結則不實。艮之止也。不暢遂則不伎。兌之說也。此物之所以收也。然非乾以君之。孰主宰是。非坤以藏之。孰根底是。物之所以

歸根復命者。其在斯乎。乾坤之功用大矣哉。易之功用大矣哉。按乾坤初交相交而爲震巽。中交相交而爲坎離。終交相交而爲艮兌。故其言先後內外。皆有次第。朱子云。震巽坎離。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兌乾坤。取卦義多。故以卦言。須如此說明。纔知聖人贊易。一字不輕下。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上章言圓圖。盡闡天所未有。而伏羲創爲之。故曰先

天之學此章言方圖則文王因伏羲八卦而更列布置之故曰後天之學也程傳云以主宰言之帝故本義云帝者天之主宰帝字斷句統下八句說帝出乎震言帝以震出萬物也若作帝自出則非矣出乎震言萬物發生出來齊乎巽則一齊發生矣猶農家云出齊也出者齊則光輝發越人皆見之故曰相見乎離帝委其事于坤而无所與故曰致役乎坤坤供乾之使令者也物遂其生則欣欣向榮而說故曰說言乎兌乾當陰陽之交陰疑于陽故戰勞字或云慰勞或曰勞而不伐之勞作功勞字爲是萬物歸根坎子是乎有成功矣故勞艮止而能生止爲坎之終而生又爲震之始也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前一段是道此一段是註疏故開口便以萬物易帝字本義云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潔齊也治也物之齊一若修而治之者然故曰萬物之潔齊也聖人臨照四方如日中天故取諸離乾君也坤臣也前曰致役以君臣言也地母也物子也後曰致養以母子言也聖人下字之妙如此徐進齋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於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木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天地定位及雷動章。言先天。帝出乎震章。言後天。此章則繇文王後天流行之用。而推本于伏羲先天對待之體也。項氏曰。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學易者不可不深玩也。不言乾坤而謂之神者。鄭康成曰。乾坤共成一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張子曰。合一不測之謂神。程子曰。以妙用言謂之神。皆此理也。神也者。生成萬物而莫知其所以然。故曰妙萬物而爲言也。下面雷動風撓之類。皆神之所爲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

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雷以鼓萬物。故曰動。風以撓萬物。故曰撓。火以燥萬物。故曰燥。澤以娛萬物。故曰說。水以滋萬物。故曰潤。艮以成萬物。故曰終始。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程子曰。萬物盛乎艮。此盡神妙。須研窮這箇理。明乎程子之說者。知止主靜之學思過半矣。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水火不相射。故相逮。水火得其偶也。雷風相薄。故不相悖。雷風得其偶也。山澤相灌注。故通氣。山澤得其偶也。六子各得其偶。然後動撓燥說潤止。諸用皆以發。而萬物生息而无端。无全而无缺欠也。大矣哉六子之功乎。六子不有其功。歸之造物。造物實實不得而名。唯有想象其妙。萬物之理而已矣。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云此言八卦之性情。吳氏云此言八卦之德。其

下三節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卦之德而分主之也。然德即性情之德。豈有他哉。乾純陽。陽剛。故健。坤純陰。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生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小無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于一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一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此八字詳盡也。學易者反而體之于身。有一毫柔懦之心。非乾矣。有一毫乖拂之心。非坤矣。有一毫安息之心。非震矣。有一毫浮溢之心。非巽矣。如坎之險。宜思處憂患之道。如離之麗。宜

思愼交遊之道。知艮之止。宜思定性之學。知兌之說宜思樂天之學。不然未可云學易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云。此所謂遠取諸物也。周公以乾爲龍。而孔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孔子以爲牛。聖人取象不同如此。學易者亦可推類而加其餘矣。或曰。荀九家易乾爲龍。震何以亦爲龍。曰。乾全體。震得乾之一體者也。乾健而行不息。故爲馬。坤順而性重載。故爲

牛。震之體雷也。雷需電而發。故爲龍。巽之體風也。風應時而變。故爲鷄。鷄時至則鳴者也。又飛而善伏。亦風象。醫書云鷄爲風。多食能令人發作。亦其驗也。體污濁而中剛躁。故爲豕。上下二陰。中一陽也。體文明而中柔怯。故爲雉。上下二陽。中一陰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故爲狗。外柔能悅羣而中內剛狠。故爲羊。竊意狗司守禦。雖餓死而不去其主。其得艮之義乎。羊之口能鳴。及殺之却不鳴。其得兌之義乎。窮物之理。盡物之性。以至於命。則聖人言外之旨也。錢氏云。人而失其健順。則馬牛之不如。失其所止而不得其悅。則犬羊之不如。聖人取象之意。深切矣哉。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從八體而推之。則百體皆易也。乾統諸陽而在上。故爲首。坤統諸陰。大而能容。故爲腹。丘氏曰。震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巽陰兩門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坎上下二陰。其竅內空。中一陽實而能聽。故爲耳。離上下二陽。其睛外附。中一陰虛而

能明。故爲目。其寤寐如日月之明晦。其開闔如乾坤之闔闢。耳目之用大矣哉。學者不能效乾。則負此首矣。不能法坤。則負此腹矣。動之不戒。則負此足與股矣。外不能遠觀。內不能反照。則負此耳與目矣。執不能擇善。則負此手矣。言不能擇物。則負此口矣。踐巳之形。盡巳之性。以至于命。則聖人言外之旨也。錢氏云。聖人因以人身取象。亦要知得一人之身。有首有腹。有足有股。有耳有目。有手有口。此等形體。會有弊壞時。何足爲貴。須要體認得乾爲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强不息。而頹屈於物欲之下。是无首者也。坤爲我

之腹。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隘陋以居之。是无腹者也。震爲我之足。我如不能恐懼修省。出門一步。遂不能无失腳。是无足者也。巽爲我之股。我如不能申命行事。而隨足妄動。是无股者也。坎爲我之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敎事。而天聰以爲聰。是无耳者也。離爲我之目。我如不能繼明照四方。而天明以爲明。是无目者也。艮爲我之手。我如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守之不堅。是无手者也。兌爲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朵頤之是觀。是无口者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云以制器者尚其象。人而至于首不首。腹不腹。足不足。股不股。耳不耳。目不目。手不手。口不口。象乎不象乎。此段語。頭當書座右以自警。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本義作揲蓍求卦說。似无謂。胡氏以爲朱子未改正之筆。是。易簽云此以家人之八位擬八卦也。易會云此推明乾坤生六子之故。蒙引云此取諸人倫也。俱有理。余獨以爲發明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義。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稱乎父。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稱乎母。乾坤爲萬物父母。則父母爲一家。乾坤可知。索求也。謂乾坤相求也。坤求于乾。得初畫爲震。則長男也。得中畫爲坎。則中男也。得終畫爲艮。則少男也。乾求于坤。得初畫爲巽。則長女也。得中畫爲離。則中女也。得終畫爲兌。則少女也。三陽皆男兄弟。三陰皆女兄弟。但有先後之異。而長幼繇此定。而尊卑繇此分。而天秩天叙繇此生矣。天下爲一家。萬物爲一體也。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太極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義皆本諸此。孔子曰。老者安之。志在長男長女也。震巽之義也。朋友信之。志在中男中女也。坎離之義也。少者懷之。志在少男少女也。艮兌之義也。加我數年。蓋不欲辜負此一家一體之人耳。故必加孔子而後可以學易。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此章明聖人作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也。所謂遠觀近取。以類萬物之情也。乾爲天。以氣之廣漠言也。爲

圜以氣之周流言也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為君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故為父其德純粹不雜玉也堅剛
不貳金也乾居西北其氣凛冽故為寒當立冬之時
水始凍故為冰龔氏云乾尊在上高則寒也亦通乾
始于子坎中陽為赤極于巳純陽也故乾為大赤加
大以別坎也乾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為良馬老陽
為老馬純剛為瘠馬言其骨峻非羸馬詞也駁馬鋸
牙食豹健而最威猛者也又色犲雜曰駁果繫于木
蓋一點真陽凝結團聚而陰不能剝也楊氏曰如剝
之碩果不食是也蔡氏云圓而在上恐與為圜意重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
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坤為地以形之博厚言也或曰積陰故為地至哉坤
元萬物資生故為母吳氏曰旁有邊幅而中寬平南
北經東西緯布象也徐氏作何之布未確其公虛
而容物熟物以養人為釜翕斂不施為吝嗇則確論
也荀軒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也蒙引引无平
不陂之說非之取動闢而廣之義亦是牛而牸牝也
母牛而子猶也順之至也无不持載故為大輿何來
有文與衆俱就物説不如坤畫揭為文耦畫多為衆

之說較為明切為柄或云採生物之權或云勤于造
事而不名其功蒙引俱以為傷巧獨取在下而承物
于上萬物依之為本之說亦是于五色獨言黑者以
其純陰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
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
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一陽伏于二陰之下而陽不得出故奮動衝擊而為
雷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故為龍或
以龍作駹是不解經而改經也乾坤初交而生震故

兼得天地之色孔穎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旉作敷
與華通花蒂下連而上分為花出也為大塗一奇動
于內而二偶闢通前无壅塞也為長子震一索而得
男也為決躁陽生于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
也為蒼筤竹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筍也為
萑葦萑荻葦蘆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也善鳴
者陽在內為聲上畫偶口闢出聲也馵足足散白陽
之色作足起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額有
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稼諸穀之類
反生萌芽自下而上反勾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為健

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蕃即草木蕃之蕃，鮮即奏庶鮮食之鮮。物出震陽氣浸盛，故蕃盛而鮮美也。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又幹陽而根陰，故巽爲木。或曰風巽之本象也。七卦皆先本象，獨巽以木先風者，伏羲以木德王，不忘其初之意也，亦有理。一陰伏于二陽之下，而陽不得入，故盤旋不舍而爲風。巽一索而得女，故爲長女。一陰爲主，二陽引之而出，以

達于外。有制物之功，故爲繩直。有善事之能，故爲工。所謂巽德之制也。巽居東南金方，故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進則果于進，退則果于退，惟剛決者能之。巽多疑而少決，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于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屬陰，陰血不上行，故髮少。二陽在上，故額廣。眼之白屬陽，黑屬陰。離目上下白而中黑，黑白相間而停均。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居下，故爲多白眼。二陽爲一陰所有，故爲近利市三倍。或曰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吳氏曰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爲主于內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曰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此理尤長。震爲決躁，巽二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震變乾而不變巽，巽變震而不變坤，蓋善陰卦爲陽，爲純陽，而不欲陽卦爲陰，爲純陰也。乾鑿度曰物有始，有壯，有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

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暗。內明外暗，故爲水。一陽爲水，二陰夾之，故爲溝瀆。又溝字水從冓，搆集之意。所以行水而爲溝之冓也。瀆字水從賣，蘊積之意。所以停水而爲瀆之冓也。陽陷陰中，故爲隱伏。徐氏曰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此說極是。但合弓輪爲一則非矣。諸卦固无此體，宜各取象爲是。或云坎中剛象弓弣，上下柔象弓之弰。中奇象輪軸，上下偶象輪之輻牙。亦有理。陽陷陰中，故爲加憂。來問金在志爲

憂。水在志爲恐。恐視憂則有加矣。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鄭氏曰。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爲心病。此恐未然。火勝水則心病。水勝火何病之有。又曰水藏在腎開竅于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腎故爲耳痛。此亦有理。而蒙引以爲推之使遠。鑿之使深。恐過矣。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得乾中畫之陽。故爲赤。純則爲大赤矣。脊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剛在中。故爲美脊。剛在內而躁。故爲亟心。下首畫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坎于馬爲曳者。陷

則失健也。其于輿爲多眚者。謂有陷險而多阻礙也蓋行于險道。不若坤輿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爲通何來俱取維心亨之義。蒙引云。此通字全就人心說狹矣。其取上下皆虛義。而以水流不盈解之。則又與溝瀆同矣。王疏云行有孔穴故爲通。亦是。爲月。向來與水同解。亦取外明內暗之義。蒙引云月魄本暗得日之光而明。是明繇外也。何以謂內明外暗。此說極有理。只當云月者水之精也。爲是。爲盜向來與隱伏同解。亦取陽匿陰中之義。但所云盜太玄以水爲盜。陰陽以玄武爲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則更進

一步矣。若夫于木爲堅多心。則以其剛在中故。无他義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離一陰在內而暗。二陽在外而明。內暗外明。故爲火。此不可易也。爲日向來亦與火同解。蒙引云。日者太陽之精。安得有內暗之理。日與電大抵只取明象。愚謂火也日也電也。皆取明象。而亦兼附麗之義。離麗也。火麗木。日麗天。電麗雲。常明者火。大明者日。暫明

者電也。再索得女。故爲中女。甲冑外剛。離之形也。戈兵上銳。離之性也。愚謂一柔在內而二剛在外。有護衛之象。故爲甲冑。有擊刺之象。故爲戈兵。大腹中虛也。坤爲腹。離得坎之中畫。乃稱大腹。焦氏云。非離反大于坤。蓋疾證也。鑿矣。愚謂坤爲腹。取柔能容物之義。離爲大腹。則以其中恢空。物而二陽包之。故爲大腹也。火與日燥物者也。故爲乾卦。楊氏云鱉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躁取其上下二畫之剛。蠃取善麗之象。蚌取中虛之象。龜取文明之象。蒙引歷辨其非。固自有理。但五物皆以外剛內柔了之。恐无謂矣。科

鳥巢。如水盈科之科。蓋結搆木枝而成者。此本坎子
附而躁之說也。蔡氏曰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
矣。尤爲明切。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
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二陰土也。一陽隆起于地上。靜而止。故爲山。山險阻
不能開人。逕而成蹊。故爲石路。一剛堅而在坤土之
上。故爲小石。一陽連亘。二陰雙峙。故爲門闕。闕門之
出入處。果木實蓏草實。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
象草蓏。乾純陽故但爲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爲木之

果。又爲草之蓏。閽寺止于外象剛。寺給使于內象柔
艮爲手。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狗或作豹。謂虎
子也。承不必。只依第八章解爲是。以其外剛能止物
也。詩曰誰謂鼠无牙。何以穿我屋。鼠前剛與狗同。黔
喙之屬。山居猛獸。牙齒堅利。能食生物者也。或以黔
作鈐。取鐵義。或以黔作黎。取黑義。然俱云能食生物
取如鐵之義爲是。屬者不指定而泛言其類之辭也。
坎陽在中。爲堅多心。艮陽在上。故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
爲剛鹵。爲妾。爲羊。

易會云上體象土。二陽象水聚。若然是土在水上也
按兌一陰停于二陽之上。上虛下實。水聚之象也。故
爲澤。朱子所謂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最爲明切
三索而得女。故爲少女。兌上拆。口象。故爲巫。爲口舌
巫通乎幽。以言悅神者也。口舌交乎顯。以言悅人者
也。兌正秋。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爲毀折。一陰不能
自決而附陽以決。故謂附決。折毀謂彙擇之屬時決
謂果蓏之屬也。氣潤爲鹵。使下土不堅。則鹽水虛漏
而不可渟。故鹵土必剛。說文云鹵西方鹹地。兌正西
又金也。故爲剛鹵。又下土堅硬。而上鹵濕。兌一陽在

下。一陰在上之象也。少女從姊爲娣。故曰妾。羊或作
陽。謂无家女也。殊不必。只依第八章解爲是。以其內
狠外悅也。
八卦之象。推而廣之。至百千有一。自天文地理人事
物類以至性命心氣之微。形色聲容之顯。凡所不具
或取諸象。或取諸爻。或孔子自取。皆聖人教人
格物處。學者觸類而通之。如乾爲君。坤爲臣。乾爲圓
坤爲方。離爲乾卦。則坎爲濕。坎爲血卦。則離爲氣。舉
一隅反以三隅。知天地間隨事隨物。莫不具有八卦
之理也。若遇一件只作一件物事故過。无所責乎讀

易矣或者謂諸象定自伏羲至文周繫易不能盡取故孔子悉錄以垂後來知然乎

右第十一章

卷之十三終

易酌卷之十四

序卦傳

用六居士刁包學　男再灝編輯
孫男顯承祖重訂
曾孫鋐鎔等校閱

或謂序卦非聖人之書或謂非易之蘊此韓退之所謂坐井觀天者也得朱子之辨而始明蓋六十四卦之義彖傳言之詳矣至此復合而爲一。或相因或相反都有妙義在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也觸類而通其餘其曉釋得乎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无天地則萬物何繇生此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資始資生之義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天地虛而萬物實其中則爲盈盈有屯聚之義故受之以屯屯者其氣團聚包絡盈其中未散其外也凡物受生之始類如斯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始生則必蒙未如在混沌中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蒙只還他蒙字如此如屯字皆然子瞻所謂義盡于名者也物穉弱未到壯盛時不有以養之則生意索然矣故受之以需人之所需莫過乎飲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春秋公子宋以不食黿之故而弒其君華元之僕以不食羊之故而賁其主至于訟矣詩曰乾餱以愆禮曰豢豕為酒非以爲禍也而

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皆此意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訟者勝負所繇分也好勝而耻負勢必呼朋引類合力以相攻衆于是乎起矣萬二千五百人爲師古與也衆以恃合未有渙然无所親附者故比次之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傳曰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意即在比字內看出又付大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禮所以序其聚使不亂也如此看固是而又有說云比而无以畜之則猶私情滅公義矣畜卽畜若何无之畜節制之意也節而制之則止而不遷和而不流禮所繇生也人之履莫大于禮故履次之此說亦通姑存之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凡事在規矩準繩中无妄動无過舉則理得而心安矣故泰次之禮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此之謂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通達无碍之謂也泰極則驕逸之心生而通者塞矣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否極則畏懼之心生而塞者通矣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轉否而爲泰也與人同者人亦同之在下有天下歸仁之理在上有四海歸心之道所有不旣多乎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恃其有而侈然自大則盈矣盈者天地神人之所忌

也。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謙者不自有其有也。不自有其有則能保其所有而
樂也。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
蠱
鄭康成曰。喜樂而出。人必隨從。是人隨己也。若下以
喜隨人。則其說非矣。竊意豫悅之後往往不能自持
輕易隨人。故受之以隨。朱氏曰以喜隨人者。臣事君
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皆樂于所事而後隨也。若

然則无事矣。又何以云有事。云蠱乎。雜卦云豫怠也
又云隨无故。自是不好守模樣。蓋　意含悅愉物中漫
无主張者也。喧鬧如此。天下事安得不壞。故受之以
蠱。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世道人心之壞必于是乎成之。故曰蠱者事也。有事
而後聖賢見其道德豪傑見其功名。撥亂之業繇此
生焉。故曰可大。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繇事而生。張子云
禍患之作。天之所以開英雄也。即此意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
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直訓
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須如此分
別。始得山之可觀者无如泰山。水之可觀者无如東
海。此物大然後可觀之說也。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
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物无可觀。令人之者亦而去矣。其能有合乎。唯可觀則
鄉者從者悅而服之。是以有合。噬嗑者將其間而合
之也。自朝廷家庭以至鄉族黨之間。自有所當行

之禮。有不相資者。是故君臣之合也。則以弓旌賁之。
賓主之合也。則以介紹賁之。夫婦之合也。則以六禮
賁之。賁有致敬盡禮而不敢苟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外有文彩可觀見。故曰飾也。一亨著見則其飾為務
飾爲務飾。則侈深情多。內求心自意少。嘉會之後。漸
滅大節。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
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萬物剝落而不食之碩果。猶存物可終盡乎哉。是虛

剝盡之其消者息之本。陽窮于上而還反于下生生
之元從此始焉。故受之以復。復則天理見而人欲退
聽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
之以頤。

有妄則私私則狹狹則物不能容。无妄則公公則溥
溥則物不能外。有兼容并包之德故受之以大畜。畜
聚者廣則可以澤民利物而不匱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或以惡養或以善養皆養也。不養之于平時而一旦

創非常僅蔡氏其可乎。不養則不可動見養則可動
也。故受之以大過。頤字兼養人說。按程傳曰德既畜
聚于己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充養之矣。從人畜德
以頤。有大涵養而後有大施設有大抱負而後有大
設施。頤養還說二說劉氏亦以養者君子所以成己
動者君子所以應物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
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大過之事偶一為之耳非所以為訓也。故知物不可
終過過則易陷故受之以坎坎次大過所以危之也

離繼而及于難故危之陷則思麗故受之以離離次
坎所以安之也離繼而歸于經故安之聖人誨人之
意深矣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
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
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地之生萬物夫婦生之也此咸恒所以為下經之
首也下經不言咸猶上經不言乾坤也為主故不言
受也未有夫婦以前天地之事既有夫婦則聖人之

事不然萬物雖生男女不分恐天地亦閉藏其上下
而人類滅矣惟是有男女則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而
以倡隨為義有父子則制為定省問侍之禮而以慈
孝為義有君臣則制為朝覲宴饗之禮而以明良為
義推而至于辨等級殊名號異服色利器用莫不有
因時制宜者焉則上下之禮也禮義備天下然後天
尊地卑各安其位而不易大矣哉聖人之功乎。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
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夫婦之道如天地之无可易如君臣之无所逃百年

偕老其願也故受之以恒。雖然夫婦之道可久也。物則不可久。物而久居其所則有朽敗之處故受之以遯。韓註云物之所居不可以恒。宜其與世升降。有時而遯也。便是功成身退意。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或退而逃名。或退而辭位。或退而避事。皆退也。退則處其衰矣。衰則必盛。消息相因之理。故受之以大壯。大壯者陽之壯盛也。壯盛恐其恃壯用剛。故受之以晉。易會云好剛者進以學。尙勇者進以義。晉頗好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知進而不知退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聞氏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待不反于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齊家之難也。以漢高祖唐太宗之賢而不免焉。況其他乎。窮于道者乖于家。所謂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也。故受之以睽。韓註云家人之義唯嚴與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可作家箴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

和氣致祥。乖氣致殃。睽而乖。則家難作矣。故受之以蹇。項氏曰屯與蹇皆稱難。屯者行乎患難者也。蹇但有所阻而不得前耳。非患難之難也。恐未然。竊意屯之難在世道。故利用經綸。蹇之難在家庭。故利用解。安得謂屯難蹇非難乎。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蹇難者未有不多方求解者也。解者散而去之之謂。如周成王懲毖多難。韓魏公調和兩宮之類。難未甚

則思解。既解則怠忽踈略之心生焉。故下又以解作緩。怠緩則奢其縱佚則生。安能无失乎。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損極則必虧。虧則利用益。益者長而裕之也。益極則必盈。盈則利用決。决者闢而通之也。天道虧盈如環无端。聖人因其勢而利導之。故益次損。夬次益也。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夬者去其隄防釋然莫之能閒。故有所遇遇則萃成
一處聯絡會合故聚散則勢分。聚則勢合。聚而上者
謂之升。積其勢以高大也。凡物未有不積累于下而
能崇隆于上者也。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
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力久則竭位高則顚。此升而不已者之所困也。困乎
上者必反下。蓋此不得逞其進勢必退却也。物之在
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井舊不食則汚穢生焉
革者除而去之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
以震。

革乎故以再造乎新者。莫若鼎也。鼎者宗廟之器主
之者震。震長子也。馮氏曰自乾坤四十有九卦而革
去故。五十卦而鼎取新。震乃長男代父。易之序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
受之以歸妹。

動極則宜反而歸之于靜。故艮次之。止極則宜引而
掖之以行。故漸次之。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爲其一
于進也。漸者進也。漸必有所歸。爲其進而不驟進也。
妹字義輕。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循序而進得所歸宿。學問乃造淵源。功名乃有結果
德業盛大。故受之以豐。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巽

窮大者必失其居。謂失其所安也。如富貴之極驕盈
不留餘地。是以漂泊流落。靡所止居而至于旅寓也。
旅則无容身之地。孤立而寡親。欲不巽順得乎。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人之情判然不相入則怨尤生焉。入而後說可知也。
兌之所以次巽也。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人之情怒則廹促而不舒。憂則鬱結而不開。說者怒
與憂之反。心氣和樂則有發舒流暢之意。是以散也。
渙之所以次兌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凡人蕩而无節則爭。爭則矛盾。故離。假令截然有限
制于其間。何至是耶。故節者所以合離而萃渙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須發于中心不獨在外貌上簡束故曰節而信之

中孚所以信其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信近于義而已若使自恃朴誠必如其意而後已則行之果而過于中矣故受之以小過有其信卽有其善喪厥善之有言自矜負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以既濟

韓注云行過乎恭禮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此本小過說亦有理張子云能高于人而過之然

後可以濟天下此專就過物取義蓋言才德度越尋常乃克有濟也觀歸妹不取妹義則濟物不取小義爲是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言于既濟而天下事畢矣聖人曰未也理本无極道何有盡既而歸之以未窮終而反之于始也然則易之濟天下與來世也其至矣乎

周氏曰按序例有數欵曰然後曰而後曰不可曰不可以曰不可不曰必曰必有曰必有所曰莫若各有取義約之不外一中不問天道人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得中者順之隨時從道以趨中而已最得聖人序卦之旨

右下篇

雜卦傳

序卦取流行之義雜卦取對待之義雜者不拘卦序分類而言之兩兩相對也或錯前卦于後卦或雜後卦于前卦雜也或雜上經之卦于下經或雜下經之卦于上經雜也兩句之中或以上卦先下卦或以下卦先上卦雜也然就兩句讀之必以類相從无後先移易者自乾至困三十卦當上經三十卦之數雜下

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當下經三十四卦之數從上經十二卦于其中恁地齊整无上下參差者以爲不雜也而有雜者在以爲雜也內有不雜者存聖人立言之妙如此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乾健有實故剛坤順而虛故柔親比則渾其爾我之間故樂動衆則驅之鋒鏑之下故憂

謹按此篇分合照應起伏變幻无法不備乃聖人全副精神所注焉文章之鼻祖讀者不可以其終卷而忽之也。乾坤兩卦不與序卦一例所謂首也大過以下是也細玩體例自見又乾卦自爲首與夬卦變乾旨感人无所不包故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本韓詁。竊意以上臨下。必有以益乎下，故曰與；以下觀上，必有以仰乎上。故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吳氏曰：屯蒙皆二陽之卦。屯九五見于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于坎險之內而固守，故曰不失其居。蒙九二雜于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則止于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其義尤顯。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一陽動于下，故曰起；艮一陽靜于上，故曰止。損者自以爲不足矣，而不知乃盛之始。益者自以爲有餘矣，而不知乃衰之始。明乎盛衰倚伏之數，則損者可以自力。益者可以自警矣。

謹按損益否泰交，所謂樞紐也。除去乾坤爲首，皆在第十卦。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剛健難畜而能畜之，適當剛止之時也，故本義只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宜福而反得禍，偶值意外之災也。故本義曰无妄而災自外至。然則天下事蓋其在我而已。時何可自恃，災亦何可自沮乎。

謹按此兩卦之後交萃升，與大壯兩卦之後交大有同人，所謂對待之合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水聚而下，不往也；木升而上，不來也。謙則有欲然卑下之心，不敢以尊重自擬，故曰輕。豫則有侈然自大之心，而至以偷惰自安，故曰怠。蘇氏曰：輕者銳于有爲，怠者安于无事，非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曰噬嗑，故言食。本義云白受采。受采則有色矣，白則无色也。此亦繪事後素之意。

兌見而巽伏也。

兌一陰居上，故曰見；巽一陰居下，故曰伏。

謹按自此至頤下經六卦，與後自雜至訟上經六卦，所謂錯綜之合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意在于隨而已，漫不事事，故曰无故。蠱者如人家房屋頹壞，須要整頓修飾起來，尚付之不理乎。項氏曰：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

剝爛也，復反也。

剝爛者，一陽消于上也。復反者，一陽生于下也。一陽

自上而下。有刻不容停者焉。或曰。如果之爛墜于下。可種而生恐遲。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如日在天。故曰晝。明入地中。如日食旣。故曰誅。誅者夷傷之意。

井通而困相遇也。

往來井井。故其道通。困者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其能通乎。自乾至此三十卦。雜下經十二卦。震也艮也損也益也。萃也升也。兌也巽也晉也明夷也。井也困也。

謹按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所謂界限分也。自坤卦至此。皆兩卦爲一卦。故亦爲十五卦。與咸以下同。

咸速也。恒久也。

謹按自咸至此卦。唯小過頤坎各爲一卦。其餘皆兩卦爲一卦。故云十五卦。

咸无心故感之神。神則速。一刻而千里也。恒立心故守之固。固則久。百年而一日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則收攝不住。故離。節則範圍不過。故止。或曰。離風散水也。止澤豬水也。

解緩也。蹇難也。

難旣解。則寬舒而无迫促之象。故緩。蹇方蹇。則艱險而无平易之地。故難。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睽也。睽則異室。故外。家人親也。親則同堂。故內。

否泰反其類也。

君子小人各從其類。否則小人進而君子退。陰勝陽也。泰則君子進而小人退。陽勝陰也。陰陽迭爲勝負。相反故也。

謹按此與損益交合。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不可恃其力而止。則无冒進之嫌。遯不可待見幾而退。則无濡滯之失。宜止而止。宜退而退。无徘徊覬覦之心。故曰則。

謹按此與大畜兩卦對待。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者其胞物與。不亦衆乎。同人者聲應氣求。不亦親乎。此汎愛衆而親仁之意。

謹按此與[illegible]對待。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卽革命之革。曆數所繇告終。故曰去故。鼎卽定鼎之鼎。其業所繇創始。故曰取新。或曰去故者。革以火鎔金也。取新者。鼎以木鑽火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猶小，小亦過也。見以爲小而忽之，則過陷于惡矣。孚必中，中斯信也。襲于其外而貌之，則信流于僞矣。改過存誠，可忽乎。

豐多故，親寡，旅也。

本義云：既明且動，其故多矣。楊氏云：昔華封祝堯，而堯曰：辭以壽則多故耳。韓注云：高者懼危，滿者戒盈，豐大者多憂故也。二說俱一意。竊意作背故之故亦通。豐盛之時，賓客盈，故曰多故。羈旅之時，親戚背畔，故曰寡親。此爲世態炎涼言也。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或曰作旅寡親，正與上新信韻叶，信音伸，未知孰是。

離上而坎下也。

火曰炎上，離爲火，故上。水曰潤下，坎爲水，故下。（謹按自此至訟與下六卦錯綜相合）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一陰畜五陽，勢不侔也，故曰寡。一陰履五陽，位不安也，故曰不處。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必有所待，待則觀望切，故不進。訟必有所爭，爭則戈矛起，故不親。本義云：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蔡氏依例改正之：大過顚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以反對之義推之，似確不可易。胡氏曰：以中四爻互體言也，又別是一理。竊意易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之道，奇偶而已矣。雜卦之義，兩兩反對，偶也。若始終一律，是有偶而无奇矣。是故既合上下兩經錯綜之，而以兩何爲偶，末又合兩句錯綜之，而以八卦爲奇，奇而偶，

偶而奇，變化无窮，正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且卦之序也，不外相因相反二義。雜卦義取相反，今以末八卦推之，却亦相因。如大過繼之以姤，顚則宜遇也；漸繼之以頤，行則宜正也；既濟繼之以歸妹，定則宜歸也；未濟繼之以夬，窮則宜決也。然則序卦相因也，而未始不相反；雜卦相反也，而未始不相因。交易變易之義，益于斯可見矣。此亦一說，姑存之。（謹按至此諸分界限，以下爲結尾。又自上下經皆十八卦之說例之，自恒卦至此爲十五卦，與前自坤以下相同，所謂小段落也。）

大過顚也。

頤者頤倒其常也先儒所云反經合道是也或曰本末柔故顚也

謹按此卦與頤卦相鉤連

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以一陰遇五剛而不以爲媒可謂邂逅之不偶矣

謹按此卦與夬卦相鉤連

漸女歸待男行也

漸長女歸少男故有待而行也守十年乃字之貞者也伊尹之待于有莘孔明之待于南陽其得漸之義乎

謹按此卦與歸妹相鉤連

頤養正也

以理養心以善養人養賢養民養之正者也否則以小害大惡乎正吳氏曰頤上九爲主而下養九三以上養下所以爲正也

既濟定也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一定而不可易者也

謹按此卦與未濟相鉤連合觀此八卦上下兩經前後鉤連顚倒不破所謂以分爲合也

歸妹女之終也

少女歸長男則從一而終矣王蠋曰烈女不更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知終終之者也或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爲歸則女道終矣

謹按此卦與下卦交互相對合而分也

未濟男之窮也

三陰三陽皆失位失位則窮矣獨言男而不及女者男統女也

夬決也剛決陰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夬以五陽決一陰決盡則爲乾矣此終則有始之義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天下何患不太平潘氏曰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明而已矣孔明曰親君子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君子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孔子繫易而以君子小人一語結之旨深哉

謹按此卦變而爲乾首尾合一也

自咸至此三十四卦雜上經十二卦需也訟也小畜也履也否也泰也大有也同人也坎也離也大過也頤也

謹按大過以下八卦不反對本義以爲未詳當反覆推求夫乃知雜卦之始也易之有序卦也學之始也博文約禮有序而不可雜也易之有雜卦也學之成也變化從心雖雜而不失序也序卦分也雜卦合也由分可以得合既合其中仍分所以合而分也首以乾坤乾坤一大男女也而萬事萬物无不在其中參終之以男女男女一小乾坤也而頤聚羣分不能外乎足矣此起上之合也然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

因卦其界限未嘗不分自以此八卦而以下經之損益交合之自咸恒八卦而以上經之否泰交合之此樞紐之合也損益後歷大有无妄而合之以萃升否泰後歷大壯遯而合之以大有同人此對待之合也列震艮于前而以兌巽等六卦分足三十卦之數留大過頤于後而以離坎等六卦合居三十四卦之中此錯綜之合也至大過以下則以分為合矣易者敎人寡過之書也女過莫如遇以女過男其過大矣故詩書曰采之過剛也女之无過莫若歸歸而待男以行職司中饋以佚頤養道之正也宜室宜家如水火之既濟守之定也故曰歸妹女之終也女道于此終婦道于此始而女過寡矣男子之事六十四卦言之已盡所不能保其无過者窮耳維窮何病窮者天之所以下友于成也試觀耕莘釣渭版築魚鹽磨煉出多少聖賢家齊孤足窮于身而不窮于心窮于遇而不窮上學又必剛克而果夬則君子進長小人道憂而修齊乎治一以貫之何有過之不可寡哉又技不打小人道消而曰道憂則聖人為天下後世思深慮遠恐其夬小人之後自謂高枕无憂不為戒備如唐之五于不旋踵而身受其毒故不曰消而曰憂也聖人

之一字不苟即此真是韋編三絕之後融會貫通而復以細心窮理出之故有頭有尾有開鍵有鈎迎合而有分分而實合玲瓏貫串帶鎖鈎連至精至妙无以復加學者得其法而通之以之為學以之為文以之治身心家國天下而无不宜大哉孔子其真萬世師也已

孫男顯祖識

易酌卷之十四終

易小帖五卷

（清）毛奇齡撰

清雍正刻西河合集本

易小帖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說易之語、而其門人編次成書者也。奇齡所著經解、惟仲氏易及春秋傳二種是其自編、餘皆出其門人之手、故中閒有附入門人語者。此小帖凡一百四十三條、皆講易之雜說、與仲氏易相爲引伸。朱彝尊載之經義考、云皆西河氏經說易之可議者。今觀其書、徵引前人之訓詁以糾近代說易之失、於王弼陳摶二派、攻擊尤力。其閒雖不免有強詞漫衍、以博濟辨之處、而自明以來、申明漢儒之學、使儒者不敢以空言說經、實奇齡開其先路。其論子夏易傳及連山歸藏、尤爲詳核。第五卷所記皆商搉仲氏易之語、初稾原附載仲氏易末、後乃移入此編。舊目本十卷、今本五卷、蓋其門人編錄有所刊削。考盛唐所爲西河傳、又稱易小帖八卷、蓋十卷刪爲八卷、又刪爲五卷也。儒者尊奉一先生、每一字一句奉爲蓍蔡、多以未定之說編入語錄。故二程遺書朱子有疑、朱子語類又每與四書章句集註或問相左、皆失於簡汰之故。若盛唐者、可謂能愛其師矣。

易小帖目

卷一 二十九條
卷二 十九條
卷三 二十六條
卷四 三十二條
卷五 十一條

蕭山毛奇齡又字初晴秋晴稿
文輝兄有
遠宗姪黃 較

易小帖一

上繫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夫剛柔者陰陽也自畫卦以後陰爻與陽爻皆爲一定有何相推有何變化殊不知變化者進退之象則文王繫詞左氏占驗全在乎進退諸陰陽之畫而變化之矣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推易之法也蓋推易者往來進退之事也是以易曰憧憧往來子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故又曰大易彰往而察來是以六十四卦于泰否二聚卦獨曰小往大來大往小來立往來大義而其中之往來者纍纍焉非推易乎

乾坤二卦皆有類字乾卦則各從其類也坤卦牝馬地類又曰乃與類行又曰猶未離其類也以乾坤爲聚卦之首故大子于此特屢屢及之類猶聚也大傳曰方以類聚是也又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

也劉歆父子作大人聚也見陸德明釋文則是此
儒說易者可知推易一法如此
夫子于推易指示極切卦卦作之若其領要則祇大
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八字故乾卦文言于九三
一爻爲上下將分之際獨曰進退无恒非離羣也
蓋言羣分非分卦之謂也陽羣而不離雖分卦而
實非離羣故分聚祗就陰陽言觀後泰否聚卦于
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正言三陰三陽
各不相離之意則以不離爲不亂大傳所云不尤
瞭然乎夫子屢示其意而必不明言所謂神明黙

識存乎人也人奈何不三反也
道家言無極實言無氣無形之始非如朱元晦所云
老子言無極乃無窮之義也老子無極在列子有
註脚以太易未見氣始爲無極太初既見氣始爲
太極故乾鑿度云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易即無極
也此即無極而太極也又曰太極成乾坤行此即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又曰有形始于弗形
有法始于弗法此即太極本無極也
物以羣分乾鑿度以三畫分三名曰物有始有壯有
究究即終也爻詞以三爻上爻爲終者即此意說

卦傳亦云其究爲某卦
彖字不解其義後讀繫傳曰彖材也謂一卦之體材
也劉瓛云斷一卦之材是也或引論語集註無所
取材語謂是裁度之裁材裁古通字則古但以財
通裁如漢書財察財擇引決自財與泰象財成天
地之道類並非材字論語集註故誤解耳
卦有列兩爲對者虞仲翔所謂旁通之卦而孔氏正
義名曰變卦以陽變陰陰變陽也卦有合一而顛
倒對者王輔嗣所謂反對而孔氏正義名曰覆卦
覆即反也夢伏羲畫卦專取旁通乾坤一旁通六

子二旁通凡四旁通而畫卦已畢文王序卦專取
覆卦除乾坤坎離頤大過小過中孚八卦外凡五
十六卦作二十八覆卦而六十四序卦已畢但又
有以旁通兼覆卦者如泰否顛倒卦也然並列之
則三陰三陽正復旁通推之而既未濟歸妹漸蠱
隨皆然然則易變可一端盡耶
易有日月相銜之文其字形則上日下月取其昭明
其字義則日往月來取其變易此易緯所云也又
易者生萬物不難所謂易也此則難易之易當讀
與去聲又有不易之易謂不更改天地名君臣位

父子上下宜（父以卦爻言）此改易之易讀亦如字見乾

繫辭

易原有去入二音其讀去聲者因舊時未分四聲故去入同音而北人讀字又有去無入是以漢晉以前多讀異隋唐以後多讀亦北人多讀異南人多讀亦其實一也自舊有去音昧者遂謂讀異者必易知之易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二者不偏廢也獨取易知是有陽無陰也而可乎

易有五易（易見仲氏首）雖去入兩音只是一義古變易之易皆讀去聲如班固東都賦紛綸后辟與蹈一理之險易押可驗若謂漢晉以前無變易之解則繫詞云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夫子之解義也若謂隋唐以後始有入聲之讀則繫詞云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又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則乾坤或幾乎息此夫子之讀音也雖儒但觀一隙不親大道偶蹈易可讀異便妄生議論可鄙極矣至若說文以蜥蜴爲蜥易此重傍省文之字而陽升庵遂謂易是守宮之名則漢書食貨志以賜賜爲賜易得毋易又是賜蜴之名乎（古市傍省文字如偶卜賭邪類）

何平叔作論語集解其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句證

云以元亨日新爲天之道而孔氏正義謂元亨利貞皆屬天道單舉元亨者略言之也觀此則乾卦四德之解其來舊矣乾者天也乾德即天道也日新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天行健也平叔以清言解經尚如有此況文言未嘗人書卿

乾皆終日乾乾以乾字斷句此夫子讀法俗儒以夕字句因爲不通至夕惕若厲則在明諸儒多有以若字句者以易文有紛若嗟若語也但漢晉間儒俱以厲斷句此必有師承者予既引淮南鴻烈及張平子班孟堅諸文爲証偶觀蜀志先主紀其自表漢中王文有云寤寐永嘆夕惕若厲漢新莽時孫竦爲陳崇草奏有云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兩漢以來師承若一矣解經不考古而憑臆妄斷欲重塗古人何可訓也

朱子發叢說云初奇二偶三奇四偶五奇六偶卦有奇偶爲象者如乾九四曰淵淵者重坎也自四至上有重坎象故也王氏易是曰乾二文則坤三含章俱合離象此皆王卦位爲乾路卦位上坎下離一定之數而文王演辭亦往往取象于是詳見仲氏易諸卦及推易始末然卦畫純陰純陽則卦位

允顯乾坤是耳
說卦在漢時巳亡至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義三十有一今諸家所傳則皆逸義也此非可意造者故朱氏本義巳補入荀氏集解于說卦傳下乎又從他書補入數處如子夏傳坎爲小狐今所傳本雖無有然前儒引據有之則翻爲補入以舊子夏傳雖亦[illegible]然在隋唐前去漢未遠當或有所受耳

離有飛鳥之象說卦逸義曰離爲飛鳥以離位正南値鶉火之次鶉爲朱鳥虞書所云星鳥是也若歸藏初巽曰有鳥將來而垂其翼薛貞曰巽値鶉尾故稱飛鳥此當如小過互巽飛鳥與明夷之以離爲飛鳥不同蓋巽位東南正與離近當鶉火之尾故離與皆象飛鳥以木火子母本相通故也若說卦巽爲雞離爲雉八畜之中獨離巽屬禽翼亦有取象飛鳥之意且兩畜木火亦正相通素問以雞爲木畜而質鄉火精雉本午質火文而月令雉雊而雷發聲漢書陳令有聲如雷而野雞皆雊則夏禽而感春氣皆木火相通之驗故知說卦逸義離極精當然尚有未備其偶作補苴非多事也

離爲鶴見虞氏易中孚九二有鶴鳴在陰以中孚爲大離故也然九家易又云震爲鵠而京房論中孚曰九二處和體震故象鳴鶴則震又爲鶴鵠鵠通字黃鶴樓以黃鵠山得名是也舊欲增震爲鶴于說卦中以既有爲鵠則不必複出且房但言義無明明爲鶴二字故巳之其及震者以中孚二四同功爲震故云

歸藏之乾有乾爲大赤爲天爲君爲父又爲辟爲卿爲馬爲禾又爲血卦此爲書不可據者夫子說卦本以証易如爾雅之証詩必易中有其辭而故爲標之爲卿爲辟爲禾將安用之若其餘則又夫子所巳言者豈商易卦辭與周易有相通者耶

虞氏易有巽爲魚語見于剝姤及中孚三卦以剝有貫魚姤有包魚中孚有豚魚故也但姤及中孚皆有下巽而剝獨無有乎嘗論觀剝姤二卦皆以陰陽升降消息爲義魚雖陰類然在澤有魚在山無魚故剝及五爻巳成艮山姤及四爻亦漸成觀卦大艮之象是剝五貫魚尋其尚有魚而姤四无魚則正變其魚之自此无也因于中孚豚魚則以與爲解于姤之包魚則又兌澤爲解以兌澤與艮

山反也且剝無與也若倂氏易說卦下亦脫爻辭
魚何則檢點不及非有意去取耳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言以顯仁守位以富有聚人也顯仁富有皆大傳中原文自朱註引陸氏釋文改仁爲人致元吳澄明季來兢起改竄而作僞古本且謂古本如是可畏極矣盧東元作此辯云經文無義者或改正之如井有仁焉言之是矣是也有義者不宜輕改此類是也夫仁者天地之大德也天子守位曰仁足矣何必改從人乎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仁也紂有臣億萬人惟億萬心不仁也仁則冠戎爲父子不仁則赤子爲仇讎故大學曰有德此有人蔡邕曰仁以守位

東陽盧東元嘗以本義易說太略且盡廢漢晉前儒之學引朱子自爲說云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條明此引喩之最乖方者夫燭之加籠所以蔽風非以助明也如欲助明則當曰燈檠添骨不當曰燭籠添骨何則骨非增明之物籠非助明之具也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說易君子不知凡幾至理宗朝程朱說出而諸儒盡廢骨之喩矣何有籠骨斯言良然盧章格明成化辛丑進士官監察御史所著荷亭集崇禎間山陰劉念臺

先生特爲之序稱其節宗六經宗法孔子篤行君子也每講學輒引其辨論以示學者

蔡邕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見釋誨梁劉昭註後漢書于梁統傳註曰易繫詞曰何以守位曰仁又北周蘇綽爲文帝作六條詔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俱不作人字

禮記經解有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明是易逸文故漢東方朔傳司馬遷自序皆引其語而王充論衡註及劉昭註仲長統昌言亦皆引此二語謂是易緯則春秋戰國間有何緯書此言誤矣若東方朔傳又有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而杜欽傳後漢范升傳亦皆有之則易未嘗經秦火安得逸文豈漢世說易家文而雜出于是者耶然不可考矣

雜卦傳晉晝也明夷誅也晝與誅失反對之義初亦疑之後觀宋人孫奕作示兒篇以爲明入地爲闇又卦略有明夷爲闇之主語因謂誅是昧字之誤昧與晝對此極近理若晝與昧押則無入通韻三聲與大有象以發志也自天佑也賓之初筵三段不識矧敢多又正同

下莽傳漢兵討莽莽遣張邯引同人九三爻詞以作
符命謂伏戎于莽陰起兵以討莽也莽者皇帝名
也升于高陵升者劉伯升高陵者高陵侯子翟義
也三歲不興言皆敗絕不得起也其說雖誣妄然
以之占易則與周太史繇詞不甚遠矣要知漢去
古未遠其據詞解斷猶得古遺法如此

朱氏本義所載筮儀本之焦氏易林揲法而不著所
自宋人著書多類此

坎之九五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李鼎祚易解作未
光大也多一大字

否之九五繫于苞桑謂苞桑微弱不堪重繫也舊註
以強固解苞字失其義矣晉書儒林傳冉閔與冉
誤同時爲光祿大夫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
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誤諫曰恐變起不測當思聖
王苞桑之誡也則非強固審矣苞者叢生無毛蒢
之名

豐其沛沛者水草之名公羊傳草棘曰沛禮記王制
註有草所生曰萊水所生曰沛語應劭云沛者草
木之蔽茂齊侯田于沛是也自王輔嗣註作幡幔
而字書遂有以旆通沛者然終是叚字非舊義矣

若虞仲翔註易有曰日蔽雲中稱蔀曰在雲下稱
沛則不知所據且一在雲中一在雲下何所分別
漢人有師承或非杜撰然何以設誕乃爾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以兌上爲澤口故涉之然而遯
以乾易兌則乾首因兌澤而滅故曰滅頂此推易
之最明者若後漢趙典傳其兄子溫與李傕書曰
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則一二
三次第在易文並無其候且以四字作三義于大
過卦義與上六爻義全不可解此不知王何師說
以有此

馬季長于論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云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此引謙卦象傳以爲上文慮以下人
何作左証也論語邦家必達不止一謙而謙得槩
之然則謙德可少耶

女子貞不字字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儒崔憬李
鼎祚諸註本皆作孕姙解即說文玉篇諸字書亦
只有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
爲義可見也自朱子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
嫁笄而字語遂註曰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
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以國又曰男子二十

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女子二十笄
而字謂男子成人卽不名而字惟君父前則仍名
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禮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
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
男子二十冠而許嫁必非禮意姚承庵有曰女子
許嫁笄而許嫁定無是文義乃不幸元明字書竟
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爲墓銘者並無
男娶女字之文而明代有之予嘗指言其非而輒
近陋儒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未字
許字夫此係經文且爲易禮二書所共係之文而

易小帖　卷一　十二

以此謂停陋矣先仲氏曰人苦不讀書昏禮云女
子許嫁稱字明于字字上加一稱字春秋傳九年
伯姬卒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何以知
許嫁婦人許嫁笄而字之則明以伯姬之稱而知
其許嫁字者伯姬也人不識曲禮盍亦就諸經一
觀之乎

大畜何天之衢何荷通卽在噬嗑何校已有之故鄭
康成曰艮爲手乾爲首而肩當首手之間荷物處
也則分明是負荷之義故康成又曰乾爲天艮爲
徑路此天衢也則實言大畜三陽不家食而登天

衢于卦義爻義兩俱瞭然程傳解爻詞則曰誤加
何字解象傳則又曰何以謂之天衢作語問解至
本義又曰何其通達之甚此皆滅于王輔嗣語詞
之註而誤之者宋人極偏强獨于王註則遵若科
律歐陽修謂易無王註則淪于異端反謂大衍非
文王之事說卦非聖人之言其敢于毀孔子而必
不敢違輔嗣何以至此

坎六四樽酒簋貳此孔子所讀者象曰樽酒簋貳是
也貳者副也鄭康成曰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
侯主國尊桮簋副設玄酒而用缶此自可據而宋

易小帖　卷一　十三

子以貳爲益酒之貳引酒正大祭三貳爲註則于
簋貳爲不通矣于是引晁以道僞古本以爲先儒
皆簋字作句以貳字連下讀及註象傳辭則明與
孔子所讀不合乃又引晁氏據陸德明釋文本謂
原無貳字所當刪去則不信孔子而信輓近作僞
之小儒大無理矣據晁氏云先儒多此讀考漢魏
六朝並無其人惟虞仲翔易有禮有副樽故貳用
缶則雖以貳字連下作說而仍以貳字解樽桮之
副則仍以貳字何觀其于象傳仍不失貳字可驗
且爻詞多有韻者坎自六三至上六皆有韻文字

樽酒與用缶自牖三韻相協簋貳其韻也若曰詩
酒簋不惟孔子不然文王演辭亦豈其然
樽酒簋貳以坎水有酒象坎之容有簋缶之象若鄭
康成謂四以互體居震之上爻而其辰在丑丑上
値斗可以斟酒又斗上有建星其形似簋建星上
有弁星其形又如缶此又以卦象方位解爻義者
至離之九三鼓缶而歌又云此艮爻也〔謂經通以爻有艮爻〕
位在丑丑上値弁星似缶則以艮震皆東北方卦
皆在丑位故云是坎合艮震〔卦皆互〕其爲簋爲缶又
不止震上一爻如此

晉如鼫鼠說文云五技鼠也蔡伯喈云鼫鼠五能不
成一技故古云五技而窮九家易解皆然來氏粱
由易注以五技鼠爲飛鼠將以碩鼠當之雖字可
通用終易一物窾若炭畾罶鼠類則更不然易凡
象物必有據此凡火德皆二四爲艮艮爲鼠故曰
鼫鼠則實實是鼠耳鼠類也
頤二五皆有拂經語舊不得其解謂二養于初五養
于上爲反常按爻詞並無初上養人二五就養之
義且古云無野人莫養君子又云諸縱生盡以養
一丈夫則下原有養上之義卽上就下養未爲反

常至于上之養下則養賢及民本文有之又不待
言也且未有六五二字卽按爻常而可以成爻詞
者〔六四[illegible]傳彖六五拂經〕凡經有數義今字書所載止有經
絲經常經界經過諸釋並不及經臟經路二義固
屬缺陋而至于解易則率以經常概之殊不知頤
之拂經本讀作徑去聲謂吭也吭爲氣經如徑之
山入故讀徑此卽莊子之所謂緣督爲經淮南子
之所爲熊經鳥呻者蓋督爲中脈下貫尾閭上合
斷交而歸其氣于喉吭之間如云引脈作吭者至
于熊經則莊子司馬彪註原云如熊之攀樹引氣

鳥之仰吭[illegible]呻而諸儒音讀皆作去聲則明明以
熊經爲熊之引吭經者吭也自郭象註莊不曉此
義但註經爲常而至于熊經則無可引據遂至蒙
昧夫經之爲吭不止引吭爲然也考漢書列傳以
貫高縊死爲絕吭而死而諸書縊死皆作經死如
論語自經溝瀆荀子救經引足類亦惟經卽是吭
故旣可稱經亦可稱吭蓋縊處在經卽謂之經如
走處在腓卽謂之腓翼處在翼卽謂之翼小雅小
人所腓孟子輔之翼之是也〔皆以經解[illegible]非是〕見引吭曰
熊經絕吭曰雉經引吭絕吭總皆以禽獸爲喻雖

雉飛熊走族類不一然猶是仰吭而在引氣則謂之熊經在絕吭則謂之雉經其爲經同而所以爲經不同者止以熊善養氣雉易捨死故有殊耳實則易之拂經莊子之緣經淮南子之熊經國語之雉經只是一經故熊經讀徑雉經亦讀徑陸德明之註曰如字亦仍不甚解而誤爲正定者也若莊昭註雉經但云縊死而諸家以雉字解雉性耿介頭捨屈折皆不爲過獨孔仲達作檀弓疏引鄭註雉經字謂康成曾以爲箸牛鼻繩註云今人稱之爲雉遂以雉經爲牛鼻繩所縊而死則未免杜撰但仲達又云漢書所載趙人貫高絕吭而死申生雉經當亦如是此是實據而字書破裂竟失此義須知若顧之拂經則正與顧頰及者彖顧拂經皆欲食之狀何精核也詳見予本卦註下

解

彖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甲者孚也芽萌于殼甲中拆則自甲分裂而由木自則自惟馬季長陸公理鄭康成本俱以甲拆爲甲宅謂皮曰甲根曰宅宅猶居也註釋家多引之然百果草木皆皮根無是何理後考康成註原有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音罅則是皆字讀作解而解作拆謂拆皮與根也此以皆爲拆故以拆爲宅不然但有皮根而無解拆雷雨之作何爲矣

明夷

夷于左股左在右後仰傍其左次可驗惟穎子瞻云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于我爲左是以左在上右在下不知所謂若鄭康成說以夷于左股爲睇于左股旁視曰睇謂六二視九三則似[illegible]在上[illegible][illegible]其解謂六二辰在酉酉是西方九三[illegible][illegible]是東方六二下離爲日九三辰得與[illegible][illegible]虞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則仍以方位言左東右西以西方之西借雉目以與文方氣之股但指東西不拘上下與穎說又[illegible]而

先

了管言東林講易有損薄子云每卦分六爻作六家使之一排居住有時相好有時相惡忽然起猜疑鬪端有嫉妒時或五家雜一家否則一處鬪在處前奉後挽左捺右訴顛倒反覆不知何[illegible][illegible]否辭理人說易何以設在此惡薄門戶其言雖輕薄隣于侮謾然輔嗣易註與宋儒諸說易家原是如此且又拘曲作直塡窺莊狆二原不猜三所就辭釋意遞坐以猜初未嘗惡二而猜爻亦義誣指爲

惡其意不過欲翻掀象數造此孽境然亦不宜惡
薄如此雖曰作易在中古又曰當紂與文之世然
有憂患者何必至是

屯六三即鹿即從也猶從猷從禽也後漢逸民傳有
野王二老即禽即虎本此

易小帖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盛唐樅陽
王錫引齋較

互卦三聖俱有之見予仲氏易繫辭註中若漢儒則京焦馬鄭以後無不備及非是不足以成易也且漢儒尙有四爻五爻連體一法與二四三五以中爻立互者又別如虞仲翔于豫卦☷☳云初至五體比故利建侯三至上體師故利行師一以上四爻連體一以下五爻連體也若賁卦☶☲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中孚☴☱虞氏曰自三至上體遯皆四爻連體一例

本義奔其机無解按字書机只是木與易義不合此机字當是机字机几同程傳謂俯而憑之是也若朱允升謂車中之机則車中是軏車傍从元係輗端衡木並無通作机字者

帝乙歸妹程傳以帝乙爲成湯又爲祖乙按紂父名帝乙成湯名天乙天乙祖乙皆與帝乙不同但乾鑿度云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又曰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

婦則當時原有以帝乙爲成湯者觀後漢荀爽傳其對策引易有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是也惟左傳杜註則指定微子之父與虞氏易曰紂父正同此是正解若又曰祖乙此卽盤庚所云六世王者商自湯至祖乙雖有十餘帝而父子相嫡祗得六世則正指其人要知六乙祖乙原非帝乙第漢儒解易必謂文王日中戒不應斥言近帝則寧將三乙溷稱之而後儒昧昧卽亦相習不察耳

本義旣濟亨小利貞以小字作句謂之亨小此本王

輔嗣註然實不始輔嗣虞仲翔卽有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之文則始于虞矣後儒不見王以爲易不知所始然本義則亦但本王註耳他何從知之

小狐汔濟汔幾也王輔嗣謂能剛健拔難然後克濟此猶有以汔爲畢力之文然未嘗明註曰汔當爲仡也程傳遵其說竟改仡字且引秦誓仡仡勇夫爲證則失漢儒註書義矣易有習用字井卦汔至亦作幾解且與坎水接濟彼此隱合則何不如字爲恰當乎

豐之初爻雖旬無咎旬者十日之名鄭康成所謂十日者朝聘之禮是也自荀慈明本作均字而王輔嗣遂註旬爲均致程傳本義俱以均字爲旬字釋間嘗疑之及考周禮均人註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爲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爲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爲康成註云旬均也引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爲証此卽荀王釋均之所始弟細繹禮文此是康成誤註者按公旬三日此與王制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同其曰公旬者非謂均人公役必當限以十日也歲以日爲始日以旬

爲終但言旬而日之成數已該所謂公旬亦祗曰公役之日云耳康成意以爲三日兩日不當稱旬故遂註爲均此孔仲達疏鄭意所謂三日非十日者然以均人均力而立爲均政亦何難直作均字且本文前後凡爲均字者不止十餘獨此一字忽以與形參其間世無是理若內則旬而見文亦註作均此卽康成註公旬之成見而一誤致再誤者按內則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其所云旬而見者正云越十日而始得見也曰未食已食者子十日之

際見時或已食或未食也乃詎何爲均則其義難解于是增其說云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均而見者以生之先後見之既見乃食則下本文既周章不明而且增同時生子之說傳會增飾大無理矣若其引均旬字義詎左絕學既引易說卦傳坤爲均有今本作旬字爲詎則有無今本原不足憑縱有之亦字形之誤非本義也乃既取作証而其証內則則又云旬字是均聲之誤則仍屬誤字並非字義且幾見均旬爲同聲者仰此兩證皆周章之特甚者而王氏承誤証旬爲均是王氏作証本欲攻鄭氏之短而此獨拾其袭誤而不自知何也况康成註易則又仍作十日也

鄭康成註雖旬无咎以旬爲十日此是確解前既已詳言之矣但其云初修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又云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久留非常詳其說似云禮限十日過限卽非常禮也此于易義爲最合者第其禮別無他據且初爻朝四四爻亦不可解說以初九爻辭有遇其配主語謂四本初配而主有君稱故當朝主然則九四亦有遇其夷主語此謂主卯此四又當朝謂卯

師中之中雖以二居中得名然兵法大將居中卽春秋傳所云將中軍者蓋兵雖內體尚有然兵貴有參參則勝而兩則爭何氏訂詁以周書人道尚中耳目役心當之非無爲也

師左次者兵禮尚右右前左後八陣以前衛爲右後衛爲左是也若焦弱侯云四乘坎之上與兵法右背山陵左前水澤意合故曰左次楓林旁証謂四變則互震爲左來矣鮮云乾先坤後乾右坤左故明夷六四陰也曰左腹豐卦九三陽也曰右肱此皆以兵法并乾坤爲說統不如卦例以上一爻爲右下一爻爲左之爲當然此猶尚是有據之言

七日來復只從剝之上爻至復之初爻合七爻爲七日蓋十二辟卦以剝爲陽之將盡復爲陽之初生故特取二卦爲辟卦之驗則就剝上爻歷坤六爻至復而合爲七日十二辟卦分陰陽各六皆自五月建午一陰生姤始歷二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而陽將盡矣至六陰坤爲陽窮盡而下是一陽復生謂之復其所以必從剝起者緣姤遯觀坤皆別爲象義而惟剝與復則專言陰陽消長之理與否泰同故剝復倒

對（復䷗）但觀復而剝在其中不必別取他象而惟以復之所始者爲剝之所竟曰七日如臨觀倒對臨（臨䷒）但言臨而觀在其中不必別取他象而惟以臨之所進爲觀之所止曰八月（臨進而泰大壯夬乾反而生姤遯否觀爲八月）此定理亦定例也侯果謂十一月天行至子五月天行至午凡歷七月爲七日其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豳風以一月爲一之日二月爲二之日也則自十一月子至十月亥仍是六陽六陰臨觀八月之說恐辟卦相形倒無重見且八月是月七日是日以月作日究爲未安且六陰六陽亦是六月

非七月也若何氏訂詁謂七日即七月然非自五月建午掄至十一月建子爲七個月只五月便名七月周之七月夏之五月也則七日二字專屬五月一月謂五月一月而卽巳來復大是無理惟李鼎祚易解謂易軌一歲有四時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坎震離兌四方正卦（坎北方之卦爲冬至震東方之卦爲春分離南方之卦爲夏至兌西方之卦爲秋分此四正卦若艮巽坤乾爲四隅卦矣）分直四時每一卦司一季一爻司一氣每卦六爻六氣合之得四六二十四氣而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復十一月起至坤十月止說見前）每一卦各管四卦（如坤十月卦也其所管爲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凡五卦直一月一爻直一日合之得五六三十日是易六十四卦除四正卦不直日外自十二辟卦以及餘四十八卦凡六十卦合之所得三百六十日當一歲周天之數其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又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加之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合之得四百二十分而以六十卦計之六七四十二每卦又各得七分是一卦六爻該所得六日零七分而以爲七日舉成數也今剝之至復隔坤一卦則正隔六日七分爲七日此以易緯分卦直日之法解易似

予精確但其中有大謬者夫剝之至復雖曰七日實在坤亥一月之中特未嘗外兼他月如臨觀八月之可以月計故鄭月書日耳所云七日約七爻之日可今直限七日而又非一爻一日反以六爻該七日是專以日不以爻似推厤法非推易法固已非是至實以分卦直日之法計之則所云自坤至復者計坤直十月凡管四卦坤之至復必歷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至子復則已隔四七二十八日而見復之所接又是中孚並不是坤若謂中孚與復止隔一卦陽氣之動實兆中孚則于陽生

于復與于復見天地之心諸語又齟齬不通充京焦緯學甚踽嬬强仰時月與日進無分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原無有二今十二辰月既同列辰日之數而獨于辰時四卦不錄辰日此皆以厤數强合易數而究竟不齊不可訓者至聚日則尤謬之謬矣若近儒因推算不合又從而小變之謂七日之日以厤書每日一周天之日言不以緯書六日七分作一卦之日言則此說易乎抑說厤乎何不通至此

論語厤孔氏疏引春秋元命苞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此即三正相傳舊說而以三辟卦合之復辟十一月臨辟十二月泰辟正月十三月者正月也

易緯通卦驗論八風服虔以為八卦之風乾風不周立冬之候坎風廣莫冬至之候艮風融立春之候震風明庶春分之候巽風清明立夏之候離風景夏至之候坤風涼立秋之候兌風閶闔秋分之候此即直日卦氣說而又小變者然亦說卦次第也融風一作調風即條風

漢藝文志列尚書目引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則漢時皆以圖書為書冊非點注圖畫如今陳摶所傳也但據以洪範當洛書則成于孔安國劉歆諸說為非是耳若隋志謂河洛紀易代之徵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又云孔子別立緯文及讖以遺來世其圖出于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八篇雖其言不經然其以圖書為書冊之名則在宋人以前大抵相同

河洛圖書有謂自堯舜時所出尚書中候曰堯沉璧于洛玄龜負書舜沉璧壇于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見後漢方術傳序河洛之文龜龍之圖註

漢代圖讖皆具河洛名如元和下詔有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與類

東漢楊厚傳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此以圖讖為河洛書如曹褒傳河圖括地象類然亦是書非陳氏圖也傳稱厚祖父善圖讖又云厚曉讀圖書及太后引見特問以圖讖可驗若黃瓊疏順帝謂宜開石室案河洛則專指災異言又不同

崔駰達旨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注引乾鑿度曰太乙之行從陽出而從陰入起于坎北從中男出也止于西南之離從中陰入也則離不在南而在西南矣故二四爲肩離二與兌四也蔡氏以洛書配皇極而不知出入先後誤以坤九在南者爲離離二在西南者反爲坤是以九宮襲大傳方位而全失大衍之卦數者也其誤如此而斯世尚指爲洛書何耶

舊儒論互卦以京焦馬鄭諸說爲據此師承之說也後有據及大傳者如二四同功爲下互三五同功爲上互類亦旣明曉奈俗學鄙陋終執王韓之說謂無互卦予作仲氏易時已引本易爻詞及春秋傳斷詞確示之矣後作推易始末又悟伏羲卦名早及互卦如乾兌爲履履者禮也乾兌西金之卦於行屬義焉有所謂禮者旣覩其畫☰☱則上互爲巽下互爲離離與于南方爲火于行爲禮則在卦名已有之又泰之六五有帝乙歸妹之文泰爲坤乾並非震兌安得有兒妹之稱第以三五上互震二四下互兌故及之☳☱則演卦立名且有旁及互體者况其他耶予同館喬侍讀作易俟一書極駁互卦且曰折衷孔子予不知其何所解措不作一劄詰之

震來虩虩虩字不見他書卽音與義亦不明皆攷許叔重說文虩字無訓但引易云履虎尾虩虩恐懼按履卦四爻祗有履虎尾愬愬終吉並無虩虩恐懼四字疑有錯誤後觀黃氏韻會其釋愬字曰音與索同又云驚懼謂之愬而丁氏集韻則云或作虩亦作覤至毛晃增韻則並出愬虩覤三字皆釋驚恐始知說文所引虩虩卽愬愬其引易文則止履虎尾虩虩五字而恐懼二字則釋虩虩之文也履卦止愬愬而震卦有虩虩蘇蘇索索三重字虩與索與愬同音皆生責切而愬與蘇又同音皆生徂切惟毛晃音迄逆切稍異而其釋恐懼則諸書並同宋儒不識蘇蘇索索之解誤祖虞仲翔說謂蘇者死而復生索者索然氣盡皆淫熊過本爲金谿至妄爲解義云虩者蠅虎之名則豈有生物名而疊之作重字者其誕妄可知也（按[illegible]）

愬愬虩虩同字故履之履虎尾愬愬焉季長本作虩虩震之震來虩虩荀慈明本作愬愬對較便明易不經秦火任人傳讀故同讀之字一字數形其譌

反多于他經有如此

商瞿魯人春秋時善易者其爲孔子弟子他無可考惟漢史有云魯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是孔子之易五傳至何爲漢代傳易之宗而其親受孔子者實商瞿也若乾鑿度稱孔子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天之命也于是始作十翼是夫子者不知易反受教商瞿氏而後作易傳謬矣若後儒作僞子夏傳有云孔子之易傳之子夏商即子夏名瞿子木者別是一人則橋庇子庸馯臂子弓輩皆連類並稱一人耶抑兩人耶

子夏傳易無考史志子夏傳詩文選有子夏詩序或云詩小序亦子夏作又子夏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諸儒曾爲訓詁風俗通云穀梁赤子夏門人故舊稱詩禮春秋皆子夏所傳述者然並不及易即後漢徐防上書有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則詩禮春秋而外并書亦並歸于夏

然亦無易名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與述作隋唐志有子夏傳二卷不知所始或謂係漢時杜子夏作以子夏名同遂託其說見孫坦周易析蘊然亦無實據晉考陸德明釋文及李鼎祚易解亦偶引及則在唐時已信行其書然陳氏有云釋文易解所引者反爲今子夏傳本所無有又在隋唐志止云二卷上卷已殘闕今所傳本有十一卷又孫坦云或取左氏傳雜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夫子曰縣官今亦無左傳與縣官之稱則不惟非子夏傳亦并非隋唐所傳本矣若晁以道謂舊子夏易傳二卷唐劉子玄已知其僞然其書不傳今號爲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爲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子獨知爲此唐時張弧所作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按弧爲唐試大理評事館閣書目曾載弧所著書然亦無言作僞子夏傳者子仲氏易中亦偶引傳文并經文互異字總見陸氏釋文及李氏易解本若今所傳本則向無其書今適爲崑山徐氏所雕刻亦急閱一過然並不引及總之僞書無可道耳

左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知所指孔安國謂三墳

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者少昊顓頊高辛唐
虞之書則其三與五亦但合三皇五帝數目而作
僞三墳者竊子華子出于一立于兩成于三連山
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
遂造三墳名色曰山墳形墳氣墳謂即羲易與連
山歸藏三皇之易則無理矣至八索九丘孔氏謂
夏商周所傳大訓然又謂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
其義也九州之制謂之九丘言九州所聚也則皆
八卦之說在夏商後耶若山堂考索曰八索八卦
之說則正述孔氏語然孔氏又謂先君孔子讚易

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則八索九丘總為
夫子所除黜者更不可解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鄭康成謂連山夏易歸藏商易與周易而三此
必師承有據之說故禮運引孔子曰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註者謂即歸
藏之書其名坤乾者以周易首乾商易首坤也然
又名歸藏以大傳曰坤以藏之也由此而推則連
山為夏易可知故干寶謂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
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小
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則以連山歸藏適
與炎黃二帝氏號幷合則必二帝原有其書而夏
商因而用之此與皇甫謐帝王世紀夏人因炎帝
而曰連山商人因黃帝而曰歸藏正同若杜子春
賈公彥輩註三易謂連山作于伏羲歸藏作于黃
帝合周易為三易則以連山屬伏羲為夏易所因
之書與連山本神農周易本伏羲之說大相剌謬
而後儒祖其說以闢康成且有謂連山歸藏并非
夏商之易則并賈杜亦矛盾矣賈杜謂夏易本羲
易未嘗謂有羲易無夏易也正惟夏商原有易而

周官太卜掌卜筮之法則三易兼用故并及之觀
左傳國語筮卦有遇艮之八泰之八語註者謂夏
商易占變不用九六而用七八故云公羊傳疏孔
子欲作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宋氏云此夏商之
卦名則明明夏商有易且亦明列之三易之數為
太卜兼用與周官同而不學之徒尚謂夏時非易
名讖易非夏易何其陋乎

舊儒作三統說者有謂周正建子實得天統故周易
以乾為首乾者天也商正建丑實得地統故商易
以坤為首坤者地也夏正建寅實得人統故夏易

以艮爲首艮者人也按乾天坤地以之合天地二統最爲明確惟艮爲人統頗費解說一曰艮卦昔象似古文人字不無穿鑿一曰周易艮卦六爻皆以人身取義則夏易連山何得先睹周易爻辭而取義于此若宋人謂乾始萬物坤終萬物而艮則終始萬物者其于首艮之義則得矣然以爲人統則仍未解按說卦傳艮爲東北卦于方爲寅寅者人也所謂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也則艮爲人統亦猶之寅爲人統而又何疑焉

十二辟卦十二月卦也自復至夬而爲乾自姤至剝而爲坤凡十二卦配十二月每一卦爲一月之主辟者君也主也謂主一月之卦也若推易之法則適以此十二卦爲聚卦爲他卦移易之主亦名十二辟卦其或以乾坤二聚卦無移易法則又去此二卦名十辟卦故漢儒又有十辟卦之說宋朱震元朱升做漢儒說作十辟卦變是也其又名六辟卦如乾鑿度洛書摘六辟以建紀則又去十二之半者若晁景迂謂歸藏僞書中及十二辟卦似辟卦之說在夏商已有之則以歸藏本後儒僞撰而辟卦之說在僞書前遂襲取之非有他耳

干寶註三易謂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然又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奭即坤初艮初兌初犖即坎初離初釐即震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則連山終艮歸藏次坤與首艮首坤之說自相牴牾且以大傳帝出乎震一節爲歸藏之易亦不合且亦不知所據若又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此卽宋儒以伏羲爲先天以文王爲後天以八卦爲小成以六十四卦爲大成之所始夫大傳祇有八卦而小成一語此又增中成大成原是不妥且其云小成者就揲蓍者言之謂十八變中九變而成內卦祇爲小成必十八變而後引伸觸類能事巳畢非謂伏羲祇畫八卦至神農而後重之如京房所云神農重乎八純史記所云神農觀日中交易而作重卦也八卦因重皆伏羲事與神農無與大傳自明其以小成屬羲易固巳可怪若宋人造爲因重之法陰陽太少層累加畫指爲先天而以先天屬伏羲乃取說卦中夫子所

傳羲易卦位擲揲不破者指爲後天反以爲此文
王易非羲易則悖誕極矣小成大成先天後天太
陽太陰少陽少陰皆前人已言而更易其說遂致
懸絶始知偶然之言後將憑偽不可不愼也又大
傳有上古結繩而治作易者其于中古諸後傳遂
增入下古以爲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易
之影響可笑類如此

連山歸藏二易久亡按北史劉弘奏購求天下遺書
其時劉炫頗有名遂造僞連山易魯史記等百餘
卷上之已取賞去而後有訟之者免死除名鄭樵

謂連山易至唐始出皆僞書也崇文總目載歸藏
易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在隋世尚存十三卷後祇
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至唐世又有司馬膺注十
三卷至宋亦亡是以道謂商易爲張天覺僞作或
云即司馬膺作故吳澄謂連山歸藏劉光伯司馬
膺僞書也若衛元嵩作元包亦以先天後天太少
陰陽立卦一如于寶所言爲宋人竊襲僞造之始
然亦用名歸藏易以坤先乾此則倚傍不足道者
第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
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則必漢時尚見其書

故字數鑿鑿如此惜不可考矣

宋人以羲易爲先天文王易爲後天始于陳摶此竊
干寶伏羲先天神農中天黃帝後天之說而攺襲
之然不及中天也先天後天見文言若中天則楊
雄太元列九天之名一日中天非中古之謂後有
造爲陳氏中天圖者已可笑矣至宋咸淳末有東
嘉朱元昇者全襲其說作三易備遺以連山爲先
天即伏羲易以歸藏爲中天即黃帝易以周易爲
後天即文王易此竊干寶中天之名而又攺其說
以附于陳氏三天之所未備仍取蔡季通所定河

圖洛書而反之以一至九爲河圖一至十爲洛書
悉如劉長民鉤隱所傳者以之糾纏八卦之中命
爲易本乃取陳氏先天圖反覆回互以當連山取
術儒納音說牽强傅會以當歸藏然又以禮器引
夫子曰吾得夏時一語雜及律歷枝幹陰陽分合
之數以充連山欲避文王後天卦位仍用先天轉
旋四象老少諸說以充歸藏則又與連山先天歸
藏納音之私說又無所分別且于寶以大傳天地
定位一章爲伏羲易以帝出乎震一章爲連山易
而此又竊襲而更攺之以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

章總爲連山易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一章爲歸
藏易大易何背夫子之傳何傳乃可任意詡剝拗
狂捺曲附創彼見我執此臆有如是者此侮聖言
無忌憚之甚者也元升中嘉定武舉爲處州龍泉
等處巡檢咸淳中兩浙提刑上其書廌之而不見
用今崑山徐氏雕其書人經解中凡十卷

西河合集

易小帖 三

蕭山毛奇齡 字[illegible]又字[illegible] 稿
姜兆熊[illegible] [illegible] 校

仲氏曰少讀屯至二爻澶極何以乘馬又何以班如急繙王氏註及朱氏本義但曰乘馬耳班布不進耳則倍滋不已仲氏嘗謂自輔嗣易出而漢魏書家之易俱亡自[illegible]本義出而宋元[illegible]之[illegible]易者[illegible]于[illegible]家耳後得推易法知二四與上皆與陽爻爲對易非泛泛六爻中陰陽奇偶者比則應有婚媾之象其皆曰乘馬宜也然且各對易而各退居于陰則亦各宜有不甘妃合之情于是又皆曰班如以合之屯難難進之義其豁然明確有如是者

又曰六三亦陰爻而无婚媾正以三獨無移易也有難之者曰二陰與五陽應四陰與初陽應三與上皆陰無應故不乘馬非關移易也則何以上又乘馬乎

仲氏曰蒙之初筮與比之原筮亦易中要會王不註及朱則但指筮者言借問六十四卦何一非筮者乎

又曰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蒙卦而忽及此殊屬可疑而不義但云女之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象以觀蠱剝則云上不求三而三求上故不有躬則細繹六爻中凡上陽下陰上陰下陽內外奇偶相應何限何所見而謂此卦六三當求上此卦上九不求三也若金夫多金之夫然亦有說以兌爲金艮者金之夫也以兌少女當配艮少男也此在推易九三爲升之互兌故云而王氏以金夫爲剛夫此何稱也若然則必木公稱木夫矣王氏不尚五行然亦有本文五行不可不講者彼安知之

仲氏曰庶後儒不曉取象然動輒曰象如小畜一卦頗難解說而不義以象字了之於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復自道故有進復自道之象輿說輻曰故有輿說輻之象夫妻反目曰又有夫妻反目之象有孚血去惕出曰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曰故爲有孚攣因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既雨既處曰故爲既雨既處之象如此則凡上下經六十四卦祇用此一語了之足矣何必又詮也初讀小畜至密雲二語頗不能解及讀小過九五復有此二句而重疑之間考輔嗣註則第云陽上薄陰陰不能固陽故不雨夫以一陰而內外皆陽何嘗上薄以五陽而爲一陰所畜何嘗不固且不固不雨不必西郊也縱有西郊亦不必云自我也及觀推易則無絲毫可假借者夫以坎之爲水也其未成爲水則稱雨如曰雷雨之動滿盈是也未爲雨則又稱雲如曰雲雷屯是也故猶是坎水而不成坎則不成水不成水則并不成雨此需則有然者今小畜一陰從姤夬來夬之上兌上半坎也姤之下兌下半坎也乃以兩半坎合之而成小畜其在一陰則仍當兩半坎之間此非密雲乎不成坎則不成雨非不雨乎推之小過則上震一陽下艮一陽震爲上半坎而艮爲下半坎與夬姤同乃合之而成小過其在二陽則仍當兩半坎之間與小畜同此天然比合者而見兌爲西郊小畜小過皆有互兌而小畜陰主之小過陽主之則其所爲西郊者皆稱自我無可易也所謂易有五易而質不易者此也

仲氏曰同人利涉大川按卦爻並無川象言象者自此腐矣此王輔嗣所以有一失其原巧愈彌甚之

詐也但王註于此並不釋一字此蓋非并巧亦不
能者耶
仲氏曰夫子大象于卦爻無與然間有從推易者如
隨卦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合兌震澤中有雷
全無晦宴嚮息之義而侯果曰坤為晦乾之上九
來入坤初嚮晦者也坤初升兌上為休息人宴者
也此推易也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損合艮兌
山下有澤亦全無忿慾窒之義而虞翻曰乾陽
剛武為忿坤陰吝嗇為慾損乾之三以成兌說故
懲忿據坤之上以成艮止故窒慾也此亦推易也

陳氏所傳河圖五十五數洛書四十五數本義襲之
藏周易之首然當時實不明指為孰圖孰書故李
溉親受之陳氏不再傳而劉牧作鈎隱圖易解即
已顛倒其說指五十五數者為書四十五數者為
圖賴阮天隱作僞關朗傳以闢之然後南宋諸儒
翕然變名如今所傳本然究有不盡變者朱子發
作圖註蒲麟作圖解魏華父張文饒作易義朱日
華作三易備遺李蒙齋作學易記皆尚顛倒如劉
長民說然則為圖為書在劍授家且無成執後此
者將安宗之

朱漢上好論卦變仰大傳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喪期
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亦以封
變為解謂大過自遯四變所成一變訟乾見坤隱
不封也再變巽木而兌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
為日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坎兌為節喪期
无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槨也凡言卦變者
皆稱之不知取大過而歷就其他變者以為象則
是他變卦非本變卦固無理矣至畧按其說惟巽
木兌毀為不樹稍近理若乾見坤隱則卦原無坤
也至離日兌澤坎兌為節仰自解亦不明矣若巽
木兌日而納乾人于其中謂之棺槨則直襲虞仲
翔說與卦變何與焉

革巳日乃孚漢儒皆作巳革之日解然彖詞巳革之
日乃始孚信猶云民不可與慮始必既革而後信
之尚可通也至爻詞六二巳日乃革之則不通矣
當作巳革之後乃始革之為成文者惟朱漢上震
以先後庚甲推之當是戊巳之巳此是確解但戊
巳之巳亦有數義一說金曰從革于干為庚兌之
行也遯離而革先金一月為巳居火金之間正革
之當其時者一說十干至庚有更革之義自庚至

巳十日浹矣巳日浹日也革不卽孚浹日乃孚所
謂乃者有待之詞耳一說天有十日甲至戊爲前
五日巳至癸爲後五日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
如以十日爲率與其革于未及中半之前不若革
于巳過中半之後亦所謂不輕革者乃者難詞也
一說戊巳屬土巳則陰土也陰土者濕土爲金之
母凡四時之行火金爲序金生于火必伏之未土
之中今離火將赴兌金則中隔未土以爲轉赴爲
生之地故月令下金火之間置一中央土卦位于
離兌之間置一西南坤則此卦上兌下離接以巳
土于義甚合倚梁諸說仲氏極以後說爲當既而
又謂巳土之說亦卽巳日中該之但火金之赴藉
土爲生是調和之非革之也遂不從蓋說有極精
而仍未當者如此甚矣不可不辨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之數較之則天數二十有五地
數三十其數不合于是漢儒立說紛紛而起然大
抵牽强附會並無一當惟唐崔憬闗陰陽老少之
說謂陽從三起順數至五七九而虛老陽不取一
數陰從二起逆數至十八六而成老陰不取四數
去一數四數而適得五十此稍近理然夫子傳文
不然其于大衍五十之後卽接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語明明以此作五十之註謂天
數與地數相合各有生成之數而生數止于五成
數止于十雖合數五十有五而生成大數止得五
十此夫子自爲釋者若宋人朱元昇作圖書合數
謂河圖之數四十有九（此係劉氏 劉牧之說）合之洛書之
數五十有五共百數也而分陰分陽則陽數剛五
十陰數亦剛五十無少偏缺所謂大衍之數五十
者如此夫合百數而止取五十取陽乎抑取陰乎

且天數地數止有此數今所稱圖書者各言之耳
以其所各言者而亦附之將所云天數五者今天
數有十所謂坎一離二者今有坎二離四此大亂
之道也夫夫子明數其數而指實之曰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而此反曰天數五十地數五十夫
子明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此反曰天地之
數一百可乎陳氏河圖原竊鄭康成大衍之數註
故五十五數與夫子所言之數合若洛書則竊乾
鑿度太乙下九宮法其所云四十五數則自有易
以來並無此數不惟夫子傳中無此卽漢儒田何

以後下至唐儒孔陸諸徒言易千家亦何曾曰天壤間有四十五數之易而宋後丹竈之家亂及九筮六經從此掃地矣

易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此陳氏先天畫卦所杜撰者宋儒囿其說無所不至即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一節給圖者以乾一與坤八畫作一屏爲上經之首以兌二與艮七畫作一屏爲下經之首以離三坎六畫作一屏爲上下經之終以爲至精然而震四與巽五無屬矣且其以兌艮爲咸恒者謂咸卦兌上艮下也不知倒易爲恒則又震上巽下矣上經卦一屏下經卦二屏未嘗均等而圖給假然何也

易卦原無數其有數者總以大傳卦位爲言如坎之一乾之六以坎位正北乾位西北與鄭康成所注大衍之數天一生水于北地六成之相合故云若乾一兌二何據乎陳摶作先天圖位因兩儀四象畫卦而設故陰陽老少並非四象而圖以四象爲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因之以乾爲老陽坤爲老陰震坎艮爲少陽巽離兌爲少陰若據唐崔憬老少

之數則乾九老陽震七長陽坎五中陽艮三少陽坤六老陰巽八長陰離十中陰兌二少陰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數全然不合若以揲蓍之老少言則乾九老陽坤六老陰震坎艮皆七少陰巽離兌皆八少陽其于乾一兌二諸數又不合然而揲蓍之數宋人所稔講也乾九坤六兩少七八程朱諸儒皆取以爲說者也乃是巧爲曲全者造作四象八卦位數圖謂位從一至四顚其數從九至六逆數乾爲太陽則位一而數九巽離兌爲少陰則位二而數八震坎艮爲少陽則位三而數七坤爲太陰則位八而數六其位無五而數無十正以合之圖書八卦中央無位數之旨可謂匠心巧妙矣然以合之先天之數則乾兌離坎艮坤六卦尚可强合而以震三之數當位二數八之陰與五之數當位三數七之陽則鵲巢鳥白矣六經以聖言爲主非聖之言雖多方鍛鍊無一而可若卦位之數經無明文但就說卦推之則震一巽二離三坤四兌五乾六坎七艮八此斷斷不易者

卦位無數蓍乃有數故易之有數始于揲蓍然其數

則夫子自言之無容後人增減者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揲蓍法以四莖起揲數老陽數九以四乘九則四九三十六爲一陽之數乾有六陽則三六一百八十又六六三百六合得一百一十六策又曰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謂老陰數六以四乘六則四六二十四爲一陰之數坤有六陰則二六一百二十又四六二十四合得一百四十四策又曰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謂乾策二百一十六與坤數一百四十四共得三百六十與律曆一期之數相值故曰當非謂易數必合曆數也乃又

十

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謂上下二經六十四卦該有三百八十四爻而陰陽各半則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可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可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爲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其云當萬物之數以無象可當則取其盈數約略指之曰萬物其不得再指曆數可驗也宋人拾得舊儒凡卦皆反對一語以爲屯反爲蒙只是屯卦需反爲訟只是需卦于是將六十四卦中可反對者合幷之凡五十六卦竟幷作二十八卦而以乾坤坎離頤大過

中孚小過八卦不及對者通計之得三十六卦乃卽此三十六卦中計其爻該有二百一十六于是二百一十六其六十之策共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策因給圖立說名爲周易六宮圖而大斷其說曰周易全數萬有二千九百六十策當邵氏皇極經世十二萬九千六百策一元之數是夫子之言非矣且不知其以二百一十六乘六十之數所謂六十者何數也夫反對之例創自文王而夫子于雜卦言之前儒又言之原非宋人創說可不必多方由求過作狡獪者六十四卦則儼然在列周宮

十一

太卜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有四而宋人改曰周易三十六卦周易全策夫子明明指定之曰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而宋人改曰周易全策萬有二千九百六十當邵氏皇極經世一元之數其離經叛道可謂極矣羲文作易未嘗爲律曆設其云當一期之數偶然以數適相當故云觀其後祇曰萬物可知若止作律算盈萬累億則一天文生能之抑不然一一命計吏能之竹何足以難儒者而愚者輙以加一作法爲神奇一似夫子翻有所未解者故吾謂

律呂之學亡于術數推易亦然非虛語也

乾坤二策其數正合三百六十以乾二百一十六坤一百四十四合之則三百六十也其他屯蒙需訟四卦則屯蒙二陽需訟四陽合得六陽屯蒙四陰需訟二陰亦合得六陰正與乾坤二卦六陽六陰相合則其數亦自應三百六十此不須計也又推之師比小畜履四卦師比一陽五陰小畜履一陰五陽又與乾坤六陽六陰合亦適得三百六十之數遂妄想推測以為上下經序卦之例皆以三百六十數為度自邵氏圖先天圖後凡南宋言易者爭相趨附乃作上下序卦倒圖于以合于皇極經世運會之數及推之泰否同人大有四卦則泰否三陽三陰同人大有五陽一陰合之得八陽四陰共四百一十四策是必退其贏以合之三百六十謙豫隨蠱四卦則謙豫一陽五陰隨蠱三陽三陰合之得四陽八陰又必增其缺以合之三百六十則全易為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原合上下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而統成之既可那移則雖乾坤倒排六子混列彼此挪移何皆不合而以之定序卦數例此欲效狙公發倫作暮四朝

三之術而又不能棄宋人竊前儒一說遂矜為獨得即以此反譬前儒及其既而淺溺無忌竟篡易聖言而不之過然倒底紕漏何使京焦施孟之徒有一于此則華山授受何處駐足見即蔡後人之璣璣者與

揚子太元分大衍之數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此即鄭氏大衍之註所由昉但鄭氏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一生一成俱全舉其數而太元五五五生成兼并在五則有名而欠其實在十則得實而亡其名蓋以生數之極即成數之本故六七八九俱從五數重累之如五加一則為六故六與一合以六即一也五加二則為七故七與二合以七即二也至加三為八加四為九皆然則五加五為十不必言十而十在其中以五五即十也亦不必言五而五在其中以五五為十則一五為五也故夫子言大衍之數明知為五十有五而實指其數然又闕五數而曰五十則正以生成全數本未交互處概言之以合之揲蓍之算已耳若太乙下九宮法今之日稱洛書者謂太乙不再居中宮而有

五無十則又失大衍數矣掛子五五正與夫子說有合而予作仲氏易時仍不用之者以五位相得本文自其必欲兼存其闕疑之故恐聖言亦無是耳

虞仲翔以納甲闢五十五數謂甲乾乙坤相得合木丙艮丁兌相得合火戊坎己離相得合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天壬地癸相得合水其言天地者即乾坤也蓋十日之數自甲至癸即自一至十乾納甲壬以甲一壬九皆乾數也坤納乙癸以乙二癸十皆坤數也自是而震納庚數七巽納辛數八坎納戊數五離納己數六艮納丙數三兌納丁數四于以合于五位相得原數六俱符此本漢儒舊說而宋人多宗之者若劉牧竊漢虞鄭兩宗之意以一六合坎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其爲八純者本之康成已得四十數而以中央五十則倣之仲翔天地之數以爲天九地六合爲十五共五十五數則天地乾坤各分位數與虞氏六子合卦氣者又有發癸天地即乾坤支干與圖位無一定故數無一名豈可以大傳所定卦位而乾坤天地雖見錯出如是者陳氏之徒移爲離異而不知其不合如此

馬季長論大衍數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太極一兩儀二日月又二于以合于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之數則爾得五十其用四十九者以太極不動也天數地數合五十五此大子自作大衍之數之說而別取日月時氣以實其數因已非是且其稱太極爲北辰本漢儒易緯習說然而北辰生天地可乎北辰樞機轉旋天地謂之運猶可謂之生則豈其然

有以律呂配易者亦祖馬季長說謂太極配黃鐘兩儀配陰陽二律日月配二變四時配四清聲五行配五聲十二月配十二律二十四氣配二十四調已剛得五十之數矣于是以七聲衍七調爲其用四十有九以七聲乘十二律爲其別六十有四以三百六十律爲三百有六十策當期之數其于說非不巧合然以之言易于易理無與以之言樂于樂聲無與則何必然矣算律而律亡今乃以算律者而移之算易易焉得不長聯聊

鄭康成註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一二三四五爲五

行生數六七八九十爲五行成數合五十有五其所以閼五爲大衍數者以五行生成兩兩并合則五行各氣其分行兩其并卽一故曰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是也宋漢上不解其說而以氣并爲氣通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皆有五行之氣通于其間共五十五數而去五數爲五十此與京房乾鑿度說俱合然全非鄭說强以生之不可爲訓且五行之氣旣已通之何故又去之亦不可解

荀慈明謂卦八爻六以六乘八六八四十八加之乾坤二用爲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潛龍勿用也

矣乾坤二用宜有十五劉長民以二用十五加八卦四十共五十五正此數也若以用進一以勿用退一則師之上六小人勿用蒙之六三勿用取女皆當退一爻矣豈有此理

大衍之數夫子但言乾坤之策而不及六子以揲蓍之法老變少不變乾老陽坤老陰老則當變故及之若以二少言則少陽數七以四揲相乘則四七二十八每卦六爻六其二十八則一百六十八也少陰數八以四揲相乘則四八三十二數每卦六爻六其三十二則一百九十二也以一百六十八合之一百九十二則猶是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與乾坤無異故震巽坎離艮兌六子雖老少不同而其爲三百六十策則八純皆同故究推其極則二篇之數少陽策二十有八凡一百九十二爻爲五千三百七十六策少陰三十有二凡一百九十二爻爲六千一百四十四策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與乾坤二老之策無異然其數亦止于此若再推則又律歷家之事非易義矣宋劉牧受陳氏之教然猶謂經惟舉乾坤二老三百六十之數而不及他卦疑卦氣直日之說爲非

是見其他乎

鼎之九二曰我仇有疾王弼以六五爲九二仇則以二五本相應且鼎以大壯之五剛爲二所易則二爲我匹其說是也若虞氏以九四爲二仇而程傳以初六爲二仇則雜亂矣無論五爲二應且爲二易二必匹五而卽以有疾推之惟六五居離中而離伏坎位坎爲心疾故有疾若初四則何疾之有宋漢上引僞子夏傳以爲二與四爲仇四以近權惡我專任怨禍敵我則旣襲仲翔舊說而又以仇爲怨恨倍失之矣附時僞子夏傳以五爲仇且註

曰君子好佚見陸氏釋文而宋時僞子夏傳則僞
之又僞及以四爲佚且以怨耦曰佚爲解則正相
矛盾緣後之作僞者不深考舊文凡唐儒所引者
皆不之顧故並無一合而淺上引以解經豈不舛
乎

范謬昌疑彖傳非孔子作以乾彖傳大哉乾元諸語
文言又從而讚之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
施天下平也夫子不應自讚其語然明夷彖傳直
以文王箕子對衍作彖則謂之文周爲文不得矣
若謂諸彖傳今所稱大象小象者皆周公作則更
不然從來一卦總名原有卦辭如春秋傳史墨對
趙簡子曰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類此卽大象也
亦皆有每爻小象辭如陳文子斷困之大過引困
象辭曰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人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類此卽小象也緣
此時孔子大小象辭俱未見于世而在大子之先
又必先有大小象辭一如夫子所讚例故云云若
周公原文則凡春秋傳卜筮所引必早及之矣夫
子十翼其數曰雖互有參錯然其云夫子作則自
漢迄今無異詞者宋去古甚遠何足知之謬昌陳

易小帖 十八

搏門入

艮爲門闕故凡言門者必有艮象在其中惟同人初
九同人于門本卦無艮亦知同人從姤來姤初移
二則初與二皆陰爻連二爲艮爲門此推易法也
虞仲翔謂乾爲門此本大傳乾坤其易之門耶語
然同人五爻皆乾而以初同于四爲出門則下象
有未安矣若乾爲門不補入說卦者以大傳已有
易之門語則不必補耳他倣此

論語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徑疑于范謬昌說以
爲非夫子作豈有夫子贊易之語而曾子可直竊
師說爲已說者旣而讀何晏論語集解知此與上
節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連作一章則子旣以
在位爲言而曾子卽引子贊易之詞以爲之證此
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但彼有子云而此
不加子曰者以此上獨係子言無太宰子貢雜說
則不必又加子曰以別之也且或此句係古象詞
而夫子偶襲其句如文言元者善之長類故曾子
亦得引其言爲證亦未可知不然焉知曾子爲此
言時必在夫子贊易後爲夫子語耶

易小帖 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又甡初晴
章大家來古 章世法宗之 校

易小帖 四

蠱彖先甲三日後甲三日馬融謂甲在東方其先三日為東北之艮後三日為東南之巽蠱之以艮巽成卦可謂巧合矣但以日作卦以一卦作三日俱無解處且于巽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能相通及胡雲峰纂其說謂先天圖離在東至甲由離而震而坤越三卦而得艮謂之先三日由離而兌而乾越三卦而得巽謂之後三日離者日也此襲馬氏說而補救之然何所謂先天圖以文王作易而能據陳摶僞造之圖以爲辭此笑話也且蠱之爲卦以艮巽耳巽上下皆巽而先兌三位爲坤後兌三位爲坎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其于坤坎何取哉至來知德又襲兩家說以蠱合艮巽取易原圖爲說與馬氏同而略顛倒之以下巽爲先甲上艮爲後甲藉以明巽而于巽之先庚後庚則又取先天圓圖爲說謂艮巽夾兌于西之中則錯亂極矣先天不當與易本圖兩相錯舉且巽艮是巽而主兌

而夾以巽且復加艮旋轉無理來易之襲舊儒說而每多不合有如此

蘊子貽傳先甲後甲先庚後庚世多稱之但其說不可解據云先甲三日子戌申也爲陽盛陰生之時治將生亂也後甲三日午辰寅也爲陰盛陽生之時亂而後治也所謂終則有始也夫以庚甲十幹而忽以子丑十二枝當之已怪極矣且陰陽往來治亂循環何卦不可云而獨于蠱彖發之有何理說乃其于巽五則又云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寅盡于亥先陰而後陽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申盡于巳先亂而治也所謂无初有終也則甲以子戌申爲陰生爲亂而庚又以子戌申爲後陽爲治甲以午辰寅爲陽生爲治而庚又以午辰寅爲先陰爲亂支離矛盾所不解

復

出入无疾出入有二義蘊傳自坤爲復謂之入自復爲乾謂之出李象先曰外陰用事爲出內陽爲主爲入其實出入即往來出爲往入爲來出者自內而外入者自外而內本自明了若胡公武謂自剝至復爲入自復至夬爲出則仍是蘊說但各少一卦耳

觀卦觀我生生字最難解京房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以貢于王直以性字釋生字猶是近理若朱楓林竟以生之謂性之生字當之則以文王演易而襲戰國告子之言以爲許真笑話矣至虞氏易謂生卽是民如馮生者生之生雖觀我觀民于易義未合然猶顧字義而王弼以生爲道程氏以道德行義皆爲生朱氏則專取行字而曰我生者我之所行則不惟易義無涉試問從來有此字義否乎明來知德謂觀生觀陰陽相生之正應也三之生指上五之生指二上之生指三則惟二五爲陰陽相應三上並陰彼此不應且相應非相生也何氏訂詁謂一陰姤生二陰遯二陰遯生三陰否三陰否生四陰觀則觀之四陰乃否所生也二之觀卽觀四也然六陰遯生皆自生耳非必前陰生後陰也且二觀四何爲乎及九五上九觀字又皆以陽觀陰謂四陰皆從陽生則益牽强矣始知推易之妙自有至理豈逐節撰造比之盲子騎瞎馬東蕩西闖無定在耶

履虎尾彖曰柔履剛也夫柔履剛則虎尾宜在六三之下故蘊氏以九二爲虎六三履之然于九四之履虎尾不通乃又曰六三亦虎尾九四履之則是剛履柔矣唐氏作易義直謂乾健如虎兌履其尾謂履剛不是乘剛是躡其後者乘以上下言躡以前後言然于九四之履虎尾終不得通因曲爲之說曰三之履尾是履彼尾也四之履尾是我有尾而爲人所履也則剮章甚矣殊不知乾兌皆虎乾兌皆尾乾兌皆履其云柔履剛者雖單指六三一爻而實則履上履下或踐或躡總皆有之蓋乾兌皆金皆位西方而虎爲西方金獸禮所云右白虎者則彼踐此躡剛柔皆見而世不解也若虞仲翔謂坤爲虎艮爲尾震爲履以履與謙變對謙上坤下艮因以爲象則坤爲虎在九家易雖有之而以謙釋履舍鳥而說鵠無是理矣至程傳一概抹煞但曰躡履虎尾亦得此與朱氏解需象雖涉大川猶可同一妙諦夫大聖措詞必無兆設若然則鶴鳴鴻漸豬豕童牛皆洵口漫道可云演易乎

鞶帶釋文作大帶左傳鞶厲游纓注鞶紳帶也大抵命服先鞶革帶使可懸綬懸佩然後加以搢紳之帶謂之大帶此與內則鞶袠春秋鞶鑑注作婦飾者不同特訟卦上九取象鞶帶不可解一謂上與

三應三爲互離之二如大帶之横于腰而幽其前一謂三爲離二與上九乾三相應離爲牛乾爲衣爲圍比之牛爲革帶而加乾衣繫帶于其上一謂離爲股乾爲衣加衣于股之上則帶也一謂鞶帶家廟之服衣乾衣而入宗廟是爲鞶帶說雖纖出然窅人以象說易多如此至王弼以後則并象俱抹煞耳

鄭康成以三褫爲三拕晁以道云三拕即拖紳之拖謂揜也此似訟勝受服有矜喜不自持之意最有意趣故何玄子謂褫亦作解衣解者脫也雪賦云褫珮解紳非奪衣之謂觀孔子不言以訟奪服而曰以訟受服可驗據此則所云三褫者益束而解解而束束而又解如是不一所謂一日三摩抄矜喜之極也

此終來有他他字在建國親侯之外舊嘗以要荒外國當之按後漢傅燮諫北伐曰今邊境無事外夷重譯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甘而滿我之缶誠來有他而吉也以他爲外國同此義

漢郊祀志杜鄴說王商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謂禴祭是禴煮新菜以祭如蘋藻之類則禴與禴同矣禮春祭曰禴漢郊祀志皆稱禴祭可見

訟象剛來而得中蜀才曰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是以遯之九三來居訟之二而適得其中極是明白來氏易謂需與訟反對之卦凡反對必有往來訟之剛來而得中謂需之五來而爲訟之二也案需訟二五皆陽爻也亦皆中爻也向使需五非陽而訟二陽則可云剛來需五非中而訟二中則可曰得中今需訟對觀以爲剛則俱剛以爲中則俱中何往何來何得何失訟可曰剛來得中則需亦可曰剛來得中是亂矣來氏偶見漢儒言易

與宋稍異遂多襲漢說而至于推易一法則考求未得遽以倒易法當之烏知文王三易又各有類乎

大畜童牛之牿牿楅也謂以木楅其角防其牴觸周禮封人職有楅衡註楅設于角衡設于鼻是也若尚書費誓曰牿馬牛則牿爲馬牛之圈另一義矣乃鄭康成解此有曰巽爲木而外體爲艮艮爲手互體爲震震爲足以艮手而施巽木于震之足間足設梏也則認牿作梏已屬可怪且無端而生巽一木則怪甚夫卦有巽乎然且作鄭志則又載冷

剛曰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
六四施梏于足何也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則宜
是說經一大笑話釋物有定義以無手而手械可
以加足則爲一有用者于此曰我無足將以腰加
手可乎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作句此在鄭玄虞翻皆然
諸說易家皆如此讀惟王弼以下文其德二字屬
上作句則剛健篤實輝光無此句例矣後見漢魏
樂志是以海內徧如上德被服其風輝光日新直
用此易文而以日新斷句始知漢後師儒皆如此
讀王弼誤也

家人在中饋漢谷永傳作中饋陸氏釋文失引據者
其疏曰言婦人不得與事也此與楊震傳引疏正
同

鼎卦覆公餗說文以餗爲鼎實而詩維筍及蒲筍本
作鬻引易覆公鬻爲證則易亦有作鬻字者陸氏
釋文類俱不引及又一脫誤也但鬻作健解陳留
謂健爲鬻而周禮醢人糝食注作苿餗鄭氏以爲
餗者筍芊八珍之物是鬻本餗字爲筍疏別名可
作鼎實其乂作健者以鬻或書健故訛作健覲集
韻以餗作餈又作健並不作健可驗益健餗形誤
耳

屯卦磐桓馬融諸儒俱解作盤旋不進之意與屯義
合宋張載獨曰磐桓猶言柱石而後人遂分引字
注曰磐石也桓杙也則于屯義既乖反而且于爾
雅釋訓凡連文單文分別義詁之例一概襲裂儒
者欲棄經而不念其悖經如此

姤卦繫于金柅柅爲止輪之木字書及漢注皆然惟
子夏作鑈伍以柅鑈通字耳何氏訂詁不辨主客
因鑈注絡絲趺子遂謂柅亦是絡絲趺而反以止
輪木爲誤是認客作主而可乎

大衍方位合以大傳之卦位而生卦數故乾六坎一
艮八震三巽七離二坤九兌四此自然定數確不
可易如乾與坤對乾爲太陽其數宜九坤居太陰
其數宜六似當一如卦爻之以陽爲九陰爲六而
乃乾反居六坤反居九以相對而恰相反此正陰
陽交互剛柔相錯之至變而實至當者其他坎之
一以一陽在中也離之二以一陰在中也陰以二
爲一二偶數即一陰也震之三則震以長男而當
參天之位爲陽之始兌之四則兌以少女而當兩

地之位爲陰之終以兩合一曰參以兩合兩曰兩
也至若巽爲長女而近陽之盡故七艮爲少男而
近陰之盡故八此皆相對相合離依位生數而自
然不易之理在其中焉若先天卦位則以方圓言
之兌爲太陽震爲少陰巽爲少陽艮爲太陰已屬
不通而以觀其數乾一兌九則九不通離二震八
則八無理巽三坎七則三七離明艮四坤六則四
八何解云以圓圖言之則又乾七兌二離八震三
巽四坎九艮一坤六以乾居少陽坤居太陰艮居
太陽兌居少陰震居少陽巽居太陰坎居太陽離

居少陰其不通倍甚故韓邦奇曰方圓之可怪如
一六老陽二七少陽三八少陰四九太陰其于六
七八九是矣若一二三四則何爲哉張南士亦曰
卦位之數即天地生成之數也生數居四正成數
居四維相得而各合其義瞭然故坎北一離南二
震東三兌西四乾西北六巽東南七艮西北八坤
西南九顛撲不破今以乾居正南當七坤居正北
當六離居正東當八坎居正西當九則竟以大衍
成數括四正而以艮居西北當一兌居東南當二
震居東北當三巽居西南當四則又以大衍生數

居四維而卦位之配俱于陰陽奇偶大不相合此
非外氏誣罔所爲而何
陰陽稱九六者俱不得其解有謂乾體有三畫坤體
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合三與六而稱九陰不得兼
陽則但稱其數曰六而已然此皆一邊之言陽能
兼陰陰亦能兼陽倘有人云陰兼三而成六則其
語詘矣有謂九與六皆天地生數天以一三五三
數合之成九地以二四兩數合之成六所謂參天
兩地而倚數是也然此亦一邊之言天地有生必
有成有一二三四五必有六七八九十故曰五位

相得而各有合謂生與成合也今但衆生數爲合
則倘有人曰吾用成數地有六八十三數天祗七
九二數則參地兩天矣有謂八衍卦數七衍蓍數
惟九六不極其衍故發揮而爲爻則更是一邊無
據之言古蓋無有以七衍蓍者推其意不過謂蓍
用四十有九適七七之數耳實則大衍五十除蓍
亦五十故五十是正數所云四十有九猶之分二
揲四扐一之節目耳非衍數也若論衍數則以四
揲九得三十六以四揲六得二十四合之爲五十
蓍數非七七矣惟先仲氏解九六最爲簡易曰卦

成于三三其三則爲九此參天也兩其二則爲六
此兩地也
陰陽有九六又有七八將亦未解春秋穆姜將往東
宮筮之得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杜預謂艮者
艮下艮上之卦也周禮太卜掌三易雜用連山歸
藏周易謂之三易連山歸藏皆以七八爲占而其
說未解如曰七八卽九六夏商以陽陰爲七八猶
周以陽陰爲九六則其曰艮之陰不可解豈艮四
陰爻皆占耶如曰除本卦六爻外以之卦之初爻
爲七之卦之二爻爲八則何以無九十十一十二

爻之卦必限于初與二耶如曰老陽爲九老陰爲
六少陽爲七少陰爲八老變而少不變夏商占易
皆以不變者爲占故占七八則此遇艮之八卽遇
艮之隨隨止第二爻不變若國語遇泰之八卽遇
泰之豫豫則三與五皆不變矣不止一八矣然亦
曰之八將之上之八耶之五之八耶且有遇貞屯
悔豫皆八者不知遇卦之卦何謂皆八何謂皆不
變吾不解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乃若九六七八用之揲筮之法則人各爲說亦各有
足處而不能盡合崔憬曰說卦云幽贊于神明而

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大衍之法也但其所云
參天者謂陽從三始自三而順數之而五而七而
九不取于一也兩地者謂陰從兩始自二而逆數
之而十而八而六不取于四也惟陽極于九故九
爲老陽陰極于六故六爲老陰九六者乾坤二卦
之策也而于是以爻推之則七爲長陽爲震八爲
長陰爲巽五爲中陽爲坎十爲中陰爲離三爲少
陽爲艮二爲少陰爲兌而長陽數七則七七四十
九而爲蓍圓長陰數八則八八六十四而爲卦方
而一四不用則合天數地數五十有五而剛用五

十此因大衍之數之可稽者然以之衍蓍則止有
九六七八而並無五十三二且止當以九六爲老
七八爲少而中長分配並無所用于是一行則又
爲說曰蓍以少爲陽以多爲陰一變之揲非五則
九二三變之揲非四則八然而遇五與四則爲陽
以少也遇九與八則爲陰以多也使三變而得一
五兩四爲十三數則三變皆陽老陽也老陽十三
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九个四是九也使三
變而得一九兩八爲二十五數則三變皆陰老陰
也老陰二十五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六个

四是六也使三變而得一五兩八爲二十一數則兩陰一陽少陽也少陽二十一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七個四是七也使三變而得一八兩五爲十八數則兩陽一陰少陰也少陰十八策則其餘策以四揲之適得八個四是八也其于揲蓍之法亦云至寄而終未合者以七八皆餘數而非正數也且所餘皆四所餘皆偶數而徒以六七八九乘之此乘數并非餘數也乃郭子和則又爲說曰乾策二百一十六以六爻六分之每一爻得三十六而又四分之卽九也坤策百四十有四亦以六

爻六分之每一爻得二十四而又四分之卽六也此九六之說也然而七八無有也乃又爲說曰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祇有九六而七八無有乃卽此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卽此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祇此二篇之策而九六七八皆有合焉然而七八

積數同于九六此卽暮四朝三之術猶之乎六合十五七八亦合十五老少不分不可訓也若夫元晦遵陳搏之說謂兩儀所生四象卽老少陰陽以老陽居東第一位少陰居東第二位少陽居西第三位老陰居西第四位遂謂老陽居一則餘九少陰居二則餘八少陽居三則餘七老陰居四則餘六以爲至巧然仍以所餘爲所衍之數竊崔憬一行二法而又自造爲一二三四之位夫伏羲畫卦未嘗北而南乃畫從東起是左手畫也且少二之女何得先老四之母至再加一畫而乾一震二巽

五坤八則又與乾坤九六六子七八之說盡反不合惟先仲氏曰此參天兩地也畫卦者始于一而成于三惟乾參天故三其三而得九此老陽也三畫也惟坤兩地故兩其三而得六此老陰也六畫也而下是以一三而兩兩者爲七爲三男則震也坎也艮也皆七畫也少陽也以兩三而一兩者爲八爲三女則巽也離也兌也皆八畫也少陰也是以數而言皆正數非餘數也亦皆揲數非乘揲之數也以位而言則有老少而無長中較之六子六位摘去其四者何等也有九六七八而無五十三

二篌之生成十位無故而捨六不用又何等也此
簡易法也

爻詞亦名繫詞本文王所作惟漢儒有云周公作者以箕子明夷王享岐山似武王時事故云然武王作履銘曰行必慮正觀履所以正行也則觀履二字出履卦上九爻詞是武王以前原有此詞悉非周公所能作也若謂韓宣子見易象春秋曰吾乃知周公之德以是爲周公演易之証則春秋皆周公作耶考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

明道經史記日者傳彼伏羲辭卦文王演爻象三百八十有四楊雄曰宓犧綿八卦文王附六爻唐王績負苓傳亦云文王繫爻詞如是者不可指數然總無有云周公作者

西南得朋陰與陰行故不如東北喪朋之有慶此段易明者朱氏謂喪朋之有慶仍當轉而西南則何如直曰西南得朋乃終有慶之爲明快乎且西南未必有慶也何玄子引參同契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守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發腐齒終不相知此正西南得朋類行無慶之証朱氏視証參同契而不知此理吾不解也

朋字從來作不好字故曰朋字未正漢後所謂朋黨可驗兒陰聚爲朋則純乎小人矣是以西南爲三女之位則名朋東北爲三男之位即喪朋此易明也朱氏祖程氏之說不以爲卦位而以爲方位竟曰西南是陰方東北是陽方夫以方位論則東南爲陽西北爲陰夫人而知之也少年教方名便知此義今一反而以南爲陰以北爲陽則夫子說卦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謂之向陰而治

可乎然程氏猶知喪朋是慶而朱氏必以得朋爲慶是反夫子語也夫子語何可反也

夬
大見陸莧草名陸者地之高平者也荀爽謂陸亦是草鄭康成謂即澤草名商陸者惟說文謂莧山羊而細角形與莧同而異讀襲其說遂謂莧是莧羊其音同莞按虞仲翔易以莧爲悅陸爲睦莧讀如夫子莞爾而笑之莞益言悅也今旣以附會山羊之故解作莞羊已爲過巧乃又變其讀音以爲可別于荀爽山草之名而不知又毀莧爲悅而全不覺也仲氏曰雜卦有鼠頭兎目狗尾鹿脚馬[illegible]

蛇牀烏首牛膝鹿舌諸名朋見一集亦原有馬齒
羊角狗血種種財或此莧名羊角亦未可知若莧
以爲羊則下陸不爲且不得有莧音耳傳註瓜生
五月姤五月卦也故于姤言瓜莧生三月夬三月
卦也故于夬言莧此雖遇巧然其稱莧爲草則亦
一證耳

歸藏易卦名有異字以坤爲臾以坎爲犖以震爲釐
而他皆如字家舊有歸藏鏡八字皆與相傳歸藏
易本如是要是後人僞爲之者今已無是物矣但
八異字下仍有八正字予証易時亡見佩書懸其

鏡項開指其字無不認者及能言婢以骨牌與之
弄教以重六牌曰此天牌也曰非也此地牌耳父
嘗言坤爲地指鏡六畫曰此非坤乎婢以告予予
曰童烏解玄豈如是耶後竟以瘟殤悲哉搜字書
有犖字無臾字

說文需須也遇雨不進止須也从雨而聲則須與
需本是同義而需下爲而則又以須而同聲故也
若徐鉉云李陽冰據易雲上于天當从雨天而以
篆文天字有似乎而因作而則又與而聲之說左
矣字書之無準往往如此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與上九亢龍有悔合作一節蔡
秋傳蔡墨之對原是如此後儒不解其義分作二
節予既已辨之乾卦中矣但又有說未盡者予謂
乾之夬曰亢龍有悔此固乾上九爻也卽之坤曰
見羣龍无首吉亦上九爻何也天下無非爻而可
云變者既能變坤則非上九爻可知或曰不然乾
之夬則乾上爻變故曰上九若之坤則六爻俱變
何曾止上爻變而曰此上爻詞也則予又曰不然
夬姤之變夬何曾止上爻變乎乾初變爲姤二變
爲同人三變爲履四變爲小畜五變爲大有亦五

爻皆變而後變夬特其變夬時則已前五爻不必
皆變也但以今乾變上爻而卽曰之夬故曰乾之
夬也若乾之坤則亦未嘗以上爻變也但十辟所
而自姤至剝皆陰消乾之卦從乾起見故皆以乾
名如乾初變爲姤二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
五變爲剝而後六變而至坤則雖其變坤不止上
爻且是剝之坤非乾之坤而因乾而變則皆乾之
變其遇爲乾而所之爲坤是非剝之上爻乾之上
爻也然則之坤亦上九爻時予証易成而客仍有
疑之者故復著此

終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兩生稿
何倬炎卓人 何任炎苹只 較

易少帖 五

易帖且有十卷後止存五卷自卷末多成學人雜問雜識今節錄數條于後仲氏易及繫傳舊本係始末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舊傳五 此其中有至理焉極者至也所謂易其至焉者也其在天地以不二之物而生陰生陽生四時以生萬物此天地之至理也乃易亦有之以卦言所稱一畫也一畫者理之至也即陽也乾也乃以一生兩則生坤也坤象乾故曰儀儀者則也生坤而陰陽具矣乃取乾坤各二之以成四象如二乾為巽離兌二坤為震坎艮則兩陰兩陽合之為四而于是八卦成焉三索以一言四象以二言爻畫卦曰陽二畫陰二畫即四象也乃以之推易則乾坤成列為太極陰陽卦象為兩儀易止于四為四象移易以一卦始以四卦止而以之揲蓍則象兩象四前爻可驗也故自八卦成而剛柔相推以之繫辭即以之揲蓍通民志而定大業皆在

于此繫辭以明吉凶就繫辭言凡就占卦言然繫辭所以占卦故兩屬之

先生爾君姚肯庵呂舟大上先生書

遠宗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諸語不能釋然于心如陳氏之徒授受圖說其非經悖聖不必言矣今傳以一畫為太極加一陰畫為兩儀陰陽各二之為四象極其精明然再四紬繹猶似與陳氏相傳之說不甚相遠何則彼第以虛中爻畫為太極一陰一陽為兩儀不分二畫亦即以陰陽各二之為四象而有老少之名與我所為一畫而不虛中陰陽各二之而不名老少故陳遠乎夫兩儀以一畫始即當畫至三畫乾也三畫偶之即坤也乾坤成而一索再索三索即可成六子之卦安見當日一必生二二必生四四而後生八也以此轉展未安不能無疑乃反覆熟玩繫傳前後文竊意夫子太極兩儀四象之說當專為揲蓍言也自太衍之數五十至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也復重提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申之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夫子于太衍之數如此其三致意也而朱子不解其

意竟移天一諸語于大衍之數之前其妄甚矣大
衍之數蓍數也揲蓍在八卦旣畫之後非八卦未
畫之前也是故易得而有之蓋太衍之數總而聚
之陰陽奇偶渾然未判謂之太極太者大也極者
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陰陽奇偶之未判而謂之太極亦猶是也及
分而爲二以象兩是生兩儀也揲之以四以象四
時是生四象也乃再扐而後掛以至十有八變而
成卦是生八卦也雖掛一象三三字未嘗再及然
玩下文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卽繼之以繫詞告吉

凶定亦不言太極亦不言兩儀此不必泥也且使
四象在八卦未畫之前則四象惟伏羲畫卦時有
之何以云所以示而繫辭以告吉凶以定也繫辭
以告吉凶以定則在占筮之時也則四象者卽是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無疑也而太極之爲大衍未
分兩儀之爲分之以二以象兩無疑也且夫生之
云者生生之謂易也生變化生吉凶生情僞生利
害參贊于神明而生蓍生蓍卦謂生者蓍中亦四四占策而生發揮
于剛柔而生爻皆是也故一則曰易有再則曰易
有言皆易之所有而揲蓍時則生之者也非推原

作易之始也乃若作易之始夫子言之矣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圖書者聖人之所則以作八
卦者也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卽聖人則之之說也此
則言作易之始也曰作卦所以別乎生卦也故曰
太極兩儀四象之說當耑爲卜筮言也卜筮之道
聖人成能百姓與能故言聖人洗心藏密聖人齋
戒以神明其德推而至于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之
謂神前接是故易有太極云云又推言法象變化

之大而總以爲莫大乎蓍龜又推言聖人法天地
圖書以爲作卦之本而結之曰易有四象所以示
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夫子
之意本是深切著明而後人何用紛紛其說乎觀
崔憬以捨一蓍爲太極又或以四十九數合而未
分時爲太極則古人相承原有耑指卜筮言者而
其後言人人殊遂失之矣然本文前後脈絡貫串
自無他指只順文解經便可了然故敢附是管見
稟問可否冒昧死罪
先生得書遂正收前本

改本傳此爲揲蓍三致意也夫祇一揲蓍而本乾坤
而全民用至於如是是故未揲之先合五十之數
聚而不分有大中之道焉說文極中也極極謂之
中言不分于一隅也崔憬云捨一蓍爲太極是也
而於是分之爲二以象兩則是太極生兩儀也李
氏易解云祇四十九數而未分爲太極分之爲陰
陽是也而於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則是兩儀生
四象也虞翻謂四象卽四時是也而於是一扐再
扐再變三變而八卦成焉則是四象生八卦也荀
爽云四時通變爲八卦之所由始是也夫如是而

易小帖卷 五

所生止八卦已哉吉凶定則大業卽于是生而况
其他矣所謂生生之謂易如是矣其不及卦一象
三歸餘象閏者略言之也猶後文祇言象四時耳
餘者小傳 子初釋此節凡兩與稿已略有成說忽見子
遠宗從南昌舟中寄書謝終狃習見恐是申言揲
蓍之意反覆舉似子帖然從之然此亦秘旨不謂
其違見到此
李恕谷初授易舊傳本 從桐鄉者皆先生札子
塨啟塨讀先生易傳已廓然大闢一天地矣豫繫
傳一條尚有請者易有太極節先儒舊說原不解

以兩儀爲天地則八卦之乾坤卽天地也豈天地
生天地乎繫辭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易
者從乾坤六子而名之者也所謂有天地然後有
易也今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豈有易然後有
天地乎先生直以太極爲兩儀爲乾坤合一而
從從兩乾兩坤分四象以三八卦其首末一串相
生無疑直處塨前篇[illegible]矣今塨細讀易傳至先生
解大易何爲何帶是開大衍五十之數恍然有省
因生一疑解敢請教正太極者大衍之捨一不用
者也[illegible]有兩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

易小帖卷 六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而
成之者也言易大衍之數遇生以成八卦而吉凶
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闡明揲蓍之故也
其不言卦一歸奇者卽在兩四之內也觀前有與
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
四象定之以吉凶諸語似申言大衍之數以爲揲
蓍致意者惟先生教之
先生答札子
昨來所訊病中不能閱并不能一一裁復越二日
家姪文輝檢及塨易繫一節謂此經改過何緣又

訊豈前所付易是舊未改時本耶僕見大驚且仰
天呼曰天復生是人耶噫乎吾學從此興矣嘗某
註易成時已齋宿告先仲兄于前將付梓人而獨
于此節凡兩換稿而終不自愜然已見樣本矣旣
而見子從南昌寓家人信以爲此節似申言揲筮
之意因幡然改之今足下又見及此何其相契之
深若是也豈非羲文三聖默有以啓之也耶足下
觀書如觀流水爾日郎駛而又灼灼若觀火此非
輓近學儒所可到者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隣吾旣
得隣古學豈孤乎勉矣改易二業幷務惟在核不

具

李恕谷問易

問先生辨錢生五行之說有云易象配五行無理
又嘗別論易卦配五行無理何以言之

答某謂易配五行不合者以卦義言則離爲火坎
爲水巽爲木似矣然而震不爲木兌不爲金卽乾
之爲金不過與爲玉並言非五行之金也若坤則
又不爲土而爲地艮則又不爲土而爲山則其于
五者不詳不備不合一也以卦位言則震木兌金
離火坎水似矣然而坤不是火艮不是水有四正
而無四維卽曰坤艮是土正合五行然何以水火
各一卦而金木與土則各有數卦且何以中火之
土反合其位二不合也以卦數言則天一爲坎地
二爲離天三爲震地四爲兌而乾與艮坤則又以
六七八九就天地而分屬之似矣然而土爲五十
反爲卦數所不取夫三五至精五行之數全在正
五今卦行合五而無正五如金水爲一五木火爲
一五皆可兩合而土之正五卦反不及三不合也
況僕作是說亦自有爲言之謂太極圖說專論五
行且欲以五行生八卦則世無此理故言之頗斷

至于五行八卦本不相礙且亦彼此有根據處至
京焦之易則直以五行爲主而攙卦辭卦義卦象
于不問此雖非三聖之易然其不相礙而可相通
固有然也

問康成天地生成五行之說思之未解易乾大生
坤廣生皆生也而成在其中觀坤曰資生又曰成
物可見也今天地各分生成不解一易曰乾大生
始坤作成物則或可言天生而地成乃各或生或
成不解二天三生而二成地三成而二生不解三
水木上何以當生于天而成于地火金何以當生

九

于地而成于天不解四土之生似當先于金而反居五且五行之配一二三四五何居不解五次先生教之

各天地俱有生成萬物之理雖言生而成在其中然而有生必有成成亦生也如人身之生皆不能以生該成人不生于衣食然無衣食則不生故又曰衣食者人之生也物可無衣矣然無食則不生植物可無衣亦無食矣然無氣之寒煖如衣而露之滋養如食則又不生是物之成者亦即其生之者也是以天地可各分生成有從陰生者有從陽生者黃鳥鳴春蟋蟀吟秋菱蒂結于夜槿花落于晝凡物皆然其從陰陽生者亦即以陰陽成之故以易大生廣生言之則天地皆生以中庸悠久成物言之則天地皆成若大天一生而地二成則究竟天主生而地主成其主客多寡之數原自有別猶之陽主生而陰主殺雖陽有時殺陰有時生而其爲主客多寡不可淆也如謂水木土何以生于天火金何以生于地則其中有至理焉天之生水陽生陰也故水居陰方而抱陽質以北方之卦而爲中男後儒所謂水外陰而中陽者是也地之生

十

火陰生陽也故火居陽方而抱陰質以南方之卦而爲中女後儒所謂火外陽而中陰者是也天之生木陽生陽也木陽位陽質以東方長男而生陽火氣亦陽也地之生金陰生陰也金陰位陰質以西方少女而生陰水無非陰也至于土本地也然不謂之地而謂之土惟其本地則地不得生而天生之惟不謂之地而謂之土則不生于地而得成于地此因合陰陽之氣以爲質者天數地數皆全萃于中而共爲生成其在四行之後者以生成大數得此而全非謂生成遞行以此爲殿益火不必後于木木亦不必後于火生成有先後五行無早晚也至謂水火木金土何以必配一二三四五則洪範曰一曰水水數一也乃易以坎爲水以北方之卦當之而曰天一生水于北是五位相得所云天一者正天地生水之數也水必一也洪範曰二曰火火數二也乃易以離爲火以南方之卦當之而曰地二生火于南是五位相得所云地二者正天地生火之數也火必二也至于三曰木而易以東方之震當之曰天三生木于東四曰金而易以西方之兌當之曰地四生金于西五曰土而易以

中央之土當之曰天五生土于中是五位相得所
云天三地四天五者皆天地生木金土之數而木
之必三金之必四土之必五原本自然非有強也
顧人第知一二三四五之可疑而不知六七八九
十之更當審也洪範有生數而無成數故有一二
三四五而無六七八九十且有天地生五行之數
而無五行相生之數故但有五位之相得而無五
位之相合夫一二三四五此五位也此相得者也
而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
四合五而成九五合五而成十則相合也以五生

十一

五卽以五合五所謂成也乃卽此成五而生在其
中何也一之生水天之生水也有六之成水而金
之生水見焉何也六金數也西北之數也水以金
成然卽以金生也二之生火地之生火也有七之
成火而木之生火見焉何也七木數也東南之數
也火以木成然卽以木生也至于三之生木天生
木也木非水不生而艮八居東北以水合土而生
木于東謂之水生木四之生金地生金也金非土
不生而坤九居西南以火合土而生金于西火無土則毀金矣
謂之土生金至五之生土則有十以成之而

木三與火二爲五金四與水一爲五而合之而綜
成爲十是五行之生洪範有之五行合生成而卽
兼相生之數惟大衍有之大衍與五行原相爲表
裏而文王六十四卦中從無五行夫子易有太極
京亦無五行故曰易卦無五行太極配五行無理
進非曰易無五行也

[illegible]

問漢五行志言蠱卦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謂其
父有過爲子者必當見而改之否則私其父厥妖
爲人死復生是以哀帝建平中山陽女子田無嗇

十二

生子不舉葬之陌上三日見啼而生平帝時朔
方女子趙存死歛棺積六日而出于棺外太守以
聞當時引京氏易傳以爲後人不能改前人之非
故有此也夫幹父之蠱則不死其父者也子不死
父則父雖死而猶生故兆爲死者復生今反曰不
幹父蠱惡其生而謂之妖得毋與易義相乖反與
答人不能解易苟以爲能幹父蠱卽不問父與考
死與生父義詞義一概蒙溷但曰有子而已殊不
知父與考不同父者生父考者死父也旣名考則
爾時父死可知也然仍稱父則蠱尚未幹父此時

又不可以死也故必也有子幹之而後可曰此猶矣今而後其可死矣是幹蠱之子順考父不順父父也父父則死而復生矣此其義非易有之蠱從泰來以泰初三乾之陽推而爲蠱創下巽之陰乾爲父是亡父也又蠱從損來以損初五坤之兌推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詣兌之陰坤爲死今死坤則不死也然而[illegible][illegible]生將欲生而又爲何從以毀折之是生仍不生之[illegible]其義爻位原有死而復生之象而幹之有子則終反之是妖非兆是考非父是幹非不幹演辭占筮兩俱妙合向非推易其能發京易之祕有如是乎

易小帖　三

問隋梁四公記梁天監中蜀闖四公謁武帝帝命沈約作覆令射時太史適獲一鼠緘匣以獻帝筮之遇蹇䷦之噬嗑䷔群臣占射無中者惟帝詔上坎下艮坎爲盜而艮爲石則似有盜物不得而反見拘者此必鼠也噬嗑六爻無大咎而終曰荷校滅耳又似以噬齧獲戾必死鼠也而闖公之占則曰遇蹇而適離令艮止而之震動是必幽隱之物不當晝見失本性而受拘縶者其爲鼠固也若又曰坎離爲盜而又爲隱伏盜能隱伏猶未死也惟從坎變離離者南方之卦日中則昃日斂必死矣且必有四鼠金盛之月金數四此必四矣及發而止一生鼠帝與闖公皆失色遽曉鼠死剖之則懷妊三焉此種瓌詭似兩晉已後管輅郭璞諸筮法不知與推易之法春秋太史諸占筮同異若何且蹇與噬嗑正互順逆並無兌象而曰金盛曰數四某未解焉

此即推易法與春秋太史占筮並無不合特其說有未當者既曰坎艮則不俟推測而即知爲鼠何則夫子明曰坎爲豕艮爲狗爲鼠則未有狗豕而可入匣者此不必以隱盜類拘從卦象求也況既變噬嗑則更與黔喙之屬有明證者乎第鼠必不死梁武與闖公各有說者合蹇而之噬嗑則蹇足雖不行而噬口尚能齧不死也去坎陷艮止而就燥與動則燥出離闐動可決行又不死也且艮爲鬼冥門死象也今乃變而爲震之反生夫反生非生乎又不死也然且鼠者艮也今改艮鼠而爲震則鼠亡矣亡鼠宜死乃覩其同功而自二至四鬼然一艮高出于離震之間未亡也又不死也若云荷校滅耳則坎爲耳坎受滅艮不受滅云曰中則

易小帖　四

艮則蹇有互離噬嗑有小離大離三日遯出亦
皆艮況他物艮日艮鼠不艮月艮也至云建晛鼠
死則在射後矣射者當前之是射與後何涉此必
當時傅會帝與公者故爲是言以飾之而不知其
無是理也至若金盛墩四之說則更屬大謬春秋
太史並無有以時氣占易者自臨之八月復之七
日偶及月日而漢後易家遂有十二辟卦及緯書
六日七分卦氣直日之說然总非古且于諸事
並未一驗故一概屏去今仰以兵占援之覺有大
荒唐者據焦氏卦氣直日則蹇爲立秋七月之卦

然兌初用事並非金盛月也若噬嗑則已在夏四
月中癸至京房卦氣直日則蹇在大雪十二月中
噬嗑在立冬十月節並無秋金與唐書律歷志所
載並同而後儒作術璟變通諸法則更以噬嗑爲
木道變困爲火行金且無有何有于四如以卦言
則蹇與噬嗑並無一兌兌四之數于何見之子所
言固不謬耳

問艮之爲鼠夫子之言也然夫子于離亦言爲蠃
爲蚌爲龜爲蟹爲鼈今噬嗑有離何以不曰此龜
蠃屬乎

答善哉問也但占物之法以遇卦爲主遇卦有物
則不必更占之卦遯與蠃究之卦物也然物可兼
占惜當時君臣見不及此無有以遯鼠作兼占者
既占爲鼠卽當云坎爲水爲濕而艮爲山爲門闕
是必有水中之物去隱濕而登艮山可以藏諸室
廡諸闕者得非龜乎見之卦之離顯有龜名則此
中是龜亦容有之特吾謂必是鼠不是龜者坎爲
盜龜不盜也噬嗑能嚙物龜不嚙物也震爲動爲
躁决龜能動不能躁决也則鼠長耳使春秋太史
而占物當必如此

李恕谷論仲氏易

李塨曰八卦相錯卽兩上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
而言正剛柔相推之法也詩傳曰東南爲交邪行
爲錯中庸曰如四時之錯行大傳曰寒暑相推而
歲成焉則錯卽推也先生解錯綜其數曰乘除往
復是也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卽先生言推易所謂
諸本遯推二來二往諸言往來者也蓋從內向外
曰往曰順從外向內曰來曰逆順而數內之所出
卽逆而知外之所入大傳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彰往而察來往來不窮謂之通皆指此也

又曰有來必先有往而易彖象言來者多于往故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正所謂易逆數也不特此也即聚卦無往來而泰曰小往大來復曰七日來復是亦數往知來也復至來復泰卦爲正月至三陽否卦爲七月至三陰亦逆數也又不特此也易爲卜筮重知來物數已往之卦而逆知將來之事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亦逆數也

又曰子張問十世欲知來也夫子舉夏殷周相因之禮是數往也然而百世可知是順以數往而即能逆以知來亦逆數也

又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以上文讀之謂蓍依之以立數也筮法老陽數九九乾天也老陰數六六坤地也三奇爲老陽三三奇而九是參天也三偶爲老陰兩三偶而六是兩地也言周易之占九六也占法用九六七八者先生河洛原舛編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曰衍數以五爲主一合五爲六二合五爲七三合五爲八四合五爲九故用九六七八也不用十者再五爲十即五也且衍法有一不除用一二分而爲二三掛一以象三四揲之以四而成卦用九六七八總爲

大衍之數五十而天地之數備矣若老變而少不變以陽九爲老陰六爲老者蓋以陽至上進九六七八則九無可進故曰老陽昔人云退變而爲八陰至下退九六七八則六無可退故曰老陰昔人曰進變而爲七

又曰用九用六用四十有九三用字同故朱子以用九六爲筮言蓋易原爲卜筮作也至朱子言爻變尚有只占本卦者則非易之占法矣聞韓苑洛曾辨之今讀先生言益信

又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以天數五地數五也一五三也二五十也

漢陽與人蕭伯氏易

僅唐曰周易有三易序易用轉易分經用對易其對易取六子化體如咸恒既未濟爲首尾卦以上四對下八而兩篇五十二卦陰陽各對無有畸零因已發前聖所未發矣然其功莫大於推易嘗細紬領會詳究始末頗如接文孔謦欬于在前始而憬然又既而爽然又既則愉快悅愜又不可名狀蓋漢魏以還學者失師承久矣自八比[illegible]于功令關有異義如馬鄭荀虞諸說概[illegible]克

塞兩耳比聞父母之過尤甚縱有闡精微以絡三
理如推易法而皆睥睨不一顧何時來駁程傳以
爲只說得一理於本義不相合然其作本義則又
不推原始不詳比例不觀參互轉側不善觸類引
伸是仍一啞然廓落之理而已抑聞及往來上下
或只据單卦如十辟之一而不知其他或泛引別
卦如需訟非類聚旣未本彙分而來而多雜至若
順文說理同綸前後剛柔得中鑿稱五二陽奇陰
偶卽名當位家貧塗曰見汚車載見曰無有失前
禽曰開一而田獲狐曰去蝌邪由不曉据方辨物

類聚彙分之秘而斤斤說理理那得該履五何爲
夬同人何爲遇自道何自願豫何由謙大畜無坎
體而何川利涉困三上皆陰爻而何妻不見厥宗
何宗淡彙何彙月何而幾日何而尺而何而密雲
何而寄何一握爲笑而謬說一班何革言三就而
渾沌已寄果十分之格乎曳翻之者乎不時蒙師
授易講義篇目卽能通曉如看論語孟子不異凡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得臆而數之口某卦
何云某爻何云及於揲蓍所得不過如神廟籤詩
吉凶早定確不可移所謂歷運發動者安在蓍著

春秋史傳發繇布辭洞如觀火曠如發聵者鮮不
目爲誕漫不經爲緣飾附會是周易不亡於後世
而亡於人心不亡於人心而亡於謬說流傳正義
晦蔑夫易道難窮聖人韋編三絶尚蘄假年未學
小子于祿歸夫談何容易冕者侍坐艾堂吾師曾
舉坤屯二卦而說其大義怵然于心旣讀仲氏易
反覆研尋累日不能了數卷自恨恨鈍智拚不得
與聞斯道已再發憤苦力研索逐稍稍達其條理
一日至讀得卜數卷大哉推易由聚而分因移而
辨履易而終不易凡焦贛康成范賢侯果虞翻知

之不盡者悉演之而繫之神明默成蓋三聖在天
百世以俟非偶然也或曰推移變化抑又何常東
家之東卽西家之西非株兎筌魚則邊獐邊鹿耳
是不如率辭而揆方者也夫東西無定立則有定
獐鹿鵲突左右可鵲突耶泉從石冷風自花香銅
山遙崩洛鐘近應公父文伯薄長者而厚婦人母
言之賢而婦言之姤宋富人牆壞有盜其子見智
而鄰父見疑試觀推易屬詞有一句一字終着落
者耶有理障義閡不具神解者耶或曰君子引而
不發若茲之推一卦而受數卦之來一爻而具數

子之象而且卦背有錯有伏有坎離正位六爻互有倒有大象首尾有環上下往來以經之廣陳卦象以緯之語不傷盡乎哉不知聖人嘗云爾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生生之謂易往來不窮謂之通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則吾師推易象其物宜觀其會通摩之蕩之疑之議之猶引端焉耳昔元仁宗朝限程傳本義取士而盡去漢易猶有日我治漢易不過不得科第耳况三易之旨發自文孔而茫然不曉則大經淪沒終古義曖將盧生淚寃不止不取科第矣至若王輔嗣獨標清議世競宗之浸淫流衍范寧謂弼罪浮於桀紂夫弼尚罪浮桀紂况宗弼者耶然則吾師之功何如乎讀者思之

增修東萊書說三十五卷首一卷

（宋）呂祖謙撰　時瀾增修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書說三十五卷內府藏本

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並與此本不合。蓋彼乃祖謙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瀾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羑與以後，則門人雜記之語錄，頗多俚俗。瀾始刪潤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為十三卷，合成是編。王應麟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為一家之學，而瀾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瀾，婺州清江人，厲鶚宋詩紀事收其詩一篇，而不能舉其仕履。考周必大平園集有祭瀾文，稱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而瀾自序則稱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蓋作是書時為監丞，其後則以教授終也。吳師道曰：清江時鑄字壽卿，呂成公同年進士，與弟鎡率羣從子弟十餘人悉從公遊，若潢、若瀾、若渥，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然則是書一名寫書傳矣。又朱彝尊經義考是書三十五卷之外，又別出時瀾增修書說三十卷，並注曰存。今三十卷者未見，不知所據何本也。

宋金華時先生增修

東萊書說

通志堂藏板

時氏增修東萊書說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游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鈱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澐曰瀾曰漟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說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予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頴之門少頴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召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識厥旨爲其書之未就輒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習脩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正攝義藴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覩矣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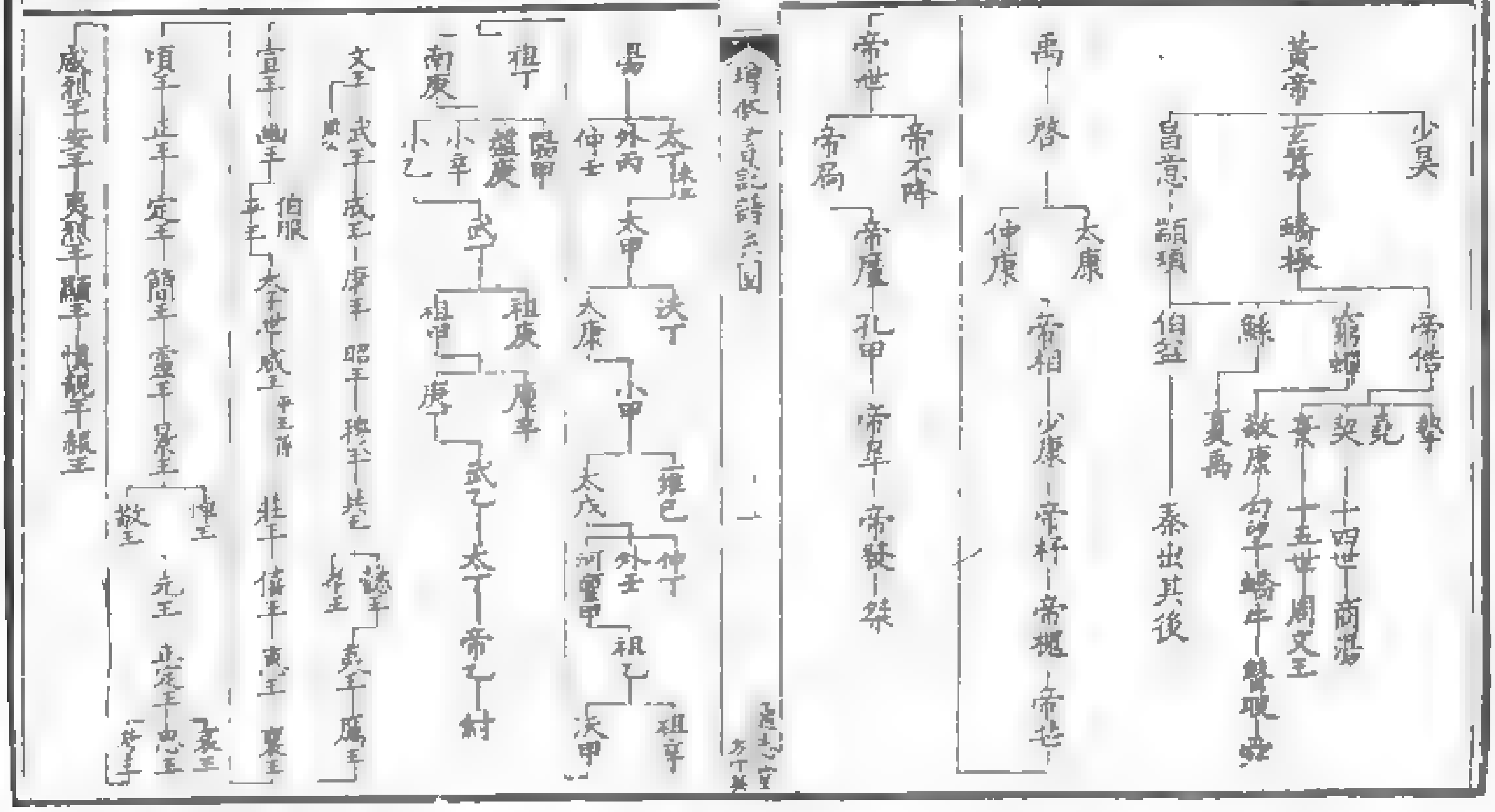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先生書説序

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賛焉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而天成地平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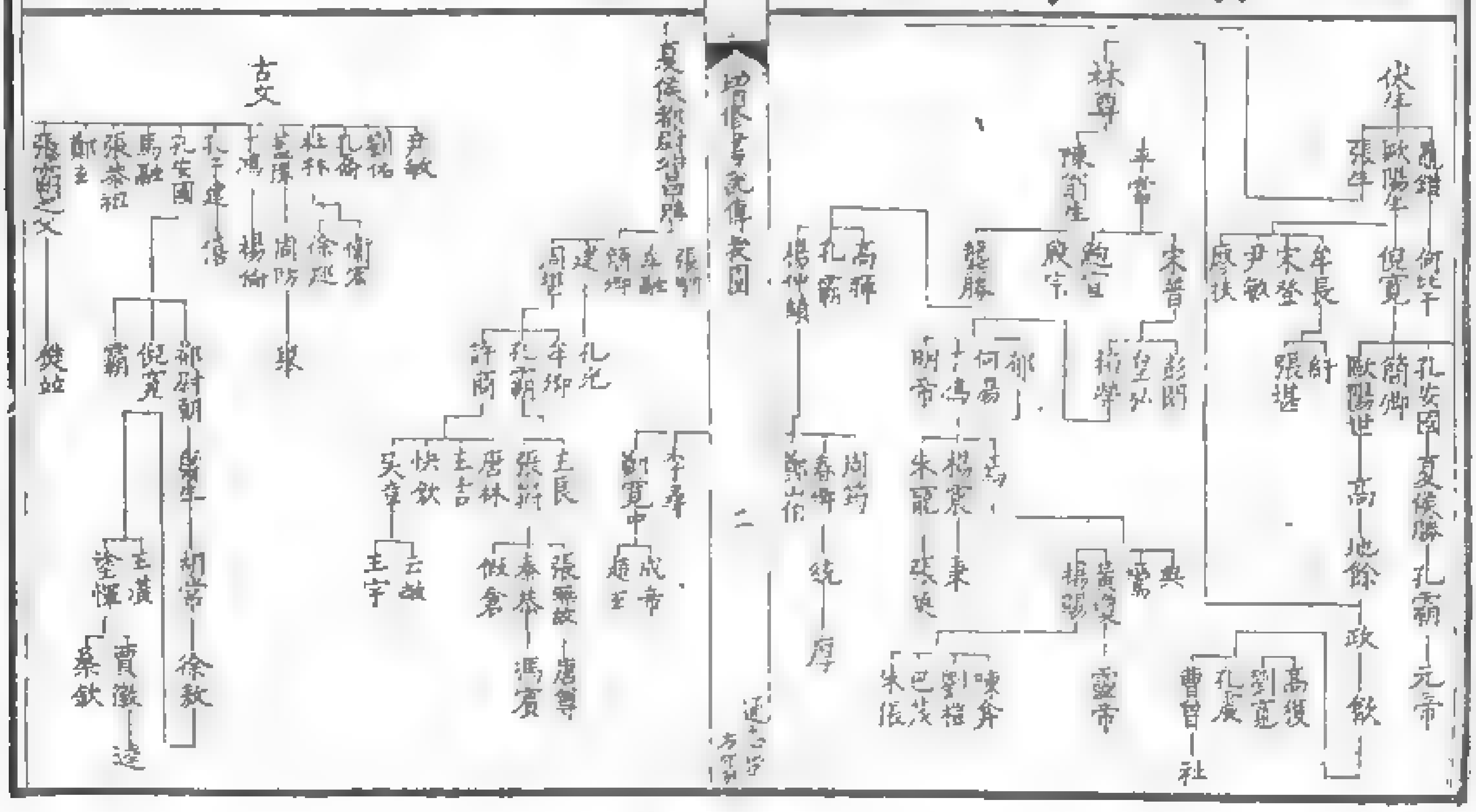
東萊夫子講道于金華首攄是書之藴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行家藏人誦不可禁桀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複雜義其隱乎修而定之闕軼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乎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既東王跡幾熄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於横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于疵識眞于異此其門邪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觀禹湯文武之大全矣自堂徂奥以造帝者泝而求之于秦誓始至于洛誥而工夫之不繼悲夫書説之行于世終狐裘而羔袖綢以西邸文學入三山監丞金州鄭公舉之臭味傾蓋謂爾東萊説經其純不可得而見者莫如書説子盍補其餘工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説明子何嫌於是記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

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邪同焉者曰猶不躐乎異焉者曰安用是哉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開禧丁卯十有一月日南至門人金華時瀾書

唐虞夏商周譜系圖



諸儒傳授書學之圖



書篇名

虞書五篇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夏書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七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十例

典　謨　貢　歌　誓　誥　訓　命　征
範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徐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曾氏徐之西濟爲界故爾雅濟東曰徐

青

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曾氏南與徐以岱爲界西與兖以濟爲界

兖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冀

東西南至河

雍

西距黑水東距河

豫

西南至荊山北距河

梁

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荊

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

揚

北據淮南距海

九河九逆

顏師古曰九河又合爲一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海渤海也大史公河渠書及漢孔氏皆以爲入渤海河渠書注云河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恐入碣石之說是以冀州曰夾右碣石入于河也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海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蓋是合大河之尾同入碣石海也

灉沮

史記正義鄭玄云灉沮相觸合入雷夏

漯

唐孔氏云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入漯

由漯入河林三山曰按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不必相通皆可以入河也

大野

菏澤

曾書不名澤者以其蓄而復流

此間當有辨河通淮泗達南河也不然則經何以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東坡三山辨之甚明

洛

按地志出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東故言自熊耳者非洛源明矣

荊山

曾書謂之南荆

漢

自嶓冢東南至大別漢之源流在焉在江北鄭氏所謂沃陽列蓋自梁而入荆者也先儒則以爲南條

太華

薛書云跨四州

鳥鼠

鄭氏云出南谷山渭源也在鳥鼠西北許謹云出隴西首陽亭南谷故言自鳥鼠者非渭源也

朱圉

曾氏云以經之序考之朱圉當在西傾東鳥鼠西史氏地志言朱圉在天水冀縣北則朱圉乃在鳥鼠東如志所言則經當曰西傾鳥鼠朱圉矣若此者皆志之誤

西傾

曾書云西傾南桓水出焉西傾雍州山桓梁州水也

積石

河出崑崙皆隱伏地中按山經曰積石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則積石雖非河源以上流隱伏於積石西則無所用道至積石而後出故爲導河積石疏云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

三江

史記正義云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名松江古笠澤江一名上江一名東江一名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林三山云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入海者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至匯澤爲彭蠡以入海爲北江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爲一至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予以經考之自嶓冢導漾至南入于江南江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北江也岷山導江而下中江也然必於揚州言者蓋揚距海且屬下流故以記其江之入也震澤底定者往往三江未入之初水勢汗漫震澤不能無害今既入則底定宜矣史記正義所言殆後世因太湖傍有三水遂以爲三江必非禹所謂三江也不可以爲然也

彭蠡

薛書云東匯澤爲彭蠡自壺口以東江匯司流而謂之北江中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謂之中江

敷淺源

孔氏傳一名傅陽山在豫章界輿地記在江州德安縣

雲夢

正義案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雲夢之澤每處有名子虛賦云八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

沱潛

蘇氏曰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荆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之沱潛也孔安國曰沱潛發源梁州入荆州孔頴達曰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分出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林三山曰據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也出於荆州者荆之沱潛水出於梁州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也以予觀之蘇之說則太雜三山之說則太合頴達之說又離合之兩失也豈有荆梁相去數千里旣合而分猶能辨其此爲沱爲潛也故當以孔安國之說爲正

和夷

曾書云謂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

九河

黄河之流旣大至河東河西之境又受汧渭洛諸水其勢奔激北至冀兖之界播爲九河所以殺其勢也爾雅載其名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漢許商言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齊小白塞之爲一合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以枝併歸徒駭也案地理志皆在渤海平原之間許商又云九河相去纔三百里

灉漯

傳謂禹以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大陸播爲九河所謂載之高地者謂行河流於西土之傍也二渠者灉水受陰溝中東入于泗漯水出武陽之東北至千乘入海漯灉二渠皆首受河水也其北則又播之爲九皆所以殺其湍悍之勢也林三山曰二渠之事不見于經難以考證

淮沂

淮出南陽平氏之胎簪山至淮浦入于海蓋淮源出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北則於徐言之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之南至下邳西南入于泗則沂之源委亦皆在徐矣

淮泗達河

蘇氏據歷代事以證此言最爲詳備故近世言汴水者皆以爲起於隋時故蘇氏辨之以謂自淮泗入河

必道于汴說者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以疑禹貢之言案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文頴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於宋鄭陳蔡曹衛與洛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為鴻溝或為官渡或為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知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

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小大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蘇氏此言足以補先儒之闕遺而訂後世之誤矣曾書云水自河出為灉許慎曰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河灉之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然則泗之上流自濟亦可通河也以予觀之世代久遠難以考證濟灉與淮泗遠甚曾說不知何所據而云蘇說有可信之理然不載於經者蓋其微小不煩禹之治者

不與故也不然則天下之大豈止如禹貢所言而止哉

碣石

輿地記在平州石城縣海傍其石碣然而立故名之也

青徐汶水

曾書云汶水有二出萊蕪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太山北又東北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濟之入海在青州之西則因浮于汶以達之也

滎澤

孔安國云濟入河並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孔頴達推安國說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正義云澤名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通典云今濟不復入滎薛書云泆溢則南北既被為滎孔頴達以跨河南北既曰溢為滎跨南北未可知曾書云以事辭考之

雷首析城

曾氏云以事辭考之則雷首當在壺口之東析城當在王屋之西史氏地理志言雷首在蒲坂則在壺口之南析城在濩澤則在王屋之北非其條矣

龍門

魏志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呂不韋曰

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
丘陵高阜大禹旣通謂之孟門則壺口孟門之東山
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考之
其先河之出孟門之上橫流別出則東之壺口南之
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

岍岐荊

岍岐荊皆在渭水北東行逾河分二枝一自壺口至
太岳一自底柱至王屋合于太行析北至恒山折東
至碣石先儒所謂北條鄭氏所謂陰列蓋自雍入冀者
也

西傾　太華　熊耳　陪尾

西傾至太華皆在渭水南東出河南熊耳至陪尾先
儒所謂中條鄭氏所謂次陰列蓋自雍而入豫者也

弱水

酒泉郡之西燉煌郡亦有流沙故顏師古及二孔皆
以爲弱水至此流沙弱水之導旣至合黎至燉煌之
流沙則是弱水之經流不應言餘波也據地理志張
掖郡居延縣注云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或
言以爲自張掖西至酒泉復入張掖酒泉之流沙必
無是理陳少南云弱水之正者西入合黎其餘則北
入流沙爾以少南之說考之庶幾可以見餘波二字
而諸家之說皆不及此

江淮

禹之時江未有入淮之道自揚州入帝都則必由江
入海入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
然後江淮始通

淮夷

鄭氏云以謂淮水上之夷

東陵

薛書云今江州蘄州間也

桐柏

本出胎簪山曰自桐柏非源也

岷山導江

自岷山之陽東南至衡山過九江折東北至敷淺原
江之源流在焉鄭氏所謂正陽列蓋自梁而入荊揚
者也先儒亦以爲南條

嶓冢岷山

先儒皆以爲南條二山首尾本不相屬此鄭氏所以
有正陽列次陽列之說而幷西傾岍岐二條而分爲
四列也

王屋

曾書云沇水源其出非一始出王屋旣出而伏又出
於東丘又出於溫之西北平地有二源薛書云濟流
謂之沇

壺口

禹未治水前梁岐壺口地夲相屬因禹闢之而後二山為河所絶故旣載壺口而後梁岐始為雍州矣林三山云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及其山焉

龍門上口

酈道元云北屈之西南有孟門山龍門之上口也

沮

地理志與龍門同

渠搜

薛書云漢朔方有渠搜縣今夏州

東萊先生禹貢圖說

後學 成德 挍訂

君臣名號

唐虞

君 堯 舜

臣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放齊 四岳

驩兜 共工 鯀 伯禹 后稷 契

皐陶 垂 殳 斨 伯與 伯益 朱

虎 熊 羆 伯夷 夔 龍 丹朱

瞽瞍 象 十二牧 三苗

夏

君 禹 啓 太康 仲康 桀

臣 益 羲和 有扈氏 五子 后羿 胤侯

商

君 契 成湯 太甲 沃丁 太戊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高宗 受

臣 伊尹 汝鳩 汝方 誼伯 仲伯 仲虺

咎單 伊陟 疑至 臣扈 原 巫咸

巫賢 甘盤 傅說 祖己 祖伊 微子

箕子 比干 商容 膠鬲 葛伯

周

君 稷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穆王 平王

臣 周公 太公 召公 巢伯 管叔 蔡叔

武庚　唐叔　康叔　虢叔　閎夭
散宜生　泰顛　南宮适　霍叔　蔡仲
蘇公忿生　榮伯　君陳　芮伯　彤伯
畢公高　衛侯　毛公　仲桓　南宮毛
齊侯呂伋　君牙　伯冏　呂侯　晉文侯
魯侯伯禽　秦穆公　晉襄公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一

門人時瀾修定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

堯典第一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臯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于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見書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盡吾心讀是書之綱領也通堯典則它可觸類而推之矣書皆孔子序正也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咨四岳以下皆將遜于位之實包太末而言之也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聰明者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也自古人君未有不本聰明以出治者文思出於聰明者也散而在外則爲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聰明之稽蓄也文思表裏之謂孔子以聰明文思形容堯德雖各有義其理實貫於一如元亨利貞冠之於乾也堯德如此是以天下雖大無非在堯盛德光輝之內說者多以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兩句爲重不知上兩句實不輕所謂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此君子所過者化之意聖德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

位視天下如敝屣其化可知矣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若稽古者史官之辭也曰放勳以下乃典文歷說堯事也當時史官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勳者凡天地萬物成理之著見者也堯則依放之而已堯治天下一順天地萬物之成理初未嘗加一毫人力於其間放勳深見聖人之氣象非名也觀述而不作行其所無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則知放勳之意矣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曰言欽則聰在其中去聰說明見聰明不可分如溫良恭儉讓形容孔子亦難分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也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切於此加欽於上意極精微非去聰也伊川又曰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如湯慄慄危懼文王不暇食是也使堯不欽何自而有其聰明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化聖始終之工夫也孔子序書論其自然乃序書之體若史官之載必原根本而言之安安者止於其所當止如記所謂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也允恭克讓何以遂能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實用其工果降志下心自見功用之到此蓋允克者恭讓

之至此義微難看惟孟子曾露此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曰克與允見堯之恭遜出於誠實自然而非外貌飾情之爲推而廣之人人皆在堯恭遜中迺堯恭遜氣象以端莊嚴謹之心觀之其接物也必不慢易天地之間皆吾同體也吾有一毫忽心是忽天地忽萬物矣以和易溫柔之容觀之其待人也必不倨傲天地之間皆吾和氣也吾有一毫矜心是欺天地欺萬物矣人惟不至恭遜之地是以不知光四表格上下之理果然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孝悌若不能廣大至此反心思之而後見自放勳至格于上下言堯聖德之大綱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上一節既備言堯之德至此乃言其爲治之序大抵爲治之序先親而後疏自内以及外修身而後齊家則明德在齊家之後可也今堯之克明俊德乃在以親九族之先何也君不用賢何以知親九族章百姓和萬邦之理治國平天下必資賢人講求大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如人之生豈識禮義須由學校朋友相與講問

堯之聖固知親九族之理矣猶必待俊德之士開導而啓迪之然後九族可睦也此所以先明俊德之士使之布列於朝廷之上講明是理以之齊家以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九族既和睦矣於是平章百姓百姓不必指百官蓋王畿之民也百姓果至於昭明矣於是協和萬邦黎民亦於是丕變時雍蓋自九族序而推之至於變時雍天下盡在春風和氣中矣以親平章協和其間工夫不少所謂工夫者同其安危同其好惡之類是也平者均齊調一之謂章者使之通達而無壅蔽是王畿之士農工商鰥寡孤獨無不得其所也協比也和睦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不過欲咸和萬民而已以親平章協和用工於朝廷之上者也既睦昭明時雍功用之著於天下者也自克明俊德至時雍言堯治天下之大綱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自此以下乃載堯命官之敘前乎堯者曆法未畢至堯始備是以羲和之命考中星以正四仲如此之詳也雖然堯所以急於爲是者非天下之未治而汲爲也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可謂治矣天下既治而用心於曆象不失其宜也以命羲和一節觀之堯與捨此他無所爲堯果無爲獨此一命而已乎蓋職在羲和乃命者在堯雖羲和爲之而實堯爲之則知堯盡君道無爲之中而有有爲者存焉羲和當時大臣也故史官舉其事大體重者以見其餘於未作曆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於既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此書惟羲和四子之事最詳曆象不特治天而已光宅天下光被四表黎民於變時雍悉不外此蓋陶唐之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如平秩之政行析因之民宜鳥獸各遂纖洪小大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爲一曆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人謂唐堯不建天地之功觀乃命羲和等事非建功乎以此四章參之七月之詩可以見帝王之不同七月之詩先公風化一一教民若堯典民自以時而動鳥獸自以時而應皥皥如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不知帝力何有帝王氣象其不同如此雖然欽若敬授深有意義分命申命人專一局其命若散而無統故於初必總命之令人人皆體此意皆知欽若皆知敬授蓋定曆之法欽敬之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先後異同之別一歸於不敢慢忽乃可以共成曆法是堯之意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上既總命至此則分命之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日之所出而均平秩敘東作之事賓導者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平秩者不特授時亦使地之高下各因其宜民之強弱各稱其力適其

平安其敘以從事於耕作也日中星鳥訓詁已明當是時也以正仲春之候使民皆分析而在田鳥獸亦於此而孳尾夫民事固人君所不可緩而於鳥獸亦各有區處何哉鳥獸物之至微而易忽者也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天地之間一物不得其所聖人慊然不安以爲職之不盡先於民而及於物故厥民析以下即繼之以鳥獸孳尾以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一念之不周如舜之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夏之鳥獸魚鼈咸若周之澤虞山虞之官是也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皆用孔氏傳南訛者南方化育之事敬致者周禮馮相氏所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是也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既言敬致冬之所敬亦然或云南方本考中星之地不可忽者况夏正屬南又當考中星之地尤不可不敬以致其功也此說亦通日中宵中日夜平也日永日短夏晝六十刻冬晝四十刻也希革毛毨氄毛各從訓詁因者因春之事而使民整治之耳納日者日入而息之意也前言寅賓出日謂日出而作在人言之晝寢者豈寅賓之意乎此言寅餞納日謂日入而息在人言之式號式呼者豈寅餞之意乎夷者民至此坦然無事也三章言平秩惟末章言平在朔易者旨意尤深蓋朔者初也

月旦謂之朔旦者始而新之之謂也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謂之朔方在察也至於冬矣一歲之事既終則平察改歲當更易之事也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易如整治屋廬牆墉種植耒耜器用之類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而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周流無間乾健不息民始終萬物之意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前命羲和曆象之事至此乃言作曆之要法故以閏餘總命之蓋閏者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

則無窮一歲餘十二日有奇苟不置閏則四時之
氣無由而定一歲之功無由而成以閏月歸奇始
可以定時而成歲其言咨汝羲暨和者總敎之以
若天授時之要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史官省
文之法允信也釐治也史官言堯之治天下不特
釐治羲和之事凡百工之間無不信能釐治之而
使庶功皆至於熙廣其善敘事如此抑亦見治天
即所以治人天時旣正而後百工可得而治庶績
可得而熙也羲和所掌非止曆象亦掌四方諸侯
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之時天人爲
一故羲和之職甚重後世如保章氏星官曆翁爲

職浸微而治人之任備矣萬世帝王之事不過奉
天治民古者詳於天後世詳於民而二事俱不偏
廢天運之變也堯未嘗親一事任俊德與羲和而
已堯所職者克明與乃命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釆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至此堯博詢遍採當時之賢士誰能順我之登庸
將登而用之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放齊曰胤子朱
啓明朱者或言嗣國子爵朱名或言嗣子丹朱俱
未可知常人之情言人之惡必至忿嫉聖人則有

咨嗟嘆悶之心又問誰能順予之事將以嗣任之
驩兜曰都都者嘆美之辭也謂共工方聚見其功
有黨惡張大欺罔之意帝復嘆息而言之放齊驩
兜言之不疑兩人若無瑕可指而不知堯之心已
灼見朱之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爭訟共工之靜
時能言用時違悖言行不相副外貌若恭中有滔
天之惡內外不相符情狀具見以後世之君處之
忿嫉之際有所不平辭氣必怒知人之惡俱不受
欺心所自得辭氣必喜堯大聖人於是時也喜怒
皆泯從容曰吁吁者嗟嘆之意深有閔然之心矜
辭二人之弃於惡也於此見唐虞忠厚之氣象樂

人爲善而憂人爲惡夫共工堯朝之極惡也不過
言行相反內外不相應與後世爲惡者異矣雖然
二人之罪不無輕重放齊曰胤子朱啓明蓋啓明
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
爲不善放齊薦朱啓明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
能別其因之爲善爲惡罪猶可恕若驩兜明知共
工之爲人有庸違滔天之惡乃轉以爲善而薦之
張大其辭以惑亂人主之聽乃大姦惡肆朋黨以
欺君罔上罪不可赦也未幾崇山之竄所以罰不
加於放齊者正可以此兩事爲證驗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
夫當洪水方爲割害湯湯浩浩包山襄陵可謂甚
矣下民被害至於怨咨其勢甚迫有爲之君當是
時也必焦然不寧迫切倉皇計慮將不暇給堯當
事危勢迫之時乃曰有能俾乂謂孰可使治方雍
容和緩無一毫迫切之態以見聖人處事經理綽
畫井井有條雖處繁劇紛擾之地若安閒無事之
時乎心定氣徐以應之豈若後世淺心狹量焦首
濡足者哉然堯豈可不軫於心乎憂恤之言如此

從容之規如彼聖人處事之法也在廷之臣皆曰
於鯀哉合辭薦鯀美其可以治水帝曰吁咈哉方
逆也命者天之正理也天之理彼且逆之恃才而
不順理也圮壞也族者類也人之類彼且壞之恃
己而離其類也鯀非無治水之才但性狠戾自謂
在廷之臣無出其右者逆其正理壞其族類恃私
見而獨立也夫治水者智者之無事也鯀之咈哉
其不順理可知而又加之以方命圮族矜材恃能
不能安於無事必矣四岳曰异哉因也然在廷之
臣果無出鯀之右者洪水之患方迫僉之所許可
不試乎故曰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夫堯尚不知

鯀則爲不明既知之而復從四岳之言則是不斷
當以孟子去齊之事觀之方孟子之見齊王也不
遇故去夫孟子之至於去則灼知齊王之不足用
矣方且三宿而後出晝此心猶庶幾而不捨孟子
之不速去所以誨齊王而使之動也觀往欽哉之
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材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
天下以理爲不足循以類爲不足比惟欽之一字
可以治鯀之病使其降志下心知天下有所當敬
則命何敢方族何敢圮自然成功而有餘矣聖賢
所以爲聖賢者欽而已一念之欽聖賢事業繇而
領往欽之意安知其不可用乎堯之所以復用鯀

者猶孟子之庶幾齊王足用爲善也雖然洪水之
害其急如此而嘗試用鯀乃曰試可乃已民命所
係豈嘗試之地乎蓋鯀之才足以治水所少者此
心之欽耳故堯之命曰往欽哉欽則可往矣非嘗
試也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不欽也然言績用弗
成九年之間亦有可觀豈無功哉蓋績則有之但
終不能成功也要知鯀非無才無功心之忽實壞
之也堯之時在位無非君子而獨舉此三者蓋當
時賢人君子視以爲常至漢唐往往稱德業人蓋
爲惡者多亦視以爲常使漢唐作史惡無不紀唐
虞作史悉錄善人當不勝其繁故各舉其異者而

書之春秋所謂常事不書也堯之時此三者以若
巽而書之此作史之妙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自咨四岳以下敘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之事汝能庸命巽朕位或言堯已知舜姑遜于四岳而聽其自推此後世之機心耳帝者之道直以大事之次序各有當然且堯欲遜位必先於本朝擇賢亦其理也堯之遜非虛遜四岳之辭非虛辭也堯知四岳之可以當天下而實欲遜四岳言否德蓋自揆於心有毫釐之未盡而實不敢當以天下與以天

下辭各實動其心之所安此直大之象也夫四岳果不足以居帝位則堯若不知人四岳果足以居帝位而固辭則四岳為不情是又當以夫子漆雕開之事觀之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謂孔子不知漆雕開不可謂漆雕開詘孔子亦不可蓋孔子實見漆雕開可以入仕漆雕開亦實有所未能自愜洙泗之象唐虞之象也

曰明明揚側陋

唐虞之朝君臣皆以實相遇故一言而意孚四岳之辭堯誠信視之即使之以公而舉賢天下至重也堯度其子不足嗣位即遜四岳四岳既辭即使徧求至公之流行彼此響荅無疑嫌無留難也明明揚側陋見堯為天下得人之意廣大無間自朝廷自草野自幽隱自遠僻明者可舉則明之側陋者可舉則揚之其公天下之道如此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夫舉朝皆知有舜堯亦自知有舜必待明明揚側陋而後言此深見唐虞廣大氣象後世固有名震京師聲動天下者舉世之間一賢所居頭角即露衆目共指況如虞舜之聖居之側微豈不張皇惟堯時比屋可封雖聖如舜天下不以為異譬如太山巨麓衆木森森雖有出林之木不見其表表若

培塿之下卒然有之必以為奇學者當知四岳舉舜之時氣象不同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帝曰俞予聞如何

堯始但知四岳之可遜四岳當時亦未嘗以舜為薦及命其揚側陋理到事及推至於舜舜隱於側陋之間不聞于時亦有年矣一旦四岳推拔所及始不可掩聖人之出蓋有其時堯曰予聞如何其言平緩未嘗有得之若驚之意以此知非堯時寬大氣象亦無以容舜也堯曰予聞者不過亦嘗聞舜之名非先有欲遜舜之心學者因予聞之詭以謂堯已知有舜欲用之久矣先遜四岳料其必辭

待其薦而後用舜此後世之心也蓋堯雖聞舜賢
舜爲人果如何堯亦未知也觀如何二字足以見
堯之心雖然堯旣遜於四岳四岳推舜堯雖未詳
舜之爲人亦自知此時必將有聖人者出能體會
堯意者知之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獨於家庭中言之治
天下之能一語不及而獨舉其父母弟何也蓋舜
瞽瞍之子父旣頑母旣嚚弟復傲日居死亡之地
而舜克諧以孝事難事之親化頑嚚傲之風悉歸
於春風和氣始也怨怒忌克乖爭陵犯一家之中

無所不有克諧以孝之後悉變爲和柔雍容悅豫
之象和氣烝烝父母弟不至於頑嚚傲之姦治家
如此移以治天下則投之繁劇紛擾之地而不亂
處之姦宄凶險之時而不懾四岳可謂善觀人推
其治家以見其治天下也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
此烝烝者有熏灌之意詩曰烝烝浮浮如甑之炊
物薪燃不繼則氣熄不騰烝烝之工間斷不能熟
物火旣不歇則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父嚚
母傲弟之間彼爲惡之力日日不已苟非孝誠熏
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若有間斷則
無以勝其爲惡矣蓋爲善爲惡各有力量力　者勝

此烝烝不格姦之意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
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堯旣已聞舜之賢四岳又已述其至孝之實堯復
曰我其試哉非有疑也其意以謂天下者天下之
天下也今欲以天下而付之人審重之意自不可
不盡見堯有天下而不與也堯之試舜獨以二女
而觀之何哉舜之事父母友兄弟旣已至矣夫婦
之道猶未著見故以二女妻之聖人觀人必於實
行觀厥刑于二女此實行也舜於此能以義理降
二女之心于嬀水之汭而使盡婦道於虞堯於是

以欽哉之言告之使舜愈致其敬且舜旣克敬矣
敬之工夫無窮純亦不已之意也四岳之舉舜指
家庭之事而言之堯之試舜亦於家庭之事而觀
之可以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
後天下平之理雖然舜已居父母兄弟之難堯又
舉而置之天下至難之地何則仰事之工夫方純
一而烝烝加之以俯育亦或足以分其力頑嚚之
父母一毫不至則怨隨之天子之女一毫不滿則
怨隨之致頑嚚於其前致貴驕於其後左右前後
皆陷穽也盡力於父母則妻子之間容有未盡垂
情於妻子則父母之間必有不滿此人情之至難

舜能使二女行婦道相與以致其孝而事父母之道益至所居愈難功用愈到茲者可又貴者可降堯觀之詳矣故嘆曰欽哉美其工夫盡出於欽而欽之理無可已之時也堯典一篇始終無非欽也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曰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味堯之欽想其動容貌而暴慢自遠正顏色而信者自近出辭氣而鄙悖自遠姦宄陰消潛化堯之盛德如此歟自克明俊德以下皆命官求賢以爲治外此無所設施堯之爲君若果無所爲也堯盡君之道得君之體若克明若乃命若疇咨若咨四岳君之道在於此君之體止於此耳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朝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常變俱盡君責已滿遜於人而無愧矣堯舜二典與它篇不同它篇或說一事二典畢備如易之乾坤寬大簡易即之可見孟子言必稱堯舜非諄諄於堯舜也所言無非堯舜之道也觀虞書五篇可以觀孟子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典

聰明舜生知之德也舜居草野可謂側微矣堯居朝廷何以聞之堯舜二聖人會遇於一世精神之相通氣類之相感不可以言述以堯典考之舜之聞本於師錫耳而此言堯聞者人君以天下爲耳目四岳之薦即堯之聞君臣一體也聖人序書蓋有深意自歷試諸難至陟方乃死皆舜之事而序止言歷試諸難攝位事何以不紀蓋此乃對端造始任諸難事即位以後事皆不外此說者謂堯已知舜又觀刑于二女矣復歷試諸難者使舜出臨事欲天下共知之亦以安排之心量聖人也堯之知舜豈待於試然循天理之正行人事之宜次序自當如此經歷如穀在田刈之舂之炊之一節不可少況以天下授之人其事至重堯之詳於試舜亦此心之欽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華光華也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前後相映重光合照如日月遞明常有光輝正乾之二五大

人交相見之時也雖然此特舜之華與堯協耳有
華必有實當知其所以光華與堯實相合者本聰
明之德昭然無間而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
文思允恭克讓亦無少異是以見諸光華自然而
與帝協濬者宏深與濬川之濬相近有疏通不滯
之意工夫之深也哲與明若相近而似有體用之
意哲者心之覺明者其發見也溫良恭敬允信塞
實觀此八字舜德可見聖人之德隨人所見而名
之堯曰欽明文思非與此異如文王之德人見其
敬柔懿恭孔子之德人見其溫良恭儉讓也元德
者幽潛之德即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實舜抱幽

潛之德於側陋之間其居之陋其德之潛若無升
聞之理德盛而發越光輝乃自有不可掩者此舜
之德所以不可及也舜之德聞于上堯之聞達於
下二聖人之德交感其中自不容間則知命以位
無私於其間也位者爵位之位蓋將試以諸難之
事故授以爵位也乃者深見聖人公平之象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徽兩字最宜詳玩慎如敬敷之意徽如在寬之
意若以禮樂體之禮近慎樂近徽非謂禮樂可以
比慎徽特借氣象以觀之耳徽固訓美然言美則
無精神所謂徽者非法制束縛之謂也舜察於人
倫五典之任舉而措之耳聖人無所不敬況於五
典不可以容一毫之人僞堯之試舜莫先於此克
從言相感之速也百揆者繁劇之任四門者接四
方諸侯之來朝納百揆內治也賓四門外治也慎
徽五典五典則克從納于百揆百揆則時敘賓于
四門四門則穆穆如夫子之綏斯來動斯和也春
風和氣何物不生大麓之說不同曰太山之麓者
頗近但非如太史公所謂送之於太山之中也意
堯使舜攝行祭事於太山之麓孟子云使之主祭
而百神享之言主祭而風雨不迷陰陽和調也此

非有意以此爲難而試舜一時因事任之耳後世
以此分三卿之職亦近於鑿聖人分位何施不可
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人事之和也和氣既形繆
戾之氣不作陰陽協應而無迷錯之災天人之和
會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四岳之舉如此堯之試又如此知舜審矣方且詢
其事考其言誠可厎績至三載之久方命以位者
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也堯雖知舜節次經歷皆
不可少時到理到以及於用堯順之而已舜歷試
氣象如春氣所至隨其枝葉脉絡自然生意發越

也

舜讓于德弗嗣

舜遜非文具之遜亦非自揆其德不足以當天下而遜當是時也足以受堯之天下者無以易舜讓德弗嗣蓋一旦將任天地萬物之責聖人之心自有惕然如不勝之意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也下文若不相接意必有舜再遜之辭史官闕焉即言受終之意何也當有如大禹謨所載舜命禹之辭曰惟汝諧者蓋舜典不載即大禹謨可以互見史官省文之體讀書者當知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言受終則舜正始之意可知必于文祖之廟者以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蓋天下者文祖之天下亦不敢專也受終二字尤宜深味堯平時治民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想其在文祖之廟欲脫釋天下惕然免於天地萬物之責舜在文祖之廟受堯之付託惕然受責如有所不能書曰受終辭意至重想象在廟之時堯舜之心則萬世爲君之道著矣堯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正如易云視履考祥其旋元吉曾子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者也堯與舜受終于文祖之廟此時此意不可不深體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既曆象日月星辰矣舜復何所在何所齊哉蓋觀天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有以驗此身之當天意與否故求之曆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苟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已之不足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而又何疑耶蓋昔者乃堯之試舜今也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人君之於天下曰神曰民而已舜既受天下類上帝以至徧羣神所以致神主之職也六宗三昭三穆也類禋望徧非徒祭之名舜之心蓋歷歷而對越也輯五瑞以下即位之初政治不可不一而與之更始也以是知諸侯不敢自有其土乃天子之土也受終文祖類禋望徧知天子亦不敢自有其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諸侯之行賞罰當以奉天爲心蓋賞罰天之權也既月乃日者盡此一月次月然後日日覲見四岳羣牧以覲人之賢否以審天下之治民情休戚風俗利病政事得失也班瑞于羣后者欲命令之出於一也想當時羣后亦不

敢以班瑞而取必於舜必視其田野闢人民育然
後班之亦以見古者諸侯不敢認土地以爲己有
也輯五瑞以下皆有實迹徧羣神以上似無跡可
見要之學者須知皆聖人之實政蓋人君之職事
神治民在璿璣以下事神也輯瑞以下治民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東巡守以下至遏密八音以前皆史官雜載舜攝
位二十八年中之事大抵即位之初政令不可不
一與之更始此乃聖人鼓舞天下常新之道也五

器即五玉也三帛二生微物也故受之五玉乃羣
臣所執之物不可廢者故復之時日月易於遷移
法度易於弛玩必時時協之同之則常新而無弊
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其
義也覲卒乃復之意見諸侯不敢私有爵土又覲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之意見舜亦不敢私有
其天下蓋唐虞君臣皆不認天下爲己有故無一
不出於至公岱宗柴至卒乃復皆即位初規摹相
堯時亦然舜則因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官省文之辭
歸格于藝祖用特
深味此語可以見聖人之用心夫舜負天地萬物
之責持業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
然後舜歸見於祖廟而無愧使巡守之時有一民
之未遂一物之未宜其歸格藝祖爲如何舜之心
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隱顯之間無
以稱愜則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之時
此心無愧肅肅在廟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純於敬而已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五年復巡守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是五年一整
肅也所至之方則一方諸侯來朝故謂之四朝於
是奏進其言而試其可以成功與否可則以車服
而庸之聖人操大權總大綱治天下之妙用如此
大抵人情久則玩多怠廢而不振五年一致提警
之工使制度井然復如其初以時而新不至有廢
置更改之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史官總記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經略土地表其
州之鎮濬治其川使無壅底泛濫之患可以見唐

虞廣大氣象與三代不同矣禹治水之後始分九州爲十二州故謂之肇也每州擇其山之大者爲祭之主故謂之封也夫堯命禹治水川嘗濬矣復言濬何邪居安不忘危工夫承續而舜之心純亦不已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象非畫象之象乃象示之象蓋布象其法以示民使曉然可見也賊刑者戕賊之刑古之所謂肉刑也夫肉刑之制自後世觀之疑古人立法之不仁矣胡不考舜制刑之本心象以示之復開流宥之

門施鞭扑之寬又繼之以眚災肆赦可謂待之以君子長者之厚矣有怙終之人然後不得已而有賊刑焉以此見唐虞雖有五刑本未嘗用至於長惡不悛而後用也然則舜有肉刑之制乃所以深愛天下後世也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史官敘舜制刑之法歎曰欽哉欽哉深美舜用心之欽而曰惟者見恤刑之至無以加也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必至於是事勢窮極然後加之以賊刑旣欽且恤則知舜於四罪之誅亦可謂大不得已也肉刑尚爾況於流放竄殛又重於肉刑者乎四罪而天下咸服舜自卽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故史官特敘於舜典之篇抑以見用刑之簡也雖然四凶之惡非一日矣堯不能去而留以遺舜何也聖人於天下之善惡行此心之至公而順是理之所到堯之時四凶之惡未成堯何忿嫉之心至舜之時四凶之惡已著舜不得而已也舜之誅凶與堯之用舜其道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舜歷位二十八年當時號令舜之號令也當時德澤舜之德澤也堯與百姓相忘二十八年矣何帝乃殂落而百姓如考妣之喪天下乃不忘堯如此見堯德在民之深也大抵人情初則思中則厭久則忘二十八年之久宜其厭而忘矣堯之德澤淪浹漸漬在人之深歷年之久百姓雖不見堯而常見堯之德澤是以堯之殂而百姓思之不能已也大抵刑政非不可以治天下但一時之間整肅而有條理久則必弛若德澤之柔撫久而愈新百姓思堯之義也雖然又足以見舜攝堯位二十八年

之久凡一政事一號令皆遵堯之法而不變是以天下聞舜之號令如親聞堯之號令樂舜之德澤如親承堯之德澤舜承堯之心可體而見矣自此以前舜之治甚詳事皆自爲自此以後舜之治甚略任九官十二牧之外事若有所不親者蓋堯在上舜雖受任猶臣道也堯崩之後舜始即位行君道故命官而不親於前可以觀坤作成物之義於後可以觀乾知太始之義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既即位告于文祖之廟亦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之繼堯法度彰禮樂著野無遺賢嘉言罔攸伏明目達聰之事堯已盡之矣舜復詢闢明達何哉如日之升何日不然積陰之後卒然出日光明精彩若以陽繼陽所謂光明精彩者不滅於前亦不以其光之不減而廢升中之常度也舜之通下情出治之首也然亦有序四岳累朝之元老當代之蓍龜故先詢之闢四門所以來天下之賢也明目達聰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也上下遠近俱無壅蔽聖人作而萬物覩矣繼亂者急於下情之通舜受於堯而先此四事理之流通而不可壅雖治世不可忽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食者民之重也不傷農時則食自足敎十二牧以爲治之大綱也十二牧知此則諸侯莫不然矣此數語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略不過使民不失時遠者柔之邇者能之尊德信善皆於根本求之耳十二牧領此而歸守其土疆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哉此蓋爲治之當然後之興王雖不能盡亦有暗合而默契者由是言之百世可知也而難任人難之一字甚嚴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謹恐懼之意當時旣無任人

何難之有蓋此心不可以不常存也少不戒謹恐懼則任人或得乘其間矣如人之身元氣雖固不廢保護則外邪客氣無自而入苟不於難任人留意則雖爲治品目如前亦幾成而敗將盛復衰前功俱廢矣惟常難任人然後可以成功何者無人間壞隳廢之也如此則天下常治蠻夷雖介在一隅豈不挈然有當於心其有不率服者乎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舜曰者史官記事之法於舜即位之初言舜曰則自此以下凡稱帝者皆帝舜也百揆重任也故必

咨於四岳奮庸二字不可不深求有能奮起事功以熙我之事者則使之宅百揆之職夫奮勵激昂之人與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立之理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推之學者亦然亮采惠疇爲相之道也亮采者謂明天下之事謀王體斷國論必明於事而後可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百揆者宰相之職求相於四岳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僉曰司空伯禹可以當百揆之任矣帝曰俞深領四岳之言亦知禹可以宅百揆也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矣遂咨禹平水土之事使之復加勤勉以治百揆惟時懋哉者禹有平水土之功至於爲相治天下亦勉此功而已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得或謂禹不可矜水土之功而忽天下之務必加懋勉之功然後稱百揆之任則知百揆之任不可以苟居其意一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禹之遜所謂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帝灼知稷契皋陶可以宅揆爲之遜也出於誠實既深領禹之言矣而往哉之命終不可易以是知舜禹君臣之間誠實相遇禹不虛辭舜不虛受唐虞之象可知觀舜之命禹見舜有天下而不與焉夫殺其父而用其子都俞一堂舜無自疑之心禹亦安受其位而不慊不加一毫人僞純於天也

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此三人而三人皆不辭各自知其才果足以當此也舜之時烝民乃粒矣未嘗阻飢五典克從矣未嘗不親不遜蠻夷率服矣未嘗猾夏聖人爲治常存不治之心也命弃之言至於播百穀民已足食則無阻飢之患民不阻飢百穀其可已於播乎使弃常體阻飢之心見乃粒之民若見阻飢之民則於百穀不期播而自播而弃之事盡矣於阻飢之言見聖人乃粒烝民有無窮之心於播之一言見弃精神運用生生日新之意契與皋陶之事由此而可推矣五典天下之達道也安可不敬在寬者見聖人度量涵容如天地之大令契大其規摹天下之衆盡置之五教之中包含不遺此在寬之意況敬之中恢廓廣大無有窮已也惟明克允

允當也明則當其情矣敬敷五教在寬即謹微之意也詳略不同者聖賢之分也聖人安而行之故止言謹微而已賢者則既言敬敷又言在寬大抵五典人心皆有而教自我出豈可不敬然敬非拘迫之謂寬者漸漬涵養使自發也古者合兵刑爲一官兵即刑之大者三就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遠近與遠近之間也惟明克允者則於三就三居之間恐有差舛差舛則非允之謂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工者金工土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之類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學者又當於若字求之諧之一字生於若之一字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凡天地之間一物失所舜見之皆已之責故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有職以主之上下者高下之謂非曰上天下地也後世之君富國彊兵乃其職耳豈識代天理物之意哉民與物理一而分殊民且不恤況於物乎觀此足以見唐虞天涵地育廣大之象舜嘗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地平天成之後復使掌山澤之事蓋因其昔所經歷而用之若之爲言反乎前之謂也雖然舜若鳥獸草木任之止益一人而已其它命官皆治人之事詳略不同者仁民而愛物之意也人各有倫分量等差不可踰躐禹之所遜人品之上者不可移而列於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也垂益之所遜人品之次者不可進而儕於皐陶稷契也則知分量大小非勉彊之所能及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禮重事也故咨於四岳三禮者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典禮之官將以對越天地感格鬼神非至敬有道之士不可故曰夙夜惟寅寅者敬也自旦至暮無時而不敬也直哉惟清直者敬以直內之直而無私志邪慮也既無私邪之累則清明在躬無一毫足以汩其心矣敬之工於此可見典禮之事至重故再三命之帝曰俞往欽哉欽之用於禮爲尤切也舜命九官惟禹與伯夷咨四岳緩急大小之不同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典樂敎胄子夔之職兼二事也樂與敎相關不可
以不兼樂者廣大易直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敎
之任動盪感發使人之良心油然而生敎人之道
無大於此周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漢之太常猶
領太學其意久而猶不廢也以此知敎人不在規
矩誦說之間矣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皆敎者之事
也不直則道不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不
爲拙工改廢繩墨又必溫而後可親如卽之也溫
之溫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敎是也直而溫則不至

於徑情矣寬者規摹廣大也栗者工夫縝密也規
摹旣大又必其中工夫縝密不縝密則有汗漫鹵
莽之患矣剛者師嚴道尊之意無虐者又必使人
不至於不安之地不彊其所不能也簡者簡默自
居如擧一隅引而不發之意無傲者不可以天下
之才爲不可敎而不屑也詩言志志者詩之所出
詩者樂之所本歌此詩而長言之於歌詠長言之
中自有高下抑揚五聲成焉十二律以和之是以
成八音八音能諧和而不相奪倫神人是以和蓋
樂從人心出聲音之道與政通此理未嘗間斷政
事有差舛人心有沾滯見於音者不得其諧在顯

則人失其和在幽則神失其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或者以爲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蓋
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際百獸尚將
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黜白成黑殄行自絕其行詭異之人也聞見
之間易於驚怖故命納言之官以通上下之情龍
之命在九官之後者蓋太平無事之世深恐邪言
足以亂政如人之身平居無事脉絡流通則外邪

無自而入天下已治通達上下之情不可無人委
之專職則責重而察之也時納言之司通上下之
樞紐舜時雖無此事通塞之繫治道之大無時而
可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此段與命九官之文通看意味深至欽哉惟時亮
天功二十有二人治職之統要也惟其欽故不失
時如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敬心不存則當爲之事
或至懶弛惟敬心無間斷則事不先時不後時矣
凡九官所治之事皆天工也逐官所命無非欽哉

惟時亮天功之意三載三考待之以久也於此見
堯舜寬大又與王者氣量不同

分北三苗

三苗左洞庭右彭蠡本在南方至於此遷之此如遷商頑民變薄俗之道也前此竄三苗但竄其君耳惡黨未化故遷之於此史官獨載分北三苗與堯典獨書共鯀之事同見萬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自初即位至陟方乃死凡五十載今舜典一篇載舜即位一年之事若不能盡五十年之治蓋舜之治天下自始立規摹後之號令紀綱非無變易而皆自此出也史官載其一年而略其餘規摹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最作史之妙又見人君爲治之要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

大禹謨第三　虞書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孔子序書以三語包括三篇之大義帝舜申之尤有深旨皋陶矢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成功舜則曰禹亦昌言說者多以此爲申之之意非也蓋皋陶固有謨禹固有功舜無以申之則謨與功之用未著也惟申之則謨與功始昭著暴白而不可掩觀申之一字見舜得君道之要譬之燭焉未然之時燭而已矣既然之後則輝光發耀今之燭非前之燭矣此申之之說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命之有條理者如後世一札十行之意也敷于四海猶言聲教訖于四海亦已至矣方且祗承于帝無一毫自有之意見禹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然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有日月並明之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象而已此帝王之間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也艱者兢業之念克者一念之誠厥后厥臣各止其所之意也君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

思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非所謂艱厥后也臣不盡臣道而上借君事臣職必虧非所謂艱厥臣也君臣各盡其職政何由而不乂黎民見君臣各克其艱自然而敏於德如木之根本既固枝葉無不流暢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俞者舜深契於禹之言舜於克艱工夫深矣故聞禹之言有當於心大抵實嘗用力於此者聞人之言心領意會聞之必切故以爲信如此嘉言罔攸伏以下舜舉堯克艱之道以證之也嘉言無伏於

下賢無遺於野萬邦復咸寧矣方且稽于衆以求乎人舍其己以從乎人無告者不敢虐困窮者不敢廢曰虐與廢不必橫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之不到是廢之虐之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聖人之憂恤如此其切者非求爲哀矜求免於廢虐也惟帝時克堯之所克克於艱也堯之所謂艱者不出求言安民之事艱厥后之謂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益又發明克艱之道言克非拘迫之謂也帝德廣運克艱之德日日流轉變動而不息周流而不居由聖而神由武而文聖神武文迭相爲用無非體克艱之意於廣運之中蓋周流不息之道惟克艱者知之益指其大者言之也是以上爲天之所眷下爲四海之所歸至於爲天下君皆廣運之所自來也益恐人止識堯之克艱不識舜之克艱故復稱舜也廣運者乾健不息之意止則不運惟其廣運乃能克艱學者於禹益之言參而觀之則克艱之義備矣人多以此帝爲堯非也自舜格于文祖以前帝則稱堯後則稱舜禹言克艱益慮人以克艱爲拘迫故以廣運推明之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之言開禹之言闡益言其用禹復究其本以繼之益言帝德廣運其意寬而大禹慮舜或以此自恃故言天命雖不庸釋然順此道則吉從逆則凶吉凶由於順逆之間其報應如反掌之易天理何常之有當時時省察頃刻不忘可也大抵此四節指意相承氣脉相貫初無間斷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益彰舜克艱之道得益之言而愈大益克艱之妙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互相警戒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不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又言克艱之目必以事事物物而存此理吁者嘆息以重其事又加之以戒哉則尤不可忽也儆戒無虞者聖賢之論治必於毫釐眇忽之中而加意無虞之中事幾之所伏也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儆戒其於無虞儆戒之尤不可緩也罔失法度不獨政事紀綱之謂也凡一身之間一動一作飮食起居之際莫不有法度動容周旋皆中於禮而已

罔遊于逸至疑謀勿成訓詁已明事事物物欲克其艱而各致其戒亦廣運之意也既隨事隨物而盡其理矣則凡心有所之皆廣而明百字須看人只有一心安得有百志蓋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則凡其所之無有不熙蓋人惟未能循天下之理有當有否故有明與不明聖人動與理契凡精神心術之運隨所之而光明盛大故謂之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謂不偏於人也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謂不偏於己也人君因百姓之譽可以驗己之治但謂之干則不可至於咈人從欲徇己也無求與徇之私去人與己之累平而視

之則見此心之本體識其本體則無荒無怠以正守之即有四夷來王之理矣無怠無荒克艱之義也非止朝廷之上無怠荒也凡治天下之道一一備具雖緩而不切者莫不講明此之謂無怠無荒治道運行而不息心則正矣心正則家正家正則國正國正則天下正推而至於四夷來王信矣此二句極本末而言之上極言其本下極言其末若以爲無荒無怠四夷即來王理雖通而事則未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於歎美之辭也先爲歎美之言使人君不苟於聽故繼之曰帝念哉發號施令莫非政也惟有德行乎其中則爲善政政之所在主乎養民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資於政也後世富國彊兵非養民之政也自古善獻言者必先格君心然後言治天下之綱目如孟子之告齊王使之反本既陳正心之道而後繼之百畝之田數口之家至於雞豚狗彘之微詳及於政事之綱目蓋民政出於人君之心也君心既正民政無有不善禹前與益反覆議論無非孟子反本之言切於正心者以次發明六府三事之用亦孟子王政品目之謂也

禹曰於言六府三事之美也帝念哉言帝當念於是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間常用之物而有自然之序惟修者裁成使遂其性利民而不爲害也正德者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宣導流通士農工商各安其業也厚生者培養其生也惟和者使三者渾融無間無有差戾也正德所以正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食徧爲爾德也合而爲九功各以成敘則形之歌詠播之樂也戒之用休以下維持保全長久之理也前一節易後一節難九功惟敘人心願治不敢自怠九功已成怠心易生故維持之道爲尤難善

以戒之威以董之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者所以發揚其志慮不至於惰滯也此三句本末全備當以内外表裏觀之戒董則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勸之以九歌則以聲音養之在内之事也此段精神全在俾字不可不詳味大抵消息盈虚天理之常裁成輔相君人之道也故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理之不易也今九功既敘矣是成也不能必其不壞也聖人所以敘之歌之戒之董之勸之無非所以使九功至於勿壞俾云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虚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俞者舜領禹之言知其果成也地平者謂向者洪水之害高下失宜不得耕桑今也民得以安居而樂業地既平矣至於天則未嘗不成何爲乃在地平之後禹之治水地平可也天何賴焉蓋天始萬物非資人輔贊彌縫則不能以成功昏墊之害固有動植飛潛不得其性者矣是天未成也舜原其本而論之謂天地爲之一新萬物各得以自遂不惟一時賴之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而無窮也得不歸之時乃功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之主故舜因此以遜位也耄期者舜精力之衰將告老矣倦于勤不可不深味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同運何由有倦但老將至而血氣若倦雖倦而于勤之意不敢忘止倦於勤而已非倦於道也常人之心苟至於倦即放肆而不可收聖人於勤之中察其若倦則展轉而不敢居見聖人之心有加無已常病其力之不給也夫居天位者當以勤爲本舜既以倦自嫌必求如舜之勤者而遜位也汝惟不怠聖

人所以爲聖人也不息之言雖若常談惟實用工
者方知不息之中深有功用天行健天之不息也
聖道運而無積聖人之不息也自古爲帝爲王者
功業皆以不息而成而事事物物之備亦生於不
息也其辭約其義大遜位大事也不言其它才德
止言不息即付以天下不息二字足以當帝位蓋
帝德廣運亦不息之功用也舜踐履之熟故其言
乎常人之稱聖人言常大而實不相近聖人之稱
聖人言雖小而實不外此知與不知故也且孟子
之稱孔子不過曰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稱亦曰
我學不厭而敎不倦夫子所謂不厭不倦非自謙

也蓋聖人之道未嘗一日息息則間斷不可以言
聖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

此非禹之謙辭也禹盡克艱之道德雖已克而常
見其罔克民雖已依而常見其不依禹之意謂位
者天之位惟有德者可以居之苟無德而在民上
民將不依矣當民不依之際豈不累帝知人之明
乎此即讓于德弗嗣之意也聖人之心見天下之
理工夫無窮而舉皐陶以自代邁種者言皐陶栽
培其德至於豐熟也德乃降者如雨露之降黎民

被其潤澤罔有不懷也以皐陶之邁種比之於罔
克者爲如何以皐陶之民懷較之於民不依者爲
如何參視對觀優劣自見而用捨亦可決矣禹之
心灼然不敢當帝位於罔克之中但知自勉而已
此非深造克艱之學者未易語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

禹告舜以念皐陶之功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
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反
其心之所出亦在此反覆皐陶之功皆在可念如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禹皐陶

一體之人也禹常自見其罔克故一念所繫專在
皐陶惟帝念功謂帝不特念其邁種之德亦當念
其有懷民之功可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懋哉

正者典也帝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予正者已無
而或干予正者亦無有舜推原其功皆由皐陶作
士之力也明于五刑以弼五敎以者刑與敎對立
出彼入此出此入彼左右輔翼使遷于善也期于
予治刑期于無刑期者立此意則至此地也刑者

刑也無刑者敎也民協于中者或有所偏而刑以糾之則歸於中無非大爲隄防使民無入而不自得如此者是汝之功盛哉舜非以禹力稱皐陶而姑言其功以塞禹之意也唐虞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禹亦非文具之讓也禹皐陶一體之人皐陶之德實可以當帝位但當時有禹故以天下授禹然亦豈以禹掩皐陶之功哉子華使齊孔子雖知其乘肥馬衣輕裘冉子請粟亦與之益聖人非以人情與之聖人寬大自如此如此氣象自堯舜以下於洙泗見之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皐陶復稱舜之德罔愆意極淵源惟實用工之人知之夫德至於罔愆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關百聖而不慙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罔愆即克艱廣運之意也皐陶獨以罔愆二字該盡帝舜之德非若後世泛言人君之德者曰聰明曰仁智就其德之名而稱之也臨下以簡曰簡者當於臨中求之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衆以寬曰寬者當於御中求之有天覆地載之意自簡寬

而發無非好生之德蓋好多事者必不能好生好苛刻者必不能好生惟以簡寬於本故罰弗及嗣罪止其身猶不得已況其後乎賞延于世報功之意寧過於厚人之或麗於罪本於過者雖大必宥本於故者雖小必刑罪之疑則惟輕功之疑則惟重好生之德隨寓而著而於刑故無小尤足以深見聖人好生之心何者過慈則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觀此一編苟無刑故無小之言好生之義不備於無小之中深見聖人之所以爲好生聖人見人之故於爲惡者知其終不可赦也不俟其惡之大而後罪之惡大則足以滅其身矣自其小而刑之所以戢其爲惡之心厚德深仁無越於此聖人以此之心爲此之德浹洽漸漬于民心而猶有有司之犯則非唐虞之民也雖然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較之漢宣帝總核信必何舜朝名實之不定功罪之多疑也信必之效著不過漢之宣帝而罪功未免於有疑者乃所以爲舜也宣帝之信必爝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寬也學者當致思於此意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自罔愆以下皆舜之所欲也能遂帝之欲而治者皐陶明刑弼教之功也四方風動可以見皐陶之

刑矣夫刑者誅戮斬伐森然可畏何以能感動四方如此蓋刑之中有教皐陶之弼教當於刑外求之此帝之所以休也則知皐陶之刑非律法之謂乃德教也四方風動莫不鼓舞於德教之中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舜稱皐陶皐陶歸美於舜舜復遜位于禹故來禹而命之也夫洚水者洪水也舜之時水已平矣何以謂之儆予聖人前後相承同爲一體洚水雖本以儆堯舜豈以爲堯之事而已哉自安儆堯之意堯既用以自儆舜雖不見洪水之害而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其憂瞿兢業之心爲如何聖人之於災

異雖毫釐必加畏天地萬物視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之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公孫弘謂堯使禹治水未聞舜之有洪水也舜居當時欲認洪水爲己責弘於百世之下乃推而歸於堯聖人小人之心相萬也成允成功成允者先有以信天下之心也然後可以成功堯朝多耆多舊德蓋天下之所信者也禹之治水誠難父之覆轍彰著於前禹其子也天下疑鯀之心將及於禹矣所以能成允者必有不言之孚如冰炭不待言其冷熱而人自喻使禹求人之信己則信之成禹不能必也惟天下信禹之心有素不待言傳響以成允而功之成隨之也禹之信成於未治水之先禹之功成於人已信之後則當堯之世惟禹一人而已故曰惟汝賢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人初立事之時在邦不敢以自懈在家不敢以自奉作爲之始不期而然及功大名顯則此心漸若有以自慰而隨寓稍放亦勢也禹居平水土成大功之後乃如立事之初方且勤于邦儉于家勤儉非二事也勤中有儉儉中有勤孜孜不息其心寂然若無一能之可觀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舜命九官而獨稱禹之賢蓋滿假之心稍有片能寸長

者有所未免禹有天地之大功而此心絕無又九官中之最賢者也不自滿假者不必矜夸然後爲滿假功成之後苟自以爲功即滿假也禹成允成功而繼之以克勤克儉所以爲不自滿假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必有對己立則物對有對則有爭一矜其能一伐其功則爭之理已存蓋矜伐者爭之對也禹之能不自以爲能而視以爲天下之能禹之功不自以爲功而視以爲天下之功是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禹且無我天下其與之

爭乎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懋非勉之謂蓋孜孜不已之意也舜於不矜不伐中深見禹之孜孜不息懋德無窮舜日擊心化亦愈勉其德而不自知禹有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故舜從而嘉之通二句而觀德之旣懋始見其績之丕使禹有如是之功而稍有驕矜則其功小矣不足謂之丕也績之旣丕亦足以見德之懋禹所以能全是大功而不失者必其涵養寬厚度量恢大常充實於内矣亦可想像其德之懋也聖人之心卽天之心聖人之所推卽天所命也故舜之

命禹天之曆數已在汝躬矣舜謂禹德之懋如此績之丕如此此心此理蓋純于天也天之曆數自然在躬初非曆數自外而至亦不可辭矣汝終陟元后也丕績根本之壯也懋德培養之豐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舜旣授天下於禹遂命以保天下之要人君以正心爲本故先之人心私心也私則膠膠擾擾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難見也此乃心之定體一則不雜精則不差此又下工夫處旣有定體又知所用工然後允能執其中也中之在人非前失而後得非前晦而後明也水本清沙混之沙澄而水自清矣火本明煙鬱之煙去則火自明矣惟精一可以見道此理禹所自知舜復切於言者以天下授受謹之重之自不容已也繼以下二句若不相干何也蓋用工於精一省察之道不可不密無稽之言私言也不可稽考如潢潦之無根源非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之謂也弗詢之謀私謀也陰謀險論將以賊害而不可與衆共者也聖人之道質之百王而無愧安有所謂無稽之言建諸天地而不悖安有所謂弗詢之謀聽言之際深見精一之工孟子謂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見善明用心剛是以於邪遁之辭皆知其失也大抵無僞不能亂眞無邪不能干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使禹有心於執中而辨別言謀之不審則操守之不謹識見之未明何以爲中哉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可愛固君也而民則甚可畏享無敵無倫之富貴豈不可愛以一身宅乎萬民之上其可畏不亦甚哉衆固常戴后然非衆則難與守邦后者人心之所歸赴邦者非人君所能自守也見君民一體之

意位天位也可不欽哉欽之一字百聖用功之地堯舜相傳皆不外此謹乃有位曰乃者深意所寓既欽又謹乃能有位則知位不可以苟居也可願者猶孟子之可欲敬修者用工之無已也大抵善心難持於可願欲之事尤當加敬以修之聖人之心純乎敬既曰欽又曰謹復曰敬舜純誠之實積於中故純誠之言發於外也四海困窮舜垂拱視天民之阜矣安有困窮之民耶聖人之心常若不足視四海如悉在困窮之域此非舜之謙辭學者宜深思之天祿永終言以天下付於禹則創端造始在於禹也此一編堯舜禹相傳之要領也堯之命舜亦不外此於論語可見書不載堯之命舜因後以見前如率百官若帝之初皆史之要體古人作史不獨書之者有意其不書者亦有意以是知唐虞史官皆有道之士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味此二句舜若付困窮之天下授禹撫摩之責悉將於禹求之可以見以天下與人非以為德交人之天下非以為樂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一言之間禍福繫焉出好者口也興戎亦口也舜謂禹一言可以出好一言可以興戎言之重如此遜位之言既出不可以再此周公謂成王天子無戲言之意雖然舜言出好興戎言之不敢易外如有敵人之窺覦內如有權臣之乘間惟恐毫髮之差人躡其後舜之時安得有此蓋謹言者聖人常行之理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亦非禹謙辭在朝之臣如此衆多人人而卜吉者從之不必專主於一人也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擇時人作卜筮此官占也未占之先自斷于心而後命于元龜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之卜筮聖人占卜非泛然無主於中委占卜以為定論也通神明為一理懋德嘉績之時見已定矣固知天人之理不違於是也其所以謀之幽明者參之以為證驗耳後世遇事不能以自決取決於幽明之間如之何而可決也心者神明之舍昧此之神明求彼之神明是以甲可乙否終無定議舜以天下授之禹舜志既先定人民得其所依鬼神得其所主舜雖不稽之幽明想幽明之理已流通而無間況驗之卜已吉矣豈俟再言乎禹之嗣舜斷無可疑矣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禹至此猶拜稽首固辭有皐陶則辭之皐陶有功臣則辭之功臣無可辭矣而猶辭非過於謙也恐天心之未從人心之未協耳帝曰毋惟汝諧和同天人之意也正月朔旦與天下更始而聽新君之號令也受命于神宗亦舜受終于文祖之意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亦不敢專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自璿璣玉衡至於巡守皆如舜之故事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舜竄三苗止竄其君耳又分北之分其惡類使不

至黨比耳至此猶未率化可見苗民之頑以舜爲之君化之不服彊梗頑很日甚於前禹攝位之初舜命之徂征聖人自反之說盡不得已而至於征曰弗率者化之非一端而終弗率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而無戰則誓師之辭似不必作況堯舜之時不戰而屈人兵亦安用夫誓師之辭哉大抵苟至於用兵則誓師不可免旣以鋒刃矢石相交豈可不臨事而懼先事而戒禹誓于師正此意也濟濟者欲其軍伍行陣之閒整肅而不亂也

蠢玆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有苗之罪盡出於昏迷不恭列數之惡皆從此出堯之所以爲堯允恭克遜爾舜之所以爲舜溫恭允塞爾有苗之爲有苗實在於昏迷不恭蓋不恭者爲惡之本原昏迷之中養成不恭之念遂至於爲侮慢自賢之事夫不恭侮慢百罪之總貫辟四凶抵誅亦不過此所謂象恭滔天方命圮族皆不恭侮慢之變態苗以一人之身而備數人之惡反道敗德者恭則順不恭則不順乎正理矣不恭以接賢者宜其望望然而去之同惡相濟者皆小人也民於是而棄之天於是而降咎不恭之心與民

與天皆扞格背戾而不相通夫安得而不征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奉辭伐罪深見舜命禹徂征之舉出於不得已而非輕舉也其與後世責昭王之不復反取侮於水濱之語者異矣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聖人遇戎而戒理當如此彼宋襄不擒二毛以自欺是敗其衆心力之不盡也

三旬苗民逆命
奉辭伐罪兵至則服此帝王之舉而三旬之久猶逆命者何也非徂征之先尚有毫釐之未盡也聖人至於興師其擇於我察於彼者至矣審矣義盡

理極而後征之但苗民障蔽之深自有難感動者正當以天地觀之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深谷甲者未坼根者未芽豈春氣之或偏歟固陰凝結壅蔽陽和姑少俟之及其流暢昔之未發生者悉坼而悉芽矣苗民三旬逆命寒氣凝結壅蔽之時也舜之春風和氣舉世游泳苗民雖頑固有時而被其澤矣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

贊之意不可不味也禹征有苗而苗不服非敎化之不善而苗民不率也禹之心苟以爲弗率在苗而非敎化之未至則滿矣自反愈至而不罪苗乃謙也謙則有受益之理滿則有招損之道月虧則必盈日中則必昃也滿損謙益此乃天道聖人工夫無窮其心純亦不已所以與天道相通而無間禹大聖人也見有苗之未化哀矜而自勉以修敎化之未至而益又從而贊之贊者猶贊天地之化育禹已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之以其所未知也惟德動天天且可以德動況苗民天地間之一物乎方舜之初于歷山也其往于田日號泣于天于父母天未有不愛其物者父母未有不愛其子者父母天也父母之不我愛必爲子之道未盡也號泣者自怨自艾也負罪引慝者舜之事親豈有罪慝而其心常若負無窮之過惡無一毫可以自贖敬其事以見瞽瞍夔夔齋慄如前臨深淵後逼猛虎而瞽亦順信乃春氣之流暢也至誠可以感神神與人一理也歷舉天之可動神之可感人如瞽瞍亦可以使之允若則豈苗民之不可格當時虞廷如禹如益皆實用工者故其言深見天理如此

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禹已知此理益又從而贊之禹神領心受無所疑滯如曾子之唯兩相忘於言意之外即班還其師整肅其旅無躁躪之意帝乃誕敷文德帝之文德素敷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薰蒸于天地之間此誕敷之意也舞干羽于兩階朝廷閑暇禮文之彝非有意以示有苗也孟子曰自反而忠矣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猶是也曰此必妄人也已其與禽獸奚擇焉夫孟子自反之盡付之妄人付之禽獸舜之自盡可謂至矣有苗三旬不服豈不可以付之妄人與禽獸乎乃誕敷文德求之已而不求之苗則知聖賢之度量不同矣

七旬有苗格

春意浸盛寒谷發露而草木無不發生造化之效有遲速而萬物由於造化之中以自遂者本無厚薄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遲先春後春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四

皐陶謨第四　　虞書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

堯舜禹謂之若稽古固也皐陶臣也亦與三聖人並稱何哉蓋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後世嘗並稱美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未聞捨皐陶而獨稱禹也禹皐陶一體之人也使禹不受舜之位則皐陶爲天子矣使舜不受堯之位則四岳爲天子矣皐陶亦堯時四岳之類也況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益稷之徒不得而與也虞廷之臣獨皐陶稱若稽古史臣特以是推皐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皐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亞聖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二句史官所以斷皐陶之爲人有德者必有言皐陶以謨聞於天下史官恐人徒知其謨而不知其謨之出於德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也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君則諧和允迪者實用工履踐之地也

禹曰俞如何

或言上有闕文未可知皐陶必先有所言禹始發問如大禹謨先載禹言之類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

都者嘆美之辭也先嘆美而後言者不敢易其辭也大抵齊家治國至於平天下皆自身修而出故當修身之際必深思永久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惇敘九族自身修而見於齊家也伊川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惟惇敘足以該齊家之道也庶明勵翼又大於一家者朝廷之上百官之中明白一心各思勉勵翼敬以奉其職翼與小心翼翼之翼同自齊家以至於治國皆自根本始故曰邇可遠在玆可之一字不可不味可者明其有此理

也蓋用工不已則其理可遠非謂修身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也

禹拜昌言曰俞

禹克勤克儉不自滿假學問工夫之深其於身修思永之道已入其奧故聞皐陶之言不特俞之且拜之蓋深契乎心故感發之機形之拜而不自知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皐陶言自修身至於治國平天下本末已備苟不明所謂知人安民則不足以盡修身之理蓋知人安民乃修身中綱目之大者皐陶特指以爲言謂修身之道當先於其大者而致力禹曰在者辭定而理決可以知其爲修身用工之地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與皐陶其心相應故聞其言喟然而嘆蓋禹於克艱之理踐履旣深而知知人安民之爲不易吁者嘆其難之意非病其難也咸若時謂兩者俱如此雖以帝舜之聖尚亦難之況於己乎見禹用工之切不獨見己之難而又見舜之難故予何言思日孜孜常有不自足之心視知人安民爲至重謂

知人即哲即可謂之能官人安民即惠即可以致黎民之懷哲惠兩盡何憂驩兜何遷有苗何畏巧言令色孔壬若有驚愕怪訝之意要之哲惠之理禹已心知意會踐履之人實知其中工夫之多故聞其言論其事不覺自以爲難也若未嘗學問口耳之間浮聽而浪言之必以知人安民爲何難曾不知堯舜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堯舜非病而不能行兢兢業業以盡其道也知堯舜病諸之意則知禹難之之意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

皐陶聞禹以爲難乃告以切近用工之地謂人之
行亦有九德之可觀亦可以即其行而言人之有
德曰亦者自是可以造知人安民之道也皐陶言
不盡意乃言曰將事事而條陳之采事也載自任
也皐陶自任事事條陳蓋深與禹相得言之未盡
故繼言之不待問也

禹曰何

皐陶曰載采采而未言其目禹即叩采采之意皐
陶之言未終而禹即問如人對語意味相屬其中
自有不容已者

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皐陶於此歷言之九德非相濟之謂也栗濟寛立
濟柔即不可謂之寛德柔德矣蓋有所偏然後有
所濟既謂之德則純全也如寛而不栗則縱弛之
人柔而不立則懦弱之人豈所謂德乎九德蓋自
然而然莫之爲而爲者初不俟勉作爲也大抵
寛多失於闊略寛之中必自有所謂整齊者柔多
失之委靡柔之中必自有所謂卓立者愿者持心
謹愨恥言人過多不盡情自以爲恭也殊不知責
難於君謂之恭待人不以誠實乃不恭之大者亂
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鯀小則爲盆
成括必加之以敬則處事而當擾者通熟於事之
人恃其通熟心忽而志緩反失之猶豫必加果毅
則任事而成直者多失於訐必養之以温簡者多
失於闒茸必收之以廉隅剛者多不充實所謂棖
也慾焉得剛惟剛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浩
然之氣塞乎天地彊者多失於勇而無義所謂有
勇而無義爲亂惟彊而有義則如孟子之過孟賁
遠矣彰厥有常吉哉凡此九德又當觀之於平昔
考之於閒暇惟德之有常者彰而用之則爲國家
之福常者常久而不變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皐陶既言九德之目矣而繼之以德之序三德之
人大夫所當用也日宣達其情而使至於無隱則
有家之事自夙夜而浚明觀浚明之象若整整然
有條理而不紊也六德之人諸侯所當用也日嚴
祗敬與日宣之意合而觀之謂之宣則敬在其中
矣此特言嚴祗敬位愈高而心愈敬也雖有三德
六德之人而不知此則亦徒然爾魯穆公之側非
無子思齊宣王之國非無孟子但穆宣無日宣祗
敬之心所以不能浚明其家亮采其邦也日宣嚴
祗自有尊禮信任之意在其中三德六德不必指
言於九德之中得其三得其六也治有廣狹事有

小大故所用之人有多寡也
僉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見此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爲才而斂天下之才以爲才故合九德之人而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而無遺才俊乂之人在官而無曠職此人君之體也然猶言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何也蓋衆賢旣進猶有所當用心者惟聖人乃能公天下以爲心降聖人一等未必能免毫釐之私若果有之豈能遏相觀法以興事造業則必分朋立黨反以害事故咸

事在官之後必有以興起其相師之風而欽哉惟時以亮天功可也百僚百工非有不同師師有僚友之義故曰僚自業職言之故曰工撫于五辰在天得其全者爲五辰在物得其偏者爲五行同此一氣也自其勢論之五辰在天人於何而可撫以其理論之則未嘗有間在我之五行旣得其理則在天之五辰亦得其理矣百僚師師百工惟時事事物物各得其性則五辰自然循軌庶績故凝而不散也後世人臣之立功有隨成而壞者是不凝也功愈久而愈隆乃凝之意
無教逸欲有邦
逸欲者亡國敗家之事雖至無道之君豈欲有邦爲此而教之哉蓋一人者諸侯之觀瞻上有一毫之縱弛惰慢即是教逸欲之道也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中幾微有萬而難察兢業之心稍有不接則忘失於幾微者必多矣非持敬之工深到則致察之精切何以及此自微而動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自此判矣無曠庶官非特無其人之爲曠蓋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人其代之凡在職位無非代天理物耳如天之爲然後能亮

天工其可不敬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天命在人自然有君臣父子之敘在我則勑之勑者整齊之功也惇者厚也惟民生厚民之五典本無不厚勑之使歸厚而已勑之之道從厚則近本也物聚然後有禮人羣則禮自生豈非天秩然自我而出天下惟視吾用之如何爾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天敘天秩非人所爲惟君與天爲一故能惇之庸之也同寅協恭和衷哉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

無間則所惇所庸乃天之典禮不然則典禮無非
虛文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
懋哉懋哉
命有德討有罪直言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不云
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蓋典禮雖本於天猶待
人輔相撙節而成之若賞罰則不可加一毫於其
間有一毫之人則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
觀鯀於舜而誅禹於舜而用此天命天討也舜可
謂不以我矣政事懋哉懋哉言賞罰此心勉勉不
已不可有一毫止息有所止息則有我之心乘間

而生矣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自我之言天人貫通之理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自我民聰明觀之於斯民生知之時則可見自我
民明威觀之於人心凛然不可犯之地則可見達
于上下此理徹上下而無間斷有土之君其可不
敬
皐陶曰朕言惠可厎行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皐陶謂我之言順果可以厎行否禹贊美其言可
厎於成功皐陶慊然以爲予未有知思曰贊贊云云
哉而已觀皐陶陳知人安民之謨如此方且淡然
不自以爲可行賈誼治安一策才略如不可勝用
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又曰陛下何不令臣屬國
之官視皐陶氣象爲如何禹與皐陶於舜之前交
陳治道周旋切至舜恭己無爲聽臣之論治而已
言若稽古止於皐陶見皐陶之德與禹相參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益稷與皐陶謨文相連以簡編之重分爲兩篇議
論相承初不間斷益稷名篇非有意但以爲首舉

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目如論語學而子罕無他
義理取其初說以記紀事之次序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
孜
皐陶之謨旣陳舜見禹在側故來禹亦使昌言而
無隱猶露斧鑿禹曰都以下三句與曾點之言略
相似但曾點氣象猶有未平聖賢分量不同此則
穩貼耳禹所以不言惟思日孜孜蓋其用心在純
亦不已之地造理之深見天下之理無窮愈加勉
而愈不自足孔子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正此意
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皐陶曰吁如何
吁亦咈然之辭畏聖人之意皐陶用工亦造禹地
故復問其如何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
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
乘樏也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益進衆
鳥獸之食於民九川水之大者俾入於海畎澮水
之小者俾入於川大水決而有所入小水濬而有

所歸治水之序也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鮮食
亦鳥獸之食也水土方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
食粟穀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鮮食兼之當洪水未
平之時道路壅塞阻不相通九州所有偏聚其處
至是懋遷彼此之有無更相補易化其所居使之
均足烝民乃粒曰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勢
滔天禹之用工非一手一足之力非一朝一夕之
故然後乃得而粒食萬邦以治此非禹之夸辭也
禹在虞朝不矜不伐不自滿假成功之後宜其所
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
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聖人也豈

不知此乃歷舉其功若矜伐者何也蓋艱難之念
恐其易忘平成之功恐其難保正如管仲告威公
無忘在莒時之意其意謂昔者艱難如此今雖平
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
所不期而發也禹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故皐
陶曰師汝昌言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
謂之昌言哉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之中有至樂之地
也帝曰俞領其言而嘆其然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知其所止之止將以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
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省察之工又必輔弼
之人直而無隱不直則啓沃之功不至省察之所
不及所止或不得其安矣大抵治身之道毫釐眇
忽宴閒暇豫工夫最切而繩愆糾謬格其非心閑
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
養內外交得其養則苟有所動而舟車所至日月
所照莫不翕然大應所徯之志矣徯志者人有此
志徯望於我我之動能大應之則昭然可以厭射
上帝之心不辱天佑下民作君師之意故天從而

命之用至休美以是知天命非自外至從而申之
耳有以治己之心有以契天下之心而昭然可以
厥射上帝之心天豈庸釋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深領禹之言實欲用工是以深知左右頃刻不
可無人而再三反復臣鄰之義的切如此臣鄰指
禹言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

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作朕股肱耳目君爲元首股肱耳目臣爲之君臣
相須爲一體也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
汝也予欲宣康濟之力而及於四方爲其事者汝
也竭股肱之勞以任天下非一手一足之謂也予
欲觀古人之象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黄
帝已有衣裳故曰觀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此六
章者會之於衣以爲在上之服宗廟之彝尊亦用
此六章之飾藻火粉米黼黻此六章者繡之於絺
以爲在下之服凡此十二章以五采施五色而作
服所賴以明之者汝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治忽六律五聲八音者天地自然之和也以此察
治忽則無纖毫之僞出納五言五言樂之成言者
三百篇之詩是也詩有出於上者爲出有出於下
者爲納出納作之於樂所賴以聽之者汝也予違
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不獨敎禹作股肱耳目
至此舜連一身亦責付禹也古人君臣之義委任
之至如此舜之爲君非有所慊而畏人之後言非
容受之意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之臣又
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
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而深憂夫至尊居於
九重之上在下者常有難言之患求言之切至也

凡此數端皆所以論爲治之道作服飾以祭天地
宗廟禮之大者也六律八音五聲樂之大者也治
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
禮樂必於左右宣力之後者人民和氣浹洽然後
可以與禮樂固有次序也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
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
之否則威之
四鄰左右前後之近臣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
臣者霸自古以來成王畏相無不以欽大臣而與
治皆原於舜臣鄰之意也自此論敎育人才之理

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於是收而化之始則用射侯之禮以明之射者心正然後能中揖讓而升下而飲非敬不可所以發其敬心也撻而記之記者使之自記非敎者記之也又書之於簡冊以識其過人之有過寤寐之時愧悔之意必生漸久而漸忘是以改過常不力撻而必記又有書以識之非斥絶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恥目接於所記所書則必恥恥則善心生欲並生哉欲與之並生於天地之間善者生之理也工者掌誦詩之官也時而颺之颺其詩也以驗其從化與否也詩者出於情性古人采詩以觀民風即此意也春秋列國盟會賦詩之際不能自隱其情況唐虞之時詩有不出於眞情者乎歌其詩以觀之感格而化者可得而知而感化者復有淺深或尊承之或任用之至於怙終不悛者而後用法以刑之舜何爲於讒說者敎之如此其至蓋作之君作之師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君師之職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然其言而猶有可言之謂也敎育之道固詳矣然或撻或識規模若迫頑讒之人亦具天地之理人君統大體以臨之示大法以警之則誰敢不遜敢不敬應上之規模廣大故功用之著於下者亦廣大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精白承休德所謂頑讒自無有也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禹不待舜問即言帝若不如此用人則將見皆同日而奏無功欲舜灼然盡心於此大者否則即有如此大害也前一節議論必得此一節議論其義始備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禹旣推其理之廣大又收拾於工夫之切近者言丹朱之傲始於慢遊是好爾慢遊不已遂至於傲虐是作夫慢遊之罪不過怠惰嬉遊何至於傲虐之作而用是以殄厥世蓋爲惡之初以慢遊之過小爲不害日復一日惡力浸長則慢遊之念轉爲傲虐而不自知傲而至於虐惡力猛矣則何惡不可爲及其成熟自然足以殄厥世也罔晝夜額額額額然勇於惡昬肆而窮日夜之力也舜大聖人也視丹朱不啻天淵禹爲舜憂而恐其若丹朱之傲何也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之中一物順理無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理無非所以警吾不善之端也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丹朱之不肖去舜雖遠而慢遊之初實人

心之所易入安得不要其終以爲戒見聖人之工夫愈無窮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懲丹朱之惡而求之於身曰創者見惡而爲善之力也惡在丹朱創在禹是禹因儆而得欲也平成功用盡於此而出也丹朱至於殄世其始不過慢心禹至於各迪有功其始不過欲心善惡之端也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以天下爲一己憂也五服二千五百里方面共五千每州各立一師外及

四海皆立五長以相統率禹經理天下之大略也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深足以見舜世教化之盛各迪有功如周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皆迪功則不即功者易見獨舉苗一人之頑弗即其工則自苗之外必無不即工之人矣以禹之敬勤勞治水如此懲創自反如此苗尚未即工則敬之工夫其可已乎帝其念哉禹將與帝相與自反共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也不徒苗之頑在所當念天下之事盡在於艱難之中念哉之意無時而可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舜謂能導迪我之德者皆禹之功秩然而有次序歸各迪有功之功於禹也臯陶祗敬汝之功施象刑而極其明任苗弗即工之責於臯陶也功歸之禹責任之臯陶而舜無所與君臣一體本無間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一節也治定功成夔故以樂之至和爲言祖考來格其幽冥所感如此虞賓在位羣后以德相遜所謂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濟濟多士秉文之德也其明而人和如此則堂上之樂可知矣至於堂

下之樂作鳥獸蹌蹌然而舞其和又可知也簫韶九成樂大備之時雖至治之祥如鳳凰亦來儀言和之至也史官特以虞樂結虞書五篇之終蓋成於樂帝王至治之盛泰和之氣鼓舞動盪者如此如祖考如虞賓如羣后如鳥獸如鳳凰如百獸盡在舜和氣之中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又申言之曰我作樂百獸無知者尚且率舞則庶尹信其和諧夔前言舜樂如此之盛矣至此再言夔曰於予以别之蓋前之樂舜之樂也後之樂夔之樂也舜樂之盛雖職在后夔而實本於帝舜

之德於此而後自謂我之樂非自夸也樂使人鼓舞動盪而不自知所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所以重復言之感發而不能自已擊拊即前之戛擊搏拊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見於歌詩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不惟夔之言樂重複而不能已舜發於言語亦不能已所以帝庸作歌曰乃賡載歌又歌曰亦重複而不自覺蓋鼓舞動盪樂之體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聖人之眞樂也庸者因用此以作歌也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正之

勑之工夫少間便不是天命雜於人爲矣則天命即不得其正矣勑者整勑之意也時者時時勑之幾又時之微者也若頃刻之際幾微之中一毫不勑則私欲間之此精密之工夫也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當流行而不息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觀不已之意則知時幾之意矣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言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必賴人臣輔佐君對臣則先言股肱喜亦奮庸之意也股肱喜而常舉是意於下則元首興起不昏滯於上矣朝廷如此百工

安得不廣且明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颺言者大聲而言也形於聲嗟動於氣歎而不自知拜手稽首大聲言之念哉只率作興事之際必常常致其敬也所謂率作興事謹乃憲最要看大率人一味興起去做事都不思只是會有失與者奮勵之謂也事固以奮庸而立又必謹守其法加之以欽此是情性之正天理之公矣屢省乃成不可作保治看只是時時思量所以成處屢者無時而不省也乃者事之所以成也事所以成時時省

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濟大亨之時省察之工不可歇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臣稱君則先言元首明者君道之本體也居上克明惟明明后元首明於上則股肱無有不良歸美未幾警戒繼之聖賢相與之意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君道在於無爲侵臣之職則叢脞哉叢脞者不知綱領之謂也舜之時太平無事不可復有所增苟逞欲有爲即成叢脞之害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交相責任之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皐陶切直辯論至此深契帝舜之心拜而受之有不自覺蓋古者君臣席地而坐故聞皐陶之言而還拜君猶父也無拜臣之禮一言之間可以爲帝者師以師禮拜而俞之觀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此篇大槩脉絡固相通然其間非一時之言往欽哉之言意有不同前者以戒羣臣往敬其所行此乃君臣相戒自今已往敬而勿失舜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祖也治定功成君臣陶於至和不能自已正薰陶浹洽手舞足蹈之時於是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云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之中皐陶聞之天機自動颺言大呼亦當鋪張治功而不出於規矩準繩之中皆不失其則者所以見情性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皐陶之歌百代爲君者所當戒而於舜時爲尤切舜之時恭已正南面法度彰禮樂著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正所謂無妄之往何之矣二典三謨或記其臣之拜或記其君之拜皆和氣浹洽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禹貢

九州之界自古固有共工氏之霸九州是也洪水湮沒蹤跡漸亡禹之治水先治其經界經界既定則可用工然後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隨山者或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或謂隨山即所以導水況升高則可以視下而山脉與水脉相通觀山脉亦可以知水脉濬川者濬治其川也益稷言濬畎澮距川此獨言川舉其大也任土作貢任物土之宜以作貢賦之法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孔子序書以此二句該盡一篇之義禹治水之規模於此可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史官作禹貢首言禹敷土見禹之胷中先有一定之規模分布九州之土某土如此某土如彼然後用工所以有成若逐州臨時乃爲方略則散亂參錯勞而無成功矣禹之治水其大規模在於先敷土而已不然滔天之狀規模不立人力將於何而施耶刊木所以通道奠高山大川者先定每州之高山以爲每州之標準次辨其大川之所歸亦以爲標準也標準既立則可以相視一州之內必有

高山大川視其所表以爲識而後懷襄之跡可辨矣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他州皆舉山川以爲界獨冀不言者帝都不必言觀餘州所至可知亦以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壺口梁岐皆龍門左右之外地也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故史官首及之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排伊闕費工不少豈得爲無事哉鑿其所當鑿排其所當排不憚其難而止乃所以行其無事也人之爲學其中節目不一若避其難而就其易謂之行其所無事其可哉推而論之則兢兢業業不害堯舜之無爲不遑暇食不害文王之罔攸兼禹之治水先爲其難非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爲矣治梁及岐梁岐雍州之山也禹在冀州而治之何也蓋河水徑自梁岐河流欲通所以先治梁岐也太原岳陽以爲標準也覃懷厎績凡言厎績皆水之難治而用工多者也厥土惟白壤水患平則土色見矣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者

冀帝都也百物所聚百事所出利之淵藪所以賦特重於他州相權以爲平也或謂水土初平制賦各隨其力後以漸增之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正欲當水土初平之時人力未盡修地力未盡闢制爲貢法異時人衆地闢賦不加多而天下之有餘常藏之於民也常衛既從大陸既作平水土或言於田賦之前或言於田賦之後在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在後者其害小故徐而治之也皮服者島夷所貢狐裘之類也其它如卉服亦皆貢獻之物夾右碣石入于河帝都通漕運之道也九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於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居河之下流水患最甚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湍激湧溢故禹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禹之所捐不過數百里凡天下之所可居者皆禹之地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後世河水代爲人患非河之皆害人人實害於河也蓋禹所疏之河皆湮塞而爲平土水經

所泄豈不爲患水爲五行之首如人之血氣流轉於天地之間安可壅滯但使有所容足矣凡豬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治水不出兩端使之有所歸使之有所容大者如川如河小者如畎如澮皆令轉相入以歸于海或遠而不達則捐數千里之地以爲澤所以容之也聖人胷中廣大後世淺狹也洪水未平民皆居於高丘至是乃下宅平土也洪水之時土雖有桑浸沒在下豈得而蠶至是而可蠶也草惟繇木惟條兖州水害最重草木不得其性繇始抽也條始長也與漸包惟喬之義異矣人君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一草一木亦欲得其性故備記之也漆絲織文者九州之貢考之周禮皆祭祀宗廟朝覲會同所用之物所謂萬邦惟正之供也田中不賦貞第九等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禹八年於外惟兖州十三年功乃與諸州同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可以經略也

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

萊夷作牧中國以種植爲生夷俗以畜牧爲生萊夷可以畜牧則水平可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木漸包包結實也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彭蠡今之鄱陽湖也陽鳥隨陽之鳥今之鴈也常聚於平沙昔以水溢無岸可居攸居則知岸出而水平矣鳥獸得其性也禹之治水或驗之鳥獸或驗之草木或驗之夷狄以是知非特爲人爲天下萬物也三江無定說或謂松江之下三江出於震澤之下恐是既疏三江震澤之水有所泄而無壅矣草木惟夭惟喬以草木驗揚兖之水則兖尤甚喬與條可見也厥包橘柚錫貢聖人不以口腹勞人非宗廟賓客之大事則不貢故曰錫貢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厎貢厥名見聖人處事之精確如此天下之事毋不兩全觀此則兩全矣自杶幹及楛六物非朝廷所當用也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或缺故惟使貢其名者名列具條目條而貢之無用止其貢則彼不勞有用使之貢則我不缺因此可以見聖人制貢之本心也三邦不名言有三國爲然也納錫大龜古一尺二寸爲龜古者以大龜爲寶亦不常貢必上之人錫貢然後納也逾于洛凡曰逾者皆無水道由陸而逾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下土墳壚見土色不一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蒙旅平旅祭蔡蒙之山也或謂禹不有其功而歸之山川之神非也山者天地巨鎮能生雲氣出水源禹見山川實爲一體是有功於治水者故旅祭之非爲文具也後世不知鬼神之義凡祭山川必泥刻爲人形夫山亦萬物之一止者爲山流者爲川飛走者爲禽獸人在於兩間各爲其類耳今必欲以山爲人則人亦可以爲山矣荊岐既旅亦此意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

萬壑東注惟弱水之勢不可東使禹謂水萬折而

必東亦欲導之使東則弱水終不可以東流而水患未可盡平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惟聖人深得時中之理順其勢而導之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且天下之理有如此者春夏之時萬物生長然亦有槁枯之根秋冬之時萬物肅殺然亦有發榮之花豈害其爲冬夏之節世之曲士不知此理以一回之夭一跖之壽遂疑天地之常道者多矣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苗昔以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以罪流放者聽其自生自死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然方其有罪至於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之畫其居宅

使大得其敘後世以爲投諸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雍州東據河曰西河者自冀州視之則爲西也凡禹貢名物地理皆考于圖此特言其大意耳禹之

導山導水必窮首極尾跨涉數州故言其條例於後若其細者不能槩舉則分見諸州導山導水自有經緯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史之妙也導山有二說或以爲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脉絡或以爲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禹固先相視水勢不應又別巡歷以治其水獨以爲治山旁小水則水勢何由知也觀其次序可見逾于河人逾之非山逾也入于海水入于海也或以爲山勢連屬旣有河以絕其勢不可謂之逾也說導山者或以爲三條或以爲四列三條之說謂岍至碣石爲一條西傾至陪尾爲一條嶓冢至敷淺原爲一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以此知四列之說恐是自導嶓冢至于大別爲一列自岷山至敷淺原爲一列然岍岐嶓冢則言導西傾岷山則不言導者何也蓋水出於此則言導水之所經則不言也導弱水水柔弱不能勝載故導而至合黎之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或者以爲河之發源自於崑崙自古未有能窮其

源者故禹導河止自積石蓋河之源旣遠出絕域禹亦不必窮其所至之處聖人一視同仁規摹雖遠大亦未嘗無所分限然則聖人用心其與所謂窮無窮極無極者有間矣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天下之水惟河患爲甚故禹之導河尤爲留意至于大陸河水之勢最湍悍不播爲九河則無以殺其怒旣分爲九無以合之則散漫而無所收故又同爲逆河一操一縱散而復合而後河水安流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

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漾水流爲漢至東爲北江其水一其名異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沇者濟水之所自出九川之水惟濟水最微然而能絶河經河涉汶而入于海者有本故也水之有本者如是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果能立本則役之患雖蠻夷狄皆不咈其所行凡禹所導之水施功者則紀之天下之水不紀者亦多蓋功之所不施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矣四隩者四表之外皆可宅而安居矣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墠而旅祭以告成功矣九川者九州之川已浚滌其源矣水平而復疏其源爲經久之計也九澤既陂治澤非掘而深之也築其堤岸而已浚掘之工費而所受之水亦有限因其勢而築堤則易成而蓄水多所以謂之陂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四方皆會同而朝王也六府孔修金木水火土穀皆得其修也庶土皆正九州之土彼此互觀而各得其正也厎謹者聖人當土正之時將以制賦先存敬謹之心敬心先存然後則上中下三等之壤曲折輕重皆得其平以成賦於中邦而可以爲萬世之傳也大抵作史敘其事者多達其心著其心者多略其事今紀禹之制賦本末皆備厎謹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士也錫土姓古者無常姓有功德則胙之土命之氏水患既平相與治水有功者故賞而錫之同於治水必非一人今所見惟益稷而已祗台德先者歷年之久涉地之廣勞役亦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之者禹有德以先之也禹貢所紀若皆禹之力禹豈外是以求德哉衆人爲之則力也禹爲之則德也禹之盡其力者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人因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王畿也王畿而以甸服名者井牧丘甸之畫

大率相似夏時常以甸爲準夾栾山惟禹甸之少康中興一成之田可以見甸制推而上之則爲同爲畿推而下之則爲丘爲井秸服者又去其草皮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地愈遠輸愈輕也凡一服之内四方相距各五百里如東方百里納總西方百里亦納總其餘可以類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侯服王畿之外爲諸侯之服也百里采卿大夫采邑如今之職田也二百里男邦去王畿近者其勢足以自立故止於一二百里爾三百里諸侯去王畿遠欲以捍衛天子故三百里以壯其勢也二百里之國合之則足以抗三百里之諸侯三百里諸侯有事亦不至於單弱小大相維内外相制此聖人制内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拃衛相率而内衛者此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以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三百里揆度天子之文教而廣之二百里奮武衛者綏服與蠻夷相鄰夷虜之情恍惚無常不可以無武備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文教非於此地而廢也但所奮者專在武事爾夫以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

居而使之守鄉邑墳墓之所在人人自盡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先王之意秦至發閭左之戍以備北邊而無功萬里出戍離墳墓弃井邑怨望而行遇敵望風渙散安能爲備本朝之兵往往弓箭社常得力所謂弓箭社者蓋近遠居人自結爲保社故能出力自戰此先王之遺意也以此見先王之制可傳於萬世但人不察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已皆蠻夷矣然猶近中國故爲之要約而已不一一而治之也至於荒服則愈遠而不治凡曰夷曰蔡曰蠻曰流皆夷狄本名不必求其義也如漢有所謂冒頓唐有所謂突厥此豈有義可求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被暨不必自爲之輕重也水患既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也禹錫玄圭或以舜錫禹或以禹錫舜要之錫者通上下之義師錫帝曰下錫上也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以告功之成古者卿大夫以至於士相見皆有贄以通情鴈幣帛雉之類是也以書考之天下之水或西或東或南或北源委脉絡曉然可見水平之後也滔天之

時天下混爲一水源委脉絡非如今人有水經山海經可考禹何以知水勢當導當別當過當播當同而用工也蓋思日孜孜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思之之精歷歷可見以此知天下之事有心者無不可知無不可見也猶嬰兒之在襁褓寒温飢飽豈能自言而養之者不失其時由此心之專也

增修東萊書説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説卷第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

道有升降世變風移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風氣一開有扈者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啓往征之序言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特曰與者孔子深意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大戰于甘者陵抗不疑故敢大戰尤見氣象與上世異也乃召六卿者六卿集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也先儒謂司馬掌兵何爲臨時亦分統一師必別有所謂六卿非也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節一兵制也兩不相妨見官兵之制此時已定成周潤色而已王曰嗟六事之人服事於六軍者也予誓告汝誓告六軍之衆也聲有扈之罪使明知之五行之氣散在天地之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有扈殘虐生民暴殄萬物威侮之實也三正者天地人之正理其

名雖三其理則一在我自暴自弃則天地之正理皆怠弃而不存萬惡之本原也啓不歷數有扈之罪自其本原言之五行三正已皆侮弃則其爲惡何所不至方有扈弃侮之時天已絶其命至是而恭行天罰而已非有私意於其間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一車三人左右二人御者居中啓之誓師必欲各嚴其部分左不攻左而攻於右右不攻右而攻於左御而不範而以詭雖有功亦不恭命也大抵天下有不可易之理不當過不及在天則

爲則在人則爲命在師則爲律事事物物皆有是理學者思不出其位行無越思此之謂也視聽言動一失其則而踰其所止是左不攻左之類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爲師故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焉示不敢專也有用命而可賞者祖賞之有不用命而可戮者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申戒之也予則孥戮汝者此於常法之外新出之者也戮非必爲殺亦有不殺之戮如左氏所謂惟戮是聞初不至死也此啓當時自爲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嫌於加嚴也非特警衆亦深以見啓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啓賢能敬承繼禹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勅改陣如素講者蓋禹之家學文武兩備體用兼全本末具舉不分精粗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

至五子之歌氣象又不同矣孔子序書直言太康失邦見太康之惡言昆弟須于洛汭又見五子友恭愛篤之心太康旣失邦矣五人相與望于洛汭傍徨痛惜形之於歌情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尸位以逸豫天之位而命之君其可以逸豫居乎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夫建邦非所以逸豫則逸豫之失邦必矣亡國之君耽於逸豫則滅厥德德者性之固有其可滅乎雖固有之放縱不已溺於昏亂顛覆之中所

謂德者或幾乎亡矣雖謂之滅可也黎民之親其上一心一體太康既滅厥德則心異而體解一夫不懷聖人所懼況於黎民咸貳怨之積而洽矣當是時也太康之所以警省憂惕者宜不容已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至百餘日而不反曰乃者見太康之用工盡力於咸貳之後者蓋如此也安於逸豫是理既滅天下雖危如累卵而猶以爲太山也太康不知天位艱哉之義以爲有此位者當享無窮之樂所以舉世皆貳而無度之遊方且曰乃其念甚順而不疑也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姦雄何世無之雖堯舜之時亦有凶人在我之理既堅既正則彼無自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后羿之距太康所以因民弗忍也若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敘雖后羿懷不臣之心不過一負固不服之諸侯耳亦何能爲太康惟逸豫百姓離心羿所以乘間而起曰因者明天下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始皇不築長城不起阿房陳勝吳廣將何所因隋煬帝不伐遼東不治宮室李密王世充亦何所因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太康不顧其母與弟而恣遊畋五弟朝夕左右諫之不聽去之則不能情逼義迫御其母以從之親愛痛望之至也夫兄弟非君臣比也三諫不聽而去臣道也兄弟之間生死俱之不能回太康欲往之心計無所出義不可已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胷中如何哉其忠愛友恭之意展轉而無所依矣以此見五子之歌非一時生意而爲之蘊積之久志念已熟發之於歌故辭旨深切五子咸怨非仇怨之怨蓋怨艾之怨也知其所謂怨則知述戒作歌之意矣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之謂也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自引咎其取亡之道三章痛惜冀都之業四章又反復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之罪歸之於己觀此五章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皇祖有訓是禹固著之於訓辭以貽子孫也可近

不可下見君民的然爲一體可親之使近不可推之使下視民爲下則有邈然不相接之意矣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世興王之定法也且何以爲邦不過合天下之民而聚之耳則民豈非邦本乎民所聚而成邦民所貳則不成邦豈非本固則邦寧乎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躬履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禹以萬世允賴之功方謂愚夫愚婦之微一能勝予以高出一世之上心常在一世之下此非敬畏之心視天下若如此蓋其踐履

之工既到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一人三失一失至於三而不變不可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失而即改不貳過也二失而改困而能改者也至於三失則玩而不復悔矣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於有不明之怨何者勢均體敵有怨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之結怨于民民伏於雷霆之下不敢言而敢怒何所自發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復救聖人所以旁搜博採以通下情蓋欲圖於不見也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禹持敬之工夫深至故其

形容明切如此萬世君人者之心也其在上者以天下爲心說得廣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在下者以一身爲天下說得近故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地位雖不同其實無廣狹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歷數祖訓一愚夫足以勝慄乎之禹戚貳之黎民乃盤遊之太康其何以勝之哉五子之所以怨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天下之事皆有其則至其則而止所謂度也夫婦之正不可廢也蒐狩之常不可闕也嘉會合禮不可以去酒導民情性不可以無樂棟宇以蔽風雨垣牆以禦穿窬制於聖人豈以滅德然禽色而至于荒酒至于酣音至於嗜宇則峻之牆則雕之非其則矣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於六事之中苟有其一未有可以幸免者況俱有之五子見危亡之道如此之明而思太康之奔赴乎其中其心爲如何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亂當時之紀綱乃至於滅亡言此冀方本陶唐之有委付至今豈特墜皇祖之業哉當時聲名文物百蠻來朝萬國面內如此之盛今乃至於不能保

此時五子之心又如何玩味其抑揚高下正如黍離之詩痛惜基業之衰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尊顯如此指大禹言之也典則者所垂之訓也關者通也和者平也石與鈞天下所皆有不如王府之關石和鈞通輕重之宜也前人事事物物精粗不遺既有其業又有其法又有其具今不能守而荒墜其緒至於覆宗絕祀舉祖宗之已成一旦而廢之五子之心又如何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

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發嘆而言惜之重憂之至也萬姓未嘗仇五子也而五子自以一身當萬姓之怨予將疇依知太康之孤離而不可立也鬱陶憂結之懷忸怩惶愧之顏也此章不必以訓詁求讀之自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忸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故弗謹厥德雖悔可追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玩此五章其言轉切無忿嫉不平之意眞情篤友之至之所形見也欲觀詩者當先觀書則見詩之變風變雅觀舜之賡歌則見詩之雅頌本乎情止乎禮義有自來矣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以至於周三百六十世浸遠官浸多往往分職不一惟羲和之官堯時四人至夏已合爲一至周亦不過一人其位浸卑舜伯夷典禮夔典樂周大宗伯大司樂合爲春官也官皆轉而爲多此二官獨轉而爲少何也蓋唐虞之時民性渾厖風氣未開啟其本原可以自

治故掌天時禮樂之官皆多而其它皆略自此以後風俗日薄以精微示之有所未諭故三代之君通其變凡天時禮樂之事皆散寓於政刑度數之間以詔民亦非視天時禮樂爲輕而略之也世變風移不得不質文迭變以通其政堯舜之時天人未分渾厖未散也於此可以觀天下大勢之轉移矣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征伐天子之大權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故史官先言惟仲康肇位四海六師之掌命有所
自徂征之命承之而巳其辭甚嚴正萬世君臣之
綱也嗟者發嘆而嚴其勞之辭明徵定保即聖之
謨訓也明徵者昭然可見之兆也凡天之所以示
證於人君者皆所以警戒而定保之如仲舒所謂
自非大無道盡欲扶持而全安也先王克謹天戒
即明證之戒也人臣克有常憲謂常行之法也曰
克者君臣用工之地也曰有者有諸己之有常憲
是常法藏之官府揭之象魏散之有司非不坦然
明白若不克有則何以異於無也百官脩輔不言
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
夕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專於此而業焉輔者
不過輔弼之謂加之以修則交相正救無時怠忽
之意深矣厥后惟明明者百官旣修輔萬幾無蔽
故明而又明謂之明明者人君有本然之明晉君
子以自昭明德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以輔之
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也官衆皆相規正
百工亦執藝以諫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者爲不
恭則邦有常用之刑凡此皆遒人徇路之辭稽之
周禮可見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
之誅
當時法度旣修明遒人又每歲宣揚其命於凡有
官之人所以起其敬心宜無一人敢犯者惟羲和
獨沈亂于酒以顚覆厥德德者人之固有羲和以
沈亂而顚覆也惟其沈亂于酒故畔官離次俶擾
天紀遐弃厥司無所復顧天紀自堯以來羲和世
守者曰欽若至是乃至於擾亂酒之爲惡大矣一
沈于酒雖祖父世守之業國家之重爵祿皆不暇
顧而遠弃其職位保其食邑以叛逆說者多謂羲
和一臣之失職黜其爵可也削其邑可也何煩專
行師伐不知羲和當時已遠弃厥司保其所有之
邑負固而不服矣古者人君務在導迪民性酒尤
亂德之源故深禁之如周官飮酒者殺如書酒誥
一篇以至此言羲和之罪皆凜然嚴毅至漢乃榷
酒酤惟恐民飮之不多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後世君職巳不盡至於師職則全闕矣季秋之月
辰弗集于房房者日月所會之次舍也日月之行
至朔必會于房集則爲順不集則爲差日者君之
表日旣有變百官莫敢自寧如瞽之微以至嗇夫
庶人之在官者皆奔走以救變羲和處此官乃不

闇知可謂昬迷於天象矣以干先王之誅人君不敢自專有大賞罰必歸之祖與天故誓師之言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先王之誅以見古人循天理率先王之道已不得而與也此語非有意而言自古相承不以己視天下心之所存議論之所習熟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前此皆責羲和之辭以後乃誓師之辭政典如所謂司馬法也先時不及時或謂嗣侯舉此斷羲和之罪非也此軍法也軍法莫嚴於期會後世期會先後者必殺蓋本於此勝敗所繫不可不先以爲

戒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又曰欽承天子威命古之兵師所以無叛命者皆其將帥所以告勅其衆者未嘗不舉人君以爲言使師旅之心常知有天子其所以養我命我者天子也將帥但知承王命王者但知奉天討　上下相承不敢稍出私意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亦安敢犯命哉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火炎崐岡熾烈之時不分玉石我衆爲天子之吏尚逸其德又甚於猛火言止欲殲其首虜凡以威而彊使從者皆不治也自殲厥渠魁至咸與惟新此三代行師之本也威克厥愛允濟說者多以愛爲仁愛威爲威虐乃類申韓之言不知愛與威者也愛者私愛姑息之謂威者振厲奮發之謂人臨戰陣多爲私愛所牽惜身顧家安能用命又如宋襄公之不忍何以集事非振厲奮發不可蓋威非殘忍酷烈之謂却有愛存焉仁者必有勇是也大

抵威愛當觀其所發發於私乎雖愛非愛發於公矣雖威非威威雖非聖人之所尚苟當威而不威則不知昨措者也況軍旅主於威乎夏書存於後世者最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觀書之要觀其略當知其詳觀其存當知其不存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七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誓

觀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見孟子所謂五就湯五就桀之事甚明湯累進伊尹於夏欲以開導使之悛改桀終不可回此伊尹所以復歸亳而定伐夏之謀也豈湯伊尹之本心哉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伊尹亦自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尹之所適即天命之所在蓋天心之享者天命之繫也湯進伊尹於夏所以駐命於夏也復歸之時命始不容辭矣伊尹相湯伐桀先伊尹而後湯文勢順也升自陑或謂出其不意豈王者之師哉或謂湯得人和不必地利亦非人情也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必決擇升自陑必用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告衆庶而稱王曰此史官於伊尹復歸之後因天命之已決而定其稱也方天命未絕於桀湯得伊尹而進之拳拳尊君之心無所不至及伊尹醜

之天命絕矣絕於彼則不容釋於此昔之尊君不幸而無所伸豈頃稱王而誓師乎事定而不敢居聖人之心也事未定而居之無乃非聖人之心哉天命所在固惟聖人見之明的而此心則不然也使非台小子敢行稱亂以此知非湯伐桀乃天也湯非順天命應人心則爲稱亂矣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今商之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觀此可以見湯德澤入於民者深教化示於民者明桀之民雖不聊生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德澤之深能若此乎桀爲無道而且以爲正夏正者正統之正非教化之明尊卑上下之分能不忘乎予惟聞汝衆言固有當於予心特畏上帝不敢不正耳夏罪其如台尤見湯德澤之深夏之民在塗炭之內而商之民在春風和氣之中故曰夏罪其如台夏之虐不相接而相忘也故湯舉夏之罪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天下之力所以作衆人之事乃聚衆人之力而爲一人之事故曰率

過衆力想其多爲宮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皆罹凍餒之患矣割者爲屠戮殘虐之政以割下也有衆率怠弗協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率怠何哉蓋畏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之地皆有不顧生之心自知必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夫商民所以不肯往者但以一國之內不被桀之虐而湯則以天下爲心一民失所皆湯之責況天下皆在塗炭乎天命所在聖人豈容已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申言賞罰以警衆也用師之際警勑之意自不可少然與上古則有間矣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伐桀而歸至于大坰仲虺作誥不待至亳者湯既伐夏愧怚之心發於胸中若不能一朝居苟不即有以銷散之則過而不化將有害於進修之業矣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湯非畏議論也正恐後世亂臣賊子以湯藉口而爲亂也自古君臣變易亦或有之如后羿之事尚矣何爲口實乃至於湯蓋后羿天下曉然知其爲惡誰肯從之湯一代之聖人天下將以爲聖人且爲之則凡欲爲此者復何不可此湯之所以恐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此心之慚此誥之作皆不可少也乃

作者繼湯有慙而作誥也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湯之伐桀慙發於中則是湯非欲往當時之民又有怨言則是民亦不欲往然則湯之必往何所迫邪於此深可以驗聖人之知天惟天生民有此身之欲無人君以撙節之則亂天生聰明之君以治民非私於君也五行之氣有得其至精者則爲出羣拔類之人以治其餘湯而可以不往乎仲虺推其本原而言之有夏昏德則與聰明相反矣其源既昏其流豈能清徹天下之人所以皆在塗炭之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天乃錫王勇智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勇則能行智則能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爲儀表而皆得其正矣纘禹舊服者禹之服至此乃得而繼伐夏而纘禹天命人心之至公也茲率厥典者湯之勇智循常行之理而已典者萬世常行之理也如此則能奉順天命矣自常情觀之仲虺稱湯之勇智本於天錫宜必有甚高之事乃不過率厥典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誣云者蔽夏王之有罪也誣天之理矯天之意以布命令于下帝用是而不臧用者天命無心於去夏也桀既不臧而後用湯以受命式者天命無心於之商也帝之不臧夏而命商何以驗之觀天意者莫的於人心用爽厥師有夏之昏德薰灼其民天下居懵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醒故曰爽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天立君自然之理夏昏德所以亡湯有德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上先言天命簡賢附勢以下方言人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言湯之德自佑賢輔德又戒湯爲君之事此一篇之次第也當桀之時小人爲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之勢則親附之小人之常態也當此之時肇造我邦其在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言桀之徒視湯爲莠爲秕其勢不能兩立小大戰戰而懼非辜者懼其以賢而害於勢也況我之德言已足聽聞而不可掩乎言名譽之彰聽聞已多尤爲不安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聖人皆於本原而言之不爲高大之論而其實非聖人則不能至也聲色貨利而欲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無一毫人欲者安能湯之所以爲湯不過此耳本原既已清徹則凡於事爲無不當理德懋者勉之以官功懋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已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之正故能以身爲度而任天下之才苟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長短小大哉改過不

吝者驗之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未若湯之不吝也克寬克仁者自古言寬仁往往多以慈愛而或至於不治湯之寬仁慈愛固在其中而能彰明乎信於兆民其間蓋有不容言者意有以將其惠而民感之也彰信兆民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意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乃葛伯仇餉湯之征葛爲民用師之始故曰爲其

殺是童子而征之也自此以往東西交怨室家相慶民之戴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是之時君臣易位雖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湯之心猶堯舜之心不幸當天下之變大不得已而不可避也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民莫不驚潰奔竄湯師所至民皆欣然有喜何也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論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作誥至此畢矣又欲湯大其初政以副民望故固戒以爲君之職侮亡者侵侮之侮有亡形則推絶之有存理則培固之遏惡揚善人君當爲之職也是皆行其所無事因天下所當爲而爲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德日新者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使湯以慙恧之念倚於胷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有所雜而止則不能日新矣蓋謂湯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初業安可留慙恧之念以累日新之工哉志自滿與篇意似不相接一篇之言皆所以振起湯之心而湯安有自滿之意蓋於此乃見古人精

微之至此書主於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天命人心之所在德業之盛天人之協則有自滿之理故仲虺自其本原而塞之湯豈有是論必至此乃爲全備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謂湯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安可留慙恧而不化以怠其初業乎昭大德即建中也將以建中豈必它求亦於本原用工耳制事制心大抵不出湯之一身天下之事不外於心又贊言事何也古人立論本末體用悉備如易

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本原既厚則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自然流裕於後世子孫六百年之
商皆出於此大德非外有所謂大德即上不邇聲
色以下蓋再立天地必舉世使之維新可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自用則小
能自得師者自字要看後世亦有尊德樂道之君
然人以爲有道有德則尊之敬之非所謂自得師
惟自得師則眞可以王矣湯之於伊尹是也謂人
莫己若則袪俠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烏得而不
亡好問則以天下之善爲善所以裕也自用則己

之能有限所以小也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諄諄
於終篇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
天命
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道也謹厥終惟其始蓋
湯此時正當謹始於正始之初必思所以爲厥終
之地欽崇天道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謂也欽之
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加欽之至也永保天命能
欽崇則能永保也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
湯誥一篇立一代之規摹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
年之基業者皆在焉即位第一事也誕告萬方非
家至而戶曉也意即位之始萬國之君皆朝于亳
故因而告之嗟爾萬邦有衆吁嗟嘆息憫其勞苦
之意也明聽予一人誥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
也一篇之義盡在是矣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命之謂性也若有常性
率性之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修道之謂教也天

之所賦爲命人之所受爲性子思言修湯言綏修
者裁成之謂綏者安養之謂修與綏非外有以與
之互相發明因其所受者以修之綏之而已仲虺
言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即
此意也但仲虺於情言之自末以及本湯於性言
之自本以及末理歸于一而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夏王滅德作威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而滅之故
曰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作之故曰作以敷

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天下之原其勢甚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敷布于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凶者使其轉此機而敷德其勢亦然耳百姓在下被桀之虐受而不可避痛而不敢言桀若可偃然而獨肆及荼毒之極弗忍之餘乃能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不能自通於君而能自通於神天道之常桀亦不可逭特反覆手間耳降災於非獨災異凡天象變於上人心怨於中地理亂於下者皆是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將天命明威命出於天將之而已威亦天威明之而已天命明威萬方百姓並告無辜之怒也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不可得而已者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若後世亂臣賊子藉湯為口實者以此心觀之方見大不相似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為之也夏牲用玄湯用夏牲湯何心哉深味昭告上帝之時則湯之心可見矣請罪有夏問罪桀也聿求元聖伊尹也以與爾有衆請命民墜塗炭死無日矣請其命而續之於將絕以此見湯之伐桀全不為己都是為民也大抵聖賢之心與萬民之心如一則公心也公者天之心也湯之時民心既然而伊尹又與之同心則天心可見矣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聖人知天於未命之先衆人知天於已驗之後孚佑者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所期也罪人黜伏桀已竄伏於南巢也天命未有僭差賁然如草木賁者粲然有文其理甚明若草木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咸其自取也兆民允殖民本有生殖之理於此而信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湯初以民心天命所在不得不伐桀今罪既討矣當有聖人出而治之乃使予一人輯寧爾邦家用見湯之伐桀出於不得已而既伐之後以天下為大慊然而不敢當也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不知今已獲戾于上下乎未獲戾于上下乎輯寧之責在己則桀之戾將移於己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之敬百聖相傳為君之心也未嘗獲戾若已獲戾者可見聖人之心矣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凡我造邦之人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非號令有邦之君也觀其辭氣深欲鑒前事之可畏而體今日之心一從匪彝即慆淫則不能守爾典矣人之心不適邪則適正不爲善則爲惡茍心無所即無所從則必有所守而天之休在爾典之中矣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爲休美可知凡福祿之鍾祥瑞之來皆其發見者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天道善則福之人君居中或有所蔽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爲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勿蔽足矣而朕躬有罪亦豈敢拂天之意而自赦一簡在上帝之心而已以此見湯合人已爲一區而歸於天有天下而不與焉之意民以善言躬以罪言人已之道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者雖曰簡於天心而已不與至於爲君之責則不可不自任非引咎歸已也人君天下之源理固如此爾自前而觀所謂樂天知命故不憂自後而觀則又居其憂之大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萬邦有罪其誰之罪邪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再三嗟嘆庶幾惟此是信乃亦可以有其終湯之誥皆聖人之格言萬國豈有不信者湯於此若下之未信而望其信焉此善導善誘之意辭語温醇篤厚使人慕念無極如易所謂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也

咎單作明居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説卷第八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伊尹當太甲在喪之始而作訓乘其初心之虛也商曰祀周曰年孔子周人故作序以年稱史官商人故作書以祀稱以十二月爲正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正始之事自古莫不以爲重舜受終于文祖禹受命于神宗況太甲中材故伊尹尤以爲謹而史官紀敍辭旨亦特嚴伊尹逆知太甲資質未必可保故於是時作書以戒之太甲終於欲敗度縱敗禮書若無益然即位之初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此時太甲豈無悚然作新之意雖有驕奢淫泆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虛心願聞治道矣此時以格言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旣立不免於昏迷而終於克終允德則訓之之早故也明言有著力之意言之爲有力矣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伊尹欲言湯德推本自夏而言之德曰方懋方者常常如在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所同得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同由之也此德旣懋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以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非特人君學者亦有此理蓋萬物皆備於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但恐夫無位未必有此事方懋厥德罔有天災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也子孫弗率皇天降災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也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恃天下爲已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假手者非湯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見伐夏非湯之本意實迫於天命之不得已耳造爲攻伐雖鳴條一日之功栽培固結民心而不離乃在於亳鳴條之役雖以兵戈安可恃也自亳之際仁恩涵養之素其可忘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惟我商王提湯之德而言之也聖武者非血氣之武易之神武是也虐與寬爲對代虐者必以寬湯

之伐桀非有它道不過取其對者代之如易東爲西而已聖武之德如此之大太甲將於何而入故伊尹指之曰罔不在初蓋百官萬民於此聳然觀命必有一新天下耳目之德以與萬民更始太甲雖累於欲從而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秉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愛立敬指以用工之地也人之良心一日之間無不屢發念過即已未有能立之者於焉而致扶持植立之工也自是而扶持植立則始之而有終矣治國平天下此其道也嗣德在初工夫之切無以易此立之一字修德之本也人誰不愛其親於愛親之時而不立其愛則愛親之外無所愛也夫敬亦然惟愛親而立其愛敬長而立其敬則此愛此敬持守不散而其所推豈不自邦家而四海乎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

人紀者五典也本有自然之敘惟亂之於桀故至湯而始修之修者修道之修也五典既修於湯其道足以賛天敘矣而又何待於從諫弗咈先民是順蓋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敘於天之自然不容一毫有己之私也諫之可從則理在於諫有所咈是以己而咈之也則人紀之理咈矣天民之先覺則理在於先民不能若是以己而逆之也則人紀之理逆矣如之何而肇修乎弗咈時若即肇修之工夫也苟拒諫逆賢湯一身之紀且不修何以修天下之紀乎舜嗣位而從五典禹受命而敘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敘之訪爲君爲師者之第一事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湯之克明若齊聖廣淵易克也惟克忠爲難求湯不幸處君臣之大變此心之忠何以知其克也當天命未絕之時桀紂爲君湯武安於爲臣湯武之本心也及天命之既絕則桀紂不可以爲君矣故湯武不得已應命而起故詩人美武王曰媚玆一人觀媚之一辭與忠之一辭氣象有肅恭之態而無一毫干名犯分之心不然五進伊尹湯豈不忠於爲下耶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惟檢身若不及故能於人不求備大抵用工於自檢實見天下之理如此其難踐實見一身之行如此其難全則不敢責人之備蓋己之所素嘗者難豈敢以難望於人哉

以至于有萬邦玆惟艱哉

湯自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工夫之多踐履之

深其得天下如此之難以湯之聰明其難且爾太甲中材之主則難又奚止於湯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得之旣難故其慮後世也深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爲後世無窮之計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玆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古者成童習舞恒舞則爲愆矣歌以永言酣歌則爲愆矣巫者歌舞以降神恒舞酣歌所以謂之巫

通七堂至公

風也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周衰之際天下之理正邪對峙有雅樂則有淫聲矣三風十愆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人之用力體察當於其所自生也見聖人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敬則爲侮矣聞忠直之言此心如何有一毫不契則爲逆矣耆德之人一念之隔則爲遠頑童之人一念之喜則爲比四愆不免則六愆隨之卿士邦君有一于身必至喪亡非謂一愆之能喪亡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至于二至于三而九者從而有矣有一云者箴其病於未萌也

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臣之義天倫也臣下不匡其刑墨以刑而彊驅之何也蓋臣作朕股肱耳目腹心之動股肱耳目之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後世人臣之分移於禄一體之義析而二固有視其君之過若不相及者故湯制刑以瞿之庶幾人臣愛身必無不諫是則湯之官刑非威以脅人而使之必諫也乃所以還其股肱之義而全其天倫也卿士邦君各有臣下以匡其愆也卿士邦君有愆刑及臣下交相正之用至矣卿士邦君之愆將及喪亡臣下之刑至墨非過也

通七堂至公

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具訓于蒙士教之於童蒙之初也天性未發人欲未萌於此而訓之入之深矣嗣王祗厥身念哉一篇之旨歸之於此故其辭力而意嚴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所制官刑自今觀之皆凜然可畏之事而其中有洋洋孔彰之象何也聖人無本末精粗之間其悚然可畏乃生生不窮之理故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也不然三風十愆之戒徒若法律之語森然不可犯耳烏知其中有天理也伊尹之聖詳味聖謨洋洋之大而嘉言則甚彰明蓋洒掃

庭對乃精義入神之妙能反三風之訓而默識之則所謂洋洋孔彰之意自見矣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惟上帝不常上帝固不常而此理則未嘗不常也作有善惡降有災祥何不常之有非作善之外有所謂百祥作惡之外有所謂百殃善與祥惡與殃各以類而相從耳德與不德其小未有不至於大者觀復姤二卦可見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勿修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而滔天燎原之勢有不可以抑遏者則所謂慶萬邦墜厥宗之意明矣

肆命徂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孔子序書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蓋欲縱之敗度禮皆昏蔽之病咎在不明耳況君道當明不明則反爲君之道故孔子斷以不明二字指太甲之過大抵爲惡雖不止於一端本原其有外於不明者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太甲居喪之時有欲縱之敗故伊尹放之三年之喪畢悔過允德復歸于亳人君居喪聽於冢宰禮也太甲居喪于桐宮喪畢已歸亳矣不謂之放君亦可也孔子崇居憂之義證尹無放君之事夫豈不可而直云放諸桐何也伊尹孔子以大公存心質之天地而無疑詔之百世而無愧太甲之昏迷憒悱而後可以啓發尹之心對越成湯而爲之何嫌於形迹孔子之心對越伊尹而書之何嫌而諱避桐宮之營密邇先王先王之嚴朝夕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敗度敗禮之習不得肆焉然則放云者非放其身也放其縱欲之心也使孔子序書委曲而蓋之是伊尹之爲實於理有所不安則何以對天地而下報成湯乎孔子亦且歉其心矣三年之後思念常道伊尹乃作太甲三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太甲不明凡所作爲與伊尹相背所以不順所向既異安能相入哉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者省察也諟者提撕也皆整省之意也言時時省察提撕不敢少怠以是心而承接上下神祇至於宗廟社稷之事莫不祗敬欽肅伊尹所以首及此者人心雖甚湮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此其本心也故萃

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救太甲縱欲之失首自其本原正之深得其理矣蓋湯於祭祀之時洞洞屬屬此心之敬無不立矣太甲之心放而不收至於縱欲伊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湯有此敬心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自顧諟以下至罔不祗肅皆湯之德用云者命非自外至也而使之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伊尹之心又極其辛勤輔翼成湯以安天下之民夫湯尹君臣同心一體扶持天下然後太甲嗣立有此無疆基緒太甲何獨不明湯尹之心哉

責志堂藏元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夏都亳之西故謂之西邑夏尹見夏有道之君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闕不滿人意之處其君如此是宜爲相者亦感動奮發相與同保其終夫君道之周而保終之道在是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也而其中自有惟終之理相於此時雖不終者亦將有終況能自終者其有終可知矣

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後嗣指桀而言也桀所爲不周恣行暴虐豈得而有終乎故臣亦罔見其能有終者夫桀之相豈盡無終者邪自桀之不周觀之君先已罔終矣感應之理豈得不然雖有能終者亦無所用其力況與桀俱化者邪此言欲以感動太甲盡正己物正之學則主聖而臣必良矣參二段而觀之伊尹責任太甲之意何如哉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伊尹列擧善惡之證明白如此嗣王豈得不戒哉君之不君不特自辱又辱乃祖成湯矣伊尹忠誠懇切太甲方且以爲常雖聽尹言若無所念無所聞也

責志堂藏元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伊尹作書而太甲方罔念聞至是又諄諄提耳而言之故謂之乃言先王昧爽丕顯昧爽者天未明將分之際也湯於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坐以待旦湯待旦之時其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不啻日之東升將照臨於天下以湯此心觀之可謂以勤勞而得天下似可少逸矣猶坐以待旦則下於湯者果如何而勤耶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旁者求之非一路也當湯之時朝廷之上左右前後無非俊彥矣湯之心猶不自足方且旁求必欲盡天下之賢使啓迪於我後之人湯之心以爲得天下之艱常有易失之意求賢必至於旁求以啓迪後嗣爲萬世子孫之慮者亦遠矣

無越厥命以自覆

命者正理也稟於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謂命也使太甲循正理而行安有覆亡之患哉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旣言儉德又言謹乃蓋德者本然之理謹者用工

之地也儉德湯固有之德也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源也太甲欲縱之敗正與儉德相反儉者非特節儉之謂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太甲之病在於放伊尹急欲其心收聚而不放則精神會聚所懷者孰非永圖兢兢固守常有欽謹之意自然凡事務長久之理惟其心放而不收惟昏於縱欲徒視目前之利此豈久享富貴道理宜尹以是言箴其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者虞人之虞也虞人旣張其機欲以發矢必先省察其括循於度然後可釋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所謂止者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忠之類也言當欽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行則惟朕以懌萬世之後亦有聲聞伊尹視萬世之毀譽其責盡在一身孟子曰伊尹聖之任也於此可見夫伊尹之休戚繫萬世之毀譽則知尹之一身當商家天下之大期太甲以能順我之言則我欣然悅懌自尹之懌似未足爲利害也而萬世之辭繫焉蓋此見尹任天下之重處尹不悅懌見太甲之爲有萬世垂謨之意是以尹之懌也不爲尹懌爲萬世而懌其有辭於太甲也固宜

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視冏念聞亦少異矣然未有轉移之機其變猶未克也伊尹愛太甲惓惓之意無忿怒之辭歎惜以爲非其本然乃習與性成耳深思轉移之理不可復使之日近聲色與左右近習玩狎于不順之事營緝桐宮密邇先王無俾長與斯世而俱迷是伊尹已知其遷桐而必變也人君者所以指天下之迷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人君之迷即一世之迷故曰世迷桐宮湯所葬之地廬于

慕側朝夕有所聳動玩狎之習日遠感發之機日接克變之理在是也蓋此心居於憂則善端自生百非不得而入憂則心收樂則心放也王往桐宮居于憂果至於克終允德伊尹未嘗數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告戒之道斥其過惡則激而不聽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也太甲一篇合伊訓而觀之然後知伊尹納誨之不可及後世人臣諫君至于再三而不從辭氣忿怒淩至不平伊尹三節進戒一節反緩於一節伊訓之作太甲過未形之時也其言痛傷有哀痛不能自已之意及其過已形而太甲一篇乃雍容和緩不傷悼

痛切伊訓言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墜厥宗則九廟爲墟矣使人凜然有危懼之意至太甲但曰忝厥祖忝祖之言視墜宗之言孰爲嚴其曰無越厥命以自覆無之一字辭旨從容亦非若墜厥宗之斷斷也況又曰惟懷永圖曰萬世有辭朔望之意愈至詳味太甲首篇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及觀伊訓格言大訓明備森嚴如在武庫矛戟森列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夫父母有過諫之於幾微而不從常情或有忿激之心忿激之心生則諫諍之言過其傷多矣爲孝子者加敬而不違雖勞而不怨其色愈恭其氣愈和其言愈從容而不敢迫也伊尹聖人太甲庸君伊尹元老太甲幼主而事之如父此其所以聖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九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太甲既克終允德伊尹復辟以冕服奉嗣王復于亳即君位乃作書曰民苟非君則不能相匡以生君苟非民亦何以君萬方言君民之勢不可一日相無也桐宮之遷豈得已哉賴天之靈克終允德乃皇天之眷佑黙俾之實萬世無疆之休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於不變尹將若何

旣克終矣喜慰如何哉實云者尹之心可想矣然太甲始改過伊尹卽許其克終厥德何哉蓋太甲居桐動心忍性自怨自艾之深必知其能終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既悔乃知前日之非拜手稽首曰我小子初以不明于德自至不善欲至於敗度縱至於敗禮以速召其罪戾于厥躬觀此數語非自艾自怨之深乎自常人論之桐宮之放怨心必生今太甲乃知凡其不類無非自厎前日所見度若敗吾欲者禮若敗吾縱者今日所見乃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也人至改悔所見莫不的切自爲此語非灼然有見者不能太甲之病正在不明至於自咎亦謂不明于德孔子序書以不明冠之篇首察知其原也方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爲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若荆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實而欲與縱乃荆棘也以速戾者見欲縱之爲戾急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水火之災人得而逃之至於身所自作則身自被害一身之間何所逃哉既往背師保之訓至圖惟厥終見太

甲望伊尹扶持之切當太甲不惠於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之不言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見太甲之克終乃欽而重之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於太甲已爲之工夫從而太之也允德誠然之德也太甲既已克終允德則允德在太甲矣但未知協于下耳伊尹從而使之協于下蓋推之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伊尹又恐太甲用工迫切故舉先王之事以優游
勸諭之也太甲之心既明已知所以用工矣故告
之之意溫然如春蓋彼之善端既發必將涵養而
成之優游漸漬使其自有所推廣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又訓太甲以日新之功蓋始悔作明其力尚
淺慮其或解也當太甲幼冲之初伊訓之書懼其
未能有所立也則使之於親而立其愛於長而立
其敬既立之後則已知有愛敬矣於此使之思孝
思恭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未知立愛立敬雖欲

思而無致思之地敬愛既立則思省前日之所立
者也故立與思相應而有先後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
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
能蔽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
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此皆太甲
之所已用工伊尹又從而廣之也聖人之言未嘗
偏倚奉先思孝至聽德惟聰辭氣與進戒之言異
太甲已有見於實然之理故伊尹明孝恭之本心
指聰明之本體示之以用工之地也能此則朕亦
承王之休美無厭斁之心矣聖賢變化人主先後

緩急各有次序當急而緩則視以爲常當緩而急
則激而不顧此伊尹作成中主變移氣質之妙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上篇規諫其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摹中篇悔過
之初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
矣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
緩終篇復嚴正如醫者之治疾方疾未去則用猛
藥以攻之疾既去則用平藥以補之本根稍固恐
其餘毒未盡故復用猛藥伊尹之訓太甲此轉甚
力工夫之深盡在此篇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德亂
申者重複之意也嗚呼不輕其言也皇天本無私
親能敬者則親之敬者天之理也民心本无常懷
有仁者則懷之仁者民之心也鬼神亦無常享惟
誠則享之誠者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
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惟治
德者卽所謂敬仁誠也總之於己則謂之德見之
於外則有三者之異有德則治出治則入亂治亂
之定理也三代以前證驗甚明三代以後不知本
原故不知所謂德然亦有暗合於德者亦庶可爲

治如漢高之寛大光武之柔道是也但習之不若
行之不察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
明明后
所謂道謂同此理也迹不必同所謂事蓋不出此數事而已出治則有道為亂者皆事也堯舜三代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豈能盡同而為君之道如出一轍桀紂秦始皇隋煬帝之徒雖各有為亂而聲色奢侈拒諫蔽賢等事無以大相異也與治同道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無有不亡必當終始謹其所與乃惟明明之后所謂與乃是幾微處意之所向也一毫不謹亂亡皆自此出大抵心之所喜即厥與之所分也如見紛華而有悅之之心則所與在於亂矣故與者治亂之初也治亂之分差於毫釐用心正則所與在治用心有毫釐不正則所與即入於亂惟終始常持此心則謂之明明后以其明明則能見治亂之機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告太甲以用工之地也使太甲但聞明明之說將於何而用工蓋明明生於懋敬敬則此心存存則視之而見聽之而聞此便是明不敬則此心不存不存則反是此則謂之不明克配上帝與天相似者敬即天之理也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言庶幾監視此理亦懋敬其德哉人心放則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自此乃畫一之戒也方太甲在桐宮之時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躐等而不循序故告之以自下自邇之說使太甲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然後以次而進蓋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禮樂刑政即道心惟微之理家人婦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教其於實地而用工也太甲既有見於道忽略之意易以生可不知至高至遠之理實出於至下至近之際乎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所謂輕非不顧之謂所謂安非安佚之謂難與危太甲初悔之心也伊尹恐太甲既已用力謂民事為已知輕而視之惟難者難之之意終不可忘也圖終之餘謂君位已可安泰然居之惟危者危之之意終不可忘也欲接民事惟有難而已欲居君位惟有危而已無輕無安防其心也惟難惟危明其理也謹終于始言欲終之善必謹於始今正謹始之時也太甲怨艾方新豈有輕民事安厥位之

意聖賢不已之工夫其儆戒固如此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旣明處民事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旣明泰然安定而失與省之機也況惟艱惟危堯舜以來萬世爲君者之心不可少釋太甲而可不知乎方其不明病在欲縱及其旣悔則已知義理之味知之則將視以爲常此心止而不運輕與安之所自出也輕之則將果難安之則將果危其何以終乎悔過之初言克終允德是伊尹已保太甲之克終矣此又戒之以謹終當如始蓋使之終不忘夫自怨自艾之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耳之言不可謂其不順即以爲非必當求諸道遜志之言不可謂其遜順即以爲是必當求諸非道太甲旣有見之後此理當曉然矣而伊尹不忘戒者蓋人之血氣有時或蔽如孔子言六十而耳順意其前乎六十於逆順中不能無蔽故耳順之年方知逆順之言合道與否求者用力之地也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者要之合者多不合者少故於道之中求之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者要之合者少不合者多故於非道之中求之曰求者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各於其多者求之而後可決不特與我之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又嘆而言天下之事不先思慮何爲而有所獲旣慮之後若不能爲又何由而有所成慮之說太甲已悔而得者也爲之說太甲其可不課日而用工乎謂前日之克終允德蓋思慮而得之今日不爲則復不成矣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貞之意甚大不止於正也伊尹言元良而未說所以元良蓋隱而未發使之自覺耳至是將告歸先露咸有一德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人君聽言豈不欲遠辯言然僞言似正者有不自覺故深戒之人臣功盛豈不欲退然爲寵利所誘有居之而不自知者此告歸之意也上一句以戒太甲下一句以自戒辯言者言僞而辯也太甲旣明人已不可動搖惟疑似之言爲可畏也人臣本無功皆人君之功伊尹相湯何敢有功其事太甲以爲僅可免罪耳而可以寵利居之乎雖然人君非不知先王之成法不可亂惟辯言若可喜所以慮其或蔽於所喜人臣非不知成功之不可居惟

寵利乃人情之所喜所以慮其或安於所喜亦[illegible]言君臣之大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旣力入道旣深故伊尹於此篇講究實理以入道之至極者告之前聖後聖入道各有自得之地在堯舜禹謂之執中在伊尹謂之一德在孔子謂之忠恕在子思謂之中庸在孟子謂之仁義皆所以發明不傳之蘊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立於伊尹蓋明百聖之所未明大抵聖人之於道各有所受用因其所受用而名其道以詔天下後世

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伊尹居君臣之變責塞而歸無嫌無難循天理之正也一德不可以易聞故必待告歸而言太甲悔過克終允德而後可以受是理也然猶不肯輕言未露一德之名先暗言一德之用又言其反乎一德者聖人見道之切果知其難故言常不易孟子欲論浩然之氣先曰難言也伊尹欲言一德先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一德之用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慢神虐民見一德尤爲明切以神爲可慢則以幽明爲有間以民爲可虐則以小大爲有殊豈一德哉啓迪有命命者即一德之所在謂有一德之人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自此方明言一德克享天心者謂天之心即一德而湯與伊尹皆有一德上當天心所以克享也非天私我有商私則非一德矣非商求于下民求則

非一德矣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也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也此二者之應德之一與二三而已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動之一字當看謂更無差忒也德一則天也人也神也周旋泛應無非此一故動則合於理苟二三則周旋泛應之際不能一動則背於理矣所以有吉有凶理之合與背即吉凶也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無毫釐之差在乎人耳災祥雖降於天在乎德耳即所謂一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厥德者澡雪興起之意惟終始皆在一德乃日新之道也所謂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上既言一德之事至是謂非一己所能盡惟左右前後皆輔成一德之人然後可臣之所以爲上者輔君之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爲君安撫其民也是君民爲一也其難其謹慮小人之厠其間也惟謹擇其不善者去之則吾之純一始見惟和惟一純君子也君臣之間和同無間而展盡一心所以爲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德之運用無常師也善則爲師善無常主如仁義禮樂若非一也仁義禮樂之用咸歸于一耳所以謂之一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見德之一矣曰不咸於萬姓則非一德此一德之驗也七世

之廣可以觀德則合古今為一體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則通人已為一體萬夫之長諸侯也能統萬
夫則推而上之皆同可以見衆寡之一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又見君民之一無自廣以狹人苟
以我為廣以人為狹則有彼此而非一矣心旣自
廣匹夫匹婦必無以自盡民主亦孰與成功由德
之不一而已一德之理非可以言語牽合用工而
實有見者知之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自成湯至于盤庚凡五遷矣民未嘗不從數君亦
未聞委曲告諭何哉想其當時風俗尚淳民心尚
朴至盤庚之時風俗已不如前矣所以將治亳殷
而民咨胥怨不往有居而盤庚之書不得不作也
夫生殺予奪一出於君君欲遷都誰敢違命而盤
庚委曲告諭若不能彊者見盤庚愛民之至耿邑
旣被水災復遷於亳之故都與之除害而不從蓋
安土重遷知目前之安而不計他日之害小民之
常情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旣爰宅于茲重我民無
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
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
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
四方

率籲衆慼籲呼也慼憂也呼與我同憂遷都之事
者使之來而出直言以告之也自我先王以來爰
宅于茲先王祖乙也茲耿也先王非不知水患之
圮壞不肯即遷者重爾民命不忍盡虔劉所以因
循就簡此盤庚殺民之怒天下之怒先有以順之
使之心平氣定然後善言可入若首以正理忤其
心則反激之悍然而作敵尚安能使之信邪盤庚

先言爾怨固宜我先王固嘗宅于此柰今日不能
相正以生豈得而不遷乎柔行巽入徐以正理告
之觀此數語若即百姓胥怨之言為之發洩其本
心怨氣已有所宣矣而生者又人心之所重也乃
自其所重以及當遷之事乃稽于卜亦如我志況
我先王有無疆之大歷服恪敬天命猶不常寧不
常厥邑至此凡五遷矣今若不承于古如先王之
當遷則遷是不知天之斷命也斷命者斷然之命
耿有水患乃天意也天以水患圮壞耿邑是天命
斷然爾民之生不在此矣天尚不知畏況從先王
乎又引俞以曉之云我視耿邑若木已枯必無生

理必别有以萌芽培植之乃可再生耳謂得新邑而都之生之理也天永我命于新邑使我復先王之大功業厎綏四方京師諸夏之根本京師既定則四方自寧也

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斅教也小民無知惟上之從彊家巨室安土重遷簧鼓小民乃至於此故盤庚先自有其位者言之自盤庚斅于民至以常舊服正法度此序書者之辭也使在位者各常其舊服之事不可改變大抵新舊更易之時姦人往往乘之紊亂法律故必使之正法度愈加整治使若畫一此遷都之大綱目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常情言之民不樂遷沮事之言惟恐聞之今乃使之無伏者蓋民之忿心不可禁遏必使之發於語言乃可以漸消殺如秦之誹謗者族民不敢言而忿怒之心日長矣況曰箴者盤庚之心豈以民言爲悉不足聽乎古人舉事深恐下情壅塞蓋有旨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

王命衆至庭而教之以訓情親而體婉當時民心狠戾自以爲決不可遷莫能以道降下其心盤庚之言皆不能入故告之以汝當以道黜此傲上從康之心上之人委曲諄複如此民聞其言豈不能聽然退而顧其妻子思其室廬與夫遷徙之勞終未能從故使之去其初心人心於彼既盛則此言難入矣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播告之修未嘗隱匿其旨使民皆得以知其心而動作之間無有不欽又無過逸之言而民用大化言先王之時民所以丕變者不過此三事耳今汝乃聒聒然起信姦險膚淺之言夫胥動浮言者固在廷之臣而

盤庚不敢以險膚待公卿大夫但謂今汝所以聒聒然胥動浮言者繇爾信險膚之人也忠厚之意可見矣

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予弗知乃所訟於我者何謂盤庚自反而求之謂先王圖任舊人我所用非新進也謂先王播告不匿諄諄告諭未嘗隱也謂我有過逸之行則奉承茲事何敢不欽反覆自責非我自荒茲德乃汝含蓄我之德而不惕畏予一人予觀汝之情狀若觀火然可謂明矣予亦拙謀作乃逸所以至此乃我

之拙謀作戚汝之罪非盤庚悔其初之不用刑亦
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也正欲感動其心耳如
父母之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
致恩意爲如何盤庚剛明之君操生殺之權乃能
勤勤懇懇如此所以爲尤難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
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
其恫汝悔身何及

遷都之事如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農之服田力
穡乃亦有秋大抵綱舉而網隨君如綱臣如網以
君臣之勢而論固自當從我也以理而論如農夫
不憚耕耨之勞則獲有秋之報汝往新邑則復獲
其安理又可違乎汝之所以懷土重遷不過矜傲
上從康之心耳汝今當黜去此心而施實德于民
言實德者當時公卿動不遷之言以鼓百姓百姓
一時固以爲德矣然終爲水所圮壞其德豈實乎
黜乃心以佐遷乃所以施實德於民也又必使汝
婚姻朋友之間亦莫不然今汝乃敢大言以爲汝
祖固有積德不至爲水圮壞乃不畏水患將大害

虐於遠近之民汝之心與惰農何異圖目前之勞
自爲苟安不勉强勤勞以服事于田畝安有黍稷
之望憚於遷徙焉得安寧也汝不能溫和以善語
開諭百姓乃動浮言以鼓之此豈百姓之罪它日
罰及於汝乃汝自生毒害以災殃其身汝倡不遷
之說懷安之民固以爲汝德水圮之餘將必以汝
爲惡是汝先其惡也既先種其惡在民矣又乃奉
奉其恫恫者痛也譬如癰疽奉養而護之潰則不
可救矣後雖欲悔亦將何及觀奉其恫悔何及之
言見盤庚恩意之周既歷數其戀土懷安之情至
此乃開其自悔之路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觀時小民尚顧恤人箴悔之言惟恐發言之有失
矧我制汝短長之命其言豈悉不足顧乎大抵庸
懦之君不能用賞罰而命令不行固也盤庚高明
剛果執賞罰之權誰敢不從乃再三告諭賞罰若
無所施此所以爲難其曰制乃短長之命亦不得
已略露此機以警之汝爲公卿大夫朝夕在廷事
有可言曷不告朕而胥動浮言恐汝沈溺百姓不

可復出今已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近矣將何以
撲滅火至於不可撲滅之時雖欲救之將不可得
汝至於不可救藥雖欲不刑亦且不可使汝而被
刑亦惟汝衆自取之也非我有咎蓋非我之本心
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
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
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舉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等皆
我之舊臣而乃爾乎器則欲新而不欲舊耳此在

上一句不在下一句我先王暨汝祖父相與同甘
苦勞逸我安敢用非所當罰而罰汝功臣之世選
其有勞者擢而用之雖片善不敢掩我享先王爾
祖亦配享之先王與汝祖父臨之在上汝賞汝罰
又豈敢動用非德歟鬼神而爲之此一段抑揚並
立賞罰兼用當作兩節看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
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
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所以結一篇告諭之意

也我告汝遷都之難如射之志於的言皆切當安
有妄發豈此乃說遷都之事不可侮老成人不可
弱孤有幼蓋道路之間有力者爲雄老者少者易
於欺陵各長厥居者各統其所屬部伍不可紊亂
使當東而西當西而東則亂而無統矣勉盡汝力
聽予一人之號令而不可違也我不知孰遠而疎
孰近而親有罪則罰之至於死有德則彰之而不
揜爾善遷都而善惟汝之功遷都而不善惟予一
人有放佚之罰見盤庚自咎而不咎人上兩言法
令也下兩言恩意也商君之徒有法令而無恩意
盤庚則賞罰並用蓋徒法不能以自行徒善不足

以爲政本末備具王者之道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
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其惟致告蓋盤庚當時所告惟在廷之人
在外者容或未知故使之轉相告語使皆知其意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不然罰
及爾身不可追悔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
勤懇遂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也盤庚
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
此於言辭反覆抑難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
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

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一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作者動作之作涉河而去此將遷時也上篇作於未遷之時下篇作於已遷之時未遷則情未動已遷則情已定不至渙散潰亂惟動搖將遷人情皇皇尤不可忽今觀此篇其辭最切蓋民在道路冒風雨霜露逾山川險阻安危存亡所繫正在此時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亶者誠意也大告用誠于有衆此篇之作民已離舊都而未至新邑已離舊都則動思土之心未至新邑則未見安寧之樂尤易於渙散怨弛故盤庚於中道使之皆來王庭之上而無敢褻慢王庭既非舊都又非新邑道路中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朝廷班爵各有其次公卿列于前大夫士列于後民則又其後也盤庚急於告民乃登進民於前列而告之曰汝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也上篇如伐死彰善之戒如罰及爾身之戒既已甚明遵之足矣又再命之者以方遷之時民情易於弛懈故整頓振作欲其必遷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
古我先王無不順從民欲民亦保我先王而與之
相爲憂感君民之情通故凡有所爲鮮有不浮于
天時者浮如舟之浮于水雖有阻礙言君民一心
動作無所齟齬也盤庚自反言先王能如此我乃
不能是亦我有未盡者且以開諭百姓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者舊都之不可安居乃天以

是虐我商家也我先王不敢懷安視民之便利即
遷不若今日之猶豫也何不思念古后時所以如
此者乎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者
言遷之本意欲奉承汝俾汝同躋于喜樂安康之
域汝不察乃謂我有何罪而以遷都之事殃罰于
我民視遷徙爲殃罰故明諭之曰非也我所以呼
爾懷念此新邑者非爲己亦惟汝之故而將以大
從爾之志爾民不欲遷而盤庚遷之咈民志矣乃
謂之大從爾志者蓋民志欲安其所以不欲遷者
懷目前之利而不知它日安康之樂盤庚從之乃
所以大從其志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時已在道盤庚乃謂姑試同爾遷以觀安定與否
深見盤庚之不自用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
予一人爾惟自鞫自苦
告諭反覆可謂披心腹亦思之至於困弊矣今汝
不憂念我心經畫如此之勞乃皆包藏其心而不
宣明故上下之情不通當欽敬其念慮以至誠感
動我一人可也不然則自取窮苦鞫窮也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已至中路民尚有遲疑不肯前之意故謂今之遷

都正如乘舟當順流而濟若遲疑於中流則將臭
腐其所載之物矣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
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忱者誠信也屬者聯屬也當時之民爲告諭所感
漸知信矣惟其信盤庚不可不遷之心與安土重
遷之心兩者交戰故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
以汝若不聯屬此信心終當相胥沈溺於水患矣
民但見不遷利害至於當遷利害思慮不及沈錮
之中自生忿怒何由而平汝於當遷之利害暫加
稽考於理有見其怒自瘳矣汝不能長慮却顧目

前苟安不思它日必被水患勸汝不遷者其實勸
爾入於憂患之域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言遷都機會不可失正在今日後將無及矣汝若
不乘今日遂遷將爲水所圮壞屋廬畎畝皆當蕩
然安能存生業而在上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當時民心已信而又未能忘安土重遷之念故其
心二而不一盤庚使之一心從上不可自生穢惡
以汚臭其身蓋遷都則無它若不肯遷是自生穢
惡而自作弗靖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
奉畜汝衆
當此之時姦人易以乘民心之不一而生變故謂
恐姦人因汝之不肯遷依倚汝身以作姦宄併汝
心牽引入於迂曲之地矣都之必遷乃我迎迓接續
爾之命于天也蓋舊都水壞民命將絕困患之未
甚而遷乃所以迓續汝命汝遷新邑即獲生生之
道矣予豈因以此威虐汝衆但欲奉承養畜汝爾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
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
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

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
能迪
我先神聖之后自成湯以來撫勞爾先我念及此
烏得不羞養爾所謂羞養者乃用以懷爾也使我
政有闕失而又陳久於此先王必降罪戾於我謂
我殘虐先王之民矣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者新
起之意也不能奮迅澡濯趨事赴功以與君同心
共謀遷都之事我先后亦必罪戾加汝謂汝何故
不同我幼孫相與遷都先后昭明之德洋洋在上
必罰殛汝至于此無道以獲免言先后之靈對越
在天昭昭不可掩矣之之辭也生生之意不可不
味人情憚遷志意散弛敎以生生作而起之也
古我先后旣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
救乃死
前告百姓至此乃告在位故前止言爾先今言祖
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旣
勞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旣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
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而乃扇搖浮言懷姦於心
心旣有姦則汝心之物則已戕害矣則者有物有
則之則也我先王舊嘗撫綏爾祖父爾祖父必將
以義斷恩而棄絕汝矣汝至於死亦不救汝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凡爾在位與我共治政者不可具貨寶而不肯遷民之所以不欲遷者特安土耳世家巨室聚畜財貨根蟠固結恐因遷散失故搖動百姓其本根之病正在於此故告之汝若具寶玉而不肯遷爾祖父必將告我高后尊迪我高后作大刑于汝降大不祥于汝矣上告民之辭略此告羣臣之辭詳蓋民止於懷土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具乃貝玉正在位者根本之病非發其根本之良心何以能治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也盤庚提其祖

父而言之敬畏之心豈不油然而顧戀財寶之念輕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永敬者敬之工夫常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而不恤其小也盤庚舉先祖父以告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財寶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終不可保是不恤其大也爾當開心腹露情實使君臣之心相通若復含隱不宣乃心君臣之情愈相絕遠矣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者當時人心之所猷念止在不遷之中盍亦分其猷念從當遷者而思之知己而不知人謀慮可謂偏矣各建中道於心合人己而致思可也民受天地之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其放心心何待於求求生於放也民失其中惡得而不設哉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道路中姦人恐其乘動搖之際生變故嚴其令以告曉之其有不善不道顛怪逾越不敬上帝之人與暫時於所遇而作姦宄者小則劓大則殄滅之無使遺育移其種類于茲邑以爲民害暫遇者謂

本非姦宄暫以人之未必知其蹤迹遂爲惡者此道路中之所當深防其所以不敢爲姦於平日者謂人知其姓名知其居處其迹將不可逭至暫遇之時卒然相值遇則影滅遂生此心推而言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謹其獨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又教之以生生生生者新新不已振發懈怠廢弛之意也蓋正遷之時雖其舊而未覩其新民心未有所據依也試同汝遷庶可建爾之家爲萬世無窮之計乎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已至新邑乃安民之所居分都邑立宗廟而正其位夫宗廟重事也何以在奠民居之後蓋盤庚本爲民而遷故至即使民得以就安先民後己之意也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民乍至新邑勞困不勝費撫綏之時也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此乃云綏爰有衆蓋未遷之時務在通達正遷之時務在嚴肅已遷之後務在綏撫各得其當也不可戲狎怠慢各思自勉爲萬世子孫長久無窮之計跋涉

之餘民力已困民志已墮室廬未葺田畝未敘不自聊賴戲者不聊賴之態也但戲狎以度日耳如清人之詩高克陳其師旅翱翔河上衆散而歸想當時三軍無所用心但左旋右抽以作戲狎戲即有散之兆矣戲怠之病未去安能建大命以爲長久無窮之計乎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未遷之時固當訓告今既遷矣又敷心腹腎腸而歷告之何也當時胥動浮言之人必謂盤庚正遷之時事變紛亂刑罰有所未暇事定必將明正典刑懷疑而不安可深慮也故盤庚敷心腹腎腸歷以心事告其民謂必不以前日不從之故而加罪爾衆爾無懷疑相與怨怒言上既不念罪則下亦不當蓄怒也破其疑則安矣大抵事未定則隱忍以容之事已定則發洩而治之此後世之政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昔我先王將以增多前人之功當遷則遷往于山即高處高則無水患矣用降下其凶德自山而下則謂之降所以能成美功於其邦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民無遠慮未見水害而不欲遷猶可今既蕩析離居矣猶憚於遷何也瀕水之民水至則憂水去則忘之極者止也水所圮壞已無所止其身矣尚不自覺姑欲苟安反謂我何爲震動萬民以遷民既出此言豈不自疑述其所言無復它意使之釋然也所以遷者蓋上帝將復我高祖成湯之德以治我家亳邑湯之舊都也盤庚非特欲復成湯之故業蓋將復成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之遷蓋與二三篤敬大臣謀慮欲順承爾民命以長居于新邑篤敬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定遷之時豈無同心同德之人贊其決然之計乎夫盤庚之遷乃拂衆違民之大者而中篇云以丕從厥志此云恭承民命志者民之良心命者心之正理民之良心正理不過欲安耳民以安土重遷之故自爲昏惑雖非從其情乃從其心雖非順其事乃順其理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

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亦大也我非罔不從汝之謀所以從其謀之至善者爾亦非敢有違於卜筮如卜稽曰其如台天意所在也所以能宏大其大業各者言我及篤敬之人皆然也當時贊盤庚遷都之策者不爲無人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而上篇中篇一語不及事定而後言之者蓋聖人舉大事常以一已任怨方民胥怨之時聖人不欲分怨於下盤庚既不肯分怨於下想同謀之人亦安肯分怨於上也大抵看書當因其所已言思其所未言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使羣臣各分受治民之責隱者惻隱之謂體君之意以撫懷斯民也邦伯師長即前日在位感民者

盤庚至此無所改易此意尤不可不深思也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懋勉簡擇相度其能治民者使之念念在於敬民而不可忽蓋民乍至新邑敬民之念稍弛民即有不得其所者矣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也鞠養也敢果也民未安寧好利之人必橫斂以爲害故好貨者決不可任敢恭生生謂果敢恭敬於興起民心者也貌敬者亦有之乃暫時之敬久必怠矣惟出於果然者斯不至於怠忽生生者奮起湶潠樂事赴功無懈惰廢弛之意也能鞠育斯民爲民謀慮而保民之所居此皆盤庚之心如此者則以次序而欽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陳也直以朕志之順與否者陳告於爾志之所順者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者也志之所否者好貨者也明示好惡汝當無有不欽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申不肩好貨之訓也故言無總生生者作事赴功日新之也人之作事赴功爲利爲名不出兩端不爲是故而自用以治己事乃自庸也不貪財若易自庸若難盤庚兩言無所輕重何也蓋以理觀之

本無輕重難易之別無總貨寶不若論到極處非做生生自庸工夫不能爲大抵人才靠外做者雖有粗細其實一也都是不見根本總于貨寶是靠外粗底爲善好名是靠外細底其實一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旣富庶則當敎之敷民非自外求因其本然之德而敷之耳所以在眞厥民居之後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二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開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則一一則通不誠則二二則隔惟至誠者志爲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使百執事營求諸野而果得之常人誠不存志爲氣之役心志不定所形於夢顚倒錯亂其敢自信乎其後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旣免喪其惟弗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此爲君之常也免喪之後則發號施令與天下更始當臣民拭目觀化聳然聽命之時高宗猶且弗言弗言者恭默深思爲君之難不敢易其言也非柔懦闇弱冒中無所主而不能言也中無所主而不言則柔懦闇弱之形已見於外惟中有所主者雖未嘗言其至誠發越自不可掩此高宗之羣臣黙窺於不言之表而有明哲之說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高宗之不言羣臣果何所見而知其明哲蓋高宗雖不言其中之發見者羣臣固得而窺之天下之理惟知與不知耳知則爲聖人不知則爲常人孟子所謂先知先覺知則明哲矣明哲之理天下爲一當以至公大同爲心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作則之意也高宗祕而不言則後覺後知何以取法以此觀之高宗不言之中自有不可掩者維持天下於言語之外而高宗之臣亦明哲之士故見高宗於精微之間也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首出庶物故羣臣承之以爲法也高宗不言至於免喪羣臣皆引領側耳改志易慮以聽號令之新謂王之言一出而爲命其重至矣不言則何從而稟王之令乎望高宗之言如此之切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羣臣望高宗之切高宗猶不言方作書道其所以不言之意而誥曰我以眇然之身臨天下之大常恐不能自勝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堯舜二典條目至多其理不外於恐懼常情懈怠弛慢是以流於庸愚而不自知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德至於此所謂類也高宗安得而不恐乎惟高宗深有恐懼之心是以不言不言者眞見其難也見其難而圖之恭默以思恭默之時不容言傳恭者敬也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此作聖用工之實也此心純一不二與天地無間矣是以形之於夢若接上帝受良弼之賚蓋高宗此心去天不遠見天如在目中耳恭默思道此心如何哉能體此則見上帝矣天既以良弼代言所以不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得良弼於夢乃繪畫其形象遍求于天下使高宗誠心未至其敢以夢自信乎惟至誠求賢之心切精神交接故兆朕之見非若偶然夫高宗固自信而百執事亦信之而往求不以爲誕者高宗信其心羣臣信高宗故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說草野一匹夫耳一旦應高宗之求翛然居相位而不嫌高宗憑一夕之夢即倚說以重任而不疑何也堯非不知舜方且觀其刑于二女而又歷試以諸難之事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略以高宗

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此兩事當以孔門二子觀之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復請問其目曾子以一唯悟道如高宗之以一夢信說顏子以問目求仁如堯之以歷試舉舜二者本無二體夏葛冬裘各宜其時堯之舉舜顏之問目可謂詳審曾子之唯高宗之夢可謂直捷蓋舜四岳所舉說高宗自得之顏子問仁曾子則夫子自告之其理不可不深思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信而後諫雖人臣事君之常高宗望說之久一旦

得之其渴求傳說教誨之心如何哉如舜命禹曰臣哉鄰哉一朝不可忘也又云朝夕者工夫相接續不可頃刻間斷學而時習之意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句皆資說之意而一句切於一句金不就礪則其鋒不利矣金無作礪之資其害至於不利而止巨川在前非舟楫其可渡乎巨川無舟楫之資其害亦至於不渡而止大旱既迫羣心屬望以爲有秋之獲者惟霖雨之作霖雨不作則苗將槁且無食矣金之不利至川之不渡又至於大旱之不可救高宗望說之彌切也大抵出於勉彊與發於至誠者固不同也勉彊而爲初若有力意解而浸怠故以漸而緩至誠所發稱其念而用其力得其味而進其工始若淺而終則深馴而致之此聖人自然之工夫也

啓乃心沃朕心

謂傳說當開啓其心以澆濯我之心沃之爲言有沃徹之意想傳說一言高宗神受心領如水之沃熱高宗未言之時羣臣之望之者亦然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大臣之進言始開陳其略中則漸引其君以當道而後進苦口之言於終進諫之序也不然是未信而諫也高宗慮說守進諫之常未肯盡吐故使之即陳逆耳難聽之言言不逆耳則過不能明猶藥不猛烈則疾不愈也學者爲學亦然能容難受之言斯能去難除之病其求諫之心又切於前數語矣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而其自處乃若暗而無所見者譬如跣足之人苟不視地即爲物所傷倚說爲目一時不可無也蓋高宗恐說視己

爲成德之人高宗雖已成德無說以扶持之則未免有自虧之病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至此又命諭汝不可獨盡忠諫而已又當率爾僚屬同心協力以正救其君庶幾使我能率先王能迪高后以安康天下之民其望說又切於前矣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謂恭默思道而夢帝賚予果得之於旁求遂得以伸望諫之誠亦一時會遇之美終云者望說有以成之汝當敬我所以望汝之意則庶乎其有終高宗眷望傅說至篇終總而告之其懇切又如此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傅說以匹夫一旦居相位高宗責望如此羣臣必且聳觀以爲有奇謀祕計新人耳目之論而高宗蓋已用工所欲聞者實論耳從諫之說雖若常談乃實論也然人臣進言貴於濟其君所不及高宗諄諄納誨之命說復以從諫告之如文帝之朝言恭儉武帝之朝言征伐豈所謂濟其不及乎蓋容納君德之至大憂其不足不憂其有餘惟恐高宗之虛言說必欲挽而至於舜舍己從人禹拜昌言之地如學者受益已有益矣復受人之益而不倦何惡於過哉高宗根本之善在於納誨旣從其本根而告之又借物理以開悟之使其不忘於根本之地朝夕培養而日厚也

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以納誨責之於說說陳反己之理謂吾君切於求諫但患吾君不至聖人之地耳若克至聖人之地雖不命之以諫誰敢不祗順吾君之命以諫諍乎蓋王聖則臣必直能爲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此乃充高宗受諫之量使廣大耳高宗本欲責之於臣傅說乃使求之於己學者當以此意觀之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

高宗初得說說初見高宗故上篇所言姑及大略至是總百官已任相位矣乃進而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自本原而言之也夫明王奉順天道以立邦國都邑上則有后王君公以統其下下則有公卿大夫師長以承其上夫豈徒畀人君以安逸之具哉正欲人君不恃一己之尊常憂勤以治民耳後世不

知其意徒見后王君公以下無非仰承一人而一人可以安然而無事自逸自豫何所不可則天佑下民立之君師者果安在哉自一人以下以次而至大夫師長相與共任亂民之責此爲君之綱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言治民之綱目也謂高宗欲治民當法天之聰明天之聰明至公無私高宗恭默思道已造明哲之地矣明哲者即天之聰明也一理流通天與聖人本無間高宗之明哲本足以作則若不必憲天也蓋明哲之在高宗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引之而

深積之而明憲天聰明非自外求不過從其固有者擴而充之耳傅說此言正欲充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也高宗當於憲字用工君旣憲天則與天一矣爲臣者安得不敬順爲民者安得不從治端本澄源蓋出於一人之時憲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玆允玆克明乃罔不休

言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夫言之形於口其初不離毫末或過則羞辱彌滿散布不可收拾原其所自皆出於口故於未發之前當思其可以起羞必罔有逸言言滿天下無口過可也甲冑者備禦之具也備禦嚴而無隙之可投則姦宄不生戎兵不起如人身被甲冑周覆然後鋒刃不可入故於甲冑當思起戎之患也此出於己者戒其失之在人也章服者賞人之大權也赤舃袞冕所以錫予予而不當悔則無及故必於在笥之時謹其用也征討者罰人之大權也與師動衆加人之境苟不審其罪則彼將有辭惟干戈省厥躬言不可輕用也此戒其在人者不可不察諸己也上二事人加諸我者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誠戒是信王之能用其明矣如日月在天無所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或遺何

足爲日月之明老氏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如口如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洞然矣知羞知戎於未起之前知衣裳知干戈於在笥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者乎所謂能用其明也自是推而廣之於數者之外信其無一之不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國家之興亡治亂繫於羣臣官人爵人之際不可不戒官或及於私昵爵或及於惡德是出於私意

也出私意則非憲天聰明矣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則官與爵本天之所有豈人君得而私之哉既不可私則當於賢者能者與之官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能也固宜爵不自我而自天則當於賢也亦宜官爵既當賢能則其爲憲天聰明也大矣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者事之理也非明善擇善之謂也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則善爲有用否則雖善何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所宜矣故凡舉事當從時以合夫聖人時中之道此憲天聰明之用也善者理也時者機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口與甲冑衣裳與干戈各有以戒之矣官爵當於賢能矣舉動又有得於慮善及時之義矣皆憲天聰明之效也此之善乃天之善此之功乃天之功茍有之矜之則私己之心重非所謂憲天矣烏得而不喪之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夫一日二日萬幾若事事物物欲其有備當無心而順行乎事物之理則有該通之道茍欲取辦於一人之智術則一人智術能幾備左則失右備前則失後矣惟憲天聰明則自然之理順隨事而處

事所以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人臣於君尊之如天仰之如神尊卑分定安有敢侮之理用人非其道謂之啓寵招權納寵之門既啓則朝廷之勢不尊其納侮也固宜過不可恥也恥過則非自此作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坦然明白何恥之有茍恥而文之則其過愈多諱之於己是增一過也歸之於人亦增一過也過愈轉而多矣無恥過作非不使過心相續也恥則過與非相續而不已當持敬心以默檢之蓋敬則憲天聰明而無間矣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父止於慈也謂之居者不出本位於其所當止出之則政事雜而不醇矣蓋出位而爲政事乃私意也私則非憲天矣惟政事於其所居而出則無駁雜之病此憲天聰明之效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親孝心之至不能自已故典祀豐暱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知仁者也高宗之過乃過於厚天下之理不及固不可過厚之事若無害然其實亦不可天秩有禮不可增加豈容過厚傳說

所以說其過而正救之在高宗有細微之過在傅說有精微之論蓋天之聰明乃至公無私之理祭祀之黷私於其親非所謂敬則公理不存而我與天有閒矣何則祭者禮所自出祭之黷則反褻而至於煩亂既非憲天聰明豈可以事神也哉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高宗聞傅說之言自知其失心領神受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自不覺而曰旨哉得味之辭也乃言可佩服而行使爾不良其言則我何由有所聞而見於行觀高宗此言則嗜言而其用力可知矣旨其前而將嗜其後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聞諫心領神受正傅說正君定國之時褊量淺狹者必將自喜其言之售欣豔稱贊不知手舞足蹈謂堯舜之君不過如此君樂於稱贊亦謂天下事若此足矣說非特不稱贊之方且謂知之爲易行之爲難君不可以爲既已知之能事畢矣尚有無窮之工夫其氣甚平其言甚徐王果能信行不以爲難則方信王能合成湯之德期以至難之地待高宗豈淺淺哉至此而說不言乃說之過今之不行則過在王矣責望至此高宗豈可以旨說之言而遽止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

此篇傳說告高宗以聖學之工夫也高宗恭默思道夢賚審象及得傳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望其成就之意切矣說之所以告高宗者有次第首見告之以從諫總百官之後告以治道大體自明王奉若天道以下各有條目高宗嘆其言曰旨哉蓋得其味以爲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矣旨哉有適饜之意說見高宗領略之易恐其行之不力故言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然後高宗慊然若有所失知旨哉之外又有無窮之理在踐履之中將講學以求之乃以腹心之言告說云我舊嘗學于甘盤學未及終一旦舍之而遯循其蹤跡而求之至野而問已入于河至河而問已往于亳蹤迹泯滅終不復顯求甘盤之切爲學之心可知矣趨向定於甘盤乃小成也承續之工以至於大成者可不賴傳說之訓于朕志乎大抵人之爲學未知味之時而失其師視之若輕既知味之後而失其師則如中流之失楫方飢而奪之食方渴而奪之飲高宗之望於傳說所以甚急也自甘盤言之何爲於高宗之學未成而弃去此甘盤之所以爲深挽高宗於有成也使甘盤常在左右則高宗之心有所倚不復有進步之機惟翻然引去高宗皇皇則其進步乃有過人數十等者故周公留召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不曰傳說者蓋發源開端皆甘盤也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高宗求說之訓又設譬以開諭之醴之未成米水而已必得麴糵而後爲醴羹之未和牲牢而已必得鹽梅而後爲美人之一身百理備具親近善人則氣質日趨於善苟無人以成就之不過天地間

一物耳

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

學問之道相需而成有高宗之質而無傳說之教固不可有傳說之言而無高宗之聽亦不可如師弟子之間師有成就學者之心學者有承受教誨之質故謂之交修言教者與學者互相發明誠意相接也高宗謂我期汝以交修之道汝不可以我弗類之故而弃我爾之訓予惟克行也高宗之意蓋舉說前言王忱不艱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爾今高宗謂我能行爾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交修亦有交徧之

意使說左右前後輔翼之義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也傅說恐高宗領略之易而行之不力高宗旣已經歷欲下無窮之工夫傅說於是以聖學無窮之理告之夫人君之求多聞非徒以助言辭爲觀美而已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則學問本爲實用時惟者決然之理也學之於古人之訓乃有所獲有獲者求其實而可用者也人之自恃而不知學古者必謂前言往行古人陳迹耳以兩端推之性理之論古人言之精微而非淺近之說學性理者捨古訓則無所得政事之論古人言之明備而非迂濶之辭學政事者捨古訓則無所得事不師古欲求長世非說之所聞也蓋學問之淵源不可臆說其辭之嚴深見古之不可不學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敷陳爲學之本末源流也遜志者爲學之初必先虛心下氣方可以受天下之善志不遜則與爲學之工夫相背矣自古聖賢爲學無不自遜志而入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即遜志之形容也學者居父兄之側心必虛氣必下洒掃應對之間無一毫傲慢之心徐行後長謂之弟所以去道甚近故爲學當辨其心之升降此心一升則必高傲必滿假而其心已實矣自其心之升則去桀紂之路爲不遠此心一降則必卑遜必退抑而此心始虛矣自其心之降則去堯舜之路爲不遠然所謂降心者非放下之謂謙沖和易學者用力則自見矣旣能遜志又必孜孜不怠以充養而擴大之時敏之務者乃學而時習之之意人之爲學自朝至夕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之流行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苟一時不修則天命不流行矣私心間斷安能時敏哉旣遜志又時敏己之所修進進日益如井之泉愈汲愈來循至日日新又日新之地理之自然來者源源自生之意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志時敏知此理者多持此念者少信能念此如念茲在茲則知所用力然後道聚於其身學者讀聖賢之書聞師友之教豈不欲從事惟不能篤行所以乍出入乍信疑苟信之篤無一毫僞心則所謂允懷也而道積於其躬矣夫道固有之理也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之積況是理浩蕩無窮無極非可以一二而積也是心長存無有間斷則道自然參會貫通聚而不散耳行之不著習之不

察則道自道我自我視道遠而非近散而非積行著習察則人能洪道我所自有者日積一日矣故今日見其淺它日見其深今日見其晦它日見其明非道有淺深晦明之間造道之序也欲識積厥躬之義者當以此意求之

惟斅學半

此交修之義也大抵敎人與受敎者其功各半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之敎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助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自古聖賢著書垂謨載之方冊其敎止及於半其工夫之半學者必自加講求之功故離羣索居固有孤陋之害處師友之間朝夕漸磨亦有倚伏之害蓋全倚師友不自用工其害愈大甘盤所以去之說之言及此亦恐高宗全倚之也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典常也謂當使心長在學内毋使心在學外大抵爲學不可謀利計功當一意向學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斯謂之純苟謂今日所修幾何明日所修幾何安能至罔覺之地惟一意於學不計德之修而其修不自覺夫德修罔覺已幾於大而化之之謂聖矣復使之監于先王者蓋至公無私之理雖聖人不可有一毫自恃之心也學者所以學是理也先王本不能違是理則後人其可以違先王乎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爲學之工已極其至於是時復監于先王乃始可以無過乎自遜志至罔覺爲學之道本末備具德盛仁熟取之左右逢其原縱橫運用自我作古可也殊不知始終爲學之工夫旣深旣至造其成矣苟以先王爲不必監則是心之蔿前之工夫悉不足據一身之中無非愆也傅說論學而以監先王終之所以舉其終身之所用力而得之者置於若無之地而

學問之道備矣無愆德之至難也舜德可謂盛矣皋陶止曰帝德罔愆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廣求賢人布高宗德意於天下也謂高宗果能用工如上所陳說用能敬承上意求賢以共治蓋心旣正然後四體可舉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

高宗能爲前此事業則天下共仰其德此高宗之能事也高宗乃謂皆傅說風化之所及我無與焉以此見高宗已得傅說遜志之道矣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有手足方可以成人有良臣方可以成聖高宗頃
刻不能忘傅說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伊尹在成湯之時居保衡之職輿起我先王而伊
尹自任以天下之重至曰我不能使君爲堯舜其
心愧恥若撻于市辱莫大焉而一夫不獲其所則
引咎歸己以爲我之罪而負君民之責其心至誠
廣大遂能輔佐我成湯至於與天無間所謂至誠
贊天地之化育也夫伊尹之用心如此爾傅說當

明白一心以事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有商之家方
高后未聞行之惟艱之言見天下之理若盡於此
說於是時深恐高宗自止及既聞之乃見天下之
理無窮高宗於是時反恐傅說自止而望之以伊
尹之事前見傅說告之之深此見高宗求之之切
君臣相與於無窮之理交修之至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高宗言我爲萬民之主非得賢者何以治天下深
知不可無賢自揆德薄何以致之然我固不足以
致賢而賢非后亦不能食蓋食土之毛莫非王臣
今凡食土之毛而爲我之臣者尚有君臣之義我

雖德薄無以致汝汝亦繫吾食土之賢者若尚思
君臣之義思食土之毛之意庶幾皆來輔我言君
臣相須之意愈切矣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高宗用力如此及成湯而安民有餘矣而高宗兢
兢然惟恐未能又以望之傅說此其不能自已期
說以交修之義卒相與而至於無終窮也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高宗既已進德尚發交修無窮之說其造理極矣
傅說於此無復可言者但曰對揚天子之休命而
已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
宗肜日高宗之訓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天必待君之過形見暴露然後出災異
以警懼之此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飛潛動
植皆失其宜如是者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至誠與
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應如
是者災異之應常速高宗祭成湯而有飛雉升鼎
耳而雊以高宗之爲君豈其有異蓋高宗恭默思
道夢帝賚予良弼精神與天地相通久矣又繼之

以憲天之功德與天合故於祭祀之間略有過厚飛雉隨而應之此雖高宗近厚之過過於厚亦過也傅說中篇言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巳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惟艱領略警省之次第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於肜祭之間復有過厚之意人之氣質偏於厚處最爲難變乃知行之果惟艱也肜祭者祭之明日又祭在殷曰肜在周曰繹所以祭之明日又祭者古人祭祀誠意純一雖祭罷之後誠意猶不散故於明日又祭又以祭祀養我之誠意如釆蘩詩言僮僮祁祁祭祀時誠意固如此至於歸時又且舒徐和緩正此之謂若常人乍作乍輟何足對越天地哉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欲諫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不敢它求止於一身之中正其所行之事所謂乃訓于王者蓋祖己先大綱自說古先格王遇災異省厥躬之意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義理也謂天監視下民其所主自有常理至公而無私厚薄高下善惡皆合其宜即常理也理無偏全氣有厚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安有一人之不同此理者大哉乾元品物流形無非純粹至善之端初無所謂夭也而受其氣者有不同故或永或不永非天夭之也民於中間自絶其天命耳民有不若德者是不受命也所謂不受命戕賊其情者也及天以罪戾降于其身又不能順而安之小人窮斯濫也不知天既孚命正厥德矣旣字最當看言民雖不聽罪天既有定命無毫釐之差矣乃曰其如我何祖己言之而復嘆乃指高宗而告之曰王所主者止有敬民君職所主在於此耳司字

下得有力司者存之謂也天下之民無非天之胤嗣不可有一毫私心間之於其中而分其踈遠天下之理所以立天下之宜人君順其理稱其宜於大公之中司民之際知天胤之均一典祀而可以豐於昵乎苟有所豐則此心私矣此篇爲雉雊而作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指大公之道以示之蓋大公之道既明高宗已省知其胷中有不合理者矣此古人之善正君者後人謂祖己諷諫不敢直言不知高宗乃從諫之君而祖己與高宗皆已嘗用力者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文王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紂在上為惡日增文王在下修德日盛殷之所以咎周也黎之地近王畿而輔紂為惡者武王不得已而戡之祖伊紂之賢臣見黎之地既為周勝恐懼奔走而告于受奔走有倉皇之意當時上下化紂之惡莫知危亡之至惟祖伊於醉中獨醒恐懼而告西伯非文王乃武王也周國於西是為西伯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

文王為西伯矣孔子序書言始字最有意言始者見周人前此之無心也始咎周者見商之咎人而不自反也天下之理不兩大周日盛商日危文王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天命未絕周無伐商之心今天命已絕周人不容不乘黎商人始知周必伐商是以始咎周以此見周於未乘黎之前文王武王事君之心如此可見周之至德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天子者驚懼之情呼君而告之也天既訖絕我殷家之命殷之賢臣自言天命之已訖則周之受命決矣格人與元龜皆罔敢知吉商之格人非獨祖伊微子之徒皆是也自古觀興衰皆參之以卜格人與元龜並言者乃有道之士至誠如神如元龜之先知也成湯德澤在人神靈在天於後人未嘗無相助之心惟紂驕淫荒戲用以自絕其天命自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兄弟妻子離散無一飯之安其情之拴可知矣又天性迷亂不自虞度不遵上之典法民至於此莫知有君也雖然民之棄商耳何以知天之

棄商民棄之即天棄之也天亦何心於棄商故天棄我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祖伊言之至此有恐傷窘窮之態時日曷喪之謂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之言切矣紂反自嘆息我生豈不有命在天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之後紂乃曰有命在天乎此興亡之道也亡國之君禍患已至目前猶不自悟西伯既戡黎

紂方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眞不知命者也此言之
出其沈湎之甚可知矣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奔告猶冀其可以急救也紂之緩如此反而
嘆曰乃罪多參在上言不可掩也乃何以能責命
于天大抵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爲可耳大人
與天地合其德然後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孔子溫良恭儉讓然後敢謂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夫大人與孔子之責命於天其德蓋與
天相似今紂罪參於上乃敢責命何不思之甚耶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商之亡在卽矣指紂朝夕所爲之功而言之無非
喪亡之事業也人共起而誅戮爾邦矣祖伊言之
至此雖痛哭何可已也商家覆亡指日可待固非
祖伊之言所能救然當時賢人如王子微子箕子
膠鬲可以輔相又賢聖之君六七作其基業日深
矣紂於此有能輔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
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騭而
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周德雖盛
以服事殷又何求也一篇大意當於商始咎周求
之如孔子序書言始咎二字固所以形容周之成

德不得不如此若商臣於周所謂不共戴天之讎
何祖伊之辭無一言及於文武謂祖伊方責之君
不可以責人而反曰之際亦無咎周之辭何也周
將勝商而商人無咎周之言周之至德與所以由
乎大公之理者可想而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四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旣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微子

此書之作深悼宗國之將亡而有志士仁人之意也大抵治亂之分覩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以輔翼其君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而各盡致身之道非得已也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臯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則紂之時可見孔子曰商有三仁爲三仁之意卽此一篇可見矣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自此而下皆微子憂商之亡而議論其所以敗德之故讀此書者不可以忿嫉觀之當深體其憂惻之心則一篇之中無非憂惻之辭乃三仁發言之本心也其者疑而未定之辭或者疑而非斷之辭曰其弗或亂正者商家亂亡之證已昭昭不可掩矣安得尚謂之其且或乎蓋紂之不能治正四方固已決然微子望其君悔過之切冀其一旦豁然開明能治天下故不敢斷然爲已定之辭謂其果不能治四方也

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我祖成湯之爲君致其功烈陳于上世昭然可考今乃沈湎于酒酒之亂德自然亂敗而不知夫沈湎本紂所自爲今微子以君爲心以國爲體雖紂之沈湎如我之沈湎同其設心若是想紂之爲過其心焦然不寧恨弭其過之不早也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祖宗之功參列在上紂沈酗于酒敗厥德于下可謂忝厥祖矣微子深歎之辭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夫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爲之法度以防閑之則邪心不萌如隄以防水則無泛溢之患苟無所維持則貪冒無厭爭鬪無已水決而横流不可禁止矣今商之民無小無大皆爲草竊姦宄而且好之足見其心之無所畏忌而紀綱法度之盡廢也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草竊姦宄小大猶好之卿士師師非度習以成俗亦其宜也非度不合法度之事也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而爲善善之所在何惡於師師惡之所在乃師師相勉是爲惡之力方進也如見人宮室華麗從而師其華麗之類是師師其非度而相則效以爲惡也君臣上下同惡相濟見惡人皆其

臭味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有罪之人反覆匿之使執法者不得以伸其法是以不可恒得蓋犯罪者皆有所倚也倚人君爲惡可以避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避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避罪雖有三尺將奚傚用亂世之象明矣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也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民至於大陵小彊陵弱爭鬬侵奪方且與起以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夫草竊姦宄而至於好非度而至於師師辜

通志堂

罪而至於不可常獲敵讎而至於方興而爲之本原盡出於紂一人之沈湎而敗厥德是以臣下化之紛紛而不可遏可不戒哉

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商之喪亡無日國家宗社泛然而無所止也詩刺幽王謂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痛悼傷悶商室之亡其情如詩人無聊之態言之至此可勝嘆哉

殷遂喪越至于今

微子深嘆商業之大至此遂喪代紂而寒心也是時也孟津之會未成牧野之陣未布何以知商之遂喪蓋微子賢聖之見以紂傲然酒池肉林之間雖擁如林之衆知其理之必亡憂慮之切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

再言之心憂而言複也微子無聊之甚愁悶憂困謂我今如狂疾之人無所復知吾之在家見紂所爲言之不聽不忍坐視如耆耄之人無所致力欲逃于野使耳不聞目不見爾一身若無所措至此已無可柰何矣

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爾父師少師乃無一言教我指示以理之所長使我得爲謀身之計商家萬一顛隕隮墜將如之何

通志堂

徬徨之辭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微子與二人對語獨父師言者賓主相對之言也王子云者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沈酗者紂與上下自墮於昏迷之地所謂自絕也豈天之爲哉乃以爲天毒降災者箕子忠厚愛君之心也蓋沈湎于酒雖紂自爲之而箕子不敢指絕其君歸之於天尚期紂之悔悟也可謂忠厚之至矣紂之歸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則爲長惡不悛之心箕子謂天毒降災則無害其爲愛君之心歸咎於天雖同而其所處則異也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亂亡之證莫切於天下之越名犯分而其終至於
無君父況於耇長舊有位之士其咈而不顧必矣
其弊皆起於畏心之不存始之無所畏終至於無
所或畏雖有當畏者亦不畏也語曰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此心一畏則天命大人聖言無所
不畏矣此心不畏何有於天命大人聖言乎以紂
觀之沈湎于上小大爲姦宄之好卿士有非度之
師小民爲敵讎之興略無一毫畏心其咈耇長與
舊有位之人固宜箕子代紂寒心之辭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古之至嚴者莫嚴於宗廟犧牷牲用所以寓敬神
之意至嚴之中尤當敬重而不可少犯也今商民
乃敢竊食之各相容隱謂其無災則當時之紀綱
法度一切掃地可知矣此舉其大者言之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惟皇上帝昭然在上監觀商民非不明也商民方
且相與朝夕用工者惟結怨是尚聚斂是務多召
敵讎讎斂之行敵讎之召勇於爲之而無怠倦之
意大抵善惡皆有不足之理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召敵讎不怠凶人之不
足也紂爲惡之不息特其機之不轉耳使紂能反

而爲善則兢兢爲堯舜孜孜爲禹亦前日爲惡不
息之力耳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是以天下之多瘠
無所詔告多瘠者困窮之民也君爲不善猶可詔
其左右之大臣大臣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
夫上下俱爲惡如出一人矣瘠雖多何自而詔告
也雖然君者天下之源也紂濁其源臣下安得清
其流乎罪合于一倡之者紂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

王子出迪
此箕子不欲去紂與國存亡之意也志士仁人之
心於此見矣謂商今其將有災乎我當與而受其
敗亡之禍若商果淪亡我終身決不爲人之臣僕
矣然商家不可絕祀告微子若出乃合於道庶商
家有奉祀之人也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箕子謂我舊在帝乙之前嘗言微子可立紂不能
無疑微子之心是我舊日所言今反爲子之害耳
箕子之意尚欲彌縫諫紂回其惡而之善何以知
之箕子謂我之言所以不行者有舊云之疑也微
子之言所以亦不行者亦舊云之刻子也今王子

若逃亡于外則紂腹心之疑已去而我之言無所避忌庶幾可入萬一聽從亦一機也若王子弗出我雖言紂必不聽我亦受害喪亡無日矣欲微子速去以盡此拳拳之意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自靖各謀自安之理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人自靖之道也人能反之於心而安則質之鬼神而無疑所謂自獻也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各反之於心而各得其致身之地何愧於先王哉此箕子所以安於不行遯也此心既安天地神明之理無外於此苟此心未盡指人情以為安反

之於己有所違礙乖戾則欺天地鬼神矣箕子謂我當以身徇國與國為存亡視微子不同也此所謂各行其志而孔子皆以為仁也要之比干為最難自謀所安須識此心之正有一毫之私則安非所安矣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惟十有三年春

序言武王十有一年伐殷經文乃言十有三年先儒謂武王觀兵三年非也使紂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武王觀兵乃與後世僭亂之人同即天命已絕人心已離紂自不可一朝居於位豈待三年而後伐哉以一月戊午與中篇言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觀之可見其同一年之事非序之誤即經文之誤耳一月者孔子序書深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惟定公無正蓋以昭公之喪未歸定公未立舊君之天命已終新君之正朔未告故不書此書一月者亦謂當時殷之正朔已絕周之正朔未頒故只云一月又以見孔子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以正天地之大義也

大會于孟津

大會八百國之諸侯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深見兵為不祥之具也使武王率八百國諸侯及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之人為朝王之行正也乃相率而伐紂豈武王之本心哉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誥嗟爾萬方有衆皆警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推本原而言之也萬物無不自天地而生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曰萬物父母也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一元之氣覆冒初無厚

薄得之全者爲人得之偏者爲萬物也元后又是人之中實有聰明者亶者誠實也非靈之外別有所謂聰明不失此靈耳不過精粹清徹故爲元后元后乃民之父母必思與天地同功輔相裁成贊天地之化育也此雖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攝百王之標準學者通此則六經之義百王之道皆可參貫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推原紂爲惡之本也惡有所本而流派則不一矣紂之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乎天雖在上紂旣不敬謂蒼蒼者塊然之物耳則蠢然無知之民何難於降災爲惡如是方且於惡之中日用其力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紂之惡此心不過於私而已惟其私故但知七尺之軀外此皆壅蔽隔塞所惡者極其惡及其族而後已所愛者極其愛及其世而後已學者欲知仁可於此子細看大抵公則有節私則何節紂全用私心故喜怒皆到極處旣如此但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如賈山言率七國之衆以奉始皇一人猶不足也焚

炙忠良刳剔孕婦天理滅盡人所不忍爲者紂亦爲之矣故皇天從而震怒天本無怒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也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逆命我文王肅將天威以討紂肅將敬將也言天命非敬則不能將肅將乃見得天威若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矣紂之惡在於不敬上天文王之興在於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者天旣以君師之職付之文王使文王已殄伐紂以除害是大勳之集也使文王能化紂使改過亦大勳之集也二者皆未遂所以大勳未集也遂使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者觀紂之所爲於商地也惟受罔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謂安然居處上不思祖宗之業下不思天位之重乃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如人上棟下宇不復思省皆夷居也紂之惡人皆知之但其閑日爲夷居者甚多此乃蹈紂之域而不自知也紂夷居之中犧牲粢盛盡於凶人所盜亦不思有以治之天之覆亡可見矣方曰吾有民有命紂之所謂民不過林林之民紂之

所謂命不過居人上之命民與命非不可恃但紂之所恃乃其虛者耳是以不知懲其侮慢之過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申言天所以立君之職分也天之所以立君師者兼治教之職惟其能助上帝寵綏四方而已言紂之反此也今我更不問有罪與無罪我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之志即天心也蓋武王與天爲一非有所利亦何敢計其有罪與無罪但恭行天罰而已若計有罪無罪便是私心非本志矣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度者有計較錙銖之意何也蓋肅將之舉固一順乎天理然天理又非汗漫無考之謂也密察之工乃所以爲天理之不忒故力之同必度其德德之同必度其時措之宜武王至此足以見將天威之肅也蓋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秤量德義者公也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人心本同紂無以一之故億萬人惟億萬心武王有以一之故三千人惟一心也爲君之理繫於人心而已人心之離獨夫也人心之合天子也商紂之罪已滿盈天命誅之若弗順天其罪與紂均矣大抵公之與私天理之與人欲不外於當爲與不當爲之間紂之惡爲其所不當爲所以爲逆天武王既承天命則當爲也若不往伐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罪豈不與紂同乎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湯所謂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也使武王有一毫愧心必不能對越而爲之矣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

天人之際也武王至此言尚庶幾輔我一人聖人臨事之心也永清四海四海本清而紂汚之伐紂四海即清矣君者四海之源也時哉不可失武王見天已的謂此天時灼不可失正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五

周書

泰誓中第二

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先諸侯而後西土之人所以明尊卑之分至中下篇先及西土者立法自近始也當時八百國諸侯雖以義從三令五申之際尚視諸侯爲友邦未敢以軍法例約束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武王已渡孟津次于河朔而與西土之人立約束也伐紂之時八百國諸侯以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莫不畢會何以獨指西土有衆蓋諸侯雖以義從未敢即行約束遽有君之之意故自西土之衆而誓之至下篇言西土君子亦見武王之不敢自尊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聖賢之言未嘗不精微當朝廷則爲詔誥當祭祀則爲祝冊當用師則爲誓命矢口成言無非此理武王誓師及夫工夫之精微者其所發一也人心本不息如天之行健在用之善與不善耳用之爲善此心固惟日不足用之爲不善此心亦惟日不足知可欲之爲善故思日孜孜凶人戕賊其良心善端或幾乎熄矣猶雞鳴而起孜孜爲利其孰使之然哉深以見此理本未嘗息人誤用其心耳武王亦嘆紂之不足本是一理惜也不用之於善歟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力行者行之有力也

播棄犂老昵比罪人

犂老所當親近者反播棄之罪人所當斥絶者乃昵比之好惡遠近俱相反者紂之心相近與不相近故也犂老者元臣故老有善惡之心望望然去之如微子去之是也罪人者天下之逋逃紂爲之主萃淵藪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也

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人之陷於爲惡而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惟私欲叢長若火燎于原故肆而莫知所禁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然矣此與惟臣欽若惟民從乂不同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此見小人無黨甚明蓋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君子以道義相期所以越宇宙而同心小人本無公心朋聚則相妬而作仇至於脅權以相賊害然小人自相仇滅何以至於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蓋小人既以私而相害則無所復顧必至流毒及民故無

辜者呼天也唐李林甫楊國忠初以利相爲用後亦以利相傾覆初時不過上面三四小人自如此其禍卒延及無辜社稷顛覆生靈塗炭人民怨念之極無所告愬是以呼天大抵爲善至於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於極則穢德亦彰聞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

惟者言愛民者天之本心奉天者君之本職自其源而言也有夏桀弗克若天不順天之本心不盡君之常職也既不知有天安知有民故流毒下國而不恤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之罪浮于

桀矣何以驗之下文列數者是也元良微子也微子紂之庶兄紂既無道至於剝害其庶兄弟之間可知矣聖賢論人之惡多於根本言之蓋於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賊虐諫輔者輔弼大臣之能諫者也謂己有天命認爲己有便見紂之不知天命天命者天下至公之理安可以爲己有乎本原既如此錯後都錯了故做出下面許多事敬雖天之理謂是擎跽曲拳耳何足行乎祭雖禮之聚謂是虛具耳果何益乎私己既甚視民如草芥自然以暴虐爲無傷此四句只是一箇道理只緣根本錯了大抵既萌己有之心則出辭舉足無非私意學者於此當用克己之工爲毋我之學己既無方知天命之精微也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夏王之監惟武王見其切近而不遠若紂則西伯戡黎紂尚不能知况三四百年之夏王乎

天其以予乂民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有以見武王之識天紂天命絶人心離尚責命于天武王天命已歸人心已輔乃不敢斷然必天之以予乂民武王造周蓋在此

語也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武王之夢非常人之夢武王之卜非常人之卜心與天地通合乎幽明通乎鬼神見之明的無一毫不盡彼此相符襲于休祥方敢言戎商之必克亦以見聖人之舉事其圖維周旋如此其詳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天尊地卑其位素定人君有道天下一心以事上固其宜也惟紂天命去之人心離之夷爲獨夫雖有億兆之衆若等夷之人君之之理已絶所以離心離德而武王得以伐之也何者臣無伐君之理

使紂爲君則當以尊卑論旣不謂之君則當以衆寡論紂一人之身雖有彊力何以當天下離散之心紂於億兆之中一人耳豈能獨存武王之臣雖止三千皆同心同德無毫釐之間其與紂臣不相繫屬各自爲心者不同此周所以興也紂之所以亡也是時也友邦冢君西土有衆微盧彭濮罔不咸在武王獨舉十人何耶蓋十人者當世之望經綸開濟之才去武王不遠爲天下之耳目十人心德統同則友邦冢君以下皆同可知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此天下離合之實理也當寡助之際雖骨肉之親且至於自叛則親者若親而實疎當多助之際惟仁人之心皆至於感順則仁人若疎而實親紂之親非不至也無道以固之微子之去亦不能保文武之興海濱之老一旦歸之則仁人反過於親之愛周也人君本源澄徹見親與仁之相去其理誠不在形迹非謂親果不如仁人也徒有親之名則不可倚矣宗族盛大交互相錯無道以屬之猶路人也志士仁人進在朝廷共興治道則通天下爲一體自近及遠由親及疎一德一心豈非親之本乎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天之視聽自於民也天高高而在上民至公之視聽天之聰明也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向有罹紂之過惡者今皆屬于我一人安可不往武王之自任如此當時渴者求飲飢者求食亂者求治皆委身於武王百姓不幸罹紂禍殃之中此過之極也此天命武王端的處武王上畏天下畏民自視以爲不得不往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惟揚者激厲軍士振作其精神也當時八百諸侯與西土之衆莫不同心恐其或怠故曰惟揚以奮

激之今已侵紂之疆界矣非多殺也其所取者不過凶殘此用兵之本意也我武惟揚我伐用張曰揚曰張皆暴顯發揚之意則知武王伐紂之心可以對越天地明著纍白無一毫之歉矣使武王有一毫愧心豈敢揚其武張其伐精神之發越如此乎于湯有光深見聖人之公心不獨見武王心又見湯心武王視湯如一體不以湯周爲兩家也以常情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之讎可也然湯之心即武王之心武王之事即湯之事湯黜夏命武王伐紂一也武王能體湯之心所以見其有光於湯也學者能體武王揚武伐張

之意則孟子浩然之氣曾子之大勇其理明矣何者行有或慊於心則餒此知反者也武王何以揚之張之乎

朂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

武王伐紂無一毫之歉則氣塞乎天地矣何以復誓戒衆士不可謂無足畏寧操持我不能敵之心恐懼憂慼若不能勝者此勝敵之法也學者雖通前後兩段看則此又當涵養其積伏剛以柔養明以晦乃下工夫時也此正曾子大勇之心孟子浩然之氣也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言民害之急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誓言將畢復提起一德一心之說欲其用志不分以成無疆之業何者紂之所以亡離心離德也周之所以興同心同德也前既曰惟一心又曰同心同德此復曰一德一心恐人心無常散失而不知勉也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

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厥明巡師而明誓師行之誓也巡而誓之猶提耳而告之也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天道甚顯初無容心但因其類而彰之耳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類相從也又非作一善天隨而降之祥作一不善天隨而降之殃聲氣相感祥自從善殃自從惡天於其上司其道而已顧諟天之明命湯見天之明也天有顯道武王見天之明也不知天者見天於恍惚眇茫之中不可致詰蓋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五常者綱維人心之道也一有慢心則爲狎侮武王推紂之惡其本原在於狎侮也夫五常日用不可缺者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森然在天下當尊之畏之心有度事有則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爲人所不爲矣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見狎侮爲衆惡之原也天下之理對立有存必有亡有死必有生五常者人恃以爲生以爲存

者背其所生則入於死失其所存則入於亡矣所
以狎侮五常者又原於荒怠弗敬也
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
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
帝弗順祝降時喪
自絶于天自絶者天未不絶人人自絶於天耳結
怨于民結者言其非一惡盤結于人心也斮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紂至此天理已消盡矣人所不
敢爲者紂皆爲之作威殺戮作者作之有力也毒
痡四海者其毒遠及於四海也姦回之人非所當

崇信紂終日由於小人之路與姦回之人心同氣
協故崇信之師保者不順己而相禁制者宜其放
黜也典刑者與己異而相束縛者宜其屏棄也正
士箕子也箕子有愛君之心又有太師之尊至於
囚而爲奴隸可見其無忌憚矣郊祭天社祭地宗
廟所以報本反始也紂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
中不知祖宗心無所用惟知作奇技淫巧以悅婦
人蓋心既不用於郊社宗廟惟恐技之不奇巧之
不淫耳上帝不順所謂不順者天之於人君猶父
之於子豈有不愛但人君作惡與天道旣背不得
而順之也祝降時喪祝者斷也天用是斷然降是

喪亡於紂逆天者亡也公羊言子路死孔子曰天
祝予何休注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至於臨利害之際又不得不戒臨事之時初心易
失方紂之爲惡夫人將一心以奉天討苟當殭敵
在前有畏怯之心亦是失初心苟見貨之多欲有
所圖亦是失初心見他人獲首虜之多而肆其殺
戮亦是失初心三者雖皆無之苟說是我欲伐紂
亦非初心當於孜孜二字及恭字觀之孜孜者承
續而不間也恭者收斂而不散也西土君子與亂
臣十人固不望此而八百國之衆不得不丁寧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古人有言非武王之言也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
撫我者即以之爲后虐我者即以之爲讎則君臣
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
之君撫我者乃爲君之職虐我者則於君職反矣
反乎君職則是讎也撫與虐爲對后與讎爲對古
人於君之義指其對立之理而言之非於民之義
而發也況撫者后之道虐者讎之事也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以登乃辟

紂天命已絶人心已去一獨夫耳方擁虚位大作其威於民乃汝之世雖人君政令或有不善以及于民安可即讎其君君天也天可讎乎世讎之言因獨夫而發也自古人有言以下辭旨峻厲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霡霂而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疾風轟之以迅雷凌厲震動而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樹德必務其滋長至於比屋可封之域除惡只務其本殲厥渠魁殄殲乃讎而已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而成其大功祭祀思敬軍旅思嚴衆士當勉進其果毅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果毅者軍旅之主也如此則

可以成乃君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以賞罰警衆士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嘆息而言我周受命之本也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與堯之光宅天下舜之重華一也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耳西土者所治之地近而尤顯光華所自發也文王之德既如此惟我有周所以大受多方文王盛德之光華武王繼之甚難故常有不自堅之心文王仰無愧俯無怍實有克受之道若受勝我非文王德不至乃我不善繼耳觀此可以知武王之毋必毋我也以武王伐紂尚以紂對言予克受受克予可謂毋必矣以文考爲言不敢歸之於己可謂毋我矣苟以爲可必而萌有我之心即非天心非天心則非天討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六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周車乘之數也虎賁三百人左右衛士武夫也如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以趨者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實從之止云戎車三百兩者記其實也蓋八百諸侯雖同伐而牧野之陣受約束而戰者惟西土之人獨當其危耳

時甲子昧爽

紂與武王兩軍相向之時也甲子昧爽武王之師

已先一日而陳何以知之後言癸亥陳于商郊至甲子紂始率如林之衆與之戰耳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抵誓師有誓於軍中者有誓於軍門之外者有交刃而誓者故司馬法曰三王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武王此誓以交刃而誓也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所謂黃鉞白旄左杖右秉不必深求舊說左手杖鉞示無事於殺右手秉旄示有事於敎亦近於過

但杖鉞秉旄武王自臨戰陣與士卒同勞苦以鉞與旄指麾三軍之耳目耳

逖矣西土之人

觀此言至誠惻怛不敢自安士卒聞之其冒矢石之勞忘霜露之苦必矣春秋時楚莊伐蕭軍人多寒王廵撫之皆如挾纊楚王豈能養其誠心於未戰之先一時慰勞尚如挾纊況武王至誠惻怛養之有素西土之人其如何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三卿也春秋昭公四年叔孫穆子賜路使三官書之季孫爲司徒實書名叔孫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用見司

徒司馬司空爲諸侯之三卿明矣武王旣受天命行天罰而紂尚拱虛位故不敢行天子之事止用三卿聖人於君臣之分毫釐有所必計湯用玄牡之意也

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武王臨陣誓不止於西土小大遠近諸國皆誓之也當時歸武王者八百國何止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序書之法舉遠而知近舉小而知大舉微而知著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言軍威各當稱其物嚴整精神以聽予一人之誓
命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此天地易位古今之大變也天地之中各有定位
君倡而臣和男外而女内夫行而婦隨皆不可易
者牝雞至於司晨陰陽謬戾則一家之索可知矣
言天本無心紂先自易其位故天從而易之耳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
尊有常尊紂昏棄厥肆祀弗荅是不能尊其常尊
也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親有常親紂昏棄王父母弟是不能親其常親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
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皆所謂易位也乃男内而女外婦倡而夫隨小人
在位君子在野也是以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恭非拳曲之恭也聖人之恭臨事之際義理密察
法制森嚴武王之所謂恭行天罰者軍律之嚴整
者是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六步七步坐作進退也四伐五伐攻刺擊戰也六
步七步乃止而齊聖人之師坐作進退紀律如此
後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其紀律安在哉
夫子勗哉
勗者勉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而齊所謂齊者非
謂刺擊至于四五六七又止而齊也如此則動有
所礙矣軍陣之間形勢高下敵情艱險皆不可知
拘於止齊亦豈聖人之法乎周禮大司馬伍兩卒
旅各有其長使止齊者使其步伍之長各自止其
止自齊其齊故當戰亦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

一人百將一指足以見武王之恭行天罰其不妄
侵掠可知矣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桓桓者師直爲壯之意不直則餒安能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哉武王無一毫愧心所謂對越在天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
于爾躬有戮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奔於我者不當殺之以勞
役西土之人但取彼凶殘而已勗哉夫子爾所不
勗其于爾躬有戮者前篇言誓師繁簡見風氣之
變此又見武王於風氣變換之餘能還其厚於巳

薄也當舜之時言罰弗及嗣啓伐有扈度德不如於法之外增一言曰予則孥戮汝戮固非盡殺言累及妻孥耳至湯伐桀亦言予則孥戮汝武王伐紂泰誓止言不迪有顯戮此言其于爾躬有戮忠厚之象復還於古見聖人於世變風移又能厚其已薄於數百年之下也非湯之德不如武王武王上承太王王季文王積累之深而民心薰蒸之久也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武成

觀武成一篇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

摹以至公大義取之以明法成理定之後世之君亦有乘機會赴事功而取天下者如秦皇隋文晉武得天下未幾或以奢侈亡或以叢脞亡或以委靡亡取之無其義而又無以定之也往伐者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時歸獸者歸馬放牛之時識其政事者列爵分土之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旁死魄初二日也明生而魄死旁近也古者以事繫日此特紀於魄者古史欲爲萬世之計日者在天常著之象曆久而必差所以堯典史官以星紀事曆或有差日與星無或差之理此聖賢經遠之

慮也大抵出師必先期一日整辦軍容初三日將往伐商則初二日正整軍之日止書一月壬辰其下不書事者見武王素辦不待臨時所謂師出而人不知也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翼日壬辰之次日也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初三日也王方自商歸鎬京見武王數十日之間留於商邑整治規摹撫摩人民凡周家之政皆在於此乃偃武修文者兵端不起於武王應之而已所以平定即偃武也豈如唐太宗逆

東之役哉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示天下不復事武之意然牛馬非盡歸放也所謂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軍賦之法自不可廢但歸放當時伐紂之役所與調者耳使武王盡歸馬放牛則異時四征弗庭以至管蔡之誅將何所用如後世蕭俛段文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吾示之一字有意但示不復用兵之意於天下武王至此示生意於天下所謂天地之大德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與舜歸格于藝祖同意舜巡狩而歸苟有一諸侯

不順一土地不治舜之心如何哉武王伐紂苟有
一毫不盡豈能對越在天天下諸侯皆駿奔走執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王伐紂非武王之事乃天地山川有責於我我
盡其責至于功成乃大告於天地山川耳又以見
武王之心與天地神明爲一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諸侯至此皆洗心滌慮於武王而受命然諸侯受
命于周其理易見武王之受命于天無聲臭之可
聞武王於何受之學者所當思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謂伐紂非己之能自公劉太王王季篤前烈
基王迹勤王家建之啓之有自來矣太王王季稱
王者追王之也文王能成其勳大受天命以撫綏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非於大用力而小
用德也文王地止百里甲兵不多力亦有限獨德
爲有餘固不以力加人亦未嘗以德而求人之懷
也德之所施各稱其宜於大邦自見其德威之可
畏於小邦自見其同仁之可懷而已惟九年大統
未集猶曰大勳未集也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我小
子何所爲其承祖父之志耳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聖人心與天地神明爲一莫非一理在上則爲天
在下則爲地其流通則爲川其停峙則爲山其亶
聰明則爲君實一理耳故黙與天地神明相爲賓
主相爲酬酢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武王不敢自居皆歸於祖故自稱有道曾孫承祖
宗之志將以大正商之不正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

輔相天地贊其化育撫摩人民此君職也紂則反
是天物當贊育也而暴殄之烝民當撫摩也而害
虐之乃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如言天下之惡皆
歸焉大抵水流濕火就燥紂爲惡之主故天下之
惡皆於紂而聚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命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則盡天地之心者惟其既
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暴亂之封略

謂伐紂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俾者使也華夏蠻貊庸蜀羌髳之類也恭天成命謂天已成誅紂之命已成之命言天斷欲誅紂也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既以此安士女之心士女亦以此昭武王之心上言祭祀此言民歸人君民神之主民歸神亦歸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其士女篚厥玄黃即天休之震動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聖人與神明貫通故臨之若在上質之若同體言以濟兆民見武王代紂我無與焉可以見武王之心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先時後時皆非俟天休命必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然後往伐所謂俟天休命也若先時而動乃武王私意之動耳
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當時止逋逃之人與紂俱生死耳其餘人心皆歸武王故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之兵前自殺其後逋逃之人血流漂杵孟子言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孔子定書而存此語聖人於書達觀大義不謂有此一語能害天地曰生之大德而當時實事亦不可沒也如春陽時和氣周徧間有雨雹豈害其爲春孟子當殺人盈城殺人盈野之時恐時君或以藉口故於其原而止遏之
一戎衣天下大定
戎衣一衣天下即定矣
乃反商政政由舊
武王不别創爲周政也止反商之舊政使天下復見六七作之君之政令而已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此天地重開之意也箕子之賢紂反囚之武王則與之釋比干之忠紂反殺之武王則封其墓商容亦賢人也表其閭巷以旌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財在天下本流通之物粟在天下本養人之具下之供上九貢九職自有常數紂私爲已有聚之於鹿臺積之於鉅橋武王散之發之使流通養人者各復其當然耳先儒或謂武王以此結天下之心是以利心量武王也利者天下之利紂以私意聚

之武王以公心散之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自然之理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武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大相維在外之政也三代以前疆理之政明一夫受田百畝小大貴賤各有定分不可兼并聚斂掊尅止紂一人控天下之樞故其惡熾自阡陌既開彊家大族自相吞奪始田侯田宅侯宅天下不知其幾紂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此在內之政也用人當盡用賢者蓋天工人代非

賢安可至於位事則各隨其能大抵賢人不比聖人事事能之或有能此而不能彼者必因其有是能則任以是職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五教者五常之教也食者衣食足而後知禮節也喪者慎終追遠之義也祭者報本反始之義也惟於此三事教之者皆良心之所自發也王者之治不過教養而已武王至此夫何爲哉有信者則惇之有義者則明之有德者則崇之有功者則報之使萬物各得其所垂拱而天下自治可以見武王

能還唐虞風俗於千載之下夫相去既數百年氣象不同矣而終篇一語堯舜無爲之治乃怳然而若存耶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上三語所以撥天下之亂下一語所以反天下之正勝殷殺受乃應天順人爲革命之舉此至大之事箕子不過區區囚奴以之歸作洪範似與上兩句輕重不同何以對言之以迹而論固有間以理而論革命之舉固欲除天下之大害箕子之訪又欲傳天下之大法其事之重一也孔子序書與春秋同筆

武王勝殷殺受孔安國曰不殺而放紂自焚也若有所解釋掩蔽誠爲忠厚然不知孔子之筆自有易直正大之體聖人無心因其所遇春生秋殺各行其時耳以箕子歸以之一字不可不深求也箕子與微子比干言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是無歸周之意矣書以箕子歸見箕子之心不歸周以箕子歸者武王也涵詠武王勝殷殺受一語洪範一篇可以默論涵詠以箕子歸一語微子一篇可以默論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欲遺百王之範未嘗渝其不歸周之意而又不得而不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見箕子不忘商之意商以年爲祀箕子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義不爲異代之臣矣道統在身不得不爲武王陳洪範故以年爲祀又見聖賢於君臣之際毫釐不忘武王不敢嫌也王訪于箕子不敢屈而致也武王之尊德樂道如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者武王不敢輕其言又嗟嘆以發之惟天所以

默相下民使之和合各得其居上棟下宇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者是孰使之然哉人君代天理物輔相裁成之責甚重而我不知彝倫之所由敘苟不知彝倫攸敘輔相裁成何賴焉武王天命已定乃自視君職之缺然如湯既克夏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輯寧者相協之謂聖人相傳之心一也君職在焉曰未知曰不知所以無愧於君職也且武王豈眞不知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道統已在況親得之於文王之正傳又有周公爲之左右輔相安有不知觀其言曰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苟其習不察行不著將以下民爲自生自養
烏知天之陰騭者哉武王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
大抵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統則一其間節目
必有本原所以堯舜禹曰若稽古傅說告高宗曰
學于古訓而商王必證於箕子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彜倫攸斁

乃者有紬繹之意蓋箕子亦得於遺言大訓老師
宿儒非能以臆說也武王不敢輕問箕子不敢輕
說兩云乃言洪範大體可見矣箕子欲言九疇先
於根本推之洪水之害正當疏通鯀反陻塞之故

汨陳其五行水者五行之一水陻而五行皆汨見
五行同一源也汨其一則五者皆失其性矣帝乃
震怒見帝本無怒鯀自汨陳其五行乃從而震怒
之不與洪範九疇彜倫攸斁堯舜之時法度彰禮
樂著彜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謂鯀自汨
一身之五行自斁一身之彜倫如草木發生一枝
一葉之間又自有陰陽也於本根何傷哉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殛鯀用禹者舜也今但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見
舜由其理之當然當時所爲皆有天下而不與之
意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彜倫攸敘

前必先言鯀汨陳五行然後不畀洪範九疇至於
言禹但云禹乃嗣興天即以洪範九疇錫之中間
工夫所以異於汨陳者不復指名何也此所謂天
本非在外九疇彜倫自有常敘不可加一毫人爲
於其間鯀作爲而汨陳之所以攸斁禹行其所無
事自然攸敘

初一曰五行

太極動而爲陰陽陰陽布而爲五行五行上既有
陰陽陰陽上又有太極何以即言初一曰五行當
深究之萬物無不有初未嘗息也故謂之五行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五事貌言視聽思也五者當敬而用之以敬爲主
曰五事者言人當從事於此也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協和也八政在人者五紀在天者先八政而後五
紀者見君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者極之體由其大則中可見正其中則大可有
謂皇極之道布在天下本無虧欠必又得人君建

立其極如論語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次六曰乂用三德

三德者皇極之用時中之道也出而爲治又當以剛柔正直之三德權其時而用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已無疑可以稽考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見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苟泰然以爲無疑可稽卽非所謂皇極矣明者明白洞達不蓄疑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證之於天念者此心之不忘也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此者用五福以勸之背此者用六極以威之此善惡殃慶之理而聖人財成輔相之道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以下皆天地之數也五行無物不有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五行本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自然之用也不可移易聚於物發於聲疑於味皆自然也當思其所以然者

二五事

五事形色天性也聖學精微所當從事於此者故謂之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人君之動容貌天下視之以向背也言者王言惟作命惟口出好興戎天下視之以從違也故先之至於視聽有物然後能視有言然後能聽故次之思則五事之主也孔子告顏淵之目先視聽而此則先貌言蓋顏子爲己之學舉目皆用工之地也故視聽爲先此乃人君先天下之道故貌言不得不先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此形色天性之美也謂之曰者本然之體非有所待如水曰潤下之類也有貌則有恭貌本恭不恭則非所謂貌矣餘亦然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改爲曰作用工之地各由其本然而修之以成德也雖待於用工亦因其自然之理故恭之所作其德爲肅不可以作乂餘莫不然其體用與五行一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聖人於衣食稍足之時即有以教之所以食貨之
後繼之以祀祀者教之祭祀使之報本反始而敬
其所自出古者立國則先宗廟作服則先祭服作
器則先祭器皆此意也司空者度地以居民既得
其居設司徒以教之非至此而始教也教祀之時
已發其本然之心矣司徒又教以禮樂射御書數
委曲纖悉也六曰司寇有不率教者方從而刑治
之司寇以上所謂內治七曰賓八曰師所謂外治
賓客之好賓則盡之兵伐之事師則盡之外治不
過此二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所以統月月所以統日日者星辰之大曆數則
步占之以敬授人時此五紀之常道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龜山謂極其大則中可求正其中則大可有皇極
之道固不爲堯存而桀亡然非人君有以建之則
能者順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何以各歸其
極惟人君建其極於上故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民始均得矣福非外求只皇極之道便是所
以斂所以敷不可不詳味也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人君萬民之取中者使一人不得于中人君之職

即有所虧庶民皆歸于極乃庶民錫汝人君以保
極也錫者上下之通稱如師錫帝曰禹錫元圭皆
下錫上之謂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民言其在下者人言其在上者如皐陶既言知人
又言安民也淫朋之惡易見至於比德苟相比爲
善何以不可蓋比則私也雖爲善而即非皇極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所謂不以一己爲親而以理爲親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雖不合于中儻不至於罹其凶咎者亦當大受之

而康而色
和其顏色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民有言我所好在德者汝即當錫之以福非謂錫
之爵祿土田凡使之歸極復其固有即錫福之謂
也如此則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然則聖人亦費委
曲成就之力邪非聖人之有心皇極之道自當爾
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
其昌
煢獨之人易以虐之謂懦弱而不能自彊者高明

之人易以畏之謂過中者中庸賢者過之之謂如煢獨之人以爲不足録高明之人以爲不可教則是遷就避會非皇極之道矣凡人有能有爲即使之陳其所行以獲用於上如此則邦日至於昌盛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純正之人既道德純備方進進充實斯人也汝若不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天之生先知先覺蓋欲其覺後知後覺也若不置於人上是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正人既不用則時人必受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儻無好德之人君彊錫以福其作汝用咎如後世人君以爲君有廣大包容之道不別君子小人兼包并容及其後也薰蕕雜處賢否混淆非獨彼有罪咎亦我自作其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三曰遵者用工之地也雖云無偏無陂無作好無作惡又必遵王義遵王道遵王路正孔子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之意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不必分别反覆吟咏皇極爾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會如會聚之會皇極之衆理惟先有所會然後能有所歸歸如歸宿之歸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自此而下箕子再言皇極之道謂此彝此訓非我所自作乃帝之訓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

庶民不可視爲空言必當循習踐履此訓可也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不言近皇極而言近天子之光者天子既建極則天子即皇極也復初九不遠復二即言以下仁也蓋克己復禮爲仁初既能復禮即仁矣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爲民所極者皇極之道備於此矣言天子職分如此

六三德

上所言者大中之體至此言大中之用所謂時措之宜觀時會通之義也人皆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所以用剛柔者乃欲民歸於中也正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言皇極本體然也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言皇極之用然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平康之時則循其自然行其所無事以正直之道治之至於彊弗友謂暴很而不能從者則以刑法治之燮友謂順從其攻治者則以爵賞旌勸之大抵世變道降有彊弗友之人則有順從攻教之人天下之理當對立有逆則有順有向則有背若平

康之時則孰爲彊孰爲燮也沈潛者深沈重厚之人所少者發揚蹈厲故當以剛勝高明者有材之人所少者小心遜志故當以柔勝上二句治之也下二句教之也人君兼治教二事彊弗友之人當以剛治之燮友之人當以柔治之沈潛重厚之人從而教之以剛高明有材之人從而教之以柔皆欲其歸於中也後世不識所謂中者往往於臨事之時至於膠固而不知權權者非中之外別有權也未可與權是不中也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中者天下之大本人君者亦天下之本福威玉食當出於君苟又出於臣是二本也二本則非中亦非權矣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小而卿大夫則害于家大而人君則害于國在野之人則側頗僻以至於植黨懷私下而庶民則僭忒而至於心流志蕩矣

七稽疑

皇極既敷衆理皆備人君至此若無疑可稽方且稽之於龜筮者聖人公天下爲一體不以一身之

無疑遂謂無事可稽見工夫之無窮也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必曰擇者聖人之占卜與後世異聖人占卜假蓍龜以寓其神蓍龜者至公無私之物必擇卜筮之人其至公無私與之無間然後可以通乎蓍龜惟能如此然後乃命卜筮曰雨其兆如雨曰霽其兆如雨之霽曰蒙其兆陰闇曰驛其兆絡繹不連屬曰克其兆交錯曰貞內卦也曰悔外卦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則用五者占則用內外二卦衍忒謂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皆有定體至於定體之外有差忒
者卜筮人當推衍之
立時人作卜筮
謂必立是人作卜筮之官以其處心之公燭理之
明故能推詳吉凶苟非是人差忒之際安能衍乎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有至公無私之人爲卜筮之官然後可以從二人
之言若非其人言雖同其可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
大疑如盤庚之遷都成王之誅管蔡是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天下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所謂大同者無
一事之不該無一理之不順無一處之不合也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自然流慶無窮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又於下一等言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逆其事亦吉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
所在也然於三從之中必龜筮皆從乃可蓋龜筮
無心之物既已皆從它雖有逆卿士庶民或者別
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

台獨卿士庶民懷居而不肯遷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與周公管蔡之事同當時成王未知民亦罔不
反曰艱大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其事
終於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人君洗心滌慮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
龜與筮皆從庶幾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若龜
從而筮不從必其尚有未盡者故作內吉如祭祀
之事則可作外凶如征伐之事則不可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謂卿士庶民皆從汝又自從獨龜筮二物不從若
不必拘於枯莖朽骨矣古人卜筮不與後世同龜
筮之不同則是揆之於理有所未當人已雖從終
未免於人爲守常則吉一有所動作則凶此義此
理至精至微天下舉以爲然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皇極之道可謂完備無偏倚矣又察於至明驗於
至微自曰雨至曰時天象森列至明可見庶草蕃
廡微細之草尚至於茂盛則其它必無差忒一極

備凶一極無凶謂一者備極過多一者極無不至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肅時雨若者肅謂收斂無散漫故時雨若乂時暘若者乂謂明辨故時暘若哲者不闇昧故時燠若謀者深治故時寒若聖者鼓舞動盪故時風若各以其類應也爲於此則彼必應人君之氣即天地之氣若鼓之應桴響之從聲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忒顛倒則恒雨若躁急則恒暘若逸豫則恒燠若迫切則恒寒若蒙闇則恒風若以蒙視聖不啻如千萬里之遠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工故易言蒙以養正聖功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功有統紀治功亦有統體前所言天之應也此所言人之爲也謂王之職如歲之統十二月王在上爲百官之統必當省察其所以與歲同者卿士惟月各爲其屬之長師尹惟日又統十二辰歲月日時無易上下各安其職則百穀自然成治自然明俊民自然章國家自然平康苟日月歲時旣易上下各踰其位則百穀遂不成治遂不明俊民遂微所謂邦無道卷而懷之國家遂不寧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庶民陳列在下如衆星森布在上星有好風好雨之不同庶民亦有嗜慾之不同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自有統體若不可有所徇而經箕多風離畢多雨及及於從星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統體而忽然不從民欲乎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皇極至此已備人君垂拱無爲而已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非自外至所謂凶短折疾與憂貧惡弱咸其自取順天下之理者自與福會拂天下之理者自與極會聖人建極於上如天正一元之氣而舉世之人自以向背而吉凶者何可齊也五福不言貴者在外之物也弱何以與六極之數蓋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自彊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

無力者耳故特以弱立於六極之終大抵爲善主
於剛萬惡之源主於弱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八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
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既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舟車所至霜露所墜
莫不來王曰通道者王化流行至於無外其道自通
非求通之以爲遠畧也曰遂者紂在上周之化有所
限惟克商故化遂行而道遂通也西旅厎貢厥獒貢
其土之所有非以獒爲異而特貢也太保即作旅獒
召公之意深矣武王固嘗歸馬放牛驅虎豹犀象而
遠之至此豈爲珍禽奇獸所惑太保所以勤勤致戒
者恐武王於所已知已能輕忽之心或生大抵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苟不警戒此心必怠則歸馬
放牛與納獒至相近惟警戒日新則聖德日進無疆矣
況創業之君苟有一毫之失則非所以垂統於後其後
世之君即有丘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安得不戒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明王謹德旅獒一篇綱目也四夷所以咸賓者正
以明王能謹其德耳謹德者百聖心傳之妙堯之
允恭舜之惟帝其難禹之克艱厥后湯之慄慄危
懼皆謹德之工也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遠邇供貢帝王一統之分也作貢制貢其義精詳
遠人來享在所作所制之外者惟服食器用宗廟
朝廷賓客所當用者則受之外此則不受蓋謂謹
德所以致其貢若因方物之至而納玩好之物則
生荒怠之心而失始初謹德之意矣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
聖人公天下以為心天下之物與天下之人共之
非如秦皇以四海獨奉一身也然至公大同必文
理密察自有差等又非如夷子之二本而為無差

等之愛也凡遠方所貢方物王必分賜異姓之邦
但昭德之致耳如成王賜肅謹矢于陳是也無替
厥服者使之因邦賜之義思所服者何事而敬守
王度也寶玉則分于伯父叔父之國時庸展親親
之意如晉之寶玉大弓是也親疎之所以不同蓋
一視同仁之道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均是物也德之存否異焉其義在德而不在物故
不使物易其德必當有德以將之使誠意寓於物
之中異姓同姓因物以見聖人之德不為珍異所
易故桀紂以是物分人人止見其物堯舜以是物

分人人皆見其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
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
以道寧言以道接
聖賢之言體統具舉本末完備非如後世人臣諫
一事止於一事言之無力聽之不切而意味亦短
太保欲言武王受獒而自狎侮言之大凡狎侮之
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
或未必免狎侮之病病有粗有細有難見者有易
見者粗者不過固滯於物其理易見細者則下視
一世謂天下之事在我來則漫應之此為難見狎

侮君子君子豈能為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
然而去之矣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驅於君上之
威不得不從然心之所不服豈能盡其力哉不役
耳目百度惟貞人之一身心之官為主內不能有
所主而徇其外則為耳目所役而百度安得而貞
貞者虛心無物之謂也隋煬帝役於聲樂心止在
於聲樂漢武帝役於宮室心止在於宮室其它無
不懈弛人君者萬化之本原也本原定於至正念
慮無一毫之失然後不為耳目所役而百度自歸
于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即狎侮之害也動侮人
之念者必謂我姑如是心本不然殊不知此心之

發敬乎不敬乎彼之所喪甚小我之所喪甚大矣志者氣之帥也玩物則志喪志通天地貫金石徹古今苟玩於物安有所謂志盡私意耳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用工存養之地也志以道寧如孟子所謂持其志之意以道寧者非外有所謂道即所謂勿助長也言以道接天下之言散漫如此儻不以道接何以知其淫邪故於志言寧言言接道非自外求而至以此理寧之以此理接之而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天下之物有限人之精神亦有限不作於此則作於彼不貴於此則貴於彼無益既不作則必於有益而用工有益者固所以爲功也異物既不貴則必於用物而加意用物者固足民之實也蓋志既以道寧言既以道接行其無事胷中純一理之所宜心之所安當爲當捨各歸其分無益非勉彊於不作異物非有意於不貴揆諸理既背遌諸心自不相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人物自然之理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自古中國所以不能服遠者不過貪而已曹丕求明珠而孫權不服周穆求白狼白鹿而方物不至惟不寶遠物則識賢者之門庭趣味乃可寶之眞者天下之理固消長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此明王謹德之工夫也早夜罔或不勤罔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勤也暫有止息則非謹德矣苟健而無息源泉混混不捨晝夜耳目之私何由而移玩好之物何間可乘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不矜細行精密體察之工夫也矜者矜持之矜不矜者甚細終累者甚大不矜者在於行終累者在於德必也一嚬一笑一動一作至纖至悉精體密

察蓋行之細者易於忽忽而放過則離心之本體本體既離豈不爲大德之累

爲山九仭功虧一簣

聖人之用力無有止時一簣之未至尤易以虧召公之言至此尤切武王受文王之教以聖德復受天命九夷八蠻皆來賓服王業巍巍如此可謂爲山至於九仭矣然天下之事滿則必傾武王必常保持此心當此之際一毫不察即亢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足常不已雖至於堯舜猶有不足之意當爲之事何時而已一簣未盡之工夫常在非謂止少一簣加之而足愈爲而工夫愈有聖人

之心常若一簣未盡蓋王業則有成聖人之心未嘗有成也

允迪玆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觀允迪之語見聖賢之言非如後世姑言之而已謂信能行玆生民方獲保其居而可以世其王業人君萬化之原一毫不盡生民即墜于塗炭即非所以創業垂統爲可繼之道一人之所繫而體統之相關如此也以武王之聖召公作書猶警戒如此學者以眇然之身應方來之務可不服膺是訓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天命所在壽夭短長皆有定數武王之疾周公聖人也豈不知天命而欲以身代其死謂周公出於一時忠愛不暇顧理者非也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莫之爲而爲周公之聖誠意不已亦莫之爲而爲故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公之欲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豈欺二公而自卜以爲己功乎以周公爲親賢惟周公當任此事揆之臣子之義不然謂死生人之所難惟周公能處此而二公不能與本文亦不協也書文甚明學者不察耳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觀公乃自以爲功與爲三壇同墠則可知矣大王王季文王去武王未遠當在昭穆之數則禱在宗廟何必爲壇墠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周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禱於宗廟而自禱

也如二公之請則動朝廷之禮禱之宗廟驚動上下而武王之病革矣以先王之心體之豈不戚乎珪璧者所以禮神冊祝者今祝板之類周公誠意盡寓於此元孫某武王也周公對神當稱其名此書作於成王之時周人以諱事神故避其名也常人節宣衛養不得其道故疾皆自致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成其虐害之疾耳丕子元子也武王爲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

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
周公自思其它皆與武王同惟材之與藝恐猶多
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予仁若考者與聖
人同也求其實多者惟材藝耳此公之實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
此武王之職也武王既受命于帝庭而能敷佑四
方又能定爾子孫于地下至於四方之民罔不祗
畏可不延其命使終其職乎下地指當世而言自
天視之則爲下也周公之禱不言武王但言子孫
及四方之民存吾順事没吾寧也武王命之長短

順受其正何禱之有禱者非武王畏死亦非周公
畏武王之死武王一身乃周家社稷人民所繫此
爲天下萬世人民禱也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非與三王爲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爾
之許我則以璧與珪歸待爾之命爾不許我則屏
璧與珪謂不復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
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非三卜也三王之前皆有一龜卜之皆吉龜三而
吉一故曰一習吉卜不習吉與此不同及見其書
亦并是吉并者大同之謂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
翼日乃瘳
公曰觀此體王其罔害命可延矣我小子新受命
於三王言再得永其年以圖終其業茲可待武王
之疾瘳能念予一人矣納册于匱中國家之常典
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褻既畢則藏之非
周公特藏之留爲後來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
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此已後史官記周公之始末合其流言之本爲一
篇管蔡及羣弟流言於國非周公待之不至由其
貪禀卑下以小人之心量聖人實有所不諭也四
凶在堯朝不聞其惡至舜時乃露管蔡在武王時
不聞其變至周公時乃動蓋其貪禀卑下遇事則
發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見周公之不得已
也舜之待象周公之待管蔡其事雖異其心則一

何者衆欲害舜不過舜之一身耳當成王之幼安危之機正決於此事關社稷豈得不誅故舜之不藏怒宿怨與周公用辟一也周公居東二年方是時内而王幼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所恃而敢出征至于二年之久見周之十亂尚有如二公可以委付内事如周公之在左右也古者羅列賢士尊敬舊德正爲此時也況成王童蒙流言方揺其心未免疑惑苟無二公則未必不信讒而咎周公公安得二年安然而居東蓋二公其間調護之力也後世秉權之臣安敢頃刻而去君側舉足左右事變反覆曾不旋踵其故何哉周公之權至於攝政

可謂重矣一旦東征之出畧無遲疑居東二年君與同列無間可開至公之心權勢之際本無適莫而流言之變猶不免所居之難蓋如此也至於作鴟鴞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誚公所謂未敢者即改悔之根本也觀豳風之詩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謂之朝廷則非特成王不知二公亦不知矣二公非不知周公也成王方在未敢之時可以此可以彼使二公一旦迫之從則幸不從則不可繼矣大抵人君苟有未敢之意且當培養更厚待其一旦翻然自悔悟可也周大夫之刺亦不爲過成王未知周公則二公豈得爲知周公哉成王知則二公始爲知周公矣此君臣一體之義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成王之心方將悔悟天即變動王與大夫盡弁將卜以求天變故開金縢之匱偶見周公代武王之説且周公之卜成王固不知二公何爲不知哉以爲二公固知之欲因卜使成王開此書以爲公自解之計姑問諸史與百執事是以詐心逆聖人也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

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自悔之辭也當周公之作詩成王非不朝夕觀省猶不能無疑此則飜然而悔何也公詩雖切乃公之言天意昭示則王之自悟也我小子當洗濯自新以逆周公亦非加厚國家之禮所當然耳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見天人之驗至切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之十九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武王滅殷而存其後故立武庚祿父于衛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謂之三監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挾武庚及淮夷同叛於是將黜殷命遂作大誥不言武庚乃言三監及淮夷叛者蓋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之謀欲間周公孔子灼見其情春秋一字之貶也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者武王初崩成王幼小周公居可畏之地內而三監有不利孺子之言外而武庚挾滅商之怨搖動王室安危存亡之機在此周公大誥萬方明諭厥旨以行大

討此大誥所以作也舜殺鯀用禹不聞禹有叛舜之意至武王殺紂立武庚未幾乃叛周者舜固天討武王亦天討也此無他禹能知天武庚不知天耳亦世變風移不如古也欲見聖人忠厚之心反覆一篇可見

大誥

王若曰猷

猷道也始語之辭也時雖不同亦有唐虞都俞之象開導天下使聽命也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此周公討亂之規摹也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

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革商爲周天下亦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扇動爲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之諸侯御事之臣開曉其志諭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人心有定合一無閒則變無由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緜牽纒聯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唐德宗時田悅始叛其後朱泚王武俊之徒叛之展轉卒無有已周公於此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使造邦之意明昭于天下周公誠意孚於告諭之時天下信之有素是以東征三年之久而天下如故者由周公先有以鎭定之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欲伐三監先之以嘆所謂痛則呼天也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者謂武王既死三監復叛是天降災害于我國家更不少待也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者周公代成王自反自克之言大思我幼沖之小子乃當此重禍力小而任重既弗能作哲廸導民於康安況其有能知上帝之命者乎造哲如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之哲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者更端之辭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禍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畏如此予惟往求朕攸濟者雖畏之之深終不可不去必往求其濟之之道抑畏自彊兩者並行方能有濟茍不知抑畏以天下爲不足平則失之輕忽不足以立事茍徒畏縮而不求所以濟之之道乃畏懦不能立事之人所以成王言若涉淵水則必求攸濟之理所謂知天命也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敷賁謂修明典章法度賁飾前人之業增光潤飾之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茍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日新無疆則爲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蓋繼繼不已之意大者創造之實敷賁者繼述之工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于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鎭此一句大誥一篇之綱目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言謂武王遺我大寶龜繼紹上天之明而就其休美之命

也聖人之將天命必有定見何以龜卜為信蓋聖人齋戒神明其德以驗之於龜而龜又至神無私與聖人之心相協此天命不易之理非如後世技術之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曰者更端之辭大艱者謂武王死所以致三監之蠢動國有大艱彼得乘之使西土之人亦憂懼皇惑不得寧靜上既言今負荷先人之業欲奉天討卜天命于大寶龜此却言武庚三監所以作亂之由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腆厚也殷紂既滅武王不忍其無後封祿父於衛是武王有大造於商也武庚不知周之德方小小富厚謂有此土地即欲大敢紀其正統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固不量力矣亦天降此亂以警動我周家也天所以降此三監之亂者知我國有釁足以為疵今殷民不安乃曰我當復其舊國反鄙小我周邦為都邑鄙者如春秋鄭子産曰鄭鄙邑也之謂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蠢動之明日即有十夫來翼輔我以安寧我武王所圖之功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足矣我於此

必有大休美之事況朕之卜并吉人從卜從故謂之并吉商六七君涵養之厚民間黎獻之多十夫予翼必非小小賢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未敢證之以為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公之卜吉乃在十夫予翼之後蓋先觀於人後觀於天此聖人之知本也大抵聖人之觀天命於賢愚觀之不於衆寡觀之反鄙我周人若甚衆十夫來翼人若甚寡求之賢愚商民雖多皆蚩蚩無知之衆知天之命賢人雖止於十天命人心之歸已可驗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

此周公敘邦君御事向者議論之所言也周公知天人之心巳歸卜又吉矣方敢告爾友邦君及御事言我巳得吉卜爾衆當奉我伐逋播之臣爾有邦之衆乃無不謂此事之艱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民之不靜在爾王宮邦君之室所以自修及予小子成王自成其敬爾此事艱大不可往征王何

不違其卜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縮也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而必爲之永思者人情之難咈而已見之難恃也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

謂我聞汝言日夜長思其艱信蠢動鰥寡之民爲可哀爲民之主旣永思鰥寡之受害豈得不往征聖賢無斷然阻絶人之意如此禹之征苗益亦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使之自反不爲周公之必征何也蓋苗之爲惡不過一人可以修德待其自化如人小疾調其元氣而已至於武王旣死三監淮夷又叛危疑之際不可不伐

使益當此時必在十夫之數況益之言至公邦君之言安常守故畏縮不敢皆私意也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

謂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而三監之叛乃天遺此重大艱難之事於朕身越予幼沖小子不暇自恤其身必當往而伐之也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始者邦君與御事之人皆勸不可至聞人君不可畏避乃復綏成王謂無爲憂恤至此不可不成乃武王所圖之功成王謂義哉爾邦君及爾多士尹氏御事之人能反前日之見而綏安於我所謂義者如王義嗣德答拜之義稱之之辭也見成王周公誠意旣至訓誥旣明邦君御事前日畏避不敢之心皆已洗濯而當然之理明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夫天人並應卜幷吉邦君之衆又已回心則上帝之命明矣我其敢不往哉

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謂向者天以休命予武王興我小邦周是時武王亦惟卜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今天其相我民況亦惟卜用安得不往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謂天之明示其威畏者乃欲輔弼我丕丕之基業如孟子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亡於治安天雖降威不可自沮此周公之自彊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周公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在位之舊人逮事武王者爾大能遠察爾當時在朝亦知武王之勤勞矣豈可今日怠墮使武王之業廢

壞不振乎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謂天保庇憂恤我周家成功至此非特武王勤勞天實扶持保護方到得成功地位我豈敢不盡力以終武王所圖之事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遂使我以大化誘我友邦君謂以前此之言誘其友邦君使至於同心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天輔以成信之辭於何而見但考之於民則可見矣言民心旣歸則天輔可知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我何敢不于前寧人武王圖謀之功以終之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天亦惟用勤于我民所以有三監及淮夷之事亦如人之有疾大抵人或得一疾因可以得保身養生之理天以三監之叛勤勞我是乃教我以安逸之道我於此何敢不于前寧人所受休命以畢其事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周公又以成王之意而言若昔者非古昔之昔前日之言今日舉之亦謂之昔謂昔日我往伐時蓋非輕動我心與口亦艱難長思之矣若考作室旣定其宏大之規摹矣子當用力於基址基址且不肯築況肯爲之立其木而成其堂乎父旣菑辟其田子當種植乃有秋成之待若於種植尚不肯況能至於刈穫之時乎謂築基播種之後工夫尚多築基播種且猶不肯其後之工尚何望哉成王謂止是伐三監一事卽有異同後欲相與成就文武基業將如之何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復設辭以言之謂厥子不肯構基播種其父於敬事創業之時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我有後子孫弗棄其基業乎必言子之不肖而棄基業矣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故我何敢不以我身往安寧武王所受之大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謂三監旣戕害百姓汝庶邦之衆乃保養之而不伐如人之父兄有僚友伐其子弟民豈有相勸而不救援者以人情體之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成王先歎而言肆哉謂我鋪陳辭告爾庶邦君及
爾御事之人可不聽乎爽邦由哲者通達國體乃
曰明哲之人今亦惟十人灼然誠意踐履能迪知
上帝之命十人即十夫也賢人能盡天地之心十
夫歸則天意歸矣故湯伐桀亦曰聿求元聖與之
戮力耳越天棐忱棐輔也當天下平定之時天至
誠棐輔我我是時尚不敢變易其法謂不敢違天

況今降戾于周邦尤不敢不從天命也惟此大艱
亂之人指三監而言誕相親鄰相胥效以伐其室
我不往伐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言天意之決也
予永念曰天維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謂紂之爲惡天本欲無遺其育武王不肯盡絶乃
立武庚武庚又叛成王深思長念謂天之喪殷如
穡夫之有事於田畝予何敢不終厥畝歟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
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謂天降休命于武王也以天命觀既歸于成王以
祖宗觀武王復已受天之休又何待於卜自當從

天命以東征以率循前人所指畫之疆土況今卜
又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玆
今我以爾東征天命更無僭差卜之所陳亦不過
如此大誥一篇之意以卜爲主然始也先言十夫
予翼然後言朕卜并吉中也先言今天相民然後
言亦惟卜用其終亦先言天休寧人然後言今卜
并吉蓋卜筮之本先人而後天此王者舉事之意
參人以天非專信卜筮也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微子之命
成王黜殷命殺武庚封微子皆周公攝政東征二
年所爲之事也時成王幼未與政事孔子敘書歸
之成王而周公不與者聖人闡明微之理發尊王
之意周公雖東征雖攝政其心未嘗有一毫之私
小心翼翼皆奉王命以行天討當時天下危疑有
無王之心孔子序書所以發尊王之意欲後世知
征伐自天子出此經世之大法周公之本心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猷者發語之辭順道以命微子也微子者帝乙之

長子也成王之命先明正義謂微子本殷之長子
而當立也惟稽古者封先代之後自古皆然不特
周也崇德者謂崇夏之後所以尊禹之德崇商之
後所以尊湯之德也德盛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聖
人開創基業歉然不自足必尊前世帝王後爲天
下表以示有所祖述之意也象賢者謂擇其後世
有象先王之賢者則封之庶使當時之人因其子
孫而先王典刑文憲昭然可考也此古昔至公之
體成王稽法之而已若義止於崇德而不象賢所
立之不當累於其祖祖述先代之意安在哉曰象
者欲其盛德之象長存而不可泯滅也統承先王

命子孫賢者使繼先王之統而修其典章文物也
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如夏尚忠商尚
質周尚文車旗正朔本數末度隨世而新周既受
命商統絕矣而先王之統復承於宋周命既新商
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復修於微子承而
不滅修而不廢賢存其象形容之如在而耳目之
不忘也王家作賓統緒之並立而耳目之不變也
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後世廢興之際誅戮
絕滅惟恐影響之存而人心之或不一果何謂哉
況夫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
益可知其或繼周百世可知損益之理如循環苟

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
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
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聖人通百世於
一己其義至矣作賓于王家者聖人尊先代之後
不敢以臣禮待之如舜以堯後爲賓與國咸休者
後世滅人之國芟夷蘊崇惟恐苗裔之存爲子孫
害成王之命微子撫助愛養與之俱生傳之無窮
公平廣大之象於此可見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上言崇德此乃陳湯之德齊聖廣淵者形容之也
克者百聖相傳之妙也齊謂端正直方聖謂大而

化之廣謂宏大淵博淵謂淵深精粹四德不可分
當於此識湯之全體如於元亨利貞識乾也湯之
德盛如此所以皇天眷愛保佑誕受厥命也成王
去湯五六百年矣見湯之德如聚精會神於一堂
之上者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成王深入閫域其道
既同故不間於世之遠近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皆不知
治體者也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
年基業正在於寬所謂尚嚴先罰其亦不考證於
經者歟不特湯爲然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摹未有

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寬之用耳除其邪虐除桀之邪虐也以盛德受天命以寬大撫天下其功既加於時其德又垂於後如日月之明終古而不息茍本原不厚功加於時則有之安得業垂後裔乎王霸之辨其要在此伯者以機巧智術摟諸侯以伐諸侯機巧智術之窮不能以沒世王者出於公心其動以天所以德垂後裔至於億萬斯年以此見智力有限公心無窮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

成湯之道在於猷也微子之賢在於踐修厥猷也人惟工夫不實踐履不至故與道不相關微子能

踐而修之所以舊有令聞微子之聞非自外來反求諸身踐履所至充實輝光自然彰聞其來舊矣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即踐履之實也克孝者人皆知孝然不過於口體不可謂之克克謂果能盡其道如曾子閔子克於孝也肅恭神人者敬心常存不以幽顯二其心以此心事神以此心接人豈有幽顯之異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微子之德如此故成王周公嘉美之曰者發語之辭謂微子之恪謹肅恭未嘗一日替篤而不忘篤

者微子用力之至也心有怠慢則必有渙散惟培養深厚念茲在茲乃謂之篤不忘則日新不已矣今人存心不誠稍有自立豈能勿忘躬行篤實而有光輝又恪謹肅恭無幽明之異所以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天人本無二理以此心對上帝上帝安得不歆以此心對下民下民安得不協恪謹肅恭上當天心下當人心矣庸建爾于上公之位尹此東夏之民所謂東夏者岐周在西今封微子於亳以岐周視亳則亳爲東蓋微子至此可使南面矣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諸侯初立國不可不以正示民故先言往敷乃訓謂法度不可廢也服命者上公九服之命率由典常者率循常行之典也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非可外求日用常行大經大法率而由之即所敷之訓而可以蕃王室可以弘大祖業可以防範斯民矣厥常喜新者往往謂蕃王室弘烈祖律有民必外立法度以求新殊不知愈求愈遠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微子恪謹肅恭雖已甚至初膺上公之命心慄慄危懼保守此敬心可也少怠則不安厥位矣毗予

一人者望微子之切也世世享德者望其創業垂統訓廸子孫世世享微子之德也如此則萬邦亦將觀法其侯度使我有周至於無窮矣如河潤九里自葉流根也京師者諸夏之本培其本根葉固茂盛灌漑枝葉則本根亦以繁實一體之理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哉惟休者保養一篇之意也休美也汝往之國當保養此休美無至怠墮而廢壞我之命成王戒微子之無替朕命意必恐懼警戒庶幾其心有所守今觀惟休一辭緩而不迫如在春風和氣中者大抵人心之工夫不可迫切微子以恪謹克恭之素成王既戒之以謹乃服命又戒之以欽哉義已森嚴若不使之培養深厚則必失於迫急故告之惟休從容涵養之意也雖然成王黜殷命殺武庚非小變也王室震動宗社幾危以周公東征尚必二年而後罪人斯得其爲禍甚至其成功甚艱矣今觀微子一篇曾無一語及此怡然氣象和平如常時見君子所過者化封微子賢者封之耳殺武庚叛者殺之耳周何心哉周公東征出於天討殺武庚義氣也封微子和氣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成王既伐三監以商故地不遷之民封康叔爲衛侯以治之所以作三篇之書夫命康叔爲衛侯封諸侯一事耳而三篇之誥如此之詳前此命臣所未有也唐虞之命九官止一二語微子蔡仲之命不過一篇特於康叔而詳者蓋當三監既叛之後民志未定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國家所繫所以命之不得不詳亦時變也所謂餘民者三監既伐商

之大家世族已皆遷于洛邑其存而不遷者謂之餘民遷于洛邑者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周公以聖人躬師保之任重以君陳和其中畢公成其終不遷在商曰餘民者命康叔以訓誥之至於三篇之書以此知商民難化周公成王愛護保養之詳如此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生魄三月十六日也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之民大和會而來以供洛邑之役夫斧斤板築之事不免勞民而大和會以赴役如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必有以感召之也要荒之外無不供役見作洛事大役重動天下之諸侯然爲諸侯者王室之大興作供役亦有分也周衰欲城成周尚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之徒皆至況成王之時乎百工者百官也播揚鼓舞使民之情皆和協懽悅著見功績于周士與事同也周公於是勞來慰撫廣敷大命以詔誥之自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說者以爲脫簡疑洛誥之文不知其脉絡正相關繫蓋所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者欲遷商民使之密邇王室以

化厥訓也所以命康叔爲衛侯者使之撫養訓導不遷之民也兩事皆爲商民故也已遷之民作洛邑以處之又作多士多方之書以告之不遷之民使康叔以治之又作康誥酒誥梓材之書以告之合書於此表裏所以相應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周公奉承王命而作此書其意出於成王其辭則

周公之於康叔如相與語也惟其本於成王之意所以謂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者康叔諸侯之長周公之弟呼而進之先告以文王之事也言爾之大有顯德之文考能明德謹罰此四字深見文王之心明德者如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謹罰者兢業祗畏視民如傷也鰥寡之民常人所易侮者文王以如傷之念持不敢之心而矜憐保養如恐不及仁愛之誠自然著見公所稱皆文王之實德也夫自古爲治者亦有明斷之君然多於臨事恃其明斷微細所失不復自知私意之明非克明也文王之克明乃惟天之聰明之

明知之曰明哲之明心理洞然無有障蔽克明德謹罰不敢侮鰥寡盡天之心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合天之德也是以天下之人高明煢獨洫承大察無一毫分別之心此文王明之至也凡君道人所當爲隨所寓而昇於理當用者則用當敬者則敬當懲者則懲生成肅殺各歸其分天何心哉此道顯然昭著暴白於民誠之不可掩也所以能肇造區夏而艱難積累修之之功自一二邦以始文王有至仁至明之德我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其視文王如天如父有怙恃覆冒之功德之昭升聞于上帝帝休美之文王之德敷達于上帝

之時蓋與天爲一矣此周公見文王之深也天旣休美文王故大命之天之大命本於無心莫之爲而爲者天之命也遂以殪戎殷之責付於文王大勳未集武王成其創始之意終能大受天命萬國兆民各安其居而咸有次序終不負於天之責夫文王開創於其始武王克勤於其終原其所本固天命文王而終天命成王業者乃寡兄武王懋勉所致周有天下艱難如此故汝康叔小子得於此東土而爲諸侯此深警康叔使知所自勉也康叔臨衛邦苟以爲分土受封一代常典則此心慢易矣必思夫得爲諸侯之所自來則今日安可不勉

一篇之精神盡在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兩語提起康叔不敢輕易之心自然感動奮發勉厲而不敢忘矣文王三分有其二終身以服事殷後之言肇造者集大命者皆曰文王見天命人心已在文王武王承之自有不得不然者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康叔聞周公之言固已悚動周公又嘆息而言之使念其告戒之意今商之民在康叔能率行文王

之事耳何者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侯必以能祇
通文王之事望之祇適者敬而述之也商民之望
如此爲康叔者當紹其所聞使承續而不間斷夫
文王爲之父武王周公爲之兄聞父兄道德之言
熟矣一旦出侯所臨既新則昔聞不相承續而道
德之旨日忘矣如人在父兄之側所聞必正離父
兄之側則異聞或有以害其正者康叔於此當佩
服先王之道德言日夕覆被在身使所聞相紹則
足以副民之望此周公告康叔之至切也爾之所
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六七作遺風舊典豈
無存者必於其地數而求之况商民之情素安乎

商先哲王之訓循而行之必可以保乂商民矣又
當求商耇老成人之訓商賢聖之君必有老成人
爲之輔就而詢焉廣大深遠而思惟之蓋老成之
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深遠方有所得如武
帝忽申公之言申公誠耇成人矣武帝少不遠惟
也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宅則一念潰亂雖有老成
之言無由知之言之精微聽而不悟未造閫域則
閫域之中固不知也惟有所宅則有所知虛靜而
不礙故也康叔所見所聞不爲不至矣既已承續
佩服文王之訓又廣數求商先王之典又遠惟商
耇老成人之訓家之所聞紹之不忘商土之遺風

舊典復不失墜可以足矣猶以爲未也復使之則
求羲皇堯舜禹湯之法此工夫無窮也後世之人
或守其師之一說或信其書之一義自以爲有餘
與周公告康叔之意廣狹大相遠矣周公欲康叔
求之先王求之商先哲王求之商耇老人又求之
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而悉
見如學者多識前言往行則有得於無窮之理會
古昔康保民之道治民無餘蘊矣康叔果能多求
徧師衆理該通學問精深至於與天同其大自然
心逸日休綽綽而有餘裕近於聖人之地方免廢
王命之責夫徧求前聖學問經歷如此既與天同

大有心廣體胖之効可謂蓋世之功業周公謂乃
能不廢王命僅可免過而已人臣之職分豈易盡
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
方能不廢君命則爲諸侯者可安然而在人上乎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
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周公復以王命嘆息言之今命爾爲諸侯非欲富
貴爾身乃委疾痛于爾身耳以商民累汝不可認
以爲富貴之具也蓋爲諸侯豈易事哉上有天命

之可畏惟至誠者輔之則將奉天者不可有一毫欺僞之心是奉天實難也下有民情顯然可見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而小人之心最爲難保是安民尤難也天心難奉民心難安豈非恫瘝乃身乎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憂責之重豈暇爲遊畋聲色之樂以自娛此心當專一於治民乃其乂民者用志不分之意也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乂民乂民之工旣專即所以奉天也我聞自古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但不可有耳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懋所不懋纖悉微小人所易忽能力

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爲弭怨之道汝能服行其事乃可以光大王室應保商民應者內外相應也蓋康叔能保商之餘民則商之新民由茲而可保康叔之治與周公之治相應則商土之民情與洛邑之民情相應然則周公之告康叔者即其師保之道也殷民之保則新民自是而作矣作者彼此相視而興起之謂也如此乃所以輔成我一人宅天命當時王室安危所繫正在商民民得保養則王業鞏固而天命可必其定矣新民者所遷之民也新遷之民在洛邑周公旣師保之何與於康叔蓋商民大家世族雖已遷洛其朋友親屬故舊交遊多於故地相去之遠而人情未嘗不相通貫周公雖化導新民而商故地之民或不得其化則洛邑之民亦不能不動其心惟康叔能保商民而使之安定則新邑之民觀感于外亦得以自慰則周公之與康叔表裏相應內外相濟而作之之責反在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康叔以衛侯爲周室司寇之官司寇刑官也故康誥一篇多言明刑之理敬明乃罰者使之於刑罰

之事加欽謹省察之心輕重之際權不可忽也有罪之雖小而非不幸之過乃故意自作亂常敗俗乃不可不殺舜典怙終賊刑故無小是也又有罪之大者而非故意爲之不幸至此旣稱道其罪以著之論定之餘乃原情以赦之時乃不可殺舜典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是也雖然宥過無大固無可疑小罪不可不殺豈小罪皆殺之乎蓋敗常亂俗之人或繫社稷之安危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爲害甚大故雖小亦不可不殺曰有者謂小罪之中或有之乃不可不殺若其他小罪不殺固宜至於旣曰眚矣又必道極其辜何哉蓋大

罪遁僥苟即赦之起人彝法之心蔽罪不可不論法有司不可不奉法臨時斟酌聖德運用不測之權也聖人處事之周密如此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周公又揔言爲治有序汝當大明天下之服服事也惟民其相正勑相勸勉皆協和矣若有疾者治民如有疾者之調護醫治民將改心易慮不爲罪咎而遷善遠罪矣若保赤子者保民如赤子之未能言不可以苛法治當衣則衣當食則食用心切至則民其可以康寧安治之矣此爲治之敘不可易之理也非汝封以下懇懃告戒反覆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人殺人皆天討也豈汝封之權乎無或刑人殺人申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之意又言非汝封殺人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勤勤諄複之意言不特於大罪如此劓刵微罪亦不可時有自用之心周公恐其大罪謹之而小罪輕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康叔本國之事也外對內言內者康叔所掌司寇之職於王朝者也謂汝列是法以司牧有衆商之舊刑自有倫次若周室之法天下通用司寇所掌是也邦國之法從民之便罰之在商而有倫者可從也又申言有囚當斷要察其情矣將斷之時又思念五六日至於旬時深思洞察畢見其理方可斷罪周公恐康叔於本國事有易心所以告之如此其切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前章言康叔治民當用商刑不可輕此章又申其意謂汝當鋪陳其法與事兩者相當然後用刑斷之又必於商家常法之中用其可行之刑與可行之殺何者商法固不可不用其有不合宜者則其法不足以定當時之罪故當用其刑殺之合義者又不可有所遷就以從己意次者次舍之次也用殷彝以舍於己之意是彝法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至公無私此心與天同體方無愧於用刑而治心之工夫當自遜始惟遜順謙下不萌傲忽此心則虛虛則平平則公公則明雖已盡無一毫不順

井井然有條理矣亦不可自居其遜若未有一毫遜順之事心常不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已汝惟小子者言汝固小子我觀羣臣之中忠誠爲善未有如汝之心者而我之心德亦惟汝知康叔既稟本心之善又能知聖人之心德周公所以付之盡遜之工因其存心先已有所用力也凡民自得罪以下數句說者以謂與上文不協蓋周公舉一端以爲證驗也豈不見常人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如盜賊姦惡殺奪人財貨剛彊勇悍又不畏死人皆惡之刑法加焉豈庸以次汝封乎刑加於自犯之罪也凡所用刑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務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用刑之本意蓋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所以維持人之大倫也元惡大憝巨姦極惡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況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是人倫顛倒相戕相賊矣夫爲人子者幹父之蠱供爲子職不敬順其事反大戛傷其父之心父又不能愛養其子反疾惡之父子交相怨也弟不思夫天敘至明之理長幼自然之序乃傲很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父母之鞠養大弗友于

弟兄弟交相戕也惟弔茲弔至也至于此地豈不爲我正人得罪夫天之立君立師綱維人倫使民知教化父子兄弟各安其分也今戕賊至此則爲之正人如卿大夫者豈不負天之責耶天之降衷秉彝以與民者亦大泯亂矣商民染紂之流風敗政人倫廢壞至於此極紂率天下以惡其罪既不可免矣今商土餘民舊染未忘苟復至此則爲我正者亦必得罪必也昭明整理使三綱五常復其常經猶有違者用文王所行之罰以刑之無赦前言殷罰曰彝此改文王之罰而曰作者殷先王之言罰常行焉耳經紂之惡人倫戕賊文王憂之想

於維持綱常之罰加作焉作者創立之謂深救而力懲之也見於周禮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大畧用殷罰父子兄弟之際則用文王之作罰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周罰蔽殷罪撥殷亂之所在也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憂者憂憂乎其難之謂也何則文王先自治其在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王之所以能作罰也不用文王自治之道徒用文王自作之罰何由致民心之服外庶子者非王朝之人也又況汝國有庶子以盡訓導之職者有正人爲官之正者又小臣凡有符節者皆汝所統屬當有以爲之表率不然則不體上之意各立門戶乃別播敷造民大譽收恩買名自植私黨弗念上之意弗用上之命合以病其君君臣上下皆相牽引入於惡地至于此時成王周公乃大不滿而惟康叔是惡非所望以治衛之意也爲康叔者當速由玆義率殺曰率者與上率字相應由此義以表率之表率不從然後不得已而殺之此乃爲君爲長之道苟康叔不能自治其家人及小臣外正左右執事之人徒用威虐以脅其從何以得其誠心之應是大放棄王命縱使民畏而彊服其治已非用德故曰乃非德用乂旣先以身率之然後用刑康叔

又當無不克敬其典典者常也君臣父子兄弟是也乃由裕民者寬裕之道誠敬之工不可迫蹙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念寬裕之理也文王之刑妻至于家邦敬忌之念至矣康叔而不深惟焉敬典裕民之道安在哉爾尚心口相語我庶幾有及乃常恐不及之意如此則成王與周公方有以自慰其心矣以懌與朕慇相應周公言康叔之治至於引惡則康叔爲成王周公所慇康叔之言至於有及則成王周公因康叔以懌言君臣內外關繫一體之至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前旣責之民又責之臣又責之康叔自此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爽明也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有以開導之而後可以至吉康之地迪者其責在人君也我又思商先哲王之德用康寧保乂其民作而求之今之民無以開導之何由以至於安穩吉康無以開迪百姓則爾衛國亦爲無政矣終言身率之意也後世人君風俗敗壞忿嫉百姓聖人則皆於吾身求之元惡大憝惟我正人得罪雖以文王之罰刑之必正身以表率之至是又以導迪之責歸于己深知人君之職分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周公又欽成王之意以命康叔謂我不可不監文
王與商先哲王於用刑中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所謂德之說者即不率大戞文王敬忌之謂也今
民未安靜其心放蕩未知所止戾止也開導至于
再三矣尚未翕然大同以從化夫開導再三而民
心不同周公不謂民頑乃言我國家開導未至則
周公不敢一毫輕傷於民可知矣我顯然思惟天
其有罰以殛絕我以不能治民之故我何敢怨此

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夫開導雖已再三
而民心既未同必誠意未至德教未修而君職不
盡若天罰我實無可怨之理成王周公尚爾則爲
康叔者當如何耶已之有罪亦不在大亦不在多
苟有一毫未盡則不足以化民況已顯聞于天乎
蓋誠之不可掩一念之間天實鑒之而君子之自
反苟有一毫之過如上帝之臨乎其前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

教康叔以用工之地也凡民之怨皆上之人有以
召之故曰作爲人君者視民如子惟恐傷之凡有
一毫致民之怨者皆不可作勿用非謀非彝教康
叔明善之理也人之爲善者多爲異端邪說所惑
必也非先王之言不從非先王之法不遵久必斷
之以我之誠蓋非謀非彝紫之奪朱鄭之亂雅最
難辨也若不能斷之以誠則是非相去其間不能
以寸將有受其欺者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進學作聖亦必自彊不息乍出乍入學何所得惟
大爲規摹乃能敏德用安康其心顧省其德顧者
省察自驗君子三省九思之道也是以謀慮深長
治道寬裕致民於寧蓋修己有餘百姓方安使爲

君者至誠有斷敏德有間心不康德不顧猷不遠
則民無由安一身之中皆瑕疵矣康叔能此則已
至成己成物合内外之地君方親愛之何由指其
有瑕疵而殄絕之乎自乃汝盡遜以下皆自反之
意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自反既至皇天復何親哉命之無常固也知天命
之無窮念念不忘終始此心兢兢不息以保天命
可也不可棄絕我之言享者如享五味八珍之享
使味其言也明者使不昏迷其意也服命者所戒

全篇之命也又當尊其所聞方可用以康乂其民若不尊所聞則聽之輕慢安能康乂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不可替慢所敬之典果能聽我告汝之言方可世享其國夫康叔以眇然小子一旦受封聞周公大聖人之告語其敢不聽周公之懃懇若恐康叔之不聽何耶期望之切至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一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酒小事爾周公乃爲之作一篇之書何也蓋酒之爲病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大抵有一身之病有一世之病或病於彊或病於弱此一身之病東漢之病在矯激西漢之病在虛浮此舉世之病商舉世之病在酒周公所以大誥之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於穆在廟所以言穆考文王夫文王自西土肇國所以告戒庶邦庶士以至于少正御事使毖謹者自朝至夕惟祀方可用酒文王爲西伯何以得告庶邦多士蓋文王乃方伯之長統屬庶邦庶士者也文王所以朝夕告戒頃刻不休者當時紂爲長夜之飲沈酣於酒池肉林紂飲酒之工夫不已故文王告戒之工夫亦不已畧有間耳則工夫有淺深多者偏勝而沈酣之化行矣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下之物無一不用於天自然而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以酒論之麴蘖水火之齊皆天所置有是理

則有是事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
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置酒之本意惟祭祀而
已非以資人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所以大喪亂
其德者無非由酒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由
酒得罪以飲酒致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
心之外民爲酒所用即天之降威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
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之在當時乃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者所
以告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於酒至於庶國惟

祭祀方可飲於飲福受胙之時雖飲神之福亦必
德以將之不至於醉中人無所主則爲麴蘖所迷
奪矣文王言我民當導迪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勤
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大抵縱酒者多不事家業
之人爾小子當聽祖考之彝訓祖考者老成之人
也歷事既多所以教子孫者必不許之縱酒聰聽
者欲其用精神以聽也聽之不聰則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矣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者當時飲酒者必
以爲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
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德而不戒是
以至於縱而不已故文王教之合而爲一不可分
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以一體觀之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
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
酒

前舉文王之言至此乃成王自告康叔以治本國
之事康叔當使妹土之民竭股肱之力四肢所用
嗣續而無怠統一而不雜專工於稼穡之事奔走
以事其父與其長下民之分竭力耕田供爲子職
而已何暇於縱酒乎安常樂業念不至酒不服田
畝心無所用則必向於酒矣其有肇牽車牛遠服
賈出而爲商以其所得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其遠

歸而喜躬自洗滌腆厚致酒以慰勞之是時乃可
用酒周公前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至此復教之
用酒者蓋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
開其飲酒之門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
可踰此節耳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耈
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職事者以至於百君子爲官長者皆在爾
統率之下爾當聽我之教爾若大能羞養老成人
乃爲君當然之事爾方可飲至于醉食至于飽周
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

至於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發處開之祭
祀孝養養老皆良心之所發也於此飲酒豈至於
縱乃所以養其温厚和氣也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
周公言康叔果能如此我方大許爾謂爾長永觀
頋省察動作皆稽中德大抵言一節一行者易而
一飲一啄之際爲難謹康叔若非常永觀頋省察
一動一作必稽中德則口腹亦豈易制工夫至於
此矣爾庶幾能羞饋祀則可以保宗廟矣爾乃可

自大用安逸而一身不至放縱矣此乃信爲王者
正天下事之臣而天亦順其元德周家世世不忘
夫不荒于酒躬率一國之民亦爲國君常事爾而
其末所以稱之如此之重至於天若元德者蓋進
德之驗惟於其最難屏者工夫密察則德進不已
而天亦不能違也酒雖細故玩而難遠康叔達觀
時省稽考之君不忘於動作之間酒始不得乘間
而入而中德所厚邪慮不入而善日充實至於天
若於永觀作稽而深求其所用工則知所謂天若
元德者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學者爲學必省察其身苟有瑕過因循難去必日
消磨蕩滌使浸浸遷變乃至天若元德之地夫以
酒之一事周公懇切如此欲其深長思省則學者
可不知所自省哉又舉文王之事以言之我西土
能輔助文王自以往邦君以至于御事小子之臣
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敎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今能
受商之命而有天下蓋酒雖人之所嗜所性不存
焉於此既薄則於彼必厚天下之理相爲消長所
以能受商之命者乃不厚於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

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
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
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祗辟
又舉商之所以興者告康叔我聞昔日商王之興
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
敢不畏能畏小民是眞能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
先哲王持養之工也常厥德保厥位經德則無失
德矣德雖本然修之有可繼也今天其命哲則哲
亦人主本然之明不保持則有時爲物所蔽而昏

矣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相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畏凡在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王業在於畏相臣之輔助其君者惟有篤恭君臣之間皆不敢自暇逸矣況敢大飲于酒乎商之所以興其君之心在畏相臣之心在棐恭上下皆於恭敬用工𠠝曰其敢崇飲言況有工夫崇尚酒也朝廷君臣既如此在外服者有侯甸男衛邦伯之諸侯在内服者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敢上下内

外舉在篤恭中此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又大而爲尹人者亦專以敬君爲事見商之時通天下皆篤恭矣而又獨言顯越尹人祗辟者蓋敬君之事惟觀之尹人爲明所以謂之顯尹人百官諸侯之長也尹人之敬君則他人可知上下篤恭之中於尹人祗辟尤見篤恭之顯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於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又舉商之所以亡者在今後王酣身紂爲長夜之飲置身於酒其命所以顛錯昏迷無由得顯于民又不恤民之怨其所祗敬保養者專在於怨不能轉易先王之興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乃敬保其怨而不易夫怨豈當保復不能轉易祗保者猶言惡力已及不可復救也乃大惟縱肆淫泆於非法之中用燕飲以喪其威儀夫一動一作無非天命之流行也縱酒之至威儀悉喪民罔不盡傷心君民相親見君如此動其良心盡然傷感傷感重於怨怨之極而無可奈何乃至於傷民傷心矣紂猶

不自覺方荒淫自厚于酒其惡漸長無有休止反自以爲安逸人之飲酒今日沈醉明日既醒亦自知其困敝而不安矣紂之酣身不復醒矣所以安之而不自知無有休息酒之所爲暴心日長凶疾很厲死亦不畏閭巷不肖醉酒無藉不畏死之狀甚明商邑指王家言也當時縱酒之罪止於紂與衆遁逃之人耳而無辜之人無不罹其禍使商國靡有子遺無有德之馨香寓于祭祀而顯聞于天者但大有民之怨氣耳風俗既成人皆嗜酒罪合于一腥穢充塞天所以降喪于商其所以不愛于商者惟其以酒爲安天亦豈固欲虐爾民亦惟爾

小民自放逸以取罪戾而已前言殷先哲王上下
皆畏敬此言後嗣王通天下風俗皆昏亂兩段正
相應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周公以王命告康叔言我之告汝所以若兹之多
者爾在文武之側朝夕所聞不外此事親見文王
之家法森嚴如此況古人之言水能照妍醜耳不
必於水觀但於民觀之足矣今惟商墜厥命監莫
大於此其可不以此大監之有所竦動以撫當時
百姓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周公又言我思爾一國之中繫爾統率者甚多汝
所當堅固謹戒在內則有商獻臣汝當尊敬者在
外則有侯甸男采衞又況有大史內史朝夕相親
相近者於獻臣百宗工及供爾事者服休坐而論
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戒又況有三
卿者繫君之所定國之存亡繫焉安可不堅固尊
敬乎圻父司馬也順衆人之事故謂之若疇農父
司徒也掌邦敎之官格民非心者薄猶言迫也迫

通志堂

去民之非違而使之格故謂之薄違宏父司空也掌
邦土之官順保民居故謂之若保凡此三卿汝所
當劼毖者況汝能剛制於酒剛制者當時酒之爲
病甚深苟泛泛悠悠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
也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
其有告爾云商民復羣聚而飲酒汝不可縱當盡
執拘使歸于周我其殺之至此周公之刑甚嚴矣

刑雖甚嚴曰其者又疑而未定之辭也周公誠意
懇惻深思漸染之深導迪之誤至于沈湎未可遽
殺故謂之勿庸且當敎之其有不湎于酒爾必彰
明使享祿位以示勸於天下至不聽我敎辭不蠲
潔其事是終不能悛改時則同歸于殺言惟至此
者方可殺也夫羣飲者殺之周公本意也又以爲
勿庸而姑敎之從者褒顯而用猶不從者始不得
已而殺至誠懇惻之心可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至是又敎康叔以反躬汝當常聽我之言以謹毖
我民若復有湎于酒者汝不可辯說以爲汙俗之

通志堂 刊良今

舊爾實司牧其民民湎于酒誰之過則康叔安得辭其責可不盡心以率民乎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

王若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梓材一書周公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輯寧撫摩新造之邦也康誥言治民之理酒誥去商民之病至於梓材惟欲其幷包含容其理固有次序而通一國之情最所當先也蓋流言之變正由天下之情沮塞而不通耳情不易通也在下而難通者無如大家在上而難通者無如天子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通者也康叔任爲邦之責當通上下之情以一國臣民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者彊姓巨室驕傲而難通大家通則一國皆通矣又併以臣民大家之情達之於王自康叔言之有民有臣有大家自王言之則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故止謂之臣康叔之爲邦君以通上下之情爲綱領當變亂新造之後上下之情不通不於此而通之則再召變亂無從而生此康叔爲邦之本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爲邦之要務在虛心屈己不敢自用取諸人以爲善以一國之人爲師常言我有師師則非一人矣官屬官長無不師之始盡爲邦之道大意在虛心也

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既通一國之情矣又取人爲善盡君道矣乃示德於邦人蓋叛亂征伐之後瘡痍未瘳死傷未復必以好生之德撫摩之此君德之常體而尤急於治衛也故周公更端提出謂我之意不欲厲殺人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文武之得天下成王之守天下皆本於罔厲殺人康叔當體此意以好生爲德敬以慰勞斯民謂之敬勞者以尊臨卑以賢臨不肖以治臨亂常若己高而彼卑不免有嗟來之意是侮其民必慰勞之以敬使民如承大祭可也非特撫叛亂之後當然凡爲邦者皆當然肆今也自今已往凡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之屬亦將如康叔之敬勞康叔有以先之也自今以往昔之爲姦宄者與殺人者歷人者歷人如今干證賊所過歷者也皆宥之而咸與爲新康叔既以好生之德先之凡爲康叔臣者見其君好生之事有戕賊敗害人者亦體康叔之意從而宥之然康叔之所宥及於殺人歷人者臣之所宥止於戕敗人者蓋大權君之所專小事臣之所職

也三節皆有次序先通一國之情使無猜疑間隔
次取人爲善以一國之善爲師而後以好生之德
撫摩慰勞之康叔治衛之道備矣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玆監罔攸辟
周公又言王者所以命諸侯之意監如三監之監
自黃帝立左右監之官以監觀萬國監諸侯之長
也周初以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既誅命康叔繼
之如旄丘之責衛伯則知衛伯亦當時諸侯之長
矣王者開立諸侯之監本爲治民非爲它也舜之

命十二牧言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成王命康叔爲
監亦但言涵養撫摩不可殘虐至于鰥寡無告者
敬之使得其所至於寡婦無依者聯屬之使有所
歸聚合其民大度以并包而含容之無有平民鰥
寡匹婦之分效致也如效牛效馬之效王之所以
致此命於邦君以及於御事者果何以哉非如後
世爲文具徒掛墻壁而已必有所以也康叔當深
思其意優游涵養待以歲月徐徐使之自至於安
養之地治亂國者易於忿嫉急迫求功效之速成
引養引恬和緩不迫漸而引之如杜詩所謂微風
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久病之人驟加藥石反以激

病安恬以補養之引而至於和平可也監謂康叔
也周公告康叔自古王者之撫民皆如此不可以
法治之總前三節之意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周公又舉物理以諭康叔如稽考田畝既用力整
理而陳布修治矣苟不爲疆畎必有水潦之侵牛
羊之踐又如作室家既築垣墉矣苟不覆蓋必爲
風雨所飄搖又如造器既勤於樸素矣苟不加采
飾則樸斲之事亦徒然耳梓材者古人祭器多用

梓木爲之故以梓材名篇意謂國家基業自太王
王季文武艱難積累周公復爲之定亂十已七八
矣今之所少但欲隄防覆蓋粉飾如疆畎墍茨丹
雘之類而已康叔苟不撫摩商之遺民復爲變亂
則前日之艱難工夫皆廢矣言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用懌先王受命已若玆監
周公舉成王之意申告康叔先王既勤用明德矣
文王徽柔懿恭不遑暇食皆勤用明德之事也惟

先王既勤用明德以撫綏懷養故諸侯皆來協力以終此事今成王方專以德安和慰撫先後迷惑之民使之皆歸王化用能慰先王之受命蓋先王大業十巳七八觀皇天既付中國民可見矣所少者迷民未安耳是周家之所欠闕正在康叔也康叔於此苟不同心協力安慰迷民其何以安慰先王所受命乎已者發語之辭監則呼封康叔以言也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成王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爲子孫萬年之基業迷民未安康叔可不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則變亂尚未可保何以爲萬世計哉見聖人規模之廣大後世創業之君苟且一時而已晉武帝平吳之後何曾諫曰陛下朝夕所論特家人婦子之常事爾武帝固無萬世之規摹矣古之王者民衆少有不安必撫摩安慰無所不盡者永保之念至于子孫則不靜之根一毫不可留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召誥

豐者舊都宗周之地也洛邑之宅一以道里之均受四方之朝會一以遷有商之民一以定周鼎此國家之大事也成王重其事使召公大臣先往相宅建作洛之規摹故召公因作誥使成王知艱難之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二月既望之後史官以月紀日之法也周公攝政之七年二月十五日越六日二十一日乙未也王自宗周鎬京以至於豐豐文武廟在焉於廟中命召公往洛先周公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惟三月丙午朏三月初二日也初六日戊申召公乃侵晨至洛卜其所居太保於二十一日受成王命而行初六日至夫自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如此者聖賢舉事詳審顧定故以半月在道審定規摹及至于洛舉而行之況道塗頓歒精神未定故三日之後誠敬既存方往洛邑卜宅至則即卜非

可以致履之精神臨之也卜者古人舉事必用稽疑召公見至公之理甚明所以不敢自私自用必往卜之卜之既吉乃經營作洛之事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既得吉卜後三日庚戌召公乃以所遷殷民築洛之基址工築之事方興也又五日甲寅而位成位者社稷宗廟之位也基址既成大綱皆定翼日之朝周公於是來洛徧觀召公之經營周公總大體而巳召公既役周公乃觀上相之體當然古人爲

治之體統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天祭地也周公既巳達觀新邑乃用工起宮室欲坐明堂以朝諸侯爲無窮之計先祭天地而後用工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祭之七日周公方以書命殷之衆諸侯使來助役作洛國家之大事也古者王室有大事諸侯莫不赴役既命殷民殷民皆趨事赴功大抵古人作事規摹自有次序召公二十一日受命初六日至洛何以延滯半月乍至之初精神未定未可告神明也既卜之後不即營治必三日庚戌方以殷衆築基址者卜既得吉相視籌度某處可築某處可造故三日而後工築興也既築之後五日位成又何以能成位於五日之間先王仁恩浹洽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樂事赴功故其功速亦見古之建都邑不窮奢侈上棟下宇以待風雨非若後人規摹廣大經年而不成也況古人爲學精粗通貫作洛之事召公諳練精熟計預事果不費疑滯五日即成也規摹既成周公乃觀既觀之矣三日

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赴役之民用工周公又何以遷延至十二日也古人舉事其事愈大其動愈遲十二日之間反覆經營規摹全備用工之後不愆于素葢不於斤斧紛紜之時始有商議也庶殷丕作者周公命殷庶其至未一廬舍未定乃能欣然而大興作非聖人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何以感其丕作也夫侯甸男邦伯趨事赴功可也至於讎民丕作乃見周公感人之深史官書此其意深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一章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止告周公謂王不在洛則可謂告周公則一篇無告周公之辭也又一說謂終篇戒成王成王在洛告周公與告成王同使成王果在洛召公以天下諸侯取幣來獻者何以不即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序言成王在豐不聞在洛史官言使太保先相宅本非自來也蓋洛邑事畢周公欲歸宗周召公乃取天下諸侯贄見幣物獻之周公使達之王召公欲陳戒於成王故與周公言曰拜手稽首陳於公及王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以諸侯之幣與召公之戒併達于王也召公謂今洛邑已成欲歸誥告殷民根本乃自於御事皆不敢指成王故謂之御事如今稱人爲足下執事之謂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已上皆告成王之辭因周公以達王也元者長也代天作子乃天之長子也商本天之長子後世失道天即換易而商之命亦轉而爲周之命矣皇天之無親如此今王受命奄有四方蓋有無窮之休矣然而遺大投艱天下之責在一身所可憂者蓋亦無窮嗚呼王其若之何不以元子之責改與成王王何以當之其可不敬乎辭之懇惻感動之至深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以大邦之殷一失厥道天即弃絕其命堂堂大邦既爲天所弃絕今當如何且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在天之先哲王可以憑藉扶持者多矣若可世享天命自今觀之皆不可憑藉扶持矣則成王安可盡憑藉太王王季文武也商之厥後子孫不稱天意多見遠識者則使之藏隱而留於王朝者皆

鰥病多害之人以此治民故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皆保抱攜持其婦子以號呼於天欲奔亡而避惡政出則爲紂所執以此見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其法度尚嚴密出奔者即就拘執民果不能如紂何而紂果能勝天下矣然其所以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能勝天民之奔亡者紂即執之固在威虐之中至天哀于四方民紂之威虐亦無所用人力豈可以勝天哉今王受天之眷命必當懋勉用力疾速於敬德可也召公之言至此尤切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令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我相古先王有夏傳之於子從而導迪保祐之而夏能保天意而順若天於夏如此夏先王於天如此非不可為後世憑藉扶持以今觀之既墜其命矣又相有殷天之所以導迪保祐者亦非不盡其至而湯亦能稽順天意以今觀之亦墜其命矣然則前人誠不可恃也今王以幼沖而繼嗣必無遺老成人詢以事天治國之理王果能不遺老成人我方謂王能稽古人之德況謂庶幾能稽謀自天

言咨詢老成方庶幾爾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前既言先王難恃天命難知能詢謀故老方庶幾知此恐成王自尊而抑之也聖賢立言本末全備既抑之必又進之故嘆息而言王雖沖子已為天之元子矣為天之元子苟大能以至誠包容覆育小民則今即有休美矣此以進成王也前之抑所以虛其心後之進所以彊其志王既為天之元子即當自此用力亦王其疾敬德之意何者未為元子尚可停侯既居元子之位安得不即用力乎碞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之險當常常顧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王來都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土中者洛天下之中也召公又托周公之言以戒觀此則召誥非告周公明矣旦曰者言周公亦常曰作洛邑非徒然合天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稱旦曰者君前臣名也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之言為此大規摹有此大功業天命至此方有

所成以之治民今必休矣古人舉事規摹廣大洛邑之作上與天同大感神人之和而致天下之治為此而作洛規摹豈不大哉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召公乃言能如此天命方成者恐成王恃天命之已成欲其以未成居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召公又教成王以治洛之法王今必當先服殷之御事使來此附介助我周家之御事不可以商周二其心要在一視同仁使商之臣與周之臣合而為一節抑商臣之性漸染陶成日進一日至於日

日進新也然又在王以身率之王欲用敬德之工
當爲所不可不敬之德蓋不得不然者非有勉彊
如飢食渴飲之常莫之爲而爲者耳至於莫之爲
而爲則其動也天自然一視同仁合商周爲一體
混新舊爲一致此疾敬德之工夫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
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召公又再言夏商存亡以告成王恐其聽之略也

夏商之所以興亡所以長短皆非我之所能知惟
不敬德者卽亡與亡長短不觀於天惟觀於敬此
召公見之之的也夏商之天命蓋如此今繼受此
命其可不思夏商之所以長所以短者鑒之以續
其事功又況王乃初有基業者又不可以比前也
王乃初服者初有基業無他倚恃其可不敬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今王君天下如人之生子在於初生自初生而保
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
外來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正在今日知今
我初服者王知之否王今初服而有天下正天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之時也提而省之往都新邑敬
德安可少緩王惟用德乃可祈天永命言祈天永
命無他術止有敬德爲可耳曰祈者欲成王知天
命之未定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
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君德在於好生王勿以下民過用非法之故遂敢
不以常法治其罪而至於殄戮忿疾一生卽損君
德矣何則人君之德止在好生好生之德止在於

用常法治民以常道而有功則可以非道而有功
則不可蓋王所處之位在於德元元者善之長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人君以此德元覆冒天下安可
以小民淫用遂損君德成王在文武之側豈不知
君德之根源正在於圄屬殺人召公不已於告者
恐成王於爲治之際因有所違拂而壞其本原也
王果能以好生之德洽于天下小民方盡知君意
以王之刑罰用於天下初非動用非法則於王豈
不甚顯如春氣著物無所不徧王所以顯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
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之間當各盡其休言我欲如夏歷年之久勿欲如商歷年之替召公言我欲王以小民而受天之永命永命在天君之所以受之者乃在於小民耳古人言民召公改言小民者蓋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公原其根本使成王知之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既因周公達所言於王末又殷勤至於拜手稽首言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謂商民也百君子謂商臣也友民謂國民也讎民百君子未從化者友民已從化者以此兩等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既言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合而爲一矣至此又分爲讎民友民者前自心而言後自勢而言也自心言之一視同仁合商周而爲一自勢言之所謂讎民者所謂友民者化猶未純正將隨其宜而撫摩教迪之謂之讎者欲成王知商民尚伺闕失乘間投隙其勢可畏警戒之切至此初非分爲二體也我與讎民及友民引領翹足待王之威命明德而保受之爲成王者何以慰此果有威命明德使之保受王方終有成命王

亦顯明我非敢自謂勤勞言初無補於國家但能敬奉幣帛以供王奉諸侯之常職而已若夫祈天永命則在王之身王之所當自能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三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太甲復亳而伊尹告歸成王卜洛而周公告歸蓋伊尹周公處大臣之變者也已事而亟去所以明吾心而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公不得遂其去何也伊尹之時國無他變太甲思庸則其責塞矣至於周公雖卜洛以遷商民基業略定然其心猶未服四方之大勢猶未集非周公誰與鎮安之此所以欲去而復留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洛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書曰復歸于亳著

作湯誥之時也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書曰還歸在豐著作周官之時也他篇亦莫不然而洛誥之序則獨不然告洛邑之卜周公在成周而遣使於成王也作洛誥之書周公歸宗周而親告於成王也若如書序之凡例當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歸于宗周作洛誥今乃於告卜之下即書作洛誥不復著其時何哉蓋本周公之志而言之也卜定則都邑定都邑定則受朝會遷商民而周之基業定周之基業定則周公之去志亦定當使人告卜之時告歸雖未形於言而精誠至意實與之俱往矣孔子深見於此心故變例而書略作誥之時而發作誥之志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章首序作洛獻卜之意拜手稽首敬其事也朕復子明辟程氏謂如復於王之復周公蓋言我以作洛獻卜之事反告於汝明君也周公之視成王孺子也成王之視周公叔父也拜手以言之明君以稱之蓋大卜洛之事而深發其敬也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

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哉君幼而百官總己以聽焉是固冢宰之職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前乎此者封康叔伐三監莫不繫之於成王則昔固爲辟自若也而今何復焉政使如世儒之說則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何爲下文無一語及之而專論營洛獻卜之故邪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述作洛之意也營洛大政宜自天子出以成王幼沖新立若不敢及天時建都邑基周家之命而定之予乃不得不嗣太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庶幾爲成王始基作民明辟之地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

聰並受四海之圖籍大哉洛邑是誠作民明辟之
基也是誠周公建都之意也蕭何作未央宮不過
曰非壯麗無以重威耳臨之以周公其基作民明
辟之言眇乎小哉不啻天淵之間也予惟乙卯朝
至于洛師即召誥所謂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是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
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卜都之意主於商民先
卜河朔黎水者因其所安也顧氏謂近於紂都爲
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其論遠近則然矣
若曰先卜近以悅之建都邑至重也質神明至肅也
此豈苟以悅衆之時況本欲居洛姑先卜黎是命

龜之際其意既不誠一矣苟龜兆而吉也將屈吾
本意而遂居黎乎聖人之舉措殆不如是也然則
周公何爲而先卜黎也意在地近者商民之心意
在地中者周公之心衆之所向周公亦豈安其獨
見哉並列二説以聽於天而已卜黎於先者先人
後己之心也黎既不吉改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
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違也黎雖不及洛然
亦周公並近商郊審擇面勢可建别都之地若擇
焉而不詳是殭天之合而必龜之從已豈聖人之
心哉始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王城
也朝會之地也終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

下都也頑民之居也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
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云者
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洛都雖有二
城而成周則總其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
周謂敬王繼子朝之亂自王城始都之其説不然
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
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
包王城其不可信一也左氏未嘗有敬王自王城
遷成周之明文第言子朝既逐王入于成周而已
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
爲東都則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明矣其不可信二

也伻來以圖及獻卜者周公言向者卜洛既定使
人來宗周獻營繕之圖及龜卜之兆於王蓋追述
獻卜之事言洛都之成將以致告歸之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王拜手稽首者敬受周公之言也公不敢不敬天
之休來相宅者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也周
公之來相宅乃敬承天休命非出於己私也曰敬
天之休足矣必曰不敢不敬天之休者蓋明見天
命之當然而不得不然也見之明然後畏之篤周

公之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
公也知周公則知天矣成王之學至於知天是殆
非前日弗敢及天基命之成王也其作周匹休者
言周公相宅營洛實配宗周其作我周家匹休之
地匹者對宗周之辭謂其休美俱無窮也成王復
言公既定宅使人來以龜兆來視予其卜之休祥
有常永無窮之吉我與周公二人其共貞固守此
基業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以者使之之
辭也成王自謂保天命與墜天命二者皆不繫於
己惟繫周公使我如何爾公庶幾永留輔佐以我
小子萬億年敬天之休而不墜乎伺之者甚重而

望之者蓋甚長也成王察言觀色知周公將致告
歸之請故豫以是留之其於師保事之可謂篤察
之可謂精矣是殆非前日未敢請公之成王也拜
手稽首誨言者成王復致敬盡禮以求周公之誨
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既盡禮以求誨言於是周公舉其大者告之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告以定都之首
務也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之不
載者咸秩敘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
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
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
祭祀之義鬼神之德則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告
成王若闇於事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
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
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乎顯若
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革天下之道莫要於

此故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
惟曰庶有事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成
周者豈徒然哉予惟曰庶幾有事爲以大慰天下
云爾下文所稱記功宗之類皆所當爲之事也方
周公當國之時百官賢否雖或小不齊公固化之
有道處之有方於治道未害也今成王親政之初
所從百官豈容有一小人參錯其間故公必精察
審擇使咸出於正無少不齊老臣愛君之心亦篤
矣不授之以人而徒責之以事周公必不爾也既
授之以人矣成王亦安得辭其責乎今王即命曰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者基業

旣定則當修創業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旣成周之業旣定矣論創業之勳不可後也故欲成王今卽出命曰記錄功臣之宗勳勞之最大者以其功作元祀功臣莫不祭於大烝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也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而後定蓋功臣之冠天下觀瞻所以鎭服羣下者實繫此擧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旣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曰汝功臣其受此褒賞之命以厚輔王室蓋示之倚任之意也臨新都而慰荅功臣所以託之心腹共圖久大之業而

念舊錄功風天下以歸之厚此又其樞機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敍弗其絶者周公旣告成王以褒賞功臣又戒以當大視功臣之載書苟無不公百工效之亦皆公也苟少有私百工竊之亦將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敎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敎工也百工視效如此孺子論功行賞其可少有朋比乎孺子其少有朋比則其自此以往臨政出治將無不朋比如火始然燄燄之微耳其所焚灼以敍而進自少而多自近而遠遂不可絶矣其可不深戒其初乎論功者成王之初政周公懼其私心之或萌故嚴厲其辭所以閑之於始而禁之於未發也厥若彝者告成王以其順典彝也及撫事如予者告成王以撫定天下之事當如我爲政之時也及云者周公自謙使成王先順典彝而因觀法我之所爲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者卽周公所齊從王于周之百工戒成王之洛當惟以此自從不可以他人間之也周公爲成王慮者可謂悉矣示之以典欲其遵也敎之以身欲其效也遺之以人欲其用也成王之臨洛邑誠能循奉典彝師法周公信任衆賢則治道亦無餘蘊矣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者復告成王當

使百工咸知上意所嚮聯事分職各就有僚曉然不惑奮揚興起咸底成績乃所謂明作有功也苟不知上之所嚮則惑惑則怠怠則績用弗成矣然則所嚮果何嚮也曰惇大者其所嚮也一代必有所尚以定一代之治體百工皆知所嚮雖其職之異其功之殊而體皆惇厚寛大共成温裕之風俗則是周家八百年之所尚實定於成王休聞顯譽豈有旣乎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周之治體蓋非後世之所可及也治體定則治道成故此章亦止於此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
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
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
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周公既舉治道以誨成王此章復申言之而致告
歸之請也已汝惟沖子惟終者周家之治文武周
公實始之至於終之則成王之責也故周公歎息
而言曰已乎惟汝幼沖之子而承如是之大基業
惟有以終之乃能塞責蓋憂其不克負荷而勉其

不可不負荷也前章之誨於內治為詳至於統御
諸侯教養兆民則未及焉故此章申言之汝其敬
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誨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王者之統御諸侯必先
識其向背不先識其向背則以僞為誠以佞為忠
賞罰倒置而操柄失矣然所以識其向背非用智
而任術也亦曰敬而已矣敬則是心常存無憎愛
之私故能識百辟忠誠以享王室者亦識其有悖
慢而不享王室者所謂不享王室者非必顯然負
固阻兵也庭實任土之物固與其他諸侯無異第

無誠意以將之耳享覲之多儀極其繁縟苟無誠
意則其陞降俯仰之儀必有不與物相稱者是以
謂之不享惟其不用志於享則凡其一國之民皆
化其惡惟曰不享舉無尊奉天子之心推其國之
政事其將差爽侮僭驟王度而為叛亂矣固當察
之於早治之於微也豈待其貢物不至而始知之
乎於陞降俯仰之間而識其向背是非心之存者
未能察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
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誨之以教養兆民
之道也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之序蓋
亦有不暇為者故屬成王頒布我所不暇為者於

天下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教養之常道次
第而頒之於民可也蘉勉也民惟邦本汝乃於是
輔民彝不勉行之是基業必將不永矣危言以感
動之欲其深勉乎此也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
敢廢乃命者周公復告成王以惇篤次敘武王之
事罔不如我前日當國之時則天下不敢廢汝之
命矣武王沒周公如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
命也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
命也苟成王作聰明喜變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
其敘則天下安肯用一幼沖孺子之命乎篤敘云
者典刑具在誠意不存焉亦徒法而已故行之責

乎篤也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者告戒旣終勉以汝往新邑布政不可不敬我其退休田野惟農事是明不復與聞國事矣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者周公旣與成王決別以民者國之大本意未能已復指而言之曰彼寬裕我民之道前所謂棐民彝者是不可須臾離無或少遠之而用致違戾也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忘民如此其眞知本者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成王將留周公故先歸重於公荅其誨言稱其功德蓋所以開挽留之端也公明保予沖子者成王退托言我幼沖孺子蒙然未有所知公之於我正如人之養嬰孩寒暑飢渴莫能自辨皆傅養者明以保之使其免於水火歸重於公者亦至矣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者荅周公之誨言也公所稱擧以誨我者明著深實皆丕顯之德蓋欲以我小子繼先烈成天意結民心擧祀

典我不敢不深是誨也文武之烈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欲持循則漫頽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衆之上矣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卽前所謂肇稱殷禮蓋以惇重宗敬大禮之心而擧行次敘大祀徧祭百神而大享之也周公前兩章之誨大略不出此矣周公之誨以祀爲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爲後者先其實也齋明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爲治之條理則此心之實也告者視其原受者得其實周公可謂善誨成王

可謂善聽矣苟周公先言祀成王亦先言祀安知非徒旣其文而未旣其實乎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敎予沖子夙夜毖祀者稱周公之功德也周公聖德之著輝光充塞天地若可以止矣方且勤施治敎于四方四方之人雖邊陬海隅亦皆旁作穆穆以發誠敬之容德益向新俗益向美前迓太平其象可見文武勤勞創業垂統以敎後世者賴公再明不復迷錯我小子拱手仰成徒知爲祭主蚤夜謹祀而已則公之有大功德於我周家者亦云盛矣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識其不已之心者成王也天

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識其迓平之象者成王也
周公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思
兼三王其勤勞特甚焉信乎其爲勤施也不曰既
平而曰迓平者既平則盈不可久矣迓則有亹亹
方進之意焉周公勤勞如此勲德如是成王弁冕
奉祭其敢忘所自乎其可少遠周公乎挽留之意
莫切於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既稱周公
之功德言之不足復言公之功輔養啓迪我小子
之篤罔不若是非止前所稱而已蓋言語所不能
盡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留周公之心愈切矣人君有安居而與師保
議論者有臨朝布政而接諸侯卿大夫者此成王
欲退私而臨朝也謂我退而即君位于朝命公後
伯禽於魯言公不可去封公之子以治魯國之民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四方今始開啓其治端耳諸侯尚未知來王來享
而舉尊王之禮也周公雖已平殷之亂而宗禮之
事未定公之功亦未克敉寧而豈爲全備哉公必
當開導將大我之後爲我士師工之監視當時爲
士師工者固多公當爲之表率大保養文武所受

之民以治之爲四輔師保之佐此章成王自謂我
眇然幼冲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公不爲己留
亦當爲天下留爲文武留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定予往已者王謂公若留我則敢往新邑使天
下諸侯欽肅將大祗敬歡協公之功公之功亦至
此而成矣此語與亦未克敉公功對言也前章就
成王之身言之此章又就周公之身言之見其留
之愈切也公無困哉者王謂公捨我求去實爲困
我公前言規摹如此之大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

矣而去之何哉公之不去我亦無厭斁其康安天
下之事不然爲保其往公爲周之儀刑舊矣今勿
替之則四方亦世世享我周家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爲成王而留謂王命予來欲承保乃文祖受
命之民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其誕保文武受命民
之命也弘朕恭者周公本有此恭所以欲去者謂
上下全備矣王又深以文武爲言是所以弘大我之
恭豈得而不留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周公謂我既留君臣之間當同用工大立規摹孺子來相視洛邑其大惇厚其法用殷之賢人周召之言多加大者天下之工夫未有小爲之而能有成者也是必委一身於其中如以爲學學之外無他事乃可若一出一入始勤終怠豈能成德必大惇其典大用殷之賢人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周恭敬之君第一人又言其自是洛邑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萬邦皆休惟王乃有成績苟一二邦不休則績安可謂之成旦者周公自言我以諸侯大

夫及御事之人篤厚前人已成之烈荅天下之衆作周家誠信之臣第一人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於王言恭先於己言孚先者蓋恭者治之原治原當出於君而臣但作孚信之先者而已亦歸政之指也大抵功成則退臣之道也周公謂制作已備可以去矣其本心也成王留之則又更立規摹終則有始天行健之意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

周公謂成王考我告予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考之一辭甚要如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説乎必攺之繹之可也使來毖愼治殷之民其必命之以寧命者如射命中之命命中者必中之謂命寧者至於必寧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敍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既留即告于文王武王以秬鬯二卣拜手稽首以此心休享不敢宿而禋于文武之前公之一去一留對越文武也亦以堅成王之心謂汝之不可不勉者已告於文武矣予不敢宿者對成王之時此心此意即對于文武也自是當惠順篤厚次

敍而行無至于遘自疾之地能如此則萬年皆厭飫汝之德殷之民亦日新月漬而有所成矣殷之民乃承敍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蓋殷民乃雝民能使之承敍然後萬年永觀朕子懷德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臣記當時事也戊辰十二月戊辰也王在新邑在洛也烝祭常祭歲也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常祭止用騂牛一也因烝祭封伯禽於魯王賓

殺禋於常祭之外又殺牛以祭封伯禽與祭歲對言故曰賓以歲爲王此爲賓也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終始至此凡七年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四

多士第十六　周書

遷洛之事召誥則經始之也洛誥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慰安之也亦既慰安之矣而踐奄之後復待多方之誥然後人情始定與其再諭之煩曷若一諭之至乎曰聖人之言不過乎物始遷之時如是勞來之足矣苟預發他日之疑而曲諭之於已則爲躁於民則爲瀆非聖人之言也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

所謂頑民者蓋於商民之中尤負固不悛者非諸侯之權所能震服也非文誥之辭所能統率也惟置之於醇醲泰和之地而後日漸月漬浸以融釋此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然既成而後遷則室廬有秩疆埸有經至者莫不忘勞既遷而後告則天命之公王澤之厚聽者莫不興起周公洛邑之政其次第固如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之袞舃臨之初於此而發王命焉光景之新繪畫莫陳而史以三語盡之可謂善形容矣序言殷頑民賤之也所以指其實史言商王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序蓋孔子之公筆史則周公之恩意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頑民人之所忿嫉也周公以王命誥首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摩勞來之意見於言表畧無忿嫉之氣亦可以見聖人之心矣頑民之來謂周公必以凶徒醜類見處不自意得殷遺多士之稱訓誥未孚而嚚悍暴戾固已十消其八九矣弗弔之天大降喪于殷者憫其喪亂而慰勉之也喪亂者非他也周實爲之也而慰勉之辭若無與焉者何哉殷

得罪於天周奉天討而未嘗有心於其間也討之者無心故言之者亦若無與也旻天者自其秋殺者言之各有主也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者推本革命之公而開喻之也天既降喪于殷故周受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于上帝之事威降于天而成于周蓋相爲終始者也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於周反致王罰於其身焉吁可畏也以天言之則曰明威以人言之則曰王罰所從言者不同而至明至公之理非有二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者因其所疑而解之也弋猶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明如此聖人何嘗以弋取求位爲嫌而急於自解哉惟頑民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則疑周之弋殷命也又疑周之求天位也聖人憫之憐之呼而告之曰非我小邦周敢弋殷命以彊弱小大之勢論之小國亦豈能弋殷命然而卒革殷命焉是天也非人也頑民亦可以少悟矣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觀天之不畀殷益信其不固亂也天既不畀殷故相助輔弼我有周俾作民主我曷嘗敢有求位之意哉是乃因其疑

以解之而非以自解也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者前既言惟天不畀矣復告之以不畀之理豈在外哉是乃我下民所秉之爲善善惡惡確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是乃上天之明畏也秉爲即秉彝詩言其體此言其用也始言惟天不畀而後言惟帝不畀蓋將剖析精微以示之故指其主宰而謂之帝至本其明畏之理則謂之天也言至於此所以迪頑民之性者至矣盡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桀之亡即紂之亡也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嗚條之事凡爲商民者莫不知其應乎天而順乎人矣至於商周之際乃有疑焉觀其前則明處其中則蔽也故周公舉湯桀之舊聞以告之自其明以達其蔽也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所安則亹亹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其所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則其惡升聞而惟帝降格矣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則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治亂雖殊極乎下而通於上則一而已帝既降格譴告災異以示所嚮於是夏邦可以深警矣尚猶弗能敬用帝命大肆淫泆惡播人口至於有辭自絶於天而天亦絶之故惟時天罔念聞也元命者大善之命也出於天而行於君者也桀以淫泆肆于民上舉措誅賞無非私意安得有所謂元命哉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祚亦從而廢矣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也夏既廢其命故天乃命爾先祖成湯爰革夏正爲俊民甸四方者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獨恃一手一足之力哉明揚俊民分

布遠邇使之甸治區畫各有攸守而人君之職分盡矣伊尹之稱湯曰旁求俊彥孟子之稱湯曰立賢無方蓋成湯治天下之規模惟伊尹周公孟子則深知之也明德者治國平天下之本而恤祀則致敬鬼神聚其德而神明之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聖賢之品差亦不一矣謂之罔不明德恤祀者言大略不失此心所以傳世不陸也商之多哲王是豈人力哉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而然也殷之哲王亦皆操存此心罔敢失帝之則無私主則無私施也此布德行惠所以罔不配天其澤也苟不知操存失其帝則雖欲澤民亦皆私意之爲何足以配天乎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積治之後雖有失道之君亦未易動搖也襲聖賢之餘業而其亡忽焉者積累之難深戕敗之亦大也誕罔顯于天者言紂天理昏蔽之極其本既亡矣況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勞邦家而思所以保之乎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念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艱難必

不忍淫泆以蕩覆之也善惡吉凶之理天道之甚
顯民心之共祗者也紂大淫厥泆而皆不顧焉天
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
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
天矣罔顧于民祗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肆無忌
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
天不畀不明厥德者推本紂所以為天所絕者不
明其德而已明德天之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盡
乎天者也紂雖下愚亦豈無是德哉惟昏蔽蠱惑
不能明其德人欲日肆故其惡如上所陳也序紂
惡而以是終之探其本也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於罰者言國未嘗無故而亡泛觀前後亡國
者其致罰之由必有可言者況周之奉辭伐紂乎
爾頑民亦可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
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
前章所敘武王革命之理此章所謂今惟我周王
則指當時言之也頑民之所以憾周者徒見東征
為周公成王之事爾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
王特大善承之而已周為天子職當奉承帝事帝

既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剪除告其勑正之
功于帝也惟我割殷之事未嘗容少私意一於從
帝而無貳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惟我之適
矣周不貳於帝殷其可貳於周乎上帝臨汝無貳
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當是時頑民猶妄意成王
周公或可動搖故示以確然不可移奪之志以定
其心而一其所向云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
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亦豈徒割殷之事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者其曰乃
審度之辭蓋嘗審度頑民致討之由實惟爾大為

非度我固不先起兵端以動爾其作孽乃自爾邑
非他人也又將誰咎乎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者告之以遷洛之意也言予亦念天就殷邦
妹土之地屢降大戾紂既死焉故今邪慝不正要
當遷徙舍其舊而新是圖夫豈得已而不已哉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予時惟其遷居西爾者自

殷視洛則為西也所以遷爾居於洛者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寧而樂為開闔動搖也是惟天命而已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朕不敢有後無我怨者言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雖欲少從容而不可得爾其體此意而無我怨也雖然周行天討者也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文意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邪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誠粗知之將喘汗疾趨之不暇亦何待他人敦勉督促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者以其父祖之舊聞而開諭之也惟爾平

日所知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然可考我周之革商正如是耳以所聞於前而驗所見於今廢興之理亦可識矣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蓋周以商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革夏之事責周其言以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乎此雖頑民責周之語然成湯革夏之政不多見聞今周之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安得而不怨於書因此語而推之則其舉民望慰衆心合新舊安危疑規摹略可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者周公稱王命以大義裁之言爾

頑民雖有是言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予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令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後而必我之爵也商猶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爲天子之都理當富於賢德故求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哉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者復諭以所以遷洛者惟欲相率安肆矜恤爾躬豈可反以我為罪乎前云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云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欲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蔽蒙之極故每舉天命之公以大警省之使於此而有發焉則知洛邑之遷周蓋

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頑民之所以不安者蓋不自知其罪之大遷洛猶爲輕典故此章明以告之奄蓋與武庚管叔同叛者昔我東征來自奄之時爾三監奄淮夷之衆若正名定罪我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盡俘爲囚可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流竄荒裔可也今遷爾洛邑密通王室是以親比爾為事俾臣于我宗法成周濟濟多遜之盛漸染薰陶以成其德爲汝賜旣不多矣乎舍殷就洛遷徙之勞頑民所知也

舍遐逖而就中都寬宥之恩頑民所不知也故明
以告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告戒既終乃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令予惟不爾殺者蓋頑民負罪懷慝反側不安故

明許其不死所以洗其危疑也盤庚既遷之後歷告百姓者亦曰罔罪爾衆亦是意也胥怨之惡小故告之以罔罪反叛之惡大故告之以不殺辭之輕重因其犯之大小至於與民更始則一而已予惟時命有申者前章既已詳命之而是章之命復申告之也今朕作大邑于茲洛者蓋爲四方諸侯罔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會朝此營洛之本意也亦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濟濟多遜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者亦甚厚矣爾乃尚庶幾保有爾土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寧各幹其所止無起覬覦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爾能敬天惟畀予矜恤爾惟敬則畏天命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祇順福祥之所集也即天之畀矜也爾不能敬爾不啻不能保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慢不敬則不畏天命不畏聖人之言凡所命誥莫不違悖刑戮之所集也即天之罰也明福威以示之彼安得不知所嚮背乎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續爾居爲長久之計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矣有幹則有業有年則有養所以能胥匡其生也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者言爾之遷洛乃

建立門戶之祖後世子孫之興實從遷始豈不甚光榮矣乎自亡國之末裔而爲興國之始祖頑民雖愚其亦知所擇矣所以作新之者無大於是也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殷勤以續前語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辭不可盡通然所謂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者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五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爲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爲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葢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憧葢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

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葢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爲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苦耳自以爲黠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

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而謂之我聞蓋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蓋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祗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

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工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言其未踐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傅說四海之內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即太甲也不義惟

王舊爲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之前舊爲小人之行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即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慢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爲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歴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于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歴涉而後成德則學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爲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専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己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己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

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文王以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茍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痡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憂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謹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畋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來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畝恤困窮勤政事戒

佚遊防橫歛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諛之說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放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茍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歛必先絕橫歛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歛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旣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遂其旣嘗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

比之況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爲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蓋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敎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敎誨者敎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敎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敎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爲作也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詭誕爲幻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說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說乎彼固有所窺而動也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歛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歉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懼懼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
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
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
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知而弗去所以爲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
非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
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爲而知三宗文王
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
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於心則平
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
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

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
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
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於不敢藏怒而已蓋初無
怒之可藏也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
時豈不知此爲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
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爲然斯所以爲迪哲也
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工益新其心益平聖
學之緝熙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
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譸張
爲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
信之則以爲果若是不永念其爲君褊覆包含之

道不寬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根之說羅織疑
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有萬不同而其怨
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
皆言此厥不聽蓋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
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
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
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
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逃之盡亦謹之於聽
受之初乎周公敎戒既畢復數息而使嗣王監于
兹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
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

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爲戒終則以棄忠言
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
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
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
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閒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説周公作君奭　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

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説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爲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爲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爲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巳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蓋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

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盛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弃於不可爲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己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己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巳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盍相與悉

心而奉天曷爲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誥言
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前日
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
今日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
已安可以退身而亡日之事則惟亡日之人在我
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
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絕佚墜
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
固不得以旣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

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
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
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
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
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
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歲時斯其所以爲不
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旣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施於我沖子者旣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
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
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爲哉不過

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王
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
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
公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
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
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旣終復續形容議
論之起伏弁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
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
不用釋於文王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
則以天爲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
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

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
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
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
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

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於格于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伊尹之於太甲亦未嘗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也咸有一德之篇

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乂王家何也咸之爲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高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爲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而四海

仰德實傅說之力捨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勳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久而不隆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

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內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內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內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隸光寵赫弈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戍于號者衂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恤乎矧成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

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乂其君君德成就
彰信兆民凡有所爲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
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
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
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眞
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召公不景行行
止而遠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
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

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爲天也
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
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
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
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
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
王之多也基業之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
私壽之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
留而爲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
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

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
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敎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
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
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
回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
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
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
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
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
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
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
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

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大和雖貫古今盈宇宙
而不息然紂爲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
和則熄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昃
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
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己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
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
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內進厥德外和有夏合
內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虢叔閎夭散宜
生泰顛南宮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
可謂盛矣文王猶慊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
往來君民之閒以迪導常敎於下者故文王自視

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成
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
言反視己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
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
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
殷命故曰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
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
茲四人尚迪有祿孔氏謂虢叔先沒意其或有所
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沒惟此四人
者尚蹈有祿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
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勳也惟茲四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
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敎于四海也
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
相爲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
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留
召公而非欲爲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
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
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
效非若後世作出作入安於小成者之爲也今在

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者周公言
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
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
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
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
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力扶持之不
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
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
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成王之所不逮以耇
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
憂矣鳴鳥蓋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

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
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
將藏而不復聞其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
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爲斯周公之
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
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
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

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
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
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苟欲
潔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狹隘
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狹隘欲去盡謀
所以寬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
謀於寬裕是也蓋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
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
紓黮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
乾没者未嘗無翻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遭大變
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

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耳一旦政柄
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
鞅不悅也是則然矣盡謀所以寬裕者乎誠寬裕
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爲久大之
規摹則向來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寬之域
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
人迷亂此蓋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
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

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
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
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
命之大如此爲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
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
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
召公縱不爲成王留不爲周公留盡亦惟念文王
前日眷遇之厚德爲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
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
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

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
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爲
此老身而不敢言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
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
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

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
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
深勉召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
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爲我監觀
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
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
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
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
亡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
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
以操存之工也然召公所謂不存者豈若常人然

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
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寬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
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欽之開歛於眇忽將形之
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
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
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捨
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
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
祿日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盡相與避滿盈乎
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
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

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
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
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
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
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
地無不率服惟上所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
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
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
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

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捨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爲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兹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歷諳練之久固知

民之德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祗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荅載於簡册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顔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七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豈忍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沒矣此望絶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

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冢宰首六卿而總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

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抵也是位一搖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搖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

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者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爲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遂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謹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謹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戒以往即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兄弟

爲體不忍蔡叔叛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亟掩覆之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若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惕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

常訓囧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祗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藹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祗德豈無或過

於拘者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為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為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又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絶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謹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惕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謹始而

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然至所當為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茍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攸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

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弃
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苟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己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可喜然忽畧踈快動皆愆尤

凡讒說姦言曷嘗不乘其匆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縶而側言乃解其縶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輕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爲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飭其往申之無荒弃朕命之戒以蔡仲惛惛祇畏豈荒弃王命者蓋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哉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蓋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來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奄復遷其君於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八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災伺變者尚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爲釁鴟張蟠結而不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耆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旣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旣踐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言爲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爲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爲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挺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疢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者蓋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

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
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
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纖芥覆藏
蔽匿之意爾多方與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
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
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
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
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
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

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
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
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言天譴愈甚桀
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
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
迪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
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
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勉欲罷不能
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
頃乎此即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即
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

發見天理武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
自絶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
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
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
愛民更無它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
何異却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
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
遏絶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者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
也末喜之變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
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
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
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
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懫者欽崇尊尚之同惡
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
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
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
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

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絶之也桀之絶天者大故天之絶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

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多士蓋皆叨慣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爲爲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爲欲耕

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所謂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内愧其類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它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謹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爲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

蓋未有能勸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謹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謹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略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動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黙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謹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

法制惟動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
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
命者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
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
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
亡之是誠可惆惜也天命至公操則存捨則亡以
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
忽焉危微操捨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
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

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
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
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
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
居聖人之變史官預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
爲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
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

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
意弃夏商乃二國自絕耳數之以自反而不怨天
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
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
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
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
之逆皆是也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
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
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
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弃之矣
天固不得而不弃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

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
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
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
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
代之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
圖厥攻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親代夏爲紂者
可以永鑒矣反於桀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
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
無非穢濁不蠲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
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者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罔然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敎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閒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依於其子

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爲民主肆於民上曾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絕紂乎紂絕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絕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說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外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敎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禋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拊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爲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

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溫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敎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敎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敎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敎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敎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

周而定于一矣猶洶洶然不靖欲何爲也明指天
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
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
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
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
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旣多矣憂其瀆
而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

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戚罰
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旣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
訓誥猶繹絡而不絕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
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敎之以誠實寬裕
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
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寬而不顧
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
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徼倖
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
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
可毀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

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別如此曷爲
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者言爾前
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瀦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
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大造
順我王室各祗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敎
誘以屢爲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是使他人論
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
爾心未愛蓋傷頑民累于戚亡之禍必其心未知
自愛而然是深可閔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
也復敍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

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
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弃而無孑遺也爾乃自作
不典圖忱于正謂旣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
言其不自反也我惟時其告敎之我惟時其戰要
囚之如大誥多士之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旣至于
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
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遷奄之命若猶不循省
悍然不用我降爾之命則固將大罰殛之不可望
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而欲
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辜而已秉德不
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

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爲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爲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蓋皆歷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宜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蓋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胥伯小大

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儁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爲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尚懷危疑偷惰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雖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汙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寬綽厭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矣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絶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爲而防慮

如此其密體用蓋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敎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尚爲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它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爲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亦以好

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己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己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畔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爲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爲霸攻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勅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爲王霸之辯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考區區信必數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詰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祇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爲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眞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敎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惟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爲善矣苟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

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爲三監之亂則旣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彼雖寘頑苟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九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者也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無是心則雖具舉政體不過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矣而不知所統則與漢宣隋文相去蓋無幾也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立政

自立政而後周公不復有書矣在百篇中則是篇乃周公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至於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成王之爲王久矣周公方拜手稽首而告之何也蓋成王前此幼沖素倚成於周公雖居王位習而不察猶未知其難居也故周公致敬盡禮告而警之曰嗣天子今爲王矣其可不弃爾幼志而深思天位之艱乎旣警之以爲君之難彼方震悚而未知攸濟乃悉數治道綱領以咸戒之則入之者深而聽之者不敢易矣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所謂爲治之綱領也常伯常任準人議政

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共役而在左右者也尊
卑雖甚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倚職親者有染
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
章所謂三宅之事也以文意考固知其任大體重
然於三代之書它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
猶官之有別名者其來已久相也而或謂之阿衡
保衡卿也而或謂之祈父農父然則常伯常任準
人者是三代輔政之別名耳說者乃配合之俾各
有攸司則皆意爲之也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之
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綴衣蓋常張帷幄者也
周公既言復嘆息自古爲天下者果能休嘉此數

職知憂恤審擇之者蓋甚鮮焉先言休茲而繼以
知恤者必知建官置職之美意然後能深以爲恤
也常伯常任準人之官豈高位重禄而已乎彌綸
康濟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凡僕御之官豈顧
指氣使而已乎薫陶移養其職蓋甚休也其職之
休如是其敢恬不加恤使非其人處之乎惟深識
建官之美意故深嘆其休而使成王深繹之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

暴德罔後
周公既嘆知恤者鮮矣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
夏也成湯也文武也皆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者求賢任官世
主曷嘗不誦此語哉貌敬而情則疎也聲善而中
則不然也凡此皆名爲之而非實蹈之也若有夏
先后則既允蹈之矣迪云者蹈之之謂也乃其國
家所以大彊者以能籲召賢俊知尊上帝之實而
已予克家則父尊言其幹父之蠱也賢在位則上
帝尊蓋其代天之工也籲召賢俊固所以彊國必
引之至於尊上帝者蓋夏后氏之號召賢俊本以

共代天工發於公心非欲私彊其國家也大競之
效猶響應聲而匪求之也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者雖既號召賢俊苟工於招納而拙於採擇猶無
益也統名之則曰俊而其所以爲俊者或直而溫
或寬而栗豈一塗所可識哉不能實知篤信於九
德之行雖隨其鑒裁各有所獲然得之於此遺之
於彼必不能盡入彀中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
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
自皐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蓋世守之以爲知
人之法矣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
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者夏之羣臣見其

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以圖任之要也
苟此意未孚於下則臣亦豈敢遽進其言哉坤道
固不當先倡也噫人臣之難進言固矣人君之得
聞忠言抑甚難也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敬告
以為君之難也終焉歷敘事牧準而曰玆惟后矣
申告之以為君之職也乃事乃牧乃準即前所謂
常伯常任準人為治之體統繫焉宅是三者人君
之分畢矣當顧俊之後羣賢四集天下惟觀三宅
之舉以為向背政柄有歸則庶官列位隨材授任
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
虎賁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略同然則以圖任三宅

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吉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
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謀面用丕
訓德者夏之羣臣既以宅三宅為戒其君於是謀
以博詢之面以親驗之用其大順於德者焉則乃
宅人者必如是乃可謂之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
付大德不可卜知必參人己然後盡也玆乃三宅
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者方
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是之詳及其衰也遂至於曾
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而無一君子也玆乃云者
此乃三宅之位非宅位也猶無義民則餘可知矣
然非人材果劣於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任

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玆見於有室大競桀惟暴
德是任玆見於絶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
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
湯之升大治之使章條炳蔚所謂陟丕釐上帝之
耿命也然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

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言知之之明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
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
浮其名未即宅未即俊之前知之者獨湯既即宅
既即俊之後則夫人而信之也三俊說者謂宅日
次補三宅者觀夫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
待用或如說者之所謂漢高帝儲參陵平勃於身
後迄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琬禕允維於身後
亦能持循數十年況三代所以為社稷長慮者股
肱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嚴惟丕式克用三
宅三俊言待之之恭也嚴事賢者一話言一舉措

惟大則效之而罔有疑貳然後能用三宅三俊而俾自竭所謂學於伊尹然後臣之斯其一證也後世始有駕馭臣下之論抑不知可得而駕馭者姦雄狙詐耳苟操是心賢者其肯委身乎成湯所以克用三宅三俊者特嚴惟丕式以極其恭不間其駕馭也知之既明待之既恭賢俊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周公既述成湯乃慨然發嘆於紂德之昏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人羞

刑者宜進刑戮者也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人也庶習者備諳衆醜者也庶習逸德之惡甚於羞刑暴德故共政之任亦親於共國焉舉賢者拔其萃嗜惡者從其尤皆用其極者也紂淫昏不欽天職故帝欽罰之使我周集有華夏復用商所受之命同治萬姓焉欽者天之理紂之干罰背此理者也周之有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天理也冠之以欽而繼之以罰以併言其背此理也以至於所謂式商受命亦非外此理而復有命也合周公論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體統其在茲乎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端蓋與上文相參也桀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成湯而遽如是焉紂之時若不可爲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是非有兩天下也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材同世而異用人君盍於此而深省乎三宅共政者

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眞能知其心也成王反風之後不可謂不知周公之心矣其知之也亦成王之知而已其視文武之知周公則猶大有徑庭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王灼然見其心也宅人則或疑信相半矣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苟貌親口惠相期於肝膈之外則既無其本矣文武既克知灼見三宅三俊之心以是而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而爲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浩然無愧於俯仰之際矣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所共也既論文武之大綱復條陳而歷數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者所謂三宅蓋立政之本也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者蓋在内侍衛與凡職掌也周制馬有十二匹立趣馬一人則下比於圉牧者也小尹虎賁綴衣趣馬皆奉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左右攜僕攜持共用之物服役左右者也庶府蓋府史之府庶言衆也大都小伯者大都小都之長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执藝以事其上者也表臣百司者在外之百司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内百司若内府内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也如庖人尹庖内饔尹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内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處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或淫巧機詐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也既條陳

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人之相去何啻千百等用之者小大亦各有方今合而謂之吉士蓋長短雖不齊要皆慈祥良善之人而不容一憸刻傾險者投足其閒此文武用人之大法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序書既備復論諸侯之官與夫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諸侯之三卿與其副也侯國之官獨此是舉其名位通於天子者歟先儒以三卿爲文武未伐紂前官制茍果皆文武在廷之官何錄重出於庶常吉士之後乎此章蓋通敘文武之官文王雖不有天下武王克商官制實達乎四海其爲侯國之官無疑也夷微盧烝三亳阪尹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夷也微也盧也蓋皆蠻夷牧誓常出其二焉烝先儒以爲衆或者亦蠻夷之名而失其地歟三亳說者謂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阪則未詳也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閒是之謂尹地制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内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
前章敷敘文武衆職既已詳復恐成王覽其目不識其綱故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事之綱也故而不宅則憧憧擾擾自流於一物尚何以綱萬事乎君心既宅安厥攸居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也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應感也首章所敘文王之事文王之官若不勝其繁矣然文王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於外哉惟能宅心而已是心之宅乃能立茲常事而體統咸舉常事蓋有國常行而不可廢者前章百官所掌皆是也司牧人亦能觀感之故罔不秉德司牧人蓋舉其長以見其屬德雖司

牧之所自有然所以俊敏日新者實由於文王聖心造化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以克言以文王而能非其所自能也昔之敘者蓋有示以制度文爲使之自造上達之妙者矣亦有微發端倪使之推於事物之際者矣本末雖未嘗相離然語之各有其方惟周公之於成王博之以庶官而物無所遺約之以一心而宅無所事博約具舉體用畢陳嗚呼父師之心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治道原有體宅心其原也罔攸兼于庶獄庶謹其體也凡奏請詞訟所謂庶言也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也凡事莫不繫利害皆當謹戒所謂庶謹也國家之事不出於此三者矣文王既宅心而司牧人克俊有德則典之者各有司存豈文王之所當兼哉惟付之有司之牧長順其用違蓋可否聽其裁決而已不復兼也君當一於爲君臣當一於爲臣君苟兼臣之職非惟二其君道而臣亦不得專其職也庶獄庶謹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置庶言而不論者事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爲也惟言罔敢

知然後見文王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繼前之辭也論文王以心以體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王以功以業自其發用言之也觀其本原可以知其發用觀其發用可以知其本原兩章蓋交相見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者所謂敉寧之功一怒則所謂義德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率惟不敢替者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之容德也不泄邇不忘遠遠邇

幷包所以率循思惟謀度而從之者也文武神武大度如此宜其並受丕丕之基建八百年盛大之業也於義德曰不敢替於容德曰率惟謀從者生育肅殺一闔一闢固非二氣而生者天地聖人之心也故容德率惟謀從而義德則迫於不得已而不敢替焉先論心次論體終論功業言之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而承如是之基業矣其何以居之乎其可不精思圖任之要乎一篇之間所謂王矣者蓋屢言而屢歎之深恐成王平日委重視成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警之者不一而足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者授之以知人之法也繼自今謂繼此以往自成王而下後嗣王皆欲其世守之周公惓惓之意則無窮也我者主君而言周公以君爲體者也政事有小大綱目之判曰立政則既舉其綱矣復曰立事者挈持固有其要綜理欲其周也所以立政立事者豈人主親爲之哉要在圖任準人牧夫而已三宅遺其一蓋略舉其二以包其餘無他意也圖任三宅不可無知人之法灼知厥若所謂知人之法也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於下火順於上蓋有埋之而不下鬱之而不上者矣然終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豈無飾其外而勉爲之者哉苟能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心之所安不得而遁矣夏后氏宅人之法亦曰謀面用丕訓德訓亦順也觀人以其順蓋有所傳矣既灼知其所順果正而不它然後推心而委付之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謹則勿有間之者言用之專也疑則不用用

則不疑夫既深知之矣則當太畀付之使之爲治以相助輔翼我所受之民以和調均齊我庶獄庶謹之事豈容復使異意者間之哉民而言受者言受命於天於祖宗而非成王之所自有也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周公所以竭兩端而告之也成王既涖政矣周公憂其或自用而無所畏也故復戒以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惟我成德之彥是咨是訪不敢自用以治我所受之民苟造次顛沛或忘師保則民有不得其死者而負上天祖宗之畀付矣人主尊無二上必常使之上畏師保下畏民庶然後兢業而不敢肆周公之訓所以維

持其敬心蓋作聖之功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
言咸告孺子王矣者復深感切之也周公嘆息而
言予已受人之美言皆告我以孺子既王矣汝其
何以稱塞此言哉苟無以稱塞則今日之譽它日
之毀也可不懼乎譽子弟者多於父兄之前苟無
其實則父兄每代之蹴踖也其感切成王可謂深
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謹惟正是
乂之者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惟以正道是治之
簡畀正人付之獄謹使之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撥
事所謂正道也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其勿誤
安能勿誤乎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言其治

之之體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
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
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
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前代圖任之得失其明效大驗既條列之矣曷爲
於此洊言之也忠愛之意源源不窮故納誨者亦
諄諄不已也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所以立政
立事而圖任牧夫準人者既能識其內而知其可
以宅是官矣復能由其外而深繹其中焉由其言

而繹其心也由其材而繹其德也由其發舒於當
時者而繹其持久於歲晏者果何如也繹之者蓋
不一端而足也則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
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
之爲治則一聽其所爲矣惟難於未任之先故易
於既任之後苟先而遽易則小人得以投隙後而
方難則君子無以盡心先後誠不可錯施也既舉
圖任之得以爲法復舉圖任之失以爲戒國既罔
有立政無復綱紀所用乃憸利輕巧之人不順於
德者是宜晦昧微滅罔顯在厥世君子陽類故用
則陞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故用則降其國於晦

滅陰陽陞降亦各從其類也前後用君子小人之
得失章章如此繼自今立政者其勿用憸人其專
擇吉士以勱勉相助我國家戒之者蓋甚力矣人
主無它職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
常必由之立政之書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者其
有旨哉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而周公復以其惟
吉士望後之人同時召公進戒之詩歌藹藹王多
吉士者亦至再焉穆王之世周道既衰矣其命伯
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
子孫所守唯在於吉士其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
小人而謂之憸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情狀使

人主知之也斯蓋吉士之反周家家法所嚴惡者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者復呼成王而警以獄事之重也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於後嗣也今文子文孫者專指成王也始云庶言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一止曰庶獄庶謹已而去其二獨曰庶獄蓋挈其重者獨舉之使成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而致嚴於典獄牧夫之選耳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哉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通志堂 劉良

兵者刑之大也故旣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繼世之主多湛於逸樂不出户庭弛備忘戰以墮祖宗之業故戒其必能詰治戎兵徧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師嚴正方整行於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震耀文武之光烈是役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墮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覬覦保位之良圖也成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則旣克踐此語矣雖然周公之訓稽其所敝得無或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於庶獄之後者也庶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以前明後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死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者也其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重遲木訥倒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噫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於卒章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通志堂 鄧永

立政之篇終矣周公復告太史以蘇公之事何也立政所甚重者獄而蘇公者治獄之師也蘇忿生之爲武王司寇每用法敬其所由之獄未嘗敢易小大之獄莫不由於司寇式敬爾由獄蓋言無所不用其敬也故能封殖基本以長養我王國苟治獄者以此爲法而有謹焉斯能各以輕重之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者敬之形所以傳蘇公之心者也周公旣戒後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於篇以示後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合此則用戾此則斥豈不易乎周公之爲庶獄慮者悉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没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没之時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備矣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官

內修外攘治之序也而成王黜殷命滅淮夷乃始歸豐作周官何也境外之寇鄉鄰之闘者也先修而後攘可也境內之寇同室之闘者也苟不先治其闘室可得而治乎武庚三監之叛近在肘腋實繫王室安危而淮夷亦在封域之中聲勢相倚者也二患既除海内清晏然後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是固治之序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孺王耳今焉撫

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備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而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嗚呼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而揚武王之大烈乎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建官分職固自古制治保邦之大道也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岌岌乎若危亂踵其後一何迫也是豈成王之過慮哉成王深觀乎古而深見乎此也闔闢非二氣屈伸非二體而治亂安危非二

機也反治即亂去安即危其間本不容地也若昔帝王建其長立其貳設其參傳其伍者豈苟云乎哉皆所以制其未亂而保其未危也非曰文其治而飾其安也大官大職固所當謹同舟濟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蓋雖賤有司亦不敢忽也後世之主或外逆體統而失其建官之意或簡畀庸謭而違其任官之材彼惟以爵出於口而視之若不甚急耳嗚呼舜發畎畝禹躬胼胝相與戚嗟官人之難備嘗險阻固誠知其急也成王長於周家十六王積累平富之餘而親發未亂未危之論學之於人大矣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既原自古建官之道復序自古建官之法唐虞建官惟百而謂之稽古則官之有百蓋前於唐虞矣上古官制於此可推也百揆無所不總者也四岳兼總方岳者也州牧各總其州者也侯伯建春秋猶襲以霸者之稱在唐虞則必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若曰五等之侯伯則奚獨置其三者而舉二也治道之達自百揆而受之以四岳自四岳

而受之以州牧自州牧而受之以侯伯本自一源派於萬瀆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唐虞之治綱可識矣唐虞之官見於書者猶多成王獨舉其四惟識其大故能挈其綱也夏商之官倍也觀其會通而制其繁簡也百焉而治倍焉而亦能用治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者位也非其人則虛位也然位之布列其法豈真可輕哉首尾倒置承受參錯雖得其人亦何所施成王既序唐虞夏商建官之法矣復恐人得其徒法而不循其本也故抑揚其辭而使識之也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成王實

用力於此而眞知其不足所以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而共治之也德君德也秪勤于德則止其所而非叢脞也訓迪厥官訓導之俾各知所職下文所序是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以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也經邦而下皆訓迪之辭也三公位皆上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燮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燮理者和調之謂也明則邦國幽則陰陽

幽明之所以然乃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閒不容聲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三孤位皆孤卿貳三公而弘大其化寅敬也亮明也敬明天地之理以輔予一人也陰陽以氣言也天地以形言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言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物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考之成王之序公孤慨然有感於周之人材焉成王所序三公之職在後世蓋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不曰不必有而曰不必備蓋亦有之特不備耳三孤之職者亦後世曠千百年而不見者也成王乃不論備與不備是可以常備矣何其盛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敎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稷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齊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齊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敎官之長是爲司徒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五典自唐虞以來司徒旣職之矣天下之達道

惟是五者故古今之達敎亦不能改是五者也敷典敎民而謂之擾蓋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拊摩而入之之謂也蓄養而寬之之謂也深味乎擾之一言則司徒之敎思過半矣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謟長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間有一二僅存者不過曰使先王之文物不廢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又一說云禮官之長是爲宗伯壇坎昭穆之等聘饗鄉射之節莫非天秩察乎幽明之故然後能極其蘊也後世視以爲儀章之末意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必有妙於此者焉抑不知工師之所辨祝嘏之所詔宗伯豈能加毫末於此哉然治神人和上下者非工師祝嘏所能與而獨歸於宗伯於同而識其異於異而識其同則宗伯之職庶乎其可思矣政官之長是爲司馬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

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它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間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司空掌邦土凡邦之上地皆總焉居四民者士農工商各居其所不見異物之遷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管仲行之於齊者乃其遺法也地利者陂澤之灌漑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利而曰時地利者江河之徙移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遷變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興廢然後地利可盡焉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紀綱既立首敎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敎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矣故三曰邦禮敎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將帥之事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求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鄉分職各率其六十之屬以倡九州之牧

自内而達之外九州之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受之於内内倡外應周浹天下兆民之衆阜厚化成其治無以復加矣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成王既訓迪厥官以立爲治之綱矣繼之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内焉六卿外焉九牧表裏唱和固有彝倫然多歷歲序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六年五服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者乎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陞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章則所以居官守職者莫不咸在曰凡我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首之以欽乃攸司爲訓者蓋當是時體統既定各司其局一或不欽左不恭于左右不恭于右則綱條陵奪而定制紊矣大而侵小不明其體者也小而侵大不用其極者也雖意在於善然思出其位紛然無度非所謂欽也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者戒之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也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不可不熟之複之也令出而誤固當遷令然所傷則既多矣曰惟行弗惟反者所以深戒出令之不可輕非謂其眞不可反以意逆志讀之可也令出於君令戒凡有官君子而謂之謹乃出令豈在官者皆可出令乎蓋令之大者固無異統而百司庶府自下條敎于其屬亦

何莫非令隨其輕重皆有休戚固不可易也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者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私意浸克則民懷寖深至于允懷則心誠懷之無有餘蘊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能也上盡其公則下盡其情也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者蓋私者古今在官者之實病故成王示之消長之理使知所用力也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今必使之學古而後入官何也蓋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入官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令

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旣入官而議事則必斷之以制制者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古今之變亦不齊矣能斟酌權量不膠不滯是可謂能用其學者也始而不能學學而不能用則將何以應事政安得不迷乎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學古前代之法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之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苟喋喋利口妄欲改更以紛亂職業則動搖一代之治體豈細故哉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成王所以欲深絕其萌也蓄疑

敗謀者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忽荒政者怠則失於不及忽則失於過或過或不及荒其政則均也不學牆面莅事惟煩者旣歷數莅官之病復申勉之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材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懵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一二以材力營之未至什伯固已不勝其煩矣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者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也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

非欲經營分表而求新奇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者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養入於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爲也必實有是德不容毫髮之僞於其間然後可也載者容之之謂也聲利之攻人也微而無間苟有毫髮之未實安得不爲所引取乎因是而推言實僞之辨從事於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

僞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
日彰其拙矣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
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使小人作僞者共知勞
而無益亦何苦爲此乎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
在官守者怵於權利懷諼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
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居寵思危罔
不惟畏弗畏入畏者心在事外然後能當寵而慮
其危周視環顧無非可畏此心稍懈而不畏即入
於憂危禍患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
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所存大不
同也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者人情相下

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
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所
適從者正坐不相下故耳苟在列者推賢讓能彼
此相下安得不和政亦安得而厖乎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成王旣勉庶官以推
賢讓能於此復以舉人之實終焉觀庶官之能否
者不觀諸它惟觀諸所舉之得失人主旣專以人
物爲向背則百官亦專以人物爲風俗此風旣成
更相汲引人材將源源而不窮成周之治亦將新
新而不已此成王遺後世不斬之澤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訓戒旣終復嘆息而總告之敬爾有官者各
敬其官亂爾有政者各治其政即始所謂欽乃攸
司也由三公而至于下士尊尊卑卑各止其所而
天下定矣成王之訓所以始乎由是而終乎由是
也其官其政固各止其所統而言之爲上爲德爲
下爲民而已矣曰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
斁欲其盡心於君民永永不替庶乎萬邦之治無
有厭斁也成王期庶官以任重道遠者亦可以見
其規摹之久大矣

成王旣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成王之世其征伐可見者三監也淮夷也奄也東
夷也經營四方勤亦至矣至肅謹來賀則威德暢
而遠人來治功於是乎極賄之之命意其必有警
戒不自滿假之辭惜乎其逸也周公終老于豐蓋
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曾觀洛誥
所以反覆挽留者則可見矣公羊氏乃謂欲天下
之一乎周此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
際也將沒而欲葬于成周蓋宗臣垂老憂國之心
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

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識之故領其意而不從其葬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名其書旣逸其義不可知先儒謂弁告還奄之事義或然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一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官一篇固可見成王離師傅而不反者然周公猶在焉涵濡漸漬蓋有不知之潤也君陳之命周公則旣没矣成王眞得實造之學當於是篇求之

周公旣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君陳

周公之没也庶臣碩輔昭文王武王者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之重任成王獨以屬諸君陳玩其戒飭之辭與畢命輕重大不類則蓋新進者也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之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乎日與周公同功一體慮其兢業循守者或未專固苟微有作意於其間則於治體已有害矣不若畀之新進純愨之人則洞洞屬屬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指蓋在乎此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大老莫能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

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本立而生成章而達其序則然也政曰克施者難辭也衆斯心而加諸彼曷爲其難乎心則無間然位移而事易非久且熟者蓋未能不少齟齬也君陳之德如此則旣成而可施於用矣成王所以擧東郊之任命之也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何其不敬也昔周公之在東郊師保萬民有師之尊焉有保之親焉化育之德洽於民心君陳往而繼之其可不謹乃司而率循其常乎蓋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之初一法少變周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怨謗交萃民不可得而治矣惟勉昭周公之訓則其民從乂民方飢渴周公之訓得君陳發明而復示之恍若神明再還舊觀宜其翕然順聽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成王旣勉君陳昭周公之訓矣故復擧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旣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其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擧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擧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餘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於斯旣告以孜孜周公之訓慨然有感於周公而言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成王謂周公之聖向使聞其名而未得見其思慕向望之心惟恐不得一見也及親與周公遊處反玩以爲常不能遵奉眞所謂旣見聖亦不克由聖也今周公沒矣不可復見矣前日不克由聖之悔其可追哉是豈特以警君陳成王慨然與君陳共此恨也然成王豈眞不克由聖者特思周公之切而自視若不足爾爾其戒哉爾

惟風下民惟草者告之以旣居人上民之東西惟
吾所向不可不戒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民旣惟吾所向則
其發尤不可不審也凡謀慮政事若小若大無一
可忽有所廢興當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
旣同當紬繹而深思之所以深謹其所發也廢興
云者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
權量以求其當而已夫上守周公之法下資衆人
之論非私之已者所能成王舉以屬君陳其知之
也有素矣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
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舉其前日之善而明其可以當是
任也君陳平昔凡有謀猷亟入告君及旣施行則
澹然不有順承之于外謂此謀此猷皆吾君之德
焉爲人臣者公己奉上果成能若是豈不甚良顯
哉蓋歎君陳之不可多得而變古廢衆自立名譽
之事固可保其必無也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
於君今日豈忌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
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

周公之訓旣極其大矣成王猶欲君陳擴而弘之
者非以周公之訓爲未弘也繼前人之政者苟止
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
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
繼成其力大不同也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粗
言之則君陳豈假寵利行私者若不必戒也精言
之則是二病者雖賢者猶懼不能免焉勢者東郊
之勢也法者東郊之法也而我何與哉雖然勢者

我之所居也法者我之所用也朝夕居之用之已
豈能不與其間一有與焉則爲依勢作威矣倚法
以削矣作者非其自然削者侵其當然也是二病
者藏於眇忽幾微之間豈可不精　哉寬而有制從
容以和者方克和厥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
焉則流蕩放侈乖爭陵犯之所由起安能從容以
和乎馴擾調娛於品節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
內斯其所以和也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
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者君陳篤厚之人也懼其
持守者或不足故告之以殷民之麗於罪無徇上
之意惟觀法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

辟以止辟乃辟者言用刑之際必懲一可以止百然後刑焉蓋用刑當於其要會而不可泛施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者長惡不悛氣燄足以扇惑風俗之人所犯雖細積至于三足以見其不悛之實於是刑之勿宥所謂刑之要會也非此族也亦豈記其微過而誅之乎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於一夫者居上之道也敏者舉䟦而已傳頑者提耳而未喻以敏對頑不期於忿嫉而自至於忿嫉坐而出令者常易行而奉令者常難以易責難不期於求備而自至於求備惟居之以寬而體之以恕庶乎其免是累也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忍與容凡人莫不當然而居上者據事物之會忤逆激排者交至尤當深致力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者善衆而惡寡治之始乎惡惡衆而善寡治之始乎善皆從其尤者而先之也君陳之時頑民為惡者衆不可勝誅也簡拔其修者而示之乃所以簡其不修進用其良者而勸之乃所以率其不良善舉而惡自勸此東郊當時之治體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商民之薄如此成王乃本其生而謂之厚者不觀其流而觀其源也其所以澆薄者以居淫湎暴虐之地而為物之所遷耳本厚者既可遷而為薄既薄者豈不可反而歸厚乎將欲遷而歸厚是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民之於上固不從其文而從其實也雖知敬典而不在德則典與我為二物是猶既其文而未既其實也何足以動人哉惟敬典而在德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道也如是則君臣俱受福而名傳于永世矣化之博也福之厚也名之長也所以致之者皆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

顧命第二十四

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
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
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
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
知所謂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者不在
此位如周之召畢内則總衆職外則統諸侯君存
則輔政君沒則託孤所謂受遺者蓋其一職也武
帝垂沒始拔一人而付之乎時大臣果安用乎其
無具甚矣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
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甲子之命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洮以致其潔
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
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然也惟善
治氣者爲能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爲能臨
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太保芮伯彤
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宿衛之臣也
百尹御事百司之長與凡庶僚治事者也召公以
太保領冢宰固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亦在
四者蓋司馬兵權在其掌握非元老重臣未易付

也六卿百官既咸造王庭然後發命焉疾大漸惟
幾以下皆述顧命之意也統言之則云疾甚言之
則云病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而愈留恐不得
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所以審度爲訓而出命焉誓
言則發之力審訓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之
不苟於聽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

之重光自古聖人相繼之盛惟此兩時爲然奠麗
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
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教則教之也人君之職不
過教養二端而已曰肄者教養之事業不可未試
而驟施於民故必先肄習肄習之久理事貫徹舉
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文武生
知之聖若不待學而於教養之事業肄習之勤經
歷之久其不敢輕如此則爲治者可易言哉非成
王自幼習聞王業之艱難亦不能爲此論也在後
之侗而下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天威
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

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存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毋不敬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言疾之既殆後將不復有言欲羣臣明聽是言也然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屬二公羣臣保傅康王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者略舉君道之大綱以示之也懷柔安慰勸導皆居上之道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溯其語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特形於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即非天命已冒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味其誥戒之嚴密可見其察之精也有用力於聖學者其可不請事斯語乎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綴衣帷幄也羣臣既退而徹幄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靜以俟終也順之至也王既崩矣召公以冢宰攝政命仲桓南宮毛使於齊侯呂伋之所取干戈虎賁迎王世子於南門之外桓也毛也皆朝臣之賢者也伋蓋太公之子以諸侯入仕王朝而典宿衛者也成王之軍政統六師者則畢公焉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焉兵柄之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微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銷萌之意則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者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閽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

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丁
卯命作冊度蓋召公命作命康王之冊曰度者簡
冊小大長短之式也自乙丑至癸酉王崩九日矣
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蓋既殯而致百祀
之材共喪之百用也召公以西伯爲相變文曰伯
相者見其總內外之任也自成王旣崩之後訖康
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而它人不與焉故始
終以太保伯相言之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

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此皆陳儀物而傳顧命也狄賤有司也喪之復狄
人設階則共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屛也
綴衣幄也天子所以臨朝者也牖間兩序西夾其
席有四先儒所謂朝覲聽事養老宴私之坐雖經
無明文然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
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而三席者則一時之儀
也是四席者平居隨事而設各有所主至傳顧命

則並陳之所以備國容而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
牖序夾房階塾皆指路寢言之寢謂之牖東西廂
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謂之賓階
東謂之阼階門側之堂謂之塾或謂路寢如明堂
遂疑東西序不應五室之制至遷就其說謂鎬京
宮室尚仍諸侯之舊不知取正於經而曲生騈贅
適足以溺心喪志而已敷重者敷設重席所謂天
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孔安國以爲桃枝竹鄭玄
之時孔傳未出其釋周禮亦以次席爲此竹蓋一
物也厎席謂蒲席也豐席卽莞席也筍席則篛竹
籜而爲之者也緣謂之純蓋席之緣曰黼曰綴曰

畫曰玄粉皆席緣之飾也司几筵之五席莞繅次
蒲熊此得其三焉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華玉者飾
以色玉所謂玉几也文貝者飾以貝也雕玉者則
所謂雕几也漆則所謂漆几也司几筵之五几玉
雕彤漆素此亦得其三焉陳寶之名物西序所陳
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天球
夷玉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胤之舞衣
大貝鼖鼓兌戈垂矢之屬錯然並列四海之巨覩
千載之典刑蓋聚見於此也四輅在庭所以嚴容
衛或以五輅置革不陳或以綴次爲金玉之副未
知其所以定也凡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

峻極幄坐親深寶鎮暉華車輅峙列入其庭將肅
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也冕大夫服也惠戈劉鉞戣瞿銳其制不
盡見於書傳然皆戟戚械以衛殿陛[illegible]畢門路
寢之門也兩階戺阼賓階之稜也東堂西堂路寢
東西廂之前堂也東垂西垂路寢東西階之上也
側階未知其方亦側階之上也士皆立于堂下大

夫皆立于堂上遠近親疎之序也古者執戈戟以
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
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
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
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
武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
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曰皇后
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
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
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
同拜王荅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儀物既備然後延康王受顧命焉自是而始稱王
蓋受册而踐位也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將奠於成
王而受册命故變麻而冕也由賓階升猶以子道
自居不敢自爲主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祭服之
裳皆纁今變其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可純用祭
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
之變也序卿士於邦君之上内京師而外諸夏名

分之大者也召公受遺太史奉册宗伯相禮故皆
服祭服彤裳則纁裳也介圭天子之守也瑁所以
合諸侯之圭璧天子之權也同則酌酒而告先王
者也召公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祚寶以傳嗣君有
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奉册以賛王故與王接
武而升自賓階皇后憑玉几以下册命之辭也言
大君力疾親憑几而揚末命所以深發其哀敬也
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臨君
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
之大也居大位必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
文武之明訓豈小知小惠所能稱塞哉册辭典正

嚴重如此後世讀之猶竦然形神俱肅觀承之者蓋可知也王再拜受冊與荅退託眇末不敢自必能治四方而祗畏天威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康王之退託即用九之無首也天之則也文武成王之心所以得其傳也王旣受冊然後受同執瑁而奠告於成王焉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上宗與大宗皆指宗伯曰饗者傳神命而以神之饗告也召公受王之同以降復自盥洗更用它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所以秉璋也祭必有報誠意之無已也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將祭王荅拜者歆神之享也宗人宗伯之屬相召公者也召公復受同以祭然後飲福嚌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召公居其所以同授宗人拜告王以旣祭王荅拜者敬禮之成也觀升降奠饗之際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以貫此心於神明也太保降收者蓋百官總己以聽召公公退則有司收徹矣視其進退以爲節也諸侯出廟門俟者廟門即路寢之門成王之殯在焉故名之以廟也侯見康王於門外下篇康王亦出外朝而告諸侯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

尊固屈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䘏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旣宅尊位繼卽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亟須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鎭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內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外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黃朱若匪厥玄黃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爲賓謂諸侯之孤卿爲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產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義嗣德答拜者言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答拜而

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微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蓋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羑里之囚厄其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羑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呺成王未謚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

之學與夫禮樂教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義蓋康王自爲太子齒胄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今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徧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隳壞祖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

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此丕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

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蓋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爲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厎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厎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也使在庭之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正命於上帝端

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於其間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蓋不知天者也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

之綱諸侯而不在王室則既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君臣相勑戒之至意初非欲其鬻己以自利然藩屏捍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觀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矣公既出即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聞以商民爲慮也管蔡武庚一搖之後懲治化養更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爲易奪而舊惡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剪除也噫豈獨商民爲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

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寖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之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負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苟兼蓄而幷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爲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爲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葢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
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
里之類葢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
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
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
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
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罔攸勸
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
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
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
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
也今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
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
否回復無窮可不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
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
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

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
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
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
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臧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
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
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葢以成德自
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
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稚老而不息故勤於物

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
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
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畢公輔導四世風
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
德容之盛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葢非一日之積
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
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敘畢
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

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它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
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
如是也自旌別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
別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
則善者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
時而流芳遺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
也人存則政擧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
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
以科揮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井疆者豈眞欲絶
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恭卒歸於
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
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
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
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始固已畫矣曰
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
曰愼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堙世平
則易玩時緝屢省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
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
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
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爲對病之藥蓋其俗

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朴鎭之
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
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
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
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
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旣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
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
悖天道也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
敝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
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
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
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
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
而敎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敎育之久雖已收其放
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
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敎將不

能永厎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迪而閑其邪者蓋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

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茍惴惴然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為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為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前人之勤勞皆虛棄矣終之之責為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厎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它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派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為治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景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景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伯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祗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正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其後嗣

王亦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青粱也念舊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茍喜新厭故則典刑墜地而國從之矣此欒郤胥原降爲皂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曆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顧瞻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無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泮之春氷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

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彝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爲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養之也凡此皆敎也敎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則流動遷變而莫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爲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爲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敎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温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舉以告君牙蓋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

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爲子孫計者既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敬明其訓奉順先王答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内慣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蓋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

可指無隙之可乘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
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
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與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
亂在兹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
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
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徒
之以專門之學乎蓋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
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固將有次第也近

而祖考有可法者焉猶不之省於其遠者何有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
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黙奪
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
王之命其知本哉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冏命
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
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
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
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創業多憂勤守成多逸豫使守成而察之也則憂
勤宜甚於創業何也汎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
之則固有以居之也承平繼成之主免於阿保而
坐享前人之天下果何以得此哉惟予弗克于德
而嗣先人宅丕后是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
厥愆而求左右之助也穆王其習而察者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

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
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
蓋髮櫛而苗耨之不容一未堅正者厠乎其間也
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今必先言侍御僕從
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
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
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
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

者也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辨哉穆王既述文武之聖猶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顧益覺其質之與良益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耳則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謬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袞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質厚敦朴便佞屏跡藹藹王多

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僚而嚴

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蓋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斁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負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蓋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眞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

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葬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僞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寖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畧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呂刑

此書之作蓋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皐陶作士斟酌出入齊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皐陶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畧四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爲及其改過於血氣既衰期頤篤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邃古下極民情瑯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厖開暴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既

盛驅扇薰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爲惡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敘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指惡爲善也矯虔者矯僞虔劉之謂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剪絕於涿鹿而餘毒遺孽復爲苗民覆出爲惡弗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巳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爲法殺戮無辜始過爲劓刵椓黥之制故聖人不得巳用其所自爲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爲使苗民未創爲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割屠剥之慘泰和生育中亦不容有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爲一制隨意戕殺罔復差別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吏相漸染泯泯棼棼顛倒錯亂略無毫髮誠信曰罔中于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詛盟者無所聊賴肆爲欺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嗟窮之

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黥之虐報之以墨因椓之虐報之以宮猶空谷之報聲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絕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爲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

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不相通焄蒿妖誕之說擧皆屛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精白一心輔助常道率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敢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擧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旣遏絶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蓋苗在舜世合散靡常前章所謂遏絶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于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皐陶象刑之敎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尚有遺孽餘種爲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爲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致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絶地天通固爲之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折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鎭川瀆以名其州奠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爲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既成而

殷盛則所以防閑儆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皐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爲約飭限制斯民於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教之祗德也心之祗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于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賓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已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彝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上視工役農圃胥吏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既論皐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即爲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目也一曰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爲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蓋呼而警之使知

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
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爲天位之辱也
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
當戒也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
獄者言之未若臯陶明刑之切近捨臯陶而使之
監伯夷者蓋三居五服彼同朝夕之所從事監于
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
之輕重所當施者旣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
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旣不得其情斷獄又
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
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爲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

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不蠲而咎
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罪大而不
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爲己有而斷制之
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
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
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已

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錯訊鞫之變遷
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
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慰日勤
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
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
者必嘗憸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憸時安知無失
其平者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
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
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
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它人矣自
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

也自臣言之苗之庶戮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
臯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祗敬
迎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爲心者也司政典
獄能奉天命則爲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畏者勿
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
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
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爲體者也天下典獄
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賴
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
獄之所繫蓋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須贖刑之令言之詞而不敢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德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

土者雖有哀敬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殺爲功貪吏以鬻獄爲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漢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爭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

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每降愈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内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

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别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爲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辟疑赦而爲罰則五罰疑赦而爲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即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揜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

所不得逍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經衆人
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
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乎即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
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爲金之多寡

也五辟之疑既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
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
毀支體之與捐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
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
屬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
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
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剕不增不損居輕重之
閒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
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
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
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
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既
無正律所恃以爲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
而亂其辭既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
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

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蓋以既無正律察其
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
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隆
殺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
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
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
所謂輕重諸罰有權是也有一代之輕重此所謂
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新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
則非齊也刑亂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
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
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殫其

資財人固已極於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爲惠已多方爲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輸財憫之猶若此況於眞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者穆王憫斯民之篤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眞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類然土木

爲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僞辭乃所以從其眞情也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敬之心折獄旣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者論刑旣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旣得其孚

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幷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

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眞知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爲尤難曰明而復曰淸蓋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値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及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

寇宄者也其所以如此者蓋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爲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苟用刑失中不

協于極則于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爲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高則望之以天卑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之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它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譽或上或下欲以德名而實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所謂德於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敎之以審察之工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爲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間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爲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蘊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蓋生長保傅之間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猶能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維持保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于上下而無間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隨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間至於小大謀猷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己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厚故成康以降懷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嘗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膏澤殄盡

而無餘故也使尚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傍徨不知所為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眞能踐此語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許之

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固多乎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予嘉固褒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苟有是心則千里之外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敎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宮之中而豢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費誓

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其

服繫國之與衰每有一變朝廷爲之揺動殆非小寇也曲阜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覬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因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

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敹甲胄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胄所以衛首干楯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也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蓋師行遇風昏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衆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

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亡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祗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

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爲本芻糧爲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

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馴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秦誓

秦穆因杞子之間潜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出師之名曰伐發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國曰鄭誅其心也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筆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爲言盡也盤之爲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

是言也穆公疇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言之首
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固無事之國
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禍敗鄉師而哭之際憂沮
困辱果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爲羣
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
俾曰艱非眞從事於自克者不能爲此言也責人
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苟私意猶有毫毛之
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違之
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滌除澣治俾
略無扞格沛如順流其爲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怨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

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敍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
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語辭也如抑磬弓忌之
類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違之
非不知其爲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
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
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眞可信而益
知私情之不可狥也尚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
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既愆
之良士前日所誚基木既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
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
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截截巧辯能移人之
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
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
此將廓然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養之
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
萌也憸邪讒佞之徒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

疑絶其本根而不復殖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膚革之
間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
而言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
愨而無它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
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

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其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遂也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作誓之時百里奚蹇叔蓋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介臣豈非善端初復略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受之士以共此而於二三臣者意有所未足乎嗚呼當是時安得眞儒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謂邦之杌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懷亦庶幾一人之慶非它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勤勤懇懇者豈徒爲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君急於爲治反待其臣挽引督趣而猶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邪

增修東萊書說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